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一輯

沈雲龍主編

一士類稿

徐一士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瞿序

徐一士先生最近就他的歷年撰述抽編一部一士類稿，要我作一篇序，這是極榮幸而且極有意義之事。

因徐先生的文章而想到，所謂掌故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應當先加以討論。我以爲中國正史與雜史的分途自宋始。我們讀史記漢書，覺得史家敘述一個重要人物每從一二節上描寫，使其人之性情好尚甚至於聲音笑貌躍然紙上，即一代興亡大事亦往往從一件事的發生前後經過著意敘述，使當時參加者之心理與夫事態之變化都能曲折傳出，而其所產生之果自然使讀者領會於心。例如史記寫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張良諫止一事，酈食其的話是有理由的，而張良的話舉不出理由。但看他入見高祖時的偶然事態，以及倉卒間借箸代籌的神情，挽回千鈞一髮的局勢就在他臨機應變的幾句話。可知當時彼此間的微妙心理。這樣關係千古治亂的大事，就是這樣諛譖似的被決定了。所以不但高祖與張良兩個人的個性暴露無遺，而且可以將當時主張恢復封建與主張沿襲秦制的兩派人心事和盤托出。司馬氏之所以爲良史，正在於這些地方。後來史家每辦不到而漸趨於官樣文章之形式。所以然者，秉筆之人多少有一點公務的史職在身，而後代的文網較爲苛密，加之私家的傳說太多，不是公認的話不敢說，不是官式的史料不敢依據，因此雖然極好的史裁也受了限制，不能像史記那樣活潑潑地了。不過唐以前的史家雖或不能盡情發揮，猶能於剪裁去取之間示其微意，使後人善於讀書者自己去領會。例如陳壽三國志記高貴鄉公討司馬昭一事，在本紀裏面一字不提，而但載太后令及大將軍上言，便是明明告訴後人這兩篇文章是一種掩飾之詞，更足見高貴鄉公之爲冤死。所以照這樣看來，後世史家所依據之官式史料竟多難於置信

。愈是史料完全的愈恐難於置信，若是並完全史料而無之，則更不用說了。良史之苦心，不是細心體會，又有誰知道呢。

有許多的史料不是史家所能親眼看得到的，這種史料不知埋沒掉多少而成爲千餘年的燬燼邊土了。文選載陸機弔魏武帝文一篇，自云元康年中游於秘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據其所采用者而觀之，則當時史臣所收錄者不但是是一篇口傳的令，而且將彌留顧命時的情形也都記了下來，甚至關於遺令的事後情形也都有一貫的記載，這是很自然的道理。當其大漸時的言語，必不暇自己動筆作書，而必是盡職的侍臣據實筆錄以供他日參考。而所說的話又不是都可以公開以示四方的，所以只可存於秘閣，而成爲一種秘密文獻。這一段記載顯示曹操的真性情以及其私人生活家庭狀態之一斑，較之任何記載更有價值，而陳壽作三國志時竟未采入。不知是未曾檢閱到這件檔案呢，還是認爲無關於政治而略去不載。總而言之，不能不說史家對於史料之去取雖良史不免有失當的地方。

正史雜史之分途，也可以說就從三國志啓其端。三國志固以文筆嚴潔見長，而敘寫事實亦不免有簡略之失，爲後世官修史書之徒以鈎勒輪廓爲盡職的開一先路。至於雜史之多，也就起於三國。因爲地方既然分裂，自然各處的記載不同，有本處的事非本處不能知的，有甲處的事自己記載不詳而轉見於乙處丙處的。其時宣傳與反宣傳的工作都很利害。例如曹瞞傳是吳國人作來罵曹瞞的，我們知道他有作用，不敢十分相信，然而多少可以看出曹操之爲人。又如陳羣華歆王朗一般人寄書與諸葛亮，明明是代魏國勸降的文字，然而可以反映當時中原士大夫對於流亡在西南者之一種同情。推而至於一切瑣屑的遺聞佚事，都有其所以涵之意義。所以陳壽不采而裴松之采以爲注，現在拿裴注與陳志合看，覺得有許多隱情是陳志所未顯言而裴氏以一片深衷極周慎的博引羣

書替他襯託出來的。雜史之不可廢有如此。

自來成功者之紀載必流於文飾，而失敗者之紀載又每至於湮沒無傳。凡一種勢力之失敗，其文獻必為勝利者所摧毀壓抑。如三國事實之見於裴注所收，已經極不容易，這是因為三國鼎峙次第滅亡，到了晉武平吳，回顧漢末以來之史事，其間恩怨已經消泯，沒有很多避忌，所以才能如此。且私家記載總不容易流傳久遠，尤其在刻書之風未盛之時，零篇斷簡，靠着傳鈔，最難持久。但看司馬光修通鑑，所采唐及五代之事實見於雜史者多半今無傳本，足見采摭羣書是一種極可貴的著述事業。然而這些雜史若一種種單獨的看來，大都不免彼此抵牾而生出疑問，又須加以抉擇比較審慎而存錄之。所以裴氏三國志注與司馬氏通鑑考異為功於史學真不小。

唐人修晉以後的史，很喜歡采錄故事，往往瑣屑至於類似笑談。前人頗有不以為然的。這誠然不是史的正統。然而史家得不着更好的材料，又將如之何呢。就是以故事為史，也還可以考見一時的社會風俗時代心理，這也不是無益的呀。自宋以後，私家的碑傳文字盛行，於是一個人的仕履世系言論著述倒可以瞭如指掌，而其人之性情好尚以及其行事之實跡往往不能親見。於是宋以後之史多是鈔錄些諛墓之文，一傳之中照例是某某字某某某處人某科出身歷官某職某事上疏如何某年卒著某書子某某，幾乎成了一種公式，千篇一律，生氣全無。這樣的史還能算史麼。

宋以後的史是必須連同家乘野史小說筆記之流讀的。不但事的曲折隱微，人的性情風格，在正史幾乎全找不着。就是政治社會制度之實際狀況，也必須靠着另外的書來說明。譬如宋元豐之改官制前後種種，在正史上只能知道一個大概。至於究竟怎樣運用的，讀了龐元英文昌雜錄洪邁容齋隨筆方才能知道得多一點。

照史例的原則說來，紀傳體是以人為綱的史，編年體是以時代為綱的史，紀事本末體是以事為綱的史，通

典禮是以制度門類爲綱的史。嚴格的注重體例組織，則詳於此必略於彼，若要打破這個藩籬，將兩者通而爲一，則必須另有一種新的史裁，融會前人之長，爲後人開一途徑。這是現在尙辦不到的。爲救濟史裁之拘束以幫助讀史者對於史事之了解，則所謂掌故之學興焉。

掌故之學究竟是什麼呢。下定義殊不容易。但從大體說來，通掌故之學者是能透澈歷史上各時期之政治內容，與夫政治社會各種制度之原委因果，以及其實際運用情狀。要達到這種目的，則必須對於各時期之活動人物熟知其世系淵源師友親族的各種關係與其活動之事實經過，而又有最重要之先決條件，就是對於許多重複參錯之屑瑣資料具有綜覈之能力，存真去僞，由僞得真。這種條件，本來是治史者所當同具。但是所謂掌故學者每被人看作只是胸中裝有無數故事的人，則掌故之學便失去真價值，所以既稱治掌故，則必須根據實事求是的治史方法才對。然而備有方法而無實踐的經驗，也是不行的。中國的社會本來是由於親族鄉黨舉主故吏座主門生同年同學乃至部曲賓僚種種關係錯綜而成。六朝人講究譜學，但能將這本帳記在心中，已經成爲一種專門技能，後世的人事更加複雜，一本帳也記不清楚，必須會合無數本帳方能足用。最好是一生致力於此，若僅恃臨時檢閱，豈能得當。所以掌故學者之職務，乃是治史者所不能離手的一部活詞典。

尋常的解釋又以爲掌故之學即是典章制度，這種解釋自然不是全無理由。關於這一方面的知識，尤其需要實踐的經驗，許多書策上關於典章制度之記載，因爲名物之變遷，習慣之變遷，每不易於索解。宋初的人爲了一個入閣儀的討論，費了無數唇舌。考其經過乃是因爲唐朝的入閣是便殿召對的一種簡單儀禮，後來連這簡單儀禮也變成稀有的事，因之入閣儀反成朝儀之正了。同一入閣，在某時期是這麼一回事，過了這個時期又另是一回事了。這還是名物具在的說法，若在明清兩代則並名物也不是了，苟非博通書史而又能以後來的習慣參較

而推測之，又安能了然於胸中。宋朝的許多制度，元朝人已經不得其解，元朝的制度，我們也很多不得其解，就是清朝的制度，雖然老輩還在，也有許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地方。凡是書策上所不見的，將來必至與古無傳。而書策所已載的，也還待後起之疏通證明，方得其用。

即以彰彰於書策者而論，比如侍郎一官，漢朝人所謂官不過侍郎，斷不是唐朝的侍郎，這是有歷史常識的都知道了的。唐朝的侍郎又與宋元豐以前的侍郎不同，宋初的六部侍郎不管本部的事。而明清的侍郎又與宋的侍郎不同，宋的尚書侍郎都算從官，少有參與政務的機會，明清的尚書侍郎則均成爲共同處理政務之一員。至於民國各部的次長，雖與清朝的侍郎近似，實際上亦尚有分別。次長是部中次官，而侍郎則雖名爲卿貳，實在與尚書同爲一部的長官（部中同稱爲堂官）。這些都是易於混淆的地方。所貴於掌故之學者，就在能把握其意義而因之豁然貫通，不致於史事有誤解。

治近代掌故學之資源，所謂筆記一類書占大部分。明代這種書較多，而傳於今者也有限。清代的名著如王士禛池北偶談劉廷璣在園雜識查慎行人海記王應奎柳南隨筆趙翼曝雜記阮葵生茶餘客話昭槁亭雜錄英和恩福堂筆記潘世恩思補齋筆記姚元之竹葉亭雜記梁章鉅歸田瑣記陸以滄冷廬雜識周壽昌思益堂日札陳其元庸問齋筆記陳康祺郎潛紀聞薛福成庸齋筆記……，他們多半生當文網嚴密之時，下筆不敢不慎重，所以大致沒有什麼無稽之談。而且他們所處的地位又多是便於考究朝章國故之類的，所以隸事立言大都能不悖於著述之例。決不是泛泛傳聞可比。在這幾點上是後人勝於前的一種事情。加以耳目較近，研究起來易感興趣而且易於着手。按春秋三世之義，所見所聞所傳聞，遞遠則遞略，愈近則愈詳，然則治掌故必從清代始，這是極自然的。有清末葉文字之禁驟然失效，從前悶着不敢說的一切歷史上疑案漸都成爲好事者之談助。於是談佚聞的紛然而起

數十年來私家刊行的專著以及散見於報章雜誌，一鱗片羽不脛而走者，不可勝數。人人感覺興趣，遂成一時風尚，至今還是方興未艾。

如果將這些得的内容分析起來，則大概不外乎三類，一是記制度風俗的變遷或是記某種特殊制度風俗。一是記某人的事跡或是關於某人的佚話。一是記某事的經過或是關於某事的特點。此外固然還有，而直接有關於史學者如此而已。這些書大半是拿零星的材料隨意寫來以資談助，最普通的缺點是不曾注明出處，所以材料的正確程度大都不易於斷定。

至於正經談到掌故，則有必須注意的以下幾點。第一是作者的問題。尋常人的見解以為凡是身歷其境的必然正確，這誠然是比較可取的方法。但是據以往的種種經驗看來，實不盡然。著者本身如果與本事有關，則其下筆或不免以下三種意義：一因恩怨而淆亂是非；一因關謗而加以飾詞；一因表襮而多加渲染，三者有一於此，即不能視為正確。唐人關於李牛之記載，宋人關於熙寧元祐及洛蜀之記載，（實則宋人一切記載都不能脫無作用）其例比比，無煩徵引。稍有史學常識者也都知道。愈到近代，著書之方法愈工，掩飾變亂之技巧愈進步，意在彼而言在此的不可勝道。其內容所涵之意義，決不是疏淺的讀者所能窺察。

第二是時代的問題。以同時人記同時事，雖然其動機能影響其正確程度，但是舍此以外還有什麼可依據呢。我們無論如何也只可取其比較可信而已。可是要知道同一親歷其境之人，其所紀述是否不錯，還大有分別。就以我們設身處境而論，親歷的事，雖然其情景大致尚存心目，而事實發生之前後當時在場之人物未必能一一記憶真確。動筆的人如不細心推敲，則信筆所至必不免錯誤。這是確有證據的。通鑑考異於晉天福四年下云：『五代士人撰錄圖書多不憑舊文，出於記憶及傳聞，雖本國近事亦有舛錯者。』不經通鑑考異之考訂，讀者又

何從一望而知其錯誤呢。

第三是著述能力的問題。同一記事而有工拙之不同，工於記事的能把握一事的核心，自然易得其真象。不然則所記者皆枝葉零星，而離事實愈遠。近人每以爲就某一個有名的人作一番問答，便可得到些掌故。譬如賽金花的生前就很有入喜歡向他打聽他的身世，筆錄下來，便成好材料。殊不知賽金花這樣的人不是真能談『天寶遺事』的人，倘竟以他的信口所談爲根據，則未免離題遠矣。著作的高低不僅在秉筆之人，也要看他所從聽受的人是否發得上供給良好的著作材料。

第四是文字正誤的問題。文字上少了小小的一畫，便可以引起意外的誤會。西洋人記明末的中國海上英雄 *Liechtenhoop* 在呂宋與西班牙人戰爭的事，從前中國的譯者因其原文於 *ly* 與 *ll* 之間未曾隔斷一小畫，遂誤譯爲李馬奔。而不知方志中固赫然有林鳳之名也。（閩廣人多於名上加阿字，故人稱之爲林阿鳳，而西人譯其音如此，又粵語林字爲閉口音，故讀爲 *ll* 而非 *ly*）又如根據西文記載而言台灣史事的，謂清初有高星楷其人占領台灣奉明正朔。按其事乃是鄭成功，鄭曾蒙賜姓朱，故其部下稱之爲國姓爺，由音譯譯回，乃使大名鼎鼎的鄭成功變爲面生可疑的高星楷了。兩事相類，姑舉以爲一種特例。至於尋常文字上的舛錯，更是往往而有。凡干支數字之類，下筆最易致誤，在下筆者出於無心，而考證者遂費無窮唇舌矣。向來考據家都說碑板可以證史文之闕誤，誠然這是常有的事，但是必以碑板所有均可補史之闕，碑板與史不同均可正史之誤，那也是很危險的。（大概碑誌往往根據本家的行狀，而行狀或出於子弟倉卒撰成，甚或巧人代撰，其不符事實者每不暇詳究。又近代習氣專以文詞爲重，並不求其成爲信史，故碑誌更不可深恃。）以我個人所經歷，碑板之誤倒有出人意表的，所以誤不誤須就多數的記載加以鑒別，而不能憑單文孤證。

所以嚴格的談掌故，往往將其所記之事與其時其地其人參互鈎考起來而發現彼此之間有無數的扞格矛盾。然則這種記事竟絕對不容其存在了麼，却又不然。知道他致誤的病根而去其誤，再從其他方面以證其所餘之真，則又不但通此一事而且可因此會通許多事。在掌故學者看來，可有不可信的材料，而沒有不可用的材料。乃至平凡而零碎的片紙隻字，都是很可寶貴，在某種適當的地方，必有用的。這真需要老吏斷獄的能力，頭腦要冷靜，記憶要豐富，心思要靈活，眼光要銳敏，不以辨證爲目的而却能盡辨證之用，這才是所需要的掌故學者。

我很感覺到掌故學者殊不容易養成，這種學問憑實物研究是不行的，憑書本的知識是不行的，不是有特殊修養，必致於事倍功半。我們現在需要年高閱歷多見廣聞的人，將他們的知識經驗以系統的方法津逮後學，使後來的人可以減少冥行摘壇之苦。

但是世上沒有樣樣俱全的人，假如他本是一個史學家，而又深受老輩的薰陶，眼見許多舊時代的產物，那是最好的了。不然則本其超羣絕倫之智慧，從故紙堆中一一研究出來，憑着智慧的形象以搏撚而成一個真的活動事實，這也是極難能可貴的。但是除了他本身的能力而外，還須有傳授他人的能力，使人人可以得其沾溉。這更要緊，更值得我們的寶貴尊重。

徐一士先生的談掌故出名，由於三十年來在各報紙各雜誌所發表的各種稿件。他的號原不是這兩個字，因爲筆名出了名大家都不大叫他的號了。大家知道他是掌故家，於是他的職業也被埋沒了。以我所知，他決不是像普通人所想像的那樣掌故家，然而就其治掌故學的能力而論，的確可以突破前人而裨益後人的地方不少。這是值得疏解的。第一他富於綜合研究的能力。他能將許多類似的故事集中一起，而辨別其孰爲初祖孰爲苗裔，何

者相異何者相同。第二他能博收材料。他的談掌故，好像取之於筆記及小說者甚多，然決不僅以此爲對象，其所驅遣自正史以至集部旁及外國名著時人雜纂，凡有所見均能利用。甚至旁人視爲毫無價值的，經他的利用，也無不恰當。第三他有極忠實的天性。學問的成就，樸誠是第一條件。無論何種學問，自欺欺人，總要露馬脚的。他的讀書作文，不肯一字放過，不肯有一字不妥，是天賦以治掌故的極好條件。所以他的根柢極充實，而一下筆一開口的時候，都顯示極沈着慎重的態度；這不是他的迂闊，而是他最聰明不失敗的地方。但是這個道理，別人雖然也知道，却未必像他那樣自然，所謂仁者安仁，誠哉其不可及也。第四他有絕強的記憶力。他的博綜固然不必說，若無好的記性，決不能觸類旁通，這也不是讀死書所能辦得到的他。需要記憶古今多少人的名字籍貫世系年代仕履師友，尤其近代的人鄉會科分名次座主房師，乃至於某科的什麼題目，率能有問必答如響斯應，這不能不說先天後天都有關係，尋常人所不易及。（以我所知，留滯諸友之中，膠西柯燕齡君，於正史碑史各人物亦均能如數家珍，乃至金石圖錄載籍流略推步占象州郡山川種種難於記憶之事皆羅於胸中。尤熟於歷代之特殊制度，凡是別人認爲詰屈聱牙不能句讀的典章文物，都能疏通證明如指諸掌。與徐君可謂一時二妙，惟柯君不屑意於著述爲可惜耳。）第五他有偵探的眼光。每於人所不經意的地方，一見即能執其間隙。他人紀載之真僞是非，何處是無心之誤，何處是徵引之誤，何處是傳聞之誤，必難逃其銳目。我們朋友所作的文章，凡是帶他過目的，必能看出許多漏洞，使人不得不心悅誠服。我們最易犯的毛病，是長篇文字前後不能照顧，以致語氣失去聯貫，又據他人的話往往不及考察其有無舛誤，他却必能替我們指出。有了這些特長，所以他的成就可以說是掌故家從未到過的境界，也可以說自有徐君而後掌故學可以成爲一種專門有系統的學術，可以期待今後的發展。

徐君出自江南世家，久居薊北，科第簪纓，人倫冠冕，戊戌政變，他的伯父子靜先生父子因主維新而躬罹黨獄，更是衆所共知的。所以他的家世環境又是這樣給予他許多便利，能以身當新舊之交而飽閱當世之事。他又隨官外省，兼歷京曹，而於各種政治制度皆親見其實地運用情形。不但此也，還有一件，他雖是五十以上的人，而早年曾受近代式之教育，他長於英文，富於近代學識，所以他的治學，條理條密，態度謹嚴，的確是淵源於近代科學思想以及歐文的技術。至於舊學的修養更不必說。舊知識與新訓練是不容易備於一身的，徐君這一點資格更是可貴了。

徐君與我雖有世交的關係，而情誼則完全是從學問來的。舊學新知，時常互相滲發。十餘年來株守的蹤跡相同，思古之幽情也相同，然而只是以彼此討論爲樂而已，也並未會計議過預備從事於何種學問何種著作，歲月如流，相顧皆成老態，往者已不可諫，來日更復難知。不免想到他的筆記叢稿，恐怕日久散失未免可惜，於是極力慫恿他早些整理出來，設法先行出版，這話也說了幾年了，直至最近方有成議，居然第一部的一士類稿可以出書了，出書之後，必能風行一時，不消說得。我所願在這裏喚起讀者注意的，則有以下幾點。第一請看他所運用的材料，有許多已經不容易看見的，或是手跡，或是孤本，在當時都是各方面送來借來抄來的，而藏有這些手跡孤本的人，亦必極願意使他能以長久公之於世，所以這部書之出版，不僅是徐君個人之幸也是多數人所引以爲幸的。第二請看他的選材，真合於所謂無一字無來歷一句話，決不會有一條不注明出處，不但著述的體裁理應如此，而且徐君之心重在存公是非，而並不是欲成一家之言，其微意亦可概見。第三請看他的嚴正公平態度，個人恩怨固不消說絕對沒有。就是有所抑揚，也必先有一番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的手續。實在是衆惡的了，也只有哀矜弗喜而決無投井下石。像這樣的談掌故，真可以成爲絕學而信今傳後了。最後論

到文字上的技術，也有他的特長。他所寫的各稿，行文不事華藻而措詞善合分際，文從字順，看似平易，却是下字均有斤兩，雖喜考證，而筆端不流於沈悶枯燥，仍有含毫逸然之致。不多發議論，而衡斷則甚精覈，耐人尋繹，大凡繁徵博引，往往照顧難周，他却能以一絲不苟的精神處處顧到，左右逢源，妥適周匝，頭緒雖多，而組織嚴密，條理秩然。有時也縱筆題外如所謂『跑野馬』者，然若六轉之在手，操縱自如，歸宿仍在題中，絕無散漫脫節的毛病。至如涉筆成趣，也每有之，皆能出以自然，餘味曲包，而又保持文格，不落鄙猥。舉筆諸端略如上述。文字技術與學識經驗相副相得，以成其作風。他對於作品的責任心極重，所以字句上每煞費推敲，讀者若不留心，或者但覺其平易，以為寫來不甚費力，所謂成如容易却艱辛也。誠然有時很像只是鈔錄的工作，但決不為讀者所嫌惡，反覺引人入勝，讀之惟恐紙盡，不是材料與技術兩樣都臻絕選，何能如此。

我還敢大膽的說，徐君這部書出版以後，或者分批出版以後，其中所徵引的書有許多已經極不易得見而又為讀者所極渴想的，恐怕要依賴徐君的書而幸傳，將來的人或許會從徐君所徵引者輯出許多未見的書，如同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出許多佚書一樣。（我會經感覺近人刊布的筆記很有些有價值的，可惜鉛印石印的有很多已經絕版，就是木板書也因為刷印不易，流傳有限，而且這類書往往被人看作茶餘酒後的消遣品，不是藏書家學問家所重視，甚至於圖書館也不收，也沒有人拿來著錄作提要，也沒有人替他翻板登廣告費錢，久而久之，就是風行一時的書也就可以無影無蹤，若是本來不多見的，並書名也必至於湮沒了。然而這種書是普通人所極願意看的，只是苦於看不到。於是慫恿徐君將他所見過的這類書儘量將內容介紹於讀者，彷彿作一部筆亂選的樣子，前一二年曾經發表若干在中和月刊，很得讀者贊許。）

但是徐君的著述事業豈得以此為其封域。中國史學上特彙傑而興起的劇作的事業尙甚多，如徐君者既受社

會的尊敬，則應致之於寬閒靜穆的環境，供給物上種種便利，趁他未至甚老之時，儘其能力，作一更大的史學上貢獻，庶幾不負天生此材。而徐君猶屹屹窮居，家無長物，參考書籍每仗旁求，鈔繕辛勞又乏助力，還要較量米鹽奔走衣食，使無一日之閒暇，以盡其所長，讀者又豈能不於展卷之餘為之浩然而生無限之同情耶。

徐君平日的態度既然是那樣的謙虛而謹慎，則我也不敢在他的面前恣意作溢美之詞。不但不應作溢美之詞，就是恭惟也不是我的意思。我意中所要說的主要之點，還是治掌故學之甘苦。談掌故或者可以信口亂道，但博識者一時好奇，徐君却不是這樣的談法。他最初固然是為着興趣，據他說自幼喜歡聽人談舊事，喜歡看小說筆記，也喜歡討論小說筆記中的典故，而快發其得失。但是書看得多了，自然而然的引導他走向綜合研究的道上，尤其近年談掌故的書如此之多起來，每每更使他對於這些書有比較辨別之必要。日積月累，便成功他的一種專門。而我們看了他的文章以後，也覺得掌故學的確可以成爲一種學問，像他所用的方法是極對的。

假如我是在這裏恭惟的話，却並不是恭惟徐君一個人。我認爲這宗學問將來必要更進步，而後起之秀必有突過前人的地方。爲什麼呢。第一過去的人生在那個環境當中，覺得一切是當然的，是平淡無奇的，是不值一談的，環境變遷之後，便又成爲陳迹而無從把握了。中國人向來很少保存當代史料的習慣，所以事過境遷都只剩些雪泥鴻爪。今後的人經過從來未有的劇烈變動，歷史的觀感較前人定覺深切，保存史料的常識亦必較爲普遍，於是應用的材料必然較多。雖說近年各種天災人禍的摧毀損失不少的文獻，然而較之前人呢，增廣見聞交換信息的機會究竟容易得多了。憑這一點也就有無限的寶藏足供今後的學者的開發。第二因爲近代交通方式的便利，社會各層空氣的豁露，事實究竟不容易變亂。縱然人類的感情衝動，一時的政治作用，不免有時操縱着，然而完全顛倒黑白是不行的。加以今後的人能運用科學方法來治史，其鑒別判斷發揮的能力必非前人所能及。

。第三學問以專而愈精，掌故學範圍既如是之廣，其中有某種人認爲極易了解不需解釋的，而另一種人則又認爲不得其解，有看似平淡明白的，而細按起來却又說不出其中的委曲。總而言之，需要系統的整理，使每一名詞得有正確詳盡的解釋，時代隔著愈遠，則了解愈難而愈不肯輕易放過，其推求之方法亦必愈精。譬如顏師古離漢朝比我們近，然而顏注漢書便有許多疏陋的地方，不及近代人之考證精確，並不是說近代人的學問一定勝過顏君，不過近代人讀漢書之苦甚於顏君，所以不得不真認考究而已。所以將來關於國學的一般趨勢，都要比現在進步，但是必須經過若干年之後，有多數專門學者苦心整理出來，使之成爲大眾能了解能欣賞的東西。在這青黃不接之際，感覺到學術人才之尙不足用，這是有的。以掌故學而論，我與徐君都常常覺得前途很有樂觀的氣象，而近來同志之多，各有所長，而且能互通聲息毫不隔閡，因之而交換見聞的機會不少，實有從前所不及料所不敢望的，這是何等可喜的事。

最後再談到材料的問題，從前的人固然不甚注意保存史料，就是注意到也苦於沒有好的方法，靠着私家抱殘守缺終於不中用。近年來風氣漸開，大家也知道人事之不可測，惟一的方法是傳佈的方法拿來公開，能拿來製成副本或刊印成書固然最好，就是用間接的方法流傳也終勝於黯然無聞。有了古今這一類的文史刊物，時常介紹點珍貴的文獻，真是極有益的事。我與徐君都酷好收集筆記年譜日札書札家乘一類的書，可是靠着冷攤的躑躅，所得極爲有限，有許多收藏家又不肯輕易以所得示人的。我想徐君之書出版以後，或者有人願意以其珍貴的家藏借與應用，藉此得供學術界的研究與一般的欣賞，免我們有孤陋寡聞之憾，那又是何等可欣幸的事。

古往今來一切的事，真是浪淘沙一般，依然是這些沙，却被浪一推而又變了一種地位與形式，如是反復無

窮，循環不已而推陳出新，所謂掌故當作如是觀，所謂治掌故學的方法也當作如是觀。

以上所說，質之徐君不知以爲如何。因再作二詩以當題詞，并爲此篇作結。

書供談助老潛夫，穿穴功深九曲珠；萬卷羅胸竟何益，漫誇肉譜與書廚。

厚誣自昔歎苻生，筆錄東軒每任情；賴爾然犀被幽隱，訪書休更不平鳴。

甲申秋日，兌之。

孫序

江都汪氏之言。有誠說可觀者。嘗論荐紳某不在不通之列。旋謂更讀書三十年。可望不通。又論揚州通者三。不通者三。然奇不通之數。如程晉芳任大椿顧九苞三子。皆該博負重名。疑此非盡汎濫時彥之謂。不然者。不通之訓。果如流俗所譏議。此其人固更僕難數。烏得以三盡之。又何待更讀書三十年。意者不通云者。特言其明別相而闇共相。此莊周所謂自細視大者不盡。通者有進於是。更能明其共相。此莊周所謂大知觀於遠近。證彙今故之指歟。湘鄉曾氏。有精明高明之說。將無同斯。竊嘗持此說。攷量人物。宜與徐君一士。當世通學也。從事撰述。多歷年所。先後分載雜誌之屬。凡所著錄。每一事。必網羅舊聞以審其是。每一義。必訓察今昔以觀其通。思維縝密。吐詞矜慎。未始有毫末愛憎恩怨之私。凌雜其間。於多聞慎言之道。有德有言之義。殆庶幾焉。而有清一代掌故。尤所譜敘。蓋其強識穎悟。有絕人者。故能殫見洽聞如此。至造次筆札。皆雅馴可誦。閒披俚語新詞。而味彌雋永也。讀者莫不傾心。往往有鑿而不見。爭以專刊請。近始輯成一士類稿一編。付之剞劂。以餉海內。曩馮縣玉角山陳井北兩先生亦嘗論之。謂所述多朝章國故。聞人雅譚。蓋選訂成書。取備一代掌故。上剿唐國史補。宋齊東野語。龍川志之類。後有爲清史注如裴松之者。必見甄錄。曾以此轉質一士。爲所樂聞。何幸今日。克踐斯言。惟所蓄美富。斯編數十篇。猶憾其少。旣欣然爲之序。更願繼是而有請也。孫思防謹序。

謝序

有一天的下午，一士給我打電話，因為好久不見了，約我在一個地方談話，一士住在宣南，我又住在西城，就約會個適中的地方，在琉璃廠來薰閣書店見面。

那天天氣非常的熱，我在來薰閣等了許久，一士穿着白色短褲褂，也未有着長衫，打着一柄洋傘，到來薰閣來找我。他說，新近古今社替他出一本集子，教我做一篇序。並且說，你如果到上海去的時候，順便問候一問候古今社的朋友。一士衣服極為質樸，言語極為木訥，老是含着紙烟，談起話來却極為有趣，不知道他的一定認為卿曲老儒，其實是一位博學的君子。那天來薰閣的夥友，就偷偷的問我，這位先生是誰？我說這是鼎鼎有名的徐一士先生。

我和一士神交雖久，但過從最密，却在事變後那一年，那時我剛從香港回來，家居極為無聊，就常和嬰兌之、徐一士諸兄在一起談天。事變的初起，生活尚不甚貴，就約會每星期三在一塊聚餐，那時在一處聚會的朋友，除了兌之，一士和我以外，還有柯燕舫、孫念希、劉盼遂、孫海波諸兄，共總有七個人，聚會的地點，不是在兌之家，便是在燕舫和我家。我們談話，上下古今，沒有一定範圍，總是在寂寞之中，得到一點朋友晤談的快慰。一士和我都是原籍江南而家居在歷下，談話的資料，老是由西山的斜照，談到明湖的秋光；尤其是談到濟南吃的小點心，便津津有味，所以我們二人尤為談得起勁。不久的時光就由兌之發起了國學補修社，是每星期的朝晨，約會莘莘的學子，一起講學，很有不少的同學，得了不少的益處。後來兌之又約一士主編中和雜

誌，一士所編共出到五卷，常川寫稿的人，便是海波和我，在北方刊物中，總算是比較有學術性的雜誌。

民國三十一年秋天，一士又約在上海古今雜誌上撰稿，在北方爲古今撰稿的朋友，便有兌之、一士、五知，和我這幾個人，無形中又得到談話的一個機會。我是最喜歡跑路的一個人，三十二年的夏天，和三十三年的秋天，我兩次到上海去，認識了朱樸之、周黎庵、文載道諸君，承他們懇切的招待，得瞻樸之的精廬，誠所謂愛好自天然，非是一般俗子所可及。而我所深幸的，便是南北的學人，都可以接近；朋友之樂，在這個時光，誠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

可是一士每天要到中南海去辦公，我也是一天有一定的工作，所以見面的機會，非先約不可，在一兩年前的生活，尙不至於像現在這樣貴，我們所約的地點，總是喜歡在中央公園上林春吃茶，順便吃一點點心，後來上林春是吃不起了，就跑到來薰閣閒坐，有時光請他們老闆買一點燒餅和麵條，就當晚飯，可是不買他們的書，而且討擾他們的夜飯，心中總感覺要招店夥的討厭。

一士兄這部集子，是選近年來所撰，有關掌故的文字，做俞正燮癸巳類稿的體裁名爲一士類稿，我本意是先要拜讀一過，得以先睹爲快，可惜我到上海，書已付印，不能全讀，深以引爲憾事，但是一士的學問，我是深感莫及的。

一士長於掌固之學，尤其是對於科舉的制度，和清季的遺聞，這是任何人沒有他那樣的熟悉，須知他的從徐仁兄鏡先生就是光緒戊戌變政時，革新的新黨，家學既厚，所以濡染自深。我嘗以爲有清的歷史考證家，多偏重在古代，考證不急時務的名物，看歷史成了死板板的東西，縱然把六府三事，考證的明明白白，但於歷史的動態，與現代時事的關係又有何補？要有史學眼光的，我不能不推重全祖望勞格這兩個人。全氏結埼亭集真

是把南宋和明季遺民，活活的寫出，叫我們讀了得到不少歷史上的興趣。勞氏讀書雜識，雖然未成完作，但是他能把治考據的方法，移到治唐宋以後的歷史。

復次：清代一般的考據家，他喜歡考證瑣碎無聊的問題，便自以爲該博。例如明季死難的義士，本是極可敬重的一件事，但治考據的史學家，他必定考據某人死在某處，而某人又以爲死在某處爲非，考來考去，真是不關痛癢。楊秋室、南澗逸史跋，雖然引證博辯，仍不免犯了瑣碎的毛病，倒不如近人孟心史先生所撰心史叢刊，他所撰順治丁酉科場案、董小宛、丁香花諸篇，這樣的引人娓娓動聽，但是到他老年所撰的明元濬采通記，反倒有江郎才盡之感，所以我對於史學的見解是：治近古代史不如治近代史，而治近代史或以往有趣味的問題，感覺着更爲重要。我很想就這一方面，做一點工作，人們的批評，我們姑且不去管他，但恐怕未必能做好，一士知我者，當不必以我言爲謬也。（謝剛主）

自序

余學少根柢，而早歲即喜弄筆墨，其爲刊物寫稿，始於清宣統間。光陰荏苒，久成陳迹，其述亦早已不存矣。少年氣盛，以爲將來可爲之事正多，此不過偶爾消遣而已，不料此後長期寫稿，若一職業，暮歲猶爲之不休。三十餘年來，世變日亟，個人之環境亦因之而異。回遡曩曩，渺焉難追。聊就憶及，試話舊事。

在拙稿見於刊物之前，幼年即嘗有試寫筆記聊以自娛之事。此項雛形（其實够不上說什麼雛形）筆記之試寫（亦可云偷寫），時年甫九歲也。今欲談此，可將余幼受家庭教育之情形，大致一談。

吾家累世重家學，學業得力於父兄之教誨者爲多，而余所得於塾師者尤尠，以余幼時乃一逃學之孩子也。余自六歲正式入塾讀書，八歲患腹痛之病頗劇，百方調治，而時愈時發，病根久不除。父母鍾愛，懼其夭折，對於塾課，特予寬假，到塾與否，頗聽自便。余苦塾中拘束，藉此遂得解放，病發時固不上學，即值愈時亦多曠課。其後病不常發，而余之不上學，已習慣而成自然。（惟塾中講書時，每往聽講，類乎旁聽之性質。）有以「賴學」「逃學」相嘲者，不遑顧矣。當此廢學之時，而仍與書卷相親，則以吾父之教，獲益甚大。

吾父爲余講書最多，作非正式之教授。教材甚廣，蓋自經史子集（所謂「正經書」）以至小說之類（所謂「閒書」），不拘一格，隨時選講，講者娓娓不倦，聽者易於領會，教法注重啓發讀書之興味，不責其背誦，（於「正經書」，有時亦令將所講者熟讀成誦，然不爲定例。）以視塾中讀書，有苦樂之不同。

關於「閒書」，曾爲講「三國志演義」，自首至尾，完其全部，（開首十數回講過後，即令余自講，吾父

聽之，酌加指導。）以其爲文言而雜白話，得此基礎，可爲閱讀他書之助也。「聊齋志異」，亦在選講之列。又嘗爲講「西廂記」，則惠明下誓一段也。此外如「水滸傳」「儒林外史」「西遊記」「封神演義」「隋唐演義」「兒女英雄傳」「三俠五義」等等，均自閱之。（「紅樓夢」，吾父有手批之本，而其時余不喜閱，此書固非稚年所能感覺興味者也。）

當此之時，科舉未廢，所謂「書香人家」，多不願子弟看閒書，致妨「舉業」，吾父則利用之以爲教材，除鄙惡者外，喜令余輩閱看，而加以指導，爲言其價值之高下及優劣工拙之點，時亦於書上加眉批或圈點以示之，俾可觸類旁通，此實當時家庭教育所少見者。

「正經書」；除講過者外，亦每自行閱讀由少而漸多，惜熟讀成誦者太少，故至今深感根柢之淺薄焉。（喜讀史——實際是看，似受「三國志演義」之影響。此書以史事爲綱，雖闖入許多不經之談，而寫來興會淋漓，能誘啓讀史之興趣，並聞其與正史多不合，亦欲以「三國志」相比勘，由此而及其他。至吾父所選講者，「史記」爲多。）

筆記之屬，吾父曾爲講「庸齋筆記」等，甚感興味，亦後來研究近代史實掌故之張本。

吾家有一鈔本「彩選百官鐸」（明倪元璐所撰之升官圖也），編製頗佳，可於遊戲中藉識明代科舉，職官等制度。每值歲時令節，家中每爲「擲鐸」之戲。（平日亦偶爲之。「擲」謂擲骰，「鐸」以骰行也。）清循明制而有所損益，吾父每爲余輩言其因革異同，亦可稱爲兒童時期之一種關於掌故的教育，誘啓之力非細。（余輩因是亦喜「擲」當時——清——之升官圖，情無如倪鐸之佳者耳。）

吾父對於家中兒童，常爲說故事，或取材於經史之屬，或取材於小說戲劇，多與德性及學問有關。余輩以

聽故事爲樂，而兒童教育亦即寓是。

經吾父之講說，對於昔人之著述，發生濃厚之興趣，童心忽作動筆之想，（可謂已經「斐然有著述之志」，一笑。）於是裁紙爲小冊子數本，每本十餘頁，長寬各二三寸，而作寫筆記之嘗試焉。所寫或記一時之觀感，或述吾父所講說，或嘗聽講之心得（？），每則寥寥數語。此雖極其幼稚，却不妨算作余最早之筆記也。猶憶其第一則，題爲「月」，文曰：「水中有月，非水月也，乃天月也。」蓋觀池中月影，偶動文思（？），遂振筆直書於小冊子，稚氣真可笑之甚。第二則似係關於孔子老子學說異同者，則述吾父之語，意在備忘，其原文今已不記得矣。以下尙寫有十則左右，均已忘作何語。

九齡童子（且是逃學的童子）而寫筆記，當時自覺實爲「胆大妄爲」之舉動，故以秘密出之，極畏人知，一若做下虧心事者。不料秘冊忽爲吾三兄（蘇甫）發見，持而高聲朗誦，且曰：「老五做文章矣！」（吾父七子，余次居五。）「做文章」三字，在當時是何等嚴重，余羞赧之極，大有恨無地縫可鑽之勢，亟奪回此冊而撕碎之，蓋第一冊未寫完即中止。此際情景，大似一幕喜劇也。

吾三兄對吾學業夙極關心，嘗正色以不應「賴學」相規誡，既不效，亦於余之看書時相指授，見余秘冊後，以爲此舉雖若可哂，然所寫文字均尙通順，亦屬可喜，故勸余繼續爲之，不必中輟，而余年幼怕羞，不敢再寫。迨後來屢以筆記等稿發表於刊物，吾三兄猶話及此事，笑謂「有志竟成」焉。

吾三兄喜買書，舊書而外，新出辭報，尤恒購閱，（應書院類課試，常居超等前列，所得獎銀，多爲買書之用。）閱後每即畀余閱看；且語習掌故，博聞強記，時爲談說，以配憶力之卓越，加以健談，於名人軼事及各項制度，歷歷如數家珍。（談時或莊或諧，有聲有色。）吾四兄（凌霄）及余之致力研究掌故，實吾三兄導

其先路，得其指示啓發之力甚多，而余實兼受教於三四兩兄也。（吾四兄對余爲學業上之指導，亦猶三兄。余於諸兄，均師事，而獲益於三四兩兄者居最。）

至余歷歲爲各刊物寫稿之經過，言之孔長，茲不觀縷。所寫各稿，前期未經留意藏棄，多致散佚，迨後始事保存，而其間亡失者仍往往有之，惟收拾叢殘，所存猶屬不少。以質論，固未敢自信，以量論，却不無可觀。雖東塗西抹，難入著作之林，而類年屹屹，實爲心力所寄。垂老百無一成，此區區者幸尙不爲讀者所鄙夷。賦性疏拙，素寡交游，而以此頗獲文字之交（或相訪而識面，或神交而未晤），情誼旖旎，關切逾恒，即寫稿之資料，亦每得裨助。此實當日從事寫稿時所未敢意料而感激不能忘者，心境上亦賴獲慰藉焉。去日苦多，人事無常，舊稿亟宜及時整理成帙，付印問世，以免將來盡遺失逸。近承朱樸之周黎庵兩先生，收入古今叢書之三，亦徵神交關切之雅，因理輯三十餘篇，略以類相從，（仍各注明某年。）以「一士類稿」之名稱出版。斯亦余寫稿以來一可紀念之事也。吾三兄在日，以余隨時寫稿，零碎披錄，保存甚不易，屢勸出單行本，今乃不及見，思之泫然。

余學識譾陋，拙於文辭，故寫稿不敢放言高論，冀免舛謬，所自勉者，首在謹慎，所謂「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然「無過」不過「求」而已矣，豈易言哉？雖未敢掉以輕心，而能力有限，精神疲敝，仍恐舛謬不乏，所望大雅宏達，不吝教正，幸甚幸甚！

甲申（民國三十三年）孟秋，徐一士。

目次

瞿序.....	(一)
孫序.....	(一五)
謝序.....	(二七)
自序.....	(三一)
王闈運與湘軍志.....	(二七)
王闈運與蕭順.....	(四)
湘綺樓之今昔.....	(五三)
李慈銘與王闈運.....	(五)
李慈銘與周祖培.....	(六一)
談章炳麟.....	(六)
章炳麟被羈北京軼事.....	(七)
太炎瑣話.....	(八)
太炎弟子輪述師說.....	(九)

左宗棠與梁啟超

(一〇八)

談柯劭忞

(一一五)

談陳三立

(一二五)

談廖樹衡

(一三〇)

談陸觀易

(一四一)

談吳士鑑

(一五〇)

談陳夔龍

(一五五)

談段祺瑞

(一六六)

談徐樹錚

(一七三)

談孫傳芳

(一七六)

談胡雪巖

(一八〇)

壬午二名醫

(一九六)

吳汝綸論醫

(二〇六)

杭州旗營掌故

(二二三)

閩人掘藏事述

(二二九)

王闈運與湘軍志(民國二十五年)

王闈運「湘軍志」，雖物論有異同，要爲近代傑作。其子代功所編述「湘綺府君年譜」卷二，光緒元年乙亥(四十四歲)云：「……十一月遂至長沙。會文劾剛適遣使修書請府君來省議修湘軍志事，以爲洪寇之平，功首湘軍，湘軍之興二十餘年，回捻平定又已十年(?)，當時起義之人，殉難之士，多就澆淪，恐傳聞失實，功烈不彰，必當勒成一書，以信今而傳後，以府君志在撰述，親同袍澤，亟宜及時編輯，以竟先烈，且文正嘗言著述當屬之王君，功業成亦未敢多讓，今日軍志之作，非君而誰?府君不得已諾之。」光緒三年丁丑云：「五月，始撰湘軍志，先閱方略諸書。……七月，開方略。八月，因撰湘軍志，欲離城避囂，遂假東山何氏宅，根雲尙書之故業也。……十一月，檢咸豐時舊案關於軍事者，及湘軍招募遺散年月、統將姓名，欲別作一表以明之，而十不存一，無從稽核，迄未成書。」光緒四年戊寅云：「二月，往東山，閱襄忠錄及曾胡奏牘諸篇，作湘軍志會軍篇。三月，入城，十二日仍往東山，作水師篇成，寄彭文瀾琴商定。四月，命大姊畫湘軍志圖，以明進兵方略。……作會軍後篇。……六月，還東山，作江西後篇。……八月，四川總督丁文瑞瑣遺書約往四川，又致書譚丈文卿，屬其勸駕。府君答以撰軍志畢始定行期。作援江西篇。九月，仍寓府學宮，十七日步還東山。作援廣西篇、臨淮篇、援貴州篇。十月……撰軍志，作湖南防守篇、平捻篇。十一月，湘軍志草創畢，始定蜀游。」光緒五年己卯云：「十月，改定湘軍志。」光緒六年庚辰云：「五月……改湘軍志。」光緒七年辛巳云：「七月作湘軍志援蜀篇、川陝篇。……閏月作湘軍志營制篇。至是湘軍志始成，曰湖南防守篇、會

軍篇、湖北篇、江西篇、會軍後篇、水師篇、浙江篇、江西後篇、臨淮篇、授江西篇、授廣西篇、授貴州篇、川陝篇、平捻篇、營制篇、籌餉篇、凡十六篇，九萬餘字。諸生（按成都尊經書院生也。）讀軍志，多言敘事文章變化者。府君因語之曰：「曾滌公嘗言：畫像必以鼻端爲主，於文亦然。余文殊不爾，成而後見鼻口位置之美耳。其先固從頂上說到脚底，不暇問鼻端也。八家文憑空造出，故須從鼻起耳。余學古人，如鏡取影，故無先後照應也。」……十月，始理歸湘事。湘軍志刻成，取版以歸。『卷三光緒八年壬午云：「正月，人日登定王臺。城中多言湘軍志長短者。府君聞之，以謂直筆非私家所宜爲，乃送刻版與郭文筠仙，屬其銷燬，以息衆論。』光緒九年癸未云：「三月……丁穉璜屢書速府君入蜀，且有責言，乃於二十五日買舟東下。……九月……重校湘軍志畢。蜀中諸生聞原版已送郭氏，故復刻之也。府君因語諸生曰：「此書信奇作，實亦多所傷，有取禍之道，衆人喧譁宜矣。韓退之言修史有人禍天刑，柳子厚駁之固快，然徒大言耳。子厚當之，豈能直筆耶？若以入政事堂相比，則更非也。政事堂就事論事耳，史臣則專以言進退古今人，無故而持大權，制人命，愈稱職愈遭忌也。若非史官而言人長短，則人尤傷心矣。」光緒十二年丙戌云：「七月……陳文右銘盛推湘軍志美，然疑其仍有愛憎。府君惜其猶有文士之見，不知懷私文必不能工，輕視文人，故有此見也。」卷四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云：「六月……答陳深之論文云：「……單者頓挫以取回轉，複者疏宕以行氣勢，貌神相變，即所謂物雜故文也。故國策史記賈誼向操諸人能用單，兩語班書東漢以至梁初善用複，不能者襲其貌。單者純單，始於北周，而韓愈揚其波，趙宋以後率宗之，至近代歸方而靡矣。複而又複，始於陳隋，而王勃等溯其泥，中唐以後小變焉，至南宋汪陸而塌矣。元結孫樵化複爲單，庾信陸贄運單成複，皆似有使轉，而終限町畦。卒非先覺，反失故步。故觀於汪中儻教袁枚之徒，體格無存，何論氣韻？其餘如侯魏之記事，乃成小說，洪吳

之駢體，不如律賦，茲非學者之明戒歟？余少學爲文，思兼單複，及作桂陽圖志，下筆自欲陵子長，讀之乃頗似明史，意甚惡焉。比作湘軍志，庶乎軼承昨脫壽宗矣。……」卷五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云：「五月……時張文襄公改兩湖書院爲存古學堂，以教新學之弊，研究文史，令代功分教。諸生多問作詩文法者，代功不敢專對，請府君書示後學。……」論文曰：「詩有家數，有時代，文無家數，有時代，此論自余發之。……明代無文，以其風尚在制藝，相去遼絕也。茅鹿門始以時文爲古文，因取唐宋之似時文者爲八家。……余……文，力追班馬，極其工力，僅得似明史，心甚恥之。及作湘軍志，乃脫離時代矣。以數十年苦心孤詣，僅僅得免爲明文；若學八家，數月可似。……」

闡運撰著此書之緣起暨經過，與夫自道甘苦及工力，略具於斯。

其謂「庶乎軼承昨脫壽宗」，蓋以湘軍志與三國志後漢書相衡。又「湘綺樓日記」光緒四年戊寅二月二十七日云：「作湘軍篇，因看前所作者，甚爲得意，居然似史公矣；不自料能至此，亦未知有賞音否。」二十八日云：「作會軍篇成，共十二葉，已得二年軍事之大綱矣。甚爲得意。」三月十七日云：「撰軍志篇成，讀一過，似史記，不似余所作諸圖志之文，乃悟史記誠一家言，修史者不能學也。通典通考乃可學，鄭樵通志正學之，亦智矣，惜其筆殊不副，然不自作不知之，則余智不如鄭久矣。」則又嘗以似史記自惠。史記之超妙處，湘軍志雖尙難躋及，而闡運「脫離時代」之說，固可謂非漫自矜誇，以近代人實罕有此種文字也。（所云「湘軍篇」，蓋屬稿之初，有此篇名，旋改爲「會軍篇」矣。三月十七日所云，按之前文，當指「胡軍篇」，後來始改爲「湖北篇」者。）

湘軍志初刻於川，闡運攜版回湘，以湘人之憤怒，乃送版於郭嵩燾銷燬，後至川再刻之。「湘綺樓日記」光緒八年壬午正月關於燬版事所記，初七日云：「以外間頗欲議論湘軍志長短，與書佐卿，屬告諸公燒燬之。」

「十七日云：『錫九來，論湘軍志版片宜送筠仙。余告之曰：『吾以直筆非私家所宜，爲衆掩覆，毀版則可，外人既未出質屬我刻，而來索版，是無禮也。君不宜爲衆人所使，且置身事外，以免咎尤。此板吾既願毀之，又何勞索？』錫九唯唯而去。』廿日云：『遣送湘軍志版及印刷書與筠仙，並書與之言：『本宜交鏡初，今從權辦也。』』其當時在湘迫於衆怒難犯不得不燬版之情形，於此尤可略覩焉。送版及書與郭嵩燾者，蓋嵩燾在湘紳中負重望，爲反對湘軍志領袖人物之一也。嵩燾有致陳士杰一書，深斥湘軍志，可代表反對派之言論。其說云：

湘軍本末，宜有述錄，發議自吳南屏，嵩燾實倡行之，曾劄剛一以屬之王壬秋。始見其會軍篇，於會文正多刺議，寓書力戒之。去臘自蜀歸，其書遂已刊行。沅浦宮保指證其虛誣處，面加詰斥，幾動湘人公憤，將其板銷燬，然聞蜀人已有翻刻本，貽毒固無窮矣。壬秋文筆高朗，而專喜譏貶。通志局初開，嵩燾力援之，爲羅研生所持，言：「若壬秋至，湘人攻擊且盡，曷云志也？」其後所修三志，東安志板已毀，桂陽志亦有糾繆之作，衡陽志託名彭雪芹官保，無敢議者，衡人私論亦皆隱憾之，自王船山先生已遭其譏議，其他可知，要其失不在秉筆而在包修。劄剛踵行其失，鄙心不能無歎然。因沅浦宮保之言，取其書讀之，專敘塔忠武多忠武戰功，湘人一皆從略，江忠烈直沒其名，至江西始載其以一軍赴援，並幫辦軍務之命亦匿不書，而於李勇毅楊厚菴則竟詆斥之。張笠臣指爲惡善之書，且言：「楚人讀之慘傷，天下之人無不爽心快目。」開端數行中，便謂洪寇之盛，實自湖南始，始合圍而縱之，又起偏師追而殲之，直以是蔽罪湖南，亦竟不測壬秋之果爲何意也。今其勢不能不重加修輯，又萬不能開局，當由忠賢講舍任之。壬秋高才積學，極謀以講舍相屬，而終見忤如此，所損聲名實多。始悟君子成己成人之學，一皆性之德，於人

多傷，終亦不能成己。重爲千秋惜之。

蓋纂修湘軍志一事之發起，旨在表揚湘軍功烈，垂鄉邦之榮譽，而閻運任此，自出心裁，成一家之言，於發起纂修之本旨，未甚措意，且其爲人，固以知兵自負，好談大略，少年時頗思贊襄軍謀，騰驤政路，而挾策以干會國藩等，率見謂迂闊之談，落落寡合，無所藉手，志願弗克一酬，蓋不能無缺望。（如與吳大澂書有云：「閻運平生志願，滿腹經綸，一不得申，每嗟感遇。」又與左宗棠書有云：「閻運行天下，見王公大人衆矣，皆無能求賢者。濂丈收人材不求人材，節下用人材不求人材，其餘皆不足論此。以胡文忠之明果向道，尙不足知人材，何從而收之用之？故今世眞能求賢者，閻運是也；而又在下賤，不與世事，性懶求進，力不能推薦彙傑，以此知天下必不治也。」又與李漢春書有云：「陳伯嚴來，述尊論，見許爲竊才，不勝感激。自來會胡左丁肅潘閣李諸公，相知者多，其或有許其經濟，從無賞其縱橫。嘗有自挽聯云：『春秋表僅傳，正有佳兒學詩禮。』『縱橫志不就，空留高詠滿江山。』蓋其自負別有在也。而麾下一見便能道其衷曲，曷名欽佩！」均見其自負才猷邁衆，不甘徒爲文人。）故對於名震一時功成受賞之將帥，雖多寫狀其工處，非於表揚無裨，而筆鋒所及，每流露不足之感，或涉諷刺，或近揶揄，間有疏略，亦遺口實，湘人恚嫉，有由來矣。他讀者亦頗致疑其不免以愛憎之見影響紀實，固不僅陳寶箴爲然也。曾國藩以湘軍領袖而居功首，最爲龔倫所崇仰，「湘軍志」於傳其苦心義概之外，不乏微詞，其弟國荃，論功僅亞國藩，閻運書其功狀，亦不如其意，故國荃甚惡而詰斥之，爲王定安繼撰「湘軍記」之張本。

湘軍之興，郭嵩燾、崑燾兄弟，均參謀議。「湘軍志」成，兩人閱後，各加批識，以糾辨爲多。乙卯（民國四年），岷齋孫振塘輯錄成帙，並加箋注，名曰「湘軍志平議」，堪爲讀「湘軍志」者之重要參考書。振塘

絃有云：

龔文正始立營制，先伯祖侍郎公先祖京卿公，實豫諮議。其後先京卿公，佐湖南撫幕十餘年，授師四出，兵餉又皆所手治。嘗擬與吳公敏樹羅公汝懷曹公麟湘等纂「楚軍紀事本末」一書，存一代用兵方略；會文襄慮近於張功，事以中輟。已而湘潭王壬秋先生聞運所撰「湘軍志」，爲文譎奇恣肆，侈論辨而多舛於事實，識者病之。振補手錄先侍郎公暨先京卿公訂正是書百數十條，附以箋註，題曰「湘軍志平議」。夫前人往矣，當其萬折不回，克成大業，要自有常勝之理存，區區戰事粗迹，烏足概其平生；然於軍謀之奇正，地形之險夷，賊勢之強弱，儻見爲粗而遺之，亦治國聞者所深恥也。……君子之立功也，求信於己而已，而立言者貴有以徵信於後。孔子稱董狐古之良史，爲其直也。若是非之與淆，恩怨之或蔽，雖以遷史之文冠百代，世且目爲謗書，他何論焉？

其以遷史謗書爲說，或即因閻運嘗自言似史記也。又辛酉（民國十年）跋有云：

湘軍開本朝創風，以馴致中興，王氏挾區區鄉曲之私怨而顛倒之，悖矣。攷其篇目：始於湖南防守，而江軍之援廣西闕焉，略兵事之始；成於平捻，而左軍之定甘肅新疆闕焉，沒兵事之終；江西既編析爲三，而江南安慶不列篇名，以會軍後篇統括之，意謂會文正公功績第迄於兩省而止。即茲犖犖大綱，不免謬誤，其書之不足以服人心而彰國論明矣。傳曰：「心有所好惡，則不得其正。」夫不正由於有好惡，而况好惡之辟之與人異性者歟？余氏肇康云，王志初出，分餉湘人，一時物議沸然，軍閥尤憤，王氏將原書次第收回，其亦有不可自堅者邪？朱氏克敬改纂是書，稿佚不傳。王氏定安之配，持論稍私於會忠襄，而文又不逮。蓋斯志之流行海內久矣，其貽害豈淺哉？竊嘗謂是非者天下之公，維皇降衷所固有也，故孟子曰

無是非之心非人，蓋是非莽派，起於一念之微，其始不過語言文字之差耳，寔假發於其事，將使東西易位，玄黃變色，而實禍中於國家矣，尙得爲衣冠視息之倫乎？夫以咸同之戰蹟昭昭在人耳目，而立論詭異如此，其他學說之戾，不言可知也。嗚呼！平實之論難工，表裏之言易悅，末俗異趣，文更甚焉。振塘懼夫王氏之矯誣害正，是以不得不辭而闢之，亦上承先志而已，豈求勝於文辭之末哉？

詆斥尤力。至論篇目之失當，讀此書者蓋不乏同感，尤於會軍篇、會軍後篇，覺其未安。閩運於此，未聞有所說明，不知當時用意果何若也。郭嵩燾批「湘軍志」會軍篇有云：「案湘軍之名，創始曾文正公，其後駱文忠用以平蜀，左宗棠用以平浙及閩廣，西至甘肅，復新疆萬里之地，皆承曾文正公之遺，以湘軍爲名，是以會文正公爲湘軍之大綱。疑此篇當爲湘軍原始篇，歷敘各軍分合與其源流本末所以立功之由。以會軍名篇，是謂會文正公亦統於湘軍也。前後敘述，亦與湖南防守篇大致無甚區別，於文爲複，於所述事實亦爲失倫。湘軍原始，實由曾文正公，述其原始而後本末分明，未宜混合言之。」又云：「以湘軍志爲名，自應以會文正公創立湘軍爲主，不宜特立會軍名目，以復有所專屬。如江忠烈王壯武蕭啓江李忠武及今會威毅伯，皆別立一軍爲統帥，功績又最偉，別爲一篇可也，不可以施之曾文正也。」又批會軍後篇有云：「賊踞金陵十餘年，克復南京自爲湘軍一大篇目。湖北江西各省，皆標立名目，江南攻戰事宜，但名會軍後篇，并江南之名亦隱之，顯示貶斥之意，似未足以服人。」（均見「湘軍志平議」。）其言有當，未可目爲阿私會國藩之論也。又其子焯瑩「湘軍志平議後敘」有云：「王氏湘軍志，文句規放馬遷，篇章祖襲尙書；其足感世誣民，蓋又有浮於三國志演說也。先兵左營書戒易布政佩紳，以謂王秋文辭自優獎，足可引爲師資，若行政治軍，一聞王秋之言，如飲狂藥，不可救療。彼其視諸老先所挾持以爲常勝之理與之興趣也宜已，況濟以愛憎予奪之私，更烏惜與心而嫉妬取

快於其說乎？！編之中於人心風俗，詎減於猛獸洪水者？」亦深詆之。郭氏之攻「湘軍志」，蓋三世焉。

郭振鐸輯錄「湘軍志平議」成，寄示王先謙馮煦。先謙覆書謂：

承示大著「平議」一冊，尤深愉快。王秋此志，湘人咸不謂然，天下皆知，然不明揭其癥結所在，則人將以爲愛憎毀譽之私，而喜其文筆者，更曲護之，而無能奪其氣。猶憶弟銜覲歸里時，令伯祖談及此事，欲以改作見委，卒不果行，蓋兵事曲折輕重，非當日身親目擊者不能知其深，事過境遷，化而爲文，則人但問其筆墨何如，而兵戈是非無復言之者矣。此所以王秋志出，君家令伯祖令祖兩公獨引爲私憾，而他人視之淡如也。今兄取兩公當日書眉所評論糾正百數十條，復以官書私錄箋注之，爲「湘軍志平議」一書，使留心世事者，即事徵文，虛實立見，且俾後之人知兩公苦心所爭得失，乃悼史千古之公，非湘軍偏隅之事也。從此閱王志者，家置一編，以開迷誤，則兄紹述之功在天下矣。

亦湘中有名學者不滿意湘軍志，而助郭氏張目者。閱此，知郭嵩燾曾有請先謙改作之議也。先謙盛推「湘軍志平議」，「平議」一書要非苟作，特惜其行世時，闕運未及見，不得聞其對斯之意見與感想何如耳。煦復書謂：

荷手翰並「湘軍志平議」一冊。此書之紕繆，往聞之曾忠襄，幾欲得此老而甘心，今已論定，則其名已淪於羅刹鬼國。文正當日，凡湘中才俊，無不延攬，而對於此老，則淡泊遇之如此，益服文正之知人，然不料此老之末路頑鈍無恥至是也。爲之一嘆！

將闕運痛罵一番，似不無過火處。至曾國荃之痛恨「湘軍志」，則屬實情也。

黎庶昌爲曾國藩門下治古文者四大弟子之一，（其他爲張裕釗、吳汝綸、薛福成三人。黎與薛文學之功候，視張吳稍遜，而兼長經濟。）對於「湘軍志」，却甚爲贊賞。其所選輯之「續古文辭類纂」，於敘記類特錄

「湘軍志」之會軍篇、會軍後篇、湖北篇、水師篇、營制篇爲一卷，惟標目不曰「湘軍志」而曰「湘軍水陸戰紀」，評注云：「此書不著作者名氏，蓋湘潭舉人王闈運筆也。文質事覈，不虛美，不曲諱，其是非頗存成同朝之真，深合子長敘事意理，近世良史也。大體皆善，今錄五篇。」又云：「案壬秋原書，本名『湘軍志』，此稱『湘軍水陸戰紀』者，據滬上活字本也。」上海書坊，以活字排印，改題「湘軍水陸戰紀」之名，殆以避時忌之故歟。庶昌不獨賞其文詞，且贊以良史，許以真覈，所見與郭嵩燾大異矣。闈運此作，以似史記自負，庶昌亦正以斯推之，在闈運尤可云播著獲處，故對庶昌深有文字相知之感。其與庶昌書有云：

文誠（按謂丁寶楨也）與闈運爲知己，亦猶會文正之爲闈運知己。外間但以未得保薦不入幕府疑之，又焉知真知者乎？前年所作誄文，以限於駢體，詞甚隱約，傳狀既非朋友所作，所言止此而已，較之會文正身後僅有挽聯者，已爲多矣。然會文公事業在「湘軍志」者，殊炳炳麟麟，而沅甫以爲謗書；竟承特采，曷勝感激！三不朽之業，著一豪俗見不得；節下蟬翼軒冕，一意立言，真人豪也。抑嘗論之：孔子云有言者不必有德，此是言語之言；不朽立言，是文言之言；未有無德而有功言者。德者、本也，功、用也，言、體也；平生蘊蓄，一望而知；尤願先生依經以立幹耳。闈運伏處卅年，於諸經稍有發明，惜會公早逝，未及盡見。

致感之餘，並對物論略爲辯解，而自示「湘軍志」之作，實依經立幹，爲有德之言焉。其謂會國藩「事業在『湘軍志』者殊炳炳麟麟」，固非無據之飾詞，蓋「湘軍志」之書國藩事，雖間有未甚許可之語氣，而國藩之偉大處，忠誠處，實往往可見也。丁曾並論，亦所以自白無詆謗國藩之意。（丁文誠誄，佳作也。陳靈龍爲丁寶楨姪婿，所著「夢蕉亭雜記」卷二有云：「湖南湘潭王壬秋太史文，……睥睨一世，……中興諸將帥，半係舊

人，均敬而遠之，獨與文誠公臭味相投，申之以婚姻。文誠逝世，太史所作諫文，哀感頑艷；其遺囑處，恐六朝人無此手筆。」述其與寶楨之相得，良然；至嘆美此作，蓋亦未爲過譽。挽國藩聯，文爲：「平生以管子孟張叔大自期，異地不同功，伐定僅傳方面略。」「經學在紀河間阮儀徵之上，致身何太早，龍蛇遺德禮堂壽。」雄深超卓，亦其傑構，挽會諸聯，斯爲健者，亦頗見其對國藩之認識，與理解，不同恒流。孫衣言聯云：「人間論勳業，但謂如周召虎、唐郭子儀，豈知志在臯夔，別有獨居深念事？」「天下誦文章，殆不愧韓退之、歐陽永叔，却恨老來湜軾，更無便坐雅談時。」用意略相近，而駿邁處未逮。」

闕運撰「湘軍志」時對國藩之情緒，可考之於「湘綺樓日記」。戊寅（光緒四年）二月十一日云：「潘會濂丈文集，見其少時汲汲皇皇，有俠勳之志，因思諸葛孔明自比管樂，殊非淡靜者，而兩人陳義皆以恬淡爲宗，蓋補其不足耶。」二十一日云：「作湘軍篇，頗能傳會侯苦心；其夜逢夢會。……」二十七日云：「夜覽濂公奏，其在江西時，實悲苦，令人泣下，然其苦乃自尋得，於國事無濟，且與渠亦無濟，反有損，要不能不敬嘆，宜其前夜見夢也。世有精誠，定無間於幽明，感愴久之。彼有此一念，決不入地獄。且吾嘗怪其相法當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對君父也。余竟不能有此愚誠。」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船之上駛，則逸屣彷徨。」出師表無此沉痛。」二十九日云：「作胡軍篇。看詠芝奏牘，精神殊勝濂公；有才如此，未竟其用，可嘆也！」三月十六日云：「看胡奏稿書札及方略，見庚申年事，忽忽不樂。又看會奏稿，殊矢忠誠之道。會不如胡明甚，而名重於胡者，其始起至誠且賢，其後不能掩之也。余初未合觀兩公集，每右會而左胡，今乃知胡之不可及，惜交臂失此人也。鄉非余厚會薄胡，彰著於天下，則今日之論，幾何而不疑余之忌盛哉？」十七日云：「欲作會軍後篇，連日正不喜會，乃改撰水師篇。」四月十一日云：「作軍志。咸豐六年至八

年，湖南協濟江西軍餉銀二百九十一萬五千兩，此左生之功也。左生於江西殊勝曾公。」十二日云：「夜看會書札，於危苦時不廢學，亦可取，而大要爲謹守所誤，使萬民塗炭，猶自以心無愧，則儒者之罪也；似張浚矣。」十四日云：「作軍志。叙多功於曾軍，使稍生色，亦以對砭其失。軍不可懼，孔子以懼教子路，言其輕死耳，非謂行三軍當懼也。」十五日云：「作軍志。看會書疏，未嘗一日忘懼，似得朱（按疑應是「宋」字）簡之精矣，而成就不大，何也？」蓋於推許之外，兼有不足之意。國藩用兵，最重「繁硬寡，打死仗」，不尚詭謀奇計，而爲人力求穩慎，不喜冒險；閻運固自負橫奇鬱不得施，對之有不以爲然者，加之性好譏評，遂論之如此。撰「湘軍志」時之情緒，見於日記者，自可與「湘軍志」參閱，然不可過泥，以其日記中多有與到語、率爾語，（且前後不盡一致。）著書下筆之際，則較有斟酌，與寫日記時之信筆放言，態度上尙頗有謹嚴與率易之別耳。（其四月二十五日日記云：「作軍志，看方略、會奏將畢矣，然叙次殊不及前，以彭楊會構陳事，三人皆不欲載，有依違也。故修史難，不同時、失實，同時、循情；才學識皆窮，僅記其迹耳。」則自謂有所瞻顧而不肯深文之處也。又是月二十二日云：「作軍志，序田鎮戰事頗近小說，然未能割愛也。」蓋頗以此役戰狀寫得過於歷歷如繪自疑，而亦不失爲佳文。）

曾國荃之圍攻南京，李秀成率師馳救，衆遠過之，以國荃之堅持，卒不得退而去，自是南京無援，遂成必破之局。此役關係太平天國之存亡甚大，當時曾國藩之奏報，備陳形勢之孤危與戰事之劇烈，而日記及家書中有「寸心如焚」「心胆俱碎」等語，想見憂悸之甚，「其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亦著其堅苦禦敵之狀，故此役實國荃所引以自豪者。「湘軍志」曾軍後篇叙此云：

同治元年——閏八月，蘇常寇來攻曾國荃軍，多發西夷火器相燒擊，復穴地襲屯壘，連十晝夜不休。

九月，浙江寇復來助攻。國藩急徵援兵，皆率制不得赴。國荃以三萬人居圍中，城寇與援寇相環伺，士卒死傷勞敝，然罕搏戰，率恃砲擊相震駭，蓋寇將驕佚，亦自重其死，又烏合大衆，不知選將，比於初起時衰矣。十月，寇解去，……

將國荃此一場大功，寫得甚簡，若無甚奇特。國荃之斥爲誘書，蓋於此節尤所忿恚也。郭嵩燾云（見「湘軍志平議」）：

李秀成以三十萬衆，困會三萬人，搏戰四十餘日，用火藥轟炸其營壘，破其地道無數，極古今之惡戰。壬秋一意揜沒其勞，以數語淡淡了之，真令人氣沮。

嵩燾且「氣沮」，國荃安得而不大怒乎？王定安承國荃之指而作之「湘軍記」圍攻金陵下篇紀此役云：

閏八月，疫猶未已，軍士互傳染，死者山積。……當是時，羣醫旁午，病者方資休息，而僞忠王李秀成引兵三十萬，自蘇常奔至，號六十萬，東起方山，西訖板橋鎮，連營數百。國荃兵不滿三萬，賊圍之數匝。彭玉塵楊岳斌水師，皆阻隘不相聞。諸將黨向榮和春之失，謀潰圍就水師，退保蕪湖。國藩在安慶，憂之廢寢食，飛檄令解圍。國荃令於衆曰：「賊以全力突圍，是其技，向公和公正以退而致挫，今若蹈其覆轍，賊且長驅西上，大局傾覆，何蕪湖之能保？夫賊雖衆，皆烏合無紀律，且久據吳會，習於驕佚，未嘗經大挫，吾正苦其散漫難徧擊，今致之來，聚而創之，必狂走，吾乃得專力搗其巢，破之必矣。願諸君共努力！」諸將諾服。己亥，乃分圍師爲三，以其二防城賊侵襲，國荃自將其一當援寇。一夕築小壘無數，障糧道以屬之江。賊益番休迭進，疊傳環攻，累箱貫土，以作檣楯，挾西洋開花砲自空下擊，所擊皆摧。國荃留戍卒守棚，選健者日夜拒戰，更代眠食，常以火毯大砲燒賊無算，賊仍抵死弗退，軍士傷亡頗

衆。己酉，都將倪桂節中砲殞。國荃左頰受鎗傷，血漬重襟，猶裹創巡營。歷半月，賊稍却，而偽堵王黃文金出東壩，攻金寶圩，爲李秀成聲援，鮑超遣軍禦之新河莊，爲所乘，水師亦困於金柱關。賊益張，乃掘地道陷官軍壘；國荃屢堵合之，亦時以礮兩倒浸穴中。九月壬子，偽侍王李世賢復自浙江糾衆麇至，合秀成軍號八十萬。國荃度浙寇新來氣盛，誠諸將厚集其陣，暇以待之。賊負板擔草土填濠，我軍拒濠發砲，賊屢却，仍堅壁不出，相持兩晝夜，甲寅乃發萬人開壁擊之，軍士氣十倍，呼聲動天，當者無不摧靡，一日內破堅壘十三，殺八千人。援賊氣奪，乃益鑿地埋火藥。辛酉，兩穴同發，土石飛躍如雨，大營橋坍，賊隊猛進，國荃督軍士躡立橋外，環擲火毯，間有鎗砲，賊前者旣登，後者復登，踰三時牆缺復合，殺悍寇數千。羣賊乃謀晝息宵攻，輪進以疲我，連營周百里，其近者距官軍才二十丈，仍潛開隧道，乘雨夜轟之。國荃令各軍掘內濠，翼以外牆，破其地洞七，賊計始窘。十月，國荃度賊力疲，可一戰破也，乃誠諸將秣厲以俟。壬午，引軍出濠，克十餘卡，知賊不任戰，軍益大出。癸未，李臣典等出東路，曾貞幹出西路，彭毓橘蕭孚泗等出南路。甲申，天擲曙，臣典燒東路四壘，火光燭天，西南諸賊望見洶懼，衆疊逃，貞幹偵三汊河賊宵遁，急引兵趨之，遇逃寇則縱兵要擊，追之板橋周村，彭毓橘追至牛首山，王可陞搜賊方山西，諸賊在東路者繞南門逸，其在西路者走秣陵關，於是蘇浙賊數十萬皆遁，金陵圍師解嚴。是役也，李秀成率十三僞王赴援，李世賢繼之，楊輔清黃文金圍鮑超於寧國，陳坤書出太平窺金柱關以困水師，悍酋萃一隅，我軍幾殆憊不振。曾國藩固以進攻金陵爲非計，業被圍則飛機調蔣益澧程學啓馳救；益澧在浙，學啓在蘇，皆有故不得至。國荃孤軍居圍中，戰守四十六日，殺賊五萬，我軍亦傷亡五千，將士皮肉幾盡，軍興來未有如此之苦戰也。

詳叙此役戰守之狀，寫得如火如荼，於國荃尤特爲標舉，而斷以「軍興來未有如此之苦戰」，與嵩壽所謂「極古今之惡戰」，均以辨正闡運「罕搏戰」等語。研究「湘軍記」與「湘軍志」之異同，此節最宜留意，蓋國荃之屬定安撰「湘軍記」，斯其最大動機也。（定安自叙云：「向張既殞，朱維淪胥。帝曰：『汝藩、作督三吳；汝荃統師，布政於蘇。』迺整其旅，電掃風驅，北斷濡須，南據蕪湖，遂捐秣陵，連壁南都。洪酋恇懼，乃召其徒，其徒百萬，封豕訓狐，威殺管之，如割如屠，忠仆侍顯，棄戈而噓，迺張九殿，周其四陸；兩徂寒暑，迺焚廐居，帝嘉乃績，錫之券胥，兄侯弟伯，析圭剖符，紫閣圖形，載之典謨。作圖攻金陵下篇第九。」盛推國荃下金陵之功，亦著重此役之擊退李秀成等援師。）平情論之，闡運所謂「罕搏戰，率持砲擊相震駭」，舉重若輕，未免太甚，且詞涉輕薄，良有召怒之道，定安爲國荃竭力鋪敘，亦勢所必然，惟闡運之論太平援軍方面之弱點，則不盡虛誣，蓋太平軍已有暮氣，亦湘軍所由衰頹也。不然，以秀成之智勇能軍，將衆以臨寡，形勢上可操必勝之券，何竟不能解金陵之危，使國荃爲向榮和春之續，而遂巡退却，不克再振，坐待「天京」之淪陷，天國之覆亡乎？雖曰國荃武略優長，湘軍善於戰守，太平軍如無弱點，結果當不若是耳。國藩「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有云：

當諸將屯駐秣陵，向公榮張公國樞最負衆望，其餘智者竭謀，勇者殫力，亦豈不切齒圖力，思得當以報國？事會未至，窮天下之力而無如何。彼六七僞王者，各挾數十萬之衆，代興迭盛，橫行一時，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轉輸盜糧。及賊勢將衰，諸酋次第僞斃，而廣封駢豎，至百餘王之多，權分而勢益散。長江漸清，賊糧漸匱。厥後楚軍圍金陵，兩戰而告克。非前者果拙而後者果工也；時未可爲，則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爲，則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

以湘軍之成功，歸之於時，歸之於天，是國藩謙度高卓襟懷宏闊處。雖非專指擊退援軍之役，與閻運所論亦不盡同，而其言太平軍方面實有弱點之可乘，則與閻運固無大異也。「賊勢將衰」，「比於初起時衰矣」其意義豈不相通耶？國藩此論，若櫛目爲譴讓不矜之意，則體會有失矣。故閻運之說，良有未可抹撥者。（郭振塘於高齋語之箋注，謂：「寇勢未衰於初起也。」而所引證佐，未足以破閻運說。）定安叙此，亦未便完全不顧，而若仍之，慮於國荃偉烈若有所損，非「持論稍私於會忠襄」者所宜，於是於國荃鼓勵軍心語中，叙入「賊雖衆，皆烏合無紀律，且久據吳會，習於驕佚」等語（實猶閻運所謂「寇將驕佚，亦自重其死，又烏合大衆，不知選將」也），並著「知賊不任戰」語於送經苦戰「國荃度賊力疲，可一戰破也」之後。如此寫法，俾太平軍之弱點，不爲遺漏，而在國荃方面，却又占得地步，不至掩其戰績，亦可謂匠意斡旋，良工心苦矣。吾人於此，不宜滑口談過也。

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十五、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三）——史學有云：「其局部的紀事本末之部，最著者有魏默深源之聖武記、王壬秋閻運之湘軍志等。……王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愛憎顛倒事實。……要之王秋此書文采可觀，其內容則反不如王定安湘軍記之翔實也。」揚「湘軍記」而抑「湘軍志」，其不滿「湘軍志」處，與陳寶箴所疑相同，閻運所不肯自承者也。定安之撰「湘軍記」，分粵湘戰守篇、湖南防禦篇、規復湖北篇、援守江西上篇、援守江西下篇、規復安徽篇、綏輯淮甸篇、圍攻金陵上篇、圍攻金陵下篇、謀蘇篇、謀浙篇、援廣閩篇、援川陝篇、平黔篇、平滇篇、平捻篇、平回上篇、平回下篇、勘定西域篇、水陸營制篇，凡二十篇，以體裁論，頗較「湘軍志」爲完整。國荃光緒十五年己丑敘有云：「今海內又安，湘中宿將存者什二三，惜其戰蹟之軼也，竊爲一書，與方略相表裏，而執筆者傳聞異詞，乃句東湖王鼎丞觀察

定安更爲之。鼎丞久從愚兄弟遊，諳湘軍戰事，其所述者，非其所目睹，則其所習聞。書旣成，復與湘陰郭筠仙侍郎嵩燾暨下走商訂得失，漏者補之，疑者闕之，不爲苟同，亦不立異，蓋其慎也。「定安自敘有云：『及壯，佐湘鄉曾文正公戎幕，從今宮太保威毅伯遊者二十餘年，湘中魁人巨公什識八九，其它偏裨建勳伐者不可勝數，東南兵事，鈇聞而熟諸之久矣。其後宦遊天津，稍習淮軍將帥，而湘陰左文襄公暨今陝甘總督茶陵譚公新疆巡撫湘鄉劉公，鈔錄西北戰事，累數百卷，先後郵書見卓。最後從雲貴總督新寧湘鄉兩劉公家得其章奏遺稿，於是又稍知滇黔越南軼事。自咸同以來，聖主之憂勤，生靈之塗炭，將帥之功罪，廟謨之深遠，上稽方略，下採疆臣奏疏，粲然備具，而故老之流傳，將裨幕僚之塵譚，苟得其實，必錄焉。其或傳聞異辭，疑信參半者，寧從闕疑，非真知灼見，不敢誣也。』又云：『蒙以不才廢棄，居彝陵山中，湘中諸君子，書問相勉，而爲此作。自光緒十三年三月訖四月，成第一至第五卷，又自十月訖臘月，成第六至第十一卷。明年五月，放櫂南游，客新寧劉氏，湘人士教促，自八月訖九月，成第十二至第十五卷；而余有江南燕齊之行。過長沙，與郭筠仙侍郎商榷得失，攜其藁呈威毅伯曾公。又明年三月，余歸東湖。六月，至金陵，……迺續成五卷，自七月訖九月畢事。閱時幾三載，凡歷遊五省，中間人事牽率，忽作忽輟，其執筆爲文，九閱月耳。』國荃因不滿「湘軍志」而屬定安改撰之緣起與夫定安撰「湘軍志」之經過暨資料，於此可見大凡。蓋以「湘軍志」爲底本，而加以修改與補充，閻運爲創作，定安則因其舊而重爲編撰。（取材「湘軍志」處固不尠。）創者每易疏漏，因者易於周密，此亦常理，而資料較富，敘次多較瞻備，（亦間有失考慮。）啓超稱以「翔實」，非無當也；特閻運之獨往獨來，少所瞻顧，振筆直書，斷制自如，蔚成一家之言，自非定安所逮，而文章之雅健雄奇，使讀者感濃厚之興味，留深刻之印象，惡之者亦嘆美不遑，而悲嫉所以益甚焉。世之嗜讀「湘軍志」者多「湘軍

記」者少，豈無故哉？（國荃敘「湘軍記」，謂：「至其敘事簡賅，論斷精嚴，則仰睇龍門，俯瞰蘭臺，伯仲於陳志歐史之間，可謂體大思精，事實而言文者矣。」亦甚贊其文字之工，雖涉過譽，定安要亦能文者，造詣可觀，惟難與閻運抗衡耳。）

沃丘仲子（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傳閻運有云：「所爲「湘軍志」，是非之公，爲唐後良史第一，而麟將惡其筆伐，有欲得而甘心者，……」則以門人而贊揚本師，亦略同閻運所謂「此書信奇作，實亦多所傷，有取禍之道，……非史官而言人長短，則人尤傷心矣」之旨也。信史之難，自古所嘆，閻運此作，雖可議處甚多，而精氣光怪，不可掩遏，實有不朽者存，是在讀者之善於別擇而已。

王闓運與肅順（民國二十五年）

王闓運撰「記端華肅順事」，以白其冤，闓運固嘗客肅順所，有相當之交誼也。考二人之相與，蓋自咸豐九年己未，時闓運年二十八歲。闓運卒後，其子代功所編述「湘綺府君年譜」卷一紀是年事云：

四月，會試榜發，報罷，以京師人文淵藪，定計留京，寓居法源寺。於時名賢畢集，清流謀議，每有會宴，多以法源寺爲歸。時龍文、皞臣居戶部尚書肅慎公宅，授其子讀；李文、篁仙供職戶部主事，爲肅所重賞。肅公才識開朗，文宗信任之，聲勢烜赫，震於一時，思欲延攬英雄，以收物望，一見府君，激賞之；八旗習俗，喜約異姓爲兄弟，又欲爲府君入質爲郎，府君固未許也。嚴先生正基聞之，懼府君得禍，手書誨以立身之道，且舉柳州急於求進，卒因王叔文得罪，困頓以死，言之深切。府君得書感動，假事至濟南，作上征賦及濟南途中秋興諸詩。尹文杏農耕雲贈詩有云：「行藏須早決，容易近中年。」蓋歎府君之不遇也。

十一月，李文、篁仙因事入獄，府君聞之悲感，作幽憤詩，又爲書致肅裕廷尚書，代敘其憤。

是年順延攬闓運，而闓運以嚴正基之言，未久即引去。肅順之勢方盛，炙手可熱，正基已虞其將敗，則緣政尙峻厲，怨家甚多，尤以戊午科場大獄，佐文宗申國法以救積弊，銳行誅譴，深爲朝列所切齒耳。「年譜」同卷咸豐十年庚申云：

三月，復還京師，居法源寺。其時同居京者，蔡舅與循、郭文筠仙、龍文、皞臣、鄧文彌之，黔蜀則

莫文子偲、趙文元卿、李文眉生，雲南則劉文景韓兄弟，江南則尹文杏農，江西則高文伯足，許文仙屏，迭爲文酒之會。其後失意四散，子偲文述杏農語爲詩云：「吾軍久摧頽，不爾非全傾。蒞哉杏公語，沈痛不忍聽。」蓋勝遊文會，未久而風流雲散矣。

四月，曾文正公始授兩江總督之命，進駐祁門。府君於八月出京，往祁門視會。

十月，還長沙。

十一年辛酉云：

是歲七月，文宗顯皇帝晏駕熱河，寧怡諸王以宗納受顧命，立皇太子，改元祺祥，請太后同省章奏。府君與會書，言宜親賢並用，以輔幼主，恭親王宜當國，曾宜自請入覲，申明祖制，庶母后不得臨朝，則朝委委而天下治。會素謹慎，自以功名大盛，恐蹈權臣干政之嫌，得書不報。厥後朝局紛更，遂致變亂，府君每太息痛恨於其言之不用也。

閣運於咸豐十年回京，或又與肅順往還，所舉迭爲文酒之會之同人，不乏與肅順相善者，肅順輕滿員，而雅重漢人名流也。未幾有英法聯軍之役，繼以故變旋作，肅順坐叛逆被誅，於是同人星散。惟咸豐十年閣運在京亦爲日不多，縱與肅順氣誼相投，非必有甚深之關係耳。民國三年，閣運應總統袁世凱之招，北上就職國史館長，有「法源寺留春會宴集序」之作，文云：「法源寺者，故唐憫忠寺也。余以己未賃廡過夏，居及兩年。其時夷惠初興，朝議和戰，尹杏農主戰，郭筠仙主和，而俱爲清流，肅裕庭依違和戰之間，而號爲權臣，余爲裕庭知賞，亦善尹郭，而號爲肅黨。然清議權謀，皆必有集，則多以法源爲歸。長夏宴游，悲歌薄醉，雖不同荆卿之飲燕市，要不同魏其之脫兩宮。蓋其時湘軍方盛，會胡掎角，天子憂勤，大臣補苴，猶喜金甌之無缺也。俄

而大沽失機，蘇杭並陷，余同郭還湘，肅從西幸，京師被寇，龍髯莫攀，顧命八臣，俱從誅貶。自此東南漸定，號爲中興；余則息影山阿，不聞治亂。中間雖兩至輦下，率無久留。垂暮之年，忽有游興，越以甲寅三月，重謁金臺。京國同人，既皆失職，共有事者，又異昔時，懷刺不知所投，認啓不知所問。乃訪舊迹，猶識寺門，遂請導師，代通鄙志，約以春盡之日，會於寺寮。丁香盛開，淨筵斯啓，羣英彙至，喜不遑遺，感往欣今，斐然有作，列其佳什，庶繼蘭亭，亦述所懷，以和友聲云爾。」時年八十三矣；迴顧五十餘年前事，感慨系之，對於肅順與己之關係，亦自道其梗概焉。至其咸豐十一年致書會國藩，主張恭親王突訢當國，爲國謀兼爲肅順謀，頗中利害。突訢以皇叔而有能名，負重望，使肅順輩聽下之，引與共事，垂簾之局，蓋不易成。孝欽之能傾肅順輩，正由厚結突訢，使爲己用耳。闡運懷此，不逕向肅順建議，而言諸會國藩，亦見其與肅順關係之非甚密切也。若夫說國藩以自請入覲，申明祖制，以阻太后之臨朝，則殊迂闊而遠於事情，國藩非鹵莽之流，豈肯冒昧出此，自取咎戾耶？

李箕仙爲闡運之友，「湘中五子」之一也，以部曹受肅順之知遇，竟緣事被肅順奏劾下獄，故闡運致書肅順，代鳴不平。民國三年闡運爲李氏遺詩作序，述所謂「湘中五子」並李氏受知於肅順暨獲咎情事有云：

余故少孤，爲叔父所教育，九歲能文，而不喜制舉程式，隨例肄業城南書院。院長陳先生本欽，名儒也，專攻八比文，禮聘龍先生友夔助校課藝。龍先生熟精四書匯參之學，諸老翰林，如勞羅諸公，皆推服焉。或聚談講論，龍先生來，則莫敢先發言。而余與其長子緯臣交，及武岡二鄧子，皆在城南講舍，李君箕仙亦從其外兄丁果臣居院齋。箕仙早入學補廩生，緯臣亦舉丙午鄉試，下第還侍父，居內齋，皆謹飭，獨余跡弛好大言，箕仙放誕自喜，余尤與相得，日夕過從，皆喜爲詩篇，鄧獨之尤工五言，每有作皆五言

，不取唐宋歌行舊體，故號爲學古，其時人不知古詩派別，見五言則號爲漢魏，故箕仙以當時酬唱多者自標爲「湘中五子」。後以告曾滌丈，羅羅山睡中聞之，驚問曰：「有『近思錄』耶？」時道學未衰，故惡五子名云。然箕仙實先工科舉學，八比試帖大卷皆甲於四子；由辛亥鄉舉應丙辰殿試，卷在進呈十本中，翰林資也。及朝考，誤點注，乃置三等，用主事，分戶部，以此侘僚，遂懶散不樂曹司趨走，然以才名見重徐侍郎樹銘，因見賞於本部尙書肅順，部事輒咨之。戶部丞理財，設官銀號凡五，各識以字記，因曰五字。官吏因緣虧空，肅尙書治之，設核對處，以箕仙會王郎中正誼辦理。銀號欠款，當繳銀錢，而輩當十錢抵償，主者不肯收，輩者委堂下徑去。箕仙日趨公，數數見之，漫問曰：「此錢胡爲露積庭下？將破壞矣！」吏具言繳款不收故，則曰：「不收，可令更將去。」吏輒應曰：「諾。」即呼輩者還其故號。及大治虧空，王郎中以徇縱富送獄待訊。尙書趙公思教之，從容曰：「下獄太重；即如李主事，亦當下獄耶！」意以肅善李，必可寬也。肅驟見抵，因發怒曰：「皆奏交刑部！」而箕仙入獄。案未結，有夷變，又縱出之；既和，復囚之；改元，不得赦。及誅肅順，大治肅黨，大臣坐罪者相望，箕仙乃以爲肅所陷，赦復官。蓋在部五年，而在獄兩年。

觀李氏之事，亦頗見肅順之鐵面無私，不專阿徇。李本被指目爲肅黨者，乃反於大治肅黨時邀赦而復官，斯亦可云趣事。

醒醉生（汪康年）「莊諧選錄」卷三云：「湖南李箕仙（名榕）、嚴六皆（名成，溆浦人）、黃瀚仙、鄧瀾之、鄧保之及王某，爲肅門湖南六子，肅敗，六子尙在都城。已而李以鑄錢事被捕治，餘五人始懼，相率倉皇南旋。」所謂王某，即指閩運。如所云，「肅門湖南六子」中，其四爲「湘中五子」之李王二鄧四子焉。其

官肅敗王尙在都城，聞李被捕治，五人乃相率而去云云，實誤。尤列者，顯李篤仙名格；李格固另有其人也。李篤仙，名壽椿，湖南長沙人，官至安徽道員；李申甫，名榕，四川劍州（今劍閣縣）人，嘗爲會國藩幕客，官至湖南布政使。二李雖同時之人，豈可混而爲一乎？

閩運辛未（同治十年）三月至京，應會試後，曾存問肅順家，頗戀戀有故人意。「年譜」中未載其事；「湘綺樓日記」則於此略有所紀，七月事也。摘錄如次：

六日，……海岸來，翰仙繼至，同車入城，至二龍坑榜柴胡同，見豫庭二兒：一曰徵善，出繼故鄉王端華；二曰承善，年十八，甚英毅。園亭荒蕪，竹樹猶茂，臺榭池平，爲之悵然。

八日，……故鄉王子徵善來。余本約豫庭子承善來，（字智甫，又云禹階。其弟同善，字禹襄，獨與母出居於外，蓋豫庭二妾不和也。）而以無衣冠不能至。族人仍習氣，講排場，不能變也。談久之，無策可振之。宗室禁嚴如此，亦定制之未善耶！

是月十五日，閩運即出京，蓋臨行之前，加以存問，念舊有心，而有愛莫能助之感。憶會聞人言：閩運此次至京，託名會試，實專爲訪問肅順後嗣，厚予資助。殆不盡然。居京數月，將行始詣訪，苟專爲此事而北上，當不如是耳。「年譜」卷二是年云：

正月，府君居銜，已七年，專事撰述，無出游之意。常丈儀慮以爲非習勞之益。去歲聞常丈病卒，追其感意，故復爲北游。

三月三日至京師，寓黃丈曉倚宅。府君初不欲會試，適值試期，亦不欲示異，遂入試。

謂北游惰在習勞，適值試期，姑與試焉；試期早著功令，相值無乃太巧乎？「日記」四月四日，聞未獲售，聞

：「余來本不爲試事，而勉赴試期。」以下頗作悔艾之語，似其時名心猶未能盡忘也。

「清史稿」閻運傳，多用沃丘仲子（費行簡，閻運門人也）「近代名人小傳」傳閻運語，其云「咸豐三年舉人，……初館山東巡撫崇恩，入都就尙書肅順聘。肅順奉之若師保，軍事多諮而後行。左宗棠之獄，閻運實解之」，本諸「小傳」所云「咸豐癸丑舉人，以貧就食四方，嘗館山東巡撫崇恩、大學士肅順所。順奉之若師保，軍事多以諮之。左宗棠之獄，因以得解」也。肅順縱激賞閻運，何至便「奉之若師保」？在費氏之作「小傳」，推美本師，或過其實，猶可說也；正史甄采，自宜加慎。閻運係於咸豐七年丁巳中本省補行壬子（咸豐二年）乙卯（咸豐五年）併科舉人。「年譜」卷一是年云：

時江西軍務緊急，曾文正公督辦軍務，江南大營亦於去年失陷，金陵賊酋內亂，唯湖南稍得休息，朝議補行壬子乙卯兩科鄉試，故考官舉行科場事。或以告府君宜及期應試者，府君見沿途寇盜充斥，度考官必不能至，輒漫應之。已而聞先祖妣言，乃馳至省城錄科，遂入試。是歲領鄉薦，中式第五名舉人。座主爲楊君泗霖，錢君桂森，房考官爲鮑君聰。

其爲是年中舉，自無疑義。若咸豐三年癸丑，則並無鄉試，閻運豈能爲是年舉人乎？（又，閻運似亦未嘗館崇恩；「年譜」卷一載其咸豐九年冬十年春間客山東巡撫文煜所，「湘綺樓文集」中有「珍珠泉銘」，即作於十年春在山東巡撫署時，「年譜」亦及之。）未嘗曾館崇恩，費氏殆以前後任而誤記，「清史稿」均未考而援用耳。（崇恩爲文煜之前任。）肅順於咸豐十年十二月以戶部尙書協辦大學士，閻運已先於八月往祁門，旋回湘，且肅順迄被誅未嘗正揆，「小傳」言「館大學士肅順所」，亦稍未諦；「清史稿」作「就尙書肅順聘」，較合。

至關於左宗棠之獄，肅順從中爲力，俾其得免罹禍，薛福成所謂「肅順推服楚賢」也。福成「庸盦筆記」卷一言此云：

……是時粵賊勢甚張，而討賊將帥之有功者，皆在湖南。……惟肅順知之已深，頗能傾心推服，平時與座客談論，常心折會文正公之識量，胡文忠公之才略。蘇常既陷，何桂清以棄城獲咎，文宗欲用胡公總督兩江，肅順曰：「胡林翼在湖北措置盡善，未可挪動，不如用會國藩督兩江，則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遂如其議，卒有成功。左文襄之在湖南巡撫幕府也，已革永州鎮樊燮控之都察院，而官文恭公督湖廣，復嚴劾之，廷旨敕下文恭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肅順告其幕客澁口高心變碧湄，心變告衡陽王闈運經秋，闈運告翰林院編修郭嵩燾筠仙。郭公固與左公同縣，又素佩其經濟，傾倒備至，聞之大驚，遣闈運往求救於肅順。肅順曰：「必俟內外臣工有疏保薦，余方能啓齒。」郭公方與京卿潘公祖蔭同值南書房，乃浼潘公疏薦文襄，而胡文忠公上敬舉賢才力圖補救一疏，亦薦文襄才可大用，有「名滿天下，謗亦隨之」之語。上果問肅順曰：「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長軍旅，自當棄瑕錄用。」肅順奏曰：「聞左宗棠在湖南巡撫駱秉章幕中，贊畫軍謀，迭著成效，駱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難得，自當愛惜。請再密寄官文，錄中外保薦各疏，令其察酌情形辦理。」從之。官公知朝廷重要用文襄，遂與僚屬別商具奏結案，而文襄竟未對簿。俄而會文正公奏薦，文襄以四品京堂襄辦軍務，勳望遂日隆焉。此說余聞之高碧湄，未知確否。碧湄與經秋皆嘗在肅順家教其子者也。

所述聞諸高心變（又字伯足）者若是，蓋宗棠之獄得解，甚賴肅順等，闈運亦頗有勞於其間；而會國藩之督兩江，亦出肅順推薦。（闈運湘潭人，福成曰衡陽者，蓋因自避家諱之故，而書其舊籍。）此外更有傳說肅順之

之薦國藩由於陶運向之推舉者，陶運言其誣。「湘綺樓日記」光緒五年乙卯二月七日云：「季懷問曾滌文督兩江，爲余薦之於肅裕庭，又言六雲身價三千金，皆了無其事，何世人之好刻畫無鹽也！」時陶運充尊經書院院長，季懷即薛福成之弟福保，爲川督丁寶楨幕客，同在成都。六雲爲陶運之妾。

湘綺樓之今昔（民國二十六年）

王闈運一代文豪，其子代功爲編年譜，稱有湘綺樓文集二十六卷，外集二卷，而坊間僅有八卷本，晚年之文，均未收入。曾請寧鄉梅伯紀君代訪，其家與王氏有舊也。近得來書，亦未見此二十八卷本，蓋迄未印行，并謂：『湘綺故居，在湘潭之雲湖橋，適當湘潭湘鄉之孔道，十年前湘亂迭乘，聞其迭遭兵燹，書籍散失殆盡，但以其後嗣無聞，無從問訊。昨閱湘報，有關於湘綺樓紀載一則，故家零落，風流歇絕，良可慨歎。茲持剪報附呈，知亦同此撫然。』所剪示者，爲劉澍「湘綺樓追記」，其文云：

去年十月間從長沙回到我的故鄉——湘潭，——偶然想到一回事，值得我幾番追憶。記得發蒙讀書時，是在湘綺先生的故宅，而今足足十年了。那時我才十歲，正是共產黨鬧得很糟，把湘綺樓前的古樹，砍得寸木不留，樓雖先年被水浸坍了，得着樹木的陪襯，還留有幾許風光，經此之後，只留下一塊方形的草坪，給人們徘徊憑弔。

湘綺樓雖然倒了，但是樓後的兩進屋還是如故。每進間有寬大的丹池，所種的花木都已高出屋外，雖然是舊式房屋，可是空氣流通，景致也還幽美。（按丹池，湘語庭院之大者。）

相隔我家，只一條小小的澗水。不記十月那日裏，我獨自渡過澗水，向十年未到的舊游之地邁進，一會兒已達到了，可是眼前的一切，都不是我腦海中所想到的景象，屋子破了，牆壁已有裂痕，庭子裏的花木和果樹也不多留，爲的已非舊主了！五年前售與周姓，現教局雖有收回公產重修湘綺樓之提議，究沒有

成爲事實，恐終於是個意見。

……在湘綺樓前，觸景生情，增加我無限感慨，曾有詩一首云：『湘江口北雲峯麓，遠樹空濛暗幽谷。松老參天欲化龍，胡爲鳥聲鳴剝啄！荒村寥落少人行，但見歌吟樵與牧。攀躋幽徑過山塘，（山塘即樓址地名。）十年重到湘綺屋。升階笑問應門童，自云我是周人僕。園林寂寞驚蕭然，三五昏鴉噪寒木。人亡物在事全非，感物懷人景觸目。從來大夢果依稀，滄桑非是年華速。我今涕淚何漚然，徘徊忍向西風哭！』

憑弔故居，撫今感昔，閱者想同深感咽也。

王氏有「湘綺樓記」，爲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所作，亦文集八卷本所未收者，茲就鈔存者逐錄於次，俾與劉氏所記並覽：

湘綺樓者，余少時與婦同居之室，僦居無樓，假以名之。後倚長沙定王故臺；實面湘潭。謝擬曹詩曰：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爲。余好爲文而不喜儒生，綺雖未能，是吾志也。寓居一年，湘軍治兵，出參軍謀，歸讀我書。鄰園有鶴夜鳴，輒起徘徊。賦詩曰：鶴唳華池邊，氣與空秋爽；平生志江海，低羽歸塵鞅。儻然有世外之志。憶弱冠時，夢余所居五楹通樓，前臨平田，綠苗無際。後遊吳城湖樓，恍惚似之，但白波連山，無稻田耳。及避兵明岡，六年還城，家無儲備，月供房稅，靡未水之福，有泉刀之苦。乃身至廣州，求得蠻女，偕妻上湘，借居衡陽，依朋友以資衣食。妾汲婦炊，大治葦經，屋壁皆長女篆書。妻妾兒女，夏簾冬爐，每讀誦楚詞相和。嘗寄詩夸示高伯足云：知君一事苦相羨，新得西施能負薪。余之消搖物外，自此始也。然所居有軒無樓，連房五間，前堂兩夾，容膝而已。自甲乙遷居，歲逾一紀，潛蚪爲辰，

承水暴漲，山莊沙掩。余方承修湘軍志，攜妾城中。妻孕少子，涉波而免。歸視沙漫，未易掃除，乃謀城居，迄無安宅。丙子秋始得陳氏故廬，道光初湘藩裕泰買贈其書記陳花農者也。余舊與丁果臣張鳳衝彭笛先游，得識其子小農，恒至其居，似甚寬廣。至是小農子魯詹將官蜀，乏貲，以宅質余。余憶前遊，欣然許之。丙子十月成券入宅，宅殊湫隘，堂後益暗，乃撤屋作樓，始題舊名。方鳩工築垣，三營將弁快犇行桂者三四十人，指畫樓前，若有所疑。余出問之，則對曰：此樓基公家地也，君何侵焉？詢以據，則請驗契，以滴水爲界，此出滴水方丈，視契良然。余告之曰：此非吾主，吾有所受之也；君等尊前主究之，吾固不吝。期以三日，而四日不至。樓成，徐詢其由，則由前軍官居之而自侵公地云。樓之後俯臨荒園，曠望三方，上作重臺，目送湘帆。盼女七八歲，日登危闌，踴躍其顛。余後作其哀詞云：居子十年，一日千回；昔詞爾去，今望魂來。記其事也。與余游者莫不登焉。女士則曾彥，雜家文廷式，樓客之異者也。營弁既妒余作樓，乃收其餘地作屋數百間，樓便不能空曠。大兒又厭平臺之危，乘余出游，拆去重會，又不能見帆。戊子火災，大改前制，樓雖廢存，亦并新之，爲內外二間，無前四周回闌之制。諸女適人，妻妾殂逝，始去茲樓，遂居山莊。年七十，門人張登壽倡議贖金，於山塘作樓，以致慶祝。弟子多聞此言。子婦楊氏兄度飲錢許銘彝，許極以爲不然。語聞於余，余以爲倡議誠非，阻者亦未是也。爲師築室，亦弟子之職，因惜費而替之，與己不能而求助者，庸有愈乎？且此議既聞，而夏巡撫唐衡州俱有助資，楊許議廢，抑又何說？度幡然更督其工，費四百金，爲山中湘綺樓。孤居田邊，過者笑之。余不得已，又自作前堂東房，樓乃有寄。然地勢漸下，自余室至樓，三下始登，樓頂適與地平，又一奇也。乙巳，風雹吹損窗檻。楊張皆棄學師倭，不願湘矣。獨余益繕完兩樓，城樓更作回廊別室，山樓盡度九經雕板，歲偶一居，忘

誰主人。然有樓未若無樓之綺也。人以樓名。長白鄭公子遠爲之圖。而城樓左右，盡子婦孫女居室，客不得復上。山樓被風災時，巡撫特檄委員會縣令來勘，即宴于樓。自是客來必宴之。春有桃花牡丹，夏有荷池，秋有紅葉遠桂，冬有松雪。若使科舉不廢，練軍不興，則學使案試，朝使督撫閱兵，皆過門停驂，吁其盛也！舊樓記有銘，被火失之。續作新樓記，亦未鐫錄。今特銘兩樓緣起及名樓之意，俾知我者有述焉。丁未中秋王闈運作于清泉東洲黃綺樓。黃綺者，彭雪琴所作以居我，因官官而名之也。

李慈銘與王闓運（民國二十二年）

李慈銘同治十一年壬申四月六日日記云：「作書致硯樵，極言作詩甘苦，以硯樵題予詩，謂：『初學溫李，繼規沈宋。』予平生實未嘗讀此四家詩也。義山七律有逼似少陵者，七絕尤爲晚唐以後第一人，五律亦工，古體則全無骨力。飛卿亦有佳處，七絕尤警秀，惟其大指在揉弄金粉，取悅闈襜。蕩子艷詞，胡爲相儗？至於沈宋，唐之罪人耳。傾邪側媚，拊體僉壬，心術既殊，語言何擇？故其爲詩，大率沿靡六朝，依託四傑，浮華變積，略無真詣，間有一二瑯琊巧語而已。雲卿尙有「盧家少婦」一律，粗成章法，「近鄉情更怯」十字，微見性情；延清奸險尤甚，詩直一無可取。蓋不肖之徒，雖或有才華，皆是小慧，必不能扞揚理奧，託興風雅，其辭枝而不理，其氣促而不舉，縱有巧麗之句，必無完善之篇。硯樵弱志三唐，專務工語，故以此相品藻。予二十年前已薄視淫靡靡製，惟謂此事當以魄力氣體，補其性情，幽遠清微，傳其哀樂，又必本之以經籍，宓之以律法。不名一家，不專一代。疵其浮縟，二陸三潘亦所棄也；賞其情悟，梅邨樊榭亦所取也。至於感憤切摯之作，登臨閒適之篇，集中所存，自謂雖蘇李復生，陶謝可作，不能過也！硯樵之評，實深思之而不可解。以詩而論，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而謂學溫岐規沈宋乎！」又云：「前日香濤言：近日儔詩家，楚南王壬秋之幽奧與予之明秀，一時殆無倫比。然「明秀」二字足盡予詩乎？蓋予近與諸君倡和之作，皆僅取達意，不求高深，而香濤又未嘗見予集，故有是言也。若王君之詩，予見其數首，則粗有腔拍，古人糟魄尙未盡得者。其人予兩晤之，憲妄言，蓋一江湖習習之士，而以與予並論，則予之詩亦可知矣！香濤又嘗言：「壬秋之學六

朝，不及徐青藤。」夫六朝既非幽奧，青藤亦不學六朝，則其視予詩亦并不如青藤矣。以二君之相愛，京師之才亦無如二君者，香齋尤一時傑出，而尙爲此言，眞賞不逢，斯文將墜，予之碌碌，不可以休乎！逸山嘗言：「以王壬秋儼李恣伯，予終不服。」都中知己，惟此君矣。此段議論，當持與曉湖語之。」又云：「學詩之道，必不能專一家，限一代，凡規規摹倣者，必其才力薄弱，中無眞詣，循牆摸壁，不可尺寸離也。五古，自枚叔蘇李子建仲宣嗣宗太沖景純淵明康樂延年明遠元暉仲言休文文通子薄襄陽摩詰嘉州常臥太祝太白子美蘇州退之子厚，以及宋之子瞻，元之雁門道園，明之青田若采空同大復，國朝之樊榭，皆獨具精詣，卓絕千秋。作詩者當汰其齷齪，取其深蘊，隨物賦形，悉爲我有。七古，子美一人，足爲正宗。退之子瞻山谷務觀道山青邱空同大復，可稱八俊。梅邨別調，具足風流。此外無可學也。五律，自唐汜國朝，佳手林立，更僕難數，清奇澹淡，不名一家，而要以宓賈沈著爲主。七律，取骨於杜，所以導揚忠愛，結正風騷，而趣悟所昭，體會所及，上自東川摩詰，下至公安松圓，皆微妙可參，取材不廢。其唐之文房義山，元之道山，明之大復滄溟弇洲獨漉，國朝之漁洋樊榭，詣各不同，尤爲絕出。七絕，則江寧右丞太白君虞義山飛卿致堯東坡放翁雁門滄溟子相松圓漁洋樊榭，十五家皆絕調也。而晚唐北宋，多堪取法，不能悉指。我朝之王厲，尤風雅警人，瓣香可奉。五絕，則王斐其最著已。平生師資學力，約略在茲，自以爲施驟百家，變動萬態，而可域之以一二人，賞之以一二字哉！」又云：「道光以後名士，勳儼杜韓，槎牙率硬而詩日壞。咸豐以後名士，勳儼漢魏，膚浮填砌而詩益壞。道光名士苦於不讀書而驚虛名，咸豐名士病在讀雜書而喜妄言。」又云：「得視樵復書，言所評非本意也。再索詩集去。又復一書，備言以人品定詩品之指。」慈銘評隲詩家，自道所學，略見於斯，而自負之高，意態尤可觀。

王闡運與慈銘，並時噪譽文壇，而慈銘之於詩，深不然之，蓋與爲伍，蓋途轍有異，真未免文人相輕之見也。闡運「詩法一首示黃生」（坊本湘綺樓文集未及收）有云：「今欲作詩，但有兩派，一五言，一七言。五律則五言之別派，七律亦五律之加增。五絕七絕，乃真興體。五言法門，皆從此出。既成五言一體，法門乃出，要之祇蘇李兩派。蘇詩寬和，枚乘曹植陸機宗之。李詩清勁，劉楨左思阮籍宗之。曹操蔡琰則李之別派，潘岳顏延之蘇之支流。陶謝俱出自阮，陶詩真率，謝詩超艷。自是以外，皆小名家矣。山水彫縝，未若宮體，故自宋以後，散爲有句無章之作，雖似極靡，而實興體，是古之式也。李唐既興，陳張復起，融合蘇李，以爲五言。李杜繼之，與王孟競爽。有唐名家，迺有儲高岑章孟郊諸作，皆不失古法，自寫性情，才氣所溢，多在七言，歌行突過六朝，直接二曹，則宋之間劉希夷道其法門，王維王昌齡高岑開其堂奧，李頎兼乎衆妙，李杜極其變態。閩朝隱顯况盧全劉義，推宕排闥，韓愈之所羨也。二李（賀商隱）溫岐段成式彫章琢句，樊宗師之所羨也。元微之賦望雲騷，從橫往來，神似子美，故非樂天之所及。張玉樂府，效法白傅，亦正於新豐上陽諸篇乎。退之樽尚詰詘，則近乎戲矣。宋人披昌，其流弊也。詩法既窮，無可生新，物極必反，始興明派，專事樸澀，但能近體，若作五言，不能自達。不失古格而出新意，其魏（源）鄧（輔綸）乎。兩君並出邵陽，殆地靈也。零陵作者，三百年來，前有船山，後有魏鄧。鄙人資之，殆兼其長，比之何李李王，譬如楚人學齊語，能爲莊岳土譚耳。……詩既分和勁兩派，作者隨其所近，自臻極詣。當其下筆，先在選詞，斐然成章，然後可裁。……樂必依聲，詩必法古，自然之理也。欲已有作，必先有蓄。名篇佳制，手披口吮，非沈浸於中，必不能炳著於外，故余遇學詩人，從不勸進，以其功苦也。古人之詩，盡美盡善矣，典刑不遠，又何加焉？但有一戒，必不可元遺山及湘綺樓。遺山初無功力，而欲成大家，取古人之詞意而雜揉之，不古不唐，不宋不元；學之

必亂。余則盡法古人之美，一一而放之，鎔鑄而出之；功成未至而驟候之，必弱必縻，則不成章矣。故詩有家數，猶書有家樣，不可不知也。」正可與慈銘所論合看。閣運之所自負，亦大有目無餘子之概。若慈銘者殆非所願齒及云。

范當世在詩家中，亦一時之雋。慈銘與言響博手札，有云：「所攜詠詩，其姓名是否范當世？當世素不知其人，觀其詩，甚有才氣，然細按之，多未了語，此質美未學之病也。」亦不甚許可，特視論閣運者差勝耳。文廷式「聞塵偶記」云：「李蕓客以就天津書院故，官御史時，于合肥不敢置一詞。觀其日記，是非亦多顛倒，甚矣文人託身不可不慎也！然蕓客秉性狷狹，故終身要無大失，視舞文無行之王閣運，要遠過之。」論王李人品，二者交謔，於慈銘尙有恕詞，閣運則不留餘地矣。完人本難，廷式亦多遺議也。清流集矢李鴻章，爲一時風氣，慈銘在言路，不効鴻章，故廷式病之。以「狷狹」評慈銘，蓋確。其日記以意氣之盛，時傷偏激，然論學書事，可供甄采，畢生致力，勤而有恒，閣運日記，未能與侔也。廷式嘗摘鈔慈銘日記，間加批識，並有小序云：「李蕓客日記數十冊，尙未刊。其中論時事，記掌故，考名物，皆有可采。匆匆閱過，未能甄錄，頗覺可惜。茲就其「荀學齋」一種中，略采數條，以著梗概。其日記數年輒改一名，有「越縵堂」「孟學齋」「桃花聖解齋」諸目。（按桃花聖解齋，「齋」應作「齋」。今印本總名曰「越縵堂日記」。）其考據詩詞等作，必將付刊，故余特略抄其記時事者。蕓客以甲午秋卒。晚年多病，雖居言職，有所欲言，而精力每不逮矣，亦可惜也！」可參閱。平步青所爲慈銘傳，言卒於十一月二十四日。）

廷式以「舞文無行」斥閣運，慈銘亦以「輕險」等語極詆之。其光緒五年己卯十二月初二日日記云：「閱鄭叔績文集。……遺書前刻楚人王閣運所爲傳，意求奇崛，而事蹟全不分明，支離蕪僅，亦多費解。此人盛竊

時譽，脣吻激揚，好持長短，雖較趙之謙稍知讀書，詩文亦較通順，而大言詭行，輕險自炫，亦近日江湖僥倖一輩中物也。日出久消，終歸朽腐，姑記吾言，以諷後來而已。」其嫉之更有如是者。之謙與慈銘同里，夙嫌，尤慈銘所惡，日記中每深致輕詆。

李慈銘與周祖培（民國二十三年）

李慈銘嘗授讀周祖培家，祖培相待頗厚，有愛士之雅。祖培之卒，慈銘丁卯五冊來，言新見邸錄，商城相國于四月間薨逝，官其子文令主事，廉一孫舉人。相國慎自持，終不失爲君子。其於鄙人，亦不足僭知己，然三年設醴，久而益敬，且時期；常謂其門下士曰：「汝輩甲科高第，然學問不能及李君十一。」予甲子京兆落感者矣。追念平生，爲之黯慘。時居母憂在籍也。慈銘性捐傲，不肯輕許達官以無知己之感焉。

癸亥（同治二年）五月，慈銘以捐班郎中籤分戶部。到部未幾，奉派稽核堂印。其是年日記中道及此事者，如六月初三日云：「得署中司務廳知會，予派稽核堂印進署。生最畏暑，近日炎歊尤酷，支離病甚，又無一錢可名，乃正用此時持事來，四日云：『晨入署，詣司務廳，託其以病代告堂官，改免此差，不可得。……作片，代辭此事。……』」哺後偶從芝翁談及署中事，大被嗤笑，蓋深以予求免差爲不然也。輒，方蹠蹠得志，聞山藥野猿羈纏呼啞聲，固無不色然駭者。然芝翁之於予，自非作官，尤爲切中予病。祖培「能讀書不能作官」之語，對慈銘自是定評。又慈銘：「東坡云：『樂事可慕，苦事可畏，此是未至時心爾。及苦樂既至，以身履之，

之後，復有何物？」此論誠爲名言，然慕與畏猶有不同。慕于功名勢位，誠爲妄耳；若宮室妻妾飲食之慕，則廢時固尙可樂也。畏則雖極至礎斧鼎鑊，爾時若實已無法可免，當亦心死，不復覺可畏矣。以予自論，平生所慕者書，所畏者事。書自性命所系，一日不得此書，一日不能不慕。若言所畏，家居時或明日有小事必須出門，先日方寸即覺兀臬。今年到官後，更畏派差使。此雖四月不入署，然日惴惴恐書吏送知會來。以此類推，此心安得有一刻自在處。東坡謂比之尋聲捕影繫風趁夢，四者猶有彷彿。誠可笑也。嗚呼！人生有幾許寒暑，乃盡爲此幻境消磨；吾心有幾許精神，乃禁得此細事膠擾。以後當痛定此心。如近日所最畏者，戶部請當月，天壇派陪祀耳。彼進牢戶以絕域者，豈不知幾千人，何況入衙署宿郊壇乎？遇虎豹陷盜賊者，歲不知幾萬人，何況接同僚對吏役乎？」慕書，畏事，自道良然，故久官郎曹，而平日幾絕跡於署門，斯亦所謂能讀書不能作官耳。統觀慈銘日記，固多窮愁之語，而讀書之樂，時時可見。此種清福，正自難得。

關於文字者，慈銘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記，述代祖培撰輓袁甲三聯事云：「前日商城屬撰漕帥袁端敏輓聯。予始撰云：『盡瘁在江淮，身去功成，千載猶思羊太傅。』」哀榮備葬冊，子先母老，九原遺恨李臨淮。」上聯謂端敏移疾後，以苗練復叛，奉詔辦團，旋卒于防所，今苗逆已平也；下聯謂端敏太夫人猶在堂也。芝翁謂：「佳則佳矣，然太華，請更易之。」因改撰云：「名揚臺府，功在江淮，更喜能軍傳令嗣。」「史炳丹青，廟崇俎豆，只憐臨奠有高堂。」芝翁大喜曰：「此真字字親切，不特端敏一生包括，並其家世及身後優崇之典，事事都到，情致纏綿，固非君不辦此也。」因激賞不已。予所撰先後之優劣，識者自能辨之。特記于此，以示爲貴人作文字之法。」亦頗有致。

「會文正公日記」影印行世之前，有湘潭王啓原所編「求闕齋日記鈔」印行，係就日記原文分問學，省克

，治道，軍謀，倫理，文藝，鑒賞，品藻，頤養，遊覽十類鈔輯，摘擷編次，具有條理，亦頗便閱者。且有印影本中作空白而見於「類鈔」之處。戊辰（同治七年）正月十七日日記有云：「閱張清恪之子張慈敬公師載所輯課子隨筆，皆節鈔古人家訓名言。大約興家之道不外內外勤儉，兄弟和睦，子弟謙謹等事，敗家則反是。夜接周中堂之子文翁謝余致賻儀之信，則別字甚多，字跡惡劣不堪，大抵門客爲之，主人全未寓目。聞周少君平日眼孔甚高，口好雌黃，而喪事潦草如此，殊爲可歎。蓋達官之子弟，聽慣高議論，見慣大排場，往往輕慢師長，譏彈人短，所謂驕也。由驕而奢而淫而佚，以至於無惡不作，皆從驕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驕，又多由於父兄爲達官者，得運乘時，幸致顯宦，遂自忘其本領之低，學識之陋，自驕自滿，以致子弟效其驕而不覺。吾家子姪輩，亦多輕慢師長，譏彈人短之惡習。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習，力戒其驕。欲禁子姪之驕，先戒吾心之自驕自滿，願終身自勉之。因周少君之荒謬不堪，既以面諭紀澤，又詳記之於此。」此節中之「周中堂之子文翁」「周少君」，影印本均作空白，不觀「類鈔」，不知所言爲誰何矣。「周中堂」即指周祖培，祖培卒於丁卯（同治六年）也。曾國藩日記中，罕對人訶責之詞，此特借以訓誡子姪，遂不覺詞氣之峻激，本指固不在周氏耳。（「類鈔」列諸倫理類，亦以此；可與其「家書」「家訓」中訓誡諸語合看。「欲禁子姪之驕」句之「姪」字，「類鈔」誤作「弟」。手頭之「類鈔」，係「上海朝記書莊印行」「上海中華書局承印」之本。）使慈銘在京，關於祖培家此類文字，躬爲董理，當不致如是。

慈銘回京後，爲祖培撰神道碑，並代祖培子撰行述。其日記中紀其經過。辛未（同治十年）九月初四日云：「撰周文勤公神道碑文，既無行狀可據，僅取文勤自癸卯至丁卯日記采綴之。」二十四日云：「爲九臣代撰文勤公行述，至夜分成，約三千六百言，與碑文事同文異而較詳密，文勤遺事，搜輯靡遺，至其師弟淵源，家

世衰盛，亦俱附見，謹嚴完美，不見其幹旋精曲之端，而氣體仍極醇實，自信並世當無二人，而沈埋下僚，無過問者，恐數百年後，當有子雲、君山其人，思之而不得也。此文是代人作，例不存稿。「十一月二十日云：「夜周允臣來，送文勤碑銘行述潤筆銀八十兩。」祖培行述，慈銘極得意之作也。

談章炳麟（民國二十五年）

章太炎（炳麟），高文碩學，蔚爲近代鴻儒。比歲講學蘇州，不與政事，海內推爲靈光巋然之國學大師，茲聞遽作古人，莫不悼惜不置，蓋實至名歸，非倖致也。綜其生平，立言多可不朽。雖以個性之特強，有時不免流於偏執，甚且見譏爲章瘋子，然小疵難掩大醇，今日蓋棺論定，此老自足度越恒流，彪炳史冊，即其「瘋」，亦有未可及者。（清光緒三十二年丙午東渡日本，在留學界及民黨歡迎會席上演說有云：「大凡非常的議論，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說。遇着堅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精神病的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爲這緣故，兄弟承認自己有神經病，也願諸位同志人人個個都有一兩分的神經病。近來傳說某某是有神經病，某某也是有神經病，兄弟看來，不怕有神經病，只怕富貴利祿當面現前的時候，那神經病立刻好了，這才是要不得呢！」章瘋子之自量其瘋如此，亦尚語也。）

其性孤鯁，故於時流少所許可，尤好譏訶顯者，而對於黎元洪，獨投分甚深，稱道弗衰，其歷來文電，比比可徵也。所爲「大總統黎公碑」，尤詳著其善，而深惜其志不獲伸。文有云：「公豐肉舒行，身短，望之如千金翁，而自有純德，不由勉中，愛國懇至，不誅於強大，度越並時數公遠甚。始在海軍，已習水戰；及統陸隊十餘歲，日講方略，於行軍用兵尤精。山川阨塞，言之若成誦。絕甘分少，與士均勞逸，士無不樂爲用者，會倡義諸師旅長，皆自排長兵曹起，或維山澤耆帥，駢弛志滿，教令不行，漢陽敗後，公始綜百務。未期月，

燕吳交梓，日相推梓，終掩於袁氏。再陟極位，衛士無一人爲其素練者。故於民國爲首出，而亦因是不得行其舉。使公得位乘權十年，邊患必不作，陸海亦日知方矣。世之推公，徒以其資望，或乃利以紆職，不爲財用發舒地；雖就大名抱利器，無所措，與委裘奚異？悲夫！「蓋贊揚與嘆惋兼致，筆健而情整焉。又云，「炳麟數嘗侍公，識言行，其言或隱，即徧詢故參佐，故以實錄刻石，不敢誣。」只看此處之一「侍」字，章氏豈肯施諸其他會居高位者乎！文中又有：「……然持承平法過嚴，細於撥亂，亦公所短也」等語，略申責備賢者之詣，且所以示「實錄」，固不能看作尋常貶詞也。

當民國初年章氏被袁世凱羈留於北京時，憔悴抑鬱中，曾作「終制」一文，以劉基自況，謂：「功狀性行足以上度，其唯青田劉文成公。既密近在五百年，又鄉里前文人，非有奇卓難知之事，如有所立，風烈過之矣。遭值昏明異路，謀議隨之，則同異復有數端。夫以巨細一端相校，猶有竊比老彭擬及晏子者，况其同者乃在性行身狀之間，其異者直遭世污隆云爾，故曰見賢思齊焉。死者如可作也，猶將與徵鄰德，聽其雜訓，以督仕人無狀之咎。今且暮絕氣，而宅兆未有所定，其唯求文成舊塋裡地，足以容一棺者，託焉安處。」又託杜志遠代謀葬地，書謂：「劉公伯溫，爲中國元勳，平生久慕，欲速營葬地，與劉公冢墓相連，以申九原之慕，亦猶張蒼水從鄂王而葬也。君既生長其鄉，願爲我求一地，不論風水，但願地稍高敞，近於劉氏之兆而已。」攜往之忱，自負之意，均可概見。其饒黎元洪聯，有「繼大明太祖而興」之句，是黎固其心目中之明太祖也。以劉伯溫遇明太祖，宜可一伸王佐之志事，而黎氏兩居總統之位，章既未爲閣員以襄大政，亦未任總統府要職以參密勿，蓋氣誼雖相投，形跡則非甚親耳。

黎爲臨時副總統時，章謁諸武昌，說以與袁作正式大總統之競選。黎自揣苟如此，必大遭袁忌而速禍，非

明哲保身之道，亟亂以他語，與作閒談，因問及家事，謂：「君中饋久虛，非久計，宜早擇佳偶，以爲內助。」章初猶以國事關心不遑及此辭，黎更力勸，章意乃決，於是經友人之介紹，與湯國黎女士（時有才女之名）訂婚，未幾即結婚於上海矣。聞二十餘年來，章湯伉儷頗篤；嘗有言其不睦者，傳聞之誤也。

涪縣孫思昉君（至誠），好學能文章，於民國二十年受業章氏之門，甚爲器賞。頃見其所撰「餘杭先生傷辭」云：「至誠幼待角山井北二先生論文有曰：『清季文士善復古，湘潭一反而至漢魏，餘杭一反而至周秦。』自是爲文，往往擬湘潭餘杭以爲式，署所居曰『拜炎揖秋之廬』，竊私淑諸人已夙矣。後遍讀先生所爲叢書，益嘆其小學精邃，跨越近代，命思洞深，直躋諸子，然猶意先生僞儒之士，不可以繩尺求也。迨辛未始獲受業爲弟子，乃訝其和易平實，與宋儒爲近，開朗灑放，在魏晉之間。孟子云：『五百年必有名世者。』蓋自明清以來，考道論德，未有如夫子者也。初馬通伯先生季子文季求先生爲書致之當道，時至誠方佐張督綏靖江蘇，未即上謁，先生曰：『稍頌至誠且來，定有以爲謀。』文季疑其尙未相見，何以知其任此。曰：『於其文知之。』是先生知至誠，如九方臯相馬於驢黃牝牡外已。先生所以詔至誠者，於教則並重儒道，剴切人事，於政則兼用老韓，以佐百姓，於學則勤求經訓，務期有用，於文則先究義法，次辨氣體。自愧竊下，竟無以副斯。去秋謁先生姑蘇，先生娓娓數千百言，雜以談諧，神固甚王也。嘗曰：『奇袤怪迂之譚，至今日而極。以今文疑羣經，以贗器難正史，以甲骨黜經書，以肌說誣諸子，甚至斥神禹爲蟲魚，以堯舜爲虛造，此其駭固烈於秦皇焚書矣。方當以桀雍阡承學之士；參附教誨，我無是也。』然則精華故訓，獨探眇詣，發千古之絕學，樹海內之正宗，徵先生我將安仰！奄忽之間，山頽梁壞，內聖外王之業，至此斬其統緒。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不痛乎！辭曰：清樸學，數段王。逮孫翁，猶數張。後居上，惟餘杭。窮春秋，道大光。舊物賴以復。

區夏賴以匡。生不逢堯與舜讓，乃踐跡於素王。哲人亡，摧棟梁。古人來者不可望，余焉忍終古之茫茫！烏虜哀哉！」於章氏之學術志行，頗得賅要。

孫君爲書「誦餘杭先生紀語」相示，錄之如左：

民國二十年夏，謁餘杭章先生滬寓，先生論文曰：『文求其工，則代不數人，人不數篇，大非易事，但求能入史斯可矣。若梁啓超輩，有一字能入史耶？』或問及吳稚暉之作，曰：『吳稚暉何足道哉！所謂苦塊昏迷語無倫次者爾！』（按章吳相失，嘗屢相詆嘲。）次論佛法云：『佛法能否轉移人心，尙待商兌，蓋語其高眇，實非衆生所能與，（并謂：『嘗持此語印光，印光謂：因果之說，固愚夫愚婦所與知，不難普渡衆生，然非所語於晚近科學漸明之時也。』）語其淺近，如因果之說，往往不驗，又非智士所能信，即當時治法相宗既精且博如歐陽竟无者，猶負氣特甚，亦未能出家，習氣終難盡絕，疑此尙未足易世也。』至誠會以嘗達歐陽大師，意在激成兩大師之雄辨，極論佛儒修短，當不減會稽齋頭，一難一難，莫不厭心扑舞，快何如之？歐陽大師竟以「四不答」置之。迭函相漬，答書有「孫至誠太笨」之斥。

民國廿四年秋，謁於蘇寓，紀述如次：論某公好奇，曰：『學說之奇袤，至今日而極，坊表後進者，惟有眛以正軌，豈容教殊升木，如參差附？今則以今文疑羣經，以質器校正史，以甲骨黜許書，以臆說誣諸子，甚至以大禹爲非人類，以堯舜爲無其人，怪誕如此，莫可究詰。彼固曰有左證在，要所謂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者已。絕學喪文，將使人忘其種姓，其禍烈於秦皇焚書矣。好奇之弊，可勝慨哉！』答問章氏叢書，續編未收文錄之故，曰：『近所論列，經往以時忌不便布之。而近年多爲碑版文字，又跡近諛墓，故未付刊。』

又齊軼事數則云：

袁世凱禁之都門時，先生憤甚，於几案旁遍書「袁世凱」三字，日必擊之數四。又嘗書「死耳」二字爲橫額贈人。民國四年書「明年祖龍死」，袁氏果以次年卒，始得釋。可云巧合。初山東某氏，曾隸民黨籍，自請監視先生，實陰相護持，事之頗謹，暇輒求爲作字撰文，更以其先人傳志請。先生曰：「爾非袁世凱門下小走狗耶？」曰：「唯。」曰：「自知者明，甚善，當爲爾翁作佳傳以傳之。」然先生後論及袁氏曰：「袁世凱亦自可人。當余執手痛罵時，乃熱視若無覩。近人聞有後言，輒惡之欲其死，孰敢面短之，况痛罵耶？」

孫岳初隸民黨，後附曹錕，以事南下，因謁先生遷寓小樓。刺入，先生持杖遲之樓門。孫上，乃迎擊之，曰：「何物孫岳，亦北洋派鷹犬耳，何面目來此相見！」孫狼狽下；追擊之，罵不止云。（孫後竟倒曹。）先生嚴氣正性，嫉惡尤甚，人有不善，輒面加訶斥。晚年於所不善則不見，或見亦不數語，不復謾罵。此蓋涵養日深之徵；而湯夫人從旁婉勸，亦與有力焉。

先生與人書有云：「少年氣盛，立說好異前人，由今觀之，多穿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假我數年，或可以無大過。」蓋晚年趨重平實，與前稍異，庶幾從心不踰者已。

曹亞伯嘗以所作民國開創史就正，並求齊聯。先生曰：「稍緩當好爲撰句以應。」曹索甚亟，曰：「無已，惟有以杜句移贈。」乃書「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二語。見者嘆其工切。其敏捷如此。

嘗其被袁世凱拘留，有上世凱一書，頗極笑罵之能事，文尤談諧可喜，並及「考文苑」事，則其志也，茲

附錄錄之：

前上一書，未見答覆。邇者憲兵雖解，攝副司令陸建章言，公以人才缺乏，必欲強留，炳麟不能受此甘言也。若有他故能讓公者，豈惟一人？輿論縱不振於中土，若外人之煩言何！炳麟本以共和黨獨立來相輔助，亦儻至而相行耳，而大總統顧之不捨，既使趙秉鈞，以國史相餌，又欲別爲置頓，炳麟以深山大澤之夫，天性不能爲人門客，游於孫公者舊交也，游於公者初定也，既而食客千人，朱履相履，炳麟之愚，寧能與雞鳴狗盜從事耶！史館之職，蓋以直筆繩人，既爲羣偏所不便，方今上無姦雄，下無大佞，都邑之內，攘攘者穿窬摸金皆是也，縱作史官，亦倡優之數耳！竊聞史遷陳壽之能謗議，而後嗣樂於覽觀者，以述漢魏二武之事也；不幸遇朱全忠石敬瑭，雖以歐陽公之嘆息，欲何觀焉！今大總統聖神文武，咸五登三，簪筆而頌功德者，蓋以千億，亦安賴於一人乎？屬有武漢人士，招往講學，北方亦有一二人聳之，愚意北方文化已衰，朝氣光融，當江漢合流之地，不欲羈滯幽燕也。必欲蕙集約法，制人遷居，知大總統恪共憲典，必不爲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以與朋輩優游賭浪，炳麟亦不能爲也。苟圖其大，得屈此身以就晦冥之地，則私心所祈禱者，獨考文苑一事，經緯國常，著書傳世，其職在民而不在官，猶古九兩師儒之業。邇者方言國音字典文例文學史哲學史等，皆未編成，而教育部羣吏又盲瞽未有知識，國華日消，民不知本，實願有以拯濟之。同苑須四十人，（仿法國成法）。書籍碑版印刷之費，數復不少，非歲得二十四萬元不就。若大總統不忘宗國，不欲國性與政治俱衰，炳麟雖狂簡，敢不從命？若繫一人以爲功，委棄文化以爲武，鳳翱翔於千仞，覽德輝而下之，炳麟其何愧之有！設有不幸，投諸濁流，所甘心也！書此達意，請於三日內答覆。

吳宗慈著「廬山志」，章氏有題辭一篇，馨峭可誦，亦足徵其倔強之性。「章氏叢書」續編，無「文錄」一種，此類文字，見者不多，因亦錄次：

余友吳宗慈諱林，爲廬山志十二卷，義寧陳翁序之，舉目錄詳矣，復求序於余。余曰：內則棲逸民，外則容桑門者，古之廬山也；以巖穴處馭僮，以灌莽起華屋者，今之廬山也。中國名山數十，自五嶽及終南，青城，點蒼，峨眉，近道有黃山，括蒼，其地或僻左，或當孔道，而船航不得至，獨廬山枕大江，蕃客俗士所易窺，其變遷乃如是，固地勢然也。雖然，自今而往，山日樵，市日廓，欲隱於其地者，非高賢則不能已。今之情，求仕不獲，無足悲；求隱而不得其地以自竄者，毋乃天下之至哀歟！諱林，負俗之才也，曩以議員走南北幾十年，不得意而去，其後未嘗爲不義屈，常居是山，期與昏狂相遠，其自重若斯之篤也。所爲志斧蕞去華，於昔之勝迹，今之變故，詳矣。山志一卷，尤質實，足以備故事。且情之慙非不可知，要之今之廬山，必與諱林所期者稍遠矣，吾乃知天之鼓物，果不與聖人同憂樂也，題其嵩云爾。民國二十二年九月，章炳麟。

蓋有一肚皮不合時宜之概焉。

章炳麟被羈北京軼事（民國二十五年）

（一）

癸丑（民國二年）秋間，章太炎（炳麟）甫度蜜月未久，應共和黨之招，由上海抵北京，遂被袁世凱羈留，至丙辰（民國五年）袁死，始得恢復自由而南旋。其間軼事有可述者。

初，共和黨與民主黨統一黨合組爲進步黨，與國民黨在國會成對峙之勢，實受袁世凱操縱。（統一黨之初，章氏本居領袖之地位，後因該黨完全爲袁氏所用，乃不與聞其事。）該黨中之民社派（鄂人居多），持異議，因用共和黨之原名，自樹一幟，其黨魁則仍遜載黎元洪（時在武昌）領之，本有歷史上之關係也。惟黨人較少，黨勢過弱，爲謀黨之發展計，遂敦請章氏北上，共策進行；以其素善黎氏，且負海內大名，言議爲世所重，故力邀其來。章氏亦欲有所聲援，即應招而至，初意小住即行，不料一入都門，竟遭久羈焉。（袁自二次革命之役武力奏功，方以雷霆萬鈞之勢，厲行專制，黨務本已無可爲，未幾國會遭厄，更不在話下矣。）袁世凱以其持論侃侃，好爲詆訶，固深忌之，且聞其嘗與謀二次革命，尤不憐於懷，對章之來，頓興「天堂有路爾不走，地獄無門自來投」之感。章氏方寓於前門內大化石橋共和黨本部，自以爲無患，而黨部門前，已軍警佈列，名爲保護，實行監視，使成「插翅也難逃」之形勢矣。

章氏不免大吃一驚，致齊袁世凱詰問，置之不理，憤鬱異常，而莫如之何也。其在京之門人錢玄同等，時往

探視，見其憂恚之狀，因謀有以慰藉之。玄同之兄恂，時爲總統府顧問，與政界不無關係，玄同與商此問題，擬爲章謀特設一文化機關，由政府給以相當經費，俾領其事，超然政潮之外，不失治學之本色，庶精神上有所慰藉，較勝不自由之閑居。恂本與章有舊，（張之洞之姪致章氏，係屬恂代爲招邀，有此一段因緣。）願爲盡力，惟不居要津，與袁氏亦無深交，不便直接進言，乃轉託張謇（時爲農商總長）言之，並先與章氏商談，章以無懼之甚，亦頗贊成。章本有設「考文苑」之主張，茲以規模較大，恐難即就，此機關名稱擬定爲「弘文館」，作小規模之進行，其工作則爲編字典及其他，館員人選，預定有門人錢玄同、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等，蓋猶師生講學之性質也。當玄同等以馬車迎接章往西城石老娘胡同錢宅與恂面談此事時，軍警及偵探多人乘自行車簇擁於車之前後左右云。（其時北京乘汽車者尙少，馬車迎師，即甚恭敬。在清宣統年間，攝政王載灃，以皇父之尊，行元首之事，出行亦不過較闊之馬車而已。）

張謇既言諸袁氏，袁氏表示：「只要章太炎不出京，弘文館之設，自可照辦，此不成何等問題也。」並允撥給數千元作開辦費；其經常費每月若干，亦大致說定，惟待發表而已。事雖已有成議，而未能即日實行，延滯之間，章氏不能耐矣。

民國三年元旦，錢宅接到章之明信片一紙，若賀年片而語則異乎尋常。開首爲「此何年！」三字，以下又有「吾將不復年！」之句。玄同見之，以其措語不祥，慮有意外，翌日亟往省視。至共和黨本部，登章氏所寓之樓，則酒氣撲鼻，而室中闕其無人，惟章氏新書之字多幅，縱橫鋪列，幾滿一室。（酒氣由於薑汁中和以燒酒。作字多幅蓋爲將行應索書者之請。）案頭有致黎元洪書稿一通，告別之書也。（文云「副總統執事：時不我與，歲且更新，烈士莫年，壯心不已，以此爲公祝！炳麟羈滯幽都，飽食終日，進不能爲民請命，負此國家

，退不能聞揚文化，慚於後進，桓魁相迫，惟有冒死而行。三五日當去，人壽幾何，亦或盡此，書與公訣！

「時黎氏亦已到京，在總統府中，作瀛臺寓公也。」方疑訝間，聞章氏與二三友人上樓，且行且言。入室之後，與玄同略談數語，即仍與友人談，所言爲明日出京之準備。玄同因問將何往，章氏正襟端坐，肅然而言曰：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歇後語也，論語下文爲「津」字。）玄同曰：「將往天津耶？」曰：「然。袁世凱欺人，居心叵測，此間不可一日居，明日即先至天津，再由津南下。」曰：「弘文館事已有成議，何遽行乎？」曰：「袁世凱只能騙爾等，豈能騙我！彼豈真肯撥款以辦弘文館耶！」曰：「袁似不至吝此區區之款，惟官場辦事，向來遲緩，弘文館事之延滯，或亦其常態，盍再稍待乎？」曰：「吾意決矣，必不再留！」玄同慮其出京難成事實，而見其態度極爲堅決，不便強諫。翌日，果行，軍警等隨至東車站而截留之，章惟痛罵袁氏無狀而已。旋有大鬧總統府之事。

其大鬧總統府之一幕喜劇，「紀念碑」（小說名，民國三年十一月出版，寫民國二三年間政聞，以諷刺袁世凱爲主，著者署「滬隱」，或是一被解散之國會議員，筆墨頗好。）第八回（章瘋子大鬧總統府）特加描寫，其文云：

……民國三年的新年節，……正月初七日下午傍晚的時候，總統府新華門內，忽聽見吵嚷的聲音，隨後數十兵士，即擁着一人出來，將那一人推至馬車中，前後左右，皆有兵士團團的圍着，押至憲兵教練所去了。……及細細詢問起來，纔知道攔住的，……是個瘋子。……他老先生這一天忽然高興起來，於清晨八時逕趕總統府，請謁見總統。他身穿一領油烘烘的羊毛皮襖，腳踏着土埋了似的一對破緞靴，手擎着一把白羽扇，不住的揮來揮去；又有光華華的一件東西，叫做甚麼勳章，不在胸襟上懸着，却在拿扇子那一隻

手大指上提着，……歪歪斜斜的坐在總統府招待室裏頭一張大椅子上，那一種倨傲的樣子，無論什麼人都都看不到眼裏。列位想一想，總統府是何等尊嚴的地方，凡請見總統的人，是何等禮服禮帽，必恭必敬的樣子，瞥看見那些進總統府的官吏們，皆是蹣手蹣腳的，連鼻子氣兒也不敢出，往來的人雖多，一種肅靜無譁的光景，就像沒有一個人一樣，那見過這個瘋子，這個樣兒怪物呢！不消說傳事的人一回報，袁總統自然是拒而不見的了。這個瘋子真是有點古怪，越說不見他，他是偏要請見。直等到天色已晚，他不但去，還要搬鋪蓋進來，在此處住宿。適聽見傳事的人報大總統延見向次長瑞珉，他發起怒來道：「向瑞珉一個小孩子，可以見得，難道我見不得麼？」他自言自語，越說越有氣，索興大罵起來。衛兵請他低聲些，他即怒衛兵無禮，摔碎茶碗，即向衛兵投去。其初衛兵見他提着一個光華華的東西，思量着他許有些來歷，不知道他究竟能吃幾碗乾飯，也不敢較量，祇得由他去鬧。隨後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了一個命令，如此如此，衛兵們就把他拿小鷄子似的從招待室裏頭拿出來，並拿進馬車裏去，一溜烟就送到一個地方，把他入了囚籠了。他姓章號太炎，浙江餘杭人，講起舊學來，無人不佩服他，不過因他舉動離奇，一般人叫他章瘋子。自此以後，章瘋子囚犯的時代甚長，由憲兵教練處移囚至龍泉寺，又由龍泉寺移囚至徐醫生家，俱是後話。且說章瘋子被囚後，也有許多營救他的。有一人轉求袁總統最親信的張秘書，爲他緩頰道：「袁總統挾有精兵十萬，何畏懼一書生，不使回復其自由呢！」張瞋目答道：「太炎的文筆，可橫掃千軍，亦是可怕的東西！」所以太炎被了囚，人人斷其無釋放的希望。這是深明白當道的意思的。——

寫得活靈活現，雖小說與歷史不同，不無特意渲染之處，而大端固可徵信也。所云提着之勳章，指民國元年以革命有功授與之勳二位。至所謂「囚籠」「囚犯」，是廣義的、精神的，言羈留中之失却自由而已。充類言之

，其時黎元洪以副總統居滬臺，受袁世凱之特別優待，亦可作囚籠中之囚犯觀。時當隆寒，章身御重裘，而出門必羽扇不離手，（在寓中時不然。）實一特癖。逸經第九期，載馮君所撰「革命逸史」之「章太炎與支那亡國紀念會」一節，紀壬寅章在東京，三月十八日以會事至警署，「長衣下袖，手搖羽扇，頗爲路人所注目。」蓋此項習慣已久矣。又章氏「宋教仁哀辭」（民國二年春作）有云：「躬與執紼，拜持羽扇，君所好也。」亦其羽扇故事。

自移拘於外城龍泉寺，章益憤恚異常，拒絕官廳供給，惟以來京時旅費所餘治餐，所以深絕袁氏，示饑不食哀粟之意也。不久，旅費用罄，遂損絕食。事聞於袁氏，不欲蒙逼死國學大師「讀書種子絕矣」之咎，因諄屬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妥爲設法勸導處置，俾不至以絕食隕生。官醫院長徐某，炳湘所親信，與商此事；乃由徐具一報告書，言章患病，龍泉寺與其病體不相宜，應遷地療養，即移居東城本司胡同徐之寓中，以便隨時調護治療，一面由徐以醫生之資格，慈善家之口吻，說章得允，於是徐遂暫作章之居停主人，絕食之舉無形轉圜矣。此爲是年夏間事。

章氏既到徐寓，以片紙招門人往晤。錢玄同等應命而至，見徐爲一白鬚老者，言談頗鄙俗。談次，徐指章而謂錢等曰：「你們老師是大有學問的人，不但我們佩服，就是袁大總統，亦甚爲器重。如果你們老師明白大總統的好意，彼此相投，大總統定然另眼看待，決不虧負與他。可是大總統的火性也是利害的，倘或不知好歹，一定要觸怒了他老人家，他老人家也會反臉不認人。撲通一聲，（言至此，作槍擊之勢。）你們老師的性命難保了！你們總要常勸勸他才好！」當時徐氏表演得聲容並茂，錢等覺無可與語，只好默然，章亦推微哂而已。（聞章對徐，初以其態度殷勤，謂是長者一流，頗假以詞色，且與談醫書尙洽，稱其醫道不錯，嗣以話多不

投機，始漸不喜之云。）

在徐寓小住，本暫時辦法，善後尙需計議也。袁世凱仍堅不許其出京，至待遇方面，則頗酌供在京之費用，而希望其接眷來京，作久居之計。經黎元洪斡旋其間，遂定議付以五百元之接眷費，並按月付五百元，俾作家用。（其後僅月得三百元，聞有人中飽。或謂即徐所爲云。）章以出京既屬絕望，乃從黎等之勸告，屬門人朱希祖赴滬代迎其妻湯國黎女士北來，一面經人代爲覓房，俾移居，旋租得東城錢糧胡同房一所。

斯際之某日，徐氏僕人往請錢玄同到寓。並謂：「非章先生請，乃徐院長請也。」既至，徐出見，怒容滿面，曰：「你們老師太不講交情！」即出章氏所書致湯電稿一紙示之，蓋被其截留者，（徐對章本有暗爲監視之任務。）文爲：「北人反覆，君勿來！」因又曰：「我待你們老師有何不好，而竟罵我反覆！」錢以所謂北人並非指彼向之解釋。徐曰：「我是北人，此非罵我而何！」錢復略代解釋，遂入見章。章與談接眷事，謂：「頃更加考慮，袁氏方面，狡詐無誠意，不願徇其意而接眷，已發電止之矣。」（不知電並未發。）錢加以勸慰，並謂：「師母之來與不來，可俟其斟酌辦理，師且靜候消息，暫不必再有表示也。」章頷之。

湯夫人不果來，章則遷入錢糧胡同新居矣。此房間數頗多，甚宏敞（上房七開間，廂房亦五開間），章氏一人居之，僕役及庖人等則有十餘人之衆，皆警察廳派來，以服役而兼監視者也。（章氏居此，以迄民國五年恢復自由。）此房相傳爲凶宅，翌年（民國四年）章氏長女姦來京省視，自縊於此，迷信者益相詫爲凶宅驗焉。

以上所述，聞諸錢玄同先生爲多，拉雜書之，聊備談章氏軼事者之參考。（章氏頃於六月十四日卒於蘇州，玄同除與在平同門數人以「先師夢奠，慘痛何極」發電致唁外，並繞以長聯，有「續蒼水事人太沖董齋之遺

籍而革命」，「萃莊生荀卿子長叔重之道術於一身」等語云。）

(二)

前稿述章氏民國初年被袁世凱羈留於北京時之軼事，茲更據所聞，續爲紀述，作前稿之補充。（此次所述，亦聞諸錢玄同先生者爲多。）

章氏民國三年夏末，由本司胡同遷入錢糧胡同新居（房租每月五十四元）後，眷屬未至，甚感寂寞。未幾，其門人黃季剛（侃）應北京大學教席之聘來京，所擔任講授之科目，爲中國文學史及詞章學，謁章之後，即請求借住章寓，蓋詞章學教材等在黃覺不甚費力，即可應付裕如，惟文學史一門，其時治者猶罕，編撰講義，爲創作之性質，有詳審推求之必要，故欲與章同寓，俾常近本師，遇有疑難之處，可以隨時請教也。黃本章氏最得意之弟子，章亦願其常相晤談，以稍解鬱悶，因欣然許之。不料不數月，而黃突爲警察逐出，而章氏因之復有絕食之事。

某日之深夜，黃正在黑甜鄉中，忽有警察多人，排闥直入，其勢洶洶，立促黃起，謂奉廳中命令，前來令其即時搬出此宅。黃愕然問故，警察惟言奉令辦理，催促實行而已。黃謂：「我之寓此，係章先生之好意，縱須搬出，亦當俟天明後向章先生告別再行。」警察曰：「如使章先生知之，必加阻撓，徒添許多麻煩，故汝宜即搬，不必候見章先生也。」遂不由分說，立將黃氏押出章寓。

黃氏之在章寓，往往早出晚歸，且有時寄宿他處，與章亦非每日必見面；翌日章未見黃，以不知其事，故未以爲意也。二三日後，他門人有來訪候者，乘人力車進大門時，門首崗警即作勢欲止之，不顧而入。談次，

章曰：「季剛數日不見矣，汝見之否？」經以實告，乃知之。正詫怪間，警察數人入，命來訪者速去，並謂以後不准再來，即引之而出。蓋章之見客自由亦被剝奪矣。章憤恚極甚，謂凌逼至此，尙有何生趣，於是復實行絕食，以祈速死。當其前清被禁上海西牢時，即曾絕食多日，因同囚之難友相勸而止。在龍泉寺時，又曾一度開始絕食，此次絕食之舉，蓋第三次也。

其在京之門人錢玄同等聞之，亟起營救，一面上書平政院申訴，一面往見警察總監吳炳湘，力請解除接見來賓之禁，俾可復食。吳以章又絕食，不便過執，乃許其門人及友朋無政治色彩者仍得入見。惟章則絕食之後，態度甚堅，錢等竭力勸解，不之從，穀食悉廢，僅尙飲茶耳。錢等相商，以滋養品（藕粉之類）少許隨時潛入茶內，藉稍補救。章氏旋即疑之，怒謂茶不乾淨，此策遂失敗。諸人徬徨無計，而章絕食垂十日矣。

章惡袁世凱及其黨類，波及北人北物。時值冬令，北京禦寒之具，多用「白爐子」（燒煤球），若洋爐烟筒之裝置，其時用者尙少。章謂北京之用煤球及「白爐子」，爲野蠻人之習俗，擬不用，亦不更謀禦寒之具，惟以傲骨當嚴寒，所居房屋高大，益冷，往見者不敢脫大氅，猶時覺冷不可耐。章既絕食，臥於床，床近窗，窗有破處，尤易爲寒風所侵，氣息奄奄，決意待盡，其狀甚悽慘也。而乃絕處逢生，忽有轉機。

某日傍晚，馬叙倫來慰問，略談之後，即告辭，章曰：「我爲垂死之人，此後恐不再見，君可稍留，再話片刻。」時章猶勉強能作語也。馬曰：「飢甚，亟須回寓進餐。」章曰：「此間亦有廚房，可令爲君備飯，即在此晚餐。」馬曰：「對絕食之人，如何能吃得下！君如必欲留我在此吃飯，最好君亦陪我略吃少許，則我即從命而在君旁進餐。」章稍作沉吟，意似謂可。馬乃曰：「君能略進飲食，甚善，惟絕食有日，不宜太驟，當先啜米湯之類，方無患。」於是章果略飲米湯；自斯遂漸復食，生命得以無恙焉。

馬氏是晚自章寓出，即以章氏復食消息語人。翌日，錢玄同往省視，知所言有徵。章有一銅製歡喜佛像，作人牛相交之形，製作頗精，以六十元得之，常置案頭。錢氏此次往晤，案頭忽不見此物，因問何故藏匿。章告以女廷昨至矣，此蓋章氏復食動機之所以萌，馬氏會逢其適耳。章氏三女，長名姝，時已適龔寶銓，次則於前清章氏入獄時由章之長兄（錢，字椿伯，原名炳森）攜去撫養，登其季也，稱三小姐，時僅十餘齡，甚活潑，當絕食垂盡之頃，愛女北來，天倫至性，豈能無動？故復食得以實現也。

袁世凱每月給章五百元，爲一種高等囚糧之性質。此款非直接交付，係展轉給與，前爲章氏居停主人之官醫院長徐某，以與吳炳湘有密切關係，爲經手人之一，因之章乃月僅實得三百元，吳氏知而不問，章之門人錢玄同朱希祖等，亦聞悉其故，而不便明告章氏，恐增其怒也。故章僅知爲激發，而不知被人截留。徐以章氏後來不假以詞色，銜之，當聞其絕食將殆時，忽來訪問，視其狀，以爲必無生理，乃向之曰：「袁大總統每月白送你五百元，你何等舒服，竟尙不知足，無端絕食，真不知好歹！」言已，冷笑而去。彼只顧奚落章氏，不暇擇言，無意中「五百元」脫口而出。錢玄同朱希祖遂往見吳，謂：「徐以經手人之資格，今已明向章先生說出五百元矣；若仍僅與三百元，章先生必以見欺而益憤，絕食豈能挽回乎？」經此一番交涉，此項高等囚糧，以後始得如數給與。

至黃季剛之被逼移寓章氏接見來客自由之被剝奪，以致惹起章氏絕食者，其動機頗頗與章氏之庖人有關，所謂小猷生大浪也。章在錢糧胡同寓所，所用僕役人庖人等，共有十餘人之多，一僕係前由軍政執法處長陸建章所薦，曾隨侍於龍泉寺，此外則吳炳湘所間接推薦，（託與章相稔者出名介紹。）蓋由警察之類改充，皆負有暗中監視之責者也。庖人某，亦警察出身，技甚劣，以章於飲食素不考究，故能相安。黃季剛則不然，固

留意於此者，與章共餐，頗有不能下箸之苦，屢爲章言庖人須更換，後並荐一四川廚子代。章氏重違其請，遂遣之去，而改用黃荐之四川廚子。此警察而司庖者，失此優差，憤憤而去。不數日，遂有黃氏被逐等事，蓋此人回廳後有所捏報，與有力焉。

章氏嗜學而不好潔，說者謂有王介甫之風。其於飲食，不顧滋味之優劣，菜餚惟就置於最近處者取食之，餘縱有珍味，箸弗之及也。此節尤似王氏。宋人未弁「曲洧舊聞」云：

王荆公性簡率，不事修飾奉養，衣服垢汙，飲食麤惡，一無所擇，自少時即然。蘇明允著「辨姦」，其言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以爲不近人情者，蓋謂是也。然少喜與呂惠卿和韓獻可兄弟游。爲館職時，玉汝嘗率與同浴於僧寺，潛備新衣一襲，易其敝衣，俟其浴出，俾其從者舉以衣之，而不以告。荆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爲異也。及爲執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聞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嘗有擇於飲食，何忽獨嗜此！」因令問左右執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顧他物，而獐脯獨盡，是以知之。」復問：「食時，置獐脯何所？」曰：「在匕筋處。」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筋。」既而果食他物盡，而獐脯固在；而後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人見其太甚，或者多疑其僞云。

王安石與章炳麟爲相距近千年之兩個大學者，其習性大相類似，可謂後先同揆。王氏被疑爲僞，蓋非，正書獄子所以爲書獄子耳。（章氏不喜浴，王之浴於僧寺，當亦係韓氏強之。）章對於飲食既如此，菜餚上之知識，極有限，當在龍泉寺時，拒絕官方供給，自起火食，司庖者（或即陸建章所荐之僕人兼任）請示作何菜，章想得二種：一爲蒸蛋糕，以雞蛋爲食品之最普通者，易於想到也；一爲蒸火腿，以火腿爲在南中所常食，故亦思

及也。二種以外，不復有第三種，於是頓頓蒸火腿蒸蛋糕矣。及居錢糧胡同，吳炳湘間接荐來之庖人某，亦仍舊貫，以此二種爲常備之品。（所謂蒸火腿者，實即以「清醬肉」——北平之一種醃肉，每爲火腿之代用品——切片蒸之。）有客共食，始酌添他菜。每日之火食帳，則一任其浮冒開銷，以意不知物價，且不屑較計錢數也。而銀幣及鈔票，雜置抽屜內，往往聽其自取，略不稽考，以故此席遂成優差，勝於供職警察多多，一旦被章因黃言而解雇，遂懷恨在心而謀報復耳。

章被袁氏羈留在京，神經受重大刺激，其時之行爲，有可怪者，蓋以發洩其憤世嫉俗之意也。自居錢糧胡同，即傳集寓中全體僕役，頒示條規，中有：（一）僕役對本主人須稱「大人」，對來賓亦須稱以「大人」或「老爺」，均不許以「先生」相稱。（二）逢陰曆初一十五，須一律向本主人行叩首大禮，以賀朔望。並謂：「如敢故違，輕則罰跪，重則罰錢。」錢玄同會問以何故如是好奇，且家僕對主人稱「大人」，在前清亦無此例也。（清時主人縱官至極品，其所用僕輩亦只以「老爺」呼之。）章曰：「吾之爲此，惟以「大人」「老爺」均前清之稱謂，若「先生」者，吾輩革命黨創造民國，乃於南京政府規定以代「大人」「老爺」，（民元南京內務部會下令禁稱「大人」「老爺」，一律改稱「先生」。）今北京仍爲帝制餘孽所盤據，豈配有「先生」之稱謂乎？此所以示北京猶是「大人」「老爺」之世界耳。既猶是「大人」「老爺」之世界，叩首之禮，亦固其宜。」

其長女歿於民國四年至京省父，忽自經而死。章氏作「亡女事略」，其厭世之故，略有所言，然亦未具必死之確因，故以「此何爲而然者耶？」作結。至叙其情事，謂：「民國四年四月，歿如京師省視，言笑未有異也。然燕處輒言死爲南面王樂，余與季女亞常慰藉之，寶鏗數引與觀樂，或遊履林園間，始終不怡，見樹色益

憮然若有亡者。九月七日夜，與寶銓談笑至乙夜就寢，明旦起視，已自經，足趾未離地，解拊其胸，大氣既絕矣。醫師數輩，皆言不可治，遂卒。時姦婿寶銓亦寓章所，姦與妹姦同住西廂房，舅住東廂房。據聞姦以姦屢欲自殺，甚有戒心，（曾一次自經於樹，爲姦所救。）是夜就寢後，甫曙自醒，見姦不在室內，即大驚，亟起而覓之，則見其自經於章所住上房之堂屋，繩懸於屋之上坎。解下，延湯爾和等救治，謂時間過久，不能再生矣。其死固頗奇也。章嘗以長八尺之宣紙，大書「速死」二字，懸於堂屋，以自示其憤恚不欲生之態；姦自經處，適當其旁云。

(三)

前草「章炳麟被羈北京軼事」二篇，先後披露逸經第十一十二兩期，內容蓋多聞之於錢玄同先生，更以曩所知者相印證，倉卒記述，未能周備，嗣閱逸經第十三期所載吳宗慈君之「癸丙之間太炎先生言行軼錄」劉成禹君之「癸丙之間太炎先生記事」（均在劉君「洪憲紀事詩本事注」內），與不佞所記爲同時間之事，紀載翔瞻，多可補拙稿所未及。其謂章氏應共和黨之請而入京，係爲黨人某某所賣，此共和黨內部之事，不佞所未能知也。又言章氏出京，黨部同人設筵爲餞，逆知出京必被阻，約縱酒狂歡以誤車表云云。此節亦不佞所未詳，當以躬與其事者之言爲可信。其他與拙稿互有詳略處，可以參看。

吳君謂：「徐醫生寓錢糧胡同，……居近龍泉寺，每先生怒不可遏，監守者輒急請徐至，……乃得由龍泉寺移住徐宅。」此節似未甚諦。徐醫生係住本司胡同，章氏由龍泉寺遷居徐宅，後由徐宅更遷錢糧胡同，則爲自租之房矣，本司錢糧二胡同，均在內城東四牌樓間，龍泉寺則在外城之西南隅，相距實甚遠也。章氏長女姦

自經之原因，不佞不甚了了，惟吳君謂「赴徐宅，訴於先生」云云，據不佞所聞，效民國四年到京省親時，章早遷居所租之房，（已與徐醫生不洽）效亦即居此，數月後乃自經而死。（章氏所作「亡女事略」一文亦可按）

又逸經第十條所載劉君「洪憲紀事詩本事注」有云：「元洪入京，太炎改唐詩譏之曰：『……徒令上將揮神腿，終見降王走火車。……』」西望瑤池見太后（黎入京謁隆裕），南來晦氣滿民關。雲移鸞尾開軍帽，日繞猴頭識聖顏。一臥瀛臺經歲暮，幾回請客勸西餐。』某恨太炎，持猴頭句說袁，陰使鄂人鄭胡等借主持共和黨名義，迎章入京，遂安置龍泉寺。」按章氏之安置龍泉寺，誠在黎元洪到京之後，而到京實在黎前，袁世凱非因此詩始誘其入京，動機蓋因其於二次革命時發表斥責袁世凱之文字也。章氏民國二年到京之日，雖驟難確憶，而記得總在秋間，（錢君亦謂伊是年九月十三日到京，章已先至而居共和黨本部矣。檢察廳於章到京後，承袁旨以參加內亂起訴，傳章就訊，章以病辭，為十月間事。）至元洪由鄂入京，則時在十一月間矣。章氏此項諧詩，憶共五首，劉君所引兩首外，更有三首，當係在京而於元洪到京後所作耳。「西望瑤池見太后」句，劉君謂「黎入京謁隆裕」，夫隆裕已於是年春間逝世，元洪入京何能相見乎？意者此句或是虛指之詞（隆裕或慈禧），如其他首中之「瀛臺湖水滿時功，景帝旌旗在眼中」歟。

太炎瑣話（民國三十三年）

章太炎（炳麟）績學雄文，傑出近代。當有清光緒季葉，即自負極高。其「癸卯獄中自記」云：「上天以國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於今茲，三十有六歲，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惟余以不任宅其位，繫素王素臣之迹是踐，豈直抱殘守闕而已，又將官其財物，恢明而光大之，懷未得遂，繫於仇國，惟金火相革歟，則猶有權述者，至於支那閔碩壯美之學，而遂斬其流緒，國故民紀，絕於余手，是則余之罪也！」意態之軒昂，抱負之偉大，想見俯視羣流果於自任之概。辭氣甚充厲，讀來却又饒有嫵媚之致。其後民初被羈北京時，甲寅五月二十三日家書有云：「研精學術，忝爲人師，中間遭離禍亂，辛苦亦已至矣。不死於清廷購捕之時，而死於民國告成之後，又何言哉！吾死已後，中夏文化亦亡矣！」意亦猶之，均自示一身之關係特重也。

太炎此種態度，儼然「斯文在茲」之意也。其師俞蔭甫（樾），則對於「斯文在茲」四字，欲然弗敢承焉。俞氏「春在堂隨筆」卷八云：「……既得福壽輒之後，越五月，同人又於俞樓後山上得摹崖四大字，曰「斯文在茲」，皆大驚喜，花農孟薇馳書以告余吳下，謀於西爽亭後關一門，以通其地。余曰：「福壽二字，猶可竊以自娛。斯文在茲四字，萬難干以取戾，斯舉可不必也。」書此四字者，爲趙人張奇逢，乃直隸獲鹿人也，順治五年爲杭州府知府。自來言西湖金石者均不知有此四字，蓋淹沒至今而始顯者也。」誌此四字石刻之發見，而謙讓不敢自居，與太炎之態度異矣。

俞氏樸學大師，太炎從學，得力不少，後益精進，蔚成一子，規模境詣，非師門所能限，奇才閱蓄，稱霸

學林，亦僉門之光也。太炎之論僉氏，如「說林」下有云：「吾生所見凡有五第。研精故訓而不支，博考事實而不亂，文理密察，發前修所未見，每下一義，泰山不移，若德清僉先生，定海黃以周，瑞安孫詒讓，此其上也。」列爲經師之第一流。又「僉先生傳」，雖間言其短，仍甚致推崇。至嘗有「謝本師」之作，不滿僉氏，乃出一時感觸，非可一概而論。民初編訂「文錄」，此篇不收入。

太炎文章，雄勁冠時，駸駸有上追秦漢之勢，朱晦翁（熹）有云：「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見「朱子語類」。又憚子居（敬）「上曹儷筌侍郎書」論古文有云：「文人之見，日勝一日，其力則日遜焉。」均以後世文章其力漸薄難逮古昔爲言。太炎之文，能超時代而趨往古，學劬而力尤偉也。其天賦之優，洵屬度越恒流。

林琴南（紆）所爲小說「畏廬筆記」（民初所作），其馬公琴一則有云：「客曰：『……由考據而入古文，如某公者，從遊不少，亦可云今日之彥傑，且吾讀其文，光怪陸離，深入漢魏之域，子雲相如不過如是。足下苟折節與交，沾其餘瀋，亦足知名於世。』」生笑曰：「此真每下愈況矣。某公者，搨撻餽釘之學也。記性可云過人，然其所爲文，非文也，取古子之文句一一填入本文，如尼僧水田之衣，紅綠參錯照眼，又慮其字之太古，則逐一取換，易常用之字以古字，令人迷惑怪駭，不敢質問，但驚曰博，私詫其奇。夫古人爲文，焉有無意境義法可稱絕作者。漢文之最宏麗者無如封禪文典引及劇秦美新，然細按之，皆有脈絡可尋。即三都兩京之賦，中間亦有起伏接筭之筆。某氏但取其皮，不取其骨，一味狂奔，余恒擬爲商舶之打貨，大包巨籠，經苦力推跌而下，貨重而船震，又益以苦力之呼喚，似極喧騰，實則毫無意味。於是依草附木者尊如亞聖，排斥八家，並集矢於桐城矣。此種狂吠，明之震川固遭其厄，試問弇州晚年何以屈服於震川！天下文字，固有正宗，不

能以護法弟子之吶喊及報館主筆之揄揚即能爲蜉蝣之撼也。」意有所指，似即謂太炎耳。然多非中肯之談。太炎之文，雖非無可議及不可爲訓處，而大體無愧卓犖大手筆，固非林氏所能及也。至意境義法之說，章文格老氣勁，義蘊闔深，不取搖曳生姿，而意境韻致自具，特未可以桐城義法繩之而已。

林氏此論，對太炎加遺一矢，蓋含有報復性質，太炎對林夙嘗輕鄙也。其「與人論文書」（清末所作）有云：「並世所見，王闈運能盡雅，其次吳汝綸以下有桐城馬其昶爲能盡俗（蕭穆猶未能盡俗）。下流所仰，乃在嚴復林紆之徒。復辭氣雖飭，氣體比於制舉，若將所謂曳行作姿者也。紆視復又彌下，辭無消選，精采雜汗，而更浸潤唐人小說之風。夫欲物其體勢，視若蔽塵，笑若齟齬，行若曲肩，自以爲妍，而祇益其醜也。與蒲松齡相次，自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司馬遷班固之言。（紆自云日以左國史漢莊騷教人，未知其所教者何語也。以數公名最高，援以自重，然曩日金人瑞輩亦非不舉此自標，蓋以猥俗評選之見而論六藝諸子之文，聽其發言，知其鄙倍矣。紆弟子記師言，援吳汝綸語以爲重。汝綸既歿，其言有無不可知，觀吳汝綸所爲文辭，不應與紆同其謬妄，或由性不絕人好爲獎飾之言乎。）若然者，既不能雅，又不能俗，即復不能比於吳蜀六士矣。」蓋貶斥林氏如是。至雅俗之辨，則有云：「徒論辭氣，大上則雅，其次獨貴俗耳。俗者謂土地所生習（地官大司徒注），婚姻喪紀舊所行也（天官大宰注），非猥鄙之謂。孫卿云：「有雅儒者，有俗儒者。」李斯云：「隨俗雅化。」夫以俗爲綴白，雅乃繼起以施章采，政文質不相畔。世有辭言襲常，而不善故訓，不葺文理，不致隆高者，然亦自有友紀，究儼側媚之辭，薄之則必在繩之外矣，是能俗者也。」吳蜀六士謂八家中之宋六家，歐陽曾王三蘇也。太炎護其「志不師古，乃自以當時決科獻書之文爲體。」又云：「僕重汪中，未嘗薄姚鼐張惠言，姚張所法，上不過唐宋，然視吳蜀六士爲謹。（夸言稍少，此近代文所長。若憚敬之恣，襲自

珍之價，則不可同論。（僕視此雖與宋祁司馬光等，要之文能循俗，後生以是爲法，猶有壞字，不下墮於猥言醜辭，茲所以無廢也。）是桐城之文，雖非所深許，然以爲有可取而不薄之，特視林爲不足依傍桐城，更無論司馬遷輩矣。

太炎此篇，更論及小說云：「小說者，列在九流十家，不可妄作。上者宋鈞著書，上說下教，其意猶與黃老相似，晚世已失其守。其次曲道人物風俗學術方技，史官所不能志，諸子所不能錄者，比於拾遺，故可尙也。（宋人筆記，尙多如此，猶有江左遺意。）其下或及神怪，時有目覩，不乃得之風聽，而不刻意構畫其事，其辭坦迤，淡乎若無味，恬然若無事者，搜神記幽明錄之倫，亦以可貴。唐人始造意爲巫蠱孽嬖之言，（符秦王嘉作拾遺記，已造其端。嘉本道士，不足論，唐時士人乃多爲之。）晚世宗之，亦自以小說名，固非其實。夫蒲松齡林紆之書得以小說著者，亦猶大全講義諸書傳於六藝儒家也。」遡小說之古體，而病晚世稱小說者非其倫，遂不許蒲林之書以小說著，所見不免太固。古小說文字本簡質，後經演化，體裁浸多，領域甚廣，附庸蔚爲大國，在文學上成一重鎮，雖優劣不一，未宜一概抹殺。蒲氏「聊齋志異」，自有其文學價值，其中描寫，涉於猥褻，固是一疵，要其大端文字之工處，不可廢也。（所著小說，並有「醒世姻緣傳」一種，亦爲有價值之作，以太炎之論衡之，更不得以小說著矣。）林氏宗尙桐城，於古文致力甚勤，然非有過絕流輩之詣，特遂譯外國小說，成績足稱。（自撰之小說，則少精神，難相副。）

俞氏「春在堂隨筆」卷八云：「紀文達公嘗言：「聊齋志異一書，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先君子亦言：「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績，未脫唐宋人小說窠臼。若紀文達閱微草堂五種，專爲勸懲起見，敘事簡，說理透，不屑屑於描頭畫角，非留仙所及。余著右台仙館筆記，以閱微爲法，而不襲聊齋筆意，秉先君子之

調也。然聊齋藻藻續，不失爲古艷，後之繼聊齋而作者，則俗艷而已。甚或庸惡不堪入目，猶自詡爲步武聊齋，何留仙之不幸也！」（紀氏評論「聊齋志異」之語，詳見其門人盛時彥所撰「姑妄聽之」——「閱微草堂筆記」五種之一——跋。）以記事之體裁論，「聊齋志異」之作法，於義誠有未安，然以傳奇派之小說論，則本唐人說部而加恢奇，頗多佳製，在文學上之價值，非「閱微草堂筆記」暨「右台仙館筆記」所逮。至步武「聊齋」者之不足觀，亦見蒲氏之作之難能。林氏所撰近乎「聊齋」體之筆記小說，筆墨固亦遠遜也。

太炎論文，自抒所見，不同人云亦云，可供讀太炎文者之考鏡，兼資談文者之揚榷。文家宗尚不一，見解有殊，蓋亦不必過泥耳。

梁任公（啓超）「清代學術概論」第二十八節有云：「餘杭章炳麟少受學於俞樾，治小學極謹嚴；然固浙東人也，受全祖望章學誠影響頗深，大究心明清間掌故，排滿之信念日烈。」（章學誠雖講史學，與排滿之主張毫無關係，不應列此。）又其「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四章「清代學術遷變與政治之影響（下）」有云：「章太炎（炳麟），他本是考證學出身，又是浙東人，受黃梨洲全謝山等影響甚深。專提倡種族革命，同時也想把考證學引到新方向。」認太炎爲浙東人，實誤。餘杭，固浙西也。倘係餘姚，乃浙東耳。梁氏殆以二「餘」相混而一誤再誤歟。（憶嘗有人撰一書，冒爲太炎作品，而署曰「餘姚章太炎著」，蓋以二縣名易相混，使有詰之者，可言此另是一餘姚章太炎所著也。因梁事而漫及之，藉發一笑。）

太炎清季鼓吹民族革命，詆斥清帝甚力。迨民國十七年，表章「三字經」，重爲修訂印行，則有異故態。嘗見此書之普通坊本一種，其歷史部分，叙至明末亂事，接入有清代興，云：「乞援師，吳總兵。滿入關，據神京。傳十世，國號清。至宣統，大寶傾。」注謂：「明總兵吳三桂，招致滿人，長驅入關，竊據漢土，改國

號曰清，共傳十主，二百六十八年。當爲民國初年所增補，不知出誰氏手筆。太炎修訂本，叙此則云：『清太祖，興遼東。金之後，受明封。』（注：『清爲金之後，姓愛新覺羅，明代末葉崛起遼東，至太祖始稱帝。』）至世祖，乃大同。十二世，清祚終。』（注：『李自成陷北京，吳三桂迎清世祖兵入關，遂代明有天下，傳至宣統，遜位民國，凡十主，二百六十八年。自太祖努爾哈赤至宣統，共爲十二世。』）『對照而觀，坊本所云竊據，章本乃曰大同，其對清之態度，不與昔大相逕庭乎？蓋昔以種族革命者之立場，茲以史家之立場，所謂彼一時此一時，可不以前後相乖爲詫也。太炎清季深責曾國藩，晚年則每有譽詞，指亦近之。』

拙稿前有述太炎民初被羈北京時軼事二篇（均見「逸經」），其第二（見「逸經」第十二期）述及在東四牌樓錢糧胡同寓所時對僕役頗有規條，其事頗趣，係聞之錢玄同先生。錢君談此時，謂不能盡憶，備憶其要者。近於「都門趣話」（輯者署「大雷獻公」，內容蓋錄自民初報紙），見有「太炎約僕之條件」一則云：『……一日忽與僕人約曰：「余有僕役應守規則六條，汝輩能恪遵者留，否則去：（一）每日早晚必向我請安；（二）在外見我須垂手鵠立；（三）稱我爲大人，自稱曰奴僕；（四）來客統統曰老爺；（五）有人來訪，無論何事，必須回明定奪，不得逕行攔阻；（六）每逢朔望，必向我行一跪三叩首禮。僕人無如何，唯唯而已。或曰：章太炎僕役係某處派來密探，藉以窺其動靜者，章故以是侮弄之。未知確否。』有可補充前述之未備者，因更綴錄，俾資參閱。（其時太炎僕役，多係便衣警探，負有暗中監視之責。）』

太炎弟子論述師說（民國二十五年）

（一）

前談太炎，錄孫思昉君（至誠）「謁餘杭先生紀語」，昨承姜亮夫君（寅清）由巴黎來書，對此有所引申補充。二君同爲章氏弟子，均篤於師門，風義足稱。茲錄姜君來書如次：

頃於國聞周報二十五期，讀大著載同門孫思昉君謁餘杭先生紀語，論某公好奇一段，有「今則以今文疑羣經，以贗器校正史，以甲骨黜許書，以臆說誣諸子」云云四語，細察文義，觀語氣輕重急徐之間，與不佞所聞于先生者，小有同異，豈弟子退而異言者歟。此四語適爲不佞所會輕嘗，而三數爲先生所申誠，又爲近來學人所執以爲先生疾者，不敢秘其所聞，一任世俗耳食之言，厚誣先生。然先生自有千秋，亦不敢爲調停之說，以取售于當世。敢舉其平日侍坐所聞一二事，爲閣下陳之：

（一）以今文疑羣經 先生於經爲古文家，此舉世之所共知，而壁壘甚嚴，亦舉世之所共知，然於今文家之嚴守家法者，亦未嘗輕蔑。憶井研廖先生既歿，有欲求先生爲墓文者，不佞以此進叩，先生惘然相語曰：「季平墓志，非我亦不能爲。」而於南海立說之不純者，則頗見詆譏。至廖康而後，先生未嘗以經今文家許人，今人亦實無一以今文家之立場疑羣經者。疑羣經者錢玄同君號爲魁首，錢君固先生弟子也。故「今則以今文疑羣經」一語，似覺輕重之間，尙可商量。憶初謁先生時，以治經請，先生言以經視經，則宜

守家法，不可自亂途轍，雜揉今古。蓋不佞亦嘗請益于并研，故先生以此繩之也。大抵先生於當時之說經者，皆病其雜亂抄撮，不見矩矱，非必如早年于今文家之說一意作主觀之批評也。

(二) 以饜器校正史 此與下文「以甲骨黜許書」二語大為當時學人所詬病。蓋先生早年于此固曾張其撻伐，蓋阮吳諸家之說不足以服人，而甲骨出處不明，又無其他有力佐證，當時唱之者如劉鐵雲輩，又非篤行純學之士，孫詒讓亦謹嚴無他規模，以一融通四會之學人，欲其貿然承認一種新學問，有所不能，亦有所不可，故早年之指陳吉金甲骨之弊者宜也。近年來銅器甲骨之出土者日多，研治者途術亦日精，先生于早年之說，似已不甚堅持。憶二十二年上海同福里座中，偶談及先生為某氏跋散氏盤中語。先生曾言許叔重說文解字亦采山川鼎彝，故金石非不可治，惟饜器太多，辯別真偽，恐非目前世人學力所能及，故以證文字大體尚可尋其總理，以證史事終覺不安。證史不安云云，則謂先生蔑棄鼎彝，不如謂尊史過甚為能得其實。先生民族思想最切，近來國事日非，故其緬懷故國之情益甚。晚年以讀史召羣弟子，而于舍「剛中」思想之儒行一文，復數數為世人唱導。其救民之忱，非諱世取寵者之所能望其項背。

(三) 以甲文黜許書 先生早年之不滿于甲文，其原因已如上陳，惟以其所疑至晚年仍不得解，故對甲文之態度，較吉金為嚴肅，而尤不喜人以證古史。憶初謁先生時，先生知不佞為海寧王靜安先生弟子，即謂治小學當以許書為準。二十二年春蘇州國學會邀不佞演講，大意以甲文為中國較早之文學，雜證八卦後于甲文及易為春秋戰國時術數之學。講稿刊布後，先生大不悅，以召同門諸君。即不佞遊大梁歸，已傳言卿卿，趨錦帆路拜謁，先生溫語喻之曰：「凡學須有益于人，不然亦當有益于事。古史誠荒渺難稽，然立說固與前人遠異，亦必其可信乎？治小學為讀書一法，偶采吉金可也，泛涉甲文以默契于我心，出之以謹嚴

，亦可也，必以此而證古史，其術最工眇，要近虛造，不可妄作。「繼則以「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爲解喻。去年有歐洲之行，先生賜之食，又溫語以顧亭林王而農相勉，復言甲骨不能相信。不佞笑以請曰：「倘有的證，足使先生信其爲殷商時物，則先生亦將爲之鼓吹乎？」先生笑曰：「但恐君輩終不能得的證耳。」大抵先生于甲文因其「來歷不明」而疑之，此固治學謹嚴者應有之態度，世人方以此見詬，蓋不思之甚耳。

(四)以臆說誣諸子 不佞于諸子素少究心，故侍座時亦從未以此請益，惟少歲偶讀唯識論後，因以喜讀先生齊物論釋及重釋，然多不甚了了，嘗一以請教，先生自謙其書爲「此亦一種說法」云云，他無所聞。孫君究心諸子，平素所聞當較爲多也。

總之，先生于近日學人，皆嘆其根柢太淺，言經者泛濫雜抄，不明家法，究習吉金甲骨者，既好立異說，不根于載籍，而又擇摭正史，以爲無益而誣史，爲治學者所當謹擇而已。細釋先生晚年言學之趣向，大約有二，一欲救世以剛中之氣，一欲教人以實用之學，其歸在于不忘宗邦之危。剛中則誇誣奇觚皆在當乾之列，實用則怪誕詭譎皆在宜排之數。變更舊常，不軌于典籍，或有危于宗邦者，皆爲心所甚憂。此其大校也。不佞所聞如是，所聞雖不甚大，然亦學術上之一重公案。孫君所記，語意有待于疏說處，故爲補說如是，尙乞附尾大箸，刊之周報，使世人勿誤解孫君之言，則幸甚矣。途中未以書自隨，故但能舉此以爲驗。俟歸國後，當爲閣下一再詳之。

適晤孫君，因以相示，孫君於姜君宗指，甚表欽佩，旋來書更舉師說，以資參驗，亦同門切劘之雅也。故並錄左：

承示姜君述餘杭先生緒論各節，與弟所述小有異同。弟待餘杭先生或後於姜君，似以姜君之言爲近是。姜君擺護師門，懼爲耳食之言所厚誣，且不爲調停之說以阿時，殊深敬佩。茲復將先生自書之言或他人所錄曾經鑒定者，遂錄於次，以供參驗，可乎？

(一)以今文疑羣經 先生去秋作制言發刊詞宣言有曰：「今國學之所以不振三：一曰毗陵之學，反對古文傳記也。二曰南海康氏之徒，以史學爲帳簿也。三曰新學之徒，以一切舊籍爲不足觀也。有是三者，禍幾于秦皇焚書矣。」又先生漢學論上有曰：「清時之言漢學，明故訓，甄制度，使三禮辨秩，羣經文曲得大通，爲功固不細。三禮而外，條法不治者尙過半，而末流適以漢學自弊，則言公羊與說彘器欺識者爲之也。循公羊之說，周可以黜，魯可以王，時制可以說更，事狀可以顛倒。以春秋爲史耶，則沈約魏收所不爲；堅指以爲經耶，則吳廣之帛書，張角之五斗米道也。清世言公羊已亂視聽，今公羊之學雖廢，其餘毒遺蘊猶在。人人以舊史爲不足信，而國之本實斲矣。」按康南海新學僞經考出，則羣經之可讀者鮮矣；崔適史記探源出，則史之可讀者鮮矣。近之以堯舜神禹爲虛造者，實自康崔諸爲今文學者啓之，宜先生之爲此言也。

(二)以贗器辨正史 說詳先生星期講演會記錄第四期論經史實錄不應無故懷疑(二十四年五月刊行)，有曰：「今人以爲史跡渺茫，求之於史，不如求之於器。器物有，即可證其必有，無則無從證其有無。余謂此拾歐洲考古學者之唾餘也。凡荒僻小國，素無史乘，歐洲人欲求之，不得不乞靈於古器。如史乘明白者，何必尋此迂道哉？即如西域三十六國，向無史乘，倘今人得其器物，則可資以爲證耳。其次已有史乘，而記載偶疏，有器物在，亦可補其未備。如列傳中世系籍貫歷官之類，史或疏略，碑版在，即可藉以補

直，然此究係小節，無關國家大體。且史乘所載，不下萬餘人，豈能人人盡爲之考？研求歷史，須論大體，豈暇逐瑣屑之末務？況器物不能離史而自明，如器有秦漢二字，知秦漢二字之意義者，獨非史乘所詔示耶？如無史乘，亦無從知秦漢二字爲何語也。即如陝西出土之秦漢瓦當，知陝西爲秦漢建都之地，乃史乘之力，據史乘然後知瓦當爲秦漢之物，否則又何從知之？且離去史乘，每朝之歷年即不可知，徒信器物，僅如斷爛朝報，何從貫穿？以故以史乘證器物則可，以器物疑史乘則不可；以器物作讀史之輔佐品則可，以器物作訂史之主要物則不可。如據之而疑信史，乃最愚之事也。不但此也，器物之最要者，爲鐘鼎貨幣碑版，然鐘鼎僞造者多，貨幣亦有私鑄僞造二者，碑版雖少，今亦有僞作者矣。韓非子說林，齊伐魯，求鐘鼎，魯以其贗往，是古代亦有僞造之鐘鼎也。又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據左氏哀十六年傳，六月，衛侯飲孔悝酒于平陽，醉而逐之，夜半而遺之。孔氏正義謂即此六月中，先命之，後即逐之。此語最爲無賴。夫鑄鼎刻銘，事非易易，何能以旬日遽成？以左傳所載爲信，則孔悝之鼎鑄而已矣。今人欲以古器訂古史，第一須有精到之眼光，能鑑別真僞不爽毫釐，方足以語此。無如歷代講鐘鼎者，以僞作真者多，甲以爲真，乙以爲僞，乙以爲真，丙以爲僞，彼此互相譏彈，卒無休止，鐘鼎自不能言，而真僞又無法可求，何能得其確證哉？且鐘鼎及六朝前碑版所載，多不甚著名之人，稍有名即無物可證，夫論史須明大體，不應瑣屑以求。如云今人有四萬萬之多，我能知兩萬萬之姓名，事固非易，要亦何用？今以古器證史則可知其人必有者，蓋無幾矣。如秦半兩錢在，秦詔版在，秦權秦量在，可證始皇之必有其人矣，然漢高祖即不能證其必有，何也？銅器貨幣均無有也。王莽二十品錢（六泉十布錯刀契刀貨泉貨布）均在，所謂新量（真假姑不論）者亦在，王莽可證其必有矣，然光武則不能證其必有，何也？

銅器貨幣均無有也，無從證也。史思明順天錢得壹錢均在，今北京法源寺有憫忠寺寶塔頌，鑄御史大夫史思明之名，是史思明可證其必有矣，安祿山則不能證其必有，何也？貨幣碑版均無有也，無從證也。以故，以器物證史，可得者少，不可得者多，如斷線之珠，無從貫穿，試問始皇有，高祖未必有，王莽有，光武未必有，史思明有，安祿山未必有，尙成其爲歷史耶？以錢幣論，唐以後鑄錢皆用年號，然宋仁宗改元九次，皇祐康定之錢，傳世無幾，寶元以一錢須疊兩寶（寶元通寶也）未鑄，鑄皇宋通寶，如以無寶元錢故，即謂寶元之號乃僞造可乎？又明洪武時，鑄洪武錢，其後歷朝沿用。嘉靖時補鑄歷朝之錢，然以永樂革除建文年號，故建文錢獨不補鑄，謂建文一代之事，悉係僞造可乎？果如今世考古之說，錢之爲用，非徒可以博當時之利，且可以傳萬世之名，則錢之爲神亦信矣！惜乎齊人作錢神論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以碑版論，昔隋文帝子秦王俊死，王府僚佐，請立爲碑。文帝曰：欲求名，一卷史傳足矣，何用碑爲？此語當時謂爲通人之論。如依今人之目光言之，則此語真不遠之至矣。何則？碑可恃，史不可恃也。然則碑版非徒可以諛墓，幾可生死人而肉白骨矣！且也錢幣造自政府，銅器鑄由貴族，碑版之立，於漢亦須功曹孝廉以上，而在齊民者絕少，使今有古代齊民之石曰在，亦無從知其屬於何人，如此而謂周秦漢三代，除政府貴族功曹孝廉而外，齊民無幾也，非笑柄而何？鐘鼎貨幣碑版三事之外，有無文字，而從古相傳爲某人之物者，世亦不乏。如晉之武庫，藏孔子履，其上並無孔子字樣，高祖劍未知有銘與否，王莽頭當然頭上不致刻字。此三物者，武庫失火，同時被焚，以其失傳，謂孔子高祖王莽均屬渺茫，可乎？設或不焚，王莽之頭，亦無從知其確爲王莽之頭也。履也，劍也，亦無從知其屬於誰何也。何也？劍與履不能自言也。又有文字本不可知，而後人堅言其爲某某字者，如西京雜記載夏侯嬰求葬地，下有石槨，銘曰：佳

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嘯堂集古錄載之，字作墨團，汗漫如朵朵菊花。當時人妄言此爲某字，彼爲某字。夫銘之真僞不可知，即以爲真，又何從知其甲爲某字，乙爲某字哉？今人信龜甲者又其類也。由此言之，求之鐘鼎貨幣碑版，而鐘鼎貨幣碑版本身已有不可信者，況即使可信，亦非人人俱有，在古器者皆不甚著名之士，而齊民又大率無有，有文字者如此，無文字者更無從證明，如此欲以器物訂史，亦多見其愚而已矣。夫歐人見亡國無史，不得已而求之器物，固不足怪；吾華明明有史，且記述詳備，反言史不足信，須恃器物作證，以爲書簡易僞，器物難僞，會亦思書者契也，前人契券流傳至後，後人閱之，即可知當時買賣之情狀，雖間有僞造，考史者如官府驗契，亦可以檢察真僞。如不信史而信器，譬如訟庭驗契時，法官兩造，並不懷疑，忽有一人出而大言曰，契不足恃，要以當時交易之錢作證，此非至愚而何？妄人之論，本不足辨，無如其說遍於國中，深恐淆惑聽聞，抹殺歷史，故不憚辭費而闢之，使人不爲所愚。」

(三) 以甲骨訓許書 說詳章氏國學講習會講演紀錄第一期小學略說(二十四年十月出書)，有曰：「宋人釋鐘鼎文者大都如望氣而知；清人則附會六書，強爲解釋。夫以鐘鼎爲古物，以資欣賞，無所不可；若以鐘鼎刻鑄，校訂字書，則適得其反耳。至如今人譁傳之龜甲文字，器無徵信，語多矯誣。皇古占卜，著龜而外，不見其他。淮南子云：牛鼠鹿頭，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于龜者，以其歷歲久矣。可見古人稽疑，靈龜而外，不事骨卜。今乃獸骨龜脈，紛然雜陳，稽之典籍，何足信賴？要知骨卜一事，古惟夷貊用之，中土無有也。莊子言宋元君得大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策，唐李華有廢卜論，可見龜卜之法，唐代猶存。開元時孟說作食療本草，宋蘇頌圖經及日華本草，皆言已卜之龜必有鑽孔，名之曰漏天機，雖絕小之龜

亦可以鑽十孔，鑽孔多則謂之敗龜板也。夫灼龜之典，載于周禮，鑿孔以灼，因以觀兆；無孔則空氣不通，不能施燠，無以觀兆。今所得者，累然成貫，而爲孔甚少，不可灼卜，或者方士之流，僞作欺人，一如河圖洛書之傳合周易乎。其文字約略與金文相似，蓋造之者亦撫摹鐘鼎而異其鈎畫耳。夫鐘鼎文字，尙有半數可認，亦如二王之章書箋帖，十有六七可識，餘則難以盡知，不妨闕疑存信；彼龜甲文者，果可信耶否耶？」又先生在正風文學院講研究國學之門徑（卓方配錄）曰：「又有一事，須爲之防，則歧路是也。

……某君在中國好談佛經，至日本則專造贗鼎，謂爲某代古物，謂爲某人真跡，以欺日本人，既又回國騙中國人。譬如龜甲，在史記龜策列傳中，記載甚明。龜非常用之物，必卜時始啓之，卜後即藏之。如每卜一事，必刻一次，如周代世用此龜，則一次刻後，二次三次以至多次，又刻在何處？甲骨文總云出在河南，是否殷墟亦難確定，而龜甲之文與大篆說文不同，試問如何能識？孫詒讓努力欲識之，已受其給。今人識現在之字，尙須查字典，甲骨文有何書可查，前清好談籀篆，此種風氣，自鐘鼎開之。宋歐陽修始好鐘鼎，作集古錄，宋人研究鐘鼎，以某字似某字即斷爲某字。清人視爲不妥，遂以此字爲象形此字爲會意而解釋之。顧必先識此字然後可以知其爲象形會意指事，若並不識此字，又安能明其所象者何形，所指者何事，所會者何意也？畫一〇爲日，而世之圓者何限，畫一一代天與地，而可代者無窮。茲以天字爲喻，解爲至高無上，從一大。必先識而後可解曰至高無上從一大，設不識天字，而指一牛字曰，一元大武，此天字也，可乎否乎？然造字之初，或竟寫作牛形，未始不可，則又將如何如何作解矣。故清人以六書解字，殆等於測字者類耳。殷去現在三千餘年，漢書藝文志記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孔子時已有闕文不可識，或尙可問諸故老。凡識字必有師傳授，漢人去古未遠，古文尙有人能識。至宋已離漢約千年，遠古文

字之音訓，已早失傳，今乃欲以數千年後之人，而強識數千年前失傳之文字，其不鄰於武斷者幾希。讖緯鼎字已不免武斷，則龜甲文字之認識，其為擗壁臆造尤可知，而況乎其多為贗物耶？」

(四) 以臆說誣諸子 先生嘗語至誠曰：「近人言國學，於經則喜說周易，於文字則喜譚龜甲，於子則喜解墨辯，以三者往往其義不可猝識，乃可任以己意，穿鑿附會之，其趨非人與己皆不可為正，故無所不可，此所謂罔兩易圖狗馬難效也。至誠頗喜研討諸子，而及于墨，儻亦以是為誠也耶。」

至先生為廖翁季平銘墓，頗多推挹之言，其視之固不與康南海同類相醜謀，然於其學行，似均有弦外餘音。篇首曰：「余始聞南海康有為作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議論多宗君，意君必牢持董何義者，後稍得其書，頗不應。民國初君以事入京師，與余對語者再，言甚平實，未嘗及怪迂也。後其徒稍稍傳君說，又絕與常論異。」文尾又有曰：「余聞莊生有言：聖人之所以賦世，神人未嘗過而問焉。次及賢人君子亦遞如是。余學不敢方君子，君之言，殆超神人過之矣，安能以片辭褒述哉？以君學不純儒，而行依乎儒者，說經文兼古今，世人猥以君與康氏並論，故為辨其妄云。」廖翁晚年說經多近神話，故文中有怪迂之說，神人之目，此其抑揚詘折之間，旨趣略見。

姜君多見通人，於今文龜甲之學，均嘗究心，而尤拳拳師門，其立言較至誠所述為圓，庶幾所謂光光相網而無礙者歟。以同門之雅，承切磋之誼，因更為左證，以廣其義如此，未知姜君以為何如。

(二) (民國二十五年)

章炳麟在學問上之造詣，實有不磨之價值，士論目以「國學大師」，蓋無愧焉。其言論及見解，深可重視

。前錄姜亮夫孫思昉兩君來書，爲「太炎弟子論述師說」，以詢讀者，俾作研究章學之助。茲又得姜君由巴黎來書，於師說續有闡述，意甚殷拳，特再逐錄如下，公諸當世：

前書倉卒，不意有「相網無礙」之譽，愧甚愧甚。孫君舉餘杭先生自書及親自鑒定之言以爲信鑿，較不佞爲翔實。紬繹文義，幸鄙說之无大遠離，于本願已足；不欲更有他說。惟近來讀此文者，頗有誤不佞爲有所折衷。此四語之深淺，本不足爲餘杭損益；然與前書初衷頗易，欲爲誤者一解，用再爲申說，即雜引孫君所引各文爲喻。

一代學人，自有其一貫之學術思想；此吾人所當知者。先生學術之中心思想，在求「救世之急」，剴渙微言之所以作也。而其方法在教人不忘其本。不忘本故尊史，春秋史之科條畢具者也，故宗春秋。然今文家亦言拯民，亦未嘗不言尊史，則史以何者爲可徵信？公毅多雜陰陽怪迂之說，說人世惟左氏爲最平實，而司馬班陳皆衍其學，爲數千年史宗。故凡先生微義，在于尊史，而左氏傳爲之椒始，以其不爲怪迂之說也。此十年前讀先生書一得之愚，雖證驗未具，而自信不謬也。此義既明，用以索量茲四語，則前書所陳，不待申言而明矣。茲再謹讓析之如左：

一 以今文疑羣經 今文家一般之現象，在雜揉陰陽五行家奇異之說。易詩不開史事，（此舉大者言）尙書所事多在字句間，獨三傳異說最爲奇詭，而公毅雜揉爲尤甚，以人事推之迂怪，所關蓋不僮于禮樂制度之間。故自東京以來，三傳之爭最烈，「三統」「三世」之說，已令人迷惘，而「素王爲漢制法」之語，實等俗世推背圖燒餅歌之流，大爲不經，故先生之關今文，亦以說公毅者爲最，（于公羊之說，則主棄董何而存其真。此于侍坐時屢屢言之。）而尙書次之，三家詩之異，蓋已不甚過問，（此亦就量言）是

則先生之闢今文者，蓋關其怪迂不近人情之說；非關全部之今文，如南海之必以一切古文經爲劉歆一人所僞也。此即孫君所引先生論漢學一段，已大可作吾說之證。「吳廣張角」之旨，其微義詎不令人沉痛哉！故「以今文疑羣經」之語，不佞所欲申說者，以爲不可以辭書義。必欲明以章之，則或可申其義曰：「今則以今文怪迂之說疑古史。」重在怪迂。一語之真義，往往當貫其學說之全部。世或將以此詞面之言概先生，而耳食不觀全書者，將以此致疑矣。

至思昉君按語：「南海新學僞經考出」云云一段，爲另一問題，更望閱者勿以與餘杭先生之說相牽合，則幸矣。

二 以儀器校正史 先生既尊史而又有所徵信，自不容妄疑信史。本此一貫之主張，則以吉金文訂古史，蓋已遠異，大可商量。（此不僅于尊史如先生者所以爲不可，即海寧王靜安先生，博涉羣書，貫穿金石，其所論列，亦甚精謹，但讀觀堂集林者，無不能見之也。）先生所甚慮者，恐放者爲之，而忘棄舊史擇播作崇也。然于吉金本身，亦相當承認其價值，一則曰：「以器物作讀史之輔佐品則可，以器物作訂史之主要物則不可。」再則曰：「今人欲以古器物訂古史，第一須有精到之眼光，能鑒別真僞，不爽毫釐，方足以語此。」又曰：「鐘鼎僞造者多。」（皆見孫君前文。）其言之平實近人，雖強狡亦無可辯，孫君所引之證，較不佞前書所言爲尤溫婉矣！大抵世人于先生舉行，有一種誤解，少年有激論，中年有激行，（即如孫君所記廷辱袁項城等類）而世又傳雅謙之號，因以想像其學爲戈矛森列，不意其爲溫婉平易，不僞不飾之學者也。

三 以甲文翻許書、經古文家多究心小學，故兩漢經古文家幾無一非小學家。先生于小學，沉雄勁偉

，貫穿音義，有三百年來過人之處，然于字形則不甚究心。甲文之要，則專在于形體，其事遂大相左。且甲文形體又與秦篆殊，亦因與漢人所重訂之經典文字殊。此事既與尊史之見不相脛合，（以共必改史以就甲文故）又與已所持之音義一貫之見相扞格，而徵之載籍，又「無足信賴」，故先生關之，語無游詞，則致疑於龜甲獸骨之存在，蓋必有之結果。孫君所引兩文，皆足以證前書「先生疑慮，晚年仍不得解」之語，惟鄙說有「泛涉甲文，以默契于我心，而出之以謹嚴」云云，似稍不合。或因不佞于甲文有偏愛，先生知其集習不能解，故因其器而施之教與？

四 以隱說誣諸子 此事前書既無所陳，茲亦無可辯說。

總之，先生除甲文外，其他三事，皆決無偏執之意。意有急舒言有畛界，此不佞所為斷斷爭辯者也。上來所陳，皆本于先生之意以立言，是非自當有歸於至當者。不佞于先生之學，欣佩無既。然尚有一言不能不為世人告者；先生治學之意向 *views* 與今世學人不相合，此亦不容為諱。近世治學之意向，在于求「真」；而先生治學之意向，在於求「用」于救民。苟異詞以明之，則求真者在無我而依他起信；求用者在為我而求其益損。求用者在不離故常（離故常則不可用故）；而求真者或且毀其根株。此中並無絕對之是非。此意不明，則論先生者必不免于誣妄，而擁護之者，亦未必得其本真。此前書所以綜合先生之學，標二旨，曰：「救世以剛中之氣，教人以實用之學」也。此義既明，則一切毀譽，皆當是是非非，各歸于至當矣。

不佞嘗謂近有四學人，其學說皆可為過去數千年及未來時日作樞紐者，則先生為經小學之彙，并研為經今文之殿，海寰開考古之學，新會啓新史之途。不幸十年來先後辭世，使天禍中國，從此而斬，則四先

生其將爲華夏
一書，下愚如

(三)

茲更接孫思昉

(書一)

子之道大而能
其所能授弟子
研廬氏海寧王
治學之取向在
下云。儒術在
師授受。又與
河。三百五篇
韓延壽。皆以
致用。不如法
藝云何。射御
簿。何藝之可

太炎弟

汎博以爲用。此謂九能之事。不可言學。近且翁同龢潘祖蔭之徒。學不單思。徒摺據公羊以爲奇觚。金石刻畫。厚自光寵。然尙不足言致用。康有爲善傳會。媚以撥亂之說。又外竊顧李爲名高。海內始彬彬向風。其實自欺。誠欲致用。不如據史識形名者多矣。學者在辨名實。知情僞。雖致用不尙。雖無用不足卑。古之學者學爲君也。今之學者學爲匠也。爲君者南面之術。觀世文質而已。爲匠者必有規矩繩墨。模形惟肖。審諦如帝。用彌天地。而不求是則絕之。韓非說炳燭尙賢。治則治矣。非其實意。僕謂學者宜以自省。』是先生之學固以求是自揭矣。未聞先生晚年定論有違前說也。

(書二) 鄙作「餘杭先生傷詞」有「勤求經訓，務期有用」之語，與先生自述學貴求是不貴致用之說若有殊，其中尙待釋疑。蓋夫子自道之言與因材施教之說異。學以求是爲第一義諦，而致用已落第二義諦矣。「傷詞」追述遺訓，與其復弟函中語相類。其言曰：『若言精求經訓，非自說文爾雅入手不可。足下疲於吏事，恐不能專意爲此，但明練經文，略記注義，亦自有用。』足表學人之治學與俗吏之衡學迥不可同日語。然求是與致用云者，特各有所重輕而已，實則言其異，則所謂一致而百慮，言其同，又所謂殊途而同歸者矣。先生之言學，側重求是，而亦不廢致用。綜觀先生致玉鶴鳴及至誠膏，其意之重輕所在，讀者可自得之也。

(四) (民國二十六年)

復接姜君由巴黎來書討論如下：

孫君第二次辯論，已見周報三期。近以一小小譯事，實案紛沓，日不暇給，而係君申辯已非舊時論點

，故不欲再有所論列。頃間再翻周報，似覺仍有不能已於言者，再拉雜爲闡下陳之。

前書「求真」「求用於救民」之言，本爲舉世之紛紛者發，得孫君一揭，此義益彰，不勝欣快；然果無申釋，則不僅不足以解世人之惑，即孫君亦未必能相諒矣。

凡有所成就之學者，必有其道之「全」，然發言盈庭，不能無因時因地而有所播演謝短，故吾人之論是者，當先得其「全」，得其全，則是非正反真寓之語，卮言曼衍之辭，皆各有其歸向，亦各有其相得之諦。自休寧戴君以來，其言足以抗代而確有其「全」者，餘杭先生其人也。弟所見餘杭先生之「全」，即第一二兩書末段所申之辭，而第一二兩書又皆爲此「全」而分解條析者也，即無一語不爲此「全」辯。孫君子弟前書條辯分析之言，既已無說，而獨標舉此義，于弟立論之基，似尙有未晰，而引用證據，似又是先生爲某一部分說法之言，（辯見後。）有所播演謝短者，孫君豈僅見其分而未見其全與？

且即以孫君標舉之義而論。（弟言「求用於救民」，孫君裁爲「求用」，似已非本義，今且不細論）所謂「求用」與「求真」，其實並非對立之兩事。弟言求用於救民，然未嘗言先生「不求真」，惟先生求真之態度，與今世學人異。今之學者爲真以求真，而先生則爲用以求真。苟以俗設喻，則先生有一付救民之心，而以此心籠照一切學術，世人則只有嚮往之學術，而不顧其他。此爲推心之論。再以學設喻，舉大者言，可以莊子內聖外王之說爲解。先生蓋以求爲外王之恩而修內聖之道者也。更以儒言爲喻，則益覺明白，即大學格致修齊之義。今人求學，爲格物而格物，致知而致知，前書所謂依他起信者也。先生則意在爲修齊而格致，不關修齊以上者不必格致，既格既致，即是求真，故不反對求真，亦且擁護求真，弟亦不贊先生不求真。其實舉中國數千年來儒者一貫之精神而言（甚至于老莊），便無不是以求用爲欣向，

凡稍涉哲學之門者，皆能道之。孫君所聞與弟有異，故以此兩事爲對立，僅爲先生爭一「真」字，而又于第二書中（周報十四卷第三期中第二書也）「務期有用」一語回憶自護爲第一義諦第二義諦之言，其實苟即鄙說而裁之，正不必以爲有異也。至謂「而言其異則所謂一致而百慮，言其同又所謂殊途而同歸」云云，則爲文家虛調，而遠于辯章學術之義矣。

更退一步言，以孫君所引先生與王鶴鳴書而論，此先生以古文家之資格，爲經古文作擁護者，誠有「學者將以求是，有用與否不暇計也」之言，（按「是」與「真」不必相等，茲姑就常識論之。）然此特爲經生發，爲擁護經古文之經生發，爲制敵發，所謂搖演謝短之說也。果必以此而謂不求用專求真，是最真之學莫過于「有規矩繩墨，審諦如帝」，而最疏者莫過于「觀世質文而已」，（三語皆與王書中語）孫君又將何辭以爲解？弟手中無先生書，不能自爲其說多引左證，即就此次孫君兩文中所引之言而論，已足大成吾說。如三十六期引論經史……不應……疑一文，于以碎版補正史列傳之缺一事，而曰：「此猶係小節，無關國家大體。」又曰：「研究歷史須論大體，豈暇逐瑣屑之末務？」此豈純任一「真」字而可辯章者哉？又曰：「我能知爾萬萬人姓名，事固非易，要亦何用？」則明標用字矣。

此次討論之點，已非前兩書論旨，弟本不欲再答，以災周報篇幅，然此事確又爲前兩書論點之基礎，且亦即兩人立言所以異之蹟，故不能不一言。近日事亂如麻，而此行來歐，篋中無「線裝書」，餘杭叢書，不僅續編不能得，即正編亦徧覓不得，故不能有所引證；俟歸國後當更爲文申之，而此次辯論亦請暫止此。

孫君閱及此書，亦又來書論之，仍并錄於次：

承際姜君第三書。本可不再置辨，無庸如鄭人爭年以後息爲勝也。然有不能已於言者。餘杭先生自明其學爲求是而護致用，已若揭日月矣，姜君反謂其學爲致用而非求是，以先生之說爲制敵而發，目以搖演謝短。惡，是何言也！先生之學，以經學爲主，而說經以古文爲主，譬諸制敵，此乃其大本營所在，而非游擊隊，儻爲之拔趙織立漢織，將無以自植於壇；舍此而言其全，更非弟之所敢知也。至以「規矩繩墨，審諦如帝，觀世文質」爲言，紬繹原書，不難解悟。蓋先生以求是爲君，猶莊周所謂無用之用（即間接之用），致用爲匠，猶莊周所謂有用之用（即直接之用）。前引易一致百慮之說，即恐其混求是致用之分野，乃以其同而求其異。姜君能使之名實違反，二者易位，以先生所謂求是者即所謂致用耶？吾知遠於辯章者有攸歸矣。（即後誤引能知兩萬人姓名之說爲言，亦因不辨兩者分野故耳。）總之說先生之學，必徵諸先生之書，不則如韓非所譏鬼魅易畫，遠於求是已。候姜君歸國，共取先生之書再相質難可也。姜君來書，並有「歸期約在七月中，入故都當能一訪高齋，以傾平日渴慕之情」等語，不佞亦甚願相晤一談，藉獲教益；屆時擬介紹兩君晤面，以同門之雅，從容揚榘切劘也。

左宗棠與梁啓超（民國三十一年）

湘陰左宗棠與新會梁啓超二人對舉，似頗兀突。余以其均爲清代舉人中之傑出者，早有大志，對於仕宦，則左氏志在爲督撫，梁氏志在爲國勢大臣，後各得遂其願。此點頗爲相似，故並述之。

左氏爲壬辰（道光十二年）舉人，會試三次不第，即棄舉業而專治經世之學，知交羣推，有名於時。咸豐間軍事起，久居湖南巡撫幕府，用兵籌餉諸務，實主持之。（入幕之始，由於湘撫張亮基之敦約，即甚見倚重。張旋署湖廣總督，左偕往，未幾調撫山東，始辭歸。會駱秉章撫湘，又敦聘入幕，倚任尤專，久於其事，左師爺之名大著。）始保同知銜知縣，繼保同知直隸州知州。（仍居幕賓地位，不以官自待也。）咸豐四年甲寅，督師曾國藩克復岳州，擬爲左氏請獎知府並花翎。左氏答劉蓉書言志，力辭此獎，書云：「吾非山人，亦非經綸之手，自前年至今，兩次竊預保奏，過其所期。來示謂濼公擬以藍頂花翎尊武侯，大非相處之道。長沙瀏陽湘潭，兄頗有勞，受之尙可無忤。至此次克復岳州，則相距三百餘里，未嘗有一日汗馬之勞，又未嘗偶參帷幄之議，何以處己，何以服人？方望溪與友論出處：『天不欲廢吾道，自有堂堂正正登進之階，何必假史局以起？』此言良是。吾欲做官，則同知直隸州亦官矣，必知府而後爲官耶？且鄙人二十年來，所嘗留心自信必可稱職者，惟知縣一官。同知較知縣，則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實非素願。知府則近民而民不之親，近官而官不之畏，官職愈大，責任愈重，而報稱爲難，不可爲也。此上惟督撫握一省大權，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以藍頂尊武侯而奪其綸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褻其羽扇，既不當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爲世訕笑，進退均無

所可。濂公質厚，必不解出此，大約必潤之從中慙慙，兩諸葛又從而媒孽之，遂有此論。潤之喜任術，善牢籠，吾向謂其不及我者以此，今竟以此加諸我，尤非所堪，兩諸葛憐然爲其顛倒，一何可笑！幸此議中輟，可以不提，否則必乞詳爲濂公陳之。吾自此不敢即萌退志，俟大局勘定，再議安置此身之策。若真以藍頂加於綸巾之上者，吾當披髮入山，誓不復出矣！」語甚懇切，却又極諛諧。由不肯受無功之俸保，說到不願爲（亦可云不屑爲）同知及知府，又因之說到督撫權大之可爲，意志可知。至言爲知縣必可稱職，知縣爲親民之官，官卑而職要，（直隸州知州除領縣外有直轄之疆域，其爲親民之官，與知縣及散州知州同。）在可爲之列，惟此不過就前保官秩所歷之階，作一回顧，實陪襯之筆耳。（知府四品，公服之帽例用青金石頂珠，所謂暗藍頂也，於是有一「藍頂加於綸巾之上」等趣語。左好以諸葛自況，亦每戲以諸葛稱人，書中言及會胡而外，並言兩諸葛，所指爲誰，俟考。劉春在會幕見重，或即其一歟。後左氏出湘撫幕，駱秉章督師入川，延劉居幕府，言聽計從，卒肅清川亂，並擒獲石達開，劉亦頗有諸葛之風者，官至陝撫。）其言督撫非一蹴所能得，料此願之不易償也。乃後竟由浙江巡撫而陞浙總督陝甘總督，以大學士入朝爲軍機大臣後，又出督兩江，且錫爵由一等伯晉二等侯，爲清代赫赫名臣，素志得償，而侯相之尊，更過乎所望矣。（有清故事，漢員進士出身者始得入閣。左以舉人破格膺揆席，實爲異數，故李鴻章謂之破天荒相公。）

梁氏爲己丑（光緒十五年）舉人，屢應會試未捷。當戊戌（光緒二十四年）政變，以因康黨被名捕，逃亡國外，以言論稱雄，仍爲政治活動。辛亥（宣統三年）上海報紙有詆之者，梁氏致書其主筆自辯，有云：「公等又日日造謠，謂吾運動開黨禁，斂致巨金以賂政府，甚且言其會親自入京，往某處謁某人，若一一目覩者然。似此記事，則作報者亦何患無新聞哉？吾請開心見誠與公等一言，謂吾不欲開黨禁耶，此違心之言也，吾固

日夜望之。以私情言，則不親祖宗邱墓者十餘年，堂上有老親，不得一定省，游子思歸，清安能免？以公義言，則吾固日日思有所自效於祖國也，吾固確自信爲現在中國不可少之一人也。雖復時人莫之許，而吾固以此自居而不疑。而吾以所以自處者，又非能如革命黨之從事秘密也，恒必張旗鼓以與天下共見。故吾信吾足跡若能履中國之土，則於中國前途必有一部分裨益。謂吾不欲開黨禁，此違心之論也。雖然，屈己以求政府，而謂吾爲之乎？凡有求於人者恒畏人，吾之言論固日日與天下共見也，曾是乞憐於其人者而乃日日罵其人不遺餘力乎？手段與目的相反若是，雖至愚不爲也。吾嘗有一不慙之大言在此，曰：「吾之能歸國與否，此自關四萬萬人之福命，非人力所能強致也。」吾知公等聞吾此言，必噴之以鼻，然人苦不自知，吾亦無如吾何也。故吾常以爲天如不死此四萬萬人者，終必有令我自效之一日。若此四萬萬人而應墮永劫者，則吾先化爲異域之灰塵，固其宜也。是故近年以來，中國有心人，或爲吾摯交，或與吾不相識者，常思汲汲運動開黨禁，彼固自認爲一儲義務，吾無從止之，然竊憐其不知命也。而公等乃日日以欲得一官相諄。吾數年來早有一宣言在此矣：「若梁某某者，除却做國務大臣外，終身決不做一官者也。然苟非能實行吾政見，則亦終身決不做國務大臣者也。」夫以逋亡之身，日夕槁餓，而作此壯語，寧不可笑？雖然，舉國笑我，我不爲動也。雖以此供公等無數諧謔之資料，吾不恤也。數年以後，無論中國亡與不亡，舉國行當思我耳。而公等乃以欲得官相諄，何所見之不廣若是？鵝鸞翔寥廓，鷓鴣腐鼠而視之曰嚇，吾今乃觀子之志矣。」自明決不運動開黨禁而求官，一方面則云做官必做國務大臣，餘非所屑，且國務大臣必須能實行其政見始做之，若做之則必能自效於國家，爲國民造福，一己之出處，四萬萬人之運命實系焉。自待之重，語氣之豪，可謂壯哉！未幾武昌事起，舉國震動，清室授袁世凱內閣總理大臣，組織內閣，以袁之推薦，任梁爲法部副大臣，（號曰次官，在部中地位類似今之次長。）時

黨禁已先開矣。梁氏未肯回國就職，固以自忖時會非宜，亦可云副大臣之地位尙未符其國務大臣之志願也。迨入民國，乃先後爲熊（希齡）內閣之司法總長及段（祺瑞）內閣之財政總長，在國務員之列。以級秩論，可謂已達到其未歸國前之宣言矣。（辛亥四月，清室以預備實行立憲之理由，變更政府官制，裁舊內閣及軍機處，設新式之內閣，爲責任內閣之雛形，以總理大臣爲領袖，佐以協理大臣二人，各部尙書一律改爲大臣，與總理均爲國務大臣，即梁氏所言非此不做者也。迨袁氏組閣，復裁協理大臣，國務大臣惟總理大臣及各部大臣矣。民國初年，號爲行內閣制時，責任內閣曰國務院，設國務總理及各部總長，均爲國務員，猶之清末之國務大臣也。）惟兩次任國務員，皆失意而下臺，無甚成績可稱。以事業論，固未副當年之自負，所嘗爲人注意者，特爲熊內閣草大政方針，作言而未行之曇花一現而已。黃遠生民國二年九月十一日通信『記新內閣』言及梁氏之加入熊內閣有云：『熊氏之被電推爲總理也，力辭甚堅，有雖仲尼復生無可爲之語。……其以大義相實而促成之者實梁任公。及議院通過後，熊氏復惻惻其來，任公復屢電催之，故熊氏到京後之第一目標，反在任公。其先本以教育部屬之，任公堅辭決絕，任公之左右尤代任公堅辭決絕。熊氏乃大不懌，故第一次談判時，熊實不懌而散。至第二次談判，熊乃出其最峻厲之詞鋒與任公交涉矣，謂：「屢次皆公促我來，屬我犧牲，而公乃自潔，足見熊希齡三字不抵梁啓超名字之尊。」又詰任公以：「公既不出，則張季直汪伯棠皆牽連不出，熊內閣勢將小產，此時進步黨將持何等態度？又如公等均不出，熊內閣純以官僚組織成之，輿論必不滿意，此時進步黨又將持何等態度？故爲進步黨計，公亦不可不出。」其詞懇切，任公無以難之也。至此時已改換任公爲司法部矣。』黃與梁素頗接近，如所云，是其時梁氏雖勸熊組閣，而自身之出處，猶持遲迴審顧之態度，未嘗不慮任此而不克有爲足爲盛名之累也。卒以環境關係，竟『試他一試』，一試而失敗後，恢復其言論生活，自言

願終身爲一學者式之政論家，不復濶入實際之政途矣。未幾見獵心喜，又入段內閣爲財政總長，再試而再失敗焉。蓋其人不愧爲政論家之權威者，筆挾情感，善於宣傳，每發一議，頭頭是道，其文字魔力，影響甚巨，（晚年關於學術之作，亦多可稱。）而政事之才，實極缺乏，故畢生之所成就，終屬在彼不在此耳。若左宗棠之如願而爲督撫，所自効於清廷者，武略則平靖內亂，戡定邊陲，政蹟則盡心民事，爲地方多所建設，自另是一種實行家之卓越人才已。（至其晚年以大學士兩值樞廷，老矣，且爲同列所擠，在朝爲時甚暫，相業罕所表見，可不論。）

左氏之中舉，幾失而竟得之，梁氏則中舉後會試，嘗一度選中而竟弗售，其事亦可合述。

道光壬辰，左宗植宗棠兄弟同應湖南鄉試，宗植領解，宗棠卷同考官本摺而不荐，循慣例已無取中希望。正考官徐法績搜遺，得而大賞之，特中第十八名。宗棠對之深有知遇之感。其同治八年己巳爲徐撰神道碑敘及此節云：「其年秋，公以禮科掌印給事中主湖南鄉試，特詔考官搜遺卷。副考官胡以疾卒於試院，公獨校五千餘卷，得士如額。解首爲湘陰左宗植，搜遺所得首卷爲左宗棠，榜更啓糊名，監臨巡撫使者吳公榮光，避席揖公賀得人，四座驚歎。」又同治九年庚午「書徐熙庵師家書後」云：「故事，鄉試同考官以各省州縣官由科目進者爲之，凡試卷經同考官閱荐而後考官取中，同考所斥爲遺卷，考官不復閱也。是科宣宗特命考官搜閱遺卷，胡編修既以疾先卒，公獨披覽五千餘卷，搜遺得六人，余忝居首，書中所稱十八名者也。當取中時，公令同考官補荐，不應，徐以新奉諭旨曉之，旋調次場經文卷，傳視各同考，乃無異議。禮經文尤爲公所欣賞，題爲「選士厲兵簡練俊傑專任有功」，書中所稱經文甚佳者也。後并進覽。當時閣中自內閣監試官以下頗疑是卷爲溫卷也。比啓糊名，監臨巡撫兩海吳公榮光賀得人，在事諸公多有知予姓名者，羣疑益解——。計同舉四十五人

中，余齒最少，今亦五十有九。……白頭弟子，尙得於橫戈躍馬時得瞻遺翰，不可得謂非幸也。抑余尤有慨焉。選舉廢而科目興，士之爲此學者，其始亦干祿耳，然未嘗無懷奇負異者出其中，科名之能得士歟，亦士之舍科名末由也。惟朝廷有重士之心，主試者不忍負其一日之長，則興教勸學，其效將有可觀，於世道人心非小補也。『徐左遇合，良有過於尋常座主門生者，宜左氏惓惓於師門者甚至也。而其最被欣賞之文，題目若與左氏異日事業隱相關合者，殆抱負所在，故言之有物，不同人云亦云歟。』選舉廢而科目興』一段，持論亦頗軒爽。人才之出於科舉，正以舍是末由耳。考官例得搜遺，惟往往習於省事，僅閱同考官所荐之卷，餘置不問。宜宗恐各省同考官屈抑人才，壬辰五月降諭云：『三載實與，爲掄才大典，各直省主試經朕特加簡任，宜如何濬慮洗心，認真校閱，務求爲國得人。順天同考官及會試同考官，俱係翰詹科道部屬。該員等甲第本高，又經朕親加校試，尙無荒謬之人充選，所以得人較盛。各直省同考官，則年老舉人居多，勢不能振作精神悉心閱卷，即有近科進士，亦不免經手簿書錢穀，文理日就荒蕪。各省督撫照例考試廉官，仍恐視爲具文。全恃主試搜閱落卷，庶可嚴去取而拔真才。士子握槩懷鉛，三年大比，一經屈抑，又須三年考試，或竟有終身淪棄者，豈不可惜？該主試俱係科甲出身，試回思未第之先，芸窗誦讀，與多士何異？若止就荐卷照常挑選，而於落卷漠不關情，設身處地，於心何忍？嗣後各直省督撫務將廉官認真考校，不得以年老荒謬之員濫行充數，其典試各員，必須將闈中試卷全行校閱，不得僅就荐卷取中，方爲不負委任。……特申誥諭。儻各直省正副考官草率從事，一經朕別有訪聞，即將該主試嚴懲不貸。』左氏所云「特詔考官搜遺卷」「朝廷有重士之意」，即謂此，亦科舉掌故也。聞同考官某已於左卷加「欠通順」字樣之批條，經徐氏力與爭持，始換批補荐。又文學家吳敏樹，與左同榜獲雋，亦搜遺所得六人之一。

梁啓超乙未（光緒二十一年）會試，副考官李文田極賞其卷，已議取中矣，卒爲正考官徐桐所阨，以致擯棄。李氏於落卷批「還君明珠雙淚垂」之句，以志慨惜，傳爲文字因緣之佳話。胡思敬「國聞備乘」紀其事云：「科場會試，四總裁按中額多寡，平均其數，各定取舍，畸零則定爲公額，數百年相沿，遂成故事。乙未會試，徐桐爲正總裁，啓秀李文田唐景崇副之。文田講西北輿地學，刺取自注西遊記中語發策，舉場莫知所自出，惟梁啓超條對甚詳。文田得啓超卷，不知誰何，欲拔之而額已滿，乃邀景崇共詣桐，求以公額處之。桐閱經藝，謹守御纂，凡牽引古義者皆擯黜不錄，啓超二場經藝發明孔注，多異說，桐惡之，遂靳公額不予。文田不敢爭，景崇因自請撤去一卷，以啓超補之，議已成矣。五鼓漏盡，桐致書景崇，言頃所見粵東卷，文字甚背繩尺，必非佳士，不可取，且文田袒庇同鄉，不避嫌，詞甚厲。景崇以書示文田，文田默然，遂取啓超卷批其尾云：「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啓超後創設時務報，乃痛詆科舉。是科康有爲卷亦文田所拔，廷試後不得館選，漸萌異志。」據余所聞，李批梁卷，僅「還君明珠雙淚垂」七字，未引下句也。梁領得落卷後，見李批而感知己，謁之。李聞其議論，乃大不喜，語人以此人必亂天下。梁主本師康有爲（時名祖詒）之學說，宜不相投。又相傳徐桐之堅持擯梁，係誤以爲康氏卷。梁代師被抑，而康竟擢高魁焉（中第五名）。時康名已著，其文字議論爲舊派人物所惡，斥以狂妄。（胡謂康「萌異志」者，係指戊戌之事，所撰「壬戌履霜錄」詆爲謀逆也。）左謂在壬辰湖試同舉中齒最少，時年二十一也。梁則十七歲即中舉，更爲早發，適與左子孝威中舉之年齡同。（孝威爲同治元年壬戌舉人。後亦未成進士。）

談柯劭忞（民國二十六年）

（一）

近代北方學者，柯劭忞亦有名人物也。劭忞山東膠縣人，幼讀甚慧，十六歲爲生員。嗣於同治九年庚午，中本省丁卯庚午併科舉人。年二十一，（榜年十七，蓋少報四歲。）六上公車被擯。至光緒十二年丙戌始成進士，入翰林，散館授職編修。二十七年辛丑簡充湖南學政，還京後歷官國子監司業、翰林院撰文、侍講。三十二年丙午，奉派赴日本考察學務，歸任貴州提學使，旋開缺在學部丞參上行走，官至典禮院學士。會充資政院議員，大學堂經科監督，署總監督。當辛亥（宣統三年）革命起，奉命充山東宣慰使兼督辦山東團練大臣。鼎革而後，設清史館，由趙爾巽主之，延任修史之役。爾巽卒，代理館長。蓋清史稿之成，與有力焉。卒於民國二十二年，壽八十有四。此其略歷也。治學甚勤，所著書以「新元史」爲最偉大，名聞遐邇。

劭忞所以成其學，家庭之關係匪淺，蓋良好之基礎賴斯也。濰縣陳恒慶，其丙戌同年友，且有戚誼，以工部主事官至給事中，外放知府，回籍後於民國初年撰「歸里清譚」（又名諫齋稀菴筆記）中述及劭忞事有云：

柯太史鳳蓀，詩古文淵源家學，別有心傳，故兄弟皆成進士，太史文名馳天下。封翁佩章，雖未得科名，經史之學，具有根柢。太夫人長霞，爲掖縣李長白之女，詩學三唐，稿中「亂後憶書」一律，京師傳誦殆遍。詩云：「插架五千卷，竟教一炬亡。斯民同浩劫，此意敢言傷？業廢憑兒嬾，窗閒覺日長。吟詩

憐弱女，空復說三唐。」太史原籍膠州，因捻匪之亂，避居濰昌。李長白後人亦居濰昌，由李季侯豐綸始遷也。季侯爲予癸酉同年，太史爲予丙戌同年。甲戌會試後，柯李皆下第，同赴河南禹州投親，已入豫境，離禹城僅九十里，坐車行至深溝，其地兩面懸崖，中爲大道，雨後山水陡下，季侯淹斃，同死者車夫三四人，騾馬十餘頭。風蕪踞車蓋之上，浪衝車倒行，其後懸崖崩塌，車乃止，乃呼救，崖上人縋而上之，竟得生。此行也，得生者風蕪一人，亦云幸矣！太史自言：「得生固幸；水退後，一面雇人尋屍，一面雇人赴禹州署送信，夜間屍體在野，一人守之，與羣犬酣戰，殆竭盡生平之力矣！」太史元配于氏，爲予表姝；繼配爲吳肇甫先生之女。過門後，囑太史帶往寺內前室靈前行禮，見太史所作輓言懸於壁間，噉其語句多疵，則夫人學問，又加太史一等矣。

可謂一門風雅，劭恣蔚爲學人，豈無故哉？聞劭恣幼嫻吟詠，七歲時即有「燕子不來春已晚，空庭落盡紫丁香」之句，固徵早慧，亦深得力於母教耳。至遇險獨存，寫來情景可怖，所謂會有天幸也。好談命運者，殆將授爲「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之左驗乎！

盛昱，其庚午同年也，爲肅親王永錫之曾孫，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敬徵之孫，工部侍郎恒恩之子，家世貴盛，生長華隴，光緒間以丁丑（三年）翰林官至國子監祭酒，文采風流，焜耀一時，家有園亭花木之勝，好客，所交類爲知名之士，「坐上客長滿，樽中酒不空」，「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雅有昔賢風概，京朝勝流，蓋無人不道盛伯義焉。劭恣與爲雅故，每參高會，其詩文亦頗獲其切劘之益也。盛昱引疾罷官後，卒於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劭恣於三十一年乙巳序其「鬱菴閣遺集」云：

宗室伯義先生既卒，門人蒐其其古今體詩，得百二十八首，附以詞十三闕，都爲四卷。先生庚金石書

籍之室曰鬱華閣，故名之曰鬱華閣遺集。先生博聞強識，其考訂經史及中外地輿之學，皆精覈過人，尤以練習本朝故事爲當世所推重。吾友臨清徐坊嘗謂劭恣曰：「吾輩聆伯巖譚掌故，大至朝章國憲，小至一名一物之細，皆能詳其沿革改變之本末，而因以推見前後治亂之迹。若撮其所言，錄爲一書，恐二百年來無此著述矣。」劭恣驕歎爲知言。昔桐城姚郎中分學問之途有三，曰詞章考據義理，以劭恣之愚論之，特晚近承學之士派別如此耳，謂學問之途苞於三術，斯不可也。古之儒者，博綜乎先王之制作而深明乎當時之損益，其學如山淵之富，故無所不知，其言如著龜之決，故無所不驗，如魯之臧文仲，晉之叔向，鄭之子產，所謂閱覽博物之君子是也，豈若斗筲之夫，斷斷然守一先生之說，殫精竭力以自奮於空疏無用之途哉？先生之學，未知視古之儒者爲何如，然近世閱博之君子，未有能及先生者也。先生自通籍至國子祭酒，居官十有四年，忠規讜論，中外歎仰，然不能盡行其志，謝病家居，又十年乃卒，卒之明年而京師之亂作，使先生尙在，則當時耆艾重臣，敬信先生而聽其言，必不至崇妖亂而召戎寇，以貽宗社阽危之患也。「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嗚呼恫已！劭恣與先生交最久，先生有詩，劭恣必索而觀之。先生詩不自收拾，多散佚，故劭恣所見有出於集外者，然無從檢覓矣。先生之卒也，劭恣旣爲文哭之，今讀其遺詩，又爲之序，以識吾悲，且以見先生之學，其善詩爲餘事焉。

盛推其掌故之學，蓋盛昱甚以此見重儕輩也。此序文字頗工，爲劭恣之佳構，而見者不多，故就「鬱華閣遺集」所載錄之。（劭恣「蓼園文集」，藏於家，未知最近有刻本否。）至謂使盛昱尙在，必無庚子之禍，則未免言之過易。倚義和拳以「扶清滅洋」，孝欽后主持於上，頑固之王大臣逢迎而贊襄之，不惜駢戮異議諸臣以立威，而謂區區一無賴之盛昱足挽狂瀾乎？

盛昱與劭恣先後爲國子監堂官，劭恣甲辰（光緒三十年）官國子監司業，去盛昱庚寅（光緒十六年）之罷祭酒，十餘年矣。宜賓陳代卿，咸豐十一年辛酉舉人，久官山東州縣，劭恣爲其膠州任所得士，嘗於劭恣官國子司業時，作北京之遊，即寓劭恣所，其「節慎齋文存」卷下，有「北遊小記」一篇，云：

光緒甲辰六月初二，余由津門乘火車入都，……居停主人爲柯鳳蓀少司成，余權膠州時所得士也。時方十四齡，文采斐然，知爲遠到器，由詞館而游升京堂，四十餘年，見余猶執弟子禮不倦，其血性有過人者。鳳蓀樸學，不隨風氣爲轉移；著有「新元史」，嘗得歐洲秘藏歷史，爲中土所無。余在京見其初稿，以爲奇書必傳，未知何時告成，俾余全睹爲快也。

蓋「新元史」之作，爲劭恣畢生惟一之大事業，據云積三十年之精力，始克告成，迨此書完全蕞事，事中外大名，代卿不及見之矣。

劭恣於丙戌同年翰林中，夙善徐世昌，晚年尤相親。世昌爲總統時，設詩社於總統府，號曰晚晴，劭恣爲社友中最承禮遇者。（世昌所爲詩，每就正於劭恣。）劭恣詩集曰「蓼園詩鈔」，卷五有「徐總統畫江湖垂釣冊子」一首云：

蓼笠簑衣一釣竿，白蘋洲渚寫荒寒。不知漁父住何處，七十二沽煙水寬。
清適可誦。同卷稍後有「輓奉新張忠武公」云：

白首論兵氣益振，功名何必畫麒麟？不憐擴廓奇男子，百戰終全關下身！
連雲甲第化煙埃，想見將軍血戰回。嗚咽瀟湘河裏水，十年流盡劫餘灰。

爲輓張勳之作。玩「百戰終全關下身」之句，蓋深嗟其死於關下，未戰死於丁巳（民國六年）復辟之役耳。劭

恣工於詩，弗能多錄，茲斯二者（一淡一濃），略見一斑。

世昌在總統任，下令對「新元史」加以稱揚，列爲正史，所以示注重文化之意，兼爲同年老友助一臂之力也。世昌以總統獲法國文學博士學位，劭恣亦緣「新元史」見重東瀛，得日本文學博士，丙戌翰林同時遂有兩外國博士，時論榮之；惟世昌係因政治關係，其事有間。（後來日本設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聘劭恣充委員長，亦徵重視，以中國人得日本博士者甚少，耆宿中僅劭恣一人也。）

傅芸子君講學日本京都帝國大學，余以東京帝國大學博士論文審查會當時對「新元史」所作審查報告推論得失頗詳，因函請以關於此事聞諸日友者相告，近承函示：

（一）聞諸倉石武四郎教授：當日審查「新元史」，此邦史學名宿箭內互博士（東京帝大教授）甚爲致力。博士爲倉石君高等學校之師，倉石君一日往謁，適值博士爲審查「新元史」之工作，皇皇鉅著，堆積室中。博士云：「以此書言之，其價值可在博士之上，亦可在博士之下，即此一編，頗難斷定。又，原書之異於舊元史者，未比較言之，須爲之一一查對，以作成報告，故工作頗覺麻煩云。」

（二）據聞東京帝大方面，最初尙無授予鳳老博士學位之意；此事係由當日駐華公使小幡西吉之提議而成。

（三）青木正兒博士云：鳳老既得博士後，對於日本之有博士學位者，無不重視。當日有某博士嘗往謁，鳳老歡迎甚至，禮貌有加，實則此君固虛擁此頭銜者也。

雖僅鱗爪，亦頗有致。

劭恣之老友張曼石（景延），於劭恣之卒，輓以長聯云：「通家三代，公適長我十齡，憶從東髮受膏，兄

事略同師事，竊曾見丹鉛瘁力，響救趨庭，入跡承明著作之班，出以岸序培材爲務，聲譽騰乎瀛海，功名付諸兒孫，國變後但閉門吟嘯自娛，要勿負平生志耳。青史重完人，想奕世直筆褒題，任置忠義儒林文苑遺逸中，纖悉都無愧色。」「遠客半年，悔不早歸數日，一自下車開耗，驚心彌復傷心，最難忘飲餞內堂，縱談陳跡，徧及弱歲釣游所至，屢歎故交存在幾希，情詞倍極纏綿，體態未嘗衰茶，瀕行時尙扶杖殷勤相送，誰知即永訣期耶？白頭懷舊侶，當此際靈犀展拜，獨於鄉鄰耆老學子孤寒外，淒涼別有餘悲。」語甚沈摯，以累代通家，交非恒泛也。此聯由安君筠莊鈔示，並知曼石先生現居舊都，因思造詣一談，叩以柯氏軼事，先致一齊道意，得復書云：「聞聲相思久矣，老病頹侵，無能修謁。頃承惠畢，知將枉駕蓬門，歡慰之至。惟日來痰嗽氣弱，殊難久談，容俟少瘳，再爲函約可乎？」曼翁高年遠豫，暫不便相願，致妨願養；他日晤談後，當更有述。

(二) (民國二十六年)

關於柯鳳蓀（勅恣），前略有所述。近與其老友章丘張曼石先生（景延，曾爲漢軍旗籍，復籍章丘。）晤談，於其軼事更有所知，爰續爲敘述，以作前稿之補充。

柯氏之大父易堂，曾與曼石之大父榮堂同官於閩，罷官後，曼石之父夢蘭受業其門，其後夢蘭又延柯父佩章課子，爲曼石之師，柯氏自少年即與曼石相善，曼石輒聯語「通家三代」，以此。夢蘭官於豫，歷知安陽遂平鹿邑諸縣，柯氏每隨侍其父於縣署，力學攻苦，異常勤奮，見者咸加歎異。

當柯氏在籍進學後省父於安陽縣署也，其父擊之謁居停暨各幕友。翌日，柯氏如廁，值廁所有修葺之處，帳房幕友共往視，柯見之，不憶昨已見過，且施禮矣，復向之作揖致敬。某方與工人語，未之措意。柯乃大恚

其父親其憤憤之態，異而詢其故，具以狀對，於被人看不起之辱，言之有餘怒焉。父笑曰：「本來是爾多事，昨日爾已對彼作過揖矣，今日何必又作？爾不過一後生小子，被人看不起，亦甚尋常；使爾能中舉中進士者，何人敢看爾不起乎！」柯聆訓大爲感動，誓努力前程，以雪此恥，故孜孜矻矻，幾有廢寢忘餐之勢。有志者事竟成，卒擢巍科，入詞林，爲讀書人吐氣。其父欣然謂之曰：「爾當深謝某氏；非由彼之一激，爾未必能成名也！」

以用功太過之故，柯氏少年多病，在鹿邑縣署時，嘗身兼咯血、夢遺、關格、怔忡四大症，甚爲憔悴，識者多憂其不壽，而晚年身體康強，享八十餘之高齡，爲當日所料不到者。柯氏兼通醫理，亦即由少年多病而留意岐黃之故。又聞其父一日晨起，入其室，見烟氣彌漫，蓋時當冬令，柯氏坐近爐火，衣袖誤被燃着，而柯方執卷誦誦，神與古會，毫不知覺也。其父於其勤學，甚嘉之，而亦未嘗不以膏狀戒之云。（柯氏書淫之癖，據聞實頗有父風，其父固亦酷嗜書卷而因之若有幾分默氣者。）

前稿述柯氏與李季侯（豐綸）由京至豫，途中遇險，李氏淹斃一節，引陳恒慶「歸里清譚」所載。茲聞曼翁所談，於情事尤詳。李氏字吉侯，爲柯之母舅，其外舅官子猷時官河南禹州（今禹縣）知州，李以嬌客管帳房事務，入京會試，與柯同下第，作伴回豫，柯俟送李到禹縣後，再自回遂平。當行至新鄭打尖，旅店主人謂曰：「天色驟變，將有大雨，前途有深溝，遇雨恐遭大險，今日宜宿此，明日看天色再行爲妥。」李不聽，而又不急行，以有芙蓉之癖，過癮既畢，始從容說道。行至兩面皆山之深溝，大雨傾盆而至，山水齊下，遂罹禍難。李柯同乘一車，當此危急之際，柯聞李驚呼曰：「一有性命之憂矣！」（指此數字即當時李出諸口者，蓋平日作慣文字，臨危猶於無意中掉文也。）迨柯顧視，即失李所在，蓋已作波臣矣。時車已入水，水且扯車而行

，柯升踞車蓋之上，得免衝入水中。幸雨止，附近村莊有土人李長年者，十餘齡之少年也，聞呼救之聲而至，率人從崖上縋救，柯乃獲慶更生。其車夫人等均得救，騾馬亦均尙未斃，獨李吉侯無蹤，禹州署得訊後所遣之人翌日始得其屍於數里外之某處。此次禍難，死者僅李吉侯一人。使李從旅店主人之言，可不死；立時速行，亦可不死；其卒與禍會，以隕其生，知其事者或謂蓋屬前定焉。又，當李氏由旅店登程，車甫行數步，李忽作應答之聲，柯訝而問之，李曰：「適聞有人呼我也。」其實當時並無人相呼。事後柯氏與人談及，亦以爲異。此皆曼石親聞諸柯氏者。（李長年爲柯之救命恩人，知柯爲名孝廉，甚爲欽敬，因拜爲義父，此亦患難中一段佳話。）

柯氏既脫險，歸至遂平，叩見其父後，見案頭有某書一部，亟取而閱覽，於遭險之事，一語不遑提及也。其父檢點其行裝等，覩水漬之痕，詢之，而柯氏方聚精會神以閱書，其味醞醞然，未暇即對。其父旋於其攜回之書箱中，見有「蘿月山房詩集」一冊，李吉侯所作也，因問及李氏，柯對曰：「死矣。」而仍手不釋卷，神不他屬。父怒，奪其書而擲諸地，訶之曰：「爾舅身故，是何等事，乃竟不一言，書獸子之狀，一至於此耶！」復詢其詳，始備言途中遇禍之經過焉。柯氏沈酣弗寤，近於入魔，其事固多可笑，而後來之克爲有名學者，未嘗不得力於此種奮淫之精神耳。「用志不紛，乃凝於神」，其是之謂歟。

此次險事而外，柯氏又嘗遇一險。在鹿邑時，侍父並偕曼石兄弟三人（均柯父門人）由縣署往張老莊看牡丹，分乘騾車三輛，（柯父與曼石一輛，柯氏與曼石之弟一輛，曼石之兄暨僕人一輛。）路經渦河寨，（其地爲鹿邑名勝之一，所謂「渦水風帆」也。）出寨門即下坡而過橋，地勢陡峻，柯氏所乘車，以車夫指揮失宜，車忽由坡斜下，不當橋而當河，河水頗深，下必無幸，以地勢關係，騾行迅疾，車夫不能止之，其危險可想。

當斯之時，突見一人，奔至驛前，以手控衛，驛立止，柯與曼石之弟遂得無恙。（此人爲一挑糞者，不受謝，匆匆即去。）渦河寨之險與新鄭道上之險，情事雖有大小之不同，而性命亦在呼吸之間矣。

曼石之父夢蘭交卸鹿邑篆務赴省垣，眷屬僑寓商丘，柯父以年老辭館休養，夢蘭即欲以柯氏爲曼石兄弟之師，柯父以累世通家之誼，輩行早定，不可忽改，遂使柯氏仍以平交之稱謂，與曼石兄弟共治課業，切磋而兼指導，並爲批改文字，此曼石輓聯所以云「兄事略同師事」也。

時柯氏兼治算學，係由「知不足齋叢書」中檢出舊算學書數種，加以研習，亦時與曼石等講論，並仿製古算學儀器，蓋致力甚勤也。初嘗以不解天元（即今之代數）之術，恒示悶悶，而鑽研弗懈。一日晨起，語曼石曰：「吾將通天元矣，昨晚夢梅定九相訪也。」午餐之際，忽喜躍而起，高聲曰：「我懂得了！」因即爲曼石等言天元之術，如何如何，口講指畫，興高采烈。其事頗類所謂「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者，斯亦足見其治學博學之一斑矣。

柯氏晚年在舊都與曼石時相過從，每自歎衰老，而精神固尙矍鑠，步履亦尙清健也。民國二十二年春間相晤，柯氏與縱談舊事，感慨系之，並勸其將平生所爲詩，整理編次，付諸剞劂，而以作序自任。曼石欣然諾之，會因事赴豫，即攜稿以行，在豫編次就緒。此歸舊都，驚聞柯氏卒三日矣，人琴之痛，不同泛泛，故輓聯有「遠客半年，悔不早歸數日，一自下車聞耗，驚心彌復傷心。」等語也。是年夏，柯氏以胃部舊病復發，入德國醫院調養粗痊，歸寓後，以幼子昌汾赴曲阜孔氏就姻，攜新婦歸來，在報子街聚賢堂開賀宴賓，柯以病後精神猶不佳，未親往，令子輩招待而已。宴後，其友多人復至其太僕寺街寓所當面道喜，柯氏不得不親與周旋。竟緣過勞復病，再入醫院，診治無效，遂以不起云。

其大父易堂之軼事，亦有可述，茲附誌之。易堂道咸間宦於閩，以才調自喜，疏狂傲物。夏間出門，赤足乘輿，行至街衢，加兩足於扶手板上。值某官之輿，迎面而來；某官素短視，見其足之高拱，以爲向已拱手爲禮也，亟拱手答禮。此事傳爲笑柄，某官深憾之。未幾，易堂在鳴鳴蘭同知任被參奪職，據聞即與此事有關。其被參之考語，有「詩酒風流」字樣，同摺被參者中，有一人之考語曰「烟霞痼疾」云云，以係癡君子也。二人之考語，並傳於時。易堂罷官後，在閩蹠徒自給，落莫以終。彌留之日，賦詩告訣云：

魂將離處著精神，生死關頭認得真。此去定知無後悔，再來應不昧前因。可憐到底爲窮鬼，却喜從今見故人。閉道昭明猶孽報，願臨阿鼻與相親！

襟懷若揭，情致卓然，才人吐屬，如見其人矣。夢蘭有「哭業師柯易堂夫子八律」，亦情文交至之作，警句如「挂冠歸去惜餘年，詩酒生涯即散仙。傲骨更誰憐白髮，豪情直欲問青天。」「老去江湖猶作客，年來心事半青空。滿天風雨人何在？千里家山夢未通。」（夫子罷官後，柯欲還鄉，不果。）「均攀切動人。」

清詩人前乎易堂而亦以詩酒字樣見列彈章者，有黃莘田（任）。陳其元「庸閒齋筆記」卷五云：「永福黃莘田（任），官廣東四會縣知縣，放情詩酒。大吏以『飲酒賦詩，不理民事』劾之，莘田聞之忻然，解組日即將『飲酒賦詩不理民事奉旨革職』十二字自旌其舟而歸。」可與易堂事合看，特易堂未遂還鄉之願耳。

談陳三立（民國二十五年）

散原老人義寧陳伯嚴（三立），雅望清標，青年宿學，蕭然物外，不染塵氣，溯其生平，蓋以貴公子而爲眞名士，雖嘗登甲榜，官京曹，而早非仕宦中人，詩文所詣均精，亦足俯視羣流。茲就所知，試談其略。

光緒八年壬午，陳寶琛典試江西，散原爲所得士，深適鑒賞，師弟之誼頗篤，晚年情感尤摯。八十生日，寶琛贈詩云：「平生相許後凋松，投老匡山第幾峰？見早至今思曲突，夢清特地省聞鐘。眞源忠孝吾猶敬，餘事詩文世所宗。五十年來彭蠡月，可能重照兩龍鍾？」想見白頭師弟之風義。詩之首句，本事即在壬午闈中。洪鈞（同治戊辰狀元，寶琛同年友也）時以江西學政充鄉試監臨，與寶琛論取士之法，謂宜取才華英發之士，以符「春風桃李」之旨。寶琛則謂宜以「歲寒松柏」爲尙，遂以「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命題，入彀者多知名士，散原與焉。「平生相許後凋松」，五十年往事重提也。（此詩初稿，本以「相期無負後凋松」之句切壬午之遇合，曾爲陳蒼虬誦之，後經改定爲贈。）民國二十三年，散原北上，省其師。師年八十七，弟年八十二，矍然二老，聚首舊都，共話曩曩，蓋歡然亦復黯黯云。翌年，寶琛卒，散原輓以詩云：「一擲香賢與世違，猥成後死更何依！傾談侍坐空留夢，啓聖回天笑見幾。終出精魂親斗極，早彰風節動宮闈。平生餘事仍難及，冠古詩篇欲表微。」語極工鍊沈著，於寶琛生平賢本人關係，均道得出，可與寶琛贈詩合看。並輓以聯云：「沉澁之契，依慕之私，幸及殘年償小聚。」「運會所遭，輔導所繫，務據囊抱見孤忠。」亦甚摯切。

壬午鄉舉後，旋於丙戌會試中式，是年未應殿試，己丑成進士，以主事分吏部行走。時有吏部胥吏某冠服

來賀，散原誤以爲摺紳一流，以賓禮接見；書吏亦昂然自居於勳體。繼知其爲部胥，乃大怒，厲聲揮之出。書吏慚沮而去，猶以「不得庶常，何必怪我！」爲言，蓋強顏自飾之詞，散原豈以未入翰林而遷怒乎？部吏弄權，勢成積重，吏部尤甚，茲竟貿然與本部司員抗禮，實大悖體制，散原折其僭妄，弗予假借，亦頗見風骨。散原非無經世之志，而在部覺浮沈郎署，難有展布，未幾遂備然引去，侍親任所。其父右銘翁（寶箴）在湖南巡撫任，勵精圖治，舉行新政，丁酉戊戌間，湘省政績燦然，冠於各省，散原之趨庭贊畫，固與有力。

當是時，散原共譚壯飛（嗣同，湖北巡撫繼洵子）陶摛存（葆廉，陝甘總督模子）吳彥復（保初，故廣東水師提督長慶子）以四公子見稱於世，皆學識爲一時之儔者，而陳譚二公子之名尤著。（丁叔疋惠康，故福建巡撫日昌子，時亦有名，四公子之稱，或以丁易陶，原非固定也。）

戊戌政變，德宗被囚，孝欽臨朝，京內外諸臣視謂新黨者，獲咎有差。右銘翁革職永不敘用，散原亦坐「招引姦邪」一併革職。所謂姦邪，指梁啟超輩也。散原「晴虛記」有云：「初吾父爲湖南巡撫，痛欲敗無以爲國，方深觀三代教育理人之原，頗采泰西富強所已效相表裏者，放行其法。會天子慨然更化，力新政，吾父圖之益自奮，竟用此得罪。」言之有餘喟已。方德宗之銳意維新，頗爲流俗所詫，及政變，輕薄者爲聯以嘲陳徐兩家，以「徐徐云爾」對「陳陳相因」，「禮部侍郎，兵部侍郎」對「徐氏父子，陳氏父子」，時先二伯父子辭公亦父子獲咎也。（先二伯父在禮部侍郎任革職下獄，先從兄研甫在湖南學政任革職永不敘用。所謂兵部侍郎，指巡撫例加兵部侍郎銜。）

自是雖憂國之念未泯，而不再與聞政事，惟以文章行誼，爲世推重。光緒三十年，詔戊戌以黨案獲咎者，除康梁外，悉予開復原銜。疆吏有欲荐請起用者，堅謝之。嘗一度爲甯滬鐵路總理，特以鄉望見推，未幾即辭

去。入民國後，卓然介立，聲譽益隆，海內想望聿采，有矜式羣倫之概焉。

其爲詩，工力甚深，神清致遠，名滿天下，後學所宗。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一有云：

伯嚴論詩，最惡俗惡熟，嘗評某也紗帽氣，某也館閣氣。余謂亦不盡然。即如張廣雅（之洞詩，人多譏其念念不忘在督部，（時督武昌。）其實則何適哉？此正廣雅長處。如……數詩，皆可謂絲毫尺素，滂沛寸心，廣雅堂集中之最工者，然東來溫嶠，西上陶桓，牛渚江波，武昌官柳，文武也，旆旌也，鼓角也，汀州冠蓋也，以及峴首之碑，新亭之淚，江鄉之夢，青瑣湛輦之同浮沈，秋色寒煙之寫塞主，事事皆節鎮故事，亦復是廣雅口氣，所謂詩中有人在也。伯嚴不甚喜廣雅詩，故語以持平之論；伯嚴亦以爲然。

衍爲張之洞幕客，有知過之感；其以「詩中有人在」爲之洞「紗帽氣」辯解，論頗通達。之洞高位官情，人與散原大異其趣，詩亦不妨與散原大異其趣也。而散原格律之嚴，亦於斯可略覩矣。

吾兄彬彬嘗謂：「散原老人之詩，標格清俊。新派海派固不通唱和，即在京式諸吟侶中，亦似落落寡合，每見離羣孤往。昔年北政府盛時，閩贛派詩團優游於江亭後海，或沽上之中原酒樓，往來頻數，酬唱無虛；陳則駐景南天，梵梵區區鐘阜間，冥索狂探，自饒真賞。及戊辰首會遷移，故都荒落，詩人秦牛南去，此叟忽爾北來，省其師陳發菴，得『殘年小聚』之歡。王子問楊昉谷贈詩：『四海無家對影孤，餘生猶幸有江湖。』足爲詩人寫照。曩者春明勝流雲集，則蘇轍間有江湖；今日南中裙屐雨稠，則舊玉城爲江湖。頗聞北徒之故，乃不勝要津風雅之追求。有介挈登堂者，有排闥徑入者，江干車馬，蓬戶喧闐，悉率斗山，願聞玄秘。解圍乏術，乃思依瓊島作桃源。此中委曲，殆非世俗所能喻，而其支離突兀，掉臂游行，迥異常人，尤可欽焉。綜覽散原精舍詩，所最推許者，當屬通州范當世肯堂，集中投贈獨繁而摯。一作云：『公知吾意亦何有，道在人豈更

不喧。」又曰：「萬古酒杯猶照世，兩人髮影自搖天。」此「使君與操」之勝概也。於范作「甲午天津中秋玩月」，嘆爲「蘇黃而下無此奇」，報以「得有新人力復古，公然高咏氣橫秋」，恰與范之兀傲健舉相稱。彼皆「爲詩而詩，人格與詩格，大致不遠，自足睥睨一世矣。」所論可質識者。

其文亦清醇雅健，格嚴氣澁，頗守桐城派之戒律，而能自抒所得，弗爲桐城派所囿，蔚成散原之文。所爲「龍壁山房文集敘」有云：

竊以文章之不做，亦不做於其心之所至而已。涵諸古而不誣，徵諸己而不緘。其一時興廢盛衰之間，類曹好曹惡，異同攻尙之習，競以爲勝，非君子之所汲汲也。桐城家之言興，相獎以束於一途，固以嚴天下之辨矣，而墨守之過，狃於意局，或無以鑿高材者之心，然而其所自建立，究其指要準古先之言，皆足達其心之淑慝，條貫於事物，倡一世於物則樂易之途，以互釋其能，而不爲奇袤詭辨，淫志而破道，階於浮夸之尤。傳曰：言有宗，出辭氣斯遠鄙倍，蓋庶幾有取焉。

蓋自道爲文之宗旨如是，其才思功候更足相副，宜一篇既出，率爲並時文家所稱服也。新城王晉卿（樹枏，今春卒於北平，壽八十六），與散原年輩相若，（丙戌同年。）所爲文亦有盛名，或以南陳北王並稱。王氏著作頗多，特以文家境詣論，似猶略遜於散原耳。

散原性極誠篤，善獎掖後進，而於漫欲借以標榜或大言過實者，亦能立辨。聞居南京時，一日有民元會開府邊圍之某氏來，侈言其記誦之博。散原問平日治何書最勤最熟。某氏答曰：「致力甚勤者，殆不勝枚舉；即如四史，人多苦其卷帙浩繁，而我能背誦不遺一字也。」散原曰：「是誠不易。適爲一文，欲引用天官書，苦不甚憶，君既精熟如此，請爲我誦之，省翻檢之勞多矣。」某氏瞠目赧頰而退。此事頗趣，亦大言過實之良

規也。

屬稿甫竟，接孫思昉君來書，中有述及聞諸佛學家歐陽竟无（漸）關於散原者一節，謂：「聞歐陽大師談陳散原先生，性淵默，寡言笑，高年而步履甚健，登山臨水，終日不疲。民國二十年，曾游匡廬龍潭，散原賞其幽邃。大師請選石爲書散潭刻之，以易今名，散原謝未遑也。大師有時紀游曰：『予六十年不識匡廬，散原已北，改轍而南，相逢而笑，遂遊黃龍，悲鴻次彭登恪諸君俱在，盛事一時，詩紀之。』」廬有婆娑一散原，天工鬼使湊征轅。黃龍見後解真見，摩詰言窮長至言。如我齋夫論喋喋，感公長者意渾渾。黃花翠竹都饒笑，秀北能南兩勿譴。』讀詩想見二老風流云。」

談廖樹衡（民國二十年六月）

（一）

廖樹衡（樹衡）起諸生，爲湘中宿儒，學行爲一時勝流所引重，工詩文，事功則見諸常寧水口山礦務，績效大彰，世所翹稱。卒於癸亥（民國十二年），壽八十有四。其次子基械撰行狀，所敘有云：

歲乙未，義寧陳公實蒞撫湘，明年大興卅政。先是陳公備兵辰沅，延府君課其次子三畏，其長子三立與府君尤善，故陳公父子知府君深，遂委辦常寧水口山卅務。卅場在萬山中，地狹隘，商人開採久，千瘡百孔，積潦甚深，交夏至即當停採。府君傍皇籌度，得開明鑿一法，將朽壤揭去，開一大口，上修下斂，使積潦歸於一泓，用田家龍骨車戽之，水易盡，然後隧地深入。規畫既定，削贖上陳，已報允，詎與工兩月，主省局者悉反前議，謂古今中外無此辦法，函牘交馳，百端誚讓，府君不爲動。……至十月乃獲大卅，明釐成效卓著，泰東西人來視卅者，咸……極言土法之善，水口山之名，已喧騰中外矣。戊戌，府君部選宜章訓導，巡撫俞公廉三以水口山不能易人，遂調署清泉，兼顧卅場。……會朝廷召試經濟特科，俞公及柯督學劾恣各疏舉府君名以應，府君以年老辭未赴。歲癸卯，俞公移督撫，繼之者趙公爾巽，初履任，即調府君主省局，水口山委先兄基植接辦。先兄悉遵府君成畫，前後十六年，都費銀一百一十九萬兩，而加設西法廠實占十之四五焉，獲利在六百萬兩外。府君既入省局，將積弊徹底廓清，常謂治卅如經商，當

保官本，圖漸進，毋務恢張。在事八年，官商大和，利無旁溢。巡撫岑公春龔以府君有功湘卅，特奏保舉，一一再疏請，以分部主事得賞三品銜二等商勳。府君辦卅雖久，然未經手一錢。當開工時，作文誓山神，有一「洗手奉公，勉存朝氣。有渝此盟，明神殛之」等語；而官者不察，謂有私財數十萬，府君亦勿與辨也。——改革後，幅巾還山，不一與聞世事。

其積業可於此得其大凡。

廖氏外孫梅伯紀君既寄示所鈔行狀等，並錄王闈運所爲壽序七十序見界，坊本湘綺樓文集未及收者也。文云：

近世論士必曰熱心，而劉峴莊尙膏獨自號冷隱，若冰炭之不相合也。非熱不足以濟人，非冷不足以應世。士君子懷才抱道，要必有發見之時，乃後不爲虛聲，不然者，巖穴枯槁而自以爲冷，聲華喧赫而自以爲熱，其可嘖也均矣。當東南鼎沸之時，天下波靡，而獨有湘鄉曾侯倡爲求人才分國憂之言，於是左胡和之，雖走卒下吏，一藝之長，得以自達。閩運弱冠亦與其議論，湖外人才搜訪備矣，寧鄉近邑，廖氏名族，有葆咳先生者，與劉克庵兄弟游，稱名諸生，竟寂然不相聞。其後湘軍愈昌，諸將分旄，而周提督得稱大將，專閩固原，乃始禮接之，邀遊列營，歷覽觀原，賦詩而還。陳巡撫故宦湘中，頗與唱酬，名聲乃稍聞於省城，未幾而滌外繕兵，疆臣失職，徵調惶擾，陳君自鄂臬調瀋襄輔，江湖波蕩，而先生孳扁舟，越重湖，游虎邱而還，其於世蓋備然矣，可謂冷矣。俄而陳君撫湘，廣東得志，亟用熱心之言，舉國若狂。湘人被知用者皆旋踵放棄，獨常事卅利大效，海外騰書以爲巨賡；部尙書移文湘撫稱廖氏私產，即先生爲陳撫所開闢也。方其受事時，與巡撫約，一不得掣肘，薦一人，授一策，即請退矣，故其舉事皆自經畫

，以成此偉績。無尺寸之柄，而御數千萬人，外排衆議，內檢繅漏，爲湖南所恃以立國，陳撫所賴以雪謗。身雜丁役之間，躬畚鍤之事，食不兼味，居不重幕，亦啞然自笑，不自知其何所求也。人之目之者，皆以擁厚資，握全權，一語不合，則以求去要必勝，省局嘗欲駕馭之，排擠之，而卒不能。徐視其容色，聽其言論，若不知有開卅之利，而遍邇人言乎？閩運長先生八歲，相見時年逾六十矣，未暇問其設施，但觀其詩文春容高華，無寒儉之音，不與冷官相稱。未幾果以學官改部司，主省局，天下言卅政者交推之，而亦垂垂老矣。今年正滿七十，同事諸君皆欲稱觴致詞，而以余知先生最深，屬爲文張之。予以爲先生性冷而心熱，蓄道德能文章而不見用，偶見之於纖小之事，已冠當時，名海內，使其柄大政，課功效，必能擴充之無疑也。士無所挾持，誠虛生耳，雖膺高爵享厚祿何益？先生家固小康，以勤儉治之，男婦各有所職，六丈夫子，俱有才能，恂恂雍雍，門庭儲雅，尤余所嘆羨。嘗戲語之云：『君毋自誇能教，此福非他人所及也。生平得接賢人君子衆矣，先生得天獨厚，而不自表襮，特假卅以發之。今七十既老，當古人致政之年，宜及斯時謝事閒居，飲酒賦詩，傳子課孫，以福澤長會元，而何汲汲遠游，遊客遊世之爲？』先生笑曰：『吾前者西征東游，子未聞一言，今獨欲吾具衣冠，延賀客，僕僕函拜，以爲子酒肉計，子嘗謬也。姑待吾歸而論之。』然閩運竊自喜相見晚而相知深，吾文果足用也，遂書以爲壽。

文饒趣味，亦頗足徵。慶嘗居其同里提督周達武幕府，序所謂周提督也。（達武「武軍紀略」一書，自述蜀黔戰事，文字頗工，即慶氏代撰。）王氏爲不贊成戊戌新政者，故於陳寶箴有不滿之詞。慶氏「珠泉草廬文錄」，并以王氏所爲序，同爲坊本王集所無，并錄於下：

珠泉草廬詩文，余皆得而讀之。詩高臺中宮音，嘗決其非鄉曲窮愁文士。文因小見大，務爲有用之作

，不甚彫繪，頗取韓退之氣盛言宜之說，沛然而來，忽然而止，於今所謂古文家者，皆有合焉。余之得率教也，由陳右銘。右銘罷官旅湘，爲余亟稱廖君能文詞；及其撫湘，乃倚以主計政。余竊意文人不耐雜，不虞君之肯爲用也。既而右銘罷去，計利大興，海內皆推廖君所主爲第一，直省無敢比者，無有稱其文詩者矣。獨張子虞柯鳳笙前後督湘學，稍知其能詩。余雖勉與君唱和，於古文義法未之親也。昔歸熙甫論王元美，以爲庸妄巨子，余之不見屏而猥承相與論文，豈非幸與？退之非薄六朝，余不敢擅論八家，蓋人各有能有不能，而余之論君文，曾不敢謂當君意也。丙午小寒日，王闈運題。

又有閻鎮珩所爲序云：

前明茅氏八家之選，議者或疑其未公，近世益之爲十家，然李之學優於孫，而其才實非子厚匹也。明嘉隆諸子，貌爲秦漢，當時已不厭人心，惟震川自比介甫子固，至今猶師法之不已，然未有齒及王李者，蓋文章貴真不貴僞，王李之效秦漢，僞也，震川之爲八家，真也，惟真則可久，其僞者特好媮之且暮而已。與震川同時有摹效史遷者，震川爲文譏之，比於東里效西施之舉。夫人才之高下不同，古今之時變亦異，必欲舍我而效人，如邯鄲學步，直匍匐而歸耳。善夫曹子桓之言曰，文章者人之精神，形軀有時而做，精神終古不泯，學者誠知文章爲吾之精神，則必實道其胸中之所得，使真氣沛然，不可抑遏，如是雖欲無久於世得乎？廖君慕咳，積其所爲文成一巨冊，間使人走遺予，且俾商論。予讀之，真氣充溢，絕不爲俗僞摩擬之習，至其狀寫景物，尤出之以自然。廖君其深於古者與。然吾聞文章之體莫尚乎簡潔而精緻，望溪標舉義法二字，原出於史記年表序，百餘年來，人人誦習義法，然爲之而能簡潔精緻者蓋亦少矣。姬傳之才，不逮八家遠甚，惟其善於修飾，工於淘洗，故古光油然，爲世所寶重。廖君誠能於此求之，其必有

進乎今之所傳者矣。丙午小陽月，石門閣續行序。
王序涉及義法及八家之類，似即針對閣序而發者。

(二) (民國三十二年)

廬氏有自訂年譜，稿藏於家，未經刊印。曩承其外孫梅君節錄見寄，雖未獲其全，得此亦大足供覽。茲錄錄於左，以公諸世：

光緒二年丙子三十七歲 七月，長沙錄科列第一名。九月落解歸。襄寧陳公右銘由鎮軍道解任回省主營務，約明年司其臚版，兼抄讀。新主紀元，州縣例舉孝廉方正，知縣唐公步瀛擬以樹德舉之。自知不稱力辭，唐公亦不另舉。

光緒三年丁丑三十八歲 是歲館陳氏閒園，在長沙局關祠右。學生三人，陳公次子三畏，兄子三恪，姪婿黃輔丞。時公以內艱辭去戎政，無臚奏之煩，專主課徒。公營葬平江。公子三立，字伯嚴，同居園舍。五月，降无譽觀易與湘鄉王文鼎來家。无譽有精稻之痛，遷跡梅山二十年。此次爲怨家牽涉，擬遊關隘避之。予引之閒園，與寧州父子相見。寧州賞其詩，爲之序行，所謂采思山人集也。臨別贈詩。七月，因事暫歸，伯嚴賦詩兩首。十一月二十五日，雪，夢至山，下有寺院，與一同行者立山上，賦詩一首。醒時殘燈未滅，亟起錄之。初寧州公喜談鏡，著有饋貧一策，予讀之未敢以爲然也。及公撫湘，丙申正月以常寧水口山銀場見委，則山中景物，與夢中所見無異。事光於二十年前。以予不樂談鏡，偏以相屬，亦若蒼蒼者故以此相新。凡事前定，豈非然哉？

光緒四年戊寅三十九歲 是歲館閒園。三月，豐城毛慶蕃實君來湘，同寓園廬。四月，伯嚴邀同實君作麓山遊，作游記一首。六日復與兩君遊衡山，寓祝聖寺，聽默安人談禪。七月回長沙，作遊衡山記。臘月，伯嚴送其弟就婚永州。解館歸。

光緒五年己卯四十歲 是歲唐公步瀛官益陽知縣，具書招司教讀，兼閱課卷。三月赴館。作書寄伯嚴云：與子之別，八易弦牘，日月不居，思之成痼。雖音書往復，不勝存問，而風雨蕭瑟，終傷遐阻。離索已來，鄙吝彌甚。方干射策，一第猶慳，關津備嘗，半菽不飽。嘉平旋里，方擬抱漢陰之壘，耕谷口之田，陋庭柯以怡顏，靡圖書以適性，上奉老母，左顧僑人，竊此餘閒，以蘇勞軸，而樂山明府謫采虛聲，遠貽書幣，必欲率率頑鈍，供其指臂，重違其意，欲罷不能，始以今日達於署園。山桃方華，覆壓芳樹，池水解冰，照我塵容，而分琴罷張，柯笛愔響，顧念昔者，味同嚼蠟。安得與吾子舉酒命嚼，一續摩歡也！僕生三十九年矣，味道情學，有眼面目，惟無恥之恥，曷知率教於子與，不德之德，雅願觀型於太上，即長此終古，亦無悶焉。自非親履，不敢宣言，鮑子知我，如何如何？尊公名業，羣流仰鏡，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明德之後，必有達人，時時讀書，盛賜光采。四月，聞宗恩山人沒於縣人喻太守光容寧靈官舍，已逾歲矣。至是得其寄予與伯嚴詩，蓋絕筆也。讀之不勝哀惋。詩云：秋風又到天心閣，鄉思遙連地肺山。九日黃花開漸淡，經年白雁去無還。奇文欣賞荒涼夜，才子聲名顧及閒，早晚日歸猶未得，離亭衰柳共躑躅。山人在寧靈有西征前後集，寧靈消食錄，光容均爲付刊，派人護其喪回湘。後予丐湘潭王先生王父撰傳，其詩集則予與義寧父子所校刊也。

光緒七年辛巳四十二歲 七月，陳公右銘赴河北道任，至省送行。

光緒九年癸未四十四歲 是歲三月劉君棧堂邀赴杭州訪義舉陳慶訪，不果。

光緒十年甲申四十五歲 周軍門達武請撰其蜀黔兩省戰事，辭之不獲，勉諾之。

光緒十一年乙酉四十六歲 是歲家居。三月葺西園茅廬，濬池種樹。陳考功三立撰珠泉草園記。四月將甘

泉賣來武字營軍牘編志略二卷，托名周君自撰，徇其意也。八月，挈基植秋試，假寓福源巷。右銘廉訪自

武林免官來湘，偕羅惺四太守來寓。本屆四書文題而盡力乎溝洫，予文取賈溝洫志河渠書，右公極賞之。

光緒十二年丙戌四十七歲 四月，陳生三畏暴亡，寓通泰街蛟園，父兄均不在，余臨其喪，一哀出涕。九

月，武軍志成。右銘廉訪笑謂何必借名領軍，徒使周老五得名，然人莫不知出寧鄉廖秀才手也，尤以弁言

爲工，謂雅似古徵堂文。

光緒十三年丁亥四十八歲 是歲館羅氏。時義寧公父子居蛟園，相距甚近。羅順循會舫菴杜元穆王伯亮陳

伯濟文道希常來陳宅，文酒之會，幾無虛日，每會必馳函相召。

光緒十五年己丑五十歲 三月寓書伯嚴考功，託爲泉恩山人世兄廖慕謀事，回報已交新化郝代鈞錄入測繪

學堂。

光緒十九年癸巳五十四歲 是歲居玉潭書院。二月巡撫吳大澂巡閱過縣，書小雅鶴鳴於九臬兩章手卷，後

書癸巳暮春書率筆陳明經以致思慕之忱。公工小篆，此頓尤極斯邈之能。先詢知縣鄭之樑，擬造廬相訪。

之樑以鄉居隔城遠，始以篆軸交鄭轉付。余與公素未謀面，自來不曾奔走聲氣以希當道之知，不知何以過

蒙殷勤。據鄭云，蓋欲邀余至求賢講舍也。十一月，發長沙，擬遊明聖廟。至武昌，值陳公右銘以明日赴

直隸藩司任，即夕見之。明日與鍾州范當世送之登舟。居數日，履輪東下。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五十六歲 二月，由上海換江輪返漢口，過江訪伯嚴，留居舊邸，招飲菱湖樓。伯嚴爲予序詩，勸刊行。十一月，陳公右銘撫湘，奏興鑛務，屬爲襄事，諾獻歲赴省面商進止。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五十七歲 是歲正月往長沙省城。巡撫陳公右銘委以常寧水口山鑛務，素乏講求，未敢自信，重違其意，勉諾試辦。先與公約，既經信委，請飭官局勿聽人，勿掣肘，勿以意度未曾經臨之事體辦，有效幸也，無效自行投劾，不煩舉錯。公聽之。以二月二十八日由省河角解纜，兒子基植隨侍。三月初四日抵衡州。十一日至隔水口山十里之松柏市。市瀕湘水，距衡州府城百五十里。初至憫何姓市樓以居。常寧故耒陽分邑，鑛場居鍾湘兩水之間。鍾水入湘之口，名菱源。宋時於此置菱源銀場監。明薛文清瑄亦嘗職此。距此三里許，有山名龍王，形勢嵯峨，高出雲表，奇石錯立，有高至數丈者。石爲礦氣所蝕，玲瓏如太湖靈璧，色深黝，山腰石罅，縱橫穿鑿，深入無間，峯勢欹斜，若將墮落，開始不知幾千百年也。時吾縣喻光後仙喬奉檄主辦此山之鑛。水口脈絡，由龍王山來，產鑛之所曰余家田，土人呼平隴曰「亦名町裏，縱橫不過數十丈，後左右略有小阜，前有小港，直達溪河，無所謂山也。歷年山氓都向町裏開挖，千瘡百孔，積潦滯淤，已成病塊。左阜曰銅鼓壩，右曰錫坑。亦間有開鑛口者。特不如町之多。環町草棚鱗次，以百千計，大都借拾遺鑛爲名，窩娼聚賭，販賣鴉片，生事召鬧，靡所不爲。居旣稠雜，氣候壅結，夏秋之交，疾疫繁興，火警亦頻。徧諭棚戶，予以搬遷之費，令于山口另行搭蓋，並清查戶口，編造保甲，頒發門牌，設立墟長，以時稽查。惟廢洞交午，叮地受戕已深，不將朽壤揭去，必如山氓辦法，春夏便當停採。因思長沙以下，燬灰採煤，均有明窰暗窰兩種。暗窰者如本山現行之法，掘洞支木深入地底是也。明窰則敞開大口，刨去疏惡之土，略同山農開挖塘池，聚四山之潦於一泓。舍竹筒車笨窰之製，

改用農家龍骨車，一條可抵竹車六條之用。水潦既盡，另於槽底隧地深入，而埽坑兩山之水既有所歸，更可多開鐵路，是爲事一而兩得。籌度既定，削牘上陳。時官鐵總局提調用事，牘上報允，且多嘉獎之語，不知因何見忤，悉翻前議，竟舍暗就明，古今中外無此辦法，爲之必無成。督過之嚴，幾同罵座。余始知官習之難除，先請之不能蒙貸也。既已興工，欲罷不能，上書爭之，仍不納。直待鄒君代鈞奉院委來山，目擊情形，極力贊成，始免紛紜。計自八月見鑿，九月墜出，十月則所獲更多。事既粗有眉目，重以磺氣蒸蝕，水土惡劣，無日不病，遂以十月赴省面辭。比奉撫院批云：該紳開辦水口山，用心良苦，收效亦最速，且於地方民情，亦甚愜洽。平時久負賢能之望，臨事益徵名實之符，佩慰何已？該紳學識優長，性情誠篤，方將發據素蘊，宏濟艱難，鑛務特其見端耳。本部院不自付量，擬爲此舉，所望二三君子共相贊助，以底於成，何得遽思高蹈，翺翔雲霄之表乎？尙共勉竟前功，以副勤望。所請應毋庸議。是日陳公大宴官士於庭，笑問樹衡曰：批語何如？余曰：米汁雖甘，然僵鼠服小，恐不能吸盡西江也。康客與公皆大笑。余時猶有去心，友人張琳楊鼎勛均勸其不必固辭，遂仍回銀場。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五十八歲 是歲正月在松柏。初二日曉起，兒子基械猝問天禧是何年代，語以宋眞宗遼末帝皆以此紀年，汝何以及此。具云：頃夢至市南古樟下有宅，極宏麗，門署延室二字。右有跋云：保此令名，以全其德，惟彼汶汶，不受污蟻，不豐不儉，是爲先生之宅。噫，微斯人孰能若此！末署天禧四年謙叟。致遼天禧祇一年，宋眞宗五次建元，天禧屬第四次，凡五年。此云四年，其爲眞宗時可知。而夢境迷離，末由推測，姑錄於籍，以紀其異。二月，棧回家。市商議建神廟於樟下，以余稍諳修造，請繪屋圖。計長十三丈，橫八丈，凡爲屋二十間，有室有門，有樓有廈，凡如廟制罔不備。四月破土開基，則地下

故有石址，與圖繪磨分寸之不合，衆咸訝焉。明年棧復來，覽之驚異，以謂夢中所見，與此無殊，惟南北異向耳。吾嘗以此索解於人，不可得。又十年，爲丁未歲。湘潭王闈運壬甫來觀水口山銀場，夜宿松柏，聞此一段因緣，謂寇平仲謫道州，在天禧四年，當日建宅，蓋以館萊公也。回衡州，手書延室二大字，並原跋，撰文記之。夫夢幻境也，幻極而真機露焉。余一生悲愉欣戚，皆先有夢兆，如丁丑十一月二十五日開園夢中所擬七言長句其一也。（原詩刊集中。）今基棧之夢尤奇。豈非事皆前定足以濟人世計較之心哉？二月，巡撫陳公閱邊，由永州便道來山視鑛。適余就山築屋成，縣尹龍起濤即於局所置頓，廚傳極煥，陳公一茶而去。三月，以晶瑩鑛石五枚上之巡撫陳公，賡之以詩。（詩刊集中。）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五十九歲 是歲在水口山銀場。二月赴省弔陳中丞夫人之喪。縣人周漢，惡外邦見凌，著書証之。臬使黃憲意言於巡撫陳公，將其二品銜道員咨革，下獄。余爲緩頰，公意已移。漢字鐵真，人稱爲鐵道人，性倔强，不願出獄。道人以此蒙輜，誠屬無謂，然當道恕此灌夫，亦未必成絕大交涉也。施者受者，所見各殊，無從解紛。五月得選授宜章訓導之信。八月陳中丞因事去位，承其任者爲山陰俞公廉三。十月赴省辭鑛差，公未允，遂乞假還山度歲，場事暫交兒子基植照料。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六十歲 是歲俞公以宜章隔常寧邊，不能兼顧鑛場，咨調清泉訓導。清泉缺較優美，余辭焉。公不可，曰：與君無私，無庸辭也。晤前任梅君鑒，亦曰：此席誼當屬君。吾之蒞此也，曾於夢中得句云：湖海句留十二年。吾由湖南海防例入粟得此職，今恰一紀，寧非數乎？余遂以四月挈眷履任。自是一年強半居官，命兒子植分管鑛場事。學署在小西門外，與衡陽學同在一隅。右爲先聖廟，衡清未分治時所立也。再右爲西湖書院西湖觀文昌閣衡清書院。崇楹巨棟，綿亘湖墻，荷田十頃，連成一泮。湖水清

泚，以在四郭外，遂蒙西湖之稱。視杭之明聖，具體而微。學署之右，有瀟溪祠，爲茂叔外家鄭向故宅。方志載元公寓此最久。余題學署楹柱云：此間亦號西湖，十里烟波千柳樹。遺構猶鄰茂叔，一庭芳草萬荷花。又客座聯云：午榻夢初圓，小雨涼生烏帽影。水風香不斷，白蓮花是藕絲魂。時湘潭王先生壬甫主講船山書院，余弱冠即聞聲思慕，至此始接笑談。先生謂聯語不類校官所擬，且不似湖南人吐屬。贈詩云：林屋比鄰高露山，却因遠士識孱顏。卅年詩句吟邊馬，一笑閑官似白鷗。尊酒未遑尋竹石，荒崖且爲闢榛菅。喜君暫出酬知己，但鍊金沙莫閉關。後書：孫咳先生與予鄰近，而初未相見，數於陳右銘處聞之。陳來撫湘，以錢務爲累，以孫咳一鏡有效。承命索詩，輒成奉贊云云。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六十一歲 是歲在清泉學署。那人經商衡州者卅餘戶，議設會館瀟湘門外，請湘潭王先生壬甫與予主任其事。購買某氏廢祠，撤故營，新增其式，廊中庭，設李羅兩真人神牌，以其皆長沙人也。十二月，巡撫俞公廉三赴鑛場閱視。時探出之鑛運鄂售與洋棧者，入銀以百餘萬計，場上猶皚素山積。公諭省局於餘利項下提銀五千兩充本山之賞。總局區分此款，以四分之三作常事通縣積穀書院之用，並分及該縣散職佐弁與漢口松柏兩處委員，其及銀堪者甚少。事爲巡撫所聞，以爲不應濫及場外人，檄樹衡將數覈減。余上書辭焉。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六十二歲 是歲在清泉學任。正月，奉院令下省。衡州因教案停學政試五年，擬衡清附長沙考試。中丞召商一是，虛懷詢問，屬勤攻其短，有賢者風矣。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六十三歲 是歲在清泉學任。三月，柯學使劾忝按部永州。時衡州停考，僅留一宿，索余近作，謬相推許，謂近體湘綺不能過。用絃扇寫所作七律三首見贈，詩甚佳，錄之左方。詩云：蟾蜍霜

崖抱郡樓，旗竿晚擊朔風道。地分二陝桃林近，水迸三門竹箭流。望氣應知行在所，論都再見帝王州。潼關近得平安報，父老迎鑿涕淚收。（陝州作。）殿前折檻尙嶙峋，欲挽滔滔又乞身。百二山河秦得地，五千甲盾越無人。論都事大酬宗祏，抗疏名高動縉紳。見說曹羈三諫去，不堪西望屬車塵。（送夏伯定乞假歸。）鳳最春寒析酒醒，長安二月雪填城。青山海上無田里，白首天涯有弟兄。道遠衣裘常恨薄，名高官職不嫌輕。東坡底事悲滄穎，十日匆匆已送行。（家兄敬儒入覲行在將歸，以詩送之。）四月，挈兒子杰棟回長沙應學院試。七月舉考，歸珠泉草廬。八月朔，赴衡州，杰兒隨行。一日抵湘潭，取道南嶽，至祝聖寺，訪默安上人。日尙午，上人堅留宿，徧約福嚴上封諸方丈入席，以禮施見稱。余愕然。具道戊寅六月余與陳三立毛慶蕃同來宿寺中，殿宇岌岌將頽，時主修禱廟者爲李方伯元度，賴余介義寧陳公一言，求廟工竣後分盈羨重新此寺，堅綴視前有加，山上同參，無日不感發蹤之力，相與尸祝也。事隔卅年，回首前塵，如烟如夢，非諸辨才說出因緣，幾忘之矣。作詩二首贈默公。撫院俞保舉經濟特科，凡六人。三品銜內閣中書瀏陽歐陽中鵠，著山西寧遠縣通判江寧舉人吳廷燮，宜章縣訓導寧鄉舉人樹衡，舉人湘潭梁煥奎，山陰副貢生傅以潛，湘潭縣廩貢生王代功。樹衡考語：學問淵博，踐履篤實，性情爽直，條理井然。經史而外，中西政藝講求有素。調署清泉縣訓導，委令就近辦理常寧水口鑛務，已著成效。臣於前年赴衡州閱兵，親往查看，見該山橫亘十餘里，廠屋櫛比，丁夫數千，悉以兵法部勒，井然不紊，足徵威足御衆，力能任事。其時學院柯特疏加保。隨由排封催赴省領咨，有母得病繫一官辜負破格求才之意云。自願疲鈍，不能應召，具啓辭之。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六十七歲 是歲在長沙鑛局。正月初九日王湘綺先生自省城來，邀作瀉山遊。十一日啓

行，宿橫市。十二日黃材早尖，申刻抵密印寺。（寺門楹聯云：雷雨護龍湫，洗鉢安禪，昨夜夢伽藍微笑；松花迷鹿徑，鳴鐘入定，何人知節度重來？）十三日方丈寄雲陪觀侵鉢曇花泉。春晴水涸，非復飛花濺雪之觀。未刻下山，宿橫市。十四日渡瀉水，經灘山鋪，穿麥田，未刻至灰湯關廟。飯後借湘綺觀湯泉。夜宿廟中。十五日早起，與湘綺分袂，回雲湖橋，計百里。予以午後歸家。連日湘綺皆有詩索和，余不工步韻，勉應之。（詩刊集中。）笠雲上人和韻云：瘦骨曾從訪月山，蠟如蜀道喜追扳。淨瓶早歲成高躅，吟硯何年對碧鬟。世外桃花雲鬢驚，夢中飛瀑水迴環。吁嗟末路艱難日，誰爲降龍置鉢間。問法求尋湘水西，沿流歸夢不曾迷。俯參白足千年迹，記踏丹崖萬仞梯。埋骨塔高存古寺，迴心橋在枕寒溪。鼻頭牽出瀉山牯，往事從君得再提。湘綺見余和韻，笑曰：誠如柯鳳蓀云近體無以過君。及見上人作，馳函相告曰：和尚壓倒盧王矣。石門閻鏡蓉鎮珩，以所著北嶽山房文集其門下陶履謙致贈，旋來相訪，暢論文章風會得失，甚有意識。惜其目眩難久視，步履亦艱，不能常晤談。隨以歷年所爲散文乞序。明日至寓所退歸菴報步，已脫稿矣。（文刊集首）。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六十八歲 是歲巡警道顧承裕屬擬上岑撫院請釋周漢出獄稟稿云：敬稟者：已革二品銜陝西候補道周漢，湖南寧鄉人，光緒某年爲傳刻單片詆毀外人，經督憲張委員來湘，毀其板片，奏請革職。不料二十四年外間仍有訛謬泰西人揭帖，署名周孔徒。時當議款初成，前院憲陳恐因此發生罅隙，飭將該革員發司羈管，無非假憲倣以圖保全。不謂該革員入獄之後，激於憂憤，言動失常。庚子八月以後，憂憤愈劇，絕粒縱飲，以祈死不得。七年以來，僅以瓜果菜茹充食，米汁未嘗入口，無穀氣養臟，致便溺頻數，視息僅存。其愚可憫，其苦可矜。查該革員督齡入學，弱冠從戎，涉歷艱難，屢瀕危險。其從劉襄

勤出師西徼，破口達坂城等役，與士卒植立冰天砲彈間，往往徹夜不曾收隊，堅忍卓絕，至今湘軍將士猶能言之。甄敘微勞，得保今職。該革員篤於天屬，痛其故父生員周瑞西死難廣西，終身疏布菲食，不肯赴人讌會。同懷弟周渾同居襄勤幕中，感疾而殞，創痛益深。由此絕意進取，牒請開去本官，以所製雲騎尉世職咨歸湘標候補。事雖過中，亦因感情太深，爲此不情之請。回湘之後，專刻善書，到處散發。其勸婦女不纏足，與今所行天足會略同。徒以不顧利害，干冒世忌，致櫻法網。在該革員早拚一死，無所顧忌，惟以寬仁敦大之朝，獨令此忠近於愚之人身填牢戶，良用惜之。查該革員年已七十，衡以古禮，悼不加之義，亦在矜宥之條，況當日徒有憤戾之空文，尙無挑釁之實害。某等誼託交親，居同州壤，欲爲訟寃，匪伊朝夕。合亟仰懇憲恩，疏求寬釋。想該革員難後氣平，年齒夙暮，必不再叢世忌，重煩慮矣。某等無任屏營待命之至。牘上，卽允用像從送出，漢不肯行，逾年始歸，病歿於家。

又寧鄉縣志列傳云：「廖樹衡，字蓀咳，廩貢生。祖含章，性孝友，親沒哀毀盡禮，與兄景福析居有年，復合爨，並讓產之半與之，鄉里稱焉。父新端，以廉正見重縣令，咸豐時檄使治一方之事，亭決可否，一秉至公。樹衡生而英邁豁朗，自幼讀書，即厭薄科舉，毅然思有以自立。爲文勁氣鬱勃，曲折當事理，尤留心邑故，所述多表彰文獻之作。詩則芬芳悱惻，儼然意遠。服膺宋張宣公告孝宗曉事者難得之言，及近代顧亭林所述孔子博學於文行已有恥二語，以此自勉，亦以勗人。主講玉潭書院時，做桐城姚鼐，義理考據詞章，分門課士，學風丕變。家既中落，益務自刻勵，未嘗以貧困干人。光緒丁丑，義寧陳寶箴官湘中，聞樹衡名，招之課子。寶箴深器重之。乙未寶箴復巡撫湖南，大興鑛務，委樹衡主常寧水口山。山與龍玉山接壤，其地甚狹，多積潦。土人用暗鑿開採，春水氾濫，妨工作。樹衡擬開明鑿法，決一大口，上哆下斂，令水歸一壑，用田家龍骨

車厚之。議上，衆大譁，實箴令以便宜從事，遂毅然行之，未數月，效大著。樹衡先以訓導注選，未幾授宜章訓導。實箴檄移署清泉，兼治鑛務。在事八年，贏利六百萬。會詔開經濟特科，巡撫俞廉三提學柯劭忞舉樹衡以應，辭未赴試。趙爾巽繼爲巡撫，調樹衡鎔總局，湘鑛益大振。最後巡撫岑春煊奏敘前勞，乃以主事分部加三品銜給二等商勳。改革後，退老於家。縣中日月多故，其憂傷憔悴之旨悉寓之於詩，未嘗一問世事，聞者歎其高致。平生孝友睦姻任恤之行，稱於宗族鄉黨者甚衆。卒年八十有四。子六。長基植，字璧耘，附貢生，！後乃佐其父治鑛水口山。趨公之暇，按時讀經文，精錄禮經成帙，皆於工次成之。樹衡鎔省局，大府以基植能，令繼其任，保訓導，給四等商勳。在事亦八年，以病變歸。先樹衡數年卒。……「家世生平，略具於斯。其以宜章訓導調署清泉訓導，傳言巡撫陳寶箴檄，據實俞廉三在湘撫任內事也。（檄由藩司下，爲通例，特此由巡撫主張耳。）又傳謂「巡撫岑春煊奏敘前勞。乃以主事分部加三品銜給二等商勳」。若主事由保案而得者。其實調主省局之後，以訓導官卑，乃援例入質爲分部主事。（並加四品銜）倘崇體制，與保案無關。（其珠泉草廬詩後集卷一詩題中有云，「癸卯，趙公爾巽繼任，檄余兼省局事。……丙午，大府以校官難統治全辦，命捐分部主事加四品銜，非余意也。」）農工商部奏定商勳之制，廖氏辦鑛著效，以有功實業經奏保而得二等商勳三品銜之獎。（其子基植亦得四等商勳，應予五品頂戴，此亦一時制度也。）又據行狀（次子基植述），所著書已刊行者曰珠泉草廬文集二卷，詩鈔四卷，詩後集二卷，菱源銀場錄二卷，武軍紀略二卷，詞志續編三卷，未刊行者讀史錄二卷，文後集一卷，雜著一卷，書牘十卷，筆記二十二卷，駢文一卷，自訂年譜二卷。（菱源銀場錄，吾所見惟署卷一之一冊，爲水口山辦鑛之公牘，而別有菱源銀場詩錄一冊，爲詠鑛事者，並刊列友好之贈詩，未知是否即以詩錄作卷二也。）

關於廖氏之主事與三品銜，又按桐城姚永樸「三品銜分部主事寧鄉廖君墓誌銘」所敘云：「最後由宜章訓導敘前勞以主事分部加三品銜」，亦混兩事爲一。姚文敘事者「據狀」字樣，廖氏次子基械所撰行狀乃謂：「巡撫岑公春夔以府君有功湘甘特奏保舉，……再疏請，以分部主事得賞三品銜二等商勳。」雖省略主事所由來一層，而言以分部主事得賞，何嘗如姚氏所云乎？（「以分部主事」與「以主事分部」不同）姚氏之爲古文，淵源家學，講求義法，有名於時。此作文字亦頗清適，而於此實不免疏舛焉。廖氏父子商勳之獎，關乎當時制度。姚氏略而不贊，殆以其名不古雅，然亦爲不應漏略者。（古文家敘事，往往省所不應省，而謂之雅潔，實爲非宜。）

談隆觀易（民國二十六年）

隆山人名觀易，字無譽，別號臥侯，寧鄉騎士，詩才清妙，交廖樹蘅，因並與陳三立及其父寶箴相識，均愛重之。寶箴爲刊其果恩草堂詩集，弁以序云：

寧鄉隆君無譽，詩人也。其里中友笙陵廖君，既館於予，迺數爲予言無譽之人之詩。無譽伏處窮山中，無名聲於時，一卷嘯吟，冥思孤往，憔悴而專一。其爲詩垂三十年，屢變其體，所得詩逾六七千首，今存者亦千首有奇。然無譽嘗一游秦中而歸，故今詩言邊事者爲多焉。今年九月，無譽復有秦隴出塞之行，假道長沙，過宿笙陵齋中，予得與相見，接其論議，讀所撰著文字，根柢鬱茂，其經世之志，略見於斯矣。既而取閱其果恩草堂詩卷，則逸源杜與韓，語言之妙類大蘇，而似歸宿於吾鄉山谷老人，世之號爲能詩者未易而有也。無譽自言，嚮讀朱文公中庸注至靜深而有本之語，恍然悟詩教之宗，故其詩淡簡以澁，志深味隱，充充乎若不可窮。往嘗論今之爲詩者，大抵氣矜而辭費，否則病爲貌襲焉，而竊喜子瞻稱山谷御風騎氣以與造物者游之言，謂爲得其詩之真，而頗怪世少知之而爲之者，蓋鄉先輩聲響歇絕，殆千數百年於茲矣。讀無譽詩，其庶幾遇之也。無譽將行，予與笙陵以其詩無副本，慮亡闕於道里之險艱，相與尼留其囊，而略爲擇錄若干首，付之劊劊，兼以質無譽塞外云。光緒三年嘉平月，義寧陳寶箴。

是編營始丁丑之冬，尋以人事牽迫，輒舍去，今年春夏，以手民劣惡，別錄爲編，選良童成，歷月凡五，用既厥工，未幾而無譽之赴至，蓋無譽已於戊寅冬十月病歿甘肅之寧夏官幕矣。烏摩，以無譽之

才之學之年，而不獲竟其志業，以大白諸世，而遂以客死，豈非其命邪！抑無譽敏精力於吟詠聲病之間，而因以戕其生邪！獨恨懶漫優尋，未克寄無譽是編，商略取置，使一及見之，然亦不謂無譽之遽止於此也！撫校遺編，爲之雪涕。己卯夏五月，寶箴附識。

三立與王闓運各爲作傳，其文如下：

三立「隆觀易傳」 隆觀易，字无譽，長沙寧鄉人也。幼奇慧，年十三以詩謁湘鄉曾文正公，由是數從曾公遊，遂通經史百家之書。父菽虎爲里豪所中，陷於獄。菽虎故才士，亦曾公所引重也。觀易乃陰干會公，豪聞而懼，私念菽虎交厚曾公，舉當出，即出當殺我，遂賄獄卒斃菽虎。觀易哀憤，窮日夜謀殺豪，以死無恨。未幾豪病死，於是觀易謝絕人世，敏精力嘔血爲詩歌。斗室空山，憔悴枯槁，其志深故其道隱，其怨長故其詞約而多端。同治中，縣人喻光容者官甘肅狄道州，招觀易。光容起自兵間，爲牧守，觀雅好儒學，與觀易相得甚歡，爲留二年而歸。當是時，相國左公次第定回疆，規善後，觀易客遊其間，就所知陳書相國言邊事。相國高才素嫺，又觀易鄉里後進，而相國更事久，益兒子畜之，得觀易書，笑曰：「隆氏子亦上書言事耶！」然觀易所言實良策，後相國所施設，竟多與觀易合云。觀易既歸，益放其意爲詩，自比蘇軾陳師道。光緒三年，復就光容於寧靈，至數月卒，年四十一。觀易少負氣，蹶弛，喜言大略，議論踴厲縱橫，機牙四應，無不人人綉伏。後更推挫抑斂，恂恂如處子。人有稱譽，則惶恐引避；有毀之者，必謝過，曰：「死罪！誠如公言。」終不復辨。卒後，湖湘間頗重視觀易詩，後生學徒，多效其體，觀易之名寔昌矣。所著書曰禹貢水經考、經義知新錄、六百日通、西征續賦、西征續集、寧靈消食錄、泉息草堂詩文，凡若干卷。贊曰：

業業隆生，狂狷之間。固窮無惡，獵藝斯專。觀俗秦坂，咏志湘川。風猶孔碩，留規後賢。

閻運「隆觀易小傳」 隆觀易，字無學，寧鄉人也。父任俠，爲里豪所讎。觀易年十餘，避走衡陽，易

姓名，居蓮湖書院，從生童誦讀，穎異幼學，詩文幽苦。衡陽歐陽生時爲館師，察異之，詰其自來，具愬其冤。生女夫會國藩適以侍郎治兵衡州，移文寧鄉，悉反其事，捕繫其父所怨家數十人，欲竊治其獄。時駱秉章爲巡撫，以國藩侵官權，固不樂，里豪乃徧懇其縣吏士，因左宗棠告巡撫，逕下檄用便宜斬其父，事又大反。觀易甫歸，遇奇變，即又竄走山谷間。有廖翁者，知其冤，客舍之，資其衣食。觀易學亦日進。既逃死不敢出，唯與二三相知不涉世事者以詩寫其憂，不襲於古，自發抒其憤，所遭際然也。歲久，事益解，而怨家猶盛，不敢入城市者二三十年。縣人文武達者皆無因與相識，後乃識廖樹衡。樹衡奇其才，哀其遇，稍稍言於官士間。義寧陳寶箴，好奇士也，得見觀易，特以爲詩人之窮者，又隱陋不自拔耳，然尤喜其詩，爲之刊行，間以示人，人亦未之問也。觀易既久抑不得奮，思遊關隴從軍絕塞以自振。光緒初過寶箴寓邸，辭而行，行未至嘉峪，道卒，年四十一。妻某氏，困約時所娶也，有子某，貧不能自存。樹衡合其友數人經紀之，出其詩以示王闈運。

王闈運曰：自軍興以來，搜求振拔文武之材多矣，曾侯尤好文，一介之士，一語之善，未嘗不知賞也。余居家亦汲汲於遺才，自謂無遺焉矣，乃初不知有隆生；知之矣，不知其阨窮之由。夫文章易見耳，當善其身，百里之內，而使斯人顛倒侘傺以終，可不悲乎！

廖樹衡曰：湘綺此文，較駢枝室尤佳，波瀾格局略同，高老過之，學以年進也。論詞得史公之遺，令人往後不盡，臥侯不死矣！

其人其詩，於一序二傳，可知其概。閻運所敘，與三立間有異同。觀易父之死，陳傳謂里豪賄獄卒斃之，王傳則云駱秉章下檄斬之，其事不侔矣。（樹衡子基棧，於寧鄉縣志傳觀易，此節謂：『觀易……乞援曾公，諾之。仇聞而懼，觀易未及反，而菽虎已先斃矣。』傳末附敘其子云：『子志毅，諸生，未幾亦卒。』）王傳（坊本湘綺樓文集未載）樹衡特加稱歎；文固佳，然論詞與壽樹衡七十序之「當東南鼎沸之時，天下波靡，而獨有湘鄉會侯倡爲求人才分國憂之言，於是左胡和之，雖走卒下吏，一藝之長，得以自達。閻運弱冠亦與其議論，湖外人才搜訪徧矣，寧鄉近邑，廖氏名族，有孫咳先生者，與劉克菴兄弟游，稱名諸生，竟寂然不相聞」，詞意近複，似均不無矜氣。（壽廖之作，時期似在傳隆之後。）

談吳士鑑（民國二十二年）

（一）

錢唐吳綱齋（士鑑）近卒於里，清季詞臣中著淹雅之譽者也。光緒己丑舉人，壬辰榜眼，以翰林院編修直南書房，官至侍讀，歷充癸巳甲午順天鄉試戊戌會試同考官，江西學政，資政院議員。著述頗富，尤致力於史。著有「晉書附注」等。其壬辰會試之獲售，蓋幾失而得之。卷在同考官第六房吳鴻甲手，頭場已屏而不薦，迨閱第三場對策，乃歎其淵博精切，深得奧窔，始行補荐，竟獲中式。時先研甫兄亦與分校（第十五房），聞中知其事也。揭曉後，鴻甲語人：「綱齋頭場文，覆視亦甚工，不知初閱何以懵懵一時也。」鄉會試專重頭場（四書文），久成慣例。頭場不薦，二（五經文）三（對策）場縱有佳文，房考亦多漫不經意，難望見長。同光間潘祖蔭翁同龢爲大臣中講學問者，屢草文衡，矯空疏之習，每主試，必屬房考留意經策，於策尤重該對明晰，以瞻實學而勸博覽。是科同龢爲正考官，（祁世長霍穆歎李端棻副之。）綱齋以第三場文特工得尚以此。考同龢日記，是年三月十五日云：「策題：論語古註，新舊唐書，荀子，東三省形勢，農政。」聞綱齋第三題文最爲同龢所賞云。

先研甫兄與綱齋交甚厚，其詩，辛卯有「和吳公晉」云：「後起英流近有無？少文情願屈張敷。文章氣直驚求友，學問淵源葺畫塗。藏室相將探柱下，選樓何必墜江都。無端引入西州感，接響謨觴請可須。結語謂潘

尚書。」「次吳公晉韻一首」云：「年輩平亭亦復佳，論交杵臼素心諧。通經早陋桓榮說，譚藝如親耕地僻。愧我詭譎終俗學，羨君作健有高懷。糾唐刊漢無窮事，此事還須戒措埋！」「偶成四絕索吳公晉和」云：「文通棧藻筆花吐，高密研經帶草舒。欲向誰家丐膏馥，白雲窗下一脚廚」。『議家緊訟總支離，坐霧懵然詎有知？盡攬天光歸眼底，可能不被古人欺？』『宗英閒世每相望，索隱嘗成補子長。孝穆鴻篇楚金傳，豈宜便作魯靈光？』『文章自昔論流別，我溯宗風愛六朝。讀史綴成文筆放，起疑一語太浮蕪。』壬辰有一仲夏貽吳公晉公晉先以紙屬書即書此歸之」云：「吾郡有先正，偉哉孫與洪。放眼觀謨觴，合志猶巨邛。媚學不知倦，孟晉相礪礪。當時投贈篇，謂與元白同。脩途奮長轡，身約道自豐。纂箸各逾尺，林苑光熊熊。湛盧燭牛斗，聯步登南宮。丁未及庚戌，五色雲呈空。信夫和氏寶，三獻無終窮。春華而秋實，稽古榮厥躬。羽琦山人言：科亦因人崇。矯矯延陵子，嶄然頭角雄。綺年奉庭誥，誦書猶握麈。鉛槧五官技，時或羨魚蟲。糾謬復刊誤，磊落懷宗英。遺篇網典午，箸錄觀其通。綴文擅均體，色如漢時紅。傾蓋歡平生，英石初叩桐。所居數廛隔，晰夕相過從。滯義得詮解，曠焉發我蒙。間以唱酬樂，飛章走詩筒。昂藏逸天驥，俄囑占遠鴻。金門授筆札，孤露出深叢。長安千丈塵，馬跡疾於虹。襲迹翔繁霄，風矩開良弓。未壯擢高第，姚鑿邁終童。顧余不舞鶴，內鏡慚怛怛。廷對誤蠅點，失次成籠東。浮榮亦何介？出門忻有功。雖異七年長，石交契深衷。敬以一言贈：努力彈飛翮。觀水必觀海，陟山必陟嵩。益攬天祿儲，便腹還求充。宏裁蘭臺令，樸學丁孝公。師曠亦有言：盛年日方中。積德比於玉，砥行方諸銅。蔚爲廟堂器，名實俱雍從。平津與卷施，倘克追乾隆。長語塵清聽，獻策操土風。細書不嫌疥，義在他山攻。』想見友朋唱酬切磋之雅，而於所學亦可略覩焉。綱齋詩，庚寅有「酬徐漫情」云：「幽州萬士幾人佳？把臂先知夙好齋。清鑒每從高構定，微軀願與薛譚儕。西京師法陳經義，北極

風雲拓壯懷。莽蕩平原一馮弔，臺荒燕草久沈埋。』『卷薤才調百年無，振筆看君盛藻敷。龜紫煩囂今賁俗，文章流別古分涂。羣言要使歸函雅，十載何當共鍊都。爲抱冰絃彈瑟瑟，游魚六馬漫相須。』辛卯有「綬愔小劇詩以詢之」云：「徐生江海姿，筆鋒騰道健。高哦揚天葩，新篇輒盈寸。俗骨洗於遮，繁條割蠶蔓。金精匪貴多，軀軀一斑見。我時從之語，輕師覲挑戰。鼓瘖復強撻，旗幟莫仍建。多君善誘敵，欲使傾心獻。異器處甘酒，殊筐居調飯。良譚高鼻移，一豁塵襟悶。竭來君敷門，爲苦頭風眩。思深摧肝脾，毋乃就吟倦。流觀千金方，靜檢服石論。醫理與藥滄，然反自不變。持養貴得宜，勿使榮衛困。我亦病煩鬱，歐溫致慳澀。上藥滲石芝，下藥再三撰。神氣不能王，六藉未搜編。鴻筆思前賢，篤菴畏時彥。但期葆歲寒，闕道破煩頓。高名非所希，千載亦風電。」可合看。

己未（民國八年），綉齋序先研甫兄「函齋遺稿」云：「光緒戊子己丑間，海宇無事，朝廷右文。一公鉅卿，主持風會。凡以科目進者，多闕通淵瞻之才。論者謂嘉慶己未而後，得人以己丑爲最。余以是年冬公車入都，始識徐君綬愔，繼獲交江君建綬。二君以己丑入詞館。綬愔治經史詞章，建綬精目錄金石之學，皆得其鄉先生邵叔一顧澗壘之遺緒。三人者，月必數見，見則鉤鈇辨析，移晷忘倦，而綬愔之學從藝甫瑩甫與其姊婿言譽博，又皆潛心竺學，如騷之新。壬辰余獲館選，於二君爲後輩。文字觴詠之會，始無虛日。甲午東事起，綬愔剝心時變，與余縱覽彛譯之書，博攷裨瀛之事，頗有志於用世。會建綬視學湘中，廣開風氣，迂舊之儒，咸詆諆之，而余與綬愔會不以此稍挫其志。丁丑綬愔入湘，繼建綬之任，於此始與綬愔別。國門執手，百感蒼涼，蓋已知朝局之必有變也！明年政變勃興，綬愔落職，建綬亦牽連罷斥。綬愔奔母喪還都，相見嗚嗚，仍以致用相期。無何，庚子亂作，余間關赴秦，旋至南昌，即聞綬愔之訃，哭不成聲，作詩弔之。（按其詩云：

「修門標樞首相知，別後江湖杳夢思。太歲龍蛇天地點，文人鷗鳥古今悲。偉高訣別誰爲友？陽羨無田尚有兒。後死非才徒負負，欲呼閻闔望迷離。」（三兩年間，建緞響博先後下世。而朝野蠅蟻，國事墮壞，馴致有辛亥之變。登甫頗領佛鬱，亦以不起。迴憶當年雄視高談，履養相錯，其豪邁雋爽之氣，如在目前，獨余猶苟活人間，百無一效。登甫則試吏汴中，湛冥廿載，亦可想見其意氣之消沮矣。縵情有子曰肖研，能讀父書，蒐輯遺詩，錄爲一卷，余又以遺文一首歸之。芝焚蘭卒，馨烈猶存。縵情生平交遊學術，略具於斯。因述余兩人交誼之終始，弁諸簡端。縵情之詩，清麗灑逸，能函雅故，與乾嘉學人相近。（下略。）」情文相生，言之有物，不徒足見兩人交誼也。（綱齋辛卯有「簡徐菴甫即送還宜興」詩云：「清時紉履盛高賓，欲訪槐街跡已陳。（君居上斜街，即查初白願俠君諸先生倡和之地。）我輩耽吟猶有癖，矮筆秃筆門清新。」由來杞梓推南族，豈獨何家大小山？疑義就君如折獄，金根伏獵不須刪。」）「豹臺說禮今誰嗣？湖海填詞舊有圖。百載宗風能繼起，佇看開氣繼銀鏤。」善卷河外碧雲披，想見圖成瑞應時。欲驚苦封墓舊篆，與君同訪國山碑。」

王伯恭「蟠盧隨筆」云：「庚寅五月，余應學正學錄試，吳子修太史亦爲其子士鑑買卷入場。榜發，士鑑落第。亡弟仲高適在京，謂余曰：「是兒若中進士，決可問鼎。」蓋士鑑爲仲高之表內姪，固深知之也。壬辰士鑑果得榜眼及第，仲高亡已二年矣。士鑑旋入南書房，屢得試差，子修亦恒掌文衡。父子同時爲名翰林，洵爲嘉話。子修尤爲福人也。」蓋綱齋未捷會試之前，人已以鼎甲期之矣。子修先生（慶坻）先於丙戌入翰林，相距僅六年。（授職編修，相距僅三年。）

X X X X X X X X

上文述及其壬辰會試獲售之喪失而得，頃見其子秉澂承澍等所爲行狀，記其鄉會及殿試時事云：「戊子鄉

試，以先王父官詞林，入官卷。典試錢樾、蔣學桂、森甚賞二三場經策，以類滿見遺，深致惋惜。時先王父修杭州府志、藝文志、儒林文苑傳未成而入都，府君並續成之。己丑鄉試，中第四十四名。典試爲順德李仲約、侍郎文田、衡山陳伯商編修鼎。撤棘時，先七叔祖寶堅先中三十四名。監臨崧鎮青中丞駿謂：「官卷祇兩名，乃中在一家！」命取試卷磨勘，無瑕可指。陳編修以卷出己手，不敢與爭。李侍郎乃言，「浙江官卷，二三場無如此之博雅者，且功令彌封，憑文取士，更無官卷不准中在一家之例。」故府君述及此事，常有平生第一知己之感。冬間率先王母挈眷入都，謁李仲約侍郎，始告以治輿地之學。次年覆試，取列一等第一名。閱卷大臣爲番禺許筠、庵督部應駟，嘉定廖仲山、尚書壽恒，瑞安黃漱蘭、侍郎體芳。府君至是聲譽益起，日下知名之士，咸願折節與交。會試報罷後，益專心輿地之學，盡閱張烏齋、何願船、徐星伯諸家之書。又於暇時講求金石，徧搜廢肆，得拓本益多。攷證地理官制，積有跋尾若干通。是爲「九鐘精舍金石跋尾」之創始。壬辰會試，中第三十七名，出吳唱初編修房。總裁爲常熟翁叔平師，同鄉，壽陽祁子禾尚書世長，宗室霍慎齋閣學穆敷，貴筑李蕊園尚書端棻。吳編修閱第一場制藝，初未早薦。及見二三場，已三月杪，以示袁忠節。忠節曰：「此人必非自田間來者，吾知其人，以浙卷不敢言。」因舉三場條對東三省輿地甚翔實，徧告同考諸君，相率踵吳編修室，詢此卷蘊否。後經監試謝南川待御、高杭、篋愚，始於四月初呈諸翁相。時浙卷二十四名已定，翁相以府君卷爲通才，不忍抑置，最後始撤去一卷，以府君補之。嘗語同官曰：「吳某某實吾門之馬鄭也！」及殿試，策問四道，第一道爲西藏地理，府君卷獨條晰無遺。讀卷大臣爲錢塘汪柳門侍郎鳴鑾。故事，讀卷八人，依閣部官階先後爲位次，各就其所讀卷分定甲乙。待標識定畢，乃由首席大臣取前列十卷進呈御覽，然諸大臣手中各有第一，初不相謀，仍依憲綱之次序爲甲第之高下。及臚唱，府君以第二人及第，則又爲相國力主之也。（按讀卷八人次序爲額

勅和布，恩承，翁同龢，李鴻藻，啓秀，薛允升，汪鳴鑾，陳學棻。）「所敘會試情事，可與拙稿印證。至其著作，行狀云：『生平著述，有「補晉書經籍志」四卷，「晉書附注」一百三十卷，「九鐘精舍金石跋尾」甲乙編各一卷，「敦煌唐寫本經典釋文校語」二卷，「辨吉軒經眼錄」一卷，「含嘉室詩集」八卷，「文集」四卷，「商周彝器釋例」一卷，「西洋歷史講義」若干卷。惟「文集」及「經眼錄」「彝器釋例」「西史講義」尙未刊行，餘者悉已付梓。』「晉書附注」尤爲府君極意經營之作，蓋此書撰自甲辰，復得吳興劉文翰怡承幹之助，成於甲子，刻於丁卯，經歷二十餘年，而從事蒐討，則遠在癸巳甲午間也。』其「西洋歷史講義」爲進呈之作。行狀云：『宣統元年……奉命輪班撰呈各國歷史講義。初次進呈，召見於養心殿東室。翌日明諭褒獎，謂：「所進講義，尙屬可觀。」其時進講者凡十四人，每日二人輪班，各進一篇，七日一週。府君所撰西史講義，皆親自屬稿，於歷次交涉之失敗及強國憑陵之前事，痛切言之。』關於纂修清史，行狀云：『甲寅夏，清史館長趙次珊丈爾巽聘府君爲纂修。時館事草創，亟待府君商訂體例，蒐集材料。惟就侍，奉先王父召歸。既而趙丈以列傳事有所商榷，手書敦促，並厚致薪糈及聘金，府君皆却不受。終以史事重要，重來京邸，擔任總纂，未觀厥成，復以先王父母年高多恙，仍回緒里養。』吳氏撰有「纂修清史商例」，見民國五年出版之「中國學報」。

談陳夔龍（民就二十六年）

陳夔龍後石，勝清之顯宦，民國之遺老也。當辛亥革命之起，方在直隸總督任，頗力爲清室保境，國體變更，引疾去職，遂爲上海租界之寓公，度其優游之歲月，今年八十一矣。其離任時，有「乞病獲請賦此留別」詩云：

茫茫難問夢中天，草草勞人暫息肩。賜履忝居羣牧長，掛冠猶及國門前。倉皇鋌走中原鹿，哀怨空聞蜀道鶻。七十二沽春水綠，（卸篆日適值立春。）烟波一曲好停船。

慚愧蒼生留雨霖，十年旄節主恩深。竭來大陸浮雲幻，忍見虞淵白日沈！誰爲兩間留正氣？劇憐一病負初心。河橋多少新栽柳，雪後婆娑感不禁。

多謝羣公臥轍勞，早從市上識荆高。能創霸業先延魄，蕭愧無規賴有曹。秦地十城求趙壁，吳淞一水試并刀。眼前無限滄桑恨，此地尊源或種桃。

艱難回首又庚辛，祖帳今多去國臣。華屋頓添知己淚，布衣猶是秀才身。百年養士寧無報，一柱擎天別有人。寄語幽燕諸父老，綵旛仍報漢官春。

又「其水流雲在圖配」下冊「津沽留別」一則云：

辛亥六月，余病瘍苦劇，臥治官書，心竊苦之，累疏乞請開缺，未邀俞允。迨八月而武昌變起，各省響應，土崩瓦解，馴至不可收拾，豈天心之易醉，抑人謀之不臧。直隸爲北門重鎮，屏蔽京師，籌餉徵兵

，關係最爲緊要。余以病軀尸位，智力幾窮，誓以一身報國；幸文武共濟和衷，紳民咸知大義，屢瀕危險，卒慶安全，誠非初願所及，而余病莫能興矣。嘉平望後，蒙恩賞假三個月安心調理，十八日交卸督篆，稍息仔肩。……回憶信睦尊俎，聘儀風月，時局變遷，抑鬱其誰共語耶！

又其「夢蕉亭雜記」卷二有云：

直隸一省，於全國分崩離析之秋，卒能烽火不驚，誠屬徵天之幸。直至遜詔將下，余適乞病獲請，得以完全離宇還之朝廷，痛定思痛，有餘恫焉。

均見遺臣之口吻，而其自明爲故主保境之勞，亦情見乎詞也。民國成立以後，勝清舊臣，願比殷頑，以遺老自待者，窮乏憔悴者不少。夔龍則以久膺封疆應仕，宦囊較豐，故生計頗爲饒裕，樓名花近，友聯逸社，（社友余肇康和夔龍感舊詩所謂「桃源尙是人間世，花近樓高且縱觀」也）。聲伎遺意，詩酒怡情，嫗老有方，羣而羣健，晚境之佳，儕輩罕能及之焉。

夔龍爲貴州貴陽府（今貴陽）市，（其家本非黔人，父以知縣官黔省，卒於黔，夔龍兄弟占貴陽籍。）幼年喪父，家境頗艱，實以寒士起也。「水流雲在記」上冊「機聲課讀」一則云：

同治甲子六月，先光祿公捐館橋舍，越明年乙丑十月，嫡母楊太夫人亦見背。龍兄弟三人，迭了不造，露立惻惻。先母姜太夫人辭甘茹苦，傷亡念存，特延師課讀於家；雖糲食不給，而饌食必豐。或勸使余兄弟棄學就賈，太夫人應曰：「一息尙存，不忍使廉吏之子淪於墮惰也！」時烽火四達，斗米千錢，太夫人以紡績得貨，藉供館穀，往往機杼之聲，與余兄弟誦讀之聲徹於（按疑是「宵」字筆誤）達旦，雖陶稱截髮，歐美畫荻，曷以逾焉？……

厥後夔龍與兄夔麟夔麒均以科第入仕，夔龍官至總督爲最顯。

夔龍以光緒十二年丙戌成進士（時年三十），美風儀，能文詞，由兵部主事歷遷郎中，以敏幹爲上官所賞，兼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佐理外交，亦有能名，以總理衙門保案擢內閣侍讀學士，遂躋京堂之列。榮祿長兵部，並直總署，夙嘉器之，比總統武衛全軍，引入幕府。庚子之亂，夔龍方以順天府丞兼署府尹，有地方之責，頗瀕於危，旋調署太僕寺卿。（「夢蕉亭雜記」卷一紀此云：「余以署任人員，日在槍砲林中，力顧考成，代人受過，太覺不值，言於文忠，請令王君培佑回府尹任。文忠初不允奏，嗣以端邸與余有意見，恐陷危機，因奏飭王培佑回本任。太后謂：『陳夔龍署事以來，百廢俱舉，且經手承辦要件甚多，何能聽其交卸？』文忠謂：『陳夔龍奉辦各要件，已有端倪，既有本任人員，似應令其到任歷練，俾免曠職。』太后始允；既而曰：『陳夔龍辦事得力，無端令其交卸，未免面子太下不去。』文忠謂：『誠如上言；查王培佑現署太僕寺卿，亦係三品大員，可否即令陳夔龍署理？』旨曰可。余遂於七月十二日卸府尹任。迨二十一日北京不守，兩宮西狩，余無守土之責，獲免清議，惟有慚汗而已！」當危疑險棘之時，賴榮祿之力，得卸艱鉅之任而居閒職，深自幸也，而榮祿對夔龍之愛護，亦足見一斑。所謂端邸與有意見，指端王載漪會封奏請誅十五人，首李鴻章，次王文韶，而殿以卸龍，經榮祿面奏其謬，得解，事亦詳「雜記」此節。）外兵入京，兩宮出走，派大學士崑岡等爲留京辦事大臣，夔龍與焉，又拜順天府尹之命（署理，旋即真除。）慶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奉命爲議和全權大臣，突劾隨扈，由懷來縣折回，先鴻章到京，奏派夔龍借侍郎那桐隨同辦理，故辛丑和約之訂立，夔龍亦參與其間。（「水流雲在圖記」上冊「嚴城決策」一則云：「庚子辛丑間，余以京兆尹兼留京辦事大臣，并隨辦和議，時九門以內，敵軍駐守，九門以外，拳勢猖獗，鎮撫之宜，萬端棘手，議款一日不定，則聯軍一

日不撤，憂宗社之震驚，憫生民之塗炭，中宵起舞，悲憤填膺，亭秋謂余曰：「各國處連雞之勢，欲償款而非在侵略明矣，盍將所偵密情密以上聞，使九重深知其艱，庶諸公得伸其志；不然，築室道謀，紛紛無益也。」余亟以白兩全權大臣，愈聽其說，屬即創草，達於行在，由是天心厭禍，各國亦如約締盟，誠非始願所及。故壽亭秋五十詩云：「十丈紅塵照直廬，連雞九國快驅除，艱難行在餘清淚，辛苦危城伴索居。客邸幸安同幕燕，餘情先察見淵魚。留台馳奏和戎策，燒燭深宵代檢書。」蓋紀實也。「亭秋爲其妻許氏之字。如所云，夔龍於此，甚得內助之力焉。夔龍初娶於周，再娶於丁，又繼娶於許。辛亥武昌起義後，袁世凱謀再起，突助輩援之，授意夔龍奏保，夔龍不允，據聞亦從許言。」辛丑回鑾，先期派夔龍與左都御史張百熙等充承修鐵路大臣，（時夔龍已簡授河南布政使，尙留府尹任。此項工程，正陽門城樓未即修復，後夔龍在漕督任內捐銀一萬兩倡修之。）未幾擢署漕運總督，乃爲開府大吏矣。迎鑾途次，拜命真除。癸卯（光緒二十九年）移河南巡撫，（翌年甲辰，充會試知貢舉。此差外吏例不能充，茲以借闈開封，得以巡撫充之，深以爲榮。）丙午（光緒三十二年）調撫江蘇，翌年丁未擢授四川總督，請假回籍省墓，未即之任，翌年戊申調督湖廣，翌年己酉（宣統元年）復調督直隸，至辛亥革命去職。其略歷如是。

光緒丙戌進士，官總督者三人，爲同榜中最紅者。丁未三月徐世昌以民政部尙書外簡新設之東三省總督，七月楊士驥以山東巡撫升署直隸總督（翌年真除），夔龍以江蘇巡撫升補四川總督，同在一一年，（此總督指地方總督；漕運雖亦總督，地位與巡撫相等。）蓋同年進士而爲同年總督矣。（士驥卒於直隸總督任，世昌清末官至大學士內閣協理大臣。）三人之中，徐楊均翰林，夔龍則部曹，而顯達最早，當其爲漕督時，士驥不過通水道，世昌猶翰林院編修耳。士驥之得補道缺，據夔龍所述，實賴其提挈。「夢蕉亭雜記」卷二云：

丙戌同年楊蓮甫制軍，向官京師，所居相距寬遠，不常把晤，僅於春秋期會，尊酒言歡。君以編修改官直隸道員，庚子隨李文忠公來京議款，余時官京尹，襄辦和議，與君時相過從，患難論交，情非恒泛。歲杪通水道出缺，藩司玉山方伯言之李文忠，請以君奏補，張幼樵學士時在幕府，亦爲君說項，文忠終以君到直資格太淺，未經允諾。猶記小除夕日君恩逮遣余，詳述前事，以余係府尹，此項奏件例會銜，並述周張二君語，謂非余力向文忠陳說，難冀有成，且時甚促，一過新年，正月初五文忠壽辰，保定署臬司某君來京祝益，資格較深，恐文忠意有所屬，語次情形極爲迫切；余以同年至好，又係分內應辦之事，尤於除日往見文忠。詎到時文忠正會晤德公使，……迨德使去後，文忠擬暫休息。余按此情勢，恐難進言，而蓮甫守催不已，祇好姑爲闕說。文忠謂：「蓮甫雖係翰林出身，第官直日淺，此缺尙有儘先應補之人，長官亦須稍存公道。」余謂：「公言誠是；直省候補人員雖多，但從公於患難中者目前僅蓮甫一人，勞績亦不可沒。公昨謂行在諸公均兼優敘，然則從公於賢良寺者不應得優敘乎？」公笑曰：「我已知蓮甫託君前來說話，君與彼爲同年，又係大京兆，例須會銜，我若奏補他員，恐君不肯盡諾矣！請如君議。」余亦笑對曰：「某所言實係力崇公道，並非專顧私交。」此時窗外環而聽者多人，知事已諧，玉山方伯趨而前曰：「稿已辦就，請即書奏。」余亦列銜書奏訖，與方伯退入蓮甫室。適吏部尚書嘉定徐頌閣先生在坐，聞之，謂余曰：「蓮甫得缺太便宜，但須說明如何應酬我，否則交部議奏時我必議駁！」余笑曰：「公喜食福全館，蓮甫治具尤精，多備盛筵餼公，余亦得叨坐末，何如？」均各大笑。詎知蓮甫官符如火，奏到竟邀特允，不交部議，尙書挾持一飯而不可得。厥後余撫汴，蓮甫任直臬，擬保升豫藩，爲余臂助，項城阻之。不數年，蓮甫已繼項城爲直督，而余督直反在其後，功名遲速，庸有定乎？蓮甫歸道山，未經國變，

可謂全福。公子輩承其餘蔭，各自成立，長者尤恭謹，克世其家，故人有子，爲之欣喜不置。

通水道兼爲直隸總督暨順天府尹所屬，故夔龍以府尹之資格，爲請於李鴻章（大學士領直督）。士驥之官直督，先於夔龍，夔龍嘆其功名之速，以直督兼北洋大臣，爲各督之領袖，夔龍留別詩所謂「賜履忝居羣牧長」。（自設東三省總督，列銜曾在直督之前，惟直督爲畿輔重臣，事實上猶居「羣牧長」之地位。）「故人有子」，言之若有餘美，蓋夔龍無子，頗引爲缺憾耳。（世昌亦無子。）至對於世昌，則以滿清遺臣之立場，對其爲民國之國務卿且居大總統之位，深表不滿。辛酉十二月下旬（民國十一年一二月間）所爲詩有句云：「龍頭休浪執，腹尾會平分。」用華歆與邴原嘗寧之典，以示異趣。自注云：「同年生有會圃清班，膺騰仕，迄今仍視踞高位者；余與堯衝則當日之兩曹郎也。」時世昌在大總統任，所指顯然矣。（堯衝爲長沙余肇康字，亦其丙戌同年，以部曹官至江西按察使，因教案罷，起爲法部參議，又緣事黜免。入民國後，僑民海上，以遺老與夔龍唱和於逸社。然如己未（民國八年）詩題有「寄謝齊照巖中丞杭州」「並懷沈冤士中丞山東」等語，齊耀珊沈銘昌清季均僅至監司，不能有中丞之稱，蓋以浙江省長山東省長準浙江巡撫山東巡撫而稱之，是對民國總統下之高位亦未嘗漠視。

世昌爲壬午（光緒八年）舉人，士驥爲乙酉（光緒十一年）舉人，夔龍則乙亥（光緒元年）即已中舉，時年甫十九，其進學在壬申（同治十一年），年十六。民國二十一年，又居壬申，於舊例有重遊泮水之典，賦詩（用趙翼重遊泮宮詩韻）云：

五夜青燈映柳塘，弱齡初采泮芹香。道人再作遊仙夢，老衲重登選佛場。發轍莫尋陳露簡，（重時書院課卷，會請張庵太傅題句，旋復失去。）歷箱猶展舊筮囊。（往日上學齊包，由先妣親製，迄今尚存。

（圖橋此日如觀禮，誰識當年瘦沈郎！）（趙詩末韻，他本押長字，當是初刊本。）

龍門百尺溯前遊，溫嶠甘居第二流。（榜發名列第二。）齒亞洪喬宜把臂，（余年十六入庠，齒最少，同歲同榜有殷君誥。）才轍穎士願低頭。（榜首蕭君射斗，後中甲戌進士。）漫勞門左爭題鳳，（與伯兄少石仲兄幼石先後得科第。）差免臆東學儉牛。（先光祿公秉養，余始八齡。家貧，有勸學買者，先妣姜太夫人未允，力延師誦讀。）幸拾一衿聊慰母，焚香猶記夜窗幽。

風景河山舉目殊，江關蕭瑟負終樞。凡才敢謝空羣馬，晚景翻憐過隙駒。白髮情攝非故我，藍袍重著感今吾。（黔俗，新秀才釋菜日，例著藍衫拜客。）舉幡又見新人貴，老謝墮車悔識途。

數似崎高許再循，檢場燈火最相親。桐宮獻藝狂書草，（試題「於桐」二字，極枯窘，同試有開筆者。）藜閣觀光利用賓。（學使劉藜閣檢討青照，極荷青睞。）舊揭浮簽留示客，（蔣勵堂相國有賦童試浮簽詩，廣徵題詠。）同題團榜慨無人。（考錄先發團榜。）假年還向天公乞，桂籍秋風杏苑春。（明年重宴鹿鳴；重宴恩榮之期則在十年後矣。）

原唱及和作刊爲「壁水春長集」，以獲賞匾額曰「壁水春長」也。其鄉舉在光緒乙亥，時年十九，至今年乃甲子一周，因是恩科，循舊例準上屆正科（同治癸酉）以民國二十二年癸酉爲重宴鹿鳴之期，是年又有詩：

白髮依然舉子忙，蓬荒慚對五經房。（定制，房考入闈，各分一經。）甫看萸萸新年綠，回憶槐花舊日黃。棘院又來前度客，奉筵重上至公堂。孔懷頓觸令原慟，不共吹笙並鼓簧。（先兄少石先生癸酉孝廉，惜已仙逝。）

當年恩榜慶龍飛，奉使雙星曜鎖闈。畢卓通才便腹笥，（正考舉東屏師保釐，新水人，庚申翰林。）

張華博物副腰圍。(副考張蘭軒師濟華，番禺人，乙丑翰林。)濃園墨筆兼監筆，(考房謝小蓮師紹會，南康籍，貴州揀發知縣，壬子舉人。)暗點朱衣賦翠衣。(試場詩題：山色朝晴翠染衣。)豈有文章驚海內，(用成句。試場首題：煥乎其有文章。)科名草綠報春暉。(赴宴歸來，先母姜太夫人率子祀先，喜極而涕。)

圓橋碧水愛春長，(昨歲重遊泮宮，荷領到「碧水春長」御書橫額。)又逐秋風戰土場。年比看羊蘇典屬，(十九歲獲中。)才輸倚馬左文襄。(湘陰左恪靖侯相國壬辰鄉舉三場試卷朱墨本十四，至今完好，近日文孫乞余題詞。)月宮在昔香飄桂，雲海而今劫換桑。高會儻延三益友，他題請試互評量。(今年重宴鹿鳴者，近日所知，尚有湘潭秦子質軍門炳直，瀘州高蔚然太官樹，無錫楊小荔太守志濂。)

宦迹東西印雪鴻，(余宦遊行省。)龍門跋浪鯉魚風。梁園造榜人猶在，(癸卯河南鄉試，余充監臨。是科撤棘後，鄉舉遂廢。)羅甸觀場我尙童。明鏡雙看衰鬢白，公車五踏輿塵紅。(五上春官，始成進士)。頭銜乍換慚非分，雅什重廣句未工。

一時和者尤夥。以夔龍兩詩可爲科舉奮聞之談助，故錄之。(其「假年還向天公乞，桂籍秋風杏苑春」之句，望於重宴鹿鳴之後更能及舊例重宴恩榮之期；時在民國三十五年丙戌，年正九十矣。)夔龍與秦炳直(清末以臬司遷提督)同以重宴鹿鳴獲太子少保銜之賜，和者因多以官保稱之云。是年陳棻及高樹楊志濂而外，吳郁生(元和人，字蔚若，似亦邀加銜)穆潤紱(正白旗漢軍人，字東麟)亦光緒乙亥舉人，舊例同有重宴鹿鳴之資格者。秦高楊穆諸同年和作，並錄如次，俾並覽焉：

棻詩 科名早達多成毀，甲第遷移變屈伸。惟有聖皇去造士，必推元命樂嘉賓。三章觀始廣宵雅，一

德能終信老臣。黔楚風雲聯屬久，官袍雙著拜恩綸。

高詩 奔馳皇路半生忙，老耄歸田畫閉房。（住臥室門不出。）君或理難饒茜碧，（樹鬚髮皆白，公必不然。）時嘗舉足踏槐黃。丁年赴省觀華宴，（樹十六歲入學，十八歲丁卯赴鄉試。）亥歲登科別草堂。（乙到登科，游浣花草堂歸里，未北上。兩弟中舉後乃偕赴京。）兩姓弟昆全盛日，一門唱和沸笙簧。丹詔焚煌御翰飛，天恩寵渥到秋闈。莊書懸壁金泥飾，大筆如椽玉帶圍。白下今留黃閣老，藍衫昔換紫羅衣。長春行在褒箋舊，萬里晴光望彩暉。（瀘縣數月陰雨，近日晴。此首詩望我公重赴鹿鳴有恩旨。）

秋闈四赴首途長，席帽芒鞋屢入場。嗜古尊經開學校，憐才愛士遇文襄。（乙亥張文襄調樹入尊經書院。）生資固陋噉高叟，賦命清寒類子桑。一路榮華到開府，何堪郡守並衡量！何時北雁語南鴻，捷報傳來耳畔風。例舉先朝談貢舉，門旌羅甸勵兒童。（公之羅甸及滬上大門，應懸匾以鼓勵後輩兒童。）老臣謝表孤衷白，賀客盈庭醉面紅。（公屆時當置酒酌客。）自笑江淹才早盡。口占俚句未能工。

楊詩 千門看榜萬人忙，瑞來珠聯星聚房。已入網珊量尺玉，不嫌伏早騁飛黃。黔靈秀出群柯郡，綠野花添叢桂堂。今日鹿鳴詩再賦，九州幾輩協笙簧。魚躍登龍鶴退飛，升沈途判繫春闈。榜材我分青氍守，花兆公宜金帶圍。貢舉兼知持節鉞，疆圉遍歷掛冠衣。科名草已無根久，猶託苔岑映碧暉。黃髮丹忱恩眷長，宮花簪自少年場。臣稱耄老命重巽，天煥文章耀七襄。待得春歸還染柳，寧因河改怕栽桑？齒居三益蒙何敢，山海壤流竊付量。望公遜渚逐飛鴻，迎侍籠頭趨下風。韓尹敲籠島佛，宋人獻頌愧輶重。居夷艱夢紫姑黑，入洛車塵憶軟紅。恨昔未爲樂苑客，巴詞不獲附鄉工。

穆詩 鄉闈回首捷三場，花信番風過眼忙。（時年二十四。）碑字未墜先聖廟（鄉試恩榜例於文廟前

樹題名碑，與進士同。(藝文會刻聚奎堂。(首藝併詩俸與闕刻。)名標北榜邀魁選，(名次第八。)遇感南豐燕薊香。(房師魯芝友，南豐人。)惆悵種桃人去遠，(毛旭初崇文山啟譜經徐蔭軒四座主化去已久。)重來仙觀有劉郎。凌雲發轍路先探，洄溯名場述美談。家慶幸登恩榜再，(先堂叔祖際唐公舉咸豐紀元辛亥京兆榜。)公才傑出鼎元三。(丙子曹竹銘庚辰黃慎之癸未陳冠生三殿撰並同是科京兆榜。)晉傳鵲報邀親喜，(先母愛新覺羅太恭人盼子成名心切，聞報喜極。)會際龍飛沐澤覃。榮被龍光臣草莽，配陪秋宴酒尊酣。賢登天府數同儔，問有晨星幾個留。欵熟黃梁尋昨夢，香分丹桂快前游。歌詩恍聽羣鳴鹿，策杖偕來健倚鳩。自信齡中擊望卓，(公籍隸貴陽。)湘潭(秦子質軍門炳直)無錫(楊小荔太守志濂)更瀘州。(高蔚然太守樹。三人均乙亥同年，壽八十以上)。易名偶比宋司空，(絳榜名裕絳，散館後改。宋庠本名郊。)敢道揚雲異曲工。(公鄉舉名亦與今異。)五上春官叨館職，(癸未丙戌丁丑三科未赴試，及壬辰始登第，與館選。)九膺民牧賡清風。(改官山左，海擢臨清直牧，膺民社者凡九。)濟南流寓歎高隱，(國燮解冠客歷下。)海內同年有鉅公。(公前開府北直。)懋典優隆天萬里，白頭雙對夕陽紅。

舊夢重溫情態宛然。

夔龍宦途騰蹕，世頗以巧官目之，而其自敘有云(見「夢蕉亭雜記」卷一)「……丙戌一榜，同年置身青雲；亦未有如余之早者，然余仕途升階，仍係拾級以進，初無躡等之獲，捷徑之干，此無他，時會不值，則一第如登天之難，遭際適逢，則入座如拾芥之易，其中殆有天焉，非人世恒情所能揣測者也。」蓋所歷多係應升之階，未爲超擢不次，惟官符如火，迅疾過於同儕，故人驚其速化耳。(五上公車，始成進士，故言登第之難

。其官督撫，無赫赫之名，而爲政尙以穩靜見稱，其自敘有云（同上）：「所可以自慰者，厥有三端，一不聯絡新學家，二不敷衍留學生，三不延納假名士。衙齋以內，案無積牘，門少雜賓，幕府清秋，依然書生本色。連圻僚友，有譏余太舊者，有笑余徒自苦者，甚有爲以上諸流人作介紹者，均一笑置之，寧守吾素而已。」蓋自示爲保守一派，而不贊成並時之號爲時趨督撫一流，爭藉所謂新政以出風頭者也。至其由京聯外任，其間幾生波折。辛丑既簡放河南布政使，幾內升外務部侍郎，夔龍深幸未成事實。自敘有云（同上）：「外部徐進齋侍郎忽焉病逝，……先是李相宣言：『陳筱石外放藩司，我不贊成。目今外交人才少，此人應留京大用。』聞之，切切私慮，以汴藩夙稱優缺，京僚獲簡，不啻登仙，若改京職，依然清苦；詎事有出意外者。武進某京卿，外交財政均其所長，而尤醉心督撫，一聞進齋之耗，恐被特簡，特密電西安政府，謂那琴軒侍郎曾任斯職，必堪勝任。進齋遺摺上，琴軒果率簡矣。」斯時夔龍不耐久任京職之清苦，亟思外用，俾饒家計，侍郎位雖高於藩司，亦甚不樂爲焉。紀昀「溧陽消夏錄」二，談八字有云：「無錫鄒小山先生夫人，與安州陳密山先生夫人，八字于支並同，小山先生官禮部侍郎，密山先生官貴州布政使，均二品也，論爵布政不及侍郎之尊，祿則侍郎不及布政之厚，互相補矣。」以夔龍論，河南布政使與外務部侍郎，「厚」與「尊」二者不可得兼，夔龍寧願舍「尊」而取「厚」，未幾運擢漕督，撫豫蘇，督鄂直，固「尊」「厚」兼致。名實俱優矣。使果以外務部侍郎而長居京秩，宦囊殊爲減色耳。「武進某京卿」，指盛宣懷。宣懷未遂督撫之願，致審則由於官營實業，又當別論。其家財之鉅，自遠非夔龍所及也。

慶王奕劻繼榮祿而爲樞臣領袖，以貪庸爲清議所鄙，庚戌（宣統二年）正月御史江春霖以「老奸竊位，多引匪人」劾之，詞連夔龍及朱家寶（雲南人），謂：「直隸總督陳夔龍則其乾女婿，安徽巡撫朱家寶之子朱綸

則其子載振之乾兒。」奉旨詰其「果何所據而言」，覆奏謂：「陳夔龍繼妻爲前軍機大臣許庚身庶妹，稱四姑奶，曾拜突劬福晉爲義母。許宅寓蘇州某門內，王府致餽，皆用黃匣，蘇人言之鑿鑿。夔龍赴川督任，妻畏道難逗留漢口，旋調兩湖，實突劬力，朱給拜載振爲義父，係由袁世凱引進。光緒三十四年二月，朱給會到其父吉撫署內，購備貂褂人參珍珠補服等件送禮。朱家寶每於大庭廣衆夸子之能，不以此事爲諱，現猶不時往來邸第，難掩衆人耳目。」奉旨斥以「毫無確據，恣意牽扯，謬妄已極」。「莠言亂政，有妨大局」。「任意誣誣」。「輕於污蔑」。「實不稱言官之職」，命回原衙門行走。（春霖本由翰林院檢討遷御史。）當是時，春霖直聲震朝野。宣武門外北半截胡同廣和樓酒肆有不署名之題壁詩二首云：「居然滿漢一家人，乾女乾兒色色新。也當朱陳通嫁娶，本來雲貴是鄉親。鶯聲嚶嚶呼爹日，豚子依依戀母辰。一種風情誰識得？勸君何必問前因。」「一堂二代作乾爺，喜氣重重出一家。照例定應呼格格，請安應不喚爸爸。岐王宅裏開新樣，江令歸來有舊衙。兒自弄璋翁弄瓦，寄生草對寄生花。」謔虐之甚，一時闕傳焉，或謂羅惇彞所作也。「夢蕉亭雜記」卷二有云：「庚戌正月樞臣南海戴文誠逝世，輦轂之下，喧傳余將內召入輔，甚余者曠使言官某侍御以不根之言妄行參劾，仰荷聖明垂鑒，令該御史明白回奏，卒以妄行誣讒不稱言職從寬飭回原衙門行走。」即對此項參案之自辨。（至關於由川督改授鄂督，據云實乖本願，有「鄂省財政枯窘，債臺高築，較之川省財力豐富，不啻天淵，豈可以此易彼」及「張文襄公督鄂垂二十年，百廢具舉，規模宏肆，第鄂係中省，財餉祇有此數，取鑄錢而用泥沙，不無極盛難繼之感」等語，亦見「雜記」卷二。）

談段祺瑞（民國二十五年）

段祺瑞於十一月二日卒於上海，以係「三遺共和」之民國元老，聞者多致嗟悼焉。段氏早有知兵之名，佐袁世凱治軍北洋，共王士珍馮國璋稱北洋三傑。其後當時勢之推移，嶄然有以自見，遂陟高位，執國柄，舉措設施，動關大局，蔚爲民國史上有聲有色之人物。天津大公報三日短評「弔段芝泉先生」有云：「段先生對於中華民國的關係之大，爲孫中山先生及袁項城以外之第一人。」蓋的論也。文學非所長，然頗留心翰墨，所作亦有別饒意致者。如民國十五年在臨時執政任時所撰「因雪記」云：

丙寅正月五日卯正，披短衣，著下裳，淨面漱口後，念淨古真言，披長衣，念淨衣真言，整冠，取念珠，放下蒲團，踞跏西向坐，冥目寧神，虔誦佛號，廿轉數珠，合掌讀願文，頂禮已，啓目，垂手，收念珠入袋中，起身，去蒲團；五年餘如一日也。持烟及食，排闥穿房，入外客廳，劉玉堂、周堯階、汪雲峯擁坐突案，俱起逆余；雲峯讓一坐。堯階久不突，欲先試之，讓三子，兩局俱北；雲峯繼之，所負之數與堯階兩梓等。適點心至，饅首兩碟，食其一，又盡麥粥兩盃。劉謂雪似嫌小，舉目視之，屋垣皆白。遂出念珠，默誦而行，出後門，過上房，赴後園，沿荷池，循引路，攀衣登山。安仁亭近在右側，但不能窮千里之目，轉而左向，更上，至正道亭。旋視遠邇，一白無邊，蒼松翠柏，點綴搖曳，清氣襲人，爽朗過望。因思厲氣久鍾，不雨雪已數月，旣雪矣，乖戾之意大殺，人民災劫或可豁除；然環顧豫鄂魯直臨榆張北，陰雲慘淡，兵氣沉霾，自顧職之所在，不免憂從中來。網紀蕩然已久，太阿倒持卅年，人事計窮，欲速

不達，心力交瘁，徒勞無補，惟有曲致虔誠，默禱上蒼，由無量之慈悲，啓一線之生機已耳。越涵慧亭，俯首降階，逕曲徑，穿小橋，傍石洞，繞山陽，過宅神祠，歸坐內客廳。如意輪王咒百十一遍，往生咒倍之，大明王真言往生真言等，接續誦畢；完一日之課程。遂授筆誌之，以啓發兒曹之文思。

一篇短文，有敘事，有寫景，有感慨，有議論，以文家境詣言，雖尙欠功候，而無冗語，無華飾，真率而具朴拙之趣。本非文人，不必以文人之文繩之也。

時當大局風雲日亟，政府地位，危疑震撼，若不可終日，段氏身爲執政，憂念中猶有悠閒之態，蓋果於用人，已惟主其大綱，不必躬親諸務，亦其素習然也；惟責任則自負，政治上無論成敗，從不讓過於下耳。（臨時執政制度，本不設國務總理，後爲應付環境，始增置之，若代負責任者，不過適宜之計，非段氏真不肯負責也。）又嘗聞人談其任邊防督辦時軼事。歐戰既停，段由參戰督辦改稱邊防督辦，其機關則由督辦參戰處改稱督辦邊防處，（所練參戰軍亦改稱邊防軍。）處中事務，向委僚屬處理，惟大事至府學胡同私邸啓白而已。（時吉兆胡同巨宅尙未建成。）一日雪後，偶至街頭散步，顧謂隨行之小僮曰：『邊防處距此遠否？』對以不遠。曰：『可導我往彼一視。』比至，欲入，衛士見此叟步行而來，衣冠朴舊，因厲聲呵止。僮斥之曰：『此督辦也，汝等何敢爾！』衛士愕然請罪，闖者亟報處中重要職員，恭迎入督辦室。衆以今日督辦忽蒞，不知有何大事，肅待敬候訓示。段微笑曰：『街頭步雪，乘興閒遊至此；諸君不必在此招待，可即各治其事。』衆乃爽然而退。段在督辦室小憩，旋就處中巡覽一過，仍由小僮待送，緩步而歸。其暇逸之度，尤可概見。

李鴻章爲段之鄉前輩，以鑿望之隆，當晚清同、光、宣之際，一言「合肥」，皆知所指爲李氏也。自入民段氏乃繼之而起，專「合肥」之稱，先後若相輝映。段有「先賢詠」云：

崑崙三幹脈，吾皖居其中。江淮夾肥水，層巒起重重。英賢應運起，蔚然開氣鍾。肅毅天人姿，器識尤恢宏。勛望誠燦爛，宛如萬丈虹。盛年入會幕，文正極推崇。髮逆據白下，十三秋復冬。分疆且不可，還軍猶北攻。開科已取士，壇坫以爭雄。公奮投筆起，淮將徵忽忽。移師當滬濱，神速建奇功。一戰克大敵，中外咸靖恭。全蘇勘定後，撫篆攝旌庸。助攻金陵復，烏獸散羣兇。還師定中原，擒匪無遺蹤。分軍靖秦隴，歸來戍遼東。卅載鎮北洋，國際慶交融。甲午敗於日，失不盡在公。寅僚不相能，未除芥蒂胸。力言戰不可，樞府不相容。已籌三十萬，意在添藤艘。不閤柄政者，偏作林園供。海軍突相遇，交綏首大同。損傷相伯仲，幾難判拙工。策畫設盡用，我力已倍充。勝負究誰屬，準情自明通。及至論成敗，集矢于厥躬。繼起督兩粵，遠謫示恩隆。庚子拳亂作，橫責靡從風。德使竟遇害，八國興兵戎。轉戰迫畿輔，無以挫其鋒。變輿俱西幸，都城爲之空。聯軍客爲主，洞穿乾清宮。責難津津道，要脅更無窮。仰面朝霄漢，氣餒陵華嶽。環顧海內士，樽俎誰折衝？五洲所信仰，惟有李文忠。國危而復安，深賴一老翁。

雅有勁氣，亦未可以詩人之詩權之，（詩中敘李事，間有未盡諦處，無關宏旨。）要見其對鄉先賢欽慕之意耳。段在職時之肯負責任，蓋有李氏之風。鴻章子經方與段稔交，觀其與客奕，有詩云：

儼同運甕借光陰，鎮日敲棋玉漏沈。代謝幾人稱國手，後先一著見天心。漫爭黑白分疆界，轉瞬興亡即古今。局罷請君觀局外，縱橫南北氣蕭森。

段和韻云：

孜孜聞道惜分陰，國勢飄搖慮陸沉。顛倒是非偏鼓舌，躊躇樞府費機心。網維一破那如昔，虞詐紛爭到直今。惡貫滿盈終有報，難欺造物見嚴森。

有一又首云：

披裘玩雪不知寒，庭角初春賞牡丹。放眼天空觀自在，關心國勢敢辭難？衆生且願同登岸，滄海何憂既倒瀾？砥痛契深瘳厥疾，迴環三復竟忘餐。

題爲「伯行在詩且有頌不忘規之語次韻奉答」；原唱未詳。

段之「策國篇」，爲十年以前自抒經國抱負之作，亦可覩其志也。詩云：

鄉鎮聚爲邑，聯邑以成國。國家幅員廣，畫省爲區域。民與國一體，忍令自殘賊？利害關國家，胡可安緘默？果具真知見，與邦言難得。民智苦不齊，胸襟寡翰墨。發言徒盈庭，轉致生惶惑。政府省長設，各國垂典則。邑宰如家督，權限賴修飭。統治成一貫，籌策紆奇特。政不在多言，天健無休息。晚近綱紀墮高位僉人弋。武夫競干政，舉國受揶克。擾攘無寧土，自反多怍色。往事不堪言，掃除勿紛飾。日新循序進，廉恥繼道德。農時失已久，肌寒兼憂逼。民瘼先所急，務令足衣食。靖共期力行，百可各循職。良善勤講誘，去莠懲奸歷。言出法必隨，不容有窺測。土沃人烟稀，無過於朔北。曠土五分二，博種資地力。兵民移實邊，十省兩千億。內地生計裕，邊疆更繁殖。道路廣修築，交通無閉塞。集我國人資，銀行大組織。獨立官府外，經理總黜陟。發達新事業，隨時相輔翊。輸入減漏卮，製造精品式。肥料酌土宜，灌溉通溝洫。比戶餘粟布，孝弟申宜亟。既富而後教，登峯務造極。國際蒸蒸日上，誰復我挫折？

關懷國事之忱，溢於言表。

談徐樹錚（民國二十四年）

徐樹錚爲民國史上有名人物，與政治軍事均有重要關係，譽者欽其壯猷遠略，毀者病其辣手野心，而其人起家諸生，雅好文事，與柯劭忞王樹枏馬其昶林紆姚永樸永概諸人遊，蓋有儒將之風，閱「祝昔軒遺稿」，其文及詩詞，頗有功候，不乏斐然之作，不僅以人傳也。「致柯鳳孫王晉卿馬通伯書」云：

……讀易後，發願總集羣經，遍爲點讀。年來奔走四方，形勞而神豫，無時無地，蓋未嘗不以丹鉛典籍自隨。近十三經中，惟餘公穀未畢，非不知貪多之爲害，特以不能詳博，何繇返約，故亦不憚其繁也。嘗考十三經之稱，傳記訓詁，雜屢併列，未爲的當，擬提出爾雅，仍以大學中庸還小戴之舊，而以大戴並立，附國語國策於左氏傳後，合爲十五經，再於爾雅後增取方言釋名說文廣雅，共成經訓二十種，中國經世大文，殆可包舉無遺。讀者各儘資力所能，專治其一二，或普讀其大凡。國家興學育才，此爲之基，立賢行政，此爲之準，然後益以藝事之學，分門隸事，羣智得其範圍，古今兩無偏泥，神州決滯，庶免陸沈之慘，特不知何日能觀厥成耳。諸子諸史騷賦詩歌填詞南北曲八比文，皆中國文學粹腋，不可不各有最輯，擬定爲目錄，廣求名宿耆賢審慎抉擇後，刊布於世，俾勸讀之士有所依歸，近日文人之惡孽，著述之蕪穢，或不至永爲人心大患，亦治世之要也。此事重大，尙未敢輕有所表著，然權富可剝，功名可棄，此則畢生以之，窮通決無二致，非外物所得而奪矣。……聞叔節病頗殆，每念及輒爲之累日不怡；儻竟不起，寧不又少一人？天果欲仍以文化起吾中國，甚願天之先有以起吾叔節。一粒之穀，食之不足飽，種之則可

推行隴畝，蕃育萬方，非細故也。

又「上段執政書」云：

……反政以來，文教廢墜，道德淪亡，讀書種子，日少一日，如柯先生劬志王先生櫛櫛馬先生其炳，經術詞章，爲世所師，皆已年逾七十。若姚永樸胡玉縉賈恩紱陳漢章諸先生，年輩差後，亦皆六十內外。其他政論家流，雖有富贖文學者，然操行雜駁，於公私邪正多不能自持。而海內宿儒爲樹鐔所不及知者，尤不知凡幾。此數叟者，蟄居都門，著書講學，矻矻罔倦，擬懇厚贈祿養，矜式國人，併飭梁秘書長鴻志張幫辦伯英正志學校張校長慶琦，時爲鈞座存問，俾各身心安泰，保此斯文一脈。林畏廬與姚叔節兩先生先後病歿，至爲痛惜。樹鐔辟地頻年，奔走南北，兄姊親愛，死喪迭仍，皆爲私痛，未至過減，惟爾翁之歿，不能去懷，每一念及，輒復涕零。兩翁者於鈞座有舊，從學滿天下，身後清苦，請飭存卹其家，使遐邇共歌鈞座崇儒重道之雅，爭奮求學，文化庶幾復興。鈞座不欲重整吾華厚施當世則已，如欲之，舍昌明經訓無他術也。爲長治久安計，練百萬雄兵不如尊聖興學信仰斯文義節之士。袁黎馮徐諸氏，能取之而不能終之，可爲殷鑒。物質器械，取人成法即足給用，禮樂政刑，非求之己國不足統攝民情，且各邦政學皆在我經訓下，三十年之後，全球大小諸國不尊我經訓爲政治最精義軌者，樹鐔不敢復言讀書妄論天下事矣。惟鈞座及時圖之。

二篇均其晚年文字，治學之志尚，經國之意見，與夫慕重師儒之情懷，大抵可觀。此種議論，自不免以思想迂舊見誚，而致力甚勤，信持極篤，要爲自抒所是。至如「謝錕邦初贈倭刀」詩云：「橫海歸來壯，風雲變態多。寶刀堪贈我，世事竟如何？擊楫會宵舞，逢人莫浩歌。爲君勸拂拭，明日斫蛟鼉。」則表露其武健之本色。

而「平報週年紀念日感言」云：

……余軍人也，軍人之天職在保民，在衛國，而保民之良法在去暴，衛國之能事在却敵，然則軍人者殺人之人耳。夫彼人祖宗數十世延傳之祀續，而我以利刃斬之，彼人數十寒暑堅苦化生以有其身，而我以頃刻死之，然則天下至不平之事孰有過於殺人哉？而余願悍然爲之，然則余殆不平之人耳。雖然，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懲一勸百，殺以止殺，非聖人之所謂仁術者乎？毋亦平天下之道固有賴於是者乎？……故願爲記者進一言曰：我國破壞之餘，建設未集，法紀蕩然，道德掃地，元凶巨慝，闖出擾害，賢路未盡登庸，宵小或仍竊政，朝野隱痛，常鬱鬱多不平之氣。暴之不除，良何由安？故欲平國民不平之氣，非余輩保國衛民之軍人殺人不可。欲殺人而仍不失人心之平，非扶持正論之記者傾注余輩軍人殺人之目，參仿余輩軍人殺人之腕，以著筆著述鼓吹殺人之事業不可。平報素詳軍事，語皆翔實，執筆者之性理似於余輩軍人爲近，或者不以余言爲河漢也。余請拭目以觀後效。

其個性尤充分呈見，覺殺氣滿紙矣。其師段祺瑞清末官江北提督時，曾自製長聯，懸諸廡園，有「好一派肅殺情形」之句（見沃丘仲子——費行簡——「段祺瑞」），殆可移作此文評語。俞仲華（萬春）「蕩寇志」結子云：「話說那稽仲張公統領三十六員雷將，掃平梁山泊斬盡宋江等一百單八人之後，民間起了四句謠歌，叫做：「天遣魔君殺不平，不平人殺不平人，不平又殺不平者，殺盡不平方太平。」這四句歌乃是一個有才之士編造出來的，一時京都互相傳誦，本來不是童謠，後來却應了一起奇事。……」此文此歌合看頗有相得益彰之趣。（又按此「四句歌謠」實本於陶宗儀「輟耕錄」卷二十七所載扶箕詩。）又此文之開端云：

偶憶昨爲民國二年十月三十日之夜，畏廬老人招飲，座客多平報記者，偶談及越朝十一月一日爲平報

週年紀念日，於是羣謀所以爲平報祝者。畏廬老人謂余曰：「子雅與平報諸記者善，殆不能無言矣。」此以昕夕卒卒，未敢諾於口也。頃自外歸，足甫及齋之檻，則十月三十一日平報又已哀然置案頭。念余素性不喜讀報，又時殊劇忙，雖余常御之案，中西京外報紙數十種，堆置靡弗備，而其得闖入余目，分其秒刻之暇，儻然以惕余者，平報外無一也。然則平報週年紀念日，實余讀平報週年紀念日也。平報週年紀念日，余固不必有言，余讀平報週年紀念日，余又烏可以無言？……

自道與「平報」之關係如此。按「平報」在並時諸報中，有特別之色采，羣稱爲陸軍部機關報。時麒麟爲陸軍總長，樹錚以次長實主部務，故又見稱樹錚之機關報。主編輯者爲臧蔭松，林紆則排日爲撰筆記，曰「鐵笛亭瑣記」。是時樹錚與諸文人交遊日淺，漸染未深，文事造詣，不逮後此。此文以「以親後效」作結，既登報端，閱者或傳以爲笑，謂此徐次長對「平報」之訓令也。迨祺瑞樹錚見猜於袁世凱，「平報」遂停刊。（「鐵笛亭瑣記」曾由平報社出單行本，後歸商務印書館出版，改名「畏廬瑣記」。）其後又有一小型報曰「平報」，名適同而已。遷都以還，「平報」復爲北平各報之通稱，猶之稱津報滬報等矣。

談孫傳芳（民國二十四年）

佛堂戰血，一棺戢身，十年前威震東南之孫聯帥遂長已矣。其事蹟有足述者。

入民國後，北洋系大將山東人爲多；吳佩孚孫傳芳其後起而負重名者也。傳芳之視佩孚，知名於時尤較後，蓋受佩孚賞拔而始得所憑藉，復以大顯焉。傳芳久在鄂隸王占元部下，洊至第二師師長，猶若碌碌未有奇節。占元解職，傳芳自結於佩孚，得拜長江上游總司令之命，稍露頭角矣。然是官僅領空名，無土地，無人民，養望而已。旋承佩孚之命，統兵定閩，因任福建督理，乃得膺封疆重寄，而猶覺偏隅不足以大有爲，且慮此役有功之師長周蔭人亦欲一握疆符，遂以閩督讓之，（先已保爲督辦）而已以閩粵邊防督辦之空銜，聊示兼圻之意。江浙齊盧戰起，以閩贛聯軍總司令之名義攻浙，藉內應而直抵杭州，乃代盧永祥作督，撫循軍民，聲聞日著。時曹錕爲總統，除令督浙外，且授以閩浙巡閱使之頭銜，名實均爲兼圻重鎮，與蘇皖贛巡閱使齊燮元並稱東南大帥焉。凡是均與佩孚有息息相通之關係。未幾，錕被囚，佩孚喪師，段祺瑞爲臨時執政，永祥以宣撫使挾率軍南下，燮元傳芳組織江浙聯軍以拒之。（齊稱第一路總司令，孫稱第二路總司令。）燮元軍當前敵，戰不利，傳芳見勢撤兵自全，不與燮元同敗，執政政府仍以浙江軍事善後督辦身之。迫奉將楊宇霆督蘇，傳芳一面虛與周旋，一面密與諸將結合，準備既成，突發討奉通電，率師入蘇。宇霆倉皇退却，傳芳遂奄有江蘇。蓋得浙得蘇，咸如發粟振落之易，其智略良有過人者也。

傳芳既得江蘇，且乘勢而逐去皖督姜登選，亦奉將也。執政政府即令傳芳督蘇，而傳芳則先已自稱蘇皖贛浙

閩五省聯軍總司令，蓋兼有兩巡閱使之地盤，（亦即清代兩江閩浙兩總督之地盤）五省將帥，悉秉號令，意氣發舒，聲威遠播，「聯帥」之稱自此始。雖勢力範圍較佩孚「洛陽虎視」（康有為祝佩孚五十壽聯語）時，尙有未逮，而結合之堅實則過之矣。聞當時蘇省某鉅紳致傳芳賀電有云：「錢武肅開府十三州，吳越奉其正朔。郭令公中書二十四考，朝野仰若天神。」亦可略見威震東南羣流翕附之一斑焉。此爲傳芳最得意之時代。

佩孚再起後，黨軍由湘入鄂，佩孚勢不支，促傳芳由江西出兵攻湘相援，傳芳陳師江西，軍容甚盛，而遲遲不發。迨佩孚敗退，始與黨軍接觸，屢戰受挫，遂失贛省。既退歸南京，知頹勢難挽，乃微服赴津謁張作霖，俛首輸誠，斬共黨軍，作霖許之。能伸能屈，傳芳有焉。旋傳芳地盤盡失，乃至山東依張宗昌，宗昌兄事之。作霖爲大元帥，以傳芳爲第一方面軍團長，宗昌爲第二方面軍團長，共任津浦線之軍事。傳芳會一度乘蔣介石宣告下野之機會，將選鋒反攻南京，血戰於龍潭，以衆寡不敵，卒大敗，傳芳跳而免，部下幾無一生還，當時皆作殊死戰也。事雖不成，宗昌及褚玉璞皆服其勇；傳芳則痛哭曰：「精銳已喪，後無能爲矣。」玉璞召集部曲，訓話曰：「你們算得什麼隊伍，像孫聯帥的兵，那樣真是隊伍呢！」其後黨軍進攻山東，傳芳軍，視張褚所部，猶爲勁旅，遂由濟寧規取徐州，頗有進展，豐沛均入掌握，而宗昌正面奔潰，由韓莊退至泰安，傳芳歸路斷絕，率部奮勇衝回。晤宗昌後，面責其債事，宗昌惟自批其頰，連稱「該死」。迨退出濟南，傳芳先至北京謁作霖，談作戰計畫。（相傳作霖詰以「你的仗是怎麼打的？」傳芳答：「打的不錯，已去徐州不遠，如效坤正面不生變化，徐州早已取得。」問：「部下損失若干？」答：「無損失。」問：「槍械尙有多少？」答：「每兵兩桿。」作霖詰問何以，傳芳曰：「效坤兵潰，沿途遺棄槍械，俯拾即是，惜一人只有兩手，若三手，則每兵三桿矣！」作霖大笑，慰勞甚至。）張學良動作霖罷兵，作霖曰：「馨遠尙言能戰，何遽服輸乎？」

「傳芳經學良設法婉勸，始不再言可戰。未幾作霖出關遼難，學良亦遵國府電令東歸，約傳芳同行。傳芳召集所部重要將領鄭俊彥李寶章等，徵詢善後意見。俊彥等先請示主帥有何成算。傳芳曰：『我軍現祇有兩條路可走：一即在關內占據地盤，與直魯軍（張褚所部）相呼應，靜待機會，再圖發展；一即投降黨軍耳。至全軍隨同奉軍出關，則為事實上所辦不到，因奉方已苦兵多，勢難強其兼為我軍餉糈也。』俊彥等不置可否，惟謂將士疲憊已甚。傳芳喻其意，即曰：『士各有志，我不相強。』於是全軍向黨軍投降；傳芳僅率學兵一營赴奉，由學良代為安插，從此聯帥不掌兵符矣。」

當傳芳與學良及楊宇霆等同車離北京時，沿途慮有危險，隨時試探前進，車行極遲，空中且時有黨軍飛機偵察，車中人多有懼色；傳芳則言笑自若，弗改常度，遇事停時，每下車散步，若甚暇逸者，同車者皆稱其胆大也。既抵奉，學良優禮之，傳芳雄心亦尚未已，後鑒於宇霆之死，恐以鋒鈍取咎，乃深自韜抑云。近歲作天津寓公，共新雲鵬等逃禪誦經，法號智圓，若與世相忘者。本月（十一月）十三日在居士林為施從濱之女劍翹槍擊殞命。一代英物，遂如斯結局。天津居士林為雲鵬所發起組織，林長即彼。大公報載其十四日談話有云：「鑒遠係余勸其學佛，平日作功夫甚為認真，誠心懺悔。除每週星期一三五來誦經外，在家作功夫更勤，每日必三次拜佛，每次必行大拜二十四拜，所以兩年以來神色大變，與前判若兩人。其夫人亦作功夫甚勤。立志改過，專心懺悔，而猶遭此慘變，殊出人意料之外，幾使人改過無由，自新亦不可得。（新氏言至此，不覺拍案嘆息。）……此風萬不可長。……人非聖賢，誰能無過，要在知過改過。若努力改過猶遭不測，則無出路可想。」

傳芳學佛之近況蓋若是；雲鵬傷類之感亦足觀。施從濱者，宿將，久官魯省，歷任鎮守使等要職。傳芳略地蘇

皖時，張宗昌以魯督出兵與戰而敗，從濱被俘，傳芳殺之。其後孫張乘怨成好，共事一方，而從濱則既死矣。以學佛之有名軍人而遭暗殺，傳芳蓋與張紹會同；以有名軍人而被暗殺於報仇，其事又若與徐樹錚張宗昌相類焉。茲四人者，雖有等差，要皆民國史上得占一席之地者也。

傳芳由閩入浙，抵杭州之日，雷峯塔崩圯，談休咎者以爲不祥之徵，而傳芳無恙，馴且以浙江爲根據地，一躍而爲五省聯帥焉。在浙時收拾民心，與地方感情頗不惡。比至蘇，首裁附加捐稅，民譽大起。農田以負擔減輕而漲價，開最貴者至每畝值一百五十元云。某紳獻策，請行畝捐，每畝徵銀二角，以助軍費，傳芳弗許也。（至赴贛督師時，以軍用浩繁，乃行之以應急。）失敗後，在江浙尙不無去思，亦自有因耳。至其在贛頓兵不動，自老其師，坐失機宜，以取覆敗，說者謂初意蓋不欲已盡其力而使吳佩孚收其功，（傳芳已拿顯，佩孚猶以部曲將視之，傳芳意不能平。）且有與黨軍妥協之一種幻想云。

談胡雪巖（民國三十二年）

杭人胡光墉（字雪巖）以商業稱霸，名著中外，聲勢烜赫。至光緒九年癸未，所業倒閉，舉國震動，實距今年癸未六十年前一大事也。其人雖以失敗終，邇其生平，要爲一非常之人物。其盛衰之際，令人興感。李莚客（慈銘）越縵堂日記癸未十一月初七日云：「昨日杭人胡光墉所設阜康錢舖忽閉。光墉者，東南大俠，與西洋諸夷交。國家所借夷銀曰洋款，其息甚重，皆光墉主之。左湘陰西征，軍餉皆倚光墉以辦，凡江浙諸行省有大役大賑，事非屬光墉者弗克舉者。故以小販賤豎，官至江西候補道，銜至布政使，階至頭品頂帶，服至黃馬褂，累賞御書。營大宅於杭州城中，連亘數坊，皆規禁禦參西法而爲之，屢毀屢造。所蓄良賤婦女以百數，多出劫效。亦頗爲小惠，置藥肆，設善局，施棺衣，爲饋糶。時出微利以餌杭士大夫。杭士大夫尊之如父，有翰林而稱門生者。其邸店徧於南北。阜康之號，杭州上海寧波皆有之，其出入皆千萬計。都中富者，自王公以下，爭寄重資爲奇贏。前日之咄，忽天津電報言其南中有虧折，都人聞之，競往取所寄者，一時無以應，夜半遂潰，劫攘一空。聞恭邸文協揆等皆折閱百餘萬，亦有寒士得數百金託權子母爲生命者，同歸於盡。今日聞內城錢舖曰四大恒者，京師貨殖之總會也，以阜康故亦被擠危甚。此亦都市之變故矣。」初十日云：「作片致介唐，屬代取見銀，以今日聞四恒號將閉，山西人所設匯局皆被擠危甚也。使諸肆盡閉，京師無富商大賈，外內貨貝不通，劫奪將起，司農仰屋之籌益無可爲矣。」略述胡氏之爲人，北京當阜康號倒閉時之景象，亦於斯可見其大致焉。（李謂杭士大夫尊之如父，蓋不免過甚其詞。日記中對杭人每好輕詆，頗有浙東西畛域之見。又日

記同治五年丙寅四月二十三日言及胡事云：「張某，邑之大賈，庚申辛酉間，與杭人胡雪巖，操奇贏，各挾術相欺詐，銀價且夕輕重，或相縣至數百千萬，錢法以之大壞，商賈遂共煽惑爲觀望，主軍需者至持餉不發。胡倚故巡撫王壯愨，而張與前知府懷清暱，益樹勢傾軋。越事之敗，實由兩人。……胡雪巖者，本賈豎，以子母術游貴要間。壯愨故以聚斂進，自守杭州至撫浙，皆倚之，遂日驕侈，姬侍十餘人，服食擬于王者，官亦至監司。左官保初至，欲理其罪，未幾復寵，軍中所需，皆倚取辦，益擅吳越之利。杭之士大夫有志行者皆賤之，不肯出共事，故益專。其材蓋出張某上遠甚。……亦牽連記于此，以驗其他日之敗。」可與癸未所記合看，蓋李于十餘年前已言其必敗矣。（文協揆，謂協辦大學士刑部尙書文煜，素有富名者也。給事中鄧承修劾文煜存阜康銀號銀數至七十餘萬之多，請飭查明確數，究所從來，據實參處。十九日奉諭著順天府確查具奏。順天府兼尹畢道遠府尹周家楣查覆，奏稱查核阜康號票根簿內有聯號開列銀四十六萬兩，第一號上注明文宅字樣，除前江西布政使文輝呈請究追阜康銀款十萬兩稱由文煜代爲經手外，其餘三十六萬兩簿中祇注文宅字樣，云云。二十五日奉諭著文煜明白回奏。文煜奏稱由道員升至督撫，屢管稅務，所得兼俸歷年積至三十六萬兩，陸續交阜康號存放，云云。二十六日奉諭：「所奏尙無掩飾，惟爲數較多，著實令捐銀十萬兩，即由順天府向該號商按照官款如數追出，以充公用。」文煜饒於財，此外當尙多，以追銀十萬兩歸公了事，不予深究矣。（又有前駐藏幫辦大臣錫祺，以報捐八旗官學用款，請將阜康商號存銀萬兩飭追歸公，於十二月上奏。初九日奉諭：「所奏殊屬取巧，著將原摺擱邊。」給事中鄭溥元劾錫祺前在戶部與姚覲元董瀚翰等表裏爲奸，家稱巨富，請派員查參，云云。十四日奉諭：「錫祺久經告病開缺，已往之事，姑免深究，惟該給事中稱其任意瀆奏，實屬咎無可辭，錫祺著交部嚴加議處。至所稱告病未經銷假人員應否呈遞奏摺之處，著請部查明具奏。」二十

五日諭：「錫煥著照兵部議降四級調用，不准抵銷，並折罰所兼世職半俸九年，免其降調世職。至告病人員，雖據查無不准遞摺明文，惟究於體制未合，嗣後凡告病未經銷假者概不准自行遞摺奏事。」其事亦可附述。姚覲元輩昔爲戶部司員，官至司道，上年壬午閩敬銘任戶部尚書後，以在部舊事被劾職，錫煥亦曾官戶部司員者也。）

胡受左宗棠知遇器使，籌餉購械，左氏深資其力，（爲借洋款，以助西征，亦中國外債史初期可特書者。光緒三年五月左氏奏明借定洋款——由匯豐銀行借銀五百萬兩——一摺，言每月一分二厘五毫起息。）屢經奏獎，俾邀異數。其稱道之詞，見於奏議者，如同治五年十一月附陳胡道往來照料聽候差遣片，謂：「道員胡光墉素敢任事，不避嫌怨，從前在浙歷辦軍糧軍火，實爲緩急可恃。咸豐十一年冬杭城垂陷，胡光墉航海運糧，兼備子藥，力圖援應，載至錢塘江，爲重圍所阻，心力俱瘁，至今言之，猶有遺憾。臣入浙以後，委任益專，卒得其力。實屬深明大義不可多得之員。惟切直太過，每招人忌。——臣稔知其任事之誠，招忌之故。」同治十年九月辦理糧餉各員請獎片，謂：「布政使銜福建補用道胡光墉，設局上海，購運西洋軍火鎗礮，轉運東南協餉，每遇軍用艱鉅餉需缺乏之時，不待臣絀續相商，必設法籌解，以維大局。」同治十二年四月請賞道員胡光墉母匾額摺，謂：「浙江紳士布政使銜在籍福建補道胡光墉，經臣奏派辦理臣軍上海採運局務，已逾八年，轉運輸將，毫無缺誤。臣軍西征度隴，所歷多荒瘠寒苦之區，又值頻年兵燹，人物彫殘殆盡，本省轄境，無可設措，各省關欠解協餉，陳陳相因，不以時至，每年准發足餉，先撥以兩月爲度，繼則僅發年杪一月，而猶虞不能如期收到，轉散各營。每年歲事將闌，輒束手懸盼，憂惶靡已。胡光墉接臣預籌出息借濟絀贖，無不殫誠竭慮，懇勉求之，始向洋商籌借巨款，格於兩江督臣非體之議中止，繼屢向華商籌借，均如期解到，幸慰軍

心。去冬華商借款不敷，胡光墉勉竭己資，並勸各親友助同出借，計借十萬兩，以副期限，不取息銀。其力顧軍需深明大義如此。上海爲洋商會集之所，泰西各國，鎗礮火器，泛海來售，競以新式相耀。臣於閩浙總督任內，飭胡光墉挑擇精良，不分新舊，惟以便利適用爲要。嗣調督陝甘，委辦上海轉運局務兼照料福建輪船事宜。胡光墉於外洋各器械到滬，隨時詳細稟知，備陳良楛利鈍情形，伺其價值平減，廣爲收購，運解軍前，臣軍實資其用。其購到普洛斯後膛螺絲開花大礮及後膛七響洋槍，精巧絕倫，攻堅致遠，尤爲利器，各軍營競欲得之，而價值並未多費。其孜孜奉公如此。同治十年，率伊母胡金氏之命，以直省水災較廣，捐製棉衣一萬件，嗣復添製棉衣五千件，並捐牛具籽種銀一萬兩，以津郡積潦未消，籽種不齊，續捐足制錢一萬串，以助洩水籽種之需。此外辦運浙江賑米，率委採辦閩米，運送上海，裝載赴津。迭經直隸閩浙督撫臣先後奏明在案。去年臣以甘肅苦寒，兵燹之餘，百貨昂貴，種棉織布之利，土民向所不諳，無衣之患，甚於無食，而邊地降雪最早，每值嚴寒，凍斃者所在皆是，現值餉需奇絀，勢難分兵勇禦寒之具，備惠寒民，因念江南布棉價廉，人多好義，爰檄飭該道勸捐棉衣，並許俟集有成數專摺請獎。旋據該道稟稱，伊母年屆七旬，屢飭該道毋以宰割爲壽，令將平日節縮所存，捐製加厚加長棉衣二萬件，以給邊荒窮黎，並親率家屬，逐件按驗，其有製辦未善者，立令更換，該道又另勸捐棉衣褲八千件，均於去年七月間運交臣軍後路糧台，輸解前來。臣去冬轉飭散給，所全甚多。」又光緒四年三月胡光墉請予恩施片，謂：「浙江在籍紳士布政使銜江西補用道胡光墉，上年聞陝省亢旱成災，饑民待賑孔亟，擬捐銀二萬兩白米一萬五千石裝運赴漢口飛挽入秦。臣因道遠艱艱，飭改捐銀兩，茲據稟稱改捐銀三萬兩，共捐實銀五萬兩解陝備賑。即前截留備購東洋米之洋款三十萬兩，亦已改銀輕費到甘。並據該道呈開，捐輸江蘇沐陽縣賑務制錢三萬串，捐輸山東賑銀二萬兩白米五千石制錢三千一百串，又勸捐新

棉衣三萬件，捐山西賑銀一萬五千兩，並捐河南賑銀一萬五千兩，祇因目擊時艱，念災民飢餓流離之苦，竭力捐助，不敢仰邀獎叙等情前來。臣維胡光墉自奏派辦理臣軍上海採運局務，已歷十餘載，轉運輸將，毫無遺誤，其經手購買外洋火器，必詳察良楛利鈍，伺其價值平減，廣爲收購。遇泰西各國出有新式鎗砲，隨時購解來甘。如前購之布洛斯後膛螺絲開花大砲，用攻金積堡賊巢，下堅堡數百坐，攻西寧之小峽口，當者辟易，上年用以攻達板城，測準連轟，安夷震懼無措，賊畏之如神，官軍亦羨爲利器，爭欲得之。現在陸續運解來甘者，大小尙存數十尊，後膛馬步鎗亦數千桿。各營軍迅利無前，關隴新疆速定，雖曰兵精，亦由器利，則胡光墉之功實有不可沒者。至臣軍餉項，全賴東南各省關協款接濟，而催領頗仍，轉運艱險，多係胡光墉一手經理，遇有缺乏，胡光墉必先事籌維，借湊預解，洋款遲到，即籌借華商鉅款補之，臣軍倚賴尤深，人所共見。此次新疆底定，核其功績，實與前敵將領無殊。臣不敢稍加矜詡，自蹈欺誣之咎，亦何敢稍從掩抑，致負捐助之忱。茲就胡光墉呈報捐賑各款，合計銀錢米價棉衣及水陸運解腳價，估計已在二十萬內外，而捐助陝甘賑款，爲數尤多，又歷年指解陝甘各軍營應驗膏丹丸散及道地藥材，凡西北備覓不出者，無不應時而至，總計亦成鉅款。其好義之誠用情之摯如此。察看紳富獨力呈捐，無如其多者。」由此三奏所云，左對胡之知賞倚重與胡之功狀可觀矣。

其見于左氏書牘者，如壬申（同治十一年）答楊石泉，謂：「胡雪巖，商賈中奇男子也。浙人始營之，近亦無甚議論。」又見于家書者，如乙丑（同治四年）三月與孝威（其長子），謂：「胡雪巖人雖出於商賈，却有豪俠之概。前次浙亡時，曾出死力相救。上年入浙，渠辦賑撫，亦實有功桑梓。外間因請託未遂，又有冒領難民子女者被其峻拒，故不免盡語之加。我上年已有所聞，細加訪察，尙無其事。至其廣置妾媵，乃從前杭州未復

時事。古人云：人必好色也，然後人疑其淫。謂其自取之道則可耳。現在伊尙未來聞，我亦未再催。爾於此事，既有所聞，自當稟知，但不宜向人多言，致惹議論。」可與同治五年奏片所陳招忌一節合看。左氏排物議而器使之，倚以集事，可謂能度外用人者已。至胡以好色貽譏，其後來商業上之一敗塗地，亦頗因奢淫之故也。

會劫剛（紀澤）使西日記光緒五年己卯云：「十二月初二日：葛德立言及胡雪巖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釐，而胡道報一分五釐。奸商謀利，病民蠹國，雖竊沒其資財，科以漢奸之罪，殆不爲枉，而復委任之，良可慨已！」於胡氏爲左借款事深斥之。

沃丘仲子（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傳胡于貨殖，據云：「同治間足以操縱江浙商業爲外人所信服者，光墟一人而已。浙人，字雪岩（初學賈錢肆中，一日突有人來，謂爲湘軍營官，饋弗繼，欲假二千元。適主事者咸外出，唯光墟留，貿然許之，約翌日至取資，臨時衆歸，聞而大譁，主者立逐之出，然亦不敢毀約。越日其人來，如數以貨，未浹旬，竟攜資來償，本息弗絀，唯問前慨假我資者，乃一少年，今何不在。肆人詭以病對。時光墟已潦倒甚，偶蹣跚行河上，忽值是人，問子病當瘳，對不病，曰不病何狀若是，對無業故憔悴。其人大詫，語以肆人語。光墟亦傾告前事，曰是則我害子矣。遂延致軍中，爲易衣進餐，謂：自得資給諸卒，皆踴躍赴敵，遂克近邑。今我有資十萬，皆得自賊中者，固不足告外人，欽子誠實，且坐吾累，願以資貸子設肆可乎？欣然承之。自是左軍所至，勢若破竹，浙東西及八閩皆定。諸將既得賊中鉅貨多，而克城皆置局權稅，饌入亦豐，莫不備之光墟所。及宗棠北伐回檢，又檄令購運軍食，其時肆中湘人存資過千萬，乃並治絲茶藥諸業。當大亂新平，舊商零落，乃以豐財捷足，百業並舉。迄同治壬申。私財亦二千萬。乃假洋債，助宗棠出關。時已官道員，遂晉頭品頂戴黃馬褂，然光墟特幸逢時會，非真有奇計雄略，既富顯，唯知奢縱，用人第取先意承

志者，老成羞之，肆漸中虧，對洋商屢食言，信譽日墮，不十年所營皆敗，且虧軍需帑，至擬職監追，賓客盡散，姬妾潛逃，祇堂上一衰母耳。憤死。餘一藥肆，爲人所得，仍其舊名，歲給資千餘以贖光墉家而已。從來成敗無若其速者。」亦可備覽。惟所述多不了了。胡早已受知於王有齡，商而且官，聲勢頗張，豈迫左軍入浙尙學買錢肆乎？

劉聲木（體仁）吳縣錄卷二云：「清史而立貨殖傳，則莫胡光墉若。光墉字雪巖，杭之仁和人。江南大營圍寇於金陵，江浙編處不安，道路阻滯，光墉於其間操奇贏，使銀價且夕輕重，遂以致富。」王壯愨自蘇藩至浙撫，皆倚之辦餉，接濟大營母匱。左文襄至浙，初聞謗言，欲加以罪，一見大加賞識，軍需之事，一以任之。西征之役，偶乏，則借外債，尤非光墉弗克舉。迭經保案，賞頭品銜翎三代封典，儼然顯宦，特旨賞布政司銜賞黃馬褂，尤爲異數矣。」光墉藉官款周轉，開設阜康銀肆，其子店遍於南北，富名震乎內外，僉以爲陶朱猗頓之流，官商寄頓貨財，動輒鉅萬，尤足壯其聲勢。江浙絲繭向爲出口大宗，夷商把持，無能與競，光墉以一人之力，壟斷居奇，市值漲落，外國不能操縱，農民咸利賴之，國庫支絀，有時常通有無，頗恃以爲緩急之計。」先文莊撫浙之初，藩庫欠光墉資二十萬，尙不知其爲何如也。光墉見，稱述中堂不置，而莫明其爲誰，問之乃湘陰也。笑而遣之。未久光墉以破產聞。先是關外軍需咸經光墉之肆，頻年外洋絲市不振，光墉雖多智，在同光時代，世界交通未若今便，不通譯者每昧外情，且海陸運輸，利權久失，彼能來我不能往，財貨山積，一有朽腐，盡喪其貲，於是不得已而賤售，西語謂之拍賣，遂歸窮狀，上海道邵小村觀察本有應繳西餉，斬不之予，光墉迫不可耐，風聲四播，取存款者雲集潮湧，支持不經日而肆閉。」光墉有銀號一典二十有九田地萬畝，其他財貨稱是。上海杭州各營大宅，其杭宅尤爲富麗，皆規蔡葉仿西法，屢毀屢造，中蓄姬妾

輩十餘人。先一日光墉由滬而杭，盡呼之集一堂，自室出，立即下鍵，予以五百金遺去，不得歸取物，有僅挾者任之。光墉選艷，惟愛幼嫻，以爲淫佚恣意之便，本無一人崇尚名節，故一闕而散，毋稍留戀。」次日光墉將其資產簿據獻於文莊，不稍隱匿，在落魄之中，氣概光明，曾未少貶抑。文莊爲設局清理，令候補州縣二十九人接收各典，皆踴躍莫知所對語。文莊謂此二十九人者曰：諸君學古入官，獨不思他日積實致富設典肆以謀生乎？收典猶開典也，不外驗貨查帳而已。」文協揆存款三十五萬，疏請捐出十萬報效公帑，其餘求追，以胡慶餘堂藥肆之半予之。孫子授侍郎，乃文莊庚申同年也，有萬金在其跟肆內。張幼樵學士來書云：子授得失尙覺坦然，而家人皇遽，慮無以爲生計，乞爲援手。亦諾焉。其外京朝外省追債之書，積之可以丈尺計，則一時閭閻中擾亂情形，可想見已。」前一歲有僧以貨五百元存於杭城典肆，肆以爲方外書名不便，拒而不納，僧以木魚蔽於門外，三日三夜。光墉偶過其處，問故許之。及是僧至取款，不與，則蔽木魚不止。肆夥笑謂之曰：和尚汝昔以三日三夜之力而蔽入，今欲以三日三夜之力蔽出，不可得也。不得已而以婦人衣褲折價相抵。僧持泣曰：僧攜此他往，誠不知死所矣。揮淚而去。其流毒類如是。」是時買商販豎，挾胡氏物出售者，其類不可勝數，罔不顯其奢麗。其屋上雕鏤，室中几案，園內樹石，每易一主，輒遷移以去，至於濟亡而未已。」光墉未幾即死，其母旋亡，距七十壽辰不足一歲。杭人譏之曰：使母早三月逝，當備極榮哀之禮，此老婦人真以壽爲戚矣。」海上花列傳中，黎篆鴻即光墉也。語焉未詳。傳中有女婿朱淑人，今亦無考。然光墉有後嗣，慶餘堂之半仍爲彼有，營業至今不衰云。」雖間有未盡諦處，而大體蓋頗翔實。（文莊爲劉父乘璋諱）

醒醉生（汪康年）莊諧選錄卷十二云：「杭人胡某，富埒封君，爲近今數十年所罕見，而荒淫奢侈，亦適尋常所有。後卒以是致敗。茲就平日所聞者詮次於後，亦足資鑒戒矣。」胡有財神之目，相傳胡幼時作徒於

某店，夜臥櫃檯上，半夜忽聞有人聲，急呼衆起，果得一賊，已僵矣。久之始醒。衆詢其故，則叩首言：貧不能自存，故踰垣入，冀有所獲，不意甫入門，即見一金面神臥於桌上，遂不覺驚駭欲絕。衆乃扶而釋之，咸竊竊奇胡。」胡後爲某錢店司會計，有李中丞者，時以某官候補於浙，落拓不得志，一日詣其店告貸，衆慢不爲禮，胡獨殷勤備至，且假以私財，某感之，誓有以報。迨後駁歷封疆，開府浙江，甫到任，即下檄各縣曰：凡解糧餉者必由胡某匯兌，否則不納。衆微知其故，於是錢糧上兌，無不托諸胡，胡遂以是致富。」左文襄收復杭州時，胡亦由上海回杭，或有以蜚語上聞者，左怒，胡進謁，即盛氣相待，且言將即日參奏。次日胡忽進米十數舟於左，並具稟言：匪圍杭城之際，某實領官款若干萬兩往上海辦米，迨運回杭，則城已失陷，無可交代，又不能聽其籌變，故只得運回上海變賣，今聞王師大捷，仍以所領銀購米回杭，以便銷差，非有他故也。時東南數省，當淪陷後，赤地千里，左方以缺餉爲慮，得胡稟，大喜過望，乃更傾心待胡，凡善後諸事，悉以委之，胡由是愈富。」左文襄西征時，苦軍餉無所出，乃令胡爲貸於某銀行，以七厘行息。左藉此得率軍出關，故不以利重爲嫌，其實此款即由銀行刷印股票，貸諸華人，以四厘行息，三厘則銀行與胡各分其半也。憶某年銀行之執事人回國，香港諸西人共饒之，半坐，忽一人起而問曰：諸君今日饒某，爲公事乎？爲私情乎？衆曰：自然是爲公事。其人徐言曰：彼爲左大人經理借款，曾告我四厘行息，我昨獲見其合同底稿，乃是七厘行息，何也？執事人色沮，噤不能答，衆亦失色而散。」胡姬妾極多，於所居之室作數長弄，諸妾以次處其中，各占一室，若官中之永巷然。胡不甚省其名，每夕由侍婢以銀盤進，盤備牙牌無數，胡隨手拈得一牌，婢即按牌後所鐫之姓名呼入侍寢，每夕率以爲常。」胡酷好女色，每微服遊行街市，見有姿色美麗者，即令門客訪其居址姓氏，向之關說，除身價任索不計外，并允與其父若夫或兄弟一美館，於是凡婦女之無志節者，

男子之鬪茸者，無不惟命是聽，而其市肆店號所用之夥友，大半恃有內寵，乾沒誑騙無所不至，遂至於敗。」

「胡荒淫過度，精力不繼，有以京都狗皮膏獻者，胡得之大喜，蓋他春藥皆係煎劑或丸藥之類，雖暫濟一時，然日久易致他疾，惟狗皮膏只貼於湧泉穴中，事畢即棄去，其藥性不經臟腑，故較他藥爲善，然京中他店所售皆僞物，即有真者，而火候失宜，皆不見效，惟一家獨得秘傳，擅名一時，而有時亦以舊物欺人，僞作新者，故胡每歲必囑其至戚挾巨金入京監製，以供一年之用，所費亦不貲。某年有人於津沽道中遇其戚某，詢以何往，彼亦不諱言，并告以製膏法，惜日久忘之矣。」

「胡敗後，自知不能再如前揮霍，乃先遣散其姬妾之平常者，令其家屬領歸，室中所有亦任其攜去，所得不亞中人之產。迨後事漸亟，謠言將有籍沒之舉，乃亟擇留其最心愛者數人，餘皆遣去，則所攜已不及前，然猶珠翠盈頭綺羅被體也。暨疾亟，其家人并其所留之姬迫去，則徒手而出，一無所得矣。其不幸如此。」

「江浙諸省，於胡敗後，商務大爲減色，論者謂不下於庚申之劫，蓋其時惟官款及諸勢要之存款，尙能勒取其居室市肆古玩爲抵，此外若各善堂各行號各官民之存款，則皆無可追索，相率飲恨吞聲而已。胡死之次年，值中元節，杭例有盂蘭盆會之舉，有輕薄子故於其居室前設一醜壇，懸蟒袍補服大帽皂靴及烟具賭具諸寓於壁，旁懸一團扇，題其上曰雪岩仁兄大人法正，見者粲然。怨毒之於人亦甚矣哉！」

「胡之母享年九十餘。當胡未敗時，爲母稱觴於西湖雲林寺，自山門直至方丈房，懸掛稱壽之文，幾無隙地，自官紳以至戚族，登堂祝壽者踵相接。暨胡歿後，母亦繼歿，則其親友方避匿不遑，到者寥寥。其冢新被杵抄之命，慮人指摘，喪儀一切，惟務減殺，無復前之鋪張矣。論者或比諸紅樓夢之史太君，洵然。」

「論曰：綜胡之一生言之，抑亦一時無兩人也。當其受知湘陰相國，主持善後諸事，始則設粥廠，設難民局，設義烈遺孀，繼而設善堂，設義塾，設醫局，修復名勝寺院，凡養生送死賑財恤窮之政，無不備舉，朝廷有大

軍旅，各行省有大災荒，皆捐輸巨萬金不少吝，以是屢拜樂善好施之嘉獎，由布政使銜候選道被一品之封典，且贈及三代如其官，外人之商於華者，亦信爲巨富，中朝向之假貸，苟得胡署名紙尾，則事必成，至於委巷小民，白屋寒士，待胡而舉火者，咸頌胡壽胡不置。嗚呼，何其盛也！及其敗也，此方以侵蝕庫款被縣官封閉告，彼即以夥友無良挾貨遠遁告，身敗名裂，莫爲援手，賓客絕迹，姬妾雲散，其後判若兩人。嗚呼，何其衰也！豈生平所獲皆不義之財，故悖入者亦悖出歟？抑務廣而荒，受贖於器，人滿則天概之，故及身而敗歟？梁武帝有言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憾。其斯人之定論也夫。」（又卷四云：「杭胡雪岩盛時，嘗於冬日施丐，每人棉衣一件又錢二百文，一時托鉢之流頌德不置。」）又李伯元（寶嘉）南亭筆記卷十五云：「浙江鉅商，雪巖，受左文襄特達之知，賞黃褂加紅頂，遭逢之盛，幾無其匹，後以虧空公款奉旨查抄，文襄再三爲力，脫於文網，未幾鬱鬱而終。冰山易倒，令人浩嘆。胡好骨董，以故門庭若市，真偽雜陳，胡亦不暇鑒別，但擇價昂者留之而已。一日有客以銅鼎出售，索八百金，且告之曰：此係實價，並不賺錢也。胡聞之頗不悅，曰：爾於我處不賺錢，更待何時耶？遂如數給之，揮之使去，曰：以後可不必來矣。其豪華皆類此。每晨起，取翡翠盤盛青黃赤白黑諸寶石若干枚，凝神注視之，約一時許，始起而盥漱，謂之養目，洵是奇聞。胡有妾三十六人，以牙籤識其名，每夜抽之，得某妾乃以其妾待其寢。廳事間四壁皆設尊壺，略無空隙，皆秦漢物，每值千金，以梳砂搗細塗牆，捫之有棱，可以百年不朽。園內僱人洞，狀如地窖，几榻之類，行行整列。六七月，胡御重衣僵臥其中，不復知世界內尚有炎塵況味，花晨月夕，必令諸妾衣諸色衣連翩而坐，胡左顧右盼，以爲樂事。或首胡嘗使諸妾衣紅藍比甲，上青車馬碾，有一妾，高盈丈，畫爲方界，諸妾遙遙對峙，胡與夫人據蘭干上，以竿指揮之。謂爲下活棋，亦可爲別開生面矣。胡嘗衣敝衣過一妓家，妓懷之不爲禮，一老嫗殷殷訊

問，胡感其誠，坐移時而去。明日使媿老嫗以蒲包二，啓視之，粲粲然金葉也。妓大悔，復使老嫗踵其門，請胡命駕。胡默然無一語，但撚鬚微笑而已。胡嘗過一成衣舖，有女倚門而立，頗苗條，胡注目觀之。女覺，乃闔門而入。胡恚，使人說其父，欲納之爲妾，其父斬而不予。許以七千圓，遂成議。擇期某日，燕賓客，酒罷入洞房，開尊獨飲，醉後令女裸臥於牀。僕擊巨燭侍其旁，胡回環審視，軒髯大笑曰：汝前日不使我看，今竟何如？已而匆匆出宿他所，詰且遣嫗告於女曰：房中所有悉將去，可改嫁他人，此間固無從位置也。女如言獲二萬餘金，歸諸父，遂成鉅富。胡嘗觀劇，時周鳳林初次登臺，胡與李長壽遙遙相對，各加重賞。胡命以篋盛銀千兩，傾之如雨，數十年來無有能繼其後者。」「胡敗日，預得查抄信，侵晨坐廳事間，召諸妾入。諸妾自房出，則悉扁以鎗，已而每人予五百金，麾之使去。其有已加粧飾者，則珠翠等尙可值數千金，其猝不及防者，除五百金外，惟所着衣數襲，餘皆一無所有。胡所居門窗戶闌，其屈戌皆以雲白銅鑄而成，查抄後，當事者恐爲他人盜去，悉拔之使下，堆廢屋中，充椽塞棟。胡既以助籌軍餉受知於左文襄公，財勢盛極一時，故各省大吏之以私款托存者不可勝計，胡以排資更彙，乃有活財神之目，迨事敗後，官場之索提存款者亦最先，有親至者，有委員者，紛紛然坐息而來，聚於一堂。方擾攘間，左文襄忽鳴驕至。先是司帳某知事不了，已先期逃離，故頭緒益繁亂，至不可問。文襄乃按簿親爲查詢，而諸員至是皆嚅嚅不敢直對，至有十餘萬僅認一二千金者，蓋恐干嚴詰款之來處也。文襄亦將機就計，提筆爲之塗改，故不一刻數百萬存款僅以三十餘萬了之。胡之敗也，劇倒文文達公煨存款七十萬兩，因托德馨料理，言官劾之，謂文何得有如許巨資，朝旨令其明白回奏，後以歷任粵海關監督福州將軍等優缺廉俸所入爲對，并請報効十萬，竟蒙賞收。此項乃議以慶餘堂房屋作抵。其屋估價二十萬，尙餘十萬令胡自取爲贖口之資。德之用心可爲厚矣。胡豪富之名，更駕潘梅溪而上，敗後

以天馬皮四脚袴貨諸衣市，尙值萬馬金。肆中截長補短，改爲外褂，到省人員多購之，後知其故，竟至無人過問。胡第三子名大均，後以知府候補某省，每年必返杭一次，爲收雪記招牌租金三千兩也。胡既敗，分遣各妾，金珠悉令將去。某年其第三子大均回浙，一妾依然未嫁，聞而探視。無何妾病，即卒於大均處。檢其所攜之篋，祇珠二顆，值銀一萬兩，他物稱是，可想見胡平日之豪華矣。胡之與夫，相隨既久，亦擁巨資。與夫有家，兼畜婢僕，入夜與夫返，則僉呼曰：老爺回來了，快些燒湯洗脚。一與夫而至於此，真是千古罕聞。」又卷二云：「德曉峯中丞釐任浙藩時，議者多謂其篋蓋不飭，然甲申年富商胡雪巖所開阜康銀號驟然倒閉，德與胡素相得，密遣心腹於庫中提銀二萬赴阜康，凡存款不及千者悉付之。或曰：是庫銀也，焉得如是？德曰：無妨也，吾尙欠伊銀二萬兩，以此相抵可也。更遣心腹語胡曰：更深後予自來。屆時德果微服而至，與之作長夜談，翌晨將胡所有契據合同滿貯四大篋，昇回署內，而使幕友代爲勾稽。後所還公私各款，皆出於是。人始服德之用心。後德謂人曰：余豈不知向胡追迫，倘胡情急自盡，則二百餘萬之鉅款將何所取償乎？我非袒胡，實爲大局起見也。左文襄西征之役，賴胡籌餉，得不支絀，亦與胡最契，以德調處胡事甚善，密保之，擢至江西巡撫。後以演劇爲南皮所劾，遂罷官歸。」凡是之類，爲勦于此「活財神」之傳說。所述事迹，堪備節取，未宜盡信，蓋或溢其量，或相抵牾，或涉不經，或雜神話，紛紜恍惚。雖云實錄，（莊諧選錄所述，蓋勝于南亭筆記，可采處較多，叙次亦較整齊。南亭筆記至謂左宗棠蒞杭躬爲胡處理債務，真奇談之尤。）要見「活財神」之名，震于流俗，是以衆說騰播。眞僞靡錯，口耳相傳，入於記載，其盛其衰，亦一滄桑，渲染處可作小說讀也。（有有一章回體小說，名胡雪巖演義，上海出版，編者署陳得康，演其豪華之狀，並及家庭瑣事，筆墨略仿紅樓夢，惟僅十二回，篇幅無多云。）

陳雲笙（代卿）慎節齋 存卷上有一「胡光墉」一篇云：「浙江巡撫王壯烈公有齡，幼隨父親察浙江，父卒於官，眷屬淹滯不能歸，僞居杭州。一日有錢肆夥友胡光墉見王子而異其相，謂之曰：君非庸人，胡落拓至此？王以先人宦貧對。胡問有官乎，曰曾捐鹽課大使，無力入都。問需幾何，曰五百金。胡約明日至某肆茗談。翌日王至，胡已先在，謂王曰：吾嘗讀相人書，君骨法當大貴。吾爲東君收某五百金在此，請以與子，速入都圖之。王不可，曰：此非君金而爲我用，主者其能置君耶？吾不能以此相累。胡曰：子母然，吾自有說。吾無家祇一命，即索去無益於彼，而坐失五百金無着，彼必不爲。請放心持去，得意速還，毋相忘也。王持金北上，至天津，聞有星使侍郎桂清赴南省查辦事件，乃當年同硯席友也。先是王隨父任，初就傅，何父方司閩署中，有子幼慧，觀察喜之，命入塾與子伴讀，既長能文章，舉本省賢書，入都赴禮部試，遂不復見，不意邂逅於此，即投刺謁之。何見王驚喜，握手道故，歎逾平生，問何往，王告之故。何公曰：此不足爲。浙撫某公吾故人也，今與一函，子持往謁，必重用，勝此萬萬矣。王持書謁浙撫，撫軍細詢家世，即以糧臺總辦委之。王得檄，乃出語胡，取前假五百金加息償之，命胡辭舊主自設錢肆，號曰阜康。王在糧臺積功保知府。旋補杭州府，升道員，陳臬開藩，不數載簡放浙江巡撫。時胡亦保牧令，即命接管糧台，胡益得大發舒，錢肆與糧台互相挹注。胡又喜買，列肆數十，無利不趨，兼與外洋互市，居奇致贏，動以千百萬計，又知人善任，所用號友，皆少年明幹精於會計者，每得一人，必詢其家食指若干需用幾何，先以一輩度支身之，俾無內顧憂，以是人莫不爲盡力，而阜康字號幾徧各行省焉。咸豐五年，杭州不守，王公殉難，繼者爲左中丞宗棠。胡以前撫信任，爲臬者所潛，左公聞之而未察，姑試以事，命籌米十萬石，限十日，毋違軍令。胡曰：大兵待餉，十日奈得復何？左公曰：能更早乎？胡曰：此事籌已久，若待公言，已無及矣。現雖無款，某熟諸米商，公如急需，十

萬石三日可至。左公大喜，知其能，命總辦糧台如故，而益加委任。時浙閩次第肅清，而陝甘回亂起，肆擾關內外，朝命左公督師往勦。左公欲貸洋款，洋人不可，計無所出，商之胡。胡曰：公第與借，某作保，合當允行。果借得五百萬金。洋人不聽大帥言而信胡一諾，左公益信愛胡，倚之如左右手，屢奏稱其顧全大局，積保至道員，加二品頂戴，賞穿黃馬褂。胡又有慷慨名，每遇兵荒饑饉，動捐數十萬金，無所吝，富而好義，人尤稱之。以是京內外諸巨公囊中物無不欲以阜康爲外庫，寄存無算。不貸之富，雖西商百餘年窮號無敢與抗衡者，可謂盛矣。滬上大賈與外洋貿易，蠶絲爲最，胡每歲將出絲各路於未纒時全定，洋人非與胡買不得一絲，恨甚，乃相約一年不買絲，胡積絲如山無售處，折耗至六百餘萬金。又各省號友多少年喜鑿色，久而用侈，不免侵漁。漸成尾大。胡知大局將壞不可收拾，乃潛遣親信友人分詣各肆，謹視號帳。一日與妻密計，設具內膳，夫婦上坐，姬妾二十四人左右坐，酒池肉林，間以絲竹，歡譁竟日。妻小倦思息，胡命繼燭，與諸姬洗盡更酌。夜方半，胡語諸姬曰：吾事稷不佳，諸姬隨我久，行將別矣。汝等盛年，尙可自覓生路，各回房檢點金珠細軟，儘兩箱滿裝攜出，此外概不准帶，自鎖房門，無復再入，各予銀二千，或水或陸，舟車悉備，今夕即行，一任所之，吾不復問。有數姬涕泣請留，胡亦不禁，餘姬一時星散。胡即赴金陵見左公，備陳顛末，且曰：即今早計，除完公項外，私債尙可按折扣還，再遲則公私兩負矣。左公許之。即日電發，各省號同時閉關。俟諸密友賣各號帳回，分別公私，按折歸款。事畢返杭，收合儘餘，尙有二十四萬金，贖回故宅三所，分居諸昆季。又十餘年，夫婦皆以壽終。君字雪崖，浙江錢塘人。其在糧台積功事跡，見左文襄奏議。贊曰：王壯烈身殉封疆，左文襄公在社稷，並相彪炳丹青，尙矣。胡君以闖關中人，識王君於未遇，一念之厚，美報迭膺，遭際中興，幾於富甲天下，觀其已事，雖古之猗頓陶朱未能與媲，不可謂非奇人也。何公以翰林起家，敷歷中外，

游陟兼圻。溯其崛起之初，有欲比之版築魚鹽而不得者，世所謂鹽泉無源歟。而崇高富貴，顧不如善賈者末路猶得保全，良可悲矣。」此作亦可供參閱。（何公謂何桂清。王有齡諡壯愨，在浙江巡撫任殉難爲咸豐十一年辛酉事。）陳氏四川宜賓人。同光間以舉人官山東州縣。

一葉軒漫筆（撰者署沙澗）云：「橫溪胡雪巖觀察光緒，賈人子。在文襄公西征，轉輸軍食，深資其力，師捷後膺卓薦。觀察盛時，理財之名大著，官可敵國，資產半天下。當事借用外債千數百萬。西人得其一言以爲重。起第宅於杭州，文石爲牆，漢銅爲砌，室中雜寶詭異至不可狀，侍妾近百人，極園林歌舞之盛。偶一出遊，車馬塞途，僕從雲擁，觀者噴噴歎羨，謂爲神仙中人。某公獨曰：雪巖字義近冰山，恐勿能久耳。未幾果敗，公私負逋近千萬，錄其市肆田舍墮池之屬，不能償其半。胡遂效開關放柳枝故事，玉人盡散，而費用乃益困。初觀察於杭州設慶餘堂藥肆，泡製精而取值賤，蓋以濟貧困者，有司獨未判抵逋負，至是一家皆取給焉。爲善食報，豈不然哉！」胡爲杭人，蓋無異詞，此獨曰橫溪，或其祖籍耶？

我佛山人（吳沃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六十三回（設騙局財神小遭劫）有云：「……等到權之查察了長江蘇杭一帶回來（按謂回至上海），已是十月初旬了。此時外面倒了一家極大的錢莊，一時市面上沸沸揚揚起來，十分緊急，我們未免也要留心打點。一時談起這家錢莊的來歷，德泉道：『這位大財東，本來是出身極寒微的，是一個小錢店的學徒，姓古，名叫兩山。他當學徒時，不知怎樣，認識了一個候補知縣，往來得甚是親密。有一回，那知縣太爺，要緊要用二百銀子，沒處張羅，便和兩山商量，兩山便在店裏，偷了二百銀子給他。過得一天，查出了，知道是他偷的，問他偷了給誰，他却不肯說，百般拷問，他也只承認是偷，死也不肯供出交給誰，累得薦保的人，受了賠累，店裏把他趕走了。他便流離浪蕩了好幾年。碰巧那候補知縣得了缺，

便招呼了他，叫他開個錢莊，把一庫公事銀子，都存在他那裏，他就此起了家。他那經營的手段，也實在利害，因此一年好似一年。各碼頭都有他的商店。也真會籠絡人，他到一處碼頭，開一處店，便娶一房小老婆，立一個家。店裏用的總理人，到他家裏去，那小老婆是照例不回避的，住上幾個月，他走了，由得那小老婆和總理人鬼混。那總理人辦起店理事來，自然格外巴結了。所以沒有一處店不是發財的。外面人家都說他是美人局，像他這種專會設美人局的，也有一回被人家局騙了，你說奇不奇？」我道：「是怎麼個騙法呢？」德泉道：「有一個專會做洋錢的，常常拿洋錢出來賣，却賣不多，不過一二百二三百光景，然而總便宜點。譬如今天洋價七錢四分，他七錢三就賣了；明天洋市七錢三，他七錢二也就賣了，總便宜一分光景。這些錢莊上的人，眼睛最小，只要有點便宜給他，那怕叫他給你捧□□，都是肯的，上海人恨的叫他錢莊鬼。一百元裏面，有了一兩銀子的好處，他如何不買，甚至於有定着他的。久而久之，鬧得大家都知道，問他洋錢是那裏來的，他說是自己做的。看着他那雪亮的光洋錢，絲毫看不出是私鑄的。這件事叫古雨山知道了，託人買了他二百元，請外國人用化學把他化了，和那真洋錢比較，那成色絲毫不低，不覺動了心，託人介紹，請了他來，問他那洋錢是怎麼做的，究竟每元要多少成本。他道：做是很容易的，不過可惜我本錢少。要是多做了，不難發財，成本每元不過六錢七八分的譜子。古雨山聽了，不覺又動了心，要求他教那製造的法子。他道：我就靠這一點手藝吃飯，教會了你們這些大富翁，我們還有飯吃麼？雨山又許他酬謝，他只是不肯教。雨山沒奈何，便道：你既然不肯教，我就請你代做，可使得？他道：代做也不能。你做起來一定做得不少，未必信我把銀子拿去做，一定要我到你家裏來做。這件東西，只要得了數，做起來是極容易的，不難就被你們偷學了去。雨山道：我就信你，該請你拿了銀子去做，但不知一天能做多少？他道：就是你信用我，我也不敢擔承得多。至於做起來，一

天大約可以做三四千。兩山道：「那麼我和你定一個合同，以後你自己不必做了，專代我作，你六錢七八分的成本，我照七錢算給你，先代我作一萬元來，我這裏便叫人先送七千兩銀子到你那裏去。他只推說不敢擔承，說之再四，方才應允。訂了合同，還請他吃了一頓館子，約定明天送銀子去，除了明天不算，三天可以做好，第四天便可以打發人去取洋錢。到了明天，這裏便慎重其事的送了七千兩現銀子過去。到第四天，打發人去取洋錢，誰知他家裏，大門關得緊緊的，門上貼了一張招租的帖子，這纔知道上當了。」我道：「他用了多少本錢，費了多少手脚，只騙得七千銀子，未免小題大作了。」德泉道：「你也不是個好人，還可惜他騙得少呢！他能用多少本錢，頂多賣過一萬洋錢，也不過蝕了一百兩銀子罷了。好在古雨山當日有財神之目，去了他七千兩，也不過是九牛一毛，太倉一粟。若是別人，還了得麼！」我道：「別人也不敢想發這種財。你看他這回的倒帳，不是爲屯積了多少絲，要想壟斷發財所致麼？此刻市面，各處都被他牽動，吃虧的還不止上海一處呢。」

「古雨山即胡雪巖。受騙事亦其話柄之一。」

蒐輯關於胡氏之各說，未能盡也，然已可供談助矣。略加商訂，姑爲披露。至更事徵考而詳辨之，爲綜括有條理之敘述，則期諸異日。

王午兩名醫（民國三十一年）

清孝欽后以太后主國事者數十年，初政負中興大業之譽，晚節召勳播邦本之禍，實中國近代史上極重要之人物，而當光緒初年，大病幾殆，使其死於是時，則孝貞既逝，德宗猶在幼沖，政局將若何演變，誠不易料。其幸而療治獲痊，遂復綿歷垂三十年之壽命，蓋薛福辰汪守正兩名醫之力為多。斯二人者，其關係亦殊鉅已。

庚辰（光緒六年）孝欽患病甚劇，（時孝貞猶健在。）詔各省保舉名醫。前任山東濟東泰武臨道薛福辰，

以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暨湖廣總督李瀚章湖北巡撫彭祖賢等，見任山西陽曲縣知縣汪守正，以山西巡撫會國荃等，均為孝欽療疾，診療漸效。辛巳（光緒七年）六月以病體粗愈報大安，（孝貞已前逝於是年三月，訓政之事，遂專於孝欽矣。）詔予諸臣獎敘，福辰因之得簡廣東雷瓊道，補督糧道，守正則簡江蘇揚州知府，均仍留京繼續醫治。壬午（光緒八年）十二月，病乃全愈，報萬安，詔謂「慈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深宮侍養，朝夕起居，上年六月間已報大安，猶未如常康復，年餘以來，隨時調攝，現在慈躬已臻全愈，實與天下臣民同深慶幸。道員薛福辰，知府汪守正，與太醫院院判莊守和等，由總管內務府大臣帶領請脈，所擬方劑，敬慎商榷，悉臻妥協，尤宜特沛恩施，以示獎敘。薛福辰著賞加頭品頂帶，補補直隸通永道，汪守正著賞加二品頂帶，調補直隸天津府知府，均著即行赴任，太醫院左院判莊守和，右院判李德昌，均賞加一品頂帶。……」對於薛汪二人，除優加頂帶外，並移官近地，蓋仍備將來宣召也。（道員加頭品，知府加二品，均不循常例，稱破格之獎。院判六品官耳，而驟加二品，則太醫另是一途，又當別論也。）當是時，薛汪醫名著於海內。

二人雖精於醫，而經歷政途，醫事固非其本業，一生事蹟亦不限於能醫。本篇題曰二名醫者，以其治愈孝欽之病，志其最有關係之事也。曰壬午者，以全功竟於是年，本年又值壬午，此恰爲前一壬午之事，往蹟追述，作六十年之回顧也。

關於二人，翁同龢光緒二年丙子五月二十九日日記云：「薛君福辰來。此人薛曉帆之子，號撫平，能古文，通醫，十年前工部司員也。今爲濟東道，其政事未可知，獨於洋務言之甚悉，以爲中國無事坐失釐金每年千萬，是大失計，又言破洋人惟有陸戰，陸戰之法，曰散陣行陣小陣，其守法則用滇黔地營，必可操六七成勝算也。」光緒六年庚辰六月二十三日云：「旨下直省荐醫，李相荐薛福辰，會沅浦荐汪守正，與御醫李德立同至長春宮，召見請脈。」二十四日云：「薛與汪議論抵牾。薛云西聖是骨蒸，當用地骨皮等折之，再用溫補。汪亦云骨蒸，但當甘平。」翌年辛巳二月初四日云：「汪子常，名守正，汪小米之胞姪，所謂振綺堂汪氏，藏書最富者也，山西陽曲縣知縣，會沅浦荐醫來爲西聖治病者也。」李慈銘辛巳二月十一日日記：「夜雲門邀同教夫飲聚寶堂，招霞芬玉僊。玉僊近日有山西陽曲縣知縣汪守正之子某，隨其父入都，爲醫則，以九千金爲之脫弟子籍。守正錢唐監生，巧猾吏也。去年西朝不豫，各省大吏多荐屬員之知醫者入京，守正其一也。晉中久大寂，而守正囊橐之富如此。……此輩可憤絕也。」光緒十年甲申三月二十日云：「汪子常郡守來，以扁試不得入。汪名守正，杭州人，今爲天津知府。」（時李以課所領書院士在津。）二十二日云：「汪子常來。其人老吏，倨而猾，以後不必見之。」李好詆訶，其於汪氏，所言恐不免過刻。

欲詳知二人生平事歷，宜更求之。薛福成爲福辰弟，有誥授光祿大夫頭品頂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薛公家傳，見庸齋文別集卷六，又覺得重修平陽汪氏遷杭支譜，卷五（志乘）有子常公傳略（漢川謝鳳孫撰），二人生

平乃可徵。茲錄於下：（薛傳）公諱福辰，字撫屏，別號時齋，江蘇無錫薛氏。……公幼習制舉業，先考光祿公謂學有根柢則枝葉自茂，教以溫經讀史，兼覽百子，熟玩朱子近思錄，涵而捧之，務俾理博才瞻，又綜考有明以來制藝之卓然者，而擷其華，師其意，由是沿流溯源，學乃大進。咸豐五年中順天鄉試第二名舉人，援例以員外郎分發工部行走。會光祿公知湖南新寧縣事，選知潯州府，未及行，卒於官，公奔走經營，歸喪於鄉，身留湖南，清理官逋。事未歲，而粵寇陷無錫，太夫人挈家僑徙江北，公未得晉謁，偕弟福成，走數千里，微服穿賊境，屢瀕於危，航海涉江，始覩太夫人於寶應，相見悲喜，遂率母鄉居以避寇。公弟福成福保等，始皆從公學制舉文，至是見時變方殷，兄弟互相切磋，研極經濟及古文辭，浩然有用世之意。公入都，浮沉工部，積六七年，居閒無事，乃大肆力於醫書，始宗長沙黃元御坤載之說，以培補元氣為主，繼乃博究羣書而劑其平，出診人疾，無疾不療。蓋公之學凡三變，初攻時文，中治古文辭，最後研醫術，用力尤劬，而遭遇之隆亦終以此。累試禮部不第，居工部又久不補官，出參伯相湖廣總督合肥李公幕府，積勞改知府，分發山東補用，又以治河功改道員，補濟東泰武臨道。越四年，丁內艱。服闋入都，格於例，不補官，將歸隱矣。適皇太后慈躬不豫，徧徵海內名醫，伯相李公鴻章與總督李公瀚章巡撫彭公祖賢交章論荐，供奉內廷者三年，每製一方，軍思孤往，湊極滯微，或與同值諸醫官斷斷爭辯，必得當乃已。一日辯聲甚厲，皇太后在內閣之，問曰：此薛福辰耶，何賢也！然由此知公益深。公援引古書，亦精駁無間，諸醫終無以奪也。而公之擔荷亦獨鉅云。迭賜文綺銀幣金幣黃玉掖指，又賜御寶雲龍福壽字，又賜職業修明匾額及七字句對聯，又賜貂裘蟒玉珠串，恭報皇太后大安，特簡廣東雷瓊遺缺道，補督糧道。旋報皇太后萬安，特賞頭品頂帶，調補直隸通永道，賜紫蟒袍玉帶鈎，又賜福壽字及黃辦荷包，並賜宴體元殿，長春宮聽戲，西廠子觀燈，又賜七字句對聯。當是時，公之功在天

下，殊恩異數，焜耀絡繹，有將相大臣所不敢望者，天下不爲侈而以爲宜。莅官通永，三年擢順天府府尹，以抆劾骸骸吏，爲羣小愠焉。御史魏迺勳據瑣事劾公，且請以太醫院官降補，迺勳坐言事不實醵職去，尋轉宗人府府丞。公夙研經世事，在山東爲巡撫丁文誠公所倚任，凡整軍治獄賑飢及防河大工，壹埤遺之。塞侯家林決口也，公綜理全局，聯絡兵民，捧土束薪，萬指駸作，窮四十五日夜之力，河流順軌，民困大蘇。通州爲出都孔道，僦車者公私駢集，牙儉把持，大爲民病，公創設官車局，排斥浮議，力任其難，商氣稱便。尹順天時，值歲大祲，災黎嗷嗷待哺，公精心譬畫，集巨款，選賢員，濯瘼噓稿，全活甚衆。爲監司時，即深惡屬吏之瘠官者，糾彈不少貸。伯相李公賢丁文誠公前順天府尹沈公秉成，屢以治行尤異密薦，天子亦自知之，願以醫事銜殊眷，而吏治轉爲醫名所掩，頗用此鬱鬱不樂。公素性通敏，閱事多，於世路險巇，人情曲折，必欲窮其奧而探其隱，然天性徑遂，凡人一言之善，或一事稍可人意，則傾誠推服，必逾其量倍蓰，或稍拂其意，則賤簡之也亦然，其待交游與在家庭之間，莫不皆然。願用情未協於中，則意氣稍不能平，意氣不平，而養生之道戾矣。會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而公已疾不能視事，累疏陳請，始允開缺調理。扶疾南還，未浹月，遽以光緒十五年七月二日卒於無錫里第，年五十有八。……福成曰：余昔見公好圍棋，嫂王夫人屢諫未聽，則舉棋局而投諸井。王夫人早卒，而公復篤好之。曩居通永道署中，見公秉燭達旦，或演棋譜，或與客對奕，其起居失時，稍致人言者，未始不用此爲累。公之得風痺疾也，醫者言用心過度，內受傷損而不自知，尤矣。人之精力幾何，公於治事用心本專，復耗之於技藝，此必不支之勢也。不然，以公之遇與年，其建樹詎止於此耶？由今思之，賢哉嫂也。甚矣養生之術之不可不講也。

〔汪傳〕先生諱守正，字子常，杭州錢塘人也。性純孝，年十五，侍父病，剗臂肉和藥以療，卒不起，誓將

身殉，以母在未果。服闋則銳意進取，博母歡心。十九受知昆明趙藩學使，補博士弟子員，有聲譽。後屢躋鄉闈。聞髮逆勢熾熾，慨然有經世之志，遂納粟爲知縣，分發河南。時周勳民方伯屏藩中州，知先生才行，委權魯山縣篆。魯山產絲，爲生計大宗，向苦官吏誅求。先生請於上，舉數百年積弊悉汰去。再權鄆城縣。鄆城爲搶匪出入之衝，先生募勇訓練，躬自督剿，民賴以安。有某寨主張文剛者，素通搶匪，黨衆勢強，爲地方患害有年矣。縣官束手，莫可誰何。先生至，廉得其情，設機布網，將禽獲之，而以蜚語去官。當是時，髮逆方張，國家需才，而先生以廉能被劾，聞者憤惋。先生顧洒然曰：一官何足惜哉！獨張文剛未獲，民患方深，吾滋感耳。方先生之去官也，魯山鄆城兩縣民如嬰兒之戀慈母，或發爲謳歌，以寄慕思。及吳少村中丞撫豫，具聞其狀，乃強先生起，委以軍事，以勳勞得復原官。相繼撫豫者，爲張文達公季子和中丞，皆倚先生如左右手。及張李二公去，先生乃改官晉。晉撫會忠襄公重器先生，猶加於張李二公也。補虞鄉縣知縣。虞鄉向無書院，先生捐俸創建以造士，士風大振。旋調平遙。平遙多土豪侵掠官戶，先生感濟以恩，強梁斂跡。歲大祲，赤地千里，先生集資鉅萬，躬率吏役振恤，全活無算，復設育嬰堂，以養幼孩。所事條理精密，皆先生一人手訂。忠襄公益以是知先生。自是晉省凡有大祲及一切興作救災之事，靡不借重先生，而先生亦罔不爲之盡力，而各中其機要，於是山西之民，無不識先生名矣。先生尤精醫理。當其令陽曲時也，會慈禧皇太后聖躬不豫，忠襄公以知醫奏保先生。先生入內廷視藥，不數月而聖躬愈，恩賞特隆，復蒙旨擢揚州府知府，未及赴任所，旋調天津。先生感恩遇，益自奮發，思所以報稱。既履天津任所，則杜絕私謁，嚴督屬吏，慨然以吏治民生爲己任。滄州民以河堤潰構訟，久不決，死傷甚衆。先生請款修復，宿禍以瘳。法越羣起，先生創辦蘆園，民資保障。朝廷覩先生之才，將大用以宏濟艱難，偶因政見與直督合肥李相國不合，相持不下，遂調

宣化府以遠之。不數歲，鬱鬱以終。惜哉！年六十六。贊曰：先生以一縣令視疾內廷，聖眷優渥，恩賞屢加，而其才行志節又足以符際遇之隆，獨以其抗直之氣不自遏抑，戢翻蕭翰，腐志以沒，豈非命耶！雖然，是亦何損於先生哉？吾彝與先生猶子讓卿內閣晤海上，旋即別去，近復與讓卿之弟鷗客茂才同寓次，久且益親密，爲余言先生，輒娓娓不倦。先生沒且三十年，能令猶子輩不忘如是，則盛德遺型，必有遠過乎人者，余故樂爲論次云。

二人均以醫術蒙孝欽優眷，然福辰曾任監司，後官至副憲即止，未爲甚顯。官京尹時，爲言路所論，詞近擲揄，自負經世才而以醫進，用致人言，中懷抑鬱，以病早退遽卒，不克躋名臣之列。守正則由令而守，頗爲峻擢，而以迂上官見疏，終於一郡，晚節尤形落莫焉。

薛傳中所指御史魏迺勳據瑣事劾之，情事亦頗可述。光緒十二年丙戌十二月，迺勳以玉粒納倉福辰臨期未到，上疏劾其玩視大典，援引邵曰濂事，（十一月十九日上諭：「御史貴賢奏京師衰病戀棧請旨懲儆一摺。太常寺卿邵曰濂，本年春間疊次請假，至八十日之多，當差已屬怠惰，現在將屆恭祀圓丘，典禮甚重，該京卿又復臨期請假，實屬性耽安逸，曠廢職守，著交部議處。」）旋照部議革職。請予嚴議，並謂福辰惟能醫事，可改用太醫院官。十一日奉諭：「御史魏迺勳奏薛福辰玩視大典請旨嚴議一摺。玉粒納倉與壇廟大典不同，且邵曰濂獲咎係因久曠職守，該御史參劾府尹薛福辰臨期不到，輒謂較邵曰濂情節有加，深文周内，措詞已屬失當，至請以太醫院官改用，尤屬胆大妄言。不可不予以懲儆，以杜攻訐之漸。魏迺勳著交部議處。玉粒納倉，向係兼尹府尹聯銜具題，屆期躬詣太常寺交收，此次薛福辰因何臨期不到，畢道遠會否前往，均著明白回奏。」次日福辰回奏，略謂「先得禮部知會，以十月二日辰刻玉粒納倉，是日黎明先詣先農壇會同交收，以府署稍遠

，由署趨詣太常寺已交辰末」云云。未予處分。十四日即遷宗人府府丞。（宗丞京尹均正三品，而宗丞班在京尹之上，爲大三品卿之一，京尹猶小三品卿也。此係升擢，惟京尹有地方之責，事任較重，宗丞則閒曹耳。）二十日諭。魏迺勳照部議降三級調用。迺勳以言官彈一京卿，竟以「胆大妄言」獲此重譴，則緣對禍辰以療病進用含譏刺之意，致觸孝欽之怒耳。在禍辰若可快意，而實難免隱憾在心，恥以醫進而爲人指目也。至迺勳請以京卿改用太醫院官，設想頗奇，却非並無前例。如雍正九年辛亥正月十九日諭：「劉慶芳在太醫院效力有年，屢加特恩，用至戶部侍郎。伊於部務茫無知識。上年夏秋間，朕體偶爾違和，伊並不用心調治，推諉輕忽，居心巧詐，深負朕恩，著革去戶部侍郎，仍在太醫院效力贖罪行走，從前所賞伊子慶生及舉人，俱著革退。……翼棟，朕聞其通知醫理，加恩用至副都御史，乃伊識見昏庸，遇事推諉，著革去副都御史，補授御醫之缺，效力行走。」此舊事之可資按者。魏劾薛疏原文，一時未及檢得，不知亦引及此項舊例否。（劉慶芳蓋本由太醫院官擢至卿貳者，與中和月刊三卷第六期載太醫院志殊恩一節內所述乾隆時醫官吳謙歷升列卿擢任部堂，暨同治時院判李德立曾以三品京堂候補，均非恒例。又按院志所稱李德立以京堂候補，蓋指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一月事。時以穆宗「天花之喜」加恩，左院判李德立以三四品京堂候補，右院判莊守和以四五品京堂候補，旋穆宗於十二月遽逝，李莊均撤銷京堂，並摘去翎頂。）太醫院官雖亦列任版，其堂官（院使院判）且亦頗具京堂體制，而士大夫終以方技輕之，此是相沿一種風氣，古昔實不盡然。如章炳麟區言一（對漢昌言五）有云：「方技之官，漢人亦不賤視。衡方碑：方嘗爲潁川太守，免歸，徵拜議郎，遷太醫令。楊淮表紀：淮從弟弼由冀州刺史遷太醫令。議郎刺史之與太醫令，雖同爲六百石，望之清濁，權之重輕，豈可同年而語？今世雖士人知醫者，寧賣診市上，必不屈居是職，而漢人不恥也。」可以參閱。

薛福辰福成兄弟，一以醫術著，一以使才著，而均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光緒十五年己丑，福成以湖南按察使膺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之命，開缺以三品堂候補。出國之前，奏准給假，回無錫原籍省墓。時福辰亦以中風不語開左副都御史缺歸里，旋卒，福成爲料理喪葬事宜。迨光緒二十年甲午，福成差竣以左副都御史還朝，六月抵上海卒。其爲福辰所撰家傳，作於甲午，蓋絕筆云。）其名之辰與成，音亦相近。福成之入會國藩幕，由於乙丑（同治四年）上書之邀特賞。其辛卯（光緒十七年）九月自跋上會侯相書云：「同治乙丑之夏，科爾沁忠親王戰沒曹南，曾文正公奉命督師北剿捻寇，並張榜郡縣，招致賢才。余上此書於寶應舟次，文正一見大加獎譽，邀余徑入莫府辦事。……文正語（李）申甫曰：吾此行得一學人，他日當有造就。又謂余曰：子文長於論事，年少加功，可冀成一家言。……厥後余從公八年，前後出入莫府，共事者三十餘人，多一時賢俊，余頗得晨夕晤談，以擴見聞充器識，皆文正提獎之力也。按求闕齋乙丑五月日記云：故友薛曉帆之子福成，選條陳，約萬餘言，閱畢嘉賞無已。余在莫府嘗見文正手稿。近閱湖南刊本，歸入品藻一類，而訛爲伯兄撫屏之名，想由校者之誤。恐後世攷據家或生疑義，故並及之。」自違遇合之由與獲益於入幕者如是，蓋後來建樹實基於斯，並辨明成之誤爲辰，誠重其事也。至所云求闕齋日記湖南刊本，指王啓原所編求闕齋日記類鈔而言，時會氏日記印行者僅此。福成疑其誤由於校者。嘗翻閱福成未及見之印影本會文正公手書日記，則會氏此節手蹟（乙丑閏五月初六日），實是「閱薛曉帆之子薛福辰所遞條陳，約萬餘言，閱畢嘉賞無已。」上書既爲福成事，則仍會氏書此一時筆誤耳。

福辰善醫術，而不善養生，福成所爲傳，概乎其言之。（會國藩同治十年辛未四月日記云：「近來每日圍棋二局，耗損心力，日中動念之時，夜日初醒之時，皆縈繞於楸枰黑白之上，心血因而愈虧，目光因而愈蒙，

欲病體之漸痊，非戒棋不爲功。」亦頗可與福成所云合看。）茲附述一大臣講養生而享大年者，其人爲官至大學士（體仁閣）之全慶，卒年恰在光緒壬午也。其養生之術頗奇，乃以磕頭爲妙法。翁同龢壬午正月初四日記云：「謁全師。師言：每日磕頭一百廿，起跪四十次，此法最妙。」（全慶嘗以工部尙書充咸豐六年丙辰會試副考官，爲同龢座師。）傳授此法，即在是年。同龢仿行之。據無墨齋隨筆（見國聞周報）引常熟葉衡居士荷香館瑣言云：「吾鄉翁松禪相國，每夜必在房行三跪九叩頭五次乃臥，其法傳自全小汀相國慶。翁相晚年氣體極健。自謂得力於此。」可見同龢於師門所授，已實行且有效矣。（磕頭四十五，起跪十五次，蓋行其八分之三。）全慶壽八十二，同龢則七十五也。運動肢體，爲衛生之道，斯即藉磕頭起跪以爲運動耳。類是者實古已有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上云：「張廷老，名琪，唐安江原人，年七十餘，步履拜起健甚，自言夙興必拜數十，老人氣血多滯，拜則支體屈伸，氣血流暢，可終身無手足之疾。」是前乎全慶。宋人已早行之者矣。（續於文藝雜誌檢得荷香館瑣言，已謂與張廷老事暗合。）全慶卒於壬午四月，十九日諭：「致仕大學士全慶，學問優長，老成恪慎，由道光年間翰林，受先朝知遇之恩，游陟正卿，協贊綸屏，朕御極後，擢授大學士，歷管部旗事務，疊司文柄，宣力有年，克盡厥職，前以重遇鹿鳴筵宴賞加太子少保銜，嗣因患病奏請開缺，准予致仕，賞食全俸，方期克享遐齡，長承恩眷，茲聞溘逝，軫悼殊深，著賞給陀羅經被，派輔國公載濂，帶領侍衛十員，即日前往奠醊，加恩晉贈太子太保銜，照大學士例賜卹，入祀賢良祠，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子吏部郎中麟祥著賞加四品銜，用示篤念耆臣至意。」尋賜祭葬，予諡文恪。大年榮遇，福命頗優也。全慶葉赫納喇氏，正白旗滿洲人，字雲甫，號小汀，嘉慶二十四年己卯舉人，道光九年己丑進士，兩次入閣，（同治十一年壬申以刑部尙書協辦大學士，翌年癸酉充順天鄉試正考官，以舉人徐景

春試卷磨勘斥革，降二級調用，光緒四年戊寅又以刑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光緒七年辛巳以大學士予告，服官六十年，（道光元年辛巳即以廕生官京曹。）一生官蹟，雖無赫赫之名，當時朝中老輩，蓋無出其右者矣。（咸豐戊午科場大獄，全慶以兵部尙書借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瑞華兵部尙書陳孚恩奉命查辦，同治元年壬戌，追論其事，坐附和成讞降四級調用。）

吳汝綸論醫（民國二十三年輯）

吳汝綸以古文老師而信仰西醫最深，於中醫則極端詆斥不遺餘力。其見於尺牘等者，有如下列：

手示尊體自去冬十月起疾，今五月中尙未平，殊爲繫念。吾兄體素強健，何以如此？此殆爲服藥所誤。今西醫盛行，理鑿而法簡捷，自非勞瘵痼疾，決無延久不瘥之事，而朋好間至今仍多堅信中國含混醫術，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寧爲中醫所誤，不冒一試西醫，殊可悼歎。執事久客上海，宜其耳目開拓，不迷所行，奈何願久留病魔，不一往問西醫耶？豈至今不能化其故見耶？千金之軀，委之庸醫之手，通人豈宜如此？試俯納鄙說，後有微恙，一問西醫，方知吾言不謬。（辛卯六月晦日答蕭敬甫）

令姪還京後，想益調攝強固。是否尙服西藥？每恨執事文學精進而醫學近庸，但守越人安越之見，不知近日五洲醫藥之盛，視吾中國含混謬誤之舊說，早已一錢不直。近今西醫書之譯刻者不少，執事曾不一寓目，願譏焉惟素問靈樞傷寒金匱千金外臺等編，橫亘於胸而不能去，何不求精進若是？平心察之，凡所謂陰陽五行之說果有把握乎？用寸口脈候視五藏果明確乎？本草藥性果已考驗不妄乎？五行分配五藏果不錯謬乎？人死生亦大矣，果可以游移不自信之術嘗試否乎？以上所言，吾將斫樹以收窮龐，未可以管氣遊詞爭勝，願聞所以應辭之說！

（癸巳五月二十五日與吳季白）

絨臣災病應退，某豈敢貪天之功？但平日灼知中醫之不足恃，自靈樞索問而已然，至銅人圖則尤不足據，本草論藥又皆不知而強言，不如西醫考核臟腑血脈，的的有據，推論病形，絕無影響之談，其藥品又

多化學家所定，百用百效，而惜中國讀書仕宦之家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其用醫術爲生計者又惟恐西醫一行則已頓失大利，以此朋黨排擠，而不知其誤人至死者不可勝數也。今紱臣用西醫收效，自此京城及畿南士大夫庶漸知西術之不謬，不至抱疾忌醫，或者中上庸醫殺人之毒其稍弛乎。

(丁酉正月二十一日答王合之)

中醫之不如西醫，若責育之與童子。來書謂仲景所論三陽三陰強分名目，最爲卓識。六經之說仲景前已有，仲景從舊而名之耳。其書見何病狀與何方藥，全不以六經爲重，不問可也。西人之護仲景，則五淋中所謂氣淋者實無此病，又所謂氣行脈外者實無此理，而走於支飲留飲等病，亦疑其未是。此殆亦仲景以前已有之常談，未必仲景創爲之也。蓋自史記倉公扁鵲傳已未盡得其實，況千金外臺乎？又況宋以後道聽塗說之書乎；故河間丹溪東垣景岳諸書，盡可付之一炬。執事謂其各有獨到，竊以爲過矣。

(二月十日答王合之)

前書言柯病新愈而咳嗽未已，近來如何？又言中西醫皆不用，此似是而非。中藥不足恃，不用宜也；若不用西醫，則坐不知西醫之操術何如，仍中學在肯不能撥弃耳。實則醫學一道，中學萬不可用，鄭康成之學尤不可用。中醫之謬說五藏，康成誤之也。咳嗽一小疾，然可以誤大事。中醫無治咳嗽之藥，亦不知咳嗽之所關爲至重，此皆非明於西醫者不能自養。

醫學西人精絕。讀過西書，乃知吾國醫家殆自古妄說。(十一月十七日答何約臣)

聞目疾今年稍加，深爲懸系。又聞近服中藥，醫者侈言服百劑當服舊觀，前屬張楚航等傳語，倘已服百劑，其言不效，則幸勿再服，緣中醫所稱陰陽五行等說絕與病家無關，此尙是公理，至以目疾爲肝腎二

經，則相去千里。吾料公今所服藥大率皆治肝補腎之品，即令肝腎皆治，要於目光不相涉也。況中藥所謂治肝補腎者，實亦不能損益於肝腎也乎？然且勸公勿久服者，中藥性質言人人殊，彼其所云補者不補，其所云泄者不泄，乃別有偏弊，而本草家又不能知，特相率承用，而幾俸其獲效，往往病未除而藥患又深，此不可不慎防者。尊甫先生不甚通西醫之說，其於中醫似頗涉獵，嘗抄撮經驗良方，令我傳鈔。今若語以中藥之無用，必不見信，然自疾所謂一痛耳，若因藥而致他病，則全體之患矣。此不可以嘗試者也！

（戊戌十二月四日與賀松坡）

汝堂上屬買燕菜鹿茸等物，一時無人攜帶。自西醫研精物理，知燕菜全無益處，鹿茸則樹生之阿膠利亞及駱駝糞中所提之阿膠利亞皆與茸功力相等，而價賤百倍，何必仍用此等貴物乎？西醫不但不用鹿茸，亦並不用阿膠利亞者，爲其補力小也。汝平日不考西書，仍以鹿茸爲補養之品，何其謬耶！

（己亥五月二十四日與千里）

令四弟如係肺疾，應就西醫，并宜移居海瀨，借海風所涵碘質以補益肺家，服麥精魚油以調養肺體，仍戒勿用心，勿受外感。此病甚不易治，中醫不解，亦無徵效之藥。其云可治，乃隔膜之談。若西醫用症審細心審聽，決爲可治，乃足信耳。

（九月二十日與廉惠贈）

前初見文部大臣菊池君，即勸興醫學。昨外務大臣小村君亦諄諄言醫學爲開化至要。且云他政均宜獨立，惟醫學則必取資西人，且與西人往來論醫。彼此聯絡，新學因之進步，取效實大等語。是晚醫學家開同仁會，招待統將軍及弟等，長岡子爵近衛公爵石黑男爵皆有演說，皆望中國明習西醫，意至懇至。東京醫家集會者近百人，可謂盛會。而弟所心服者，尤在法醫。法醫者，檢視生死傷病以出入囚罪，近年間刑衙

門獲益尤多。吾國所憑洗冤錄作等，直兒戲耳。恐讓者以醫爲無甚關係，故具書此聞所聞，以備張尙齊採擇。

(壬寅六月十日與李亦元)

倣國醫學之壞，仍是壞於儒家，緣倣國古來醫書列在漢書藝文志者皆已亡佚，今所傳難經素問大抵皆是偽書，其五藏部位皆是錯亂。其所以錯亂之故，緣倣國漢朝有古文今文兩家之學，古文家皆是名儒，今文則是利祿之士，古文家言五藏合於今日西醫，今文家言五藏則創爲左肝右肺等邪說，及漢末，鄭康成本是古文家學，獨其論五藏乃反取今文，自此以後近二千年，盡用今文五藏之說，則鄭康成一言不慎，貽禍遂至無窮，其咎不小。倣國名醫以張仲景孫思邈爲最善。仲景傷寒所稱十二經，今西醫解剖考驗實無此十二經路。蘇東坡論醫專重孫思邈，今觀千金方所論五藏亦皆今文之說。此倣國醫道所以不振之由也。

(同仁會歡迎會答辭)

大孫目疾，若中藥雖可見效，吾不主用，緣中藥難恃，恐貪其效而忽其微。中醫不能深明藥力之長短。孫兒障翳苟不礙瞳人，即可置之不問久亦自退，較勝於用不甚知之藥。觀西醫不見病不肯給藥，則知中國欲以一藥醫百人其術甚妄也。

(辛丑二月二十七日諭兒書)

汝綸於西醫之極口推崇，於中醫之一筆抹殺，其態度可以概見。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卒於里(桐城)，其所聘學堂教習日本人早川新次以報喪書寄其本國，中述延美醫治療事，謂：『正月九日下午，突有先生之姪某，遣使送書，報先生病狀，且言先生不信漢醫，專望西醫之診視，乞伴米國醫偕來。小生不敢暇，即與米醫交涉。十日晨發安慶，夜半到吳氏宅。直抵病牀詢問，見其容態已非現世之人，驚其病勢之急激，知非等閒之病。親戚輩具述疝氣之亢進，腹部膨脹如石，熱度高，米醫不能確定病名，小生疑爲腸膜炎也。是夜及次日，

米醫種種治療，病勢益惡。先生自覺難起，……小生酬知己之恩，正在此時，與米醫議良策，奈傳教兼通醫術之人內科非所長。先生病勢益惡，至十二日早朝呼吸全絕。……先生於衛生醫術，生平注意。……今茲之病，斥一切漢醫不用，辯漢醫之不足信，特由安慶奉迎西醫，聞生等一行到宅，甚爲欣喜，豈料米醫毫無效驗？米醫云：「若在上海或日本，得與他醫協議良法。」小生亦覺此地有日本醫士一人，或可奏功。遺憾何極！」蓋篤行其志，到死不肯一試中醫也。壬寅在日本考察學制時，西歷七月七日「日本新聞」云：「先生昨日午前往觀醫科大學，於本學附屬醫院見割胃癌病者，由近藤教授執刀破腹部，切割胃管，通膠皮管於下，以進飲食。先生觀此大手術，顏色不變，晏然省察焉。」又六月二十二日云：「君……聘醫亦好西醫。李鴻章嘗戲謂曰：『吾與執事篤信西醫，可謂上智不移者；餘人皆下愚不移者也！』」汝綸師事鴻章，其篤信西醫之由來，殆即受教於鴻章。至觀破割大手術而神色夷然，亦緣信之既深，故無疑詫之感耳。

杭州旗營掌故（民國三十一年）

清室入主中夏，以八旗將士駐防各省要區，控制形勝，爲一種特別之制度。此項旗營，在所駐之地，自成一局面，爲時二三百年，其文獻殊有徵考之價值，而資料則頗感缺乏。三六橋（多）以詩名，家世杭州駐防（正白旗蒙古人），於杭營掌故，素極究心。己丑（光緒十五年）有柳營謠之作，用竹枝詞體，述杭營諸事，共詩一百首，附注以爲說明。時猶青年（約十四五齡），所造已斐然可觀。既見詩才夙慧，尤足考有清一代杭州駐防旗營之史蹟。舉凡典制風俗人文名勝，以及軼事雅談，略具於斯，洵可稱爲詩史，研究旗營掌故實者之絕好資料也。其自序云：「吾營建自順治五年，迄今二百四十餘載，其坊巷橋梁古蹟寺院之廢興更改者，既爲杭郡志乘所略，而其職官衙署科名兵額一切規制，又無紀載以傳其盛。自經兵燹，陵谷變遷，老成彫謝，欲求故實，更無堪問。夫方隅片壤，尙有小志類語，紀其文獻，吾營八旗，實備滿蒙大族，皇恩優渥，創制顯榮，其間勳名志節，代不乏人，倘無一編半冊，識其大略，隸斯營者非特無以述祖德，且何以答君恩乎？童子何知，生又恨晚，竊不忍任其湮沒無傳，以迄於今，每爲流留軼事，採訪遺聞，凡有關於風俗掌故者，輒筆之，積歲餘方百事，即成七絕百首，名曰柳營謠。蓋如衢謠巷曲，聊以歌存其事，不足云詩也。後之君子，或有操椽筆而爲吾營勳志乘者，則此特其嚆矢耳。己丑冬日自記。」以詩存事，旨趣可見。詩如左：

鐘詞寵賜早春時，會典房中永寶之。何日新成重建復，碧紗籠護御題詩。（乾隆六年頒到御製鐘詞一卷，藏於會典房，房已毀於兵燹。）

彩毫飛落九重雲，會議堂開賜冠軍。欲訪三司公署地，查家街口廣斜曠。（會議府向在查家街，庫司左司右司並在焉，御書冠軍二字顏其大堂，今古木衰草而已。）

喜際昇平息鼓聲，更衣宮裏仰宸題。天然鳳舞龍飛筆，留幸杭城九曲西。（乾隆十六年南巡，閱兵於大教場，築更衣宮供詩碑焉。杭城西北昔有九曲，故一名九曲城。）

五小營門九里城，穿城河水最澄清。臨流稚子學垂釣，聖代於今休甲兵。（營城內外計有一千四百三十六畝四分零，周圍九里，穿城二里，自錢塘門而北而東南又關五門，屏山帶水，勝甲省垣。）

平南軍府建高牙，二百年來是一家。今日四夷皆我守，弓刀掛壁嘯龍蛇。（順治二年金大將軍領平南大將軍印統兵抵浙，五年議設駐防官兵共三千九百數十人，七年冬築營城以判兵民，八年又遣官兵協防，十五年增甲兵五百副於營外，康熙八年始奉旨永不住民房。）

樹石參差水竹環，倚園新作雅遊還。御書樓上憑闌眺，西背平湖北面山。（軍署向有西園，去年長樂初將軍重葺，易名倚園，御書樓在園正東。）

豔說魚軒兩莅杭，廿年風景感滄桑。材官齊祝婆婆福，書額重來仰北堂。（將軍希侯太夫人，即咸豐初年將軍倭侯夫人也。重葺杭營，故於軍署二堂顏曰重來，爲彭雪琴尙書書。）

竹馬爭騎迂使君，新將軍是舊將軍。藹然齋額親題處，九載重看墨尙芬。（吉仲謙將軍重鎮杭州，倚園有藹然齋，爲光緒六年駐節時手題。）

都署新成涵碧亭，真如盞舫水邊停。秋來妙又如書屋，雨打殘荷倚檻聽。（恭問松都護今歲廣葺其署，建亭沼上，顏曰涵碧。昔松賜亭固蓮溪兩都護先後題有停舫寄廬聽秋書屋萬花堂伴鶴軒諸勝。）

書巢遺址仰流芳，敢恃聰明亂舊章？我喜趨庭聞故事，重懸楹帖復饒黃。（嘉道間南魯魯協戎任饒黃族，顏其楹房曰書巢，爲查聲山舊齊，又自集尙書語罔以側言改厥度母作聰明亂舊章爲聯。今家大人協領是旗，仍其舊句懸之。）

四旗裁去近千人，萬頃沙田澤沛春。此即盛時司馬法，兵當無事本爲民。（乾隆二十八年裁去漢軍四旗九百餘人，賜以蕭山沙田，有不耕者准其外補營勇。）

同承恩澤鎮之江，敢享承平志氣降？調自六州歸一本，和親康樂答家邦。（亂後八旗調自乍浦福州荊州青州四川六處，以復舊額。）

湧金門外春秋祭，忠義遺阡表八旗。男女當年同血戰，居然似死竟如歸。（忠義墳在湧金門外，袁葬庚辛陣亡官兵並婦女，列入祀典，春秋致祭。）

萬古綱常未喪師，昭忠貞烈兩崇祠。至今月黑霜清夜，恍有英風拂樹枝。（昭忠貞烈兩祠在雙眼井旁，總紀庚辛死事男女。）

漢字教成滿字來，兩傍滿漢學堂開。宏文自是承平象，不羨彎弓跨馬回。（書院後即設滿漢兩官學。）
八旗學校分文武，弓箭詩書兩不荒。家藝淵源邁千古，栽培將相答君王。（武義學曰弓廠，乃各旗自設者。）

弓胎辟角箭翎雕，試取穿楊百步遙。聞說將軍親選缺，爭將全技獻星輅。（官制，由前鋒領催挑取驍騎校，選上至於協領皆然，每一缺出，與選者齊赴教場聽候考選官缺，擬定正陪，奏送引見。）

大閱爭後壁上觀，鼓聲雷動落雲端。馬蹏風捲紅旗滾，兩翼雙開陣勢寬。（三年大閱，五年軍政。）

鼓角聲殘大陣還，八旗兵馬擁城灣。舊時軍令何嚴肅，一月惟教一日閒。（道光元年奏，適於每月朔停操一日，餘則逐日輪習各技。）

旌旗處處風留影，礎杵家家月有聲。難得八方無事日，格林礮隊選精兵。（格林礮來自德國，營中購置多尊。）

霜天吹角馬如飛，卅二排兵擁繡旗。都趁曉風殘月出，礮山今日試紅衣。（紅衣，大礮名，年例九月試演於秦亭山西，俗呼爲礮山。）

雜技營中博且專，居然騎馬似乘船。碑能直立鐘能掛，儘使隨園見早傳。（營操有雜技一門，馬上尤嫻，有立碑掛鐘諸名目。袁子才有驅馬歌。）

五年一賦出關行，遠比尋常上玉京，相馬繇來如相士，空羣須比古人精。（營例闕五年遣員出關購馬一次。）

當年花市聚羣芳，叫賣聲聲紫韻長。今日祇遺燈夜好，看燈人似看花忙。（迎紫門直街即南宋之花市，古名官巷。朱淑真詞云，花市燈如舊。）

紅顏命薄本尋常，賸得芸編說斷腸。欲覓詞朱施粉地，綠楊城角舊門牆。（元朱淑真故居，在寶康巷，今爲東城築斷其半。）

二仙巷裏弔詩人，我與廬陵有夙因。目送飛鴻風瑟瑟，一張桐雅日隨身。（二仙巷在花市南神堂巷北，當即舊時東城山門巷。元張光弼移居壽安坊，胡虛白有詩云，二仙巷裏張員外，頭白相逢尙論詩。余家藏古琴一張，背繪真霄桐雅二字，其下又鐫瓦當文飛鴻延年，龍池之右，行實，延年高雅對孤桐，與和長松瑟

瑟風，不爲野夫清兩耳，爲君留目送飛鴻，廬陵張光弼，三十三字，風沿之下，有錄齊儀清開寶玩贊萬年少題數十字，聲音清越，斷紋勻細，每撫銀絲，益思尙友。）

滄海桑田幾變更，愈國無復種香杭。同居七世家風古，連理枝宜此挺生。（愈家園在井亭橋南，宋時爲稅田。宋史，民愈舉慶七世同居，家園本連理。）

金山當日寓河邊，周北樓租四五椽。可惜弁陽生太早，不然得月兩家先。（元郭昇寓樓在施水橋坊。癸辛雜識，余有小樓在軍將橋，夏日無蚊云云。）

眞珠曲阜永安橋，紅白蓮花共五條。更有蘆山兼兔嶺，至今何處問漁樵。（眞珠橋在眞珠河上，曲阜橋在軍將施水二橋之間，西岸跨街，小永安紅蓮花白蓮花三橋並在梅青院東，今俱廢。蘆山頭在清湖橋南新開街，兔兒嶺在埭牌樓，今罕有知者。）

朱棺懸葬是何人，藟紙無從證夙因。何不學仙化遼鶴，百年同此蟪蛄春。（鑲紅正紅兩旗協署牆界下有朱棺懸諸窟室。）

城隅舊地訪平章，入夢梅姬漫獨傷。一樹棠陰無處翫，花公祠宇失堂皇。（賈似道故宅在分箕兜，舊爲鑲白旗協領署。乾隆中香公格任此，夢賈妾梅姬乞焚楮帛。花公禪布康熙間任此，有政績，去後該旗感而立祠署旁。今皆廢。）

何氏山林莫浪推，來觀甲帳接樓臺。一邱一壑尤天巧，侍御當年此構材。（將軍署係榮孝廉故宅，其祖明侍御公構也。）

上方寺裏上方池，故鴨調鷄任所之。寄語兒童休下釣，斷碑記讀放生祠。（寺在將軍府西。寺廢，西池尙

存，有殘碑兩方，知爲當時放生所也。）

梅花深處昔敲門，友竹交松別有軒。閱罷金經調綠綺，禪房茶熟正香溫。（嘉慶間梅青院僧印海善琴所居，有友竹交松軒，爲嘯學山題贈。）

梅青古院好滋培，一秀才捐一樹梅。放鶴亭前人不返，十分清麗爲誰開。（院爲宋林和靖未隱時所居，嘉慶五年將軍范恪愷公勦爲八旗士子肄業之所，見馬湘湖明經補梅記。光緒初章教盛愷庭觀察捐資重葺，議每入泮者栽一梅於庭。今頗成林。）

曾說城西有客行，機頭蕊榜見分明。我來織女如重遇，先問鄉人及第名。（夷堅志，建炎春一士人步城西，有虹自地出。圓影若水晶，老木榿榿，閉茅舍機杼聲，女子四五，綰烏絲丫髻，玉肌雲質，指腕組織，視之，錦文重花中有字數行，首曰李易，問之，曰登科記。）

六井於今五處無，白龜池尙傍西湖。朱家樓閣元家宅，惟聽天中唱采蒲。（白龜池係錢塘六景之一，宋朱師古元元仇遠曾居是地，今惟蒲蕩而已。）

井名誰把鳳凰題，浪喚凰兮與鳳兮。石上都無仙翰影，碧梧枝上亂鴉啼。（井在太陽溝，相傳爲鳳氏所啓，以故得名，並鑄鳳凰於井闌，今無存焉。）

轆轤甘井汲西城，簇簇松花水面生。三十年來陵谷變，寒波空恨一盂清。（松花井在長生橋西，昔常有松花浮水面故名。）

一杯黃土草紛紛，魚腹瓜刀久不聞。短碣搜尋重建立，行人始識杜仙墳。（墳在錢塘門內，乾隆四十二年春正紅旗協領佛公智重修，尋廢。光緒戊子家大人獲其墓碑，復爲封治。仙名旻，字子恭，晉人也。朱竹

坵篤煮湖糴歌，網得錢塘一雙鯉，不知魚腹有瓜刀。原注：錢塘杜子恭，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舟中，破魚得瓜刀，見搜神記云。）

墳尋蘇小悵詩人，何處埋香瘞玉真？且步史君新徑去，錢塘門下弔鄉親。（錢塘門內舊有蘇小墓，詳許繩祖雪莊漁唱。又有新徑，見楊燾西湖百詠。）

海棠縱不是甘棠，昭諫曾栽滿縣香。今日川紅花事了，江東猶說埒河陽。（錢塘縣治舊在城西，曾有羅隱手植海棠花，王元之有詩。）

顯忠廟裏鏡如海，顯忠廟外人如山。元宵簫鼓喧闐處，一架烟花散玉環。（廟在長生橋，祀漢大將軍博陸侯，每歲元宵燈火極盛。）

春宵火樹燦銀柯，月爆星毬巧樣多。古廟尙留嘉澤號，黃沙街口幾回過。（廟祀李鄴侯，向在梅青院北，今建黃沙街，亦設燈劇。）

演武場和立馬來，景靈宮殿早成灰。紫東一片如鉞日，會照官花插帽回。（承乾門外大教場，即宋景靈宮故址。隨隱漫錄，景靈宮謝駕回，宰相以下皆簪花。）

斬王賜第在河東，御筆名園紀懋功。想見騎驢湖上去，長生橋水照英雄。（韓斬王賜第在前洋街，宋高宗嘗懋功名其園，今廢，即長生橋東北塊也。）

潘閻猶傳舊姓名，一條窮巷景淒清。低回且詠元之句，前日尊君下馬行。（潘閻巷爲宋潘道遠故居，在長生橋東。王禹偁詩，前日訪潘閻，下馬入窮巷。今其地爲兵房。）

菩提禪寺證前因，老屋頽廊積綠塵。一徑桑麻三徑竹，緬懷宰相贈詩人。（寺在八字橋西，今栽桑竹，道

光八年舅祖文吟香公讀書於此，見瑞文端公如舟吟館詩鈔。）

蓮蕩於今尙姓吳，蓮花當日比西湖。更誰攜得方池種，博取清風明月無。（吳家蕩在菩提寺東，昔時蓮花最盛，今廢。）

舊時軒月尙如輪，不見填詞入道人。行到蓮池西盡處，更無矮屋奉高真。（開元宮在吳家蕩旁，爲宋周漢國公主府，元時句曲外史張伯雨入道於此。外史開元宮得月軒詞，有環堵隘花狼藉溝水漲雲充斥似石魚湖小酒船寬窄之句。自闌入營中，惟矮屋數椽，中奉高真像而已。雍正癸卯二月十九日厲太鴻過之，有木蘭花慢一闋，見樊榭山房集。今則荆棘叢生，陳跡不可訪矣。）

清湖河水自西流，屋後今無載酒舟。借問題詩高九萬，辯齋可在黑橋頭？（咸淳臨安志，高九萬喜杜仲高移居清湖河時，有河水通船堪載酒之句。杜仲高金華人，有齋齋集。黑橋今名板橋。）

水邊先後起高樓，良相名人共不休。城外湖山城內見，見山且看合雙修。（瑞文端公故第在清湖河北岸丁家橋相近，中有見山樓，眺盡湖山之勝，見公弟瑞雪堂觀察樂琴書屋詩鈔。按其地似卽趙松雪爲祝吉甫所題且看樓遺址，惜無好事者復建之。）

淺綠垂楊兩岸勻，平橋猶說石湖春。軒開說虎今安在，況復軒中說虎人。（石湖橋，因宋范成大居此故名，中有說虎軒。）

淺水長流過小橋，郭西風景此偏饒。江郎一去無人管，欲把斬王共手招。（江學士橋，明江曉居此得名，亦稱小橋，康熙仁和志謂江所居卽斬王賜第。）

小暘谷煖遠巖巖，臥雪何須送炭人。我擬消寒依樣築，縱非黍谷也回春。（小暘谷，宋孔仲石築以禦冬。

不火而燬，見楊誠齋集。址在洗麩橋西。）

馬家橋與洗麩橋，流盡興亡水一條。我欲沈沙尋折戟，清湖河畔認前朝。（馬家橋洗麩橋由吳越王屯兵得名。洗麩俗稱大八字橋，橋西即清湖橋，俗稱二八字橋。）

短短紅牆小小門，一官雖謫亦君恩。橋東遺署今烏有，蓋代威名世尚聞。（年大將軍雍正間謫杭州，後貶至正白旗滿洲防禦，其故署皆圍紅牆，在石湖橋東折東街內。按年爲防禦時，日坐湧金門側，鬻薪賣菜者皆不敢出其門，曰年大將軍在也。見嘯亭雜錄。）

十官巷裏道人閒，身在紛華市隱間。遙想縹緲羅四壁，爭將福地比瓊環。（宋陳起居十官宅巷開營肆，趙師秀劉克莊輩皆有贈詩，址在鴻福橋東。）

載酒紅橋繞綠雲，紫雲坊牘綠雲紛。數椽小屋臨河關，水竹誰家占一分。（洪福橋，乾道志名洪橋，清流綠蔭，爲營中勝處。）

癸辛向訪癸辛街，鞞鼓橋西迹已埋。欲就草窗談雜俎，不知何地是齊齋。（癸辛街在鞞鼓橋，宋周密居此，著癸辛雜識。）

楊王宅記癸辛街，瞰碧名園景最佳。只惜紫雲坊過晚，茂林修竹繫人懷。（楊和王宅在鴻福橋，大滌洞天記在癸辛街，有瞰碧園，具茂林修竹之勝，紫雲坊在鴻福橋西，今猶存一石柱焉。）

施水坊橋古蹟存，我來偏不效爭墩。前修尙有都督保，鼎峙何妨說可園。（清尊集分題武林古蹟，施水坊橋其一也。都督保滿洲人，善書，昔居橋邊，見武林城西古蹟考。即余可園左近也。）

天潢鶴俸慨然分，恤士會傳好使君。梅院一翁應配享，王將軍與實將軍。（乾隆四十年，將軍宗室富公重

士儻兵，奏添養育兵，並捐廉伙焉。去後營中設生祠於梅青院。四十五年至五十年，將軍王公賈公悉宗其政體，前後墾牧田召租以濟困乏，杭乍孤寡口糧及遠差貼費皆自二公始，垂惠吾營，當議共祀以報之。）俗防禦畫效倪迂，收拾西湖進紫都。博得天顏會一笑，南巡併得臥遊圖。（防禦岱彭號牛嶺，工畫，曾繪西湖全圖進呈御覽。）

一箇插兒一餅金，誰欺論畫補桐陰。牡丹不用胭脂染，家學淵源兩竹林。（黃履中字德培，漢軍人，裁汰後賣畫爲生，尤善畫貓，一貓一金，以黃貓兒稱。姪九如以畫紫牡丹得名，一夕夢古衣冠人謂之曰，汝畫牡丹，當用蘇木汁如製胭脂法，則絕肖。醒而試之，果逼真。）

教棋賣字有王郎，妙墨爭如學士梁。倘使當時逢月且，書名應並蔣山堂。（王東冷，漢軍人，裁汰後教棋賣字，遊四又，書學類編卷，能亂楮）

軍師筆欽多藝才。工棋善畫漫相推。張成鳳角翻新學。五兩銀鴉妙剪裁。（嘉慶八年，將軍宏公工棋善畫，又精製器，嘗以銀片剪一鴉，高置竿頭，占四方風信，歷試不爽。）

梅花重補聘名師，教育深恩大樹滋。爲語八旗佳子弟，報崇應建范公祀。（將軍范恪慎公禮賢下士，勗立梅青書院，補梅庭師，以漢學教授八旗子弟，至今因之。）

英雄原不礙風流，傳說元戎艷福修。畫罷牡丹春畫水，閒憑妓閣看梳頭。（道光間將軍湘上公善畫牡丹，多內寵，教之妝點，有雲裳月髻諸名目。）

就國都護最能文，儒雅多才更博聞。離雨一編無覓處，天防著作掩功勳。（雙就國都護道光間任鑲黃旗總領，升西安副都統，署寧夏將軍，果著軍功，後予告歸杭，著離雨齋詩文。）

萬竿蒼雪繞齋齊，分照家君太乙藜。竹牒可能重我授，並將古蹟證城西。（太夫子廷溪巖先生爲吾營香龕，著作甚富，有城西古蹟攷詩文等書，亂後多失傳。）

瑞公威範震千家，百戰功勳洵可嘉。兩浙靈靈傳不朽，忠魂甘葬萬荷花。（將軍瑞忠壯公堅守旗營，屢建大功，卒以糧盡殉節於軍署荷池，今建專祠在梅青院前。）

凜然忠義冠當時，蒙古家聲百世馳。足與湖山爭浩氣，段家橋北傑公祠。（乍浦副都統傑果毅公辛酉殺賊陣亡，今專祠在湖上。）

我弔先賢赫藕香，不徒勛業與文章。易名惜未邀殊典，氣節千秋峙戴湯。（赫藕香方伯由庶常改官，至江蘇督糧道，庚申在藉佐瑞忠壯公克復杭城，賞布政司銜，次年巷戰陣亡，死事之烈，可與應文節湯貞愍二公並稱，著有白華齋館詩稿。）

東公清節尚流芬，千里還鄉戀夕曛。不惜廉泉偏挹注，二疏而後又重聞。（東恭介公由正監旗協領歷升福州將軍，晚年歸里，盡傾宦囊分給鄉黨，後復總制四川，卒於道。）

八橋居士老禪房，衣鉢無人奉瓣香。副本尙留長慶集，他年應學抱經堂。（外祖裕乙垣公居八字橋西，又號八橋居士。嘉慶戊寅舉人，有詩名，在京供職禮部員外，寓法華寺十餘年，易簀時命侍者將生平著作盡納棺中。昔盧抱經學士父存心藏婦翁馮景解春集遺稿，示學士詩云，外祖馮山公，文章驚在宥，衣鉢無後人，瓣香落汝手。學士後梓行。）

綬帶輕裘自不羣，此真不好武將軍。當時翰墨淋漓處，爭裂羊欣白練裙。（將軍連上公善書，得者賣之）。

都護濟勳雅愛才，高風猶聽士民推。公餘別有怡情處，花木扶疎盡手栽。（富蘭蕙都護愛士躉花，今都署花木多其手植也。）

姊妹才情一樣長，題詩先後到山牆。騷人盡解垂青眼，絕比蘭芳與蕙芳。（康熙初白曉月色他哈爾女士多才多貌。曉月有半山題壁詩，色他哈見而和之。復有名方苞荀倩等和詩。荀云，新吟爲我舊吟難，姊妹遭逢一樣悲，絕勝金閨樓上女，蘭芳名與蕙芳垂。）

分明飛燕掌中身，娘子偏教喚玉真。聽說能知休咎事，當年不讓紫姑神。（啞車志，程迥居前洋街，一日飛五六寸長一美婦，自稱玉真娘子，能言休咎。）

不作詩仙作畫仙，李家又見一青蓮。紅妝屢倩描新照，眞箇神從阿堵傳。（李朝梓漢軍人，乾隆間居潘閣巷，工畫仕女。相傳其家有樓爲狐所居，一日李見一清代官裝麗妹，笑請寫照，爲描撫入神，後屢見而屢易其裝，李盡撫之，由此得名，人稱之曰畫仙。）

鏡中眞箇自生花，對臉傳紅未足誇。一片青銅今莫寶，空將奇事說陳家。（嘉慶丙子三月，軍將橋東岸蒙古陳氏家有古銅鏡忽生花，半月始滅。當時詩人多歌詠之。）

地傍湖山秀絕塵，新傳八景出名人。倚園花石倉河月，費盡丹青畫不眞。（湖山之秀，匯於西城，吾營盡占其勝。吾師王夢蘊先生每入營必低徊忘返，嘗題柳營八景，曰梅院探春，倚園消夏，西山殘雪，南開春淙，吳蕩浴鵝，井亭放鴨，倉河泛月，花市迎燈，並繪圖徵詩，一時傳爲美談。）

修築東西兩岸隄，爭輸鴛鴦覆香泥。小橋官柳青青外，誰把桃花補種齊。（光緒元年八旗捐栽楊柳於河岸，儘再間以桃花，當更可觀也。）

新妝結隊過門前，爲赴關爺祝壽筵。如此英雄真不朽，馨香俎豆二千年。（俗稱關帝爲關爺，五月十三日爲誕期，士女多壽之。）

參差紅燭間沈檀，爲賽今年合境安。齊赴鎮麟宮上壽，木犀香裏倚闌干。（臨水夫人廟在雙眼井西，曰鎮麟宮，亦曰天聖母宮，閩人尤信祀之。）

鑼鼓敲開不夜天，龍燈高縱馬燈前。嬌癡兒女爭相看，坐守春宵倦不眠。（杭俗春宵有龍馬燈會，必先入營參各署，以領賞犒。）

節物於今各處殊，吾家笑作五侯廚。荊州圓子福州餃，歲暮春初相向輸。（雖後八旗皆調自六州，所以節物各殊。）

糯粉新和紅綠豆，廚娘纖手慣蒸餠。品題何藉劉郎筆，春餅同煎饋老婆。（俗於春首用紅綠豆和粉蒸餠相饋。）

湖上春深興更悠，招邀俊侶策華驄。詰朝要放桃花血，逐隊鞦韆到處遊。（春分前後當以鐵判馬頭，謂之放桃花血。前一日須出騎，謂之鞦韆。）

孟蘭古會早秋乘，纏齊家家各自稱。偏說蓮花橋水活，願流今夜放荷燈。（軍將橋一名蓮花橋。）

風流猶話半閒堂，開闢秋開蟋蟀場。一幅紅綢新賜采，將軍爭識大頭黃。（營中闢蟋蟀以博勝，謂之秋興。）

西去人家斷復連，一灣流水繞門前。落花枯草調鷹地，暖日清風放鴿天。（俗喜調鷹放鴿，佳者獲值數金。）

五色絲繡織嘴巢，銜旗啄彈各相教。忍饑就飽如鷹隼，細草青絨炸蟻包。（鐵嘴蠟嘴皆杭產禽名，飼以青蟲，教之銜絨，能解人意。）

鞭如聖電馬如龍，出獵歸來興不慵。爲有雙禽將換酒，背駝紅日下南峯。（秋冬之際營人多出獵湖山。）

季冬一日最魂銷，記得城池一炬焦。爲禁滿城停宰殺，傷心往事話今朝。（辛酉十二月朔爲髮逆陷城，今屆是日，滿城爲禁屠宰。）

聲名文物合推今，精絕詩書畫與琴。莫笑管絃聞比戶，武城自古有知音。（吾營以詩傳者，赫藕香方伯有白華館遺稿，外王父乙垣公有鑄廬詩草，舅祖文吟香公有亦芳草堂詩稿，善雨人寺丞有自芳齋詩稿，貴鏡泉觀察有靈石山房詩草。以書名者，善寺丞之行書，固畫臣姻伯之楷書，杏襄侯姻丈之隸書。以畫名者，祥瑞亭協戎之馬，家大人之山水牡丹，喬雲織雲兩夫人之花卉。工琴者，盛愷庭觀察，外舅文濟川公，家六叔保子雲公，柏研香杏襄侯姻丈，皆精絕靈妙。遠近言琴者莫不以吾營爲領袖。數年以來，甚至垂髫兒女盡解操縵，亦吾營中一韻事也。）

留月賞花樂事饒，聲攜吟屐并亭橋。如逢水繪庵中主，尊酒論文一笑遒。（榮竹農部郎隨侍都護恭公來杭，頗其衝齋曰留月賞花館，每逢佳日集吟社焉。）

誰爲旗營唱竹枝，風流傳徧逸園詞。吉璉去後難爲和，敢比驚湖百首詩？（內兄守彝齋茂才有杭營竹枝詞八首。昔竹垞太史作驚湖棹歌百首，同里譚吉璉和之，余則未敢竊比焉。）

自愧髫年聞見稀，池當人往又風微。百篇吟就仍無補，數典而忘庶免譏。

六橋此詩，余所見爲石印一冊，蓋庚寅（光緒十六年）所印，署可園外集。並有俞王二序。俞序云：

「國初平一海內，以從龍勁旅分駐各行省，是曰駐防。大者統以將軍，其次爲都統，又次之爲城守尉。吾浙杭州乃東南一大都會也，於是有鎮浙將軍，有鎮浙副都統，皆駐杭州，開軍府，立滿營，度杭城西偏以爲城，其周九里，其門有五，規模闊遠矣。二百數十年來，功名之隆盛，人物之豐昌，流風遺俗之敦厚，故家世族之久長，不可勝計，而記載缺如，無以垂示於後。中間又經兵燹，一營俱燼，亂定之後，乃調集乍浦福州荊州德州青州四川六處駐防，重建新營，慎復舊額。入其城者，但見衙署之鼎新，廬舍之草創，欲問其故事而遺老盡矣。乃有有鑾溪協戎之哲嗣曰三多六橋者，著柳營論一百首，凡有涉家故者重以詩記之。上紀乾隆中高廟南巡之盛，下逮咸豐間瑞忠壯傑果毅兩公死事之烈，而凡杜仙之墳，鳳氏鳳氏之井，句曲外史之廬，臨水夫人之廟，以至九月演礮，春分點鞍，雲鬢月髻，湘公府之闔裝，留月賓花，榮部郎之吟館，事無巨細，一經點染，皆詩料也，即皆故事也，可以傳矣。余春秋佳日，必至西湖，由錢塘門入城。必取道滿營，如得此一編，於輿中讀之，望將軍之大樹，觀故家之喬木，其可慨然而賦乎。光緒十六年歲在上章攝提格仲春之月，曲園居士俞樾，時年七十。」王序云：「余於丙戌歲始於花市構屋以居，距杭防營僅數武地，暇輒入城，既愛其風土清淑，旋以琴酒獲交其士大夫，又欽其溫文爾正，有儒將風。未幾其子弟競以文藝來從余游。有六橋世勳三多者，爲有鑾溪協戎詰嗣，年少多才，且能留心掌故之學。憶杭城自順治五年始設滿蒙八旗防營，迄今垂百六十年，其中規模規制，文物聲明彪炳可風者，殆不勝數，而記載闕如。中丁粵難，一營燬焉。克復後，合官與兵僅存四十餘人，餘悉調自荆青閩蜀乍浦諸營，以復舊規。非特文獻蕩盡，即其坊巷風情，大非昔比。六橋惜其典則云亡，深抱數典忘祖之慮，爰爲廣詢老成，窮搜故實，一名一物，莫不筆以載之。積歲餘，所得既多，乃仿竹枝詞體，成七絕詩百首，名曰柳營論。而請序於余。其詩自開國至今，大而宸章官制，勳業忠貞，小而風俗國事，

世家古蹟，毅然畢舉，若諷若規，隱隱寓勸懲之思，寄今昔之慨，正不徒誇顯榮存典則已也。余於防營樓游既習，思爲輯輯志乘，以傳其盛，恒苦致證之隘，迄未卒業成書。今得是編，資我不淺。他日書成，不得不呼爲將伯也。故喜而爲之序。光緒庚寅春，王廷鼎書於花市小築之瓊樓。可資同覽，因并錄之。

閩人掘藏事述（民國二十六年）

光緒四年戊寅，有告退太監蘇德掘得藏銀一案，經言路奏陳，派步軍統領順天府尹查覆。近於吳縣彭君心如處，得觀其曾祖考亭先生（祖賢，官至湖北巡撫）手寫日記，是年四月紀借步軍統領榮祿遵查此案情形頗詳，時官順天府尹也。茲錄如下：

（初五日）榮大金吾召見後，交到軍機處交片，內開：『本月初五日軍機大臣口傳面奉諭旨：著派榮、彭刻即往查看，欽此。』又交片：『有人片奏：風聞京北上地村居住內監蘇德，置有拆房基一所，在沙河鎮街中，去歲十月營兵因刨挖碎磚，挖出銀一缸，約有一萬數千兩，官員覬覦，將兵丁法取刑求，蘇姓以人情勢力，將銀歸己；今歲二月蘇姓又挖出銀七缸金一銅箱，金係條，銀係實，每實百兩，係前明成化光化字樣，約在十數萬兩，續又挖出銀一窩，長五尺，深五尺，寬二尺，每日夜間裝車載運，尙在刨挖；詢問工人，據云蘇姓已奏明皇太后賞給』等語。遵旨即刻馳赴沙河鎮，時已酉刻，會同榮大金吾，各帶司員，前往查看，並命蘇德指引，據稱如有以多報少情甘認罪。查畢取供，並取北路同知把總稟供，又派員赴上地村點查齊銀秤見斤兩確數。亥刻，金吾登輿回城，（定例，提督司九門禁鑰，不得在城外住宿。）予宿於店。霸昌道續燕甫（昌）來見。（初六日）卯刻，燕甫邀至蘇姓地，開更樓門，登樓覆視。回店，昌平州吳履福來見。予回城，午刻到署。陳令（帽）帶蘇文與呈驗樣銀，開呈秤銀清單。計開：

第一袋碎銀九十五斤

二袋小元寶一百二十七斤

三袋小元寶一百四十七斤

四袋方錠八十九斤

五袋小圓錠七十七斤

六袋小圓錠九十二斤

七袋小圓錠七十五斤

八袋小圓錠一百斤

九袋大元寶七十四錠重二百四十二斤有乾隆年號

共一千零卅七斤計一萬六千五百九十二兩

外有呈樣大元寶一錠方圓小錠五個不在前數之內

申刻酌定奏稿，與榮金吾刪改，即繕稿繕摺。

（初七日）寅刻入朝，卯刻奏事處傳：摺留中。……恭錄四月初七日奉上諭：『前據御史英俊奏，聞告退太監蘇姓在沙河鎮置有房基一處，上年營兵在該處刨出銀一萬數千兩，官員覬覦，將兵丁等刑求，幾致釀成重案，本年又刨出金銀，約銀十數萬兩，續挖出銀一窖，詢係該太監奏明皇太后賞給等語，當派榮祿彭祖賢前往查看。茲據奏稱：查明太監蘇德在沙河置買舖房及空院一處，共刨出銀一萬六千六百餘兩，並無十數萬兩之多。據蘇德供稱，此項銀兩未敢擅動，曾經奏明，奉皇太后懿旨賞給，並無刨出銀窖金條等事，實係情愿報効；上年營弁王振聲暨該太監遣抱蘇文興，均赴北路廳同知衙門呈報，兵丁張邦振等挖

出銀兩，私自藏匿，經該同知訊斷，給還地主領回，將張邦振責懲，各等情。太監蘇德在伊房刨出銀兩，會據奏明，惟未聲明銀兩確數，當奉皇太后懿旨賞給，現據榮祿等查明具奏，奉懿旨：著將此項銀一萬四千兩交順天府，以爲資遣災民之需，餘銀二千六百餘兩，著賞給蘇德。欽此。」附錄奏稿如左：『奏爲遵旨會同查勘沙河鎮刨出埋藏銀兩情形，恭摺覆奏，仰祈聖鑒事：竊照本年四月初五日准軍機大臣口傳面奉諭旨：著派榮、彭刻即前往查看，欽此，欽遵。並准將附片原奏交閱前來。臣等公同閱看。查原奏內稱：「鳳聞京北上地村居住內監蘇姓置有拆房基一所，在沙河鎮街中，去歲十月間營兵因刨挖碎磚，挖出銀一缸，約有一萬數千兩，官員覬覦，將兵丁法取刑求，蘇姓以人情勢力，將銀歸己。今歲二月蘇姓又挖出金一銅箱銀七缸，金係條，銀係實，每實百兩，係前明成化光化字樣，約在十數萬兩，續又挖出銀一窖，長五尺，深五尺，寬二尺，每日夜間裝車載運，尙在刨挖。詢問工人，據云蘇姓已奏明皇太后賞給」等語。臣榮隨帶員外郎倭什鑑額鐸洛崙中軍副將趙濟參將玉山寬，臣彭隨帶治中蕭履中候補知縣陳峒，會同前往。是日申刻齊抵昌平州屬之沙河鎮地方，傳到內監蘇德。先勘得沙河鎮鎮街路西有舖面數間，進內有大空院一所，詢是關閉當舖房屋拆卸地基，四圍有院牆。查看房基地身多有刨挖痕跡，地面高下不等。據蘇德指驗炕箱一處，稱係在內陸續刨出小缸一口，瓦罍五個，當時鐵鎚碎一罍，尙有正罍四個，約計銀萬餘兩。臣等周歷勘視後，回至公所，即據呈驗缸罍。並詢據蘇德供稱，係直隸景州人，在昌平州屬上地村寄居，先前充當乾清門總管太監，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因病乞休，是年置買沙河鎮街西關閉當舖空院一塊，臨街瓦房六間，租與谷姓開設燒餅舖生理，上年十月間捕盜營兵丁由空院內挖出銀兩，經捕盜營把總王振聲稟明北路廳，太監亦遣姪子蘇文興呈報廳官，傳到張姓等，追出銀一千餘兩，當十錢五百吊，交蘇文興領回

，本年三月十九日因蓋房使用磚塊，刨出小罈一個，內裝銀兩，由是日至二十五日三次連前共刨出銀五罈一小缸，約有萬餘兩，分爲三次用轎車四輛拉運到家，太監世受國恩，得此異財，未敢絲毫擅動，情愿報効，出於至誠。是月二十八日進內口奏，面奉皇太后懿旨，將此項銀賞給太監，欽此，委無銅箱銀窖金條情事，如虛情甘認罪；並據跪稱，實係情愿報効，懇求轉奏賞收各等語。實之該太監義子蘇文興，供俱相符。臣等飭派司員倭什鑑額等親赴該太監寓所點視，大元寶七十五錠，餘俱小寶，共方錠碎錠共計一萬六千六百餘兩，實上有乾隆年號者。臣等復加查核，僅此一萬餘兩，並無十數萬之多，且驗視大元寶，每個重五十兩有奇，並非百兩，亦無前明成化光化字樣。此臣等現在查看訊明之實在情形也。至原奏所稱去歲十月營兵刨挖銀一釘官員法取刑求蘇姓以人情勢力將銀歸己一節，臣等飭據北路廳同知鄭沂稟稱：上年十月二十日捕盜營把總王振聲報，該弁親戚蘇文興在沙河鎮街置有房鋪空基一所，囑爲照管，九月間派令雇工魯榜兵丁張邦振赴院內挖磚使用，聞有挖出銀兩私自藏匿情事，又據蘇文興報同前由；該同知傳到張邦振魯榜查訊，初猶狡供不承，迨經拿實押追，始據吐實，陸續追出銀一千三百五十八兩，又以銀易當十京錢五百吊；該同知以定律所載，官私地內掘得埋藏無主之物，方准收用，今張邦振刨出銀兩，係在有主地中，理應給主，當傳蘇文興將銀錢一併具領，張邦振隱匿不報，實應保釋在案。此上年十月捕盜營兵丁掘得銀兩該廳訊斷給還地主領回之實在情形也。所有臣等遵旨前往沙河會同查看訊明各緣由，謹合詞恭摺覆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請旨。』

（初八日）恭錄初七日諭旨，錄原奏，札飭霸昌道北路廳，傳知蘇德，飭令遵旨將所得埋藏銀一萬四千兩交送本府兌收，以爲養遺之需。

(十二日)蘇德從沙河鎮送到所掘藏銀一萬六千六百餘兩，予命經歷在二堂彈兌庫平一萬四千歸庫存儲，以備查遣之用，餘銀二千六百餘兩交蘇德領回，賞給金花紅袖。

上諭中謂蘇德創出銀兩會據奏明惟未聲明銀兩確數當奉皇太后懿旨賞給云云，似有回護；蘇德之亟以情願報效爲言，或亦官中授意也。時以久旱，災民庸集，順天府正辦賑務，兼課資遣，故即以此款撥給充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一輯

沈雲龍主編

一士譚蒼

徐一士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既平遂不復詔，亦俾與巡撫互相稽察，所以示維制防恣橫也。然一城之中，主大政者二人，適不齊，權不壹，其勢不得不出於爭。若督撫二人皆不肖，則互相容隱以便私圖，仍難收牽制之益，如乾隆間伍拉納浦霖之事可睹矣。若一賢一不肖，則以小人慕君子力常有餘，以君子抗小人勢常不足。即久而是非自明，賞罰不爽，而國計民生之受病已深，如康熙間噶禮張伯行之事可睹矣。又有君子與小人共事不免稍事瞻徇者，如乾隆間孫嘉淦許容之事可睹矣。若督撫皆賢，則本無所用其制，然或意見不同，性情不同，因而不相安者，雖賢者不免。曾文正公與沈文肅公葆楨，本不同城，且有推薦之誼，尙難始終浹洽，其他可知矣。郭侍郎嵩燾於去廣東巡撫任時，疏陳督撫同城之弊，謂宜酌量變通，言甚切至。茲余姑就見聞所逮者述之。吳文節公文鑑總督湖廣時，粵賊勢方張，爲巡撫崇綸所倚託，迫令出省而隱擊其肘，軍械糧餉皆缺，文節由此死綏，武昌旋陷。厥後惟胡文忠公與總督文恭公官文相處最善，爲天下所稱誦。文忠既沒，文恭劾巡撫嚴樹森去之，威毅伯曾公國荃爲巡撫，又劾去文恭，曾公亦不安其位以去。迨伯相合肥李公總督湖廣，爲巡撫者本其屬吏，諸事拱手受成。李向得瀚章繼之，一循舊轍，又在位日久，自此巡撫幾以閒散自居，而督撫無齟齬，政權無紛撓矣。郭侍郎之巡撫夙東也，適以相瑞麟以將軍遷總督，頗類貨賣官，治軍尤畏葸，侍郎心弗

督撫同城

督撫同城，勢分略等，體制平行，權限之區分復相沿不甚清晰，其能和衷共濟者不多見，胡林翼善處官文，俾委誠輸心，資以集事，所以傳爲美談也。總督官秩較尊，敕書中又有節制巡撫之文，往往氣凌巡撫，把持政務。巡撫之強硬或有與援者，間能相抗，其餘率受鈐制，隱忍自安，而意氣未平，齟齬仍時有之。同治五年郭嵩燾『督撫同城宜酌量變通疏』有云：『大致以兵事歸總督，以民事歸巡撫，此國家定制也，而巡撫例歸總督節制，督撫同城，巡撫無敢自專者，於是一切大政悉聽主持，又各開幕府，行文書，不能如六部尚書侍郎同治一事也，而參差抗陸之意常多。』蓋自道撫粵二三年之經歷。薛福成『叙督撫同城之損』一文（光緒十六年作），徵引事實以言其弊，云：

國朝例設總督八關，巡撫十五關，近又添設新疆巡撫一關，而移福建巡撫於台灣。當未移以前，凡督撫同城者四，閩浙總督與福建巡撫同駐福州，湖廣總督與湖北巡撫同駐武昌，兩廣總督與廣東巡撫同駐廣州，雲貴總督與雲南巡撫同駐雲南。厥初總督不常設，值其時其地用兵者設之，軍事

既平遂不復詔，亦俾與巡撫互相稽察，所以示維制防恣橫也。然一城之中，主大政者二人，志不齊，權不壹，其勢不得不出於爭。若督撫二人皆不肖，則互相容讓以便私圖，仍難收牽制之益，如乾隆間伍拉納浦霖之事可睹矣。若一賢一不肖，則以小人慕君子力常有餘，以君子抗小人勢常不足。即久而是非自明，賞罰不爽，而國計民生之受病已深，如康熙間噶禮張伯行之事可睹矣。又有君子與小人共事不免稍事瞻徇者，如乾隆間孫嘉淦許容之事可睹矣。若督撫皆賢，則本無所用其制，然或意見不同，性情不同，因而不相安者，雖賢者不免。曾文正公與沈文肅公葆楨，本不同城，且有推薦之誼，尙難始終浹洽，其他可知矣。郭侍郎嵩燾於去廣東巡撫任時，疏陳督撫同城之弊，謂宜酌量變通，言甚切至。茲余姑就見聞所逮者述之。吳文節公文鑑總督湖廣時，粵賊勢方張，爲巡撫崇綸所倚託，迫令出省而隱擊其肘，軍械糧餉皆缺，文節由此死綏，武昌旋陷。厥後惟胡文忠公與總督文恭公官文相處最善，爲天下所稱誦。文忠既沒，文恭劾巡撫嚴樹森去之，威毅伯曾公國荃爲巡撫，又劾去文恭，曾公亦不安其位以去。迨伯相合肥李公總督湖廣，爲巡撫者本其屬吏，諸事拱手受成。李向得瀚章繼之，一循舊轍，又在位日久，自此巡撫幾以閒散自居，而督撫無齟齬，政權無紛撓矣。郭侍郎之巡撫夙東也，適以相瑞麟以將軍遷總督，頗類貨賣官，治軍尤畏葸，侍郎心弗

善也，上疏微糾其失，以無與援罷去。蔣果敏公益濫爲巡撫，英銳喜任事，瑞麟心憚之，嚴劾蔣公去職，因愈專橫無顧忌。其後英翰爲總督，以允闡姓繳捐事爲巡撫張兆棟所劾罷。近今張尙書之洞總督兩廣，與歷任巡撫皆不相能，朝廷至令兼攝巡撫以專其任。則督撫同城之無益，亦可概見矣。咸豐同治間徐之銘巡撫雲南，爲回所制，復倚以自固，殺升任陝西巡撫鄧爾恒於境上。張尙書亮基爲總督，至引疾求退，以速出滇境爲幸。潘忠毅公傑爲總督，方圖以回攻回，之銘洩其謀，忠毅遂遇害。光緒初年，總督劉嶽昭與巡撫岑襄勤公毓英不相能，輿論皆不直總督，寔至罷黜。潘鼎新巡撫雲南，盛氣陵總督劉武慎公長佑，頗蔑視之。劉公鬱鬱上疏求去，朝廷罷鼎新，慰留劉公。此皆督撫不能相容之明證也。福建督撫之外又有將軍及船政大臣，政令歧出，尤不能畫一。自巡撫移臺灣，復裁船政大臣，而總督兼理船政及巡撫事，未始無裨於政體。余謂湖北廣東雲南三行省，皆可廢巡撫而以總督兼理，如福建之例。……

建督撫同城事頗詳。後湖北廣東雲南三巡撫均裁撤，如所主張。文中引噶禮張伯行事，列諸同城，則噶禮爲兩江總督，駐江寧，伯行爲江蘇巡撫，駐蘇州，雖同省而與同城之官有間也。胡思敬「國聞備乘」（作於光緒季年及宣統間）卷一及卷二有云：

督撫同城，權位不相下，各以意見緣釀成齟齬，雖君子不免。兩廣總督那彥成與巡撫百齡相攻訐，百齡尋以失察家丁議遣戍。繼百齡者爲孫玉庭，劾彥成濫賞盜魁，彥成亦被逮。及百齡再至兩廣，以玉庭庸懦，復劾罷之。此君子攻君子也。吳文鎔初至湖廣，與巡撫崇綸不協，崇綸百計傾陷，以孤軍無援死黃州（按死於堵城），則小人攻君子矣。郭嵩燾權粵撫，不一年，見事權盡被總督侵奪，戚然不安，疏請罷撫院，不報。雲貴總督魏光燾與法人議路礦約已定矣，巡撫李經羲監臨入關未久也，出則盡反前議，總督大恚。經羲力求去，朝廷惡其奏辭不遜，遂削職。張之洞在粵與倪文蔚爭，在楚與譚繼洵又爭，但未露章相詆耳。戊戌詔罷雲南湖北廣東三巡撫，旋復設如故。諭旨言總督主兵事，巡撫主吏事，然總督位望較崇，之洞任兩廣時自言有節制巡撫之權，不能限其專治兵不問吏事也。至光緒三十年，復用前詔罷三巡撫，留總督，事權始一，然總督名實不稱，載之國史，徒滋後世之疑。雲貴總督駐雲南，未嘗問貴州事，兩湖總督駐武昌，未嘗問湖南事，推之兩廣閩浙陝甘，莫不皆然。江蘇幅員不及四川四分之一，總督駐江寧，巡撫駐蘇州，提督駐清江浦，兼兵部侍郎，專制淮南，同於督撫，江督名節制三省，其實號令不出一城，遑問皖贛。宜將六總督各正其名，如直隸四川，斯得之矣。

張之洞督兩廣時，潮州府出缺，私擬一人授藩司游百川，而百川已許巡撫，遂壓置勿用。之洞大怒，即日傳見百川，厲聲責曰：「爾過視我而媚撫院，亦有所恃乎！」百川曰：「臬司何恃之有！舊制兵事歸總督，吏事歸巡撫，臬司居兩姑之間，難乎爲婦，不得不按制辦理。」之洞益怒曰：「巡撫歸總督節制，天下莫不知之，汝安從得此言，其速示我，我當據汝言入告，以便脫卻吏事不問也！」百川懼，歸檢會典，倉卒無所得，憂之至嘔血。之洞持之愈，遂謝病歸。自是廣東政權盡歸督署而巡撫成虛設矣。後戊戌變政，凡巡撫與總督同城者悉裁罷之。不數月，李欽再出垂廉，下詔復設如故。詔旨督撫分管兵政吏治，雖同居一城，各有所司，毋庸裁汰，如百川前所云云。乃知總督兼轄兩省以資策應，蓋國初專爲用兵而設，遇兵事則有節制巡撫之權，吏治非所問也。之洞非精於掌故也，平時恃才傲物，狹小漢家制度，故事事把持如此。

所述可與薛文合看。張之洞之爲總督，自負才望，最喜任事，良爲事實，惟曾廣東藩司是游百川，則甚誤。百川於光緒八年正月已由順天府尹擢倉場侍郎，（時之洞以開學簡山西巡撫未久，光緒十年始督兩廣。）並無出任粵藩之事。游姓而當張之洞任兩廣總督時爲廣東藩司尋乞休者，蓋游智開也。智開湖南新化人，以舉人州縣起，百川山東濱州人，由翰林臺諫起，未可誤爲一人耳。（智開乞休，在之洞

調任湖廣總督之後。之洞離粵時，智開方署粵撫也。）總督對兼轄之省分，雖非完全不能顧問其事，而視所駐省分得就近統轄者自屬迥殊，故通常對雲貴總督簡稱曰滇督，兩湖（即湖廣）總督曰鄂督，兩廣曰粵督，（廣東廣西雖有兩粵之稱，而通常以粵指廣東，桂指廣西。）閩浙曰閩督，陝甘曰甘督，均就所駐省分稱之，偏重可見也。兩江總督，情形又為特異，駐地為江蘇境內，却與江蘇巡撫不同城，且自有江寧布政使受其直接指揮，（清初安徽布政使駐寧，後移安慶，另設江寧布政使，與駐蘇州之江蘇布政使分理各屬。）一省地方隱分督治撫治，故譏者謂兩江總督乃半省總督，特江督轄三省四布政司，當長江繁富之區，復兼南洋大臣，負對外之責，其地位及權力猶甚足重視耳。光緒三十年十二月改駐清江浦之漕運總督為江淮巡撫，督治地方歸其管理，兩江總督僅亦兼轄，翌年三月即復裁撤而設江北提督，加侍郎銜，淮揚海及徐州兩道，兼承節制，體制略作開府，與舊有駐松江之江南提督不同，思敬所謂提督駐清江浦云云，指江北提督也；惟江北提督雖加侍郎銜，却並無兵部字樣。劉永慶首任是職，刊闕防，文有「欽加兵部侍郎銜」字樣。曾任淮揚海道護理江北提督之爽良，所撰「野棠軒雜言」中，譏其誤。至總督主兵事，巡撫主吏事，雖向有此說，而界限實不易畫分，既均膺兵部都察院頭銜，又同有提督軍務字樣，似整軍察吏，二者咸有責任。（康熙時曾論巡撫之不管軍務者改加工部侍郎銜，後仍悉加兵

部。〕又如乾隆間所修會典有云：「直省設總督，統轄文武，詰治軍民，巡撫，綜理教養刑政，承宣布政使司掌財賦，提刑按察使司主刑名，糧儲驛傳鹽法兵備河庫茶馬屯田及守巡各道聚官吏，課農桑，興賢能，順風俗，簡軍實，固封守。督撫舉其綱領，司道布其教令，以倡各府。」光緒間續修會典有云：「總督巡撫分其治於布政司，於按察司，於分守分巡道。」總督何嘗不主吏事乎？有明設置總督之初，至清而漸異，雖一概而論。思教之責之洞，蓋未足以廢之。光緒三十年裁鄂漢二撫，三十一年裁粵撫，督撫遂無同城者，而三十三年設東三省總督及奉吉黑三省巡撫，奉天巡撫又與總督同城。新編東督權大，率撫僅居佐貳地位，（其後時由東督兼署，不簡專員。）聊爲督撫同城更作一尾聲而已。

——民國二十四年

首縣

昔日知縣與知府同城者，號爲首縣，府屬他州縣尊稱之曰首臺，以其居諸州縣領袖之地位也，而附郭知縣，每疲於踴應，實不易爲。若首縣而在省會者，其地位儼爲全省州縣之領袖，即長官層累，趨隨徑德，供億紛紜，尤有疲於奔命之苦，而於民事不暇盡心致力矣。清梁章鉅「歸田瑣記」云：

小住衢州府城，西安令某極言衢途附郭縣之不可爲，因舉俗諺「前生不善，今生知縣。前生作惡，知縣附郭。惡貫滿盈，附郭省城」云云。按此語熟在人口，宋漫堂篤庵隨筆已載之，云其先文康公起家陽曲令，常述此語，則其來亦遠矣。近時有作首縣十字令者：一曰紅，二曰圓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認識古董，五曰不怕大虧空，六曰圍棋馬鈞中中，七曰梨園子弟殷勤奉，八曰衣服齊整，言語從容，九曰主恩憲德滿口常稱頌，十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語語傳神酷肖。或疑認識古董四字爲空泛，不知南中各省州縣交代，憑首縣核算，有不能不以重物交抵者。余在江南，嘗於萬曆山郡承承和處見英德石山一座，備皺瘦透之美，中有趙甌北先生鐫題數字，云係在丹徒任內交代抵

四百金者。又於袁小野郡丞塔處見一范寬大幅山水，來係交代抵五百金者。使非認識古畫，設遇此等物，何從判斷乎？若第十字所云，則亦惟南中衝途各缺有之，偏遠苦瘠之區尙攀躋不上也。

首縣狀態之談柄也。袁枚「答陶觀察問乞病膏」，痛論衝繁省會首縣之不可爲，語尤警動。其說云：

凡人有能有不能，兩官有可久與不可久。即以漢循吏論，銅鞮陽海專成而居，此官之可久者也，龔遂朱邑能之，至於久道化行，生榮而死哀。京兆三輔多豪強，兼供張儲備，此官之不可久者也，趙廣漢韓延壽能之，久果不善其終。江寧類古京兆，民事少，供張儲備多，民事僕所能也，供張儲備僕所不能也，今強以爲能，抑而行之已四年矣，譬如溼注之馬，漢南之象，雖舞於床，蹙於朝，而約束勉強，常有筋弛泛駕之虞。性好晏起，於百事無誤，自來會城，俾夜作晝，每起得聞雞鳴，以爲大祥。每自念曰：苦吾身以爲吾民，吾心甘焉爾，今之昧宵昏而霜露者，不過裏參耳，迎送耳，爲大官作奴耳，彼數百萬待治之民猶齟齬熟睡而不知也，於是身往而心不隨，且行且懼，而孰知西迎者又東誤矣，全具者又缺供矣，休人之先者落人之後矣，不跪膝奔竄，便瞪目受噴。及至日昃始歸，而環轅號者老弱萬計，爭來牽衣，忍不乘燭坐判使事家耶！判畢入內，簿領山積，又敢不

加朱墨圍略一過吾目耶！甫脫衣息，而驛券報某官至某所，則又遽然覺，蹙然行，一月中失錢飲節，遠而堂定省者且且然矣，而還暇課農巡鄉如古循吏之云乎哉！且一邑之所入有限，而一官之所供無窮，供而善則報最在是，供而不善則下考在是。僕平生以智自全，得不小小俯仰同異，然而久之情見勢絀，非逼取其不肖之心而喪所守，必大招夫遠俗之異累而禍厥身，及今故宜早爲計也。若得十室之邑，肆心廣意，絃歌先王之道以治民，則雖爲游徼喬夫必泰而安之終身焉。

又『覆兩江制府葉公問興革事宜書』有云：

左氏有之曰：非德莫如勤。尚書曰：六府三事惟勤。勤之益於政也如是。今公亦知州縣中有求勤而不得者乎！赤繁之地，四衝之衝，轂上官之威以及其妻孥子姓，以及其僕人別妾，若行賧，若水驛，若廚傳酒漿，若關錄雜賜，瑣屑繁重，其能得上意者稱賢，其不能得上意者稱不賢。其不得不又非上下之情相通也。爲大吏者率皆肝衡厲色，矜矜自持，餽錫禾不受，餽牲牢不受，然而不受之費往往更甚於受者，何哉？在大府以爲吾既不飲若一勺水矣，其應備之館舍夫馬當無誤也，而不知慮從之人所需不遂，則毀精舍而污之，鞭人夫而逸之，詭程途而誤之，入山縣則索魚，入水縣則取雉，臨行或並其供應之屋幕几帟銀杯象箸而滿載之。訴之長官而聽，未敢必也；訴之長官而不聽。

，是徒結怨於宵小狃上意也。雖忠直之士亦多蓄縮隱忍爲不與較之說以自寬，而不知爲政之精神已消磨於無益之地矣。其在會城者，地大民雜，事務尤多。不知每日參謁之例，是何條教，天明而往，日昃而歸，坐軍門外聽鼓吹者幾何時，投手版者幾何時，待旨之下者幾何時，忍渴飢，冒寒暑，而卒不知其所爲。以爲督撫耶？至尊莫如天子，而未聞在京百官終日往宮門請安者。以爲待訓誨耶？一面不伴，何訓誨之有！而父之教子，亦無終朝嚶嚶者。及至命下許歸，而傳呼者又至，不曰堂廡瓦漏則曰射堂頽圯，不曰大府宴客則曰行香何所，略一停候一籌畫，則漏簌簌下矣。雖衆人之勇，其尙能課農桑而理獄訟哉！不知當其雜坐戲謔欠申假寐之時，則鄉城老幼毀肢折體而待訴之時也；當其修垣轅治供具之時，即胥吏舞文匿案而逞權之時也。朝廷設州縣，果爲督撫作奴耶！抑爲民作父母耶！清夜自思，既自愧又自笑也。

則分論衢州縣辦差之弊習及省會首縣之難爲，亦甚條暢，可參閱。明人之論此者，如唐順之『贈宜興令馮少虛序』有云：

監省之邑，上承監司部使，而監司部使一省率數十人。此數十人者，滿其意，皆若欲得一令而爲之役，而令以一身而役於數十人，拜跪唯諾之所萃應，米鹽瑣屑之所責辦，率常以星出，以星入

，然炬而後視邑事，中夜而治文書，雞鳴而寢，睡未及交，耳聞鐘聲，而心已紛馳於數十人之庭矣。驛道之令，蚤夜飭廚傳，戒廩餼，走而候於水陸之衝，賓旅之往來者如織，迎於東而懼其或失於西，於眼而懼其或儉於北，以爲得罪。幸其無呵望，懼然而出境，則驟馬而歸，未及脫鞅，而驢候又以資至告矣。此兩者，煩文縛體之疲其形，惕譏畏譴之亂其心，雖有強幹之資，剗剗之才，且耗然而耗矣，何暇游覽庫，察獄訟，注意於刀筆筐篋之間，而爲俗吏之所必爲者乎！而又何暇蓄其力，精其思，羣羣然爲百姓根本計慮，而出於俗吏之所不能爲者乎！非其人之所不能，勢使之然也。

與袁氏所論，殆若出一轍。省會首縣及衝衢州縣雖甚足厭者，而巧官任此之藉供張趨奉見好於上，因得速化者，亦不乏。

——民國二十四年

裁縫與官

梁章鉅『歸田瑣記』云：

縫人通稱裁縫，以能裁又能縫也，而吾鄉之舉操官音者，因縫與房音近，訛而爲房，兼口同音。余家婦女多隨宦者，自負爲善說官話，亦復呼裁房不絕聲，牢不可破。余嘗笑之，則羣辨曰：『司茶者爲茶房，司廚者爲廚房，則裁房亦同此例耳。』然則剃頭者亦當稱剃房，裱糊者亦當稱裱房，木匠亦當稱木房，泥水匠亦當稱泥水房乎！縫人之拙者，莫過浦城；其倨傲無禮，亦莫過於浦城。浦人風尚節儉，士大夫率不屑豐食美衣，即素封家亦然，惟長年製衣不倦。余常往來一二知好家，應事無不有裁衣棚架者。縫人見客過，皆堅坐不起。余偶以語門徒詹捧之，捧之曰某嘗呼此閉縫匠爲大王，蓋亦嫉其倨傲，且官家中婦女輩每奉之如上賓，惟所指揮，此風殆不可化也。余歸爲兒女輩述之，無不匿笑，因合家亦呼縫人爲大王，而裁房之稱終不肯改。其偷竊衣料及皮絮之屬，又極巧而實拙，適不在意計之中。余宅中偶製新衣，使僕輩督之，輒至喧駁不止。適余換製一皮馬褂

，用月色綢爲裏，甫製成，即擲出令換鈕扣，且斥之曰：「一鈕扣尙且釘錯，似此本領，何值收爲！」渠狼目熟視再四，大作京腔曰：「並無釘錯，何以冤我！」余指身上一翻穿馬褂斥之曰：「若爾所釘不錯，則我之舊衣俱錯矣！此係以月色綢爲裏，非以爲面也，自應照常左扣右絆，何得右扣左絆！」因使僕輩盡出翻穿之長褂及馬褂示之，並厲聲色痛斥一番，渠乃喑然不敢辯。自是之後，凡縫人之氣少衰，至余家者始稍謹默。夫一技嫻細，而既專司其事，即未可掉以粗心。憶蔣伊臣靈錄中有一條云：「嘉靖中京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制長短寬窄，無不合度。嘗有御史令裁衣服，跪請入裏年資。御史曰：「爾裁衣何用知此？」曰：「公輩初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任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遷，內存沖抱，其容微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不能相稱也。」」此雖謔言，卻有至理，又豈此間大王所與知乎！

談裁縫，甚觀釀，亦頗有趣。所引蔣氏之紀縫人，則嘲御史之寓意，雖實際上不必真爲縫人應俱之知識，而談言微中，自是雋永可喜。獨逸窩退士『笑笑錄』引『敝帶齋餘談』云：

嘉靖季年，政以賄成，入貲即補美官，又告訐每得上賞，而大臣伴進者一失意立見誅夷，時人嘲之云：近日星上出京，遂舊知，問以何故南歸，曰：「術不驗，無計覓食耳。向者官印相生者方

貴，今則財旺生官矣。向者正官正印方貴，今則偏官偏印俱處要地矣。向者身居祿命方貴，今則殺重身輕，即爲大官，至死不顧矣。此所以棄業耳。」雖富官，亦善識矣。近年科道各爲上騰計，連白珠紗，又有作裁縫問答者：一富官呼製袍服，問僕曰：「汝主爲新進衙門耶？抑居位有年耶？抑將候升者耶？」呼者曰：「汝但往役，何用如此絮聒。」縫匠曰：「不然，若初進者，志高氣揚，凌轍前擊，其胸必挺而高，袍宜前長後短，既據要途稍久，世態熟識，驕氣漸平，則前後宜如恒式，倘及三考，則京堂在望，惟恐後生搜挾疵議，過其大用，惟俯首鞠躬，連揖深拱，又得前短後長方稱體。」此雖尖刻，而實酷肖。

借星士縫人以譏宦途，縫人一節，猶之梁氏所引蔣說。又錢泳「履園叢話」云：

成衣匠各省俱有，而寧波尤多，今京城內外成衣者皆寧波人也。昔有人持匹帛命成衣者裁製，途詢主人之性情，年紀狀貌，並何年得科舉，而獨不言尺寸。其人怪之，成衣者曰：「少年科第者，其性傲，胸必挺，帶前短而後長，老年科第者，其心慵，背必偏，帶前短而後長；肥者其腰寬，瘦者其身仄；性之急者宜衣短，性之緩者宜衣長。至於尺寸，成法也，何必問耶？」余謂斯匠可與言成衣矣。今之成衣者，輒依舊衣定尺寸，以新樣爲時尚，不知短長之理，先蓄覬覦之心；不論男

女衣裳，要如杜少陵詩所謂穩稱身者，實難其人焉。

亦記縫人，所指不專在言官，語亦頗有異同，大指要爲一類。至謂京城內外成衣者皆寧波人云云，蓋清中葉情事。而明末清初之寧波人閩容（籍鄭縣）『春酒堂文集』中，有『裁衣者說』，尤有致。其文如下：

崇禎初，帝京尙恬熙也，共矜體貌。有厲成者，以裁衣著名，非赫然右職不能得其一日暇，然指未嘗拈針紉云。每旦，攜剪以出，羣工隨之，至一家，必請見主人而後下剪，剪如風生，剪已，指一工曰：『若完之。』出又至一家亦如是，以次畢，晚乃收羣工之值，羣工安焉，曰：『非若剪不適主人體。』若此十餘年，資以裕，乃借例參選，得司庫。冠帶將就道，羣工酸餒是餒。酒酣，合座起曰：『衣非翁剪莫當意，是必有道，向固不敢請也，今翁已就仕版矣，敢以請。』於是成乃曰：『予固未嘗爲冗員外僚治衣也，治必右職。右職各有體，體不止修短肥瘠間也，須審其資。』衆曰：『何資？』曰：『官資。』衆愕然。成曰：『凡人初登右職，其氣盛，盛則體仰，衣須前贏於後，久之漸平矣，又久之，心營遷擢，思下人，前乃反殺於後，故衣之適體，在審官資之淺深，即觀其人之俯仰，予能一見而知之也。』衆皆悅服，獨一少年者起曰：『近日人情多意外者，吾鄉

有初登右職，未習也，意自下，已而得勢，遂生驕，是與翁言反矣，且人不自爲體矣，以所接之人之體爲體，今日而接當塗，衣宜前殺後贏，明日而接冷曹，衣宜前贏後殺，或一日而當塗與冷曹參伍接焉，衣又將奈何？翁雖神於剪，亦將窮矣。」厲成大笑曰：「若言是也，予猶是行古之道也，予行矣，不可以宜於時矣。」周子聞之曰：厲成善用剪，而年少善用尺，不特以度衣也，能以度人，厲成司庫，彼可司銓。思二人言，則知當日京師右職，求端其躬，正其體，使裁衣者守其剪尺而無所短長其間者，不一二見也。世事安得不有今日哉！於是述之爲「裁衣者說」。

亦當作萬言觀。其言厲成爲少年所折，自謂不宜於時，與「餘談」星士棄業一節，機杼略同。

——民國二十四年

靖港之役與感舊圖

會國藩咸豐四年四月靖港之敗，幾以身殉，而部曲將塔齊布等適有湘潭之捷，國藩雖獲革職處分，塔齊布則超署提督，會軍威名日隆焉。王闈運『湘軍志』會軍篇所紀云：

三月寇先由蒲圻犯岳州，……王珍結城走，……甲子寇陷湘潭。是日國藩下檄塔齊布改援湘潭。——四月己巳朔，……遂大破之，追至城乃還立營。其日長沙惴惴居賊中，人自以爲必敗。國藩集謀攻守，皆曰：『入城坐困，宜親督戰。』或議先靖港，奪寇屯；或曰『靖港敗，還城下，死地矣。宜悉兵攻湘潭，不利，保衡州，即省城陷，可再振也。』水師十營官皆盜，推彭玉慶決所鄉，定鄉湘潭。五營先發，約明日國藩帥五營繼之。夜半，長沙鄉團來請師，白：『靖港寇屯中數百人，不虞我，可驅而走也。』國丁特欲藉旗鼓以威賊，已作浮橋濟師，機不可失。『聞者皆踊躍；國藩亦憂湘潭久踞，思牽之，改令攻靖港，庚午平旦至，水急風利，礮船徑逼寇屯。寇礮發，船退不得上，纜而行，寇出小隊斫纜者，水師遂大亂。陸軍至者，合圍丁攻寇，寇出，團遽反奔，官軍亦退，

爭浮橋。橋以門扉牀版，人多橋墮，死者百餘人。國藩親仗劍督退者，立令旗岸上，曰：『過旗者斬！』士皆繞從旗旁過，遂大奔。國藩憤，自投水中，章壽麟負之還船。日午還至城下，而湘潭大捷報至。先所遣水師，距湘潭十里，聞陸軍戰勝，鳴角發砲直上。塔齊布軍三日三勝，壬申寇散走，水師盡燒所掠船，寇大敗，走靖港，遂俱走還岳州。湘潭既復，國藩以軍不精練，悉汰所部，留五千餘人，因留長沙造船，增調羅澤南李孟羣陳輝龍將水陸軍，圖再舉，上奏自劾，而略乘章及提督鮑起豹自上其功。文宗詰實提督，即日奪官，詔塔齊布以副將署湖南提督。方事之急也，布政使徐有壬遷望走遠且，明日與按察使會詳巡撫，請罷遣會軍，語倨妄甚。巡撫語有壬且待之。及克湘潭，國藩猶待罪，俄而得溫詔，且超用塔齊布，文武官大慙沮，有壬詣國藩頓首謝。城中防兵，聞代大將，皆驚服，以爲天子明見萬里。——平寇功由此起。

又湖南防守錄云：

三月丁未，寇大上，圍岳州。國藩軍亦至，屯南津。戊申岳州軍潰退，寇從而上的，軍還省城。寇踞靖港，再陷寧鄉，敗湘軍三營，甲子陷湘潭。省城上下皆寇屯。巡撫提督委戰守於會軍。四月庚午，國藩自攻靖港不利，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會詳巡撫，請奏劾侍郎會國藩，且先罷遣

其軍。巡撫不可，城中亦不復設備。（按郭嵩燾云：「徐有壬陶恩培會詳上，駱文忠公言：『會公已自請議處，何煩再劾？君等咎其敗，不顧寇勢之盛。非會公一軍，誰與任城守者？』是時城守事宜，一委之曾文正公，未宜以不「不復設備」爲巡撫咎也。」「見嵩燾姪孫振埔所輯「湘軍志平議」。）辛未塔齊布大破寇於湘潭。丙子湘潭靖港俱退走，踞岳州。巡撫提督上功，而曾國藩請罪。有詔詰責提督鮑起豹，以專闖大員，不聞出戰，惟會銳奏報，即日免官，以塔齊布署提督。塔齊布以都司署守備，僅二年超擢大帥。新從湘潭立功歸，受印之日，文武民士聚觀相款詵，雖起約儻從亦驚喜，以爲皇上知人能任使，軍氣始振焉。……徐有壬皆詣國藩賀，且謝罪。詔令國藩擇司道大員隨營主餉，有壬等惴惴恐在選中。國藩笑謝之；謂所親曰：「此輩怯懦，徒敗吾事，雖請同行，吾固當止之，況不欲乎？」

敘次頗有致，可與當時奏報等參看。靖港之敗，國藩危甚，使無湘潭之捷，縱不身殉，必獲重咎而不能立足矣。（時雖革職，未解兵符，仍許單銜專摺奏事，塔齊布已責，而承指揮如故，故國藩自靖港敗後，而其勢反振。）至章壽麟事，自是關係匪輕，闡運於此僅著「章壽麟負之還船」一語，略而不詳。（王定安「湘軍記」湖南防禦篇紀此，只云「左右負之出，」並壽麟之名未著。）其所撰「清故資政大夫

江蘇補用知府韋君墓志銘』云：

君諱壽麟，字价人。長沙人也。——少孤貧，從舅氏彭嘉玉學，——彭舅奇壯其志，薦於侍郎會公，俾從幕府，衆論訝之，君恂恂而已。時長沙孤危，寇屯上下，會軍初集，自岳州敗退，還城自保，巡撫駱公不聽入城，會公亦恥於依人，獨率水軍十營，散屯湘岸，與寇共水，皆半日可接。於是議率全軍併力湘潭，彭君獨議寇酋踞靖港，宜先攻堅，長沙鄉人亦來請軍。五營已上，其五營帥留自將，定朔午亦發，即夜改計下攻。君知倉卒無陸軍相輔，資寮不從，未敢沮師，則潛身從往。師船乘流直逼寇屯，寇指笑坐待，衆不敢進，或從東岸浮橋濟師，則釜竿高低，橋填版浮，於是退舟逆風恃纜而上，寇從岸斫纜者，舟衆潰奔。會公立旗以收潰卒，衆皆遠旗旁走。五營敗績，會公憤投水，衆無知者；君獨從舟出，赴水負公登岸。公怒問：『汝何爲至！』徐曰：『方從城外來報湘潭捷音耳！』乃收衆還城南，其夜捷書至，遂不暇言死。聞者以此推君功，會太公尤念之，手書慰勞焉。君遂從軍出征敘勞，衆官至直隸州知州，留安徽補用知府。初試署江西新建令，安慶既復，會公以江督開府鎮焉，奏牧滁州。既克江寧，調補營務。君起軍中，嫻於戎事，竭其驍鬚，期有設施。會會公卒，亦即引去。——以光緒丁亥八月己巳卒於泰州官署，年五十有五，——是用勒

石銘嘯——其詞曰：……莫府初開，終重典誦。襄彼凶徒，敢涉重湖。巴陵左次，瀉水尸與。我爲魚肉，坐陷狼羆。在困思飛，詢謀并協。豈曰必勝，要以無怯。十營滅寇，中宵出揖，知死非勇，胡再不謀？撤公出淖，義激如城。誠同赴火，信過臨溝。昔鮑拯胡，功超五等。孰爾斯人，浮沈簿領！功不上聞，嘉斯雅辭。——

亦有關史料，足供考鏡也。閻運詩集中有『銅官行寄章壽麟題感舊圖』云：

桂平盜起東南卷，唯有長沙能累卵。三年坐井仰青天，或堪微風動矛濶。凶徒無賴往復來，潘張遷去路受災。閉門待死謹忠節，未死從容居憲臺。會家樹柳偏在頸，三家村僮怒生癩。勸捐截餉百計生，欲倚江吳效馳騁。虜黃軍敗如覆鐘，盜舟一夜滿洞庭。撫標大將繼樓走，徐公繞室趾不停。省兵無人無守禦，舉付會家一瓦注。空船坐守木關防，直置當鋒尋死處。軍謀兵機不暇購，盜屯湘潭下靖港。兩頭張手探釜魚，十日淘河得枯蚌。劉郭蒼黃各顧家，左生狂笑屬豬耶。彭陳李生豈願死，四圍密密張羅宜。此時偏策求上計，陳謀李斷相符契。彭公建策攻下游，擣堅禽王在官啓。弱冠齊年我與君，君如李廣默無言。日中定計夜中變，我歸君去難相聞。平明丁叟踴門入，報敗方知一軍泣。督師只擬從湘纍，主簿忽教救杜驥。十營並發事全虛，從此舍舟山上居。七門盡閉春欲盡，

獨教陳李刪遺疏。版橋濕破帥旗折，銅官渚畔燹明滅。豈料湘潭大捷來，千里盜屯湯沃雪。一勝申威百勝從，塔羅如虎彭楊龍。時人攀附三十載，爭道當年贊畫功。駱相成名徐陶死，會弟重歌奮令起。惟餘湘岸柳子條，猶恨前時嗚咽水。信陵客散十年多，舊邇頻迎節鎮過。時平始覺軍功賤，官冗間從資格磨。馮君莫話艱難事，俺得俺失皆天意。漁浦蕭蕭殿壘秋，游人且覓從軍記。

此詩見於「銅官感舊圖題詠」者，字句頗有異同，並錄於次：

桂平盜起東南卷，唯有長沙能累卵。三年坐井仰恃天，乞乞孤城見矛纒。羣凶無賴往復來，潘張邊去路受災。閉門待死諱忠節，未死從容居憲臺。會家樹偏在頸，（會濬公起義師，時論以爲好事且曰：「一枷在嶺，肩來在頸。」以噉其不干己也。）三家村儒怒生瘻，勸捐截餉百計生，欲與吳（文鏞）江（忠源）效馳騁。江湖軍敗如覆鐘，盜舟一夜滿洞庭。撫標大將（王壯武）緹城走，徐公繞室趾不停。省城無兵無守禦，却付會家作孤注。空船坐擁木關防，直犯頭刀報知遇。兵謀軍勢盜不購，上屯湘潭下靖港。兩頭探手擒釜魚，十日淘河得枯蚌。劉郭蒼黃各顧家，左生狂笑罵猪耶。彭陳李生豈願死，四圍密密張羅宜。此時俯簡求上計，（濬公設廳求謀策，或役紙書三十六「走」字。）陳謀李斷相符契。彭兄建策攻下游，壽堅推王在肯綮。嗣冠齊年君與余，我狂君謹偶同居。

日中定計夜中變，我方高枕城東廬，平明丁叟踢門入，報敗遙聞一軍泣。督師只欲泛湘雲，主簿恩惠救杜襲。十營並發計全虛，從此舍舟山上居。上門不啓春欲盡，強教陳李剛道疏。版橋漂破帥旗折，銅官渚畔烽明滅。誰料湘潭大捷來，盜屯奔迸如崩雪。一勝申威百勝從，陸軍如虎舟如龍。時人攀附三十載，爭道當時贊畫功。駱相成名徐陶死，曾弟重歌脊令起。祗餘湘岸柳千條，曾對當時嗚咽水。信陵客散十年多，舊蓬頻迎節鎮過。時平始覺軍功賤，官冗閒從資格磨。憑君莫話艱難事，免得危失皆天意。何況當時幕謀府，至今枉屈何無忌。（君舅彭笛翁猶以攻靖港爲上策。）

斯蓋其原稿，集中所載則後經修改者耳。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引閻運此詩，錄自集中，謂：「此詩無注，多不可通。」觀此可知原稿注雖不多，却實有自注，入集時乃刪去之。（其「圓明園詞」原亦有注，後始刪却。）至詩中本事，多可由「湘軍志」等印證。又閻運「和易濬臺感事詩因成長歌示謀國諸公」有句云：「憂勤不救靖港敗，唯向空灘插帥旗。」

『銅官感舊圖』，壽麟於國藩已卒追憶舊事所繪而徵題者。歿後其家刊譜作爲『銅官感舊圖題詠』。其所撰『銅官感舊圖自記』云：

湘鄉曾文正公以鄉兵平賊，抵觸凶鋒，危然後濟，其所履大危凡三，蓋湖口也，祁門也，與初

事之靖港也；而予於文正惟靖港之役實從。——咸豐四年，賊由武昌上犯岳州，官軍禦之羊樓峒失利，遂乘勝進逼長沙。四月，賊踞靖港，而別賊陷寧鄉湘潭。湘潭荆南都會，軍實所資，時公方被命治軍於湘，乃命水陸諸將復湘潭，而自率留守軍擊靖港賊，戰於銅官渚；師敗，公投水，先是子與今方伯陳公慶訪李公策公敗必死，因潛隨公出，居公舟尾，而公不知，至是披公登小舟，逸而免。公怒予曰：『子何來！』子曰：『師無然，湘潭捷矣，來所以報也！』已而湘潭果大捷，靖港賊亦遁去。公收餘衆，師復振。蓋嘗思之，兵者陰事，惟忍乃能濟，非利所在，敵詭於前，民疑於後，勿動也。公既盡銳以勦湘潭，若需之以俟其捷，而會師擊靖港之惰歸，賊雖衆可以立盡，惟不忍於靖港之傷，故知其不利而不能不出。又予輩三五書生，亦知其不利而出，而無術以止公，蓋非公之疎於計畫，實忍之心守久於軍者不能，尤非仁義之徒之所素有也。猶憶敗歸時，公惟籍甲兵備待之屬以遺湘撫，尙壹意以死謝賊，及聞捷乃不死。然當日即不捷，公固可以死乎！公死是役，固不與喪師失地窮蹙而死者同，且足使喪師失地窮蹙而不死者惡焉而有以自勵，然由今以觀，其多寡得失之數爲何如也！光緒丙子秋，予歸長沙，道靖港，舟中望銅官山，山川無恙，而公已功成事竟，返馬帝鄉，惟時秋風乍鳴，水波林壑尙隱隱作戰鬥聲，髣髴公之靈爽呼叱其際，因不禁俯仰瞻昔，

儉然動泰山梁木之感，故爲茲圖而記之，以見公非偶然而生，即不能忽然而死，且以見兵事之艱，即仁智義勇如公者，始事亦不能無挫，而挫而不撓，困焉而益勵，垂翅奮翼，則固非事之定力不及此。至於大臣臨敵，援桴忘身，其爲臨淮之釋刀，與斬王之涵水，均各有其義之至當焉。并以諗後之君子。長沙章壽麟自記。

記述當時情事，並抒其感想，足資瀏覽，而李元度左宗棠兩序，於此役更各有敘紀論列，均爲有關係之文，錄俾參閱：

〔李序〕——咸豐四年，曾文正公治水陸軍討賊，余與今浙撫陳公士杰暨价人入其幕，時价人年前寇也。二月，賊自郢上犯，陷岳州湘陰及寧鄉。文正檄儒君致射敗賊於寧鄉，賊遁。三月，水陸軍抵岳州，會王壯武進剿羊樓峒失利，賊追蹙至岳州，圍其城，文正所部陸軍迎擊亦失利，文正乃退守長沙。賊仍道湘陰寧鄉踰靖港，分黨陷湘潭。時會城畫閉，餉道斷，人情匄匄。文正檄忠武公塔齊布師陸軍千二百人攻湘潭，檄儒公汝航夏公鑾楊公岳斌彭公玉麟帥水師夾擊之，所嚮並獲勝，而文正獨以謂賊勢盛，官軍必不支，思且莫不得死所，蓋久置死生於度外矣。靖港者，資水入湘之口，距會城六十里，爲一都會，地有銅官山，六朝置銅官於此，因稱銅官渚者也。時賊帆遍布，游

弋逼會城，文正憤甚，親帥留守之水陸營進剿。余亟止之曰：『兵之精者已調剿湘潭，早晚捷音必至，此間但宜堅守，勿輕動。』文正不許。余與陳公及价人並請從行，亦不許。瀕行以遺疏稿暨遺屬二千餘言密授余曰：『我死，子以遺疏上巡撫，乞代陳；遺屬以授弟輩；營中軍械輜重，船百餘艘，子善護之。』四月朔，舟發，陳公固請從，峻拒之。余與陳公謀，令价人潛往匿後輪，備緩急，文正不知也。明日戰，鄉團勇先潰，營軍隨之，所結浮梁斷，溺斃二百有奇。水師中賊伏亦潰，賊艘直犯帥舟，矢可及也。文正憤極投水，將沒頂矣，材官僕力挽，文正大罵，鬚髯翕張，衆不敢進，將釋手矣，价人自後輪突出，力援以上。文正睜視曰：『爾胡在此！』价人曰：『湘潭大捷，某來走告！』蓋權辭以慰公也。乃挾登魚艇。南風作，逆流不得上，賴劉君國斌力挽以免，明午抵長沙。文正衣濕衣，蓬首跌足，勸之食不食；乃移居城南妙高峯，再草遺屬，處分後事，將以翼日自殺。遲明捷報至，官軍拔湘潭，燬賊艘數千，殄滅無遺種；靖港賊亦遁。文正笑曰：『死生蓋有命哉！』乃重整水陸軍，未十年卒歲大勳，固蘇國家威福所致，然當是時文正生死在呼吸間，間不容髮，說竟從巫咸之遺，則天下事將誰屬哉！江寧既拔，湘軍自將領以至廝養卒，並實身通顯，獨价人浮沉牧令間垂二十年，儻所謂不言祿祿亦弗及邪？抑曲突徙薪固不得爲上客邪？先是會太封

翁曾嘗示文正曰：「章某國士，宜善視之。」且令馮公卓懷傳其語。戊午己未間，余數從容言及价人。文正慨然曰：「此吾患難友，豈忘之哉！」竊窺文正意，使遠顯權君，是深德君以援己，而死國之爲僞也；然亦決不憚置以負君，蓋將有待耳。光緒丙子，余客金陵，文正薨四年矣，晤价人，握手話舊。价人出銅官感奮圖屬題，余諾之而未及焉。越五年价人宅憂歸，乃得補齊其簡首。烏虛！援一人以援天下，功在大局不淺，价人雖不自以爲功，天下後世必有知价人者，遇不遇烏足爲价人加損哉！……光緒辛巳長至後三日，平江李元度撰。

〔左序〕……湘鄉曾文正公時以禮部侍郎憂居在籍，詔起討賊，集鄉兵水陸東下。公在朝以清直聞，及率師討賊，規畫具有條理，卒克復江東枝郡，會師金陵，殲除巨憝。顧初起之軍，水陸將才未集，閱歷又少，往往爲猾寇所乘，時形困蹙。公不變平生所守，用能集厥大勛；中興事功，彪炳世宙，天下之士皆能言之。推事功之所由成，必有立乎其先者，而後以志帥氣，歷艱危險阻之境而不渝。是故明夫生死之故者，禍福之說不足以動之，明夫禍福之理者，毀譽之見忘，吉凶榮辱舉非所計，斯志豐動氣，爲其事必有其功矣。志士仁人成其仁，儒者正其誼，功且在天下萬世，奚一時一專之足云乎！而即一時一事言之，則固有堪以共喻者。咸豐四年三月，金陵賊分黨復犯長沙，先臨

長沙城北七十里之靖港，憑水結寨，步賊循岸而南，潛襲上游湘潭縣城。縣城繁富，市廛鱗比，賈舶環集，賊速至據之。文正聞賊趨湘潭，令署長沙協副將忠武塔齊布公等率陸軍，楊千總岳斌彭令玉麟等率水軍往援，偵賊悉銳攻湘潭，靖港守虛寨之賊非多，遂親率存營水陸各營擊之。戰事失利，公麾從者他往，投湘自溺。隨行標兵三人，公叱其去。章君瞰公在舟時書遺屬寄其家，已知公決以身殉也，匿舟後躍出援公起。公會戒章君勿隨行，至是詰其何自來，答以適聞湘潭大捷，故輕柯走報耳。公徐詰戰狀，章君櫛詞以告。公意稍釋，回舟南湖港。其夜得軍報，水陸均大捷，燻悍賊甚多，燬餘之敗船斷槳，蔽流而下。湘潭人始信賊不足畏而氣一振。其晨余縋城出省公舟中，則氣息僅屬，所著單襦帶染泥沙，痕迹猶在，責公事尙可爲，速死非義。公噴目不語，但索紙書所存器械火藥丸彈軍械之數，屬余代爲點檢而已。時太公在家寓書長沙飭公，有云：「兒此出以殺賊報國，非直爲桑梓也。兵事時有利鈍，出湖南境而戰死是皆死所；若死於湖南吾不爾哭！」聞者肅然起敬，而亦見公平不私自處之誠。後此沿江而下，破賊所據堅城巨壘，克復金陵，大捷不喜，偶控不憂，皆此志也。夫神明內也，形軀外也，公不死於銅官，幸也，即死於銅官而謂盪平東南誅巢讎遂無望於楫起者乎，殆不然矣！事有成敗，命有修短，氣運所由廢興也，豈由人力哉！惟能尊神明而

外形驅，則能一死生，而齊得喪，求夫理之至是，行其心之所安，如是焉已矣。且即事理言之，人無不以生爲樂死爲哀者，然當夫百感交集，佛鬱憂煩之餘，亦有以生爲憂爲苦而速死爲樂者。觀公於克復金陵後，每遇人事乖忤鬱抑無聊，不禁感慨系之，輒謂生不如死，聞者頗怪其不情。余比由陝甘新輿移節兩江，亦覺案牘之勞形，酬接之紛擾，人心之不同，時局之變易，輒有願得一當以畢餘生之說，匪惟喻諸同志，且預以白諸朝廷，蓋凜乎晚節末路之難，謠諑之足損吾素節，實則神明重於形軀，誠不欲以外而移其內，理固如是也。而論者不察輒以公於章君不錄其功，疑公之矯，不知公之一生死齊得喪，蓋有明乎其先者，而事功非所計也。論者乃以章君手援之功爲最大，不言祿而祿弗及，亦奚當焉？余與公交有年，晚以讜論時事，兩不相合。及蒞兩江，距公之亡十有餘年，於公所爲多所更定，天下之相諒與否，非所敢知，而求夫理之是，即夫心之安，則可告之己，亦可告之公也。章君壽麟出此卷索題，識之如此。光緒九年癸未秋七月左宗棠書。時年七十有二。

李序寫壽麟赴援暨國藩其時情態特詳，就事論事，爲壽麟鳴不平，而隱咎國藩之寡恩，蓋兼寓自傷之意焉。左序則述往之外，更藉以發揮胸臆，意態軒昂，所謂高蹈題額也。（彭玉麟以湘潭之捷，始以附生奏保知縣，楊岳斌（時名載福）則以千總保守備。率師赴援時，玉麟尙非「令」，左序中稱「楊千總」

「彭令」稍未諦。李序中稱國藩之父曰「曾太封翁」，「太」字或「封」字可省。又謂湘潭之役，「燬賊艘數千」，按國藩奏報，此役所燒敵船，計千餘隻，無數千之多。

吳汝綸「銅官感奮圖序」，作於章壽麟既沒之後，所論別有見地。文云：

會文正公靖港之敗，發憤自投湘水。幕下士長沙章君，既出公於湘之淵，已而浮沈收令間餘二十年，乃追寫靖港之事爲圖。名流爭紀述之。或曰：「章君一舉手，功在天下，而身不食其報，茲所爲不能囑已於是圖也。」或曰：「不然，凡所云報功者，躋之通顯而已，自軍興以來，起徒步，解草衣，從文正公取功名通顯者，不可選紀也。其處功名之地，退然若無與於己者，一二人而已耳；人奈何不貴一二不可多得之人，而貴其不可選紀者哉！」夫有功於人而望人之報我，不得則鬱鬱焉，悄悄焉，寓於物以舒吾憂，非知道君子所宜出也。且章君固不自以爲功也。夫見人之趨死地，豈預計其人之能成功名於天下而後救之哉？雖一恒人無不救矣。見人之趨死地而救之，豈必有廣智大勇而後能哉？雖一恒人能之矣。事機之適相值而不能自己焉云爾，夫何功之足云？聞有功而不求報者矣，未聞不自以爲功而猶望人之報者也。然則是圖何爲而作也？曰：文正公之爲人，非一世之人，千載不常遇之人也。吾生乎千載之後，而猶望千載之前，有若人焉，吾不能與之周旋也，吾心感慕

。吾生乎百載數十載之後，而近在百載數十載之前，有若人焉，吾亦不能與之周旋也，猶之感焉。並吾世而生，而有若人焉，而或限乎形勢，或間阻乎千里百里之遠，吾仍不能與之周旋也，吾心滋感焉。若乃並吾世而生，無千載百載數十載之相望，而又不限於形勢，不間阻乎千里百里之遠，而獲親其人，朝夕其左右而與之周旋，則其爲幸也至矣。雖其平居燕閒遊娛樂登覽之迹，童觴談笑偶涉之樂，一與其間，而皆將邈然有千載之思也，而况相從於憂虞患難之場，而親振之於阽危之地者乎？此章君所以作是圖以示後之旨也。妄者至謂使文正公顯擢章君，是深德君援己，而死國爲僞，此則韓公所謂兒童之見者矣。章君既沒，其孤同，以汝綸與其先人皆文正公客也，走書屬記是圖，爲發其意如此。圖曰銅官感舊者，靖港故銅官渚也。光緒辛卯八月桐城吳汝綸拜序。

竭力推尊國藩，主旨在爲之釋不錄壽麟功之疑。論自闕大，然亦稍近庸靡，未盡切於事情也。所斥「妄者」，即指李元度。（此文亦曰「銅官感舊圖序」，從「銅官感舊圖題詠」所載也。汝綸集中則稱「銅官感舊圖記」，並改定數字；「且章君固不自以爲功也」句作「且章君安得自以爲功也」，末句作「光緒辛卯八月汝綸記」。）汝綸並有「答章觀瀛書」論此，於左李之序，均加評騭，其文云：

前接惠書，獎飾過當，而意思訥懇，使讀者不知所以爲報。某老荒寡學，辱命以文事見推，非所敢

任也。至述及賢尊靖港之役，又有不可以不文辭謝者。承示左文襄公李方伯元成二文，以二公皆親見其事，所言必翔實，某讀之，亦尚有未盡當者。文襄時欲與文正爭名；李方伯之於文正，蓋不能無稍宿憾。文襄之言曰：「靖港守虛寨之賊非多。」此妄也；意殆謂文正短於將兵耳。當是時，賊大舉源湖南，以靖港爲巢穴，支黨分竄寧鄉湘潭，謀夾攻長沙，使靖港爲虛寨，無多人，則賊爲無謀，主帥親帥師出全力以爭賊虛寨，則文正爲無謀，此皆必不然之勢也。且是役也，水軍敗於風，固不論賊衆寡也。文襄又曰：「公即死，謂蕩平東南無望於繼起乎？」是則然矣。凡功名之成否存乎時，規模之廣狹存乎量，流風漸被之遠近則存乎學。天祚盛清，賊雖劇必滅，遇當其會，功固必成，乃若兼包羣才，遐邇慕賴，簡拔貽餉，逮及後世，量足容之，學足師之，寧乎邈乎，徵文正吾誰適歸乎！此殆難概望之繼起矣。凡此皆文襄之言之未當者也。李方伯之言曰：「文正既免，猶不食，移居妙高峯，再草遺令，將自裁，會湘潭之捷，乃笑曰：『生死蓋有命哉！』」此決非事實。文正公生平趣舍，一不以利鈍順逆攬心，其治軍一不以勝負爲憂喜。靖港之役，至憤焉取決於一瞑，固烈丈夫所爲不欺其意者，業以遇救不死，又聞湘潭捷齊，則固將審己度世，不欲爲匹夫之小諒矣，然亦安有方決志自裁，驟聞一捷，遽粲然發笑，自慶更生者哉？吾決知是言妄也。文正草遺疏

遺令，文襄謂是既敗後在舟時事，李方伯則事，而叔桢不合如此，以理測之，似文襄且方伯似爲之發憤，亦傳所謂淺之乎爲丈夫矣。中曲折，承命撰一文，題跋是圖，且告之以財幸。

謂宗棠時時欲與國藩爭名，良然，蓋自負高出國藩，有意著貶抑之語，以示縱無國藩，有己在，自可在情理之中。元度早從國藩於患難，關係最深，爲師弟如初，自終不免自傷贈證，因之介介之意焉。（元度『哭太傅曾文正師』詩有云：『末路時多故，前期我負公。雷霆與雨露，一例是良自作。未遂鯤溟化，甘同鮒轍涸。何幸拜崇祠，人憔悴之感。』汝綸以爲宗棠元度敘遺疏遺令一

度敘國藩聞捷音而笑謂死生有命，汝綸斥爲『決非事實』，未免太執。國藩雖善鎮守自持，然不能大違乎人情，湘潭大捷，關係特鉅，喜極而笑，作快心語，或流露於不自覺，蓋未宜遽斷爲必無。若必過執『文正公生平趣舍，一不以利鈍順逆櫻心，其治軍一不以勝負爲憂喜』，則充類至盡，並其因靖港之敗發憤投水，亦可云『決非事實』矣！憶嘗閱施愚所撰筆記，述鮑超軼事，有云：嘗會國藩困於祁門也，敵盛勢孤，危甚，一時幕中僚佐，帳下健兒，咸惴惴不寧，而國藩不改常度，神色自若。會報至，大隊敵軍由某處來攻，將至矣。此衆益惶駭萬狀，而顧視大帥，則神色仍自若，毫無驚戚之容。既而緝據諜報，來者非敵軍，乃鮑超統師來援也。超著威名，號虎將，爲敵所憚，衆狂喜相慶，歡聲若雷。而國藩無喜色，依然常度。超自率前驅數十騎來大營謁帥，衆迂之於營門，國藩亦從容而出。超下馬，將行禮，國藩趨前抱持之，曰：『不想仍能與老弟見面！』言已下淚，蓋喜慰之極，不復能自持矣。（原文不能盡憶，大致如此。）斯時國藩在軍閱歷較久，鎮定自持之工夫益進，而人情所不能已者，固仍有流露於不覺之時也。汝綸對此『千載不常遇之人』，過向不同常人處求之，致失之迂執。

『銅官感舊圖題詠』印成後，續爲詩文者尙不少。（未知會刊印續編否。）章士釗爲壽麟族弟，民國十五年三月所撰『銅官感舊圖記』，亦頗可觀。文云：

吾宗曩有賢士，名壽麟，字价人，於愚爲兄弟行，而年較愚父且長，又兩人者相處甚得也。——愚年十六七，耆爲八股文於家，愚父喜夜談，每津津爲示价人君家事，盡漏不息，以此知君嘗從會文正出征，文正兵敗靖港，憤投於江，君潛曳之起。文正殊自執，不肯歸，君固多力，則強負之以奔於營，知者衆，文正因無法自輕其生矣。其後師出克捷，文正以一身繫天下安危，人以此多君功，君絕無自伐意，文正亦弟畜君，意氣逾篤，名位則別爲一事，終文正之世，君沉浮牧令而已。可見老輩相與之際，別有真處，非世俗稷勳間報施之道所得妄度，兩賢相忘無形，其神交尤不可及云云。銅官者，文正自沉地也，感奮圖爲君返鄉重經時所造，冀留餘迹以勸方來。鄉賢自左文襄以下，均有題記。……因索所題詩文數十篇讀之，反復盡卷，惟江西胡瘦唐所言，用思與愚父前訓差合。文襄意直悻悻，頗若以當時救死爲多事。嗚乎！君一援手間，六十年興亡大局，於是乎定，而其中文章隆替，思想通局，亦幾於是圖盡得驗之，誠不禁靈然心傷，而歎瘦唐所稱婦姬簞豆之見，深植於人心，興哀垂德，扶危救難，無所爲而爲之者，事例太少，不足以開發恒人之思理，一旦有之，因相與震其迹而全昧其義，號爲大人，言亦爾爾，然則世德之不進，人道市道之不辨，宜哉！

以悻悻斥宗棠，略同吳汝綸所議欲與國藩爭名，而於名位一層，持論處較汝綸爲圓適。

汝綸爲會國藩門人，兼師事李鴻章，忠且謹，鴻章亦雅重之，而自以內閣中書經國藩奏改直隸州知州，需次直隸，鴻章繼國藩督直，俾歷知深冀二州，（其間曾一署天津知府。）久於一牧，以迄引退，未得遷擢。其『鄭筠似八十壽序』有云：『畿輔自會文正公、今相國合肥李公，相繼爲政，勸厲吏治，州縣賢有名者，大抵簡拔薦擢以去，有起而秉節開府，得重名於京朝者。——往余在官時，嘗戲語人曰：事實能持久，吾人官二十許年，不遷一階，不加一秩，出視同列，如立衢衢觀行路，來者輒過，無肩隨者，不可謂能久矣乎！』似不無牢騷之意，然對鴻章傾服推崇，始終無間，風義之篤，世所共知，殆亦如士釗記中所云『相與之際，別有真處』『意氣逾篤，名位別爲一事』歟。（汝綸『祭李文忠公文』有云：『不佞在門，或仕或止，疏疏意親，謂公知己。』）

宗棠雖不免『悻悻』『爭名』，而所論亦有中肯處。如謂國藩初起之軍，閱歷少，往往爲敵所乘，時形困蹙，以國藩不變平生所守，用能成功，固道實也。後幅生死之論，感慨激楚，想見此老晚年孤憤之態。國藩晚境佛抑，（辦理天津教案，見摒清議，精神上所受苦痛最深。）致損天年，衷懷蓋實有不能喻諸人人者。若宗棠，似差勝矣，而既揚威萬里以歸朝，在軍機爲同列所擠，督兩江亦不盡如志，對

外侮則尤忿恚難忘。癸未二月（作序之前五月）初十日歲時（與子孝寬等），述以江督赴滬視察海防情形，有云：「值此時水師將領弁丁之氣可用，懸以重賞，示以嚴罰，一其心志，齊其氣力，我與彭官保乘舢板，督陣誓死，正古所謂並力一向千里殺將之時也。——彭亦歡愜，並稱：「如此布置，但慮外人不來耳！」諸將校亦云：「我輩忝居一二品武職，各有應盡之分。兩老不臨前敵，我輩亦可拚命報國！」答云：「此在各人自盡其心，義在則然，何分彼此！但能破彼船堅礮利諛謀，老命固無惜！或者四十餘年之惡氣，藉此一吐，自此兇威頓挫，不敢動輒挾制要求，乃所願也！」官保亦云：「如此斷送老命，亦可值得！」寫其與彭玉麟敵愾之情，凜然可觀，序中「願得一當以畢餘生」，謂此也。（時中法之役已將作矣。）未幾以中法之役，宗棠督師福建，玉麟督師廣東，迄中法和議之成，均未獲躬親戰事，王闓運爲玉麟撰墓志銘，所謂「晚遭海氛，起防南越，自謂得其死所，乃復動見『扳擲』也。吳光耀（湖北人）『紀左恪靖侯軼事』云：

清臬左全孝言：左文襄晚年，法蘭西入寇，詔督師閩海，出天津，與直隸總督李鴻章爭餉餉，弗諧，中道謂所親曰：「老矣，不能復如往年擡槓！到天津與李二擡槓不中用，到江南不得與會九擡槓。」通俗稱強梁爭事曰擡槓。是時會國荃總督兩江，既見，執手歎歎，相顧鬚鬢，曰「老九認

得我邪？我乃認不得老九！老九哥哥死矣，我便是老九哥哥！」會噙意曰：「此行闔海，協兵協餉，是小弟事。」退而燕談，問：「老九一生得力何處？」曰：「揮金如土，殺人如麻！」左大笑曰：「我固謂老九氣勝乃兄！」到防，憂憤時事，有如心疾，日在營中呼「娃子們快造飯，料理裏腳草鞋，今日要打洋人！」諄諄不絕口。左右謂看戲，演忠義戰事，如岳飛大勝金兀朮等齣，乃欣然不言。會元日，問是何日，曰過年。曰：「娃子們都在福建省城過年邪？」曰然。曰：「今日不准過年，要出隊！洋人乘過年好打廈門，娃子們出隊，我當前敵！」總督楊昌濬賀年。謂：「洋人怕中堂，自然不來，中堂可不去。」左曰：「此言那可靠？我以四品京堂打浙江長毛，非他們怕我！打陝甘回子，打新疆回子，都非他們怕我！還是要打，怕是打出來的！」楊沮之不已，左哭曰：「楊石泉竟不是羅羅山門人！」將軍穆圖善亦賀年來。左右報將軍來，曰：「穆將軍他來何事！他在陝甘害死我劉松山，我還有好多人與他害！」且置且淚流霑襟。將軍曰：「中堂在此一軍爲元戎，宜坐鎮；便去，當將軍總督去。」左曰：「你兩人已是大官矣！你兩人去得，我去得，還是我去！」將軍言：「我們固大官，要不如中堂關係大局。」左無聲，徐言：「如此，便你兩人亦不必去，令諸統領去；諸統領不得一人不去！」先是，洋人餉廈門距福建省城極西無重兵，乘元日以大隊兵船

援廈門。未至廈門五十里，用遠鏡見廈門沿海諸山皆紅旗格靖軍，知有備而遁，曰：『中國左宗棠利害，不可犯也！』……和約定，左右不敢言和約。忽咄咄自語：『今日大喜事，娃子們何不鑼彩？』既鑼彩，則又曰：『何無人賀？』將軍總督以爲真有喜事，相率入賀。問曰：『今日賀中堂，中堂是何喜事？』曰：『許大喜事都不知，未免時局太不在心！我昨日滅洋人，露布入告矣！許大喜事都不知，未免時局太不在心！』將軍總督退，使人出視和約，氣急而戰，不能成讀，太息曰：『閩中堂天下清議所歸，奈何亦傳會和約！』然猶不時連聲呼『訶訶，出隊！我還要打！這個天下，他們久不要，我從南邊打到北邊。我要打，皇帝沒奈何！』顛而嘔血，遂至於薨。嗚呼！如左文襄之辦夷務，則信乎古之人所謂忠也。初奉命，從親兵二十人出都，曾無告示，而各國商船不敢入海口。英人譟總理衙門除海禁，左置信箱中軍帳側，令總理衙門公私文書盡投其中，不得啓鎖。邵陵姚炳奎言：左初入關見李，言關外辦事之艱苦，李曰：『君在西方，尙得道好；我在畿輔，言官罵得不成人。』左曰：『關外辦事，同是不免言官掙掙；此是朝廷紀綱要如此。』其意謂督撫當如胡文忠言，包攬把持，不得因人言避事，蓋諺語『打補說話』，思以用李，而不知其道不同也。

寫得栩栩欲活。雖有過度之渲染，類小說家言，未可概據爲典要，而宗棠烈士暮年『願得一當以畢餘生

『之情緒，似亦頗能表見其略，故錄供談助。

若就一時名位論，宗棠自屬甚爲得意。長沙陳銳『寰碧齋雜記』有云：『文襄治軍二十年，自陝還朝，授軍機大臣，出督兩江，乞假一月回湘省墓。出將入相，衣錦榮歸，觀者塞途。一日，就婿家宴飲，婿爲安化陶文毅公子，謂之曰：「兩江名總督，湖南得三人，一爲汝家文毅公，一爲曾文正公，其一則我也；然渠二人皆不及我，文毅時未大拜，文正雖大拜而未嘗生還。但我亦有一事不及二人，則無其長鬚耳。」合座飄然。』良趣。蓋在國困孤憤之難伸，在家亦畫錦之足誇墜鄉閭也。

士釗『銅官感舊圖記』，於題圖詩文數十篇中，獨稱『江西胡瘦唐所言』。胡思敬（字漱唐，亦作瘦唐，清末名御史）之作，亦『銅官感舊圖題詠』刊本未及載人者。頃於其『退廬文集』檢得所撰『銅官感舊圖記』，遂錄如下：

資湘交匯之區，有山曰銅官，故相湘鄉曾文正駐師地也。靖港之敗，意价人太守脫文正於厄，越十餘年，文正薨，疆事大定，太守刺舟過此，追憶曩時患難，作爲此圖，徧徵名流題詠。當時李次青、吳肇甫二先生皆未達其意，疑太守浮沉牧令間二十餘年，戚戚不安於懷，聊假寓於物以寫其蹉跎失意之悲。左文襄稍知言矣，又牽及老氏一死生齊得喪之旨，幾中而復失之。子與太守子曼仙樞密交

，獲見此圖，感念事物艱難之會，賢人君子崎嶇補救之心，蓋有不能已於言者。當髮逆初起，楚南先被其患，衆推文正練鄉兵，保境殺賊，苟以自救，非有經營天下之志也。其後率師東下，困於彭蠡，阨於祁門，岌岌如落陷穽，即金陵合圍之初，猶日夜憂懼，恐諸將倖進進微功，致蹈和張故轍，亦非有奇謀勝算，自信必能挈東南數千里已失之地還之朝廷也。夫兵者陰事，不濟則以死繼之，君子所自盡者只此而已。同時與文正並起相頡頏者，無若胡文忠。參山之峴，文忠索馬赴澌死，圍人救之，馬反馳，臨江遇鮑忠武，乃同歸。其幸而不死，亦猶銅官山之志也。余嘗私歎，軍興以來，陸建瀛畏死而江寧陷，何桂清畏死而蘇常又陷。文正文忠，欲死而不獲死，奔走支柱其間，擊竅滅賊之機，未嘗一日忘殉國之志。迨左文襄出，上游根本漸固，兵事稍稍順矣。文襄謂文正即死，誅勦或援，不患無繼起之人，亦安知始事之艱，非積誠不能挽天下之極弊，雖才智無所措手乎？文正嘗自言之矣：躬履艱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還鄉而無所厭悻，由是衆人效其所爲，亦皆以苟活爲羞，以避事爲恥。嗚呼！湘軍之所以興，洪楊之所以滅，此數語盡之矣。淺見者不知，顧謂中興人才，萃於湘楚，衡嶽鎮峙之靈，鬱數百年，闔極而一泄。此不特墮四方志士奮發有爲之氣，又使一二老成扶持世教之苦心，不見白於後世，何其言之誕也！髮逆既平，湘中士習

漸驕。文正再出勦擒，嘗太息咨嗟，謂楚軍暮氣不可用。太守從文正久，習知兵間利害，觀其自記之詞，頗惜文正畏懼輕發，不能如韓日之堅忍，聊追述倉卒遇難之狀，以勵鄉人敢死赴敵之氣，俾知士大夫出任軍國大事，唯一死足恃，餘皆付諸天命氣數，而不敢自墮其修，此作圖之本旨也。夫文正以道德鬱爲文章，播爲功業，即不幸下從咸彭，其可誦可傳者自在。大塊勞我以生，逸我以死，文正驟獲死所，方幸息肩以趨於逸，而太守必欲力任其勞。太守於天下信有功矣，論者並欲以此責報於文正，是婦嫗簞豆之見，非太守所以自待，亦非文正相待以國士之意也。

又有內心，饒意致，宜爲士釗引重也。所述胡林翼欲赴敵死一節，爲咸豐五年事。『湘軍志』湖北篇記此云：

咸豐五年三月乙丑，詔胡林翼署湖北巡撫。……林翼念相持無已時，八月壬辰自將四千人渡江，思合水師取漲陽，不能進，屯麥山。戊戌寇至，林翼督軍出，士卒要餉，出怨言，強之戰，未交綏，譟而大奔。林翼憤甚，索馬欲赴敵死。圍人見巡撫意色惡，反旋馬四五轉向空野，乃鞭之。馬馳不能止，臨江乃遇鮑超船。諸營官聞巡撫在，集潰卒，調王國才，合屯大軍山。辛丑荊州運餉銀三萬至，乃殿汰疲羸，奏調羅澤南軍，令更增二千人，還攻武漢。

取與會國藩靖港之事並論，是絕好陪襯，似即本之王闡運。闡運爲章壽麟撰墓志銘，有『昔鮑拯胡，功超五等』之句，以鮑超後來膺子爵之封也。超諡忠壯，思敬曰鮑忠武，誤。（薛福成『書靈軍銘軍尹隆河之役』，稱超曰鮑武襄公，亦誤。）

鄭孝胥有『題章价人太守銅官感舊圖』，見『海藏樓詩』，爲丙申（光緒二十二年）所作，詩云：會公靖港敗，章侯救以免。功名震一世，雲泥隔歲晚。歸舟近長沙，父老話兵燹。山邱易零落，銅官長在眼。作圖名感舊，自記極微婉。文襄年序，奮筆亦殊健。未如王翁歌（王秋），放浪情無隱。會章今往矣，意氣固同盡。時鬢論紛騰，何事挾餘愠？道高迹可卑，子賢身不泯。報恩圖者事，豈以律貴顯？彼哉李子言，徒示丈夫淺。（李元度序，有『不官祿，祿亦弗及』之語。）

描闡運之詩，而於國藩似亦有微詞。

宗棠序中，引國藩父麟書之語，甚壯邁。麟書以老諸生爲封翁，當國藩督師時，自撰一聯，命國藩書之，文云：『有詩書，有田園，家風半讀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澤。』『無官守，無官責，時事不聞不問，只將雞鋌付兒曹。』（麟書應童試十七次，始於道光十二年以府考案首入湘鄉縣學，年四十三矣。國藩是年隨父應試，獲以伯生註冊，年二十二，明年相繼入學，又明年鄉試中式，遂於道光十八年成進

士，入詞林，而麟書則入學之後，未克再進一步也。）

國藩『會奏湘潭靖港水陸勝負情形摺』（咸豐四年四月十二日）敘靖港之敗云：

臣會國藩以潭城逆賊被官軍水陸痛勦，事盼靖港之賊救援，亟應乘機攻勦，俾逆賊首尾不能相顧。明知水師可恃者均已調赴湘潭，陸路各營，除塔齊布周鳳山兩營正在潭城勦賊，升用同知林源恩一營駐防平江，此外岳州寧鄉兩次失利，陣亡鄉勇約七八百名，又淘汰遺散湘勇已千餘名，現存營者僅及千名，難期得力，而事機所在，又不敢不急切圖之。是日卯刻，親率大小戰船四十隻，陸勇八百，馳赴靖港上二十里之白沙洲，相機進勦。午刻西南風陡發，水流迅急，戰船順風駛至靖港，不能停留，更番迭擊，逆賊在礮臺開礮，適中哨船頭桅，各水勇急落帆收泊靖港對岸之銅官渚，賊乘用小划船二百餘隻，順風駛逼水營，水勇開礮轟擊，礮高船低，不能命中，戰船被焚十餘隻，隨風漂散，各水勇見勢不支，紛紛乘船上岸，或自將戰船焚燬，恐以資賊，或竟被逆賊掠取。臣會國藩在白沙洲聞信，急飭陸勇分三路連接靖港賊營，冀分賊勢。陸勇見水路失利，心懷疑怯，雖小有斬獲，旋即却退。臣會國藩見水陸氣絀，萬難得手，傳令撤隊回營。此又初二日靖港勦賊失利之實在情形也。

又『靖港敗潰自請治罪摺』（同日），自陳調度乖方之失，繼謂：

臣籌軍東下，本思疾趨出境，乃該逆大舉南犯，臣節屢挫，鄂省危急不能速援，江面賊氛不能迅掃，大負聖主盼望殷切之意，清夜以思，負罪甚大，愧憤之餘，但思以一死塞責，然使臣效匹夫之小諒，置大局於不顧，又恐此軍立歸烏有，我皇上所倚以爲肅清江面之具者，一旦絕望，則臣雖死，臣罪更大，是以忍恥偷生，一面俯首待罪，一面急圖補救。——一兩月間，水師尚有起色；但微臣自憾虛有討賊之志，毫無用兵之才，孤憤有餘，智略不足，仰累聖主知人之明，請旨將臣交部從重治罪，以示大公，並籲懇皇上天恩，特派大臣總統此軍。臣非敢因時事萬難，遂推諉而不復自任；未經赴部之先，仍當竭盡血誠，一力經理。如船隻已修，水勇可恃，臣亦必迅速馳赴下游，不敢株守片刻。

前摺爲與湘撫駱秉章會銜所上，後摺爲單銜所上，摘錄用資并覽。

——民國廿五年

〔附誌〕銅官感舊圖題詠諸作，聞另有石印本，曰銅官感舊集，係就原蹟影印，與刊本或有異同，容俟覓閱比勘。

王 鑫

咸同間，湘軍煽起鄉里，震耀一時。諸將中，王鑫雖以早亡未獲大顯，而所部最號節制之師，聲譽甚著，其軼事流傳，爲人所樂道焉。如歐陽昱（江西宜黃人）「見聞瑣錄」記其軍令之嚴肅云：「王壯武下令軍中，一人積銀十兩者斬。所有月餉及賞資資，交糧臺，每月遣人分送其家，取齊回。將士得書無不感服。左侯號令最肅，獨不禁飲酒，無事則聽其盡歡極醉。壯武軍中，嚴絕糶蒲，並謂酒足誤事，禁之，有提壺挈榼者斬。暇則習超躍拳擊之技，立格賞罰，無日不然，故兵少而精，使竟其討賊之志，勳名當在左彭諸公上，惜積勞成疾，自林頭戰後，未幾即薨，弟貞介方伯統其軍，勇智遂稍殺矣。壯武之行軍也，微功必錄，微罪必罰，不避嫌，不避親。勦賊廣東時，姊子某犯令，諸將爭救，不應，揮淚斬之。其號令之嚴，予親見二事。時予避亂石灰哈山中，地界宜樂，山下十里爲樂安走宜黃孔道。偶步至此，見所遣偵探九人入店中，呼主人具飯。食畢，每人給錢二十枚。主人不敢受。九人曰：「主將令：沿途強啗人飯不給錢，及取民一物值百文以下者，斬。」主人遂受之。予聞林頭賊敗，曉登嶺遠望。

日未午，見官軍二十餘人，自山下追賊二百餘上山，至予所居門首，靈斃之，但次第割其耳。賊所遺財物，無一拾取者。予歸，見二十餘人汗濕重衣，覺疲甚，急呼予備飯。山中米粟無多，蒸薯預進之。食畢，每人給錢二十枚即行。予曰：「天將晚，人已倦，離城又五十餘里，盍止此一宿。」曰：「軍令復命逾酉刻者斬。我輩善走，尙可及。」予聽而太息曰：「兵邊將令，乃若是乎？非平日恩威足以畏服之，曷克至此？」其治軍之嚴，斯亦可備參考。左宗棠夙重鑫，而頗謂其待部將過刻。如光緒戊寅致劉典書有云：「大咨加給軍農薪水，兼司三營帳目，鄙見頗不謂然。營帳由營官自行經理，本是舊章，亦使其稍霽餘潤。若改歸營務經理，則營官未免歛望。當時王壯武雖會如此辦理，所部亦勉從之，卻不可爲訓。弟猶記易普照會向弟親說：「大人待我輩恩誼最重，惟總不准我們得錢。」其詞亦頗令人心慟。易普照乃璞山所稱如手如足者，厥後先璞山陣亡，其家固貧乏如故也。——璞山治軍，爲吾湘一時巨擘，獨於此等處全不理會。」宗棠器局恢宏，有非鑫所及處，而鑫治軍之嚴，益可見也。軍農者王詩正，雲嗣子。

關於鑫戰略者，「瑣錄」記林頭戰事云：「王壯武敗賊吉安，追至樂安。僞目蓋天侯楊國忠，最桀黠，號統賊二十萬，實六萬，盤踞吾邑南境，寧都小田一路，謀犯贛州。壯武遣九人至吾邑偵探。賊中

素震王名，有「斑虎」之目，聞其兵至，不暇辨多少，皆驚曰：「王斑虎來矣！」邑賊千餘，盡奔往小田告急。楊恃衆，欲挫王威，即遣前鋒五千，至樂安十里屯住，大隊繼至。樂安有鄉團，諸紳聞之，入見壯武，請發兵，拒不見。明日賊愈增，又請，又不見。壯武兵僅三千，自是日減一日，不知何往。諸懼，謂長賊強將遁矣。四日賊盡入樂安界。有一大村曰林頭，楊督後隊至此，擬宿一夜，明日悉師進戰，自謂此地離王軍五十里，前後左右皆其兵，萬無他慮，遂皆酣寢。至半夜，忽四面砲聲震天，火箭數十，射入村中，村屋燒壓，如崩崖裂石。賊在睡夢中驚起，不知此軍從何而降，而風猛火烈，出門稍遲，即圍焚無逃路。時值秋末天寒，多不及披衣者。須臾火箭一枝射燒楊臥榻，楊急走，而村外東西北俱重重圍住，惟空南一角，爲回宜黃孔道，遂從此奔竄。前有大河，有長橋，橋北水極深，板已毀，賊不知也，前者墜水，後者擁擠而上，爲官軍槍砲追迫，不敢回顧。賊精銳近萬，盡在此地而凍死燒死溺死殺死，無一脫者。天剛曙，官軍分一半救火，而是夜四更城中兵亦出，攻賊之前鋒。當初更時，壯武急召諸紳至曰：「天明賊必敗，東西必竄某小路，可速引鄉團據守山口，多張旗幟，賊至但擊鼓喊殺，勿出戰，勿令竄入谷中，則君等功也。如違，以誤軍情論。」諸紳愕然，然不敢不遵。及日出，前鋒賊果竄至小路，不敢走，遂由大路奔回宜黃，而後路賊又紛紛思竄下樂安，一往一來，自相踐踏者不計其數。

。是時前攻後殺，左右僻徑又爲鄉團所堵截，五萬賊斬戮幾盡，得脫者纔數百人而已。戰捷後諸紳莫解其故，爭求壯武指示。壯武曰：「諸君始謂時，予知戰必勝，然恐在後者聞而奔散，則此六萬賊蔓延各縣，又不知何日方能勦除，予故示弱不出，使賊知予怯，必歸隊前來，然後可一戰殲之。此地往宜黃，夾道多大山，予初至，即命數十人徧探各山小徑，出入遠近，瞭如指掌。予兵日減者，蓋每夜半遣數百人，帶乾糧，僞爲樵夫山民，往林頭左右山中藏伏，料四日內楊賊必宿此地，先殲此賊，餘如破竹也，天幸不出所算，又得諸君爲聲援，成此大功。從今撫建二郡，可望收復矣。」諸紳聞之乃歎服。『寫來頗生動有致，亦談盡戰略者之好資料。』

蓋與會國藩始合終乖，而歿後國藩每稱道之，舉其治軍之法以詔人，金陵下後裁軍，留精銳使蓋部將劉松山統之，所謂老湘營，左宗棠勦捻及西征，最賴其力。

——民國廿二年

王蓋（古珍字）爲湘軍驍將，以善於治軍著，其初起以勇毅爲會國藩所器賞，後乃相失，蓋以矜張見疑也。駱秉章自訂年譜（光緒乙未張蔭桓重刻本）咸豐三年有云：

調任總督吳甄甫八月到長沙，住數日，即起程赴鄂。八九月田家鎮兵船失利，張署督已交卸矣，吳制台接印，帶兵赴堵截樂賊，兵敗陣亡，（按「堵截」當是「堵城」刻誤，吳文錦殉難堵城也。）

賊復上竄，長沙又辦防堵耳。先是王樸山珍帶勇一營，是時營規三百六十名爲一營，往興寧縣勦辦土匪，全股殲滅，奏以同知補用。時曾滌生住衡州，伊言於曾曰：『若令我募勇三千，必將粵匪掃蕩。』曾遂致信省城，言『王樸山有此大志，何不作成之？』我覆信請其到省面商。後王樸山偕從九吳坤修來見，備言先發口糧二萬兩，硝磺各一萬，回湘鄉招勇三千，必能不負所委。王樸山操湘鄉土音，多不甚曉，吳坤修代達。我謂：『暫且招二千，因經費支絀。若不敷調度，再招。』即發札，並飭局發口糧及硝磺等項。王樸山遂借吳坤修回湘鄉去矣。聞曾滌生致書伊座師吳甌甫先生，極言王樸山之能。不數日，即得吳甌甫咨函，請調王樸山招勇三千赴鄂，遂發札與王樸山，招足三千之數。不數日，吳坤修到省求見，言：『王樸山回鄉招勇，出入鳴鑼擺執事，鄉人爲側目。其人如此，實不可用。』我言：『伊得保舉同知，初回家鄉，不過榮耀之意。我粵新科舉人回鄉，亦是如此，似不足怪。』吳坤修無詞而對。翌日，伊又來求見我，言：『王樸山所招之勇，多是匪類，又不發口食，連夜在縣城偷竊，賴令不勝其苦，又不敢言。將來帶勇到省，難免騷擾。』我言：『汝同王樸山回湘鄉招勇，又是至好，何以不爲規諫？』吳坤修云：『伊凡事不由我管，却是以難進言。』我云：『伊一切皆不交汝管理，是以爾說他。』吳坤修見我不信其言，辭去，即往衡州見曾。

滋生。兩旬間，吳璣甫即有咨函，言王樸山之勇恐難不住，止其不必來鄂。不數日，王樸山帶勇到省。我以吳制軍之咨示之，著其留勇二千四百人，其餘六百名作長夫，囑其日日訓練，以備調遣。吳制軍若謂王樸山帶勇赴鄂，有此得力之將，恐不致有田饒（按應作堵城）之敗。「利口覆邦家」，信然！

不滿國藩之信讒，而深咎吳坤修之中傷焉。（坤修江西新建人，字竹莊，後以軍功起，官至安徽布政使，著巡撫。）又按國藩是年與鑫各書有云：

僕素敬足下厥士有方，三次立功，近日忠勇奮發，尤見慷慨擊楫之風，心中愛重，悞不即游揚其善，宜暴於衆，冀爲國家收澄清之用，見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詳明規勸，又察足下志氣滿溢，語言誇大，恐持之不固，發之不慎，將來或至愼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爲戒，尤不敢不忠告痛陳。伏冀足下細察詳玩，以改適於慎重深穩之途，斯則愛足下者所禱祀求之者也。（又與駱秉章書有云：「王璞山自興寧歸來，晤侍於衡，見其意氣滿溢，精神上浮，言事太易，心竊慮其難與謀大事。」又云：「璞山血性可用，而近頗矜誇，恐其氣不固，或致愼事，特作一書嚴切規之。」又與吳文鎔書有云：「璞山厥士有方，血性耿耿，曾邀吾師賞鑒，惟近日氣節益溢，語涉誇大，恐其持心不固

，視事太易，會爲臂規之，茲錄呈一覽。吾師用其長并察其不逮，俾得歸於深穩之途，幸甚。」

接到手書，改過光於日星，真氣塞於戶牖，忻慰無極。前者足下過衡，意氣盈溢，視天下事若無足爲，僕竊憂其乏惕厲戰兢之象，以握別匆匆，將待再來衡城時乃相與密語規箴，以求抵於古人敬慎自克之道。自足下去後而毀言日至，或責賢而求全，或積疑而成謗，僕亦未甚深慮。逮吳竹莊書來，而投梭之起，乃大不憚，於是有初入奉規一函。僕函既發以後，又接家嚴手諭，道及足下忠勇勃發，宜大蘊蓄，不宜襍露，然後知足下又不理於梓里之口，向非大智慧轉圓神速，痛自懲艾，幾何不流於矜善伐能之途？古人謂齊桓襄邱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亢盈悔吝之際，不可以不慎也。比聞足下率勇三千，赴援鄂渚，僕旣幸吾黨男子有擊機開雞之風，又懼旁無夾輔之人，譬如孤竹干霄，不畏嚴霜之摧，而畏烈風之搖，終虞足下無以荷此重任。

近日在敵處攻足下之短者甚多，其來尊處冒僕之輕信讒謗乘君如遺者亦必不少。要之，兩心炯炯，各有深信之處，爲非毀所不能入，金石所不能穿者，別自有在。今欲多言，則反以晦真至之情，古人所謂窗櫺愈多則愈蔽明者也。

當時龔之見讒物論及爲國藩所規切，有如此者。蓋坤修而外，嫉之者頗多也。國藩取人，以多條理少大

言爲主，蓋則意氣特盛，大言無所詘，故終難水乳耳。（蓋之盛氣凌人，左宗棠亦嘗與書誡之。）

又國藩與乘章書有云：

侍日內心緒極爲煩惱，……王璞山本是侍所器倚之人，今年於各處表揚其賢，蓋亦口疲於贊揚，手倦於書寫。其寄我一函，曾抄示師友至十餘處。（按其與江忠源書有云：「敝友王璞山忠勇男子，蓋劉琨祖逖之徒。昨二十日僕以一書抵璞山，璞山亦恰以十九日爲書抵我，誓率湘中子弟，慷慨興師，即入江西，一以憤二十四之役，爲諸人報仇雪恥，一以爲國家掃此逆氛，克復三城，盡殲羣醜，以紓宵旰之憂。其書熱血激風雲，忠肝貫金石，今錄一通往，閣下試觀之，洵足爲君添手足之助矣。」可見一斑。）近時有向侍譏彈璞山者，亦與之剖雪爭辨，而璞山不諒我心，頗生猜嫌，侍所與之札飭曾撤勇事者，概不回答，既無公牘，又無私書，曾未同涉風波之險，已有不受節制之意，同舟而樹敵國，肝胆而變楚越。

相乖之情畢見矣，蓋不樂受國藩羈鈴也。王闡運「桂陽直隸州泗州營陳侍郎六年十有九行狀」有云：

咸豐……三年，從文正軍下湘援湖北，而湖南巡撫先遣王壯武出岳州，至蒲圻遇寇敗退，會軍新集，營岳州城外，寇乘勝追奔，將士力戰不能支，遂水陸追走。壯武自以爲違文正誠致敗，恥與俱退

獨入空城死守。文正憤懣，將士莫敢爲言。侍郎獨進曰：『岳州薪米俱絕，明日必潰，宜遣救璞山。』璞山者，壯武字也。文正憫不應。侍郎自以建議爲公，不宜逢顏色，退臥頓之，自計曰：『爲千人請命，奈何計小體數？』復入請曰：『璞山軍宜往救。』意色愈和。文正方環走，遽停步，曰：『救之如何？吾頃遣偵之，城中無人，但外有燎火。』即召偵者兩人質之。侍郎詰之曰：『若等畏賊不敢往，若城中人出，寸斬汝矣。』兩人俱伏虛誑。文正因問計，侍郎具言賊無戰船，宜遣水師三版傍岸舉礮爲聲援。壯武因得縋城走出，免者九百餘人，其後平浙克新疆大將皆在其中。壯武後爲名將，號無敵，數同壁壘，意以爲桂勇倚己乃能戰，有自功之色，未嘗與言前事也。

國藩以不快於龔，徵陣士杰一再進言，幾坐視其殆而弗援，斯蓋聞運附諸士杰者。如所云，國藩不亦已甚乎？

——民國廿四年

朱洪章

會國荃之下金陵，都將論功以李臣典居首，獲封一等子，蕭孚泗次之，封一等男，朱洪章僅得世職，未遑爵封。後之紀述其事者，頗言洪章實首功，爲之不平。如沈瑜慶「懷朱軍門洪章」詩云：

——爲楚將亦冠軍，遷地爲良敢雌伏？屯兵堅城勢欲紉，連營百里氣轉蹙。忽驚地道墜垂成，四百兒郎糜血肉。即今豐碑龍脖子，空使詩人歎同谷。（陳衍「石遺室詩話」云：「同谷句與此題無涉，似宜改用陳濟糾事。」）破敵收京誰第一？再接再厲瘡垂復。衝鋒居後受賞前，公等因人何碌碌！當時大樹恥言功，今夕灑陵還止宿。文吏刀筆錯鑄鐵，幕府文書罪罄竹。誰知東海又傳箭，雙鑠據鞍更踟躕。不候枉自矜長臂，再植何堪擬羣木？飄零草疏訟陳湯，鞞鼓聞聲思李牧。——

詩有長序，謂：

——從威毅壽金陵。時威毅所部皆楚將，公以騎軍特立，有危險事，公任其衝，以此知名，威毅亦信任之。開龍脖子地道，垂成而陷，四百人無一全者，公僅以身免。二次地道成，威毅集諸將，問

誰當前鋒，莫對。公憤，退而出隊，從火鑪中躍衝缺口上，賊辟易，以矛援所部，肉薄燐附而登，諸將從之。城復論功，李臣典於克城次日以傷殞，威毅慰公，以李列首，公次之，呈報安慶大營。文正按官秩叙先後，公列第四，故諸將有列封五等者，公賞輕車都尉世職，以提督記名而已。公聞威毅，語不平。威毅以釋刀授之曰：「奏名易次，吾兄主之，實幕客李其所爲高下也。盍刃之！」公笑而罷。湘中王闈運成「湘軍志」，乖會民意。威毅使東湖王定安改訂之，亦緣官書，未改正公前事。時承平日久，公感髀肉之生，不能無缺望於威毅，因論其書，至抵几而罵。威毅雖優容之，新進排擠，幾不能自全。公悲懷慷慨，乞余爲文爲詩訟之，久之不就。甲午東海事起，南皮張公移節江南，——令募十營守吳淞。——公久廢驟用，又嗔嗜宿將，同事者輒替議牽制之，使不得行其意。未幾傷發卒，南皮屬余草疏，請卹於朝，遂得以所聞於公，略叙曲折，得旨賜諡建祠，飾終典禮備焉。——

又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云：

會忠襄之克秣陵也，大將李臣典蕭孚泗咸膺上賞，錫封子男，而不知悉黔將朱洪章一人之功，李蕭皆噲伍耳。——忠襄部下皆湘將，洪章以黔人孤立其間，每有危險，輒以身當其衝，以此知名，忠

襄益倚重之。初開地道於龍脖子，垂成而陷，健兒四百人殲焉，皆洪章部下也。二次地道成，忠襄集諸將問孰爲先入者，衆皆默無言。洪章憤，願一人爲前驅，從烟燄中躍上缺口，以矛授所部，肉薄燄附而登，諸將從之入，城遂復。臣典於次日病卒，忠襄好語慰洪章，使以首功讓臣典，而已次之。洪章慨然應諾。及捷報至安慶，文正主稿入奏，乃移其次第，以洪章爲第四人，於是李燾皆封子男，而洪章乃僅得輕車都尉，殊不平，謁忠襄語及之，忠襄笑而授以佩刀曰：「捷奏由吾兄主啟，實幕客李鴻裔高下其手耳，公可手刃之。」洪章一笑而罷。——

岳瑞蓋即取材瓊慶所紀，惟指實幕客李某爲李鴻裔耳。其助臣典張目而駁沈說者，如李詳「李忠壯公家傳後」云：

——時蘇常俱復，忠襄處獨後，憤欲死之，再鑿龍脖子地道，募死士先登，公與諸將誓如約，地道火發，城搗二十餘丈，公冒烟火磚石直進，傷及要害，城克而病，病遂死，去城破僅十餘日。會文正上公首功，奉上諭：「李臣典誓死滅賊，從倒口首先衝入，衆軍隨之，因而得手，實屬謀勇過人，著加恩錫封一等子爵，賞穿黃馬褂，並賞戴雙眼花翎。」而公已先殞，不及拜受恩命。——一時公私記載，咸無異同。余兒時聞村優敲鉦唱克復金陵歌，亦首及公。大功在人口，宜無沒沒也。雲

南鶴隴鎮總兵朱公洪章者，先登九將之一也，——在江南久，鬱鬱不自得，念昔與李公誓死登城，李獨膺懋賞，身猶碌碌與偏裨伍，所率主帥及同列諸將，無一在者，思煩李公以爲己地，昌言於人，謂：『曩者之役，余實先登，李資高，適卒死，主帥與朝廷務張之以厲將士，故李獨尸大名。』此語一出，好事者爭歌詩慰朱，且述其語云：李克城次日傷殞，忠襄慰己，以李列首。後謁忠襄，語稍不平，忠襄出韓刀授之曰：奏名易次，吾兄主之，實幕客李某所爲，盍刃之。又言王氏闖運湘軍志，乖會氏意，後屬王氏定安改訂，亦緣官書未改云云。其靈屏文正原奏及公私記載，爲此繫風捕景不可踪跡之詞，皆惑視聽，甚可駭怪。夫攻金陵，提鎮死者甚夥，何獨於公以死旌伐？文正手書日記云：『至信字營，見李臣典。該鎮爲克城第一首功，日內大病，甚爲可閔。』又云：『聞李祥雲病故，沉弟傷感之至，蓋祥雲英勇異常，克復金陵，論功第一。』據此則奏名列首，固忠襄意。幕客李者，中江李鴻裔也。論功之奏，曩及殿殿，李安敢以私見撓之？又王氏定安修『湘軍記』時，忠壯子孫不在顯列，無所顧忌。湘潭之志，既乖會意，本非官書，東湖觀再起，一意媚會，又何不可改正之有？凡此皆不考情實之過也。忠壯之子諱義信字蔚廷者，從忠壯軍中，共勞苦，預見此事，時告其子，爲異日容貌祖德之述。——余謂忠壯與朱公冒敵火，投軀死地，徇主帥旨，豈復

有毫末富貴想，會有天幸不死，命也。忠壯爵賞不逮生前，其亦已矣。朱公佯傷失志，黃金橫帶，未嘗一日稍厭其望，嘆喑大言，用以自豪，亦人情耳，奈何竟據爲實錄邪？

與瑜慶之說，鏡鋒相對。洪章以黔將處湘軍中，待遇之間，稍有偏枯，於事或亦不免，惟瑜慶謂臣典死於克城之次日，以是獲列首功，則殊非事實。考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清軍轟陷金陵城垣，衝殺入城，會國荃即日馳奏大概情形，是夜攻克內城，搜殺三日夜，會國藩據國荃十九日咨，於二十三日馳奏詳細情形，立功人員，列單請獎，二十五日國藩由安慶抵金陵，七月初二日臣典乃卒，故國藩猶及見之，何謂「於克城次日以傷殞」云云乎？詳所云「去破城僅十餘日」，是也。此爲瑜慶所紀中最顯之錯誤，詳如就此直駁，不必言「何獨於公以死旌伐」云云矣。賞功之論，於七月初十日奉到，國藩七月二十日爲臣典奏請優卹，（據國荃咨。）謂：「——年方二十七歲，竟有名將之風。六月十五日地洞口受傷，十六日克復金陵城池，十七日因傷增病，醫治無效。二十日昇雨花台營次，醫者謂傷及腰穴，氣脈阻滯，不久恐變喘症，加以冒暑過勞，難期痊可。二十三日國荃親往省視，李臣典不肯服藥，自云此次萬無生理，——即於七月初二日已刻出缺。其胞弟李臣榮李臣章料理後事，即日將歸原籍，擇立繼嗣。欽奉六月二十九日上諭，有錫爵之曠典，有黃馬褂雙眼花翎懋賞，李臣典竟不克親拜寵命，感聖恩之優渥，歎

該員之數奇，國荃私心痛悼，寢食難忘。——「臣典卒於拜命之前，或即緣是而誤傳爲死於奏獎之前耳。（朱孔彰「中興將帥別傳」傳臣典，於其病卒，謂：「公夜戰過勞，明日病熱。或曰，公恃年壯氣盛，不謹，疾之由也。」有微詞焉。）詳所稱臣典之子義信，蓋即卒後立爲繼嗣者也。王闓運作「湘軍志」於諸將帥多以微文貶抑，國荃等大恚，「湘軍志」嘗因以撻板，王定安之「湘軍記」，乃承國荃之指而作。瑜慶云「乖意」「改訂」，蓋即謂是，言兩書均未特表洪章之功而已。詳謂定安「一意媚會，又何不可改正之有，」不免誤會。臣典功首，既國荃意，「媚會」者何以必可改正乎？瑜慶所述奏名易次，指臣典以下者而言，詳謂「奏名列首，固忠寢意，李安敢以私見撓之」，又將臣典牽入，實欠分曉。洪章於是役所獲世職，乃騎都尉；瑜慶暨謂輕車都尉，非是。

至洪章自叙身任首隊及克城諸狀，其「從戎紀略」云：

——九帥調各營隊伍已齊，命章往問何營頭等何營二敵。再三詢之，無人敢應。章曰：「我輩身受皇上厚恩，今日正當報效，請以職分定先後何如？」時蕭統領孚泗已補福建陸路提督，寂無一言。次及李祥雲，已補河南歸德鎮。祥雲要章撥精兵一二千與之，章曰：「既撥我軍，不如我當頭隊。」衆乃隨聲鼓動。劉南雲乃言願作二隊，餘依次議定，分爲三路。當時相商，同到九帥前具軍

令狀，畏縮不前者斬。章將各情復稟，九帥壯之，命章速準備。乃回營派頭隊四百名，二隊一千名，餘隊隨在後。各弁勇聞打頭號，無不奮然自振，一以當百。至龍膊子，章令頭二隊勇各頂生草一捆，以便填壕，倘不遵者以軍法從事。適信字李營官來，告稟已安好，請示放火。章復轉至僞天保城，稟知九帥。九帥指章看曰：『城中賊如此之多，務須小心。』章稟曰：『只要轟開城，得入其穴，任他賊衆，勿怯也。』當是時，我各營隊伍亦齊，布列龍膊子崗上。章至，乃下令放火，只看火線燃過，霹靂一聲，烟塵迷天，磚石飛崩，軍士無不人人惴慄。章乃奮身向前，左手執旂，右手執刀，奮勇登城，大呼而進。各隊勇始紛忙齊上。賊約三四百，由太平門出來抵章，爭先手刃數賊，各隊奮然並進，賊大潰。我軍追殺至老城埂太平門，用連環鎗礮轟去，賊又敗。轉進濠房，忽伏逆四出，萬礮轟來。章戰馬中鎗，乃下馬手持長矛，向爲首騎馬賊兜頭殺去。賊首落馬，章乃奪其馬而跨之。各營勇見，慌忙向前。章令兩路放火，頃刻火起，賊不能支，遂又敗北。九帥聞章失馬，乃遣人送坐騎來。章曰：『馬已得，請速催大隊來。』先是九帥進城時，至老城埂，遇節字營哨官敗回，九帥怒，即令正法。各勇悚懼，始奮身向前，四路掩殺。各路分攻城門，無不勇躍爭功。賊抵禦不住，於是九門皆破。聞敗賊大股聚於五臺山，章令長勝營跟踪追之。章自督衆往攻僞天王

府，正遇僞王次兄，見我軍即走。章令羅沈二營官佯收誘之，得以生擒。時日已暝，章乃潛入僞王府，搜其黨而殲之。令將轅門緊閉，以兩營守之，餘皆分紮前後，封其府庫，以待九帥。惟地道衝塌之處，無人看守，夜半賊結隊偷出，九帥隨派馬隊武營官追殺。章知之，即督長勝軍追至雄黃嶺，將僞忠王李秀成搜獲。九帥連調始回。章一路見我陣亡兵弁，目不忍視，不禁淚下。甫至營，各軍士皆痛哭連聲。往尋地道崩處，我四百奮勇當頭陣軍士，盡被火藥轟死，無一得生。章心慘裂，捶胸痛哭，更不能止。各幕友來勸曰：『死生有定，幸大功告成，亦足慰各忠魂於地下。』章哭曰：『我自領軍以來，從未有傷亡如此之多如此之慘者。此數百勇士，皆同余十有餘年，血汗辛苦，一旦成功盡喪，屍骨無存，追念前勞，能無痛傷。』各幕友洒淚力勸方止。次日九帥復令各處搜賊，忽貢院前陰溝火起，賊匿其中，以洋鎗傷我親兵數名。章令撤火藥燒之，賊冒火亂逃，章追而殲之，乃回稟九帥，時派弁兵沿街搜捕，並出示安諭百姓，嚴飭各營不許滋擾，賞恤諸傷亡軍士有差，以生擒逆首瀝血祭我各將士，並延僧超度之。捷聞，朝野相慶。時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也。九帥乃叙功具奏，七月十八日奉上諭：『提督銜記名總兵朱洪章，克復江南，首先登城，生擒僞王次兄洪仁達僞忠王李秀成二逆首，異常出力，遇有提鎮缺出，請旨先簡放，賞穿黃馬褂，世襲騎都尉』

罔替。欽此。」——

所敘頗詳，可與當時奏報參閱。奏報或難免不實不盡之處，洪章自述亦間有夸侈失實，要其先登之勇，不愧驍將耳。國藩原奏，謂：「李臣典報地道封築口門，安放引線。會國荃懸不貲之賞，嚴退後之誅，遂傳令即刻發火。霹靂一聲，揭開城垣二十餘丈。武明良、伍維壽、朱洪章、譚國泰、劉連捷、張詩日、沈鴻賓、羅雨春、李臣典，皆身先士卒，直衝倒口而入。……」所謂先登九將也。若國荃攻克外城原奏，係謂：「十五日李臣典地道告成，十六日午刻發火，衝開二十餘丈。當經朱洪章、劉連捷、伍維壽、張詩日、熊登武、陳壽武、蕭孚泗、彭毓橘、蕭慶衍、率各大隊從倒口搶入城內。悍賊數千死護倒口，排列逆衆數萬，捨命抗拒。經朱洪章、劉連捷、伍維壽從中路大呼衝，奮不顧身，鏖戰三時之久，賊乃大潰。……」則臣典不在先登九將之列，而洪章實冠諸將焉。李藩封爵，張詩日、彭毓橘亦得一等輕車都尉，洪章僅騎都尉，其歛望良非無因。張之洞請卹之奏，推爲功首，亦非羌無故實也。孚泗之獲封男爵，以擒李秀成等。雖秀成之擒，孚泗功蓋倖致，（參看秀成供狀及薛福成「庸齋筆記」。）然未聞有謂秀成仁達爲洪章所擒者，洪章乃亦引爲己功，且不惜竄改上諭以實之，未免離奇之甚矣。其騎都尉世職亦並無「世襲罔替」字樣。此役之獲「世襲罔替」者，惟國藩之侯官文之伯而已。賞功之論，係云：

託名提督李臣典。於槍砲叢中，鎗挖地道，誓死滅賊，從倒口首先衝入，衆軍隨之，因而得手，實屬謀勇過人，著加恩錫封一等子爵，並賞穿黃馬褂，賞戴雙眼花翎。蕭孚泗，督辦砲臺，首先奮門而入，並搜獲李秀成、洪仁達巨逆，實屬勳勞卓絕，著加恩錫封一等男爵，並賞戴雙眼花翎。記名總兵朱洪章、武明良、熊登伍、維壽均著交軍機處記名，無論提督、總兵缺出，儘先提奏，並賞穿黃馬褂，賞給騎都尉世職。記名按察使劉連捷，著交軍機處記名，遇有布政使缺出，請旨簡放，並賞加頭品頂戴，賞給騎都尉世職。提督張詩日，著以提督遇缺提奏，並加恩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記名道彭毓楨，著交軍機處記名，遇有布政使缺出，請旨簡放，並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

洪章胡竟漫爲挾易其詞乎！（臣典時爲記名提督，實缺河南歸德鎮總兵，孚泗則已爲實缺福建陸路提督。

上諭於孚泗，若必爲記名提督者，殆降諭時未及致詳耳。）

朱孔彰「中興將帥別傳」傳洪章云：

……同治三年夏，忠襄攻江寧城久不拔，提督李臣典建議於龍臚子山麓堅石最多處重開地道，日列隊伍環攻，積濕蘆沙填壘，欲平接而前，與城齊，以疑寇使多備。六月十五日甲申，地道告成，礮推前鋒未決。有營務處朱雲章者，楚人也，以不得統軍爲恨，大言於公前曰：『若輩自命天下壯士

，今趨臨大敵，便如鼠子却縮探頭穴中，吾知若無能爲也。」公怒曰：「孰畏死者而汝爲是言乎？攻守未奉帥令，若使其爲先登，有不蹈萬死以取洪酋生致闕下者，如彼日！」兩人爭論於營幕中。忠襄聞之，亟召諸將入，署名具軍令狀。於是公遂署第一，武明良第二，劉連捷第三，其他以次署畢，凡得九將。李臣典實主地道事，雖列名，未嘗任頭隊也。乙酉日中發火，城崩二十餘丈。公率所部長勝煥字三營千五百人首先登城，從倒口衝入。是時烟焰漲天，輒石雨下，賊復擁大衆謀堵築，從城頭擲火藥傾盆下，燒死者四百餘人。公摧鋒務進，所向披靡，仰登龍廣山，結爲圓陣，外傳與賊排擊，諸將畢登，乃分軍爲三並馳，公趨中路，直攻僞天府之北，大戰一日夜，俘禽僞王次兄洪仁達以獻。江寧平，論功李臣典居首，公最四三閒。或代爲不平，說公往刺幕府。公謝曰：「是何言之鄙也！寇亂方平，而爲將者爭功相殺害，此與賊黨何異，不將垂笑萬世乎？公止矣，吾義不肯爲也。況吾由行伍擢至總兵，今幸東南底定，百戰餘生，恩簡實缺，已叨竊非分，又何求？」光緒十四年以雲南靈鎮總兵入覲，道過金陵，謁見曾公，憑弔死事諸人，立石瘞所。曾公爲之說曰：「同治三年閏六月十有六日，龍膊子地道告成火發，轟開城垣二十餘丈，輒石雨下，長勝煥字營首先登城，前隊奮勇死者四百餘名，同瘞於此。嗚呼慘矣！亟誌之以表忠靈云爾。」……

亦足參閱，而於洪仁達之擒，惟未言李秀成耳。（「別傳」中無蕭孚泗傳。）同治四年洪章始簡授湖南永州鎮總兵，攻下金陵之歲，尙未「恩簡實缺」也。「清史稿」洪章傳，亦著其先登之績，而於紀賞功之後，有云：

初，敘入城功，李臣典以決策居第一，洪章列第三，衆爲不平，洪章曰：「吾一介武夫，由行伍擢至總鎮，今幸夷南底定，百戰餘生，荷天寵錫，已叨非分，又何求焉？」

似即就「別傳」中語，略加點竄，以簡授在後，故刪「實缺」之句。（洪章部曲前隊四百人盡死於破城時，沈瑜慶詩序李岳瑞「野乘」所敘有誤。）

署兩江總督張之洞光緒二十一年爲洪章請卹之奏（據瑜慶所云，即彼代草），謂：

——金陵敘收復功，該故鎮固應第一，乃以李臣典積勞先歿，蕭泗孚名位居前，該故鎮抑而爲次。或諷其向幕府自陳，該故鎮夷然不屑也。有功不伐，時論尤多之。三年七月十八日奉上諭：「提督銜記名總兵朱洪章，克復江南，首先登城，生擒僞王洪仁達僞忠王李秀成二逆首，異常出力，遇有提鎮缺出請旨先簡放，賞穿黃馬褂，世襲騎都尉罔替。欽此。」是該故鎮爲首功，已在先朝鑒照之中矣。——

所引上諭，竟一如洪章「從戎紀略」所書，蓋接統章字營記名提督譚會友等呈請奏卹，錄自「紀略」，之洞即漫焉據以入告，實笑柄也。疏中「臣念該故鎮天性忠勇，智略無倫。起家邊徼，無里閉援引之功。資性木讷，落落難合」等語，即瑜慶復洪章詩及序之意。之洞疏上，洪章獲優卹，予諡武慎，爲「別傳」未及鈔入者。

「紀略」刊有曾國荃手書弁言云：

余伯兄太傅文正公雅號知人，於諸將中獨偉視煥文。煥文忠勇性成，戰績半天下。甲子金陵之役，於鎗礮叢中搶挖地道，誓死滅賊，從城缺首先衝入，因而削平大難，焜耀史編，厥功偉矣哉！己丑冬，煥文京族，余溯念金陵爲煥文立功之地，遂奏留兩江，權篆廬山鎮。庚寅夏因公來寧，出視「從戎紀略」，歷述其生平艱苦，瞭如指掌，其文樸實，頗肖其人也。庚寅八月朔威毅伯曾國荃職於兩江節署。

庚寅爲光緒十六年，國荃即卒於是歲十月也。所云「於鎗礮叢中搶挖地道」，當時奏報及上諭，以功屬李臣典，或洪章亦與有力歟。「紀略」謂：

——章曰：「……以沐恩愚意，明日派隊往採生松來穿成木排，用木滾推近城脚，上面厚堆土泥，

任賊用火藥來燒，萬無一失，然後依城再築營壘，開挖地道，不過離十丈之遙。請大人派信字李營官同往，沐恩任三五日必成功也。九帥曰：『恐又多傷士卒。』章曰：『事已至此，不得愛惜。』九帥時還猶豫，忽一日報昆字營以搬草填壕傷亡千餘，乃喚章曰：『還是閣下所議不錯，縱傷當亦不多。』章曰：『紮營近城可保無傷，只搬運出入間有難保。沐恩今夜告李營官，將擋牌立土堆，不過片時可將營之前面修好，再築一小礮臺堵禦，使賊不能近，然後開挖地道。只城中賊一夜不來攻，即可以成。』九帥仍以傷人爲慮。章素知九帥慈心體恤，見士卒傷必不忍，乃曰：『自古殺人一萬自損三千，請大人回營，五日之內可不必到此，以免見之惘然。沐恩以五日定奏功也。』語畢，九帥回營。章乃往觀龍牌子前礮臺，有逆首帶數十隊前來，直列於挖壕紮壘上，忽然用火藥擲下，沿壕我先鋒營，幸木排堆土甚厚，燒而不入。章忙令開放洋莊大礮，彈子如雨，賊站不住，乃收隊回。章即商祥雲曰：『我軍地道今夜定要挖成，久恐洩漏。』祥雲曰：『礮口業已開矣，請派隊益之。』章乃令每營以六隊隊去，限一夜成功。至更時果已挖成。章復商祥雲曰：『地道雖成，地礮何日能就？』祥雲曰：『只要挖處無石峽，三日可成，五日可以裝藥。』章即將各情稟九帥。

次日……九帥問地道成否？章曰：『再三日可以裝藥。』九帥驚曰：『何如此之速？』章稟曰：

「自六月初八日迄今，已閱巷七日，請大人分派，隊齊即日進兵。」……九帥因約往看龍博子先鋒礮臺，旋轉至偽天保城，問曰：「昨夜礮聲不絕，至一夜不得安枕。貴營堵賊，未知傷亡若干。」章稟曰：「賊分五路吊城來攻地道，被沐恩先令伏兵截擊，該賊亂逃至信字營邊并山脚一躲避，天明出搜，盡殲之，我軍傷不過三十餘人。」九帥曰：「明日地硯可成，今夜弟即宿此，以便派調各營。」乃令軍裝局預備布袋六千個裝藥。信字營來請搬運松木三百株，以作硯口押條，乘夜將各物具送至。……

如所云，此次地道之開挖，洪章與臣典共任其事也。至「紀略」中失實處，如上論之杜撰，國荃何以未加糾正，非閱時並未諦審，即「紀略」印行時原稿復經改動耳。（吾所見「紀略」，署「光緒癸巳秋七月繁陽堂刊印」，國荃卒三年矣。）

洪章之籍貫，「紀略」自謂家於黎平府。「別傳」及「清史稿」均謂黎平人，是也。瑜慶詩序謂鎮遠人，岳瑞「野乘」如之，實誤。洪章初從胡林翼，在林翼官黎平知府時，而林翼又嘗官鎮遠知府，蓋誤傳洪章籍鎮遠之由。之洞請卹之奏謂黎平府開泰縣人，開泰即黎平府同城首邑，惟各有分地，猶之貴陽府與貴筑縣也。

——民國廿四年

崇實與駱秉章

咸豐十一年駱秉章之統湘軍入川，崇實方署四川總督，聞誠延接，其自撰「惕齋年譜」紀是年事有云：「六月駱額門制軍統萬八千人入境，予設糧臺於夔州府，以濟其軍，並奏請事權歸一，意在推讓。奉硃批：「朕自有定見。」」王闓運「湘軍志」川陝篇以「公忠推賢」許崇實，謂：「崇實見蜀事日棘，度已材不足濟，虛心待秉章，頻上奏，欲假朝命促之，且自言且夕竭蹶，恐誤國事。當是時，封疆大臣雖見危敢知死，莫肯言已短。曾國藩所至見齟齬，秉章親遣之，至欲資餉地主，則撓誑百方，唯獨崇實懇懇推賢能，常若不及。秉章在道，頻奏訴餉匱，初不意四川能供其軍。比至，未入境，總督公文手書殷勤通誠，遣官候問，冠蓋相望。悉發夔關稅銀資軍，湘軍喜過所望。」稱美甚至，「年譜」蓋猶言之未詳也。迨秉章受任川督，崇實爲成都將軍，相助爲理，亦能和衷，無滿漢畛域之見。秉章在川建績享大名，頗亦有賴共事者之得其人云。同治六年秉章以久病卒官，「年譜」所紀云：

四年……秋，駱老求退，奉旨：賞假四月，安心調理，所有四川總督，著崇實兼署。九月初八日接

篆視事。……冬夜予親自巡城。近年駱老年高，不能受此辛苦，外間不免懈弛。至是文武悉努力從事，附省一帶竟無一劫案，省中幾至夜不閉戶，大有昇平景象矣。

五年……春正月，駱老請開缺之摺批回，再三慰留，寬予假期，令其安心調理，所以總督篆務，仍著崇實兼署。二月，派人赴粵省爲駱老延醫。……九月，由廣東延請鍼治目疾之閩姓到川，駱老仍無大效。予屢勸其銷假。六年……開篆後，予勸駱老出而視事，擇三月初三日將督篆交還。凡緊要公事與大典禮，皆許相代。駱老奏明遇事商辦，並將本年文武科場皆歸予料理。……冬月……初七日，駱老猶過我面議南北防務，並請十二日代主鷹揚宴，孰知其歸去即不能起床。迨十二日，予往視，已言語不清。隨侍並無眷屬。予雖與之事事和衷，然究爲其精神不振，不忍令其煩心，自本年三月後，名爲銷假，而一切之事皆予代辦。至是老翁自料不起，即命仍將總督關防送歸予處。予力持大局，不能不先爲接管。正擬出奏，而老翁即於是日溘逝，祇族姪孫一人在側，真令旁觀不忍。因將其歷年政績詳爲奏明，並請格外加恩，於蜀湘兩省建立專祠。督同司道親視棺斂。川民感其戡定之功，合街縉素。予挽以一聯曰：「報國矢丹忱，古稱社稷之臣，身有千秋公不愧。」「膺箕箒碧落，氣引星辰而上，自營四海我何依？」總之，駱老爲人，第一不可及曰清操，而才略尙在其次。

。最能推誠用人。前在湖南，幕中有左季高諸賢，則東蕩西除。初到川省，有蜀靈仙，亦能奮巨欸，滅大寇。後來幕中多不如前，加之神明已衰，幾至聲威稍減。

秉章清操最著，其勳業之建，則緣推誠用人。雖福命特優，亦正有不可及處也。晚年老病，崇實蓋時爲分勞焉。薛福成「庸盦筆記」云：

「……路公既薨，成都爲之罷市，居民皆野哭巷祭，每家各懸白布於門前，或宵輓聯，以誌哀思。適文勤公崇實以將軍署總督，謂爲不祥，遣使禁之。蜀民答曰：『將軍晚有不諱，我輩決不敢若此！』聞者爲之粲然。迄今蜀民敬慕路公與諸葛武侯相等。路公專祠，蜀民亦呼之爲丞相祠堂。雖三尺童子，入其祠，無不以頭搶地者。或謂路公生平不以經濟自命，其接人神氣渾穆，人視之固澗澗無能，而所至功成，所居民愛，在楚在蜀，自有諸賢擁護而效其長，豈其大智若愚耶？抑路公之旂常俎豆早有定數，大功之成不在才猷而在福命耶？余謂路公之當享勳名，固由前定，然其德業渾厚，神明廉靜，推誠以待賢俊，亮直以事朝廷，斯其載福之大端也。

可與崇實所云合看。「湘軍志」川陝篇謂：『秉章薨，省城士民如喪私親，爲巷哭罷市，其喪歸，號泣瞻慕者所在千萬數，自胡林翼會國藩莫能及也。』亦概言川人之愛悼。左宗棠咸豐十一年答毛鴻賓書，

謂「籓門先生之撫吾湘，前後十載，德政既不勝書，武節亦非所短。事均有迹，可按而知。而其遺愛之尤溥者，無如別漕弊罷大錢兩事。其端未形之亂，不動髮色而措湖湘如磐石之安，可謂明治體而識政變，非近世才臣所能及也。……宗棠以桑梓故勉佐帷籌，九載於茲，形影相共，惟我知公，亦惟公知我。

——外間論者每以籓公之才不勝其德爲疑，豈知同時所嘆爲有德者固不如籓公，即稱爲有才者所成亦遠不之逮乎？——』尤深致贊嘆，爲辯才短之世論。至相傳崇實以禁民竊素遭反唇相譏，而崇實同治十年離蜀時情事，如「年譜」所紀云：

——接奉批回，准實來見，成都將軍一缺，交（吳）仲宣制府兼署。實即於三月二日起程。通省紳民悉具呈懇留，仲宣制府欲據情入奏。實聞之，竭力阻止。竊思在川十餘年，有何功德足洽民心，而紳民日來泣留，實更加惶愧。就道日，香燈結彩，沿途跪送，竟有放聲痛哭者，實亦懷然不能自已，留詩贈別，以誌民情。

亦頗見川人對彼之好感。雖出自敘，揆之似非全無事實漫自詡飾耳。又姚永樸「舊聞隨筆」述乘軍事有云：

公薨時室中止一布帳，僅存百金。詢之司會計者，乃知公廉俸所入，多以周窮困之人。嘗有廉吏罷

官不能自存，爲張羅千金，莫不知所自來，至是乃知皆出諸囊橐云。公薨於蜀，民罷市縞素，喪事所過，哀音相屬，至有以「如喪考妣」四字榜於門者。同官因語嫌國恤禁之。民大呼曰：「使公等他日爲川督而死，民必不爾！」其功德入人之深，即此可見矣。左文襄公平回疆後，勳望益崇，一日謂人曰：「君視我何如賂文忠？」其人對曰：「不如也。」文襄曰：「何以知之？」曰：「劉駱公幕府人才有公，公幕府人才乃不復有公，以此觀之，殆不如也。」文襄大笑曰：「誠如子言，誠如子言！」

諸家記載，類多褒譽；沃丘仲子（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傳之，則加以譏斥。據云：

……名震海內，莫不擬以諸葛，其實則驕蹇庸碌人也。左宗棠處其幕中，雖操軍權，而每計畫，秉章坐聽之，送迎未嘗起立。接屬僚，益傲倨。雖起甲科，而俗賦不能文。臨歿自爲輓聯，出語則「由翰詹科道而轉京卿」丁寶楨見而笑之曰：「此履歷也！」嘗官不飭吏治，軍謀更非所長，而任將甚專，且果殺戮，遂獲蜀寇。生平廉素，及歿，布帳一，銀百兩，破箬二而已。家無田屋以處子孫。然好男色，有蕪髮匠其嬖人也，瀕死，執其手以屬臬司賜重棺焉。

如所云，秉章除廉素一節外幾一無可取矣，而當時能厚遊人望深得民心如此，（「小傳」亦謂：「其卒

也，蜀人白衣家祭，如遇密八音然。」）疑費氏之言不免過刺也。至自挽之直敘履歷，誠似過陋，然其履歷實有與衆不同處。蓋清代由翰而詹，尋常事也，由科而道，亦尋常事也，若徧歷翰詹科道四項，則大非常例，以編檢開坊即不能爲御史，入臺即不能官坊局，二者不可得兼耳。秉章以編修歷御史遷給事中鴻臚寺少卿奉天府丞，坐事落職，旋起爲庶子，於是翰詹科道備矣，非故事也。（其詹實在京卿後。

）自挽舉翰詹科道爲首，當以此。（原聯云：『十載忝清班，由翰詹科道而轉京卿，奉使徧齊州汴州吳州，回首宦途如夢幻。』）廿年膺外任，歷鄂黔滇湘以蒞巴蜀，督師平李逆石逆蔡逆，殫心戎務繼時艱

。下）

——民國廿四年

彭玉麟與楊岳斌

會國藩湘軍之成功，甚得水師之力，楊岳斌（原名載福，同治元年改）彭玉麟同爲水師大將，異著戰績，以驍勇齊名。金陵之下，會國荃先會二人前衛，飛章報捷。比國藩奏入，清廷頒賞功之典，錄水師之勞，二人同膺太子少保銜一等輕車都尉之錫，蓋楊彭並稱久矣。其後岳斌在陝甘總督任，當艱難之會，兵餉兩絀，黯黯而去，聲譽爲之驟損；而玉麟則於國藩既卒，應詔起巡長江，眷身甚隆，風猷遐布。疆帥參案之屢命查辦，不法將弁之立予誅懲，朝野想望丰采，婦孺欽佩威棱，天下惟知彭官保，無人更道楊官保也。法越事起，玉麟以本兵治軍宿表，師師未犯粵東，粵西則奏諒山之捷，世亦以威望多之；岳斌幫辦閩防，渡臺助戰守，迄和議之成，罷歸，未幾大有展布，晚節復無以自見焉。玉麟餘事，更與一時文人學者唱酬，賦詩作畫，興致不淺，其盛氣之廣，亦異岳斌之沒沒間里。惟論者亦有揚揚而抑彭者。文廷式「知過軒隨錄」有云：

十年之春，海防甫息，朝旨命彭督師駐遼。彭愈極，請督撫將軍會銜留之。督撫又恐朝廷賈其擁兵

自衛，未敢輒請。彭次日與張靖達手書云：朝命赴理，玉麟本當遵旨前往，而無如粵中紳士，自卯至酉，糾纏不清，不得已躬親不去。余時在靖達幕中，閱畢怒不可忍。此人負海內重名，余亦素重之，然此一節之謬，不可掩也。

瑞麟爲兩廣總督，貪劣無比。其死後十年，爲鄧承修所糾，命彭玉麟查辦，乃盡爲洗刷，遂逃法網。此公頗負重望，其實好諛惡直，不學無術處甚多，取其大端可矣，必謂韓岳之流，則去之何曾天壤！

彭剛直不及楊厚菴遠甚。厚菴樸直忠篤，有大臣之風。余在湘時，與之晤譚四五日，蓋李西平一流人，未易求之晚近也。厚菴六十喪母，舉動必依於禮，廬墓三年，非祭祀之日，不歸城市。訪余於旅店，多徒步而來。談及渡臺一役，惟引咎自責無功而已。

楊彭軒輊，所論若是，廷式固不滿於玉麟也。對玉麟實備似練太奇。惟駐瓊既勢所不可，即可直言其故，不必著重於粵紳挽留之糾纏耳。「不要命」爲玉麟自誓三「不要」之一，恥以畏葸遺譏，故必以粵紳力阻爲根據，不免稍有氣矜之嫌，要於大體無傷。旨謂：「瓊州備禦空虛，著派彭玉麟迅速前往，擇地駐紮，即飭所部各營、與鄭紹忠一軍，會合吳全帥船，扼守瓊州。」又謂：「彭玉麟威望素著，務當

相機調度，不必親赴瓊州，以期慎重，毋稍疏虞。」蓋命其勿專顧省防，而駐於控制瓊州較便之處，督飭所部等以扼守，而非實其親駐瓊州，特語氣未甚清晰。玉麟與粵督張樹盛等會銜覆奏，謂正擬親率所部湘軍前赴瓊州駐紮，以省城士紳力阻，乃委候補道王之春率四營赴瓊會同防堵。疏中引士紳之言，謂：「廣東爲南洋首衝，尤以省城爲根本，未便專守瓊州偏隅一郡之地。」亦事理之當然也。（此光緒九年十二月初四日之旨，由總理衙門電寄，玉麟等於初十日覆奏。廷式謂十年之春，稍誤。光緒九年十一月，給事中鄧承修奏請罰令在粵贓私最著之故總督瑞麟等十四人捐輸鉅款，以資要需。玉麟奉旨查覆瑞麟等居官聲名若何，於十年正月覆奏謂：「故大學士兩廣督臣瑞麟，公事明白，當紅匪肆亂，能次第剿平，洋務大端，亦能堅持定議。在粵十一年，俸入本自優厚，雖未能峻絕餽遺，此外實無貪跡。」——瑞麟會邀謚法，並記賢良。聖朝寬大，保全臣子令名，似應無庸置議。」對於其餘各員，亦率爲開脫，謂：「其餘已故及去位各員，無丁胥可訊，無專案可推，亦難確指其贓私之實據，然經奉旨飭查，則大小臣工益知懲警當飭，否則已故已休之後，指摘仍不能辭，自當秉公潔己，大法小廉，於吏治不爲無益。臣不敢徇隱，亦不敢過事吹求。」玉麟易名之典，得「剛直」二字，稱其生平，衆無間言，而有時蓋亦不免有近於瞻顧之處，要難以一二事掩其大端而已。陳醉生（汪康年）「莊諧選錄」卷七云：

楊勇恪（按當作慈）公起自行間。其居鄉里，循謹孝義，里中人至今稱之。……聞其持行有他將所不及者。法越事起，公奉特旨募勇授臺。時龐省三爲巡撫，重公名，先爲公募勇數營。公至省，見多市井不可用，改募之。龐又薦某爲將，某乃舊隸公債事者，公告以不可用。龐拜之。適是月屆太后萬壽期，文武官紳應慶祝。初所司備拜墊，公與紳士伍。公先時至，銜位列大府後，藩司某至，見公拜墊居第三，曰：「公昔爲總督，今爲欽差，朝廷班次宜有序。」公謙不肯，藩司固請之，乃親移公拜墊於巡撫之左。龐至即行禮，不知公前之謙也，更恨之，乃日備其技隊，陰持餉不給，藩司請示，不置可否。長沙民習於兵，見鄉兵至，輒欺侮之，兵怒，數鬥管，或延燒民間草房一間。龐遂命閉城門，且榜示民得誅亂兵，格殺勿論，陰欲激變，即日以縱兵焚掠入告，且謂彭公受命即行，而楊乃逗留長沙，久不去。於是公部將多憤懣不平，幕府亦從公疏辨。公慨然曰：「朝廷方憂邊，何忍更以瑣屑煩聖慮耶？降罪我自當之！」然朝廷知公，卒未下龐奏，公至闕，與守官等議辦防守機宜。幕府欲公入告，公曰：「此守臣事，吾特助爲之耳。若我入告，是佔守臣顏面也。」卒不奏。時須渡臺，而我海軍悉已爲法人所殲，督臣等意欲留公省中，因問公渡臺事。公曰：「我奉朝命渡臺，是須即行。」問行期，公未語。翌日，公巡閱砲臺，提軍方留臺，公起如廁，久不出，

衆候不敢散。逾日始知已改裝附舟渡海矣。後和議成，公遂歸。公在家與諸鄉紳齊列，出門俱坐平常肩輿，至鄉即乘竹轎，與田夫野老問答如平交。中興以來，諸將帥純篤無過公者，人多以是稱之云。

亦極道岳斌之善，（所敘以法越之役再起治軍諸情事，有尙待再考慮。）蓋其性行良有足多。關於渡臺一節，吳光耀「紀左恪靖侯軼事」有云：

他日欲渡海至臺灣，楊載綱請行。或愛好楊，謂臺灣危險。楊曰：『中堂碩德重望，請行，吾安得不行。』左曰：『去善甚，要機密。』左假他事造楊以送。俄而楊使人以病告，左拍膝曰：『厚菴病矣，若何好！』使人省視，返命曰：『病甚，不許外人入，裁留一子供藥餌在側。』左又拍膝曰：『厚菴去矣！』楊著洋布舊衫，攜一子，趁漁船渡海，幫辦欽差關防釘船底，仔細搜之無所得。俾令其子按摩，相私語：『臺灣亂如此，我們生意太野，不知本錢收得多少。』支首而呻吟不絕。

所敘頗有異同，則錄行時甚秘，外間因之傳說不一耳。

鮑超嘗以哨官隸岳斌水營，受知賞，後改將陸軍，遂爲一時虎將，（與多隆阿齊名，有多龍鮑虎之

目。）以提督濟封焉。於岳斌師事頗謹，不忘本也。光耀「紀鮑子爵軼事」有云：

楊載福封侯，歷總督，罷歸乾州廳，貧不能生，念舊部唯可乞超，走千里，棹小舟，造壘門訪超。門者見其布衫，老農也，弗爲通曰：「第通，爵爺當知之。」超問狀驚其爲楊侯，倒屣出迎曰：「老師何孤身遠游？」情話達旦，就小舟歸；家人曰：「超遣人饋萬金到家矣。」

岳斌僅與王麟同膺世職，何嘗封侯？其以提督遷陝甘總督，改武爲文，時稱異數。前乎彼者，楊遇春之督陝甘，亦自提督遷，而有封侯之榮，光耀殆以同姓而誤記耶。岳斌之至蜀訪超，是同治八年事，超有所饒遺，亦在獄中，惟爲數是否果爲萬金，蓋弗可詳矣。（光耀紀事諸作，甚有與會，而浮夸臆斷之病不免。）

沃丘仲子（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傳岳斌有云：「岳斌仁厚敦篤，寡言語，治水師十餘年，指揮嚴密，優於士麟。既歸，家僅中產，怡然奉親。初起末弁，晚漸通文學，能詩。江寧捷後還鄉口號曰：「藉問歸來何所有，半帆明月半帆風。」時諸將多擁厚資歸，蓋以此自明也。」岳斌雖未若玉麟之以「不要錢」形諸奏牘，而軍中自律之嚴，亦足齊名。李壽蓉挽岳斌聯有云：「聽野外輕雷送雨之吟，嘆蓋臣安不忘危，廊廟江湖，總關憂樂。」自注：「公時退歸林下，會題雨後耕野圖一絕，末二句云：「

勳君且慢收篋笠，猶恐輕雷送雨來。」均見岳斌雖起自武夫，而亦能爲詩。又按王先謙撰岳斌神道碑有云：「公自少即能詩，軍務旁午，不廢翰墨，感時撫事，輒流篇什，有集若干卷，尤善書，臨閣帖書譜皆極神似，得者寶之，然未嘗以文章自慕，其意度宏遠矣。」其人之非椎魯無文，尤可概見。

當國藩之卒，玉麟被命巡閱長江，繼復起岳斌同任此役，以國藩勅水師以建績，楊彭並爲大將，功最，長江既設經制水師，提鎮而下，均楊彭舊部，故政府欲二人共領江防也。光緒元年四月二十日李鴻章致玉麟書云：「厚帥踉蹌入覲，行李蕭條，然幸而兩宮眷念舊勳，委以巡閱長江，令吳楚歲筭公費，稍資祿養。厚公亦喜與麾下廿載同袍，一朝共轍，相助爲理，尤相得益彰。此瘡痍赤子，患難友生，所同聲欽慰者。我兄聞之，當更拊掌軒渠。以後互替往來，公私可兼盡矣。弟留厚公在此盤桓數日，渠即由運河南下，先詣金陵一商，望公於江干回棹相待。」亦見岳斌由陝甘總督歸里後之清貧。統師多年，身經百戰作督兼圻，位躋正卿，而一寒至此，殊爲難得。巡江新命，就楊彭與長江水師之關係論，該應如鴻章所云「相助爲理，相得益彰」，且前此岳斌離水營而改統陸師，說者頗謂用違其長，（國藩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召見，於太后「楊岳斌他是水師的將，陸路何如」之問，亦以「楊岳斌長於水師，陸路調度差些」爲對。）茲仍令督治水師，可云光復舊物，故是年到防後七月二十八日與玉麟會銜陳奏會

商江防情形一摺，亦有「臣等受恩愈深，報稱愈難，惟有力戒因循，亟圖振作，期無負皇上慎重江防之至意」等語，而其後常請假，旋復乞罷回籍，事仍專於王麟，蓋兩帥齊名已久，地位等夷，相處之際，有難焉者，王麟正勇於負責，推讓亦所以免相撓之嫌耳。昔二人同領水師作戰時，固嘗發生齟齬矣。方宗誠「柏堂師友言行記」有云：

深陽陳作梅觀察肅爲予言胡文忠之公忠體國，其調和諸將，刻刻爲國求才，出於至誠。時彭雪琴侍郎楊厚菴提督分帶長江內湖水師，偶因事不和。文忠知之，乃致書楊公彭公，請其會商要事。楊公先至，催談，而彭公至，楊公即欲出，文忠強止之；彭公見楊公在坐，亦欲出，文忠又強止之；兩人相對無語。文忠乃命設席，酌酒三斗，自捧一斗，跪而請曰：「天下廣闊至此，實賴公等協力支撐；公等今自生隙，又何能佐治中興之業邪！」因泣下沾襟。於是彭楊二公皆相呼謂曰：「吾輩負官保矣！如再有參差，上無以對皇上，下無以對官保！」遂和好如初。——其苦心維持大局蓋如此。

此等處爲胡林翼特長，故國藩於其卒，與「赤心以憂國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調護諸將，天下寧復有似斯人者哉！」（見國藩咸豐十一年九月日記）之嘆。而當時楊彭齟齬，蓋幾影響軍事焉。王闓運

「湘軍志」水師圖有云：

——楊載勳自外江來會師，同出江，屯沙口。沙口者，武昌下游三十里，至沌口六十里。還沌口，當從武昌漢陽城下過。載勳之出也，寇無備，而玉麟從漢口渡江，距兩城遠，故寇不吝相及。既空屯沙口，不能助攻戰，乃議還。衆議由漢入沌，雖狂遠，其避難宜易。載勳懷之，曰：「丈夫行何所避，浮江下，派江上，乃爲快耳！」玉麟恥後之，張帆先行。寇先已密備，視我還路，橫舟傍中流，及城上縣砲并發，諸軍但冒進，不知誰生死，砲丸飛鳴，鉛倉羣子以斗計，擊沈四船，中砲死者三百人。砲擊玉麟桅折，不能進，望見載勳，自呼之，載勳船瞬息已去。成發翔三版過，玉麟躍入，得免。知其事者皆不直載勳，而玉麟曰：「風急水溜，呼固宜不聞。」載勳先已不樂玉麟，林翼親拜兩人，和解之。

此敘咸豐五年胡林翼攻武昌時事也。二將之勇及負氣爭勝不相下之狀，寫得極生動有致；其時岳斌曾以見危不救見疑，殆亦緣二將素不相下之故。所云「林翼親拜兩人，和解之」，當即宗誠所記。（時尚未加官保之銜。）閻運後爲玉麟撰行狀，敘此役云

咸豐五年湖北巡撫胡文忠促進兵攻武昌，翼公同攻漢口，而楊公出江屯沙口。寇不出戰，陸師不能

戰，水師空屯三日，遂引還。沙口在武昌下游三十里，還屯沌口，在武昌上游三十里。舟從武昌漢陽城下過，經寇壘下，無生全理。胡文忠由陸循漢入沌，令水師從之。楊公以爲憐，微笑曰：「丈夫行何所避，浮江下則泝江上耳！」公聞，憤然，即登舟張帆先行。寇先據舟中流，且懸砲城上，以爲我師必不敢掠而過。公既行，部下莫敢後之，楊公亦愕出不意，慮慮皆發，小船如鳧雁散，砲丸飛鳴，萬聲同發，我軍但冒進，不暇計生死。公所乘船，桅折船覆，公落水，起攬船底，橫漢江中流。楊公舟掠而過，未及下帆，瞬息已去。成發翔棹三板來，拯公還營。失四船，死者三百人。胡公親拜公，請百叩以謝，且曰：「水軍徒猛無益，宜大治陸軍，乃可爲也。」

略有異同，可參看。又「湘軍志」水師篇云：

咸豐……七年二月，國藩遭父喪，奏旨：「臣軍以水師爲大，楊載福所統十營彭玉麟所統八營，……請以署湖北提督楊載福爲總統，惠潮嘉道彭玉麟爲協理。詔從所請。十一年……詔玉麟爲安徽巡撫，……再辭，改水師提督，明日又詔曰：「彭玉麟有節制之任，武職不足責，統率，著候補兵部侍郎。載福避御名，改名岳斌；以母病再請假，詔促令到防。……同治……三年……四月……浙江巡撫左宗棠以岳斌爲未盡其用，且密陳其才堪督撫，癸巳詔岳斌督師江西，兼防皖南，未幾授陝甘總。岳

斌之貴先玉麟，及玉麟改提督，詔有統率之文。岳斌自悞非文官，常見於詞色。還江一奏事，被詔令由國藩轉上。當時論者皆以岳斌功高，勝玉麟遠甚，嘆息於文武積習。諸文人又自恥持常談，亦交訟岳斌，稱其才德。至是被顯命，督師專征，衆皆欣欣焉。

玉麟行狀云：

——改公水師提督，未幾又詔；帶領水師節制鎮將之任，改膺武職，不足統率，著以兵部侍郎候補。旋補右侍郎。時雖與楊公分將，而名位相壓，動多嫌忌。軍中重文輕武，勇將復猜侮文官。公自奉統率之命，調和倍難於協理時矣。然彭楊齊名，垂四十年，終始無間。論者多爲楊公屈，而不知公之苦心協和，爲尤不可及也。

閻運語氣抑揚處，姑不論，要見二人共事之不易。戰爭時有然，承平時恐益甚。

——民國二十五年

咸豐五年湘軍水師湖北沙口沌口之役，楊載福彭玉麟情事，前引王闡運「湘軍志」水師篇并所爲玉麟行狀暨翁樾所爲玉麟神道碑所敘。又按吳光耀「慈禧三大功德紀」卷一有云：

王闡運湘軍志，體裁宏簡，敘事平實，司馬子長後無兩之作，惟水師篇首楊載福彭玉麟交惡事，不

無曲筆。先是彭以五萬金設船山書院於東洲，聘王主講，以爲終老之地，以故不能無所偏也。杜少陵悲陳陶悲青坂，不能爲房瑄曲筆，韓退之順宗實錄，不能爲柳宗元曲筆，古人父子君臣朋友之間，自有相交中正之道，何必曲筆，反兩失之。楊學術弗逮彭，彭樸勇弗逮楊。兩人分領水師，同心戮力，以平大亂，要皆一時名將帥。彭偶有諱敗攘功之事，實未嘗有小人傾陷賢能之心，所以爲君子之過日月之食也。彭呼救，楊不應，宜有恨者彭耳。彭曰：「風急水溜，呼固宜不聞。」彭果有此語，是彭已自爲和解，楊何深仇積怨更不樂邪？安得言載福先已不樂玉麟？漢水南入江，西岸迫近漢陽縣城，東岸迫近漢陽碼頭。西東兩岸，人烟繁盛，築大隄以東漢水，故入江處廣不過十丈，不敵江水十一。寇陷武昌，三岸持角駐重兵，安得言載福之出也寇無備？言寇無備故載福幸而免砲邪？下文於玉麟之張帆先行也，又安得言寇先已密備？言先已密備故玉麟不得免砲邪？當玉麟呼載福，是兩船同時在一江中，何以載福往來自如，獨不懼砲？則載福勇玉麟怯之情見矣，非載福所處地易玉麟所處地難也。地逼窄難避砲，唯漢水入江處爲甚，安得言玉麟攻漢陽寇舟岸發砲不得近？江水中流最湍急，但可言寇船中流游弋，安得言檣舟傍中流？師行不戰則無砲，但駁何處無砲？由漢入渾迂避避砲，是了未經行陣之言，彭亦不應有此議。託諸衆議不如託諸或議，衆多而或少也。

況漢口兩岸逼窄，避砲更難，此全不識漢口地形之言也。與其出入漢水，不如當江中流上下，反得自在。玉麟以小船迂遠由沌入漢攻蔡店，蔡店在漢口上游六十里西岸，小於長江上游九十里之金口，非財賦要區，非嚴險重地，在所必爭。當時或以武漢寇嚴無處下手，乃圖小逞於蔡店，亦無聊之舉耳，不得誤認爲奇兵。桐城陳濟然爲光耀言，此事不直實在彭。楊彭約會戰，彭先發敗走，遇楊舟來呼救，楊以爲寇勝而驕懈，方當乘其驕懈奮擊之，鼓風縱流而前，慷慨應彭曰：「怕甚麼！」追寇至泥改未返，彭泊舟內湖，聞勝揜以爲功，先報帥府。楊武人質直，以是輕彭文儒使詐，怒不與言。胡林翼憂之，明年春特宴兩人太湖軍中，曰：「平寇賴湘軍，湘軍賴水師，水師賴公兩人，兩人不協，奈大局何！」幸艦進兩人，痛哭伏地拜不起。兩人慚謝，交驩如初。陳所言時地微異，情事較近。

光耀籍江夏（今武昌縣）所敘或於地理較稔，因錄之以備讀「湘軍志」水師篇者參閱。（閱運與玉麟蹤跡較親，或不免有稍私於玉麟處。水師篇成，曾寄玉麟商定也。惟主講衡州東洲書院，事在湘軍志成書以後矣。撰湘軍志之前，曾應玉麟之請，在衡修衡陽志。）胡林翼調和彭楊一節，與方宗誠「柏堂師友言行記」所云大致相類，惟言在太湖軍中則未詳，以其時未治軍太湖也。至韓退之柳子厚云云，論史不

一士師書

離俗見。

九〇

——民國二十六年

張之洞與彭玉麟

己酉（清宣統元年）八月，張之洞卒，易名之典，得文襄二字，論其武功特著也。按清會典臣諡字樣：「開地有德曰襄，甲冑有勞曰襄，因軍有文武大臣武功未成者不得擬用襄字之諡。張氏非以戰功顯，故文襄之諡十年）中法之役，張在兩廣總督任，選將籌餉，調度軍事，以有乙酉（十年）非小，雖未披堅執銳，而地位實爲統帥，襄字之諡，亦非無因。

羅獻修說以聯云：「勸學踵儀徵太傅，更有大焉，洵嶺嶠百世之師，愆後樂先憂，佛時諄屬爲文正。」「易名墟湘陰爵侯，夫何疑者？慨中外山一役，全仗紆纒決策，將略知非短武鄉。」自跋：「兩粵文教，肇於儀廣雅書院，拔知名士讀書其中，公餘親臨課授，情詞諄懇，雖父兄訓誨不才孔亟，當勉爲有用之學。培養得以天下爲己任如范文正其人者，即費百

猶郵題課獎。今既濫皆知實學，公之教澤遠也。師訓在耳，泰山其頽。噩耗至粵，士林震悼，設位時奠。朝旨晉贈太保，予諡文襄，或疑隨何無武。哀感之餘，濡筆以誌嚮往云。受業羅歐修。「張氏督湖廣最久，稱頌者多詳於在鄂之事業，此聯則專言督粵時事，上聯舉文教，下聯贊武功，而爲予諡同於左宗棠釋疑，蓋張在粵實有建樹也。左氏爲中興名帥，其戡定西陲，揚威萬里，尤爲並時諸勳臣所莫及，然所經猶不出國內戰事之範圍，雖素負對外作戰之志，而甲申之役，督師福建，未獲與法兵交鋒；張氏在粵主軍事，則有馮子材等之大捷，戰勝泰西強國之師，良足自豪焉。「抱冰堂弟子記」（託名弟子，實張自敘）有云：

在粵，因法船踞臺北，乃倡議奏請攻越南以救臺灣，爲國練救趙之計，招回黑旗劉永福爲我用，得旨俞允，乃議分三路攻之，岑襄勳漢軍攻臨洮府，劉唐攻宜光，粵軍攻文淵州山一路。助馮桂及劉永福唐景崧之餉銀軍械，並助臺灣餉；漢二百萬，桂二百萬，劉唐四十萬，臺灣四十萬。

法攻越邊急，桂軍數路皆敗潰，法兵入桂境，兩廣大震，廣西官吏將卒皆棄龍州，特奏派馮子材軍門總兵王孝祺兩軍援桂，馮王兩軍扼鎖兩關內之關前隘，苦戰兩晝夜，卒大破敵，繼克諒山。自中國與西洋交涉，數百年以來，未有如此大勝者。各國皆詣總署致賀。法人大懼，日發急電求和。法

總理茹兒斐禮即日黜退。七次電奏力爭，請少緩之，不得，竟由總署北洋與之劃界定議。

在粵創立廣雅書院，規模宏整，教廣東西兩省人士，以興實學。又修葺三大忠祠，於其地設廣雅書局，以刊經史有用之書。

蓋於在粵之武功文教，亦深自慙也。

張氏軍事上之所以奏功，尤得力於與彭玉麟和衷共濟。彭氏以兵部尙書督師廣東，時粵督爲張樹聲，以湘淮及主客之見未能盡泯，意見時欠融洽。之洞在山西巡撫任，癸未（光緒九年）十一月初六日與張佩綸（時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書有云：「振（按樹聲字振軒）雪（按玉麟字雪琴）不和，最關緊要，務須設法調和之。此事以屬清卿（按吳大澂字）當可，但須朝命責成之。」「粵之官紳不和，欽督（按前欽差與總督，玉麟樹聲也）不和，大是壞證。——宜請詔諭其和衷爲要，然後思所以調護之方耳。」又是月十二日與佩綸書有云：「聞內中遣雪帥率湘勇四營防瓊州，以法人揚言欲割瓊廣故，竊謂此舉似未盡善。振老既不甚健，粵省正賴雪帥維持，置之海外荒島，全局失勢，寥寥四營，亦復何濟？無益於瓊而有損於廣，奈何！奈何！總之，粵不難於得勁兵，而難於得大將，雪帥一到五羊，民心頓定，士氣頓雄，廣州市城儼若有長城之可恃，奈何難之海隅也！中國重臣，只此數人，若聞何處有急，即奔

命何處，是醫家所謂頭痛醫頭，兵家之大忌也。似宜仍令坐鎮省城，遣粵將以兵前往爲是，幸惟熟計，切切！（在省仍能調度瓊州，在瓊則省門有急，不能兼顧矣，付之何人乎？）若爲張彭不和，以此解之，大誤矣！」又甲申正月二十六日與佩綸書有云：「前傳言彭出示盡拒洋船，盡殲洋人，振老請朝命止之，頗怪雪老不應孟浪至是，嗣乃知其所阻者即將到粵時示稿，略言中法曲直，若法必內犯交兵，各國船貨傷損，須向法國索賠，中國不任其咎云云。此稿早經寓目，竊喜雪老甚中竅索，能爲中國預占地步，使他國不與協力，不意譯署竟力止之，示終未出。此示有何妨礙，愚懵殊不解也。此示尙不敢出，何論交鋒乎？就此看來，誠不如趁早罷兵，尙可省錢省事也！拙疏所謂如與人鬥，既欲擊之，又恐怒之，正謂此矣。」推重彭氏及以彭張不和爲慮，其情可見。清廷旋解樹聲督篆，命之洞代之。（先署後補。）

之洞既奉新命，先與書彭氏致意，其門人樊增祥所草也。稿云：

加官不拜，久騎湖上之驪；奉詔即行，誓窮海中之鱷。艱難時局，雙鑠是翁。恭惟某官嶺外長城，中朝柱石，獨開一府，羅枚馬於軍前，並用五材，走孫吳於帳下。遠聲壯略，實啓愚心。某來覲上京，權移南海，欲金湯之孔固，幸黃石之可師，一切機宜，專求裁斷。現擬某月日輕騎出都，乘輪渡海。遂公上下，警龍乘雲氣而遊；授我殺鈴，請虎帥國人以聽。先布胸臆，敬候起居。

詔令工切，甚爲得體。所云「加官不拜」「奉詔即行」，指其屢辭官職，而赴粵督師，則聞命即奮迅而往也。（癸未彭授兵部尚書，具疏以養病力辭，有「才既不足以當官，何敢復受官以滿職，病既不足以履任，何敢復虛職任以忝榮名」等語，繼且並請開除巡閱長江差使，俾得靜養。迨奉赴粵督師之命，奏言：「今廣東防務吃緊，時事艱難，朝廷宵旰憂勤，臣一息尚存，斷不敢因病推諉，遲即力疾遠征，以身報國，畢臣素志。前摺即蒙恩准開缺，並除長江差使，臣亦萬不敢辭此次廣東之行，以免另簡他員，往返遲延月日，致誤大局。」）彭氏老於軍事，閱歷素深，且威望極隆，輿論所歸，張抵任後，虛己禮下，推誠共事，統帥既和衷無間，諸將莫不用命，諒山之捷，基於是矣。後鄭業敷挽張詩（有序）云：

光緒癸未甲申間，法蘭西弄兵越南，數隨彭剛直公籌防粵東，因得以士相見禮謁公於節署。後公見毀爲彭公所具奏牘，頗蒙許與。公今騎箕天上，盛德大業，炫赫中外，時人類能言之，獨在粵有一事關係大局頗重，而世顧渺知之者，爲紀以詩，以備異日史氏采擇，惟筆力孱茶，未足導揚休美爲憾爾。

越裳我屬國，屏蔽西南偏。島夷肆憑陵，孽岬窺龍編。中朝赫斯怒，雄師出臨邊。典兵嗟匪才，（

潘琴軒中丞。）鎗鈴未精研，疆場頻失利，重關弛局鍵，坐令千里內，輜輔無人烟。（潘遇敵即退，兩日夜馳數百里，遁回南寧，敵蹙蹤而來，龍州鎮南關遂失守。）詭詞飛入告，贖罪偏裨焉。（潘並未臨陣，乃電奏苦戰受傷，馮子材王德榜兩軍，不聽調度，坐視不援，故致此敗。）失律有常刑，嚴旨降自天。（電旨：馮子材王德榜不聽調度，著即軍前正法。）桓桓馮與王，東髮事戎旃，百戰著勛績，卓爲當世賢。胡來三字獄，陷法難生全！公時泊本兵，（謂彭大司馬。）激昂意不平，抗論發捩盆，敷奏如湧泉，主將實怙怯，措施多顛顛，敗衄自乃致，部曲洵無愆，巧飾口如簧，其言豈其然？（公接電旨，即與彭公會商，謂前敵所恃惟馮王兩軍，今若此，大局不可問矣；遂合詞電奏，並非馮王不聽調度，實由潘撫調度乖方，且陳其欺飾狀，將前旨繳請收回。）天高能聽卑，德音幸復宣，重譴坐專闕，此外毋株連。（有旨褫潘職，馮王釋不問。）一時士氣伸，踴躍聲殷聞，銀矛鏖乃刃，凌厲勢無前。諒山途奇捷，威稜響埃堦。彼醜大奔北，蔽野拋戈鋌，匍匐泥淖中，但乞殘喘延。（西人戰敗，凡投械跪地者即不得殺，華兵不知此例，概行屠害，故法人此役死亡甚衆。）神武貴不殺，納款許自湔。（軍既大捷，而鮑春霆軍門大隊已由桂林南來，使合軍乘勝長驅而前，不獨越南失地可以盡復，即其西貢老巢，亦可一舉廓清，乃廷議許和，遽令罷兵，公與彭公

力爭之，不能得。）此日推馮王，論功莫與先，景風行慶賞，圭卣頒聯翩。嗚呼微兩公，（公與彭公。）讜直回坤乾，將使百粵地，禍至不踵旋，蒼黔困征繕，井邑淪腥羶！迺知不世人，濟變能達權，所規在遠大，民物歸陶甄。茲事誠絕偉，宜付清史傳。即今溯前塵，一瞥垂卅年，彭公說往矣，公復班飛仙，邊防且日棘，籌筆誰仔肩？徒令梁園客，臨風嘆逝川。

斯爲甲申之役中之史料，可資參考。（惟當時似未命即將馮王正法。乙酉正月據潘奏，論：「馮子材王德榜經潘鼎新飛催不至，可恨已極，著張之洞潘鼎新傳旨嚴催。倘再玩延，即照軍法從事！」鄭說殆即指此，蓋與「著即軍前正法」程度猶有緩急之不同也。潘王旋均革職，而王與馮等力戰奏捷焉。）庚寅（光緒十六年）三月，彭氏卒，張挽以聯云：「五年前瓊海同袍，艱危竟負重溟浪。」「二千里長江如鏡，掃盪難忘百戰人。」上聯言在粵共治軍事，贊馮而已亦在內。又詩云：「神州貫長江，其南際瓊海。江海幸息浪，砥柱今安在！持危望同心，事棘公不待。回憶越稜昏，炎方門戶殆。天降江神尊，氣吞海若倍。軍難終成睦，民恐頓忘綬。雪濤擁虎門，兩角高崔嵬。孤軍壁其外，免胄不披壇。共苦感士卒，任難服僚案。（虎門鏖爲廣州前敵，黃浦爲次敵，前粵督以淮軍守黃浦，以水師提督率粵軍守虎門，提督怨之，以致粵淮交惡。公於虎門外沙角大角二山築砲臺，自督湘軍守之，粵淮兩軍皆愧服，聽指揮

，無異詞矣。）我亦受危任，同臭若蘭茝。論奏出腐舊，謬謂謀可采。（凡防海規越計畫兵食及諫阻停毀撤兵諸事，余意皆與公合，摺奏電奏，不易一字。）王師入龍編，虜肉不足醢。籌虛勢已成，行成逞欺給。返旆三軍怯，撞斗老夫唉。天墜剛且直，鷲言宥不罪。兩年栖菴間，擇地斥夷墼。霧濛看駭鷲，浸淫中肩骸。爛爛紫石棧，疏髯蒼繞頰。扶掖始下床，英姿終不改。九州眼威風，所至絕姦賄。糜爛婦孺口，張皇及瑣鬼。畫梅徧人間，自吐冰霜齧。北歸未過衡，一面至今悔。（余移湖南，本擬自韶州度嶺，取道衡州，由湘入鄂，便視由海道，不得過衡州。）急難不尸位，此意空千載。抱澤入魂夢，孤憤結磊砢。鯨牙日鋒厲，箕尾失光彩。羣蒿豈任任，雨泣問真宰。尤詳著粵中共事之情狀。

關於彭氏與張樹聲意見不合事，彭與之洞遵旨會查樹聲被參各款，甲申八月覆奏有云：

原奏內稱：「……兵端已見，則畏懼不前，以前鋒委之彭玉麟。聞彭玉麟部兵三千，僅以千人委道員王之春出防瓊州，餘悉留省。張樹聲外和內忌，艱鉅則委之，事權則毫不假借，彭玉麟雖有智勇，亦無所施」一條。准該前督覆稱：「……法越兵端已開，樹聲兩次奏請出關，身當前敵，雖未奉俞旨，而是否畏懼不前，毋庸置辯。上年十二月初四日奉旨：『瓊州預備空虛，著派彭玉麟迅速前往，擇地駐紮等因，欽此。』當與將軍臣長善前撫臣裕寬會商，會以瓊在偏隅省爲根本，重臣未可

輕出，公同商派道員王之春毅字兩營赴瓊駐防，會同彭玉麟電總署，並會奉有案。其以千人防護，餘悉留省，並非樹壁主持」等語。彭玉麟去冬到防，與該前督籌議諸事，無不和衷商榷，間有議辦而不能隨行者，實以餉項支絀力不從心之故，謂其有心牽掣，殆不其然。至於身臨前敵，力肩艱鉅，乃統兵人員分內之事，亦彭玉麟應盡心力之事。彭玉麟以本兵奉命督辦粵防，軍中之事，豈不能自主？何至聽張樹壁之忌而委之？此理不待辯而自明也。……臣等竊維張樹壁……非議頓集，今經臣等詳考案牘，按覈實政，似其設施不宜有此。揆其致此之由，略有數端。……一由於該前督謂兵力不敷，扼要以近爲宜，主守黃埔，彭玉麟謂藩籬當固，禦敵以遠爲宜，主守虎門并沙角大角兩出，現在兩策並行，始分終合；持論偶不甚相同，屬僚遂妄生揣測，謂爲懷忌掣肘，由是民心將志，各存成見，吹求附會，浮言遂多。

雖專過境遷，爲之辨解，而當時兩人意見未盡水乳交融，猶約略可覩，以視之洞濠粵後，欽督之間，毫無隔閡，固有不同。

王闡運與彭氏書有云：「防海之勳，經畫之略，其可見者已具讀大疏矣。公當洋面首衝，爵祿不敢親伺，此非宿望偉烈不能幸致。孝達依倚，遂成砥柱。一言之洞仗彭而獲知兵之名也。而按之當時情事

，以之洞地位之重要，兩粵軍事全局，亦可謂之互相依倚耳。所謂「當洋面首衝」，即指之洞詩「任難」云云。又俞繼撰彭氏神道碑所敘云：

「入粵，審度形勝，以虎門爲第一重門戶，由虎門而進至常洲，爲省城第二重門戶，自此而進，左則漁山珠山，是爲北路，右則海心岡大黃滯，是爲南路。公無事駐大黃滯，有警駐虎門，省城官吏爲公治行館不居也，支帳爲棚，蔽以蕉葉，風雨沾濡，暑日蒸炙，與士卒共之。維時省中驩者以虎門遼闊難守，不如退守黃埔。公親往履行，見虎門以外即零丁洋，大海浩瀚無涯，而屈曲清流實止一線，無論帆船輪船，必循此一線而進，進則必經由沙角山下，公發健兒鑿穿山石以爲砲洞，兵隱其中，敵不得見。十年冬，民間爭傳夷人將以明年正月犯粵，公自駐山上，令晝夜不得有一舟入口。至除夕，有舟入焉，發砲擊之，帆桅俱斷，於是遐邇咸知所守實扼險要，狡敵廢謀，粵境安堵。

亦可同閱。七十衰翁，勇往如斯，所謂「烈士暮年，壯心未已」者已。（沙角一砲，蓋誤傷鹽務巡船。俞氏「與孫婦彭書」有云：「——甲申之冬，警報日至，言明年正月必犯廣東。令祖於除夕親駐大角，因疑似之間，開放一砲，誤傷鹽務巡船，方悔鹵莽，而乙酉正月寂無警信，後閱外國新聞紙，有一條

言，大角砲臺深得形勢，不可輕犯，乃知此一擊之誤，不爲無功，亦令祖與吾言之。此等事，宜細詢當日隨征將佐，務得其詳，傳示後世，勿使人言粵東之役，但以虛聲脅人，僥倖無事也。」可以參閱。惟此言大角，碑則言沙角，蓋撰碑時續經訪詢者。彭在大角沙角兩山均修有砲臺。」王闈運挽彭聯云：「詩酒自名家，更助業燭然，長增畫苑梨花價。」樓船欲橫海，嘆英雄老矣，忍說江南血戰功！」下聯道其心事，蓋晚年志在揚國威於海外，至前此長江水師之功績，雖爲一時所詭稱，究屬國內之戰爭也。

諒山之捷，彭張會銜詳陳馮子材暨王孝祺蘇元春王德榜等戰狀一疏，讀之令人神王，實爲我國對外戰爭光榮之史蹟。彭以大捷之後，正可乘勝而前，清廷遽從李鴻章「見好便收」之主張，罷兵議和，越南遂爲法人所有，當時與張氏向政府力爭無效，甚爲憤鬱。其乙酉三月二十八日請開兵部尚書缺之疏有云：

伏維古者大司馬之職，實司九伐，征討不庭，今茲——臣忝任斯職，既未能宣播天威，弭隱患於未作；復不能大伸撻伐，摧凶餒於已張。數戰紛紜，迄無成績。致使國家屈從和議，轉藉款局以爲緩邊禦侮之方，是臣不能稱其職矣。服官不職，理宜罷斥，縱聖思高厚，不即譴責，臣亦具有天良，觀顏尸位，豈不知恥？此所以听夕疚心，寢饋不安，病積益覺其難瘳，任重終不能辭攝。——臣謹

矣，無能爲也。伏懇聖明鑒臣愚悃，飭開臣兵部尙書質缺，俾仍領一軍，備防粵東，庶臣得循愚分，勉圖寸效，而際微之負疚，寤寐藉可稍寬，斯沈痼之餘生，調治或期漸起。

憤憤之意，流露於字裏行間。王闈運所撰彭氏墓志銘謂：「晚遭海氛，起防南越，自謂得其死所，乃復動見板纏，因積悲勞，加之瘴毒，重感末疾，遂以沈痼。——埋憂地下，鬱鬱千年。宜勸幽詞，以畢深恨。」張氏晚以大學士居政府，見朝政日非，不克匡救，亦以憤終。（臨終前有一讀白樂天以心感人人心歸句感賦一絕）云：「誠感人心心乃歸，君臣末世自乖離。豈知人感天方感，淚洒香山謾論詩！」）其友陳寶琛深致嘆惋。（見「陳寶琛」篇。）彭張二人，高位大年，（彭壽七十有五，張壽七十有三。）固可謂身名俱瘳者，而實均齎恨以沒也。

——民國廿五年

榮祿與袁世凱

甲午戰役之後，袁世凱以曾爲吳長慶僚佐，且在朝鮮嘗爲其國王練兵，欲以治軍自見，遂以調練軍事宜說督辦軍務處，李鴻藻榮祿輩爲所厭，因奏准以浙江溫處道督練新軍於小站，號曰新建陸軍，七千人，後卒藉是大顯。汲引而扶持之者，榮祿之力爲尤多，世凱之護事榮祿，實其得志之最大原因。民國初元，世凱在大總統任，沈祖憲吳閻生二人，爲編「容庵弟子記」，述其在清之事蹟，卷二題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奉派練兵小站云：

二十一年……四月……因督辦軍務王大臣保留，復由津入都。時軍機大臣爲翁相同蘇李相鴻藻榮祿，而李相尤激賞公，以公家世將才，嫻熟兵略，如令特練一軍，必能矯中國綠防各營之弊，祇於朝，榮相亦右其議，囑公於暇時擬統洋操各種辦法上之。公手繕數千言，其大旨則步軍操法以法德國爲主。……十月，醇王慶王會同軍機大臣奏請變通軍制，在天津新建陸軍，派員督練，摺：「查歐洲各國，專以兵事爲重，逐年整頓，精益求精，水師固其所長，陸軍亦稱驍勇。中國自

檢削平以後，相沿舊法，習氣漸深，百弊叢生，多難得力。現欲講求自強之道，固必首練重兵，而欲迅期兵力之強，尤必更革舊制。去歲冬月軍事方殷之際，曾請速練洋隊，蒙派胡燏棻會同洋員漢納根在津招募開辦；嗣以該洋員擬辦各節，事多窒礙，旋即中止，另由胡燏棻練定武軍十營，參用西法，步伐號令，均極整齊，雖未盡西國之長，實足爲前路之導。今胡燏棻派造津蘆鐵路，而定武一軍接統乏人。臣等公同商酌，查有軍務處差委浙江溫處道袁世凱，樸實勇敢，曉暢戎機，前駐朝鮮，甚有聲望；其所擬改練洋隊辦法及聘請洋員合同暨新建陸軍營制餉章，均屬周妥。相應請旨飭派袁世凱督練新建陸軍，假以事權，俾專責任。先就定武十營步隊三千人砲隊一千人馬隊二百五十人工程隊五百人爲根本，再加募步馬各隊，足七千人之數，即照該道所擬營制餉章編伍辦理，每月約支正餉銀七萬餘兩。至應用洋教習洋員，由臣等咨會德駐使選商聘訂。果能著有成效，尙擬逐漸擴充」等語，當日奉旨允准。……公部署一切，即日出都。定武軍本駐距津七十里之新農鎮，津沽間所稱爲小站者也。……

後來袁世凱暨北洋派之稱雄，基於此矣；微榮祿等，豈易得此好機會乎？（時翁同龢榮祿尙未入閣，不得稱相，李鴻藻自甲申罷協後，亦尙未再入，「容庵弟子記」非以當時之官稱之，惟書中言及他人

，則率按當時官秩相稱。又，軍機大臣其時爲恭王奕訢禮王世鐸及翁同龢李鴻藻剛毅等，榮祿在督辦軍務處，尙未入軍機也。薛王載灃時年尙稚，未用事，據言與慶王云云，疑亦有誤，容更考之。〕陳夔龍「夢蕉亭雜記」卷二有云：

甲午中日之役失敗後，軍務處王大臣鑒淮軍不足恃，改練新軍，項城袁君世凱以溫處道充新建陸軍督辦，該軍屯兵天津小站，於乙未冬成立。當奏減時，常熟不甚謂然，高陽主之。詎成立甫數月，津門官紳嘖有煩言，謂袁君辦事操切，嗜殺擅權，不受北洋大臣節制。高陽雖不護前，因係原保，不能自歧其說，乃諷同鄉胡侍御景桂，撻拾多款參奏，奉旨命榮文忠公祿馳往查辦。文忠時官兵尙，約余同行。甫抵天津，直督王文勤公文韶傳令淮練各軍排隊遠近，旌旄一色鮮明，頗有馬鳴風蕭氣象。在津查辦機器局某道參案畢，文忠馳往小站。該軍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肅精壯，專練德國操。馬隊五營，各按方辨色，較之淮練各營，盤壘一新。文忠默識之，謂余曰：「君觀新軍與舊軍比較何如？」余謂：「素不知兵，何能妄參末議，但觀表面，舊軍誠不免暮氣，新軍參用西法，生面獨開。」文忠曰：「君言是也。此人必須保全，以策後效。」迨參案查竣，即以擅殺營門外賣菜傭一條，已干嚴譴，其餘各條，亦有輕重出入。余擬奏稿，讀下部議。文忠謂：「

一經部議，至輕亦撤差。此軍甫經成立，難易生手，不如乞恩姑從寬議，仍嚴飭認真操練，以勵將來。」覆奏上，率旨俞允。時高陽已病，仍力疾入直；聞文忠摺，拂然不悅，退直後病遂增劇，嗣後遂不常入直，旋即告終，足見其惡之深矣。

榮祿對世凱護持之力，可以概見。（慶龍爲兵部司官，受榮祿知遇，後辟爲武衛軍幕僚，甚見親信，慶龍之得大用，亦多賴其汲引。）「容庵弟子記」卷二敘及小站被參事，謂：

二十二年三月，御史胡景桂論列小站兵事，有尅扣軍餉誅戮無辜之奏。公之御軍也，懲奮營營官領餉侵挪積壓之弊，於放餉獨爲認真，每月發餉，令餉局按名冊分包數千分，平色必準，屆時傳派營務官一二員，前往各營監視發給，兵丁直接領餉，百弊不生。胡景桂初未深究，據拾奏陳。政府派榮相到營察視，并查攷訓練有無進步。公囊篋相近，諳榮相閱操。校閱既畢，榮相大爲異，蓋未料成軍纔百餘日，而隊伍之精整，陣法之變化，竟擅曲端縱橫之奇也。回京之後，據實稱譽，遂蒙溫諭，德宗并擬恭奉孝欽后蒞津親自校閱。後公撫東，適胡景桂任山東臬司，公一見即與笑談前事，并開誠結納，悉泯猜嫌。胡景桂本道學名臣，見公宅心正大，蒞事精強，深爲引服。公猶薦才。後以藩司居憂病歿，公手製輓詞，以志哀悼。

此爲世凱方面所述之詞，亦可參閱。聞世凱撫魯，胡景桂甚不自安，世凱自白絕不以前嫌介意，且優遇之，堂屬相處頗善，蓋所以示大度，且畏清議斥其報復耳。史念祖之於趙爾巽，事亦近之。（爾巽由御史外放貴州石阡知府，念祖方爲貴州臬司，昔曾爲爾巽參劾，不念舊惡，且加優遇，爾巽因之獲開首府焉。後爾巽既貴，奏起念祖於廢籍以自佐，所以報之也。）

關於世凱之受知榮祿，王伯恭「地廬隨筆」云：

中日和約既定，恭親王一日問合肥曰：「吾聞此次兵燹，悉由袁世凱鼓盪而成，此言信否？」合肥對曰：「事已過去，請王爺不必追究，橫豎皆鴻章之過耳。」恭親王遂嘿然而罷。是時項城在京，雖有溫處道之實缺，萬無赴任之理，設從此墨誤，心實不甘。憶昔在吳武壯朝鮮軍中，以帥意不合，借題爲朝鮮練兵，因竊爲囑，此次師故智，正合時機，乃招致幕友，僞居嵩雲草堂，日夕譚撰兵書十二卷，以效法西洋爲主。書成，無術進獻，念當時朝貴中，惟相國榮祿，深結主知，旨聽計從，願素昧生平，無梯爲接，偵知八旗老輩有豫師者，最爲榮所信仰，又偵知豫公獨與閻相國敬銘相得，閻爲路閔生入室弟子，又申以婚姻，非路氏之言不足以動之，因念路氏子弟有在淮安服官者，家於淮安，而項城之妹夫張香谷，係漢仙中丞之子，亦家淮安，必與路氏相稔，遂託香谷以卑禮厚

幣請路辛甫北來，居其幕中爲上客。由辛甫以見閻文介，由文介以見豫師，由豫師以見榮文忠，層遞納交，果爲榮文忠所賞。項城遂執贖爲榮相之門生，而新建陸軍以成，駐於小站周剛敏盛波之舊壘。但項城初不知兵，一旦居督練之名，雖廣用教習，終慮軍心不服，於是訪求賦閒之老將，聘爲全軍翼長，庶可以鎮懾軍隊。適淮軍舊部姜桂題，以失守旅順軍職永不敘用者，正無處投效，聞小站新軍成立，徑謁軍門，項城見而大喜，遽以翼長畀之。桂題亦不知兵，惟資格尙深耳。項城更說榮相，以五大軍合編爲武衛全軍，以宋慶爲武衛左軍，以袁世凱爲武衛右軍，以聶士成爲武衛前軍，董福祥爲武衛後軍，其中軍則榮相自領之，兼總統武衛全軍。榮相樂其推戴，且可弋取統屬文武之名也，德項城甚，有相逢恨晚之感。復用項城之策，令諸軍各選四將，送總統差遣，比至，令此十六人者，各用一二品品服，乘馬在輿前引導。榮相顧盼自喜，以爲人生之榮，無過於此。吁，何異兒童之見哉！

「總廠隨筆」對世凱多貶詞，此處於世凱進身榮門暨練兵事，言之歷歷，然其中有一大誤。大學士閻敏銘光緒十四年戊子以病免，十八年壬辰卒於家，何能於甲午（二十年）戰役之後猶在人間，而爲世凱介見豫師乎？武衛五軍之名目，始於戊戌政變後，除中軍由榮祿另編外，餘四軍，世凱以所部用西法訓練

，自負非宋慶等部所及，慶等則自負百戰宿將，不特以徒壯觀瞻未經戰陣輕世凱，即對榮祿，亦輕其不嫻軍旅，未能傾心事之，獨世凱事榮祿最謹，其得撫魯督直，均榮祿之力爲多。榮祿雖眷最隆，而胸無城府，工策畫，富權謀，世凱對之猶心存畏憚；迨榮祿卒，慶王突勵以孤垣領袖當國，貪婪外無所知，世凱遂玩之於股掌之上矣。

——民國廿六年

袁世凱於光緒二十七年辛丑由魯撫擢直督，蓋得榮祿在樞垣主張之力，而世頗傳由於李鴻章遺摺保薦，如湯用彬『新談往』云：『和議將告成，合肥屢電請回鑾，並陳述外人善意。兩宮信其忠誠，遂啓鑾。至鄭州，合肥薨耗至。孝欽攜德宗登行宮後樓，北向而泣。越日啓鑾至開封，止不進。合肥遺摺至，力保袁世凱才略堪任鉅鉅，請以繼任直督，並請速回鑾，以慰中外之望。詔並從之。』此說頗流行，且有謂鴻章遺摺原稿係保周馥，幕僚楊士驥輩善袁，爲私易袁名者，而證之所遞遺摺，其全文云：

奏爲臣病垂危，自知不起，口占遺疏，仰求聖鑒事。竊臣體氣素健，向能耐勞，服官四十餘年，未嘗因病請假。前在馬關受傷，流血過久，遂成眩暈。去夏冒暑北上，復患泄瀉，元氣大傷。入都後，又以事機不順，朝夕焦思，往往徹夜不眠，胃納日減，觸發舊疾，時作時止。迭蒙聖慈垂詢，特

賞假期，慰諭周詳，感激零涕。和約幸得竣事，俄約仍無定期，上貽宵旰之憂，是臣未終心事，每
一念及，憂灼五中。本月十九夜忽咯血盈餘，數日之間，遂至沈篤，羣醫束手，知難久延。臨口占
遺疏授臣子經述恭校寫成，固封以俟。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時局艱危，不敢自稱衰病
，惟冀稍延餘息，重覩中興。賁志以終，殞身難瞑。現值京師初復，鑾輅未歸，和議新成，東事尙
棘，根本至計，處處可虞。竊念多難興邦，殷憂啓聖，伏願迭次諭旨，舉行新政，力圖自強，慶親
王等皆臣久經共事之人，此次復同更患難，定能一心協力，翼贊訐謨，臣在九原，庶無遺憾。至臣
子孫，皆受國厚恩，惟有勗其守身贖膏，勉圖報効。屬績在即，瞻望無時，長辭聖明，無任依戀之
至。謹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內容若是，並無保薦何人繼任等語，外傳種種，實不足信。世凱雖資格尙淺，而以戊戌告變，廉譽已隆
，拳亂保障地方，聲譽亦著，兼有榮祿爲奧援，其擢督畿輔，固不必有鴻章遺摺之保薦也。（或謂外人
方面之推重，亦爲一重要原因。）竊雖久爲鴻章所重，其時官值直隸布政使，祇能循例護理，若云遺摺
保其越次超擢，尤於事理爲遠矣。九月二十六日后帝由鞏縣抵汜水，接鴻章電奏，謂：「臣病十分危篤
，……現已電令藩司周馥來京交代一切矣。」亦就其藩司職分而言耳。（二十七日帝抵滎陽，樞廷接

復電稟鴻章出缺，即奉旨以世凱著直督，未到任前復暫護，張人駿補參撫。十月初二日后帝由中牟抵開封駐蹕，翌日始接到復代遞鴻章遺摺。）

——民國廿三年

瞿鴻禨與張百熙

陳夔龍『夢蕉亭雜記』卷二云：

長沙張文達公百熙，善化瞿文慎公鴻禨，——同歲舉於鄉，先後入翰苑，均爲高陽李文正公高弟。文正每與長白榮文忠公祿談讌，極稱許兩君不置。——庚辛之際，兩公駐蹕西安，樞臣端邸載漪剛相殺趙尙書舒翹啓尙書秀，因庇拳獲嚴譴，樞府乏人，文忠密薦於朝，特旨令迅速來陝，預備見召。時文達任廣東學政，文慎任江蘇學政，相約交卸後會於漢口，聯轡入秦。文達先到，諗知文慎蒞鄂需時，爰紆道回湘省墓。詎文慎到漢，接秦中友人密函，星馳而去。文達由湘返漢，乃知文慎已著先鞭，竟不稍候，有孤前約，意願不懌。迨赴行在，定興鹿文端公傳霖已先入政府，（亦文忠所保。）祇須再簡一人充數，兩宮無可所否，轉詢文忠，擇一委任。文忠密奏：聖駕計日回鑾，舉行新政，可否令張百熙瞿鴻禨各抒所見，繕具節略，恭呈御覽，再求特旨派出一員，較爲得力。上頗然之。奉諭後，文達力論舊政如何腐敗，新政如何切用，並舉歐西各國治亂強弱之故，言之歷歷，

何止萬言。文愷不逞辭華，但求簡要，略陳興利除弊四端。兩宮閱竟，謂文忠曰：『張百熙所言，劍拔弩張，連篇累牘，我看去不大明晰，還是瞿鴻禨所說切中利弊，平易近情，不如用他較妥。』

文愷遂入直軍機……。

按瞿鴻禨之成進士，入詞林，早於張百熙一科，庚子之歲，瞿方以禮部右侍郎督蘇學，張則以內閣學士督粵學。迨瞿升左都御史，張乃補禮待，瞿升工部尚書，張又補總憲，兩人資序，雁行相次如此，雖樞臣簡臬，不必盡循階資，而瞿既班在張上，當時選用樞臣，以地位論，機會自屬較優，其得入直軍機，亦自無足異耳。庚子各省學政報滿，未及簡放新任。瞿在蘇聞兩宮西行之訊，即專摺馳問。嗣因頭風自類頂至腦後苦作掣痛，病體難支，再奏請先行交卸，給假兩月回籍就醫。奉旨准假後，於十月間移交關防，十一月初二日抵長沙，十二月初八日啓程赴西安。見「長沙瞿氏家乘」卷五「止齋年譜」附錄。是瞿實迂道回湘也。瞿自蘇西行，張自粵北行而後西，自以瞿之行程爲尤便，所謂蒞鄂需時云云，蓋有未諦。至應詔陳言一事，乃緣辛丑三月初三日之通諭，中外大臣皆有條奏。瞿以是月二十三日遞摺，所陳確係四條，主張擇要以圖，行之以漸，大略謂：

——今日情勢，譬如大病之後，元氣盡傷，不獨攻伐之劑不可妄施，亦豈能驟投峻補。若欲百廢俱

興，一時並舉，不惟無此財力，正恐紛更罔濟。——

一曰整飭吏治。……請飭下各省督撫，慎委州縣，必以盡心民事興利安良爲考成。至命盜案處分，則應從寬。

一曰造就人才。……學堂創辦之始，除京師原有大學堂外，但於各省會立一時務學堂，……期以十年，各省府廳州縣次第自興學堂矣。

一曰變通軍制。……請各省建一練兵學堂，……學成之後，使分充隊長，轉相教習，推廣多營，就中擇尤委爲管帶，即以督撫統之。

一曰開濬財源。……一切搜括病民之政，斷不可行。除加抽進口洋稅及改定鎊價二端，爲出入大宗要款，應由全權大臣與各國公使商議，期於必行外，其餘別無開源之法，計惟有求之於地，猶可資以裕民。……又見在鑄造銀元，已有數省，惟湖北廣東兩省爲精，擬請飭下戶部，將機器提至京師，仿照湖北廣東辦法，由部鑄造精式大小龍圓，頒發各省，一律通行。

又，鹿傳霖於庚子閏八月初二日即率旨入軍機，時尚未召繼張，榮祿亦尙在保定，未至行在也。（

是月十三日始諭令榮祿前來行在，入直辦事。）繼於辛丑正月十五日抵西安，（四月初九日率旨在軍機

大臣上學習行走。）鹿已爲軍機大臣數月矣。

——民國廿四年

墨鴻機張百熙，生同里閩，訂交最早，同治九年庚午同領鄉薦，相繼成進士，入詞林，（墨辛未，張甲戌。）其後同官尙書，墨且直樞廷，曾揆席，均以名臣見稱。近獲見其往來手札。已亥（光緒二十五年）張致墨書云：

子致老前輩同年大人節下：別三稔矣，積想成癡，如何可言！百熙不肖，以聞於知人，幾獲大戾，爲師友辱，然區區愚忱，迫於救時，切於報國，至不顧利害而汲汲爲之，其不顛覆以至今日者，蓋亦天幸而已。方咨送某某時，嘗鑒明的中采取等語，（意謂考試之事，究屬以言取人，且時務一途，本宜節取。）雖亦覺其危言讜論，不無偏激，而通曉時事，似有過人之才，不謂包藏禍心，陷于悖逆，至於如是，是則愚蒙無識所未及深察隱微者矣。往者論列時流，將以某名並舉，經我老前輩指示，乃遂去之，以近於不孝而黜之於剡章，豈有覺其不忠而反登諸薦牘？平居讀史，嘗竊議胡文定理學大儒，何以輕信人言，謬舉秦檜，（殆亦迫於救時之過耳。）乃自蹈其失，而又加甚焉，從此不敢輕議古人，妄評當代。鄙意於某某初非有黨同之見，特以自信太過，其弊一至於此，此則非惟寡識，亦坐不學之過矣。仰荷東朝天覆之恩，不從吏議，且未久即蒙開復，不知何以爲報。每一

念及，輒汗涔涔下。老前輩加偉視，而百熙乃躬冒不韙若此，其何以對知己，但有引咎自責而已。屢欲函訊起居，匆匆未果，即乘輅之喜，卿貳之榮，亦闕然未有以賀也。非無典籤，但可以酬桓泛，如公篤誼，反致闕疏。去秋已來，則以獲咎抱慙，臨池輒輟，恃老前輩有以諒之耳。時局日益阡危，德人之於膠州，俄人之於旅大，英人之於九龍，法人之於廣灣，瓜華之見端，（仲華相國會以此面奏東朝，故敢及此。）西人所謂勢力圍也。勢力之圍所在，他國不得沮害。（按「圍」原筆誤爲「權」。）如英人公向譯署官，長江一帶，不得割與他國，蓋認爲其權力之所到也。切膚之痛至此，或猶以爲不過割我海疆邊境而已，豈非夢夢哉？詩曰：我生不辰，逢天重怒。又曰：載胥及溺，其何能淑？兩宮憂勞宵旰，爲人臣者顧莫展一籌，詩人可作，應亦不料世難之至於斯極也。呂氏曰：燕雀爭善處於一室之下，子母相哺，自以爲安矣，至於突決火焚，顏色不變，乃不知禍之將及已也。又曰：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意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今外夷之禍烈，豈惟一招一生而已，而猶以爲禍不及已，自同燕雀，豈不痛哉？一人一身之出處，一家一室之禍福，殆不足言，特爲老前輩放言世變如此，知必爲之同聲一歎也。此間試事極難措手。次遠前輩語熙曰：三年辛苦，竟無補益。初以爲其言之謙也，今乃知其信然，且不惟無補而已，至聲名性命名皆可

不保，甚矣其難也。頃試惠州，舟次嘗此，以達拳拳，敬叩春祺。年晚張百熙頓首。己亥除夕前二日。

附詩贊跋云：

要使天驕識鳳麟，（東坡送子由使契丹詩句。）讀公詩句氣無倫。豈期變法紛朝政，差免書名到黨人。修怨古聞章相國，推恩今見宋宣仁。（百熙以主事康有爲講求時務，所識通雅之士多稱道其才者，因以其名咨送特科，當聲明「獨除忌諱，酌中采取」等語。既念與主事素不相識，其心術純正與否不可知，復據實陳明，並將該員業蒙欽派差使，可否免其考試，請旨辦理。又片陳，中國自強，在政不在教，在講求政事之實際，不在比附教派之主名，請明降諭旨，嚴禁用孔子紀元及七日休沐等名目，以維持名教而免爲從西之導等語。均仰遵留覽。及康難作，而被罪者衆，百熙獨叨特恩鑄職留任，以視東坡之遭遇宣仁，有過之無不及也。）過齋舉揭明何在，削履真慙舊侍臣。

題東坡居士居儋錄詩三首之一，錄奉教訓，小注皆事實，藉以明使才之誤。榮相語鹿滋軒前輩，謂某樞府誤記。（謂係仲老，必不然也。）剛相謂：「不有片陳之件亦如張香濤不理會矣。」（面語熙者）熙謂：「咨送與奏保，同一謬妄，處分實屬應得。」剛云：「東朝初頗生氣，謂：」

張某邊人，何亦如此！」樞庭當奏：「張某此片，不是保他，因會者送考試，恐其心術不可靠，故爾聲明如此。」東朝意亦釋然，此所以不久即開復也。」附片明言咨送考試，何以言保送使才？此摺係八月初十日到京，何以延至二十五日始行交議？公記會東樞之摺否，可以悟矣。然東朝天覆之恩，聞者無不感激，況身受者乎？惟有愧汗而已！百熙附識。

戊戌政變，張以曾薦康有為獲咎，觀此，可知世傳以便才論薦之爲誤會，即薦應經濟特科之試，亦咨送而非奏保也。張氏幸免嚴譴，猶有餘怖，故以「包藏禍心，陷於悖逆」謂康，而以未覺其不忠誤登薦牘自謂，且別引一以近於不孝既知遠不論舊之人，與康對舉，明非有心，其時情態如此，蓋處境使然耳。書之後幅，暢論時局岌危之狀，憂國之懷若揭，玩其詞意，固仍以德宗之變法圖強爲是也。時張以內閣學士督學廣東，繼以禮部侍郎督學江蘇。次適爲惲彥彬（辛未傳臚）字，爲張廣東學政之前任。仲老謂應壽恒（字仲山）。張之洞會贊行新政，政變並未追究，故剛毅以爲言。己亥剛毅奉命往廣東籌餉，與百熙相晤而面詰之。（百熙以南書房行走直內廷，故孝欽謂之「裏邊人」。）又庚子致墨書云：

芷玖老前輩同年大人節下：前奉手教，備極愛注，冗於塵俗，裁答稽遲，歉甚歉甚。比得電傳，悉龍命欽承，榮除都憲，抒棄懷於啓沃，用宏濟乎艱難，隆棟之膺，計在指顧，不惟同曹稱慶，抑

湘中人士所引領以祝之者也。百熙承乏權南，愆無稱報，渥荷聖慈，忝晉容臺，高厚難酬，益滋悚懼。先是因啜離桑梓，多歷年所，擬此次報滿時，乞假一月，歸省先塋，自聯兵北犯，乘輿西狩，天下多故，大局防危，暫假一節，未便陳請。現在試事告畢，考優亦已舉辦，俟新任抵粵，即行交卸，馳赴行都。尊處離西安較近，受代必當較早，天寒歲暮，迢遞關河，驛程辛瘁，不堪預計，但冀大局速定，長途無梗，斯爲大幸耳。肅復，恭叩大喜，敬請台安。年晚生張百熙頓首。九月二十一日。

此書由廣州發，十月初四日到江陰學署。陳夔龍「夢蕉亭雜記」卷二，謂張羅相約交卸後會於漢口，聯轡入秦，羅氏爽約先抵西安云云，前經辨其非確，今復見此書，亦足旁證相約同赴西安之說之難信，蓋此書到時，羅正準備交卸歸籍，書中備言「尊處離西安較近，受代必當較早」云云，毫無相約「聯轡入秦」之語氣也。又辛丑羅致張書：

潛齋長兄同年大人閣下：別後不勝懷想，定復同之。冬卿大喜，爲之慶忭。然外部一席，實宜讓於後契，不才兩次聽公自代，卒未如願，實亦弟之不幸也。舉劾大疏，聲震天下。慈聖謂：「如此認真，甚屬難得。」深爲褒許。修工辦法，極爲樞實，積弊自可一清。諸事都順手否？兩得來電，使

節一件，略相不以爲然，或即從緩。此間一切照常，籌款則尙無端倪，何以爲計？俄約消息如何，便中示及是荷。手布，敬請台安，并賀除喜，不一一。弟止齋頓首。七月盡。

曩由禮部侍郎遞升左都御史工部尙書，復轉外務部尙書，所遺之缺，歷由張氏任之。外務部爲新設之部，班在舊有各部之上，責任較重，瞿膺斯命，薦張自代而未獲允。所謂舉劾大疏，指張任總憲舉劾言官而言。所謂修工，指承修鐵路工程而言，張以此差先由行在入都，共事者爲陳夔龍等。陳氏於「夢蕉亭雜記」卷二自敘承修此項工程經過云：

——適奉旨定期十月還宮。維時京城殘破不堪，急須修理。全權大臣先期電奏，請派大員承修鐵路工程。行在樞府擬定長沙張尙書百熙長白桂侍郎春，奏請派充。慈聖笑謂：『此次工程，須由在京大員中揀派，情形熟悉，較爲得力。我意中已有兩人，一兵部侍郎景澧，一順天府尹陳夔龍，不如一並派充，四人合辦。』樞臣承旨後，即刻電京遵照。桂侍郎前在莊王府任差，有庇奉嫌疑，不果前來，張尙書一時不能趕到，先由余與景侍郎召匠選料，趕速開工。初次入東華門，蓬蒿滿地，彌望無際，午門天安門太廟社稷壇等處，爲砲彈傷燬，中砲處所，密如蜂窠，想見上年攻取之烈，不寒而慄，拔荆斬棘，無費經營，此外如天壇先農壇地壇日月壇暨乘輿回時經過廟宇，大半均被焚

燬，急須修理，工程活大，估計實需工款約百萬兩，而堂子全部擇地移建，與正陽門城樓之鉅工，尚不在內。景侍郎狃於從前習慣，凡工程估定價目後，堂司各員例取三成節省經費，按照前例，借工務餘潤以償奉亂損失。余不以爲然，謂：『此次奉禍之烈，爲二百年所未有，九廟震動，民力艱難，此項工程不得以常例論，應核實一律到工，即所派員司，一律自備夫馬，潔身任事，將來大工告竣，准給優保，以酬其勞。』侍郎意不懌，謂余有意與彼作梗，適張尙書到京，頗以余所論爲是，侍郎無如何，始允會同入奏立案。余等分期率同員司，督理工作，歷經三月，工程大致完竣，當即電知行在。……赴漕督任。臨年壬寅，接張尙書等函，知堂子業已興建訖。余復於漕督任內捐廉一萬兩，倡修正陽門城樓，各省均提公款助修，計一年餘始行工竣。承修蹕路工程之案，乃告一結束。特備書以誌來者。

所述情事，可備考，因綴錄之。

張氏一生宦歷，以充管學大臣時最爲有聲有色，爲中國教育史上有名人物，而事屬經始，頗感困難，有疑謗交乘之勢。茲更摘錄其致密書關於辦學者如左：

所難者，則學堂也。（從前京師議論，皆以學堂爲無父無君之地，今猶是見解，猶是議論也。

昨與變臣相國言及，同爲太息久之。）容詣略相及公處詳言之。

昨日法使館一晤，未克絮談。前函言學堂爲難一節，擬不向略公道及。若因其難而不爲，既無以對朝廷，亦無以對我公與略相也。勉竭小才，至開辦後再行陳說，彼時必望公體諒此心耳。現在奧編教及榮提調勳（略公至親，極好，極明達）相提調英已於初三日前赴日本考察學務，譯書編圖兩局亦已開辦。潛手定編書大綱，一曰定宗旨。宗旨者，羣矢之的也，人人向此的而致力焉，雖不中不遠矣。宗旨烏乎定？必擇其可以正人心端趨向絕無流弊者，建一名號以爲標識，則莫如愛國。國家教忠孝，勵廉節，無非欲養成此愛國之民，使人人各全其忠孝廉節之美德也。此次編書，當光揚明此義。二曰定煩瑣。略言：既定此愛國之宗旨，則凡關涉政治，於國家有利無害者，精爲甄綜，一切煩瑣之箋疏，支離之臆說，概從刪蕪，則成書精而誦誦易，必不使學者疲日力於無用也。三曰通古今。略言：今日之所急，當以究心教養之原與夫通考歷朝禮樂兵刑之制能見諸施行者爲要務，若第博考其異同沿革之迹，仍不能謂之有用也，故必以知今爲主，而證以既往之陳迹，以定其損益，使人人讀書時之精神皆貫注於政治之中。四曰求貫通。略謂：今所編纂諸書，非一人可辦，總期於歷史諸子中可以變通互證者特加之意，則學者誦習時可收貫通之效等語。未知公謂然否。駁籍

極博，浩如烟海，非有一定之宗旨，主一之精神，以範圍之，貫注之，隨意抉擇，即成巨帙，何所裨補於時事耶？知公亦必以爲然也。改建學堂一層，刻已於瓦廠地方，擇定一區，月內可以繕券。將來即請將從前大學堂（已殘破不堪，由大學撥款修理）改作宗室八旗中學堂，而大學堂之速成料即借中學堂地先行開辦。俟明年城外大學堂有成，再行挪移。日內已將宗覺羅各學校接收。左右兩翼兩學尙有學舍，覺羅學則久已荒蕪矣。中學堂大概情形，月內或可具奏，惟經費一項，除常年左右翼及八旗應領戶部款項五萬二千金外，尙不敷銀五六萬兩。大學堂常年經費，已自拮据，萬不能兼顧中學堂，（必令兼顧中學堂經費，則並大學堂亦不能辦。）勢不能不另請的款。此則必須仰賴大力主持者矣。翰林院編書應用書籍，已由上海購來四百一十二種，日內即擬咨送。謹附及。

鞠尊前日來述一節，潛與此公並無嫌隙，或聞外間訛言傳述，遂爾率陳，然亦可怪詫矣。好在學堂章程，已經奏定，海內周知，並無詭異之說，即香帥所奏辦法，除武學堂外，其所定學科，與潛所奏章程，十同八九，可見公理相同，不能特別以示歧異也。現今大學堂辦法，何以即有大禍，略圖何不面詰之？實有意外之流弊，亦不妨改良也。此事非與略圖當面一言不可。流言之來無端，恐有處心積慮以排我而因以害及學堂者。一二日當奉詣一談。

湖北所奏章程，無非欲專攬教育之務，然省學堂卒業僅令外洋游歷一年，不令升入京師大學，雖欲自爲風氣，而學生僅得舉人，不能得進士，恐學生亦未必願意也。中學堂習外國語文三年，而高等學堂無之，未免疏漏。各國語文，僅習三年，未合也。（奉硃批譏謔，其以此乎。）公於學堂有大功，略相能從公言以保學堂，是亦有大功者，而下走乃以不足輕重之身，致負疑謗，以致負我兩公，可愧甚矣。行當投劾以去，以避賢路，他日公幸毋固留，以重其罪也。

所述編書大綱，可略見其教育宗旨。京師大學堂舊址，今北京大學猶沿用之，而當時張氏另有在城外建校之計畫也。略園爲榮祿（字仲華）別號，時以大學士爲樞臣領袖。變臣爲孫家鼐字，時以大學士同任學務。鞠尊爲江蘇候補道朱恩紱字，長沙人，時在京以鄉誼往來譽張間。當時學堂（稱學堂不稱學校者，以科舉制度下之府州縣學通稱學校，故稱學堂以別之）畢業生獎勵出身辦法，中學堂獎拔優歲貢，高等學堂（各省省會設之，程度介於大學中學之間）獎舉人，大學堂獎進士。湖北所奏章程，不符通制，高等學堂畢業，不令升入大學，獎勵出身，以舉人爲止，故張氏言「恐學生亦未必願意」。又：

學務事日前與華翁深談，意見頗合，似以緩設學部爲宜。此時照香帥所定學務處章程，分科辦

理，（此即與學部無異。）不立學部之名，而居其實，必於學界有所裨補。俟一年之後，各省學堂普立，再就學務處已擴之規模改作學部，不至頭緒棼如。務乞力爲主持，學界幸甚！（乞與徐鐵兩公商之，好處甚多，願加詳審。）

學部非設不可，而茲事體大，下走實不敢承。公之意固公而非私，然自揣無此學識，以公一人之意爭之，不得固失言，得而不能勝任，使我公有舉不得人之悔，而議之者並公而咎之，何如慎之於始也？公謂何如？下走於學務，於京師各館，尙無不可對人之處，及此而卸肩，何快如之？若既爲人所輕而忌之，不去必不討好，且將並其前所辦者亦以爲罪。（開學不久，即兩人同辦，實亦不能罪及一人，然事未可知也。）非公愛我，誰可與言及此者？幸乘其自任而贊成之，俾潛得以引身而退，公之賜也！

頃有人言，將以鐵徐兩公領戶部，然則榮與潛必學部矣。（本不願久於戶部，故前有調回吏部之請，今不可得矣。）二三年來，頗有退志，所以遲遲者，始則以東朝萬壽，不能不一隨班，嗣以學務羈身，難於擺脫，後復以東方事變，萬無可冒歸之理。今東事粗定，但能開去學務，無論身居何部，冀可漸得自由。果如所聞，則衰病之軀，何能勝此重寄？（竊嘗事之意，未必以此爲重要也）

。況有匿名書一事在心，更何能有所施爲耶？憂來無端，聊爲知己發之，知公亦不能爲潛計矣！此三書爲主張緩設學部及力陳不願任學部尙書者。初擬即照張之洞所定學務處章程辦理，暫不設部，繼以設部將成事實，深恐即以學部尙書相弁，駭得擺脫，蓋疑謗所集，不得不謀退步耳。華翁謂同管學務之榮慶（字華卿），所云「幸乘其自任而贊成之」，似亦即指彼。徐鐵兩公，指徐世昌鐵良，丙午修改官制，二人均參與其事。至「鐵徐兩公領戶部」「榮與潛必學部」之說，似以爲各部仍設滿漢兩尙書，而已與榮慶將同授學部尙書，（榮慶蒙古人，例補滿缺。）勢難挽回矣。新官制公布，各部均僅設尙書一人，榮慶授學部尙書，張授郵傳部尙書，鐵良授陸軍部尙書，徐授民政部尙書。（戶部改度支部，溥頤授尙書。）「東方事變」指日俄戰事，擾及東陸。瞿致張書有云：

公於學務有益，學務於公亦相宜。吾兩人苦心熱血，一旦皆付之東流，夫復何說！……公隨人仰屋持籌，無往而非難境，可想而知，如能乞外，最爲上策，容日再傾吐言之。連日胸中惡劣，了無佳況，奈何，奈何！

此蓋張氏以環境之困難，勢須擺脫辦學職務，而瞿氏深致其慨惋也。張另有一書致瞿，有「或銓或外，否則惟有引退耳」之語，言或吏部或乞外，此書所云「如能乞外，最爲上策」，似即對此而言。

與張往來手札，屢免之君（子致相國之剛）藏弄頗富，近得就觀，遂錄如右。

——民國廿六年

陸徵祥與許景澄

陸徵祥早任壇坫，中陟中樞，晚作畸人，洵近世名人之自成一格者。以受知於許景澄，獲其栽培，而景澄又舍生效忠，節概凜然，故徵祥服膺甚至，欽慕無已，其事足傳也。昨承沈君怡君由上海以徵祥在歐印行之紀念品見寄，書謂：「去歲游英，曾獲有印刷品一種，係陸子與先生在歐印行以紀念許文肅公者，吉光片羽，亦頗可珍，爰置之行篋，攜歸故國。茲因素喜讀尊著隨筆，知蒐集史料，不厭其多，用敢奉上，聊作芹獻。」雅誼甚可念。此印刷品印有景澄遺像，暨陸潤庠聯云：「事君以忠，能臨大節。」與人為善，賴有真傳。」（上款：「許文肅公遺像，為子與陸君題。」下款：「年侍生陸潤庠撰句並書。」）並有景澄致徵祥手書墨蹟數行。正文為「追念許文肅公」，詞云：

嗚呼吾師！自庚子七月初四日吾師捐軀就義，至今已足足三十年矣。回溯在俄時，勉祥學習外交禮儀，聯絡外交團員，講求公法，研究條約，冀成一正途之外交官。祥雖不才，抱持此志，始終不渝。吾師在大之靈，想鑒之也。己亥春，祥與培德結婚。吾師笑謂祥曰：「汝醉心歐化，致娶西室主

中饋，異日不幸而無子女，盍寄身修院，完成一到家之歐化乎？」爾時年少未有遠識，未曾措意。丙寅春室人去世，祥以孑然一身，託上主庇佑，居然得入本篤會，講學論道，以副吾師之期望，益感吾師培植之深厚，而爲祥布置之周且遠也。嗚呼！生我者父母，助我者吾妻，教育以裁成我者吾師也。今先後俱登天國，而祥獨存，豈不悲哉？雖然，祥以衰朽多病之體，自入院後，除朝夕誦經外，於拉丁文道德學哲學神學以及新舊聖書等，無不竭吾智能，以略探其精微。歷時非爲不多，用力非爲不勤，數年以來，不唯無病，且日益強健，此上主之賜。九泉之下，吾師聞之，當亦爲之快慰。祥惟有永遵主命，日頌主名，以終吾年耳。本篤會修士門人陸徵祥謹述。夏歷己巳七月初四日。

其詞並印有英法文者，茲錄英文如左：

PAX.

TO MY DEAR AND REVERED MASTER SHU

It is to this eminent and deeply regretted Master that I owe my first training in diplomacy and my whole career therein, of which he had foretold the different stages.

In his fatherly solicitude for me, he also foresaw my future retirement into the seclusion of the monastery and the peace of the cloister.

To his sacred memory, I dedicate my profound and eternal gratitude, in remembrance of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He was condemned and decapitated on July 20th 1900 a victim of false accusations, but his complete innocence was vindicated and all honours restored to him posthumously by an Imperial Decree of February 13th 1901.

Oh God. Thou hast taken from me my Parents, my Master, my Wife.

Thy will be done.

Blessed be Thy Name for ever.

U.I.O.G.D.

His old devoted pupil:

D. Pierre Celestin Lou Tseng Tsiang O.S.B.

Benedictine monk of St. Andrew's Abbey.

July 29th 1900—July 29th 1930.

又有一紙云：

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二日追思已亡瞻禮。祥伏讀北平公教青年會季刊讀背運動專號，內有補白一則，題曰「回首三十年前事」，茲特恭錄於後：「庚子之亂，迄今已三十年矣，回顧往事，有足述者。有致命榮冠之父，然後有主教品位之子，近故第一位羅馬祝聖區籍主教趙公是也。有殉難犧牲之師，然後有棄俗精修之徒，此事之明證，可舉陸子興先生為例。前者世所週知，後者人所罕聞，故捨前者而述關於後者之故事云。許文肅公，陸子興先生所師事者也，爲清末著名之大外交家。庚子亂作，因諍諫而賜死，實即殉難之犧牲者。許公會使諸國，亦明曉公教事。查許文肅公日記：甲申十一月初九日即一八八四年申刻抵羅馬住店，是日爲西曆十二月二十五日，相傳爲耶穌誕日，店中懸燈召客。初十日游花園兩處及大禮拜堂，規制宏麗，極天下巨觀。十一日游禮拜堂三處，其一旁楹下有穴，石槨在焉。其一堂小，相傳爲耶穌受刑臥院，石梯尚存，教徒皆以膝行上。十四日游教王宮。再丙戌一八八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日記，提及教王通制之議云。可證。在許公犧牲二十五年

後，其弟子中乃有陸子與先生入本篤修會，殆先烈之血亦自有其代價乎。云云。「神讀至「有殉難犧牲之師然後有棄俗精修之徒」一殆先烈之血亦自有其代價乎」句，不禁神往祖國，追慕先師，蓋祥始知入院苦修之趣，不獨得先師預言之指導，實則爲文肅捐命鮮血之代價焉。謹據文肅中表兄弟朱君文柄敘述庚子七月初三日未刻經過情形，略云：「比逮至提署，即交刑部，世未經審訊，便與袁忠節公同時就義，橫奸搆陷，營救無方，慘酷情形，不堪寓目。事平僅得開復原官，後隔數年始經郭春榆侍郎奏請，加恩予諡，略慰忠魂。云云。」謹按先師被逮之頃，尙與朱君談論學務，從容就義，視死如歸，宛然有基多信徒殉難之慷慨態度。嗚呼，我師殆有以曷祥追步芳蹤之處耶！祥惟

有早夕虔禱上主賜祥以不負先師期望之特遇耳。門人本篤會修士陸徵祥追念謹述，以告來茲。於此可見徵祥追念師門之篤，尤見其皈依耶教之誠；自行所信，物外蕭然，於同時輩流中，誠爲特異。

——民國廿四年

倭仁與總署同文館

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設同文館，士大夫多守舊，以「用夷變夏」非議者甚衆。倭仁以大學士爲帝師，負重望，反對尤力。雖迂旨，而一時清議極推服之。翁同龢（時與倭仁同值弘德殿）日記中，於當時情事，頗有所記。同治六年丁卯正月二十二日云：「見恭王等連銜奏請設同文館咨取翰林院並各衙門正途人員從西人學習天文算法原摺。命太僕寺卿徐繼畲開缺管理同文館事務，有「老成重望，爲士林所矜式」之褒。」二十三日云：「又見同文館章程。」二十九日云：「是日御史張盛藻遞封奏，言同文館不宜咨取正途出身人員。奉旨「毋庸議」。」二月十三日云：「同文館之設，謠言甚多。有對聯云：「鬼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爲師。」」十五日云：「今日倭相有封事，力言同文館不宜設。已初與倭徐兩公同召見於東暖閣。詢同文館事，倭相對未能悉暢。」二十四日云：「前日總理衙門尙遞封奏，大約辨同文館一事，未見明文也。京師口語藉藉。或黏紙於前門，以俚語笑罵。（「胡鬧，胡鬧！教人都從了天主教！」云云。）或作對句：「未同四言。」「斯文將

喪。」又曰：「孔門弟子。」「鬼谷先生。」『三月初三日云：「軍機文汪兩公至懋勤殿傳旨，將總理衙門擬奏同文館事摺交倭相閱看，並各督撫摺奏信函均交閱。」二十日云：「與良峯相國至報房，並至其家，商略文字。昨日有旨：倭某既稱中國之人必有講求天文算法者，著即酌保數員，另行擇地設館，由倭某督飭辦理，與同文館互相砥礪等因。總理衙門所請也。朝堂水火，專以口舌相爭，非細故也！訪聞生，點定數語。」二十一日云：「倭相邀余同至陵軒處，知今日遞摺，有旨一道，令隨時採訪精於算法之人。又有旨：「倭仁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與商辭摺。」（按倭仁阻設同文館原奏有「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採旁求，必有精其術者」等語。上諭即以「該大學士自必確有所知，著即酌保數員」云云應之，實恭王奕訢等有意與之開玩笑也。迨其以「意中並無其人，不敢妄保」覆奏，上諭「仍著隨時留心。一俟路訪有人，即行保奏」，且命直總署，均枋臣故意相阻。）

二十二日云：「還坐兵部朝房，與倭相議論，辭摺未允也。」二十三日云：「出借倭徐坐報房，商前事。」二十四日云：「遇良翁於途，因邀至家，談許久。知今日仍不准，與郵部幾至拂衣而起。有頃，蘭菴來邀，良翁在座，商酌無善策。噫！去則去矣，何疑焉！」二十五日云：「是日倭相請面對，即日召見。恭邸帶起，以語擠之。倭相無辭，遂受命而出。倭相投書時，有感於中，潛為出涕，而上不知也。」

駭愕不怡良久。」二十六日云：「長老云：『占之得訟之初六，履之初九，去志決矣！』相對黯然。」二十九日云：「聞良峯先生是日站班後，上馬眩暈，遂歸，未識何如也。」四月初云：「問良峯先生疾。昨日上馬幾墜，類痲厥不語，惜它人椅騎昇至家，疾勢甚重也。」初二日云：「遣人問良峯先生疾，稍愈矣。」初十日云：「謫倭良翁未見，疾稍愈矣。」十八日云：「問倭相疾，晤之。顏色憔悴，飲食甚少。相與唏噓。」五月初八日云：「晚謁良峯相國，相國擬十二日請開缺。」十二日云：「倭相請開缺，旨：『賞假一月，安心調理。』」十七日云：「鍾佩賢奏天時亢旱，宜令廷臣直言極諫一摺，內有『夏同善諫止臨幸親王府，則授舊章以折之；倭仁諫止同文館，則令別設一館以難之』等語。諭旨特駁之。」二十一日云：「昨日同文館考投學者。（七十餘人。抱仁載義論，射御齊數明理策）」三十日云：「聞候遺直隸州楊廷熙上封事，有十不可解。」六月初云：「始見前日諭旨，有『若係倭仁投意，殊失大臣之體，其心固不可問，即未與謝，而黨援門戶之風從此而開，於世道人心大有關係。該大學士與國家休戚相關，不應堅執己見，著于假滿後即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任』等語。」十二日云：「倭良翁是日請開缺，聞准開一切差使，仍以大學士在弘德殿行走，爲之額手。」同條所記，與當時關於此事之諭旨奏稿等合看，益可得其大凡。

李慈銘時居憂在籍，其日記中尤暢發反對「用夷變夏」之論，而深爲倭仁不平。七月初三日錄駁斥楊廷熙而責令倭仁假滿後即到總理衙門任之上諭，加注云：「紳士臣慈銘曰：『當咸豐末之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慈私謂其非體，宜以理藩院並轄，而添設侍郎一人，以恭邸總理之，不宜別立司署。嘗爲一二當事者言之而不聽也。及考選六部內閣屬官爲司員，又竊謂士稍自好者當不屑之，而一時郎吏，奔走營求，惟恐弗得，則已大駭。知好中有爲之者未嘗不力止，止而不可則未嘗齒及之矣。然大僚之與此事者，固一二唯阿察廉鮮恥之人也。至今年開同文館，以前太僕卿徐繼畬爲提調官，（按繼畬之附命，其頭銜爲總管同文館事務大臣。）而選翰林及部員之科甲出身年三十以下者學習行走，則以中華之儒臣而爲醜夷之學子，稍有人心，宜不肯就，而又擊焉料之。蓋學術不明，禮義盡喪，士習卑污，遂至於此。馴將夷夏不別，人道淪胥，家國之憂，非可言究。朝廷老成凋謝，僅存倭公，然謀鈍勢孤，無能匡正，而尙見嫉於執政，鉏鋤于宮廷，以宰相帝師之尊，兼蕃署奔走之役。徒以小有諫爭，稍持國體，遂因之以必不能爲之事，辱之以必不可居之名。嗚呼！誰秉國成，而損威壞制，一不以爲念乎！五月中內閣侍讀學士鍾佩賢上疏，以天時久旱，請求直言，有曰：「近者夏同善諫幸悖親王府第，而諭旨傳循舊章以折之；倭仁諫設同文館，而諭旨令酌保數人另立一館以難之。當朝廷開言路之時，而迹似杜言者之口

；在大臣盡匡弼之義，而轉使有自危之心；誠恐敢言之氣由此阻，唯阿之習由此開。請飭在廷諸臣于時
政得失悉意指陳，毋避忌諱。」詔從其言。（按上諭駁辨佩賢所舉二事，並詔求直言。）於是楊廷熙（
四川瀘州人）之疏應詔上；乃重違時旨，深被譙訶，牽及輔臣，疑爲指使。夫楊疏外間未見，其所云「
天文算學，疆臣可行」之語，蓋爲湘鄉督輔地，瞻顧枝梧，辭不達意。（按上諭駁廷熙疏有云：「且謂
「天文算學，疆臣行之則可，皇上行之則不可」，普天之下，孰非朝廷號令所及？豈有疆臣可行而朝廷
不可行之理？」）可知其全疏亦不能實陳西法之不足用，夷心之不可啓，國制之不可不存，邪教之不可
不絕，深切著明，令朝廷聳聽。其致詰責，亦非無由。特是指使者惡名也，朋黨者大害也，皆君上所深
疑而至患者也。國家二百餘年絕無門戶之禍，一旦以選人小吏不經之單章，遽加舊位大臣以非常之重咎
。逆億爲事，其禍將滋，杞人憂天，是爲感矣。識者謂湘鄉之講習泰西技算，實爲禍端；至于權畬，蓋
不足責爾。」又曰：「行走者驅使之稱，簡賤之辭也。文言之曰直，質言之曰辦事。國朝之待大臣也，
直軍機處直南書房上書房皆曰行走，然軍機則曰大臣上行走，上書房官至尙書者則曰總師傅，不更名行
走矣，惟南書房則大小臣皆曰行走，然其結銜皆傅南書房翰林，近世亦鮮有以宰相直南齋者。今何地也
，而以宰相爲行走乎！」其論亦足代表其時多數士夫之意見。恭王奕訢之見稱「鬼子六」，不亦宜乎

？被命在總理衙門行走者，通稱大臣。（其由本衙門章京升擢者，更明著「大臣上」字樣。）宰相而爲大臣，未爲不可。慈銘之論「行走」，著重仍在鄙視總理衙門耳。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云：「同文館之開始也，朝議擬選閣部翰林官年少聰穎者肄業館中。時倭文端方爲首揆，（按時倭仁在閣臣中非首席。）以正學自任，力言其不可。御史張盛藻遂奏稱：「天文算法宜令欽天監天文生習之，製造工作宜責成工部督匠役習之。文儒近臣不當崇尚技能，師法夷裔。」疏上，都下一時傳誦，以爲至論。雖未邀俞允，而詞館舊部皆自以下裔濫谷爲恥，竟無一入肯入館者。朝廷濫糜巨款，止養成三數通譯才耳。（按此語似嫌太過。）方爭之烈，恭忠親王奏命文端爲同文館大臣，（按實係命直總者。）蓋欲以閒執其口也。文端受命，欣然策騎蒞任，中途故墜馬，遂以足疾請假。朝廷知其意不可迴，亦不強之。（按此節情事應看同龢所記。）文端之薨也，巴陵謝應伯太史以聯轡之曰：「肩正學於道統絕續之交，誠意正心，講席敢參他說進。」「羣我公於國是紛紜之日，攘夷主戰，明朝無復諫者來。」當時士大夫見解如是，宜乎郭筠仙丁雨生皆以漢奸見擯于清議也。「亦可參閱。（岳瑞謂詞館曹郎不肯入館，與慈銘所云「又羣焉趨之」有異，蓋較確。當時翰林及科甲章京曹固多不樂就學於此耳。同文館學生之視總理衙門章京，地位又有間矣。）

——民國二十三年

一士談薈乙編目次

黎吉雲	(一三九)
咸豐軍事史料	(一五八)
陳寶琛	(一六四)
庚辰午門案	(一六八)
庚戌炸彈案	(一八九)
岑春煊	(一九八)
社開漢	(二〇七)
吳佩孚與郭緒棟	(二一六)
李汝謙	(二一九)
梅巧玲	(二二二)
柳敬亭	(二三〇)
萬壽祺	(二三七)
邵子湘等書札	(二四四)
李審言文札	(二六一)

黎吉雲

於湘潭黎劭西君（錦熙）處，獲見其族祖樾喬先生（吉雲，原名光曙）「蘇方山莊詩集」。先生爲道光癸巳進士，由翰林院編修轉言官，侃侃諍諍，道咸間名御史也。所爲詩深博清超，亦負盛名。集凡六卷（詩餘附），同治間雕板，甫印一部，原板即失去，此成孤本矣。劭西將付影印，以永其傳，實大佳事。因先假讀摘錄，以餉閱者，俾快覩焉。「都門留別八首」云：

殘輝已無聲，楚客今當歸。寸稟養頑鈍，悠悠經歲時。仰視蒼天高，正色無由窺。周道自挺挺，我行殊紛歧。省職轉惶惑，汗漫無端倪。鱸魚就膺尹，蘇傅滋蒸疑。人生要自審，進退命所司。吾其爲瓠樽，襍彼從此辭。

束髮受時書，志與溫飽別。時事有悲憤，森然五情結。柱後叨在嚮，芻蕘屢陳說。獻芹誠乃瓊，孤懷不能抑。朝廷宏翕受，折衝豈臥力。深宵焚諫草，覆紙如山積。事往空慷慨，悲來但嗚嗑。百期不一酬，志願何時畢？

物積久乃敝，積漸匪一日。謀國妙張弛，豈不資人力？君子養其源，塞流慮橫決。制用誠急務，選材詎宜忽？植橋尚成枳，何況植棘棘？後來名世臣，必有活國術。方今承華勳，峨冠舉夔列，協心隆翊贊，樹立定宏達。願治均朝野，況曾忝簪笏？炙背稱堯舜，百年容蹇劣。

諫官非冗員，爲國肅紀綱。馳馬好威儀，繡豸美文章。一介田閒來，居然謬所當。豈猶不足歟，而有他志萌？願惟策萬里，鷲劣豈宜棄？六載了無補，得不還枿桑？敬告同僚友，去就皆官常。作者陳與朱，翩若鳧雁翔。

我皇十三載，通籍二百餘。經今涉顯要，屈指晨星如。瞻惟魯靈光，巋然東南隅。（阮儀真師。）古今師備重，端不繫金朱。通德景鄭公，實踐期蘇湖。經訓闢榛莽，古義相灌輸。持以報國家，或且賢公孤。人情護所私，祇爲靡仕圖。不朽當有屬，烜赫裁須臾。小子不自廢，還以質吾徒。

屈宋擅風騷，根柢在忠憲。藻艷性之華，末流派彌遠。至今吾鄉土，文采抱忱悃。感激拜荃蓀，彪蔚集楛菌。以我廁其間，塵實瀾蟻聚。左右相挈提，盱眙得被涵。論交屬心骨，幾與天屬近。人生有隴別，精氣無域畛。敬恭復敬恭，來者得觀善。臨行瞻槐陰，雙背淚痕泫。（湘潭邑館槐爲陳恪勤公手植。）

籬菊瘦已華，庭樹寒猶葉。離觴更迭進，累日愁增集。故鄉豈不好，苦乏友朋接。平生金蘭契，見已化草笠。及門二三子，相賞素心愜。許與關氣誼，諒不責報答。自顧了無取，厚意感維繫。長安若傳舍，車馬日難吝。巢痕故未掃，都門儘重入。

幻想學那叱，骨語還吾親。終知非了義，爲有心肝存。昔抱終天憾，便擬余佩捐。丙舍今當成，寢食依松阡。禮讓式閭里，詩書逮兒孫。仕隱有殊軌，羣衰皆君恩。百年會有盡，一息念所天。去去君門遠，魂夢長周旋。

「出都留別送行諸友」云：

四馬嘶風出國門，夕陽浩蕩滿郊原。回頭廿載祗如昨，注目西山無一言。黃葉何心辭故樹，白雲依舊宿寒村。征車騷碌長安道，夢繞旗樓曉月痕。

從來吾道各行藏，感謝羣公意慘傷。十駕終難千里致，九牛豈惜一毛亡？西風別淚酬朋舊，白鶴新詩壓客裝。（送行詩裝成二巨軸。）拂拭袍痕餘雨露，江湖滿地有恩光。

此道光季年以力陳時事不見用移疾而歸之作，最爲一時勝流推許者。磊落憫楚，低回無限，蓋頗有孟子三宿而後出晝之意味焉。（會國藩詩集中有「送黎樞喬侍御南歸」五古五首七古一首，亦頗雄駿，可合

看。〕「寄胡詠芝」云：

識君弱冠時，長身面如玉。名駒汗血成，凡馬敢齊足？彫樓上玉堂，清班喜聯屬。春官與分衡，擢沙閱晦朔。君持大江節，聲名甚烜赫。作貢列瓊貝，收材就礪斲。謂當搏扶搖，排翼上寥廓。詎知風力微，欲進爲少却。丈夫志開濟，焉能久屈蟻？柔兆月之旱，都門手重握。我門有雀羅，勤君日刺厥。說劍星斗翻，對酒檜花落。懼會那可常，一麾去我速。牂牁渺何許，望遠愁心曲。殷勤遞尺書，好語慰離索。恍兮若可接，沈思轉無著。安得列屋居，相對兩無逆。不願長相對，願君念嚙昔。努力崇令名，無令山泉濁。舉世隨波流，亮節守金石。我將捐佩去，谷口事耕穫。政成何時歸，近局招要數。更尋左氏莊，（謂季高親家。）宵分藜樺燭。

〔送會滌生典試江西〕云：

星軺四出後先望，忽聽除君喜欲狂。巨節獨伸時所倚，天心獨用道將昌。當秋自可盤雕鷲，到處爭來看鳳凰。勳爲蒼生錫之福，誰云報稱只文章？

愁聞風鶴近吾鄉，大帥深居氣不揚。此去衡恩瞻帖配，可能畫策帶機槍？事同救火關心切，語待遺朝造郅詳。（君謝恩時有歸來酌奏之語。）割舍私情催上道，未須攜手賦河梁。

「題彭雪琴茂才從軍詩後」云：

雪琴文甚武，逸氣浩縱橫。目下無曹謝，胸中有甲兵。何時膏節鉞，爲國作干城。榕嶠方騷擾，幺
響豈足平？（雪琴名諸生，亦奇男子，胸有韜略。集坐位帖十四字奉贈云：「將相致身非異數，朝
廷側席正須才。」蓋望其爲時一出也。）

與會胡同官京朝，爲文章道義之交，斯亦足見相期許昂勉之意。彭氏尙爲秀才，鄉先達推重如是，可謂
鑒識非虛。（寄胡詩蓋作於移疾出都之前，時胡於典試江南緣事鐫級後授例以知府分發貴州也。題彭詩
之作，在返鄉後。送會詩則文宗即位後再起重官御史時作，未幾會即以丁憂侍郎奉旨治軍矣。）會胡左
彭等後來建樹赫然，湘軍威聲震動一時，先生卒於咸豐四年春，未及見大勛之成也。（卒於咸豐四年三
月。）又「閩中雜咏」云：

禮闈襄役八人同，（外廳監試，滿漢各四。）名在丹臺點注中。監試頭銜差不惡，煎茶故事續坡
翁。

昨歲氈帷兩被恩，春秋分校到龍門。何如此度誇榮遇，朱蓋高張鼓吹喧。（監試出入甬道，例有紅
徽導行，並鼓樂。）

南宮風月妙宣詩，清景偏從局外知。回首八年堪腹痛，（余成進士今八年矣。）沈思未就燭闌時。

主持壇坫屬宗工，咫尺風雲有路通。舉子五千齊鵠立，定誰入轂是英雄？

此道光辛丑以江南道監察御史充會試外監試所作也。外監試有張蓋鼓吹之榮，可與光緒丙戌會試內監試李鴻達「春闈內簾雜詠」所謂「惟有內簾監試閱」云云合看，均都老爺之尊貴處。

他如：

花朝二首

火中退寒暑，日中漸傾昃。花事甚今朝，老醜變頃刻。大力暗中移，誰能挽之息？桃李門前華，向人作光澤。忍使尊壺空，今朝足可惜。

圓秋始有菊，嶺冬始有梅。造物何先後，乃循資格爲？彼此若互觀，遲早兩無猜。生機自不息，時至當得之。不信萬卉繁，青陽專其司。羣兒競唐花，火力相攻催。

題畫

樹古雲陰積，巖深石氣寒。知音若可遇，試取鳴琴彈。

初度言懷（三首錄一）

爲學苦多言，忠信洵德基。吾觀萬弊叢，悉由浮僞滋。真意苟不存，兩間益殺機。靡盬習憎淫，揣摩蹈崇巖。積漸非一日，豈曰非人爲？搖搖風中森，未足喻我思。南山有松柏，終古枝條垂。願言結鄰居，高詠樂農詩。

過邯鄲縣題壁（二首錄一）

富貴安能了此身，難憑一夢謝塵因。如何燕趙今猶昔，不見悲歌感慨人！

約會濠生至陶然亭小酌代柬

明日已之吉，及午游江亭。枯葦帶殘綠，高柳垂餘青。我友具筆硯，兒子攜楸枰。行厨稍供頓，交麥雜葷腥。庶以極諧笑，誰能知悴榮？今我不懽樂，卒卒秋霜零。願言矜高駕，在耳蕭蕭鳴。無爲效顛當，雙戶半畫扇。

送朱伯韓侍御歸里

索索雨葉天欲霜，朱子隨雁于南翔。置酒爲餞各歎息，我殊無藉情則傷。桂林山奇水清駛，大好家居畫圖裏。出昇肩輿入圖史，子爲子計誠得矣。年來丹山羣鳳暗，卑飛斂翼巢深林。銜闕忍饑俟一

飽，見者不復名珍禽。閩海一人奮長袂，擅鐘伐鼓聞海內。粵海一人繼其聲，瓊瑤大放何旖旎。二子離立子往參，奄有兩美峯成三。二子嗣其竟不顧，每一思之悵烟樹。今子又作黃鶴舉，側身天地奈何許。我亦百鳥之鳴鶴，所值與子同坎坷。塞馬得失豈須較，隄鹿迷離安足多？已矣從子巖之阿，閉門高詠康哉歌。

校陳慶軍雲石初稟爲題後遺之

君詩卷舒巖上雲，朝暎射映光磷彬。君詩皎皎湘江月，終底淪漪鑿毛髮。平生襟期杜牧之，罪言一篋情萬絲。揮毫如不用意爲，湜籍汗走難庶幾。賤子論交在早歲，同官近復推前輩。形影真看鑿距連，唱酬况復絲桐契？琵琶拉雜春風手，燒燭同傾薊門酒。萬種愁牢有此樽，三尺喙狂雖談口。此後合離安可知，我去將扶湘上鞦。他日相思欲愁絕，松風萬壑對君詩。

四柏行

司徒廟前四古柏，森然布列各殊狀。一株邛偃干雲霄，衆條紛敷酌宜當。氣象尊嚴若王者，雍容冠服朝堂上。一株標異在腐理，蹇產詭若纏絲纒。骨節錯錯中藏稜，勁枝折鐵誰敢抗？其東一株伸兩爪，駃傘如獲不相讓。又如奇鬼欲攫人，伏地偵伺翹首望。迤西一株尤絕奇，皮之僅存無腑臟。首

尾至地枝仰撐，其中豁開外健壯。世間萬木總雷同，此四株者儘新擢。吁嗟造物有意無，竚立斯須爲惆悵。

放鶴亭

鶴飛去兮何時還，山川悠邈日月閒。湖水不波雲不出，千秋岑宋一孤山。

正月十四夜上饒舟中對月

水淺灘聲沸，沙明月色新。孤舟初泊夜，三載未歸人。碣岸柴門靜，低枝宿鳥親。他時倚虛幌，回首話酸辛。

過歧嶺韓祠榕樹絕大枝幹扶疏恰蔽祠宇

嶺海東行半是山，百圍榕樹壯邊關。孤根盤結三唐後，直幹高陵百越閒。誰假詩篇滋異說，似聞陰洞富神姦。蒼茫獨立懸崖影，萬里秋空見鶴還。

途間負擔者多女子作岐嶺曲

鬢側垂青絲，與歡兩肩竝。妍媚待歌定，將歌作明鏡。十里上藍關，對面相逢笑。雙聲歌入雲，知是龍川調。

六十初度言懷

浮生過眼渺雲煙，秋至俄聞六秩筵。白筆十年慚報國，丹忱一片許騰天。入閑老驥思千里，作爾春蠶已再眠。蜀肆著龜休就問，從頭甲子且重編。

曾經作賦侍螭坳，幾輩青雲客定交。官職迤邐魚上竹，身家辛苦燕窩巢。行藏差可逃醫議，富貴從來等幻泡。但勉兒孫守清白，百年農具肯輕拋？

忽漫江湖聚亂民，土崩鼎沸太無因。玄囂梗化原非敵，帷幄成謀要有人。滄海即今歸禹貢，諸公努力若堯仁。鬪雲縛袴平生志，試擬人間老大身。

世故乘除幻萬重，靜觀物變轉從容。風花過去變蓬髮，雲夢誰曾一芥胸？壯歲心期劉越石，暮年志趣郭林宗。太平但許餘生見，湘上漁人早晚逢。

追悼鍾小亭舍人

歡會如雲散，無端作鬼雄。名喧三極北，氣併大江東。驕帥心難問，蒼生恨未窮。史祠應配食，蘋藻四時同。

悲張玉田同年

未覺英雄老，焉知驕孽專？蕭蕭巫樹暗，慘淡峽雲深。隔嶽虛傳札，長途感賜金。御茫悲世事，灑涕望江濤。

蓋均斐然卓然，不愧名作。郭嵩燾序（咸豐十年撰）云：

往在京師。嵩燾侍御語予曰：頃會侍郎表章山谷內外集，有羽翼詩教之功。凡爲詩，意深語博，屏絕塵俗，惟山谷爲宜。其後侍御乞假歸，有出都感事諸作，傳誦一時，蓋變平日和夷清麗之音而爲抑塞磊落，因情向者之言爲自道所得也。侍御既歸，沿淮涉江而南，東盡嶺表，而詩日多。居久之，復還京師，逾年卒。蓋侍御自通籍二十餘年，落拓不滿意。爲言官，數陳事，中忌諱，益以困窮。始終一節，而所爲詩題數數變，變而益工。中年以後，潦倒人事，乃益發憤，沈潛於山谷以寫其幽窮。信哉，詩之窮人也。然自予少時，見侍御談藝京師，會濬生侍郎湯海秋農部何子貞太史陳慶覃侍御及凌荻舟孫芝房周荇漢諸君，先後以詩文雄視一世，從容談論，日夕間作。其時國家歲憂水旱，海夷漸起，追思百餘年鄉人宦京師，文章遭際，博大光顯，慨然太息，憾生年之晚。七八年來，復有今日，顧念往昔文謙之盛，流連慨慕，又渺不復得。然則侍御之官與年不甚豐，而幸生無事，自少遠老，優游文字，而其詩既久益爲當世所貴重，斯其不幸又豈以窮達修短爲哉？爾君壽民

大令屬校侍御之詩，因爲之序其略，而以待御生平與世運升降相發明，附著之，寄余慨焉。

又羅汝懷序（同治五年撰）云：

——或以綠萼梅畫扇屬題，周翁者爲七言律詩四章。先生佛然謂余曰：某君自負時藝老宿，則談時藝可耳，何用作詩？如此題者，數絕句足以了之，而若是繁重乎？蓋自乾嘉之際，一二學使者提倡風雅，邦人靡然從風，流連景物，矜尙藻采，題多賦物，作必連篇，時之風尙使然，莫以爲詩之道不如是也。——一夕見遠水清澄，斜影盪漾，先生曰：吾昨獨游于此，得句云：夕陽空翠無人到，自稱孤舟一葉來。殆以喻賦得也。……先生天機清曠，風趣流溢，略無宿物著其胸肌，故出語疏俊，雅近眉山，而性術醇厚，繁繁家國，戀眷友朋，時具往復纏綿之致。就其深至處釋之，可生人流連慨慕之思。——

各於作者境詣風旨有所申說，錄資並覽。

咸豐二年先生再官御史，翌年忽以細故獲咎，其事亦頗足述。左宗棠與爲友，且姻家也，所撰「前江南道監察御史黎君墓誌銘」配此云：

時都城方戒嚴，君奉命駐京城。一日語守者曰：「城上宜多積磚石。」守者慢諾之。君督責急，謂

：「明日不具，將治爾！」守者懼獲罪，走懇諸大僚，言御史恐我明日寇將至也。大僚聞於朝，以
恒擾降官。

略舉其概，而委曲未盡。羅汝懷「清故監察御史前翰林院編修黎君傳」，所敘有云：

癸丑春，派巡視東城。時有請添派守城人員者。上諭：毋庸添派，即分派巡城御史。是時粵賊踞江
寧，分股北竄，及於靜海獨流，君憂甚。十月朔，有湖北人直南齋者來告白：「天津已有賊轍。」
君故警動，即驅車至廣渠門，周視城堞，守具不備，遂諭門領達與阿嚴密防範，預備石塊，以爲堵
禦。翌日，巡防處王大臣傳問，謂其張皇。當君請門領時，有「明日」二字。楚人謂「明日」者，
猶言他日，而門領執爲次日。或謂君但詣某王自陳，事當解。君曰：「視職耳，何降志爲？」及事
下部議，朝士皆謂君思慮預防，非私罪，宜從輕擬，獨協揆某公堅持從重，遂鑄五級。

差詳，蓋先生曾書告羅氏也。（羅氏序先生詩集，有云：「當先生被議左遷，曾詳書其由以貽余。」

）先生手書日記，並承劬西假讀，是年所記關於此事者，摘錄如下，以資印證：

（五月十九日）本日見鈔，五城添派御史共十二員，旨雲派巡東城。

（九月二十六日）飯後出城，至廣渠門查門弁兵丁。據皇上批何廉卿請添派御史查門之摺，旨：無

庸添派，即著五城御史稽查。中城陳琴山拈走，廣渠派袁幼身與我專查，故往彼也。

(十月初一日)未刻金可亭來此，言天津有了賊。聞此心甚著急，即套車至廣渠門諭該門領達與阿嚴密防範，並諭：「警信若加緊，落門不免有要關閉之時，甚至要將大石塊堵塞。此處隔巡防處甚遠，汝當預至該處回明，並先籌起石工費。」又見城上帶兵查京，問及守垛之具，諸多未備，心更著急，因將紙條書寫「趕緊詣巡防處具領守垛一切應需之件」云云。又到城上周閱一晌，天色將晚，即便回寓。至半晚，忽有李參將借一守備來，言定王爺叫他來問如何向門領說的。我即述前言。參將即去。因想該門領之時，或口稱「明日怕要開城」，此「明日」二字，係南邊口腔，作「將來」二字看，並非即指次日也。該門領或是誤會此二字，不可不遣人說明，因屬楊八於天未明時即持名片往告以不可誤會。

(初二日)東城遣差送到聯臺長一札，亦是問明昨事，即據實呈復。

(初三日)半刻有東城差役送一札來，遞防處王大臣傳往說話，即坐車至其處，見惠王定王恭王花聯羅三臺長孫符翁變心泉數人，旁問我供詞。緣門領達與阿具呈控我，並謂我遣人持名片去是求他上去含混脫下。當具親供據實寫明，即回寓。

(初四日) 巡防王大臣聯銜奏請將我交部嚴加議處，未知摺內所說云何。

(十二日) 本日吏部奏我處分，降五級調。聞各堂都說此事因公，不可擬私罪，惟賈筠堂協揆定要從重。功司司員呈三個樣子：一降二級留，一革留，一即降五級調用。賈執意用此，奏入，依議。我生官運至此遂決絕矣。此次復來，本爲蛇足，今年兩次遣人持印結告病，皆不果，必待幾級以去，合是數定。況此時官爵，毫無足戀，豈復有顧惜之心？惟耿耿孤忠，既不見諒於同朝，復不邀鑒於主上，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讀之益詳此事之原委焉。事緣急公，以方言之偶被誤解，遽降五級調用之處分，賈植（時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之力主從重，可謂刻矣。）「明日」可作「將來」之意用，即如北京語「明兒個」，猶言「明日」，亦每泛指「將來」，不只作「翌日」解也。）以「天津有了賊」相告之金可亭，名國均，湖北黃陂人，道光戊戌榜眼。先生自道光癸巳通籍，至是凡二十年，入臺以後，未遷一階。咸豐二年日記有云：

(七月十六日) 九點鐘引見，奉旨補江南道監察御史。吉雲於道光庚子年冬即補是道缺，越十三年仍由故步，可笑也。然此十三年中，飛黃騰達者固不乏人，而降黜死亡者亦自不少，今得仍居原官

而兒子隔牆亦掛名朝籍，且係吏部，亦隨帶領引見各員之後仰觀天顏，詎非厚幸？

（十二月初二日）出門拜數客，知明年河工，本衙門已送京畿道長君，余所謀皆成畫餅，世事之移如此。

（初十日）五點鐘進內引見，梁子恭得。數年爲人權轄，曾不能分一勺之波，可惡亦可笑也。

蓋不免自嗟淹滯。（咸豐三年七月「六十初度言懷」詩所謂「官職迺運魚上竹」也。）其官御史事，羅氏所爲傳，除前引一節外，所錄云：

庚子——擢江南道監察御史。明年充會試監試。派稽查顏料庫事務。史盛飾供張，釀金爲壽，君一切却之。庫物例由內勳府官庭領，其後僅持名刺領狀取物，相沿久矣，君一遵舊例給撥，領狀積百餘紙，而內務府官來領者不過一二，冒領之弊頓革。湖南解蠟，庫匠斥蠟填，延不出結，君取向所收蠟較之，無少異，遂收蠟革匠，自是庫役無敢帶索。解官至私宅求見，君使人謂之曰：「收蠟，公也，非私厚爾，何謝爲？」卒不見。壬寅署兵科刑科掌印給事中。當是時，海氛大熾，要挾無已，而當事憚發難，多主款，君陳封事十餘，語多直切，遂失執政意，而君亦以外艱歸矣。丙午起補山東道監察御史，復力陳時務，繙難侃侃。時有五御史之目，君居其一，而皆不見用，相繼引退，

君抑塞不自得，亦移疾歸，賦詩見志，世所傳都門留別八首是也。文宗顯皇帝登極，政治日新，開言路，中外踴躍咸趣君，君亦思勉圖報稱，起補江南道監察御史，轉四川道。派充武鄉試監試中式百六十四名，所監張字圍取中五十五名，一二三五名皆在圍內。先是君假歸時，粵西寇事孔，朝廷命湖廣總督某駐衡州相機防禦。君於會垣遇新化鄉漢章談楚粵阨塞。漢章故精輿地之學，一夕作圖數紙。君大喜，挾圖往見總督曰：『公嬰防務，豈第『身居城，卒支更』已乎？』總督曰：『然，不過如此；抑更有何術？』君乃出圖授之，並商控制之法而別。其後賊卒由全州入楚，無防禦，故君首劾之。復奏陳兵事八條，其籌餉條：分戶口爲三等，上戶每日輸錢十文，中戶五文，下戶免輸。合直省州縣凡千四百四十九缺，省會市鎮多至十數萬戶，簡僻州縣亦萬餘戶，截長短，每縣以上中二萬戶爲率，約計月得五百餘萬金，歲得六千餘萬金。如以爲擾，則周官口率出，漢制人出一算，古以口計而不虞其擾，今以戶計獨虞其擾乎？又請革步軍統領衙門積弊：步軍萬一千一百八十五人，分布周列，此八旗禁旅之制，至今日幾同虛設，且添辦事名目，二十四世五人，皆出召募，餉銀悉歸其手，其正身旗人注籍在營者，並不當差，但食甲米，虛伍缺額，不十之一二，預雇無賴應卯，以備稽查，應請革辦事之名，除召募之弊，月糧由各旗都統躬同印局

京放給，庶餉不虛糜，兵歸實用。又言：步甲每名月支餉銀兩半，不足應事，莫若併三爲二，兵實精不貴多，人減餉增，以期鼓勵；操練武藝，當責成健銳火器兩營，簡派多名，勤爲教習。蓋君之奮發忠直，期於有爲，出自天性，不可遏抑，如此。

其爲御史蓋若斯。所劾湖廣總督某，程裔采也。日記所云「兒子福疇」，係其長子，以咸豐壬子進士爲吏部主事，旋改知縣，官直隸藁城縣，用軍功保直隸州知州，署安徽寧國府知府，兼攝涇縣事，以勞卒於任，卹典準知府例，加贈太僕寺卿，廕子知縣。（附見傳末。）會國藩有聯輓之云：「四十年憂駭飽經，歎白髮早生，襟韻真如古井水。」「二千石謀猷初試，祗丹心不死，精魂長繞敬亭山。」又代弟國荃輓之云：「湘妃白眼隨愁長，有德配遠道相從，一曲鸞飛，不得見夫壻，音笑貌。」「謝朓青山帶病看，歎使君到官遽逝，千里鶴返，應眷戀宣州城郭人民。」

——民國廿五年

會國藩撰江忠源神道碑，其銘詞起句云：「儒文俠武，道不並張，命世英哲，乃兼厥長。」語極雄健，忠源故湘軍將帥中最有奇氣者也。其於道光丁酉捷鄉試後，公車入都，過國藩，歎語移時去，國藩目送之曰：「平生未見如此人。」既而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死。」斯節屢見諸家記載，

薛福成代李鴻章所擬奏陳國藩忠勤事實疏稿亦述爲國藩知人之明之一證；而據歐陽兆熊「水窗春曉」，則預言其死難者，乃黎吉雲。其說云：「忠烈少時遊於博徒，間亦爲狹斜遊，一時禮法之士皆遠之，予獨決其必有建豎，故吳南屏集中與予書頗以爲怪。忠烈用兵以略勝，在中興諸公之右，至今名滿天下。初至京師，人未之奇也，惟黎樹喬侍御，一見即言此人必死於疆場，人亦不之信，亦不知其以何術知也。其下第回南時，三次爲友人負柩歸葬，爲人所難爲，曾文正公以此賞之，令閱龔先語錄，約束其身心。忠烈謹受教，然其治遊自若也。」兆熊與吉雲同籍湘潭，與忠源爲鄉試同年，又國藩之友，其言似非羌無故實者。獨而以此屬諸吉雲，或黎語猶在曾先耶。意者忠源英銳之氣，呈於眉宇，遂料其必有奇節耳。

——民國廿一年

咸豐軍事史料

洪楊之軍起事後，咸豐三年攻長沙不克，十月趨岳州，陷之。旋於十一月十二月相繼陷漢陽武昌。

（湖北巡撫常大淳等死之。）翌年正月，九江安慶均不守，（安徽巡撫蔣文慶等死之。）二月遂陷南京

，（兩江總督陸建瀛（先以督師敗退奪職）等死之。）建太平天國首都於此。（提督向榮以欽差大臣督

師踵至，拒諸國門。）蓋方輿之勢，所過如摧枯拉朽也。湘潭黎吉雲手寫日記，卷後附有摘錄左宗棠等

三書，均他處所未見，述當時情事頗悉，可供研考咸豐初年軍事者之參稽，特彙錄於次：

（鄧綸之世八兄有友人與之書言）咸豐二年博勒恭武守岳州，賊來，先遷入武昌，其所帶兵即在城外搶奪，聲言賊即至，因而常撫倉猝將九門堅閉，燒城外民房，周圍數十里，四晝夜火光燭天，民不及避，自盡自溺及焚死者約萬餘人，文報遂絕，薪米遂無從采買。常撫又將京口一帶戍兵全撤守城，故賊水陸並進，無人偵探。常撫又屢促焚漢口鎮漢陽城外數十里民房，十一月十二日辰刻縱火。漢口張司馬夜逃，義勇四千遂大肆劫掠。漢陽守兵三千，縋城奔潰，多溺死者，亦存空城。賊只

數十人，梯而入。皆從陸路來者。武昌城頭自初九開砲，十二日止，見船即打碎，凡三百餘艘，皆良民難民。向提軍在武昌城外與賊接仗小勝，賊近滋潰竄，川兵欲出擊，雙口（按此字不可辨。是時雙福以江南提督入城助防，與常大淳同殉難，此似應爲「提」字或「福」字，惟字形頗不類，）常撫禁止之，兵皆解體。十二月初四日黎明，賊十餘人梯上保安門，守兵六百名一齊縋城逃散，未開一槍而城已陷。是日戕官五百餘人，燒常撫屍，戮民積屍高與城齊。城外發塚。已而脅從之賊十餘萬，分水陸聚武昌而下。自十一月至除夕，文報探報皆不得確，人心大亂。

江西去年八月，民已紛紛移徙，賴當途厲禁，半月始定。自漢陽失守，難民泊九江者數千艘，城郊一夕數驚。先是，官兵守官牌峽，又有鐵砲橫江，紳民出了夜巡，頗爲安堵。署道有移關入城之議，衆始懼。及撤戍移砲，民益懼。福建晉鎮帶兩卒強入城，宿土地祠，大員無肯駐城外者，官眷紛紛下船，署道又不肯稍輕其稅，致船隻蔽江面，日夕相驚，民皆胆落，遂於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城郊一空。

正月初四，制台使水師下巢湖扼賊，自領於初六日出城。水師遇賊，只開一砲，見賊衆而援兵尙杳，各船潰散，袁都司自沉於江。恩鎮退還，見援兵只三百人，亦沉於江。制台令此三百人在姑

塘聽調，爲賊轟散。

初八日江西撫張遴往瑞昌，九江全城官皆遷。十一日賊數十人入城，城無一人，惟將火藥器械及糧糶錢米取去，揚帆東下。張撫在瑞昌，又退至德安，十七日退回省城，從者亦寥寥無幾。

（又厚甫與其子贊）懌臬司於十一月中旬馳赴潯郡，張撫於十二月初四日啓節前往，統帶兵勇合計六千八百有奇。陸制軍於新正初三日率師抵潯，統水陸兩營兵三千名，勇二千名。張撫初八日拔營由陸路至瑞昌縣。剛到縣城，而向軍門已經騎前來，始知賊兵已過道士嶽矣。維時潯郡存城兵不滿千。制府進師，始過下巢湖，未至武穴鎮，即植船千餘蔽江而下，以木牌衛鋒，繼以空船燃火，我兵槍砲齊施。迨砲已放盡，人力已竭，而兩兵始至，中其奸計，前鋒恩鎮落水死。制府當即回舟，至九江，晝夜放下彭澤，猶欲等待向軍門一晤，乃賊之前隊亦已駛至，放火箭焚其坐船，因另坐小江船回保金陵。張撫所帶兵勇，不戰而潰，旋即退守德安。正月十一日午陷九江城。廉訪觀察督辦糧台，于初九日避往姑塘。當賊船初入瑞境也，向帥率戍卒二千，由間道馳至馬頭，見我兵恇怯，亦爲束手。嗣見後隊只千餘人，在下巢湖岸邊游奕，向軍門即親率兵數百，思一擊以少挫其鋒，詎知甫殺賊百餘，而大隊抄圍，中其誘兵之計，陣亡都守四員。向軍門跨馬渡江，水已沒腹，幾

不可保。賊船泊小池及下游十八套一帶。中丞於十六日返省。（按此書有眉注云：『方其泊于小池口等處之時，若有敢言敢死之兵，涉險宵濟，乘風縱火，賊船雖衆，不爲灰燼，亦遭覆沒。惜乎兵已早潰，失此一大機會也。』未知是否亦錄自原書，抑黎氏所加按語也。）

（二月十八日接左季高信云）武漢兩城，遺骸駢積，尸橫遍野，武昌滋生局收埋至一萬有餘，以五堂合計，當不下七八萬，而賊所屠戮旋經焚燬者，不知凡幾，丁男少女被擄上船之際悲憤自沉者，又不下萬餘人。漢陽一城，半遭虐燬，計亦不下數萬人。慘哉！武昌土人云：賊未來之先，官計算丁口，共七十餘萬人，今其存者不過十有餘萬，又皆老弱冠羸氣息僅屬之人。湖北兵餉隄工每歲約需八十餘萬，自二年十一月以後，至今應領之款二十餘萬，迄無以應。

賊於正月十一過九江，守兵盡潰，文武先逃。賊入城不一日旋即掛帆東下。十七日未刻抵安慶，戍刻城陷。文武先營城外，賊至不知所之。賊以空城無所得，舉火延燒衙署房屋，火至七日未熄。賊於十八日登舟，駛金陵。

二十八日圍金陵，二月十一日失守。向榮十二日始至六合，而琦善陳金綬尙無信。若向提軍由池州太平一帶陸路取道高淳，亦可速赴金陵。

又云：眞長髮賊不過二千有奇，餘惟衡永郴桂新附之兵，頗能戰。蕭朝潰軍正實伏冥誅，洪秀全不知質有其人否，即使有之，亦碌碌無能爲，惟楊秀清者滑異常，賊中一切皆其主持。現在諸賊飽掠思歸，即老賊亦多懷異志，只緣蓄髮已長，出則爲官軍所殺，是以不敢輕離其黨。若官軍能得一大勝仗，出示招降，毋論長髮短髮，投誠概予免殺，示以大信，事猶可爲。賊志在子女玉帛，不過盜賊之雄。楊秀清之所以能用衆者，只在一賊字。我自軍興以來，糜爛數千里，用款至二千萬，未嘗戮一逃將，斬一潰兵，事安得不敗？余長清乘道州不守，賊遂圍長沙；福興不肯結營龍回潭，賊遂由長沙竄去；博勒恭武乘岳州不守，賊遂圍湖北。此三提督不即在軍前正法，何以作士氣而振軍威？諸將如盟騰龍，朱占鰲，鄭魁士，戴文蘭，全玉貴，鄧紹良，皆可當一面。

蓋均咸豐三年春間之書，堪爲當時情態旁證之資料。章均洪楊方面之重要人物。咸豐三年正月上諭，謂：『張亮基奏查明逆匪蕭朝潰業已轟斃等語。蕭朝潰一犯，係賊中著名兇悍首逆，僞號西王，經生擒逆匪羅五等供稱，該逆前在長沙城外被砲轟斃，屍埋老龍潭地方，現已起獲屍身，驗明梟挫。……』是蕭朝潰固以被砲轟斃入告，他記載亦大率云然，左書乃以『冥誅』爲言，似病終矣！又按駱秉章自訂年譜咸豐二年云：『……蕭朝潰犯長沙時，尙幸城垣甫經修好，當與羅蘇溪鮑軍門登陴守禦。……賊於七月

二十八日直撲南門，城上點放銅砲，將蕭朝貴打傷。……張石卿於八月二十四日入城。即於是日交卸巡撫篆務。八月蕭朝貴因傷身死。』則受傷與身死並非同時，與張亮基繼任巡撫後所查奏亦有異。章正即北王章昌輝，係被殺於咸豐六年南京之內訌，此時亦謂「伏冥誅」，自屬億說。至「洪秀全不知實有其人否」，頗奇，然不足深怪，蓋楊氏握大權，清人方面，對敵軍內部，消息隔膜，不免致疑於洪氏之有無，當時固異說紛紜也。

——民國廿五年

陳寶琛

張之洞以大學士卒於宣統元年己酉，是年歸櫬，陳寶善（寶琛）送以詩云：「風吹塵沙如黑烟，城郭慘澹飛紙錢。彌天心事一棺了，丹旆比去無時還。爲臣獨難古所慨，謝安裝度寧非賢？移山逐日老不給，矧更百慮鏡其天？漫漫脩夜大星失，覩者於國猶哀憐。寸丹灰盡料未死，儻顧宗祖通靈乾。太行蜿蜒送公處，卅載豈意重隨肩？對談往往但微歎，此景追味滋涕漣。九原何者算無負，躑躅四顧傷殘年。」

「語甚沈楚。陳於同治間入翰林，光緒初年，與之洞及張佩綸寶廷等同爲清班中最以敢言著者，主持議，風采赫然，鋒稜所向，九死辟易，時稱清流黨焉。訂交最早，情文相生，與祭文「吾之交公也以天下，哭公也亦以天下，而無所爲私，獨以三十年之離索，猶及生存數面，瀕危一訣，蓋亦非人之所能爲。」

「輓聯『有注海傾河之淚，近憂遠慮，親微早謝病難爲。』墓志銘『初寶琛與公接膝京師，謬引同志，里居一訪公廣州，前後契闊幾三十年。前歲入都，見公道孤志，氣鬱慮煎，私用愷歎，執函會遭而決避哉？』等語，均見投分之深。之洞於光緒七年辛巳以內閣學士授山西巡撫，宣統三年辛亥陳又以閣

學授晉撫，遙遙相對，相去適三十年。「隨肩」之句，若語讖焉。惟陳未及之任，即開缺以待郎候補，偕大學士陸潤庠授讀毓慶宮。（民國四年乙卯，袁世凱營帝制，潤庠以憂志卒，陳輓以聯，有「來日大難，及此全歸天所篤」之語。）當時或爲其失開府借，未幾革命軍起，晉撫陸鍾琦死之，乃羣歎其福命之優。鼎革以還，久寓故都，同光老輩，魯殿巍然，年近九旬，神明弗衰，書法清腴，猶能於燈下作小楷，所爲詩視壯年益精密，說者謂斯頤之壽，殆不難致，近者遽以病卒，香齋凋零，聞者當有同感也。

寶廷佩綸之逝，陳均有詩哭之。「哭竹坡」云：「大夢先醒棄我歸，乍聞除夕淚頻揮。隆寒并少青蠅弔，渴罪懸知大鳥飛。千里訣言遺稿在，一秋失悔報書稀。梨渦未算平生誤，早羨陽狂是鏡機。」「入江哭簞」云：「雨聲蓋海更連江，迸作辛酸淚滿腔。一醉至言從此絕，九幽孤憤孰能降？少須地下龍終合，才立人間鳥不雙。徙倚虛樓最腸斷，年時期與倒春缸。」眞筆可誦。佩綸當馬江失事後，陳丁母憂，輓以聯云：「狄梁公率使念吾親，白雲孤飛，將母有懷嗟陟屺。」「周公瑾同年小一月，東風未便，弔喪無面愧登堂。」（此據李岳瑞「春冰雪野乘」。黃哲維「花隨人飛盡憶」云：「周公瑾三字，當作孫伯符，蓋伯符小於公瑾也。」按三國志周瑜傳，裴注引江表傳載孫權母謂權曰：「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是公瑾實小於伯符，「野乘」所載似未誤。哲維殆因

「兄事」之語而聯想偶失歟。）皆清流黨之哀音也。陳與佩綸之交尤篤，佩綸墓志，亦陳所撰，於馬江之役，頗爲申雪云。

陳以同治甲子科舉人（乙丑補行福建鄉試）成戊辰科進士，改庶吉士，年甫二十一也。辛未留館授編修，光緒元年乙亥大考二等，配名遇缺題奏，迺翔翰詹，迭司文柄，壬午以侍講學士簡江西正考官，轉讀學，就簡江西學政，翌年擢內閣學士。甲申中法衅起，與佩綸（侍講學士）吳大澂（通政使）同受命參軍務，吳會辦北洋，陳會辦南洋，張會辦福建海疆。佩綸最用事，以馬江之敗造成。陳與江督曾國荃頗不相得，未能有所展布，旋以管保唐炯徐延旭，（唐徐以滇撫桂撫督師獲重咎。）交部嚴加議處，遂降五級調用。三會辦惟大澂幸無恙，（十年後亦緣甲午軍事罷湖南巡撫）。當陳與佩綸獲譴時，諺者爲一諧聯云：「八表經營，也不過山西禁烟，廣東開賭。」「三洋會辦，請先看侯官降級，豐潤充軍。」嘲陳與二張也。之洞山西巡撫謝恩摺有「職限方隅，不敢忘經營八表之略」之語，在晉禁烟頗力，督粵弛禁閩姓，故云。惟陳實籍閩縣，非侯官。沈太侔「東華瑣錄」謂「嘲張幼樵林少穆張香濤」，蓋因侯官而誤，此時安得有林少穆（則徐）乎？甲申軍事，之洞方爲兩廣總督，以廣西馮子材等諒山大捷，論撥軍籌餉功，賞戴花翎，朝眷日厚，視陳與佩綸榮枯判然矣。寶廷先罷，（壬午以禮部右侍郎典試福

建，覆命途中納妾，擬職。）佩綸與陳繼之，清流黨遂瓦解。

陳得鑄級處分，時已丁母憂，歸里不出，迨己酉（宣統元年）以荐起，奉召入都，優遊林下者二十餘年矣。再補原官，總理禮學館，充資政院欽選議員（以碩學通儒資格）。既開山西巡撫缺以候補侍郎直毓慶宮，旋授正紅旗漢軍副都統。清室遜政後，洊加太傅。比聞其舊君予飾終之典，晉贈太師，諡曰文忠。

庚辰（光緒六年）午門李三順一案，陳於太后盛怒之下，抗疏力諍（張之洞和之）收匡救之效，尤爲清流黨出色之舉。其門人陳三立輓詩「早彰風節動宮闈」之句，謂此也。（其事另詳「庚辰午門案」篇。）

陳與三立，三立爲其壬午典試江西所得士。師生均工詩；寶廷壬午典閱試，所得士如鄭孝胥（解元）、陳衍、林紆（時名羣玉），後亦爲陳詩友。（陳和紆詩有句云：「讀書博箋等傷性，多文爲富君勿貪。」時紆以譯小說所入頗豐，又喜作麻雀之戲也。婉而多諷，誠雋語。）

陳壽八十八。其翰林前輩（同治乙丑，舉一科）會爲同治師傅之張英麟，卒於民國十四年（乙丑），壽亦八十八，晚年亦甚健。張適屆舊例重宴瓊林之歲，陳且逾七年。——民國廿四年

庚辰午門案

附述神機營事

清光緒六年庚辰，有午門護軍與太監爭毆一案，朝野注目，其事甚可述。八月十二日，孝欽后命侍奄李三順賫物出宮，致其妹醇王福晉。至午門，以未報敬事房知照門衛放行，護軍照例詰阻。三順不服，遂至爭鬪。三順以被毆失物歸訴。孝欽時在病中，怒甚，言於孝貞后，必殺護軍。事下刑部暨內務府審辦，八月十三日上諭：「昨日午門值班官兵有毆打太監以致遺失賫送物件情事，本日據岳林奏太監不服攔阻與兵丁互相口角請將兵丁交部審辦並自請議處一摺，所奏情節不符。禁門重地，原應嚴密盤查，若太監賫送物件，並不詳細問明，輒行毆打，亦屬不成事體。著總管內務府大臣，會同刑部，提集護軍玉林等，嚴行審訊。護軍統領岳林，章京隆昌，司鑰長立祥，著一併先行交部議處。」蓋據奄人二面之詞，坐罪護軍也。讞三上，后以爲輕，飭更審擬。十一月二十八日覆奏，仍執前議。二十九日奉上諭：「午門值班護軍毆打太監一案，會諭令刑部內務府詳細審辦，現據訊明定擬具奏。此案護軍玉林等，於

太監李三順奉使齎送物件，竟有攔阻毆打情事，已屬荒謬，該衙門擬以玉林從重發往吉林充當苦差，祥福從重發往駐防當差，覺羅忠和從重折圈三年，並將岳林請旨交部議處，自係照例辦理，惟此次李三順齎送物件，於該護軍等盤查攔阻，業經告知奉有懿旨，仍敢抗違不遵，藐玩已極，若非格外嚴辦，不足以示懲儆。玉林祥福均著革去護軍，銷除本身旗檔，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遇赦不赦，忠和著革去護軍，改爲圈禁五年，均著照擬枷號加責。護軍統領岳林著再交部嚴加議處。至禁門理宜嚴肅，嗣後仍著實力稽查，不得因玉林等抗違獲罪，稍形懈弛。懍之！一對護軍不惜格外重處。而於奄人之違例，不置一詞。此諭既頒，聞者駭然，以其長奄人之焰，流弊甚大也。至十二月初七日，乃有改定罪名之兩宮懿旨：「午門值班兵丁毆打太監一案，護軍玉林等因藐抗獲咎，原屬罪有應得，惟念門禁至爲緊要，嗣後官兵等儻誤會此意，稍行瞻顧，關係匪輕，著格外加恩，玉林改爲杖一百，流二千里，照例折枷，枷滿鞭責發落，祥福改爲杖一百，鞭責發落，忠和改爲杖一百，實行責打，不准折罰錢糧，仍圈禁二年，圈滿後加責三十板，護軍統領岳林，免其再行交部嚴議，太監李三順，著交慎刑司責打三十板，首領太監劉玉祥，罰去月銀六個月。至瘋犯劉振生混入宮禁，已將該管首領太監等分別摘頂罰銀斥革責打發遣，以示懲儆。仍著總管內務府大臣恪遵定制，將各該太監嚴行約束。禁門重地，如值班人等稍有疏懈，定當

從嚴懲辦，決不寬貸。」（劉振生混入宮禁，爲是年之另一案。）護軍處罰減輕，奄人亦得薄懲，並有嚴行約束太監之命，可謂差強人意。此案之結束如是，其間之轉圜蓋大不易也。

翁同龢當時對此案之經過，以次略有所記。其八月十三日日記云：「中官出午門，爲禁兵攔阻，爭扭，將禁兵交刑部，而中官云受傷。」十月二十日云：「刑部奏結太監被午門護軍毆打一案，奉旨再行訊問。（未見明發。）」十一月初七日云：「刑部內務府會審午門之兵與內監互毆一案，內監無傷，而門兵問軍流。摺上，奉旨情節未符。蓋至是已再駁矣。」二十七日云：「昨日內府刑部奏午門案，懿旨將抗旨例查出具奏。今日覆稱，抗旨無例，照違制例，抗即違也。」二十八日云：「夜訪吳江相國（按協揆樞臣沈桂芬也），知昨日午門案上，聖意必欲置重辟，樞臣力爭不奉詔，請特繁。今日傳諭內務府刑部堂官，仍須加重罪名也。竊思漢唐以來，紹濞之弊，往往起於刑獄，大臣無風骨，事勢漸危，如何如何！」二十九日云：「是日內刑兩處封奏，並呈律例一冊。奉旨將護軍兩人加重發黑龍江，遇赦不赦，又一人係覺羅，尤重，圈禁五年，護軍統領岳林加重嚴議。」十二月初七日云：「欽奉懿旨：午門毆打太監一案，將首犯杖一百，流二千里，折枷，餘犯皆減，渙然德音，海內欣感。前日庶子陳寶琛張之洞各有封事爭此，可見聖人虛懷，大臣失職耳。既感且愧。」所記雖簡略，可見此案自發生至結束之過

程，蓋以樞廷刑部等之爭持，護軍得免死，而仍格外從重定罪。大臣不許論之，始得從輕改處。二庶子挽回已定之局，其力偉矣。

張之洞時官左庶子，陳寶琛時官右庶子。（均兼日講起居注官。）廿月二十九日重處護軍之上諭既頒，陳氏以此案若竟如此結局，關係甚鉅，待講）與過從最密，知而告之洞。之洞曰：「吾亦欲上一疏，爲同聲之官寺立誓，斷太后之自悟，勿爲護軍乞恩。太后盛怒之下，不宜激之，而正疏之外，並附一片，則仍爭此案處分之失當。之洞聞之，亟致一書，而正疏之外，並附一片，則仍爭此案處分之失當。之洞聞之，亟致一書，名作隱語也。十二月初四日，兩人之疏同上。之洞旋於直所晤陳，復問「之洞頓足曰：「誤矣，誤矣！」孝欽覽疏，爲之感動，遂於初七日謂陳曰：「吾豈此大建言，居然獲效矣。請問附片中究是如何說法。」陳之妙，示推服焉。斯亦張陳一出色之舉。陳之膽力，及爲義之勇，尤過（編）所記云：「十二月因案與陳寶庵太傅交章奏請裁抑閣宦，恭親王見！先是有中官率小奄二人，率內命挑食物八盒，賜醇邸，出東右門，與

殿搶告。兩宮震怒，立擬護軍統領職，門兵交刑部，將置重典。太傅擬上疏極諫，公謂措詞不宜太激，止可言漸不可長，門禁不可弛，如是已足，我當助君言之；若言而不納，則他事大於此者不能復言矣。太傅以爲然，改正義爲附片，有云：皇上尊懿旨，不妨加重，兩宮違祖訓，必宜從輕，出自慈恩，益彰盛德。公猶慮其太峻，夜馳書，謂附子一片請勿入彀。太傅以示幼樵侍講。侍講曰：藉義不用可惜。卒上之。公閱而歎曰：君友諫不納，如何能企主上納諫乎？翌日以俟事遇太傅於道廬，問消息如何。曰：如石投水。意謂留中也。又數日，兩宮視朝，諭樞臣此案可照原議，毋庸加重。公聞之，折簡與太傅云：如石投水，竟成佳讖。與余所聞者蓋大致相同，可印證。（十二月初七日頒懿旨。孝欽是日似未力疾視朝。）此附片措詞最難，妙在得體。

張之洞於抱冰堂弟子記（羅惇齋賀退隨筆云：「託名弟子，實其自撰也。」）自述此事云：「庚辰辛巳間官庶子時，有中官率小奄兩人，率旨挑食物八盒賜醇邸，出午門東左門，與護軍統領及門兵口角。遂毀棄食盒，回宮以殿搶告。上震怒，命擬護軍統領職，門兵交刑部，將置重典。樞臣莫能解，刑部不敢訊，乃與陳伯潛學士上疏切論之。護軍統領及門兵遂得免罪。時前數日內有兩御史言事瑣屑，不合政體，（如爭遷安縣落花生秤規之類。）被責竊處。恭邸手張陳兩疏示同列曰：彼等摺真笑柄，若此真

可謂奏疏矣！」此爲張氏晚年追憶而約略記之，未及致詳，且孝欽后猶在，意有所諱，於個中委曲，有不便質言者。恭王奕訢對張陳奏疏之稱譽，當是事實。

張陳之疏，爲恭王奕訢所歎服，均名奏議也。張疏云：「竊近日護軍玉林等毆太監一案，劉振生混入禁地一案，均稟中旨處斷訖。查玉林固係毆太監之人，而劉振生實因與太監素識，以致冒干禁禁，是兩案皆由太監而起也。伏維閣臣悉檮，爲禍最烈，我朝列聖馭之者亦最嚴。我皇太后皇上恪守家法，不稍寬假，歷有成案，紀綱肅然。即以此兩案言之，玉林因藐抗懿旨而加重，並非止以太監被毆也，劉振生一案，道路傳聞，謂內監因此事被罪發遣者數人，是聖意灼見弊根，並非嚴於門軍而寬於警御也。仰見大中至正，官府一體，曷嘗有偏縱近待之心哉？惟是兩次諭旨，俱無戒責太監之文，竊恐皇太后皇上裁抑太監之心，臣能喻之，而太監等未必喻之，各門護軍等未必喻之，天下臣民未必盡喻之。太監不喻聖心，恐將有藉口此案恫喝朝列妄作威福之患。護軍等不喻聖心，恐將有因噎廢食見奸不詰之憂。天下臣民不能盡喻聖心，恐將有揣摩近習諂事紹璫之事。夫嘉慶年間林清之變，則太監爲內應矣。本年秋間有天棚搜出火藥之案，則太監失於覺察矣。劉振生擅入宮禁，不止一次，則太監從無一人舉發矣。然則太監等當差之是否勤慎小心，所言之是否忠實可信，聖明在上，豈待臣言？萬一此後太監等實有私

自出入，動託上命，甚至關係政務，亦復信口蝶蝶。充其流弊所至，豈不可爲寒心哉？相應請旨嚴飭總管內務府大臣將太監等認真約束稽察，申明鐵牌禁令，如有藉端滋事者，奏明重加懲處。至內監出入，舊例應有門文，即使謂禁中使令繁多，向來或有便宜辦理，非外廷所能盡悉者，亦望敕下總管內務府大臣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妥議章程，以後應如何勘驗以謹傳宣而杜影射之處，奏明遵守。其劉振生一案，如有懲辦太監，亦懇明旨宣示。則聖心之公，國法之平，天威之赫，曠然昭著於天下，庶幾宿衛班軍，知感知悚，可以各舉其職矣。臣記注之官，職在拾遺補闕，聞之經曰：履霜堅冰，防其漸也。傳曰：城狐社鼠，惡其託也。迂愚之見，不敢不竭知上陳。伏祈聖鑒。謹奏。」

陳疏云：「奏爲請旨申明門禁舊章以肅政體而防流弊恭摺仰祈聖鑒事：前因午門護軍毆打太監事下刑部內務府審辦，未幾遂有劉振生擅入宮內之事，當將神武門護軍兵丁斥革。昨者午門采結，朝廷既重科護軍毆打違抗之罪，復諭以禁門理宜嚴肅，仍當實力稽查。聖慮周詳，曷勝欽服。臣維護軍以稽查門禁爲職，關防內使出入，律有專條。此次刑部議認玉林等，謂其不應于禁地門毆，非謂其不應稽查太監也。諭旨從而加重者，謂其不應藐抗懿旨，亦非謂其不應稽查太監也。雖然，藐抗之罪，成于毆打，毆打之畔，起于稽查，神武門兵丁失查擅入之瘋犯，罪止于斥革，午門兵丁因稽查出入之太監，以致犯官

內然每
就輕，
憲于前
凡遇太
有門禁
此輩聞
禁器械
列聖防
在皇上
既不能
關，莫
門。臣
，凡遇

辦何事，其門官與守衛官軍搜檢沿身別無夾帶，方許放出，回還一律搜檢，以憑逐月稽考出外次數，如有不服搜檢者，杖一百，發附近充軍，門官及守衛官軍失于搜檢者，與犯人同罪。我朝成憲，本極嚴明。擬請旨申明定章，飭下護軍統領等衙門，嗣後仍照舊例報門者方許放行，庶有稽查之責，而無抗違之誤，以重差使而杜冒混，並請特旨飭諭內務府，約束太監等，以後均當恪遵定制，益加敏抑，如有驕縱生事不服稽查者，必當從嚴懲辦，既以仰符列聖杜漸防微之至意，亦使天下臣民知重治兵丁非爲毆打太監，亦非偏聽太監赴愬之詞，則羣疑釋然，彌彰宸斷之公允，大局幸甚！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附片云：「再臣細思此案護軍罪名，自係皇上爲尊崇慈旨起見，格外從嚴，然一時贖詔書者，無不惶駭。蓋旗人銷檔，必其犯姦盜詐僞之事者也，遇赦不赦，必其犯十惡強盜謀故殺人之事者也。今椒人成傷，情罪本輕，即違制之罪，亦非常赦所不原，且國禁五年，在覺羅亦爲極重。此案本緣稽查攔打太監而起，臣恐播之四方傳之萬世，不知此事始末，益滋發議。臣職司記注，有補闕拾遺之責，理應抗疏瀝陳，而徘徊數日，欲言復止，則以時事方艱，我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敬皇太后，肝食不遑，我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聖躬未豫，不願以迂愚激烈之詞，干冒宸嚴，以激成君父之過舉。然再四思維，我皇太后垂簾以來，法祖勤兵，虛懷納諫，實千古所僅見，而于制嚴官寺，尤極嚴明，臣幸

遇聖明，若竟曠職辜恩，取容緘默，坐聽天下後世執此細故以疑議聖德，不獨無以對我皇太后皇上，聞心先無以自安，不得已附片密陳。伏乞皇太后鑒臣愚悃，官中幾暇，深念此案罪名有無過當，如蒙特降諭旨，格外施恩，使天下臣民，知至愚至賤荒謬抗之兵丁，皇上因尊崇懿旨而嚴懲之於前，皇太后因繩家法防流弊而曲宥之于後，則如天之仁，愈足以快人心而光聖德。昔漢文帝欲誅驚犯乘輿之人，卒從廷尉張釋之罰金之議，又欲族盜高廟玉環者，釋之執法奏當，文帝與太后言之，卒從廷尉，至今傳為盛德之事。臣徬徨輾轉，而卒不敢不言不忍不言者，豈有惜于二三兵丁之放流幽繫哉，實願我皇太后光前愆後，垂休稱于無窮也。區區之愚，伏祈聖鑒。謹奏。」

張疏見張文襄公全集，陳疏承其孫王孫君（葵）借鈔，並以當時關於此事致張佩綸之手札三通相示，一併逐錄如左：「投醪之說，琅琊如肯以進，無形之匡救，不勝于外人萬萬哉？晨訪扶桑不遇，聞赴東山，大有把臂入林之意，可笑。頃亦無與尋臧文仲矣。黃園世丈侍者。名心叩。」「示來，深為焦急。此證諸藥均未投機，一二日內即守不服藥為中醫之言，亦是一法。蓋雜投亦無益，不如聽其機之潛轉，但壯火不降，燥熱難當，則惟飲瓜汁及參麥湯，以為治標之計。濟川於此證未得端緒，斷無灼見，其所長在溫證也。且邀之未必來。來亦未必早。尤為可恨。姑由姪作字訂之。姪胃間濕熱，故喜茗輒嘔，

頃食瓜已愈。吾文憂悶，自不能已，宜稍自警，無任盼幸。姪寶琛頓首。」一藥中尚須投附片一味，故欲親診此證，不急急。稍遲數日，二劑並下，更易奏功。務先止之。再讀。繩丈。破叩。」以隱語達指，深可玩味。其至十二月初四日始上疏，蓋待孝欽事過而悔心漸萌，庶言之易入，即所謂聽其機之潛轉歟。陳氏同治戊辰入翰林。爲張佩綸（辛未）詞館前輩。其以文稱張。以張姪人駿亦戊辰翰林與陳爲同年進士之故。

諸家記載之言此案者，可供參閱。王小航（照，晚以字行）方家園雜詠紀事附記云：「慈禧遣閹人赴醇王府，出午門，凡閹人出入例由旁門，不得由午門，值日護軍依例阻之，閹恃勢用武，護軍不讓。閹歸告慈禧，謂護軍毆罵。時慈禧在病中，遣人請慈安臨其宮，哭訴被人欺侮，謂不殺此護軍則妹不願復活。慈安憐而允之，立交刑部，並面諭彙南書房行走之刑部尚書潘祖蔭，必擬以斬決。祖蔭到署傳旨，訊得實情，護軍無罪。秋審處坐辦四員提調四員，皆選自各司最精於法律者也，（時刑署中有八大鞏人之稱。）同謂交部即應依法，倘太后必欲殺之，則自殺之耳，本部不敢與聞。祖蔭本剛正，即以司官之言覆奏。慈安轉告慈禧，慈禧大怒，力疾召見祖蔭，斥其無良心，潑辣哭叫，捶牀村罵。祖蔭回署，對司官痛哭，於是曲法擬流。自是閹人攜帶他人隨意出入，概無門禁。」於刑部之爭持，及孝欽之恚怒

言之頗詳，可見當時事態之嚴重，惟於此案之猶得轉圜處，未之及焉。有謂此案之轉圜，由於恭王突訴之抗爭者。金梁清后外傳慈禧太后一則云：「皇堂聞見錄：凡內廷有昇出物件，應由敬事房先行照門，如未照門，不得放行。光緒初，有太后賜件，未經照門，護軍阻之，太監不服，互毆，奔奏。太后大怒，謂統領岳林應處斬。恭親王曰：岳林失察，罪至交議，護軍應斥革耳。太后曰：否則廷杖。王曰：廷杖乃前明虐政，不可效法。太后怒曰：汝事事抗我，汝爲誰耶？王曰。臣是宣宗第六子。太后曰：我革了你。王曰：革了臣的王爵，革不了臣的皇子。太后無以應，始如議，然怒極矣。」恭王突訴蓋曾借樞臣爭此案，惟自領袖樞廷，已屢經挫折，此時恐未必能對孝欽以此等語強爭也。意者外間以此案定局之後，忽有轉圜，必由於王大臣中最有力者之力爭，突訴以皇叔之貴，久長軍機，最爲朝野所矚目，故傳有此段情事耳。又林紘鐵笛亭瑣記云：「李三順，閩人也，年十五六時，孝欽太后命將物件賜醇邸七福晉，行及午門，爲護軍所止，檢視盒中何物，三順不聽檢，遂闕閱久之。三順置盒於地，奔奏太后，言守門護軍不聽出。孝欽適病，大怒而哭。慈安來省，問狀。孝欽曰：吾病未死，而護軍目中已無我矣。慈安曰：吾必殺此護軍。於是降旨盡取護軍下獄。刑曹據祖制上陳，言門禁應爾，不宜殺。慈安曰：何名祖制，我死後非爾祖邪？必殺。於是譴垣爭上疏，言皇帝孝，故治護軍宜嚴，太后慈，應格外加恩。」

，以廣皇仁，以彰聖孝，云云。疏，實出講官春坊也。所記猶有未歸赦免。

高樹金鑾瑣記云：「楚粵兼圻

注：「予在方略館，見舊檔冊有一近待以防後患。尋原摺不見。是時張公上書論之，蓮英銜恨甚深。叔來張公入相，楊思尹繳呈密詔，竄隨行，事在光緒十二年丙戌，張氏（論之者，御史朱一新也，緣是降。至云忘張氏庶子之左右，則左。其以戊戌之獄不獲昭雪，疑李奄李已失勢，豈尙能干預及此？案未

陳張之疏，均言及劉振生闖入宮禁暨禁中天棚發見火藥事。劉振生案，事在十一月初八日。火藥案，事在九月初三日。李慈銘十一月初九日日記云：「聞昨日晴時，有人衣青在裏直入慈寧宮門，至體元宮西暖閣下，持烟筒吸烟。時慈禧皇太后將進膳，聞欬聲，問誰何，應曰我內監。執之，詢所來，曰自天上來。來何爲，曰來放火。此異事也。先是，九月初，乾清宮徹涼棚，有火藥鋪席上，及藏引火具於架間者，有旨以內監進內務府慎刑司嚴鞠，尙未得實。今又有此事，其如陳持弓之犯鉤盾劉思廣之入舍元邪，抑監豎之黠者誘鄉愚以揭官闈冀緩其獄邪，抑門籍過弛奸賈猜黜與宦寺市易狃於出入邪？」翁同龢九月初四日日記云：「昨日長春宮天蓬內屋棧中有火藥一二斤，洋取燈無數，奉旨發慎刑司嚴詰。」十一月初九日云：「昨日午刻，長春宮繙出一人，張姓，本京人，住西城，直達配殿，咳嗽。查究始得其人。問從何來，則滿口胡說，類病瘋者。交慎刑司訊辦。蓋自中正殿角門入宮也。（此門自小安開後，至今爲若輩出入捷徑。）」十一日云：「派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會同刑部，審訊闖入宮禁之劉振生。」十二日明發上諭：「內務府奏擊獲擅入宮內人犯，請派王大臣會同刑部審辦一摺，本月初八日宮內擊獲劉振生一犯，肯即解交刑部，派軍機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會同刑部，嚴行審訊，定擬具奏。」十七日諭：「擅入宮內人犯劉振生，供出係由神武門進內。宮禁森嚴，竟任令該犯走入，門禁懈弛已

極，實堪痛恨。是日值班之護軍統領載鶴，交部嚴加議處。其該班章京，著即革職。兵丁即行斥革。該犯進神武門後，所有經過之處，是日值班人員，均著查取職名，交部議處。二十八日諭：「軍機大臣等奏會審擅入宮內人犯定擬請旨一摺，劉振生素患瘋疾，混入宮禁，語言狂悖，實屬罪無可逭，著照所擬即行處絞。」（翁氏十二月初五日日記：「以，劉振生闖入宮禁一案，護軍統領載鶴又侍衛十人內務府護軍參領一人照部議均革職，餘皆革留。」）至對奄人之懲處，未見明發諭旨。因張之洞疏中請明旨宣示，故於十二月初七日懿旨附及之。天棚火藥案，則迄無明發也。

是年既有護軍之案，而同為禁軍暨價特高之神機營，（神機營昉於明永樂時，為肄習火器之軍。清則置自咸豐十一年（采文祥之議）。其制係選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前鋒營護軍營步軍營火器營健銳營內務府圓明園護軍營兵之精銳者別為營，以時演練槍砲技藝，領其事者為掌印管理大臣一人，於親王郡王內特簡，又管理大臣，於王公領侍衛內大臣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內特簡，無定員，體制極為隆重。同治間剿捻時，左宗棠李鴻章請統兵大臣，命由恭王奕訢會同神機營王大臣節制。）亦發生因案撤換掌印管理大臣之事，可連類而齊。

醇王奕訢同治間管理神機營事務，佩帶印鑰。德宗嗣統，解各職，乃代以伯彥訥謨訥（蒙古親王，

僧格林沁子），諡稱：「醇親王辦理多年，經武整軍，著有成效，仍將應辦事宜，隨時會商。」道光緒庚辰十月，復以醇王奕讓代伯彥訥謨詰，（二十九日懿旨：「醇親王奕讓著管理神機營事務，佩帶印鑰，寶蓋並著管理該營事務，伯彥訥謨詰毋庸管理。」）以伯彥訥謨詰因事被糾也。翁同龢是月二十二日日記云：「是日伯王奏：神機營馬兵△△挾刃尋死，請即正法，抑交刑部。奉旨按軍法從事。（未見明發。）」二十九日記管理神機營之更易，謂：「昨醇邸有封事，大略言正法馬兵未免過刻也。」又李慈銘是日日記云：「此以南苑大操事也。自八月初都統穆騰阿等赴南苑秋操，至是月二十一日回京。二十六日聞伯彥訥謨詰奏請誅一已革驍騎校。或云：伯王主操過嚴，士多怨，此人以犯令革，復求見，搜其衣，中有小刀，疑欲行刺，（按文廷式選錄李氏日記，此處加批云：「盛伯希祭酒告余云：此人實欲行刺，非疑之也。」）杖而後誅之。或云：此人故刁悍，橫於軍中，而為朱邸所眷，（按文氏批云：「伯希云：其母為邸中浣衣婦，其言得入耳。」）恃此屢忤犯，故被誅。不能詳也。誅之次日，其母及妻子皆服毒，死於伯王之門。（按文氏云：「此言恐不盡確。」）醇邸以聞，始有此諭云。」（李有詠史云：「龜劉五柞設和門，神策由來七校尊。虛說靈光搜挾刃，竟聞胡建劾穿垣。南軍日造黃龍艦，東府親持白虎幡。講武驪山原故事，銀刀組甲久承恩。」亦指此。）文廷式聞慶偶記云：「伯彥訥謨詰，僧忠

魏王之子也，管神機營，持法嚴。有兵丁犯法者，革之。其人懷刃欲行刺，事洩，將戮之，而其人之母乃爲醇府乳媪，因是求訴，遂得不死。俄而醇邸復蒞神機營，人咸樂醇邸之寬而憚伯彥訥謨詰之嚴，醇邸亦由是惡之。及西邊事亟，言官屢請聯絡蒙古，以衛邊陲。醇邸曰：此不過爲伯彥訥謨詰開路耳。卒置不用。」所記情事，間有異同，大體可參閱。神機營爲天子禁旅，領以親貴重臣，視之甚重，而積久弊叢，整飭殊難。聞塵偶記云：「今神機營之制已三十三年，而甲午出兵，疲瘵殘弱，無異往昔。剛毅以廣東巡撫初入樞廷，又請每旂擇壯丁加以操練。上曰：汝習聞舊論，不知八旂之兵今日已無可練習。聖明燭照，固深知積弊之未易除也。」又云：「甲午之秋，神機營出兵，有過於蘆溝橋者，見其前二名皆已留髻，第三名則十一二齡之童子也，餘多衣棍不周體，踣踞道旁，不願前進。遇之者口占一詩，有相逢多下海（京師呼髻爲下海，海字疑領字轉音）此去莫登山之句，蓋兵出防山海關，故借點山海二字云。」醒醉生（汪康年）莊諧選錄卷二云：「法越之役，醇賢親王將命神機營出征以耀武。許恭慎公知其不可，而難於發言，因作書與王云，以王之訓練有素，必所向克捷，惟慮南北水土異宜。且聞彼地痲痺，倘兵士遺痲痺，有所折挫，不特於天威有損，且於王之神武亦恐有所關礙。於是王大省悟，次日見恭慎曰：汝言大是，且兵士以戰死，固其分，若以瘵死，使致損挫，豈不笑人，吾已止是命矣。由是王

益敬服恭慎云。」均言神機營之不可用。

沃丘仲子（費行簡）慈禧傳信錄卷上第五章云：「當檢校近郊，后欲遣京營兵禦寇，會操，遣內侍視之。還報：罷操後，諸兵各手一鳥筴，已徧伴茶肆間矣。不信，更詢之內。佑對：京諺有糲米要掉，見賊要跑、僱替要早、進營要少，蓋指旂營兵士言，謂領糧必臨陣則奔逃若恐不及，值操則預僱替身，平日復鮮有到營任差者也。后震怒，遂令交讓檢營操。讓承命大校，則士弱馬疲，步伐錯亂，有馬上騎輒墜，致折其股。詰之，對曰：豆腐者，安能騎？讓笑且怒，歸以告樞臣，將重劾之。文祥謂：吾聞宿衛且然，此曹庸足領侍衛內大臣，前鋒護軍則其屬也。讓知諷已，然諸軍實亦疲敝，不得已，匿前事不以上練宜勤，且陳巡捕五營尤疲弱，宜改挑旂兵練習。得旨如所請行，而實步軍統領存誠等泄並禁衛旂綠兵操，皆任之讓。后亦時遣內奄易裝往察之。時崇綸方任左翼總兵，固嘗於資乃鑄金易旂幟，備槍械，神機營兵亦排日肄習，六閱月而軍容火荼矣。諸奄以狀告后，后然廢弛已七十餘年，積習卒不可漸。嘗校查城兵，有步軍校後至，讓叱令鞭之，衣解而睚眦地。問所由來，泣啓曰：家十口，月糴五金，食莫能供，則領劬於骨董肆，自盛小攤於

晨會隆福寺，故赴機獨邊，無他也。環嘆，揮令退。又火器營有弁鎗砲使碎，而以護錢貨之市肆，事發自盡，母妻亦縊以殉。環知饑薄紀弛，整飭匪易，屢以各營習操成效漸著請分別各歸統率上聞，冀卸己責，后卒不允，然諸寇亦未嘗逼京師，故春佑戲稱諸都統爲福將。獨文祥持議，謂非兵不可用，特京師繁華靡麗之場不宜購武耳。同官皆不之信。後祥銜命治盜遼瀋，揀神機營兵千人從。逾年歸，疲瘁者皆壯悍，且耐勞苦。訖讓大稱異。祥曰：非有他術，特地無戲園酒肆博場，不耗資，不耗時，一月而放心收，三月而操演勤，然後示之以捕盜之賞，予之以獎功之牌，期年有成，幸如前論，王何能爲？衆皆服其論。」亦言神機等營之窳弛，而獨許文祥之善於治軍，綴錄以備參稽。

小說中，寫及神機營者，我佛山人（吳沃堯）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第二十七回（管神機營王爺撤差）云：「——子明道：你真是少見多怪。外面的營裏都是缺額的，差不多照例只有六成勇額，到了京城的神機營，却一定溢額的，並且溢的不少，總是溢個加倍。我詫道：那麼這種餉怎樣呢？已明笑道：糧餉却沒有領溢的，但是神機營每出起隊子來，是五百人一營的，他却足足有一千人。比方這五百名是槍隊，也是一千桿槍。我道：怎麼軍器也有得多呢？子明道：凡是神機營當兵的，都是黃帶子紅帶子的宗室，他們關得很呢，每人都用一個家人，出起隊來，各人都帶着家人走，這不是五百成了一千了麼？我

道：軍器怎麼也加倍呢？子明道：每一個家人都代他老爺帶着一桿鴉片烟槍，合了那五百枝火槍，不成了一千了麼？並且火槍也是家人代拿着，他自己的手裏，不是拿了鴉片，便是臂了鷹。他們出來，無非是到操場上去操。到了操場時，他們各人先把手裏的鷹安置好了，用一根鐵條兒，或插在樹上，或插在牆上，把鷹站在上頭，然後肯歸隊伍。操起來的時候，他的眼睛還是望着自己的鷹。偶然那鐵條插不穩，掉了下來，那怕操到要緊的時候，他也先把火槍擊下，先去把他那鷹弄好了，還代他理好了毛，再歸到隊裏去。你道這種操法不奇麼？我道：那帶兵的難道就不管？子明道：那裏肯管他？帶兵的還不是同他們一個道兒上的人麼？那管理神機營的都是王爺。前年有一位郡王，奉旨管理神機營，他便對人家說：我今天得了這個差事，一定要把神機營整頓起來。當日祖宗入關的時候，神機營兵士，臨陣能站在馬鞍上放箭的，此刻鬧得不成樣子了。倘再不整頓，將來更不知怎樣了。旁邊有人勸他說：不必多事罷，這個是不能整頓的了。他不信，到差那一天，就點名閱操，揀那十分不像樣的，照營例辦了兩個。這一辦可不得了，不到三天，那王爺便又奉旨撤去管理神機營的差使了。你道他們的神通大不大？」調侃語，特諷虐，雖形容過甚，語涉不經，而可見社會對神機營之詬病也。其言王爺撤差，即影指伯彥訥謨帖庚辰撤差之事，惟於其原委未能深悉耳。

又近見大林山人（湯用彬）筆記云，「余以丁酉（光緒二十三年）入京，所居爲順治門外教場口內。一日神機營傳操，指定老騰墩以南空地爲操場，先期各兵士將附近各胡同口用帳幔遮掩。余等以爲將禁止參觀耶，詎屆時觀者蟻集。兵士每操一回合，即紛紛入幔。余等又疑休息固無須遮掩，繞道竊窺，則滿地排列鴉片煙具，各兵士拚命呼吸，候令再出。如是者更三五番，日將暮矣。督操王大臣先歸，彼等亦撤幔攜具，呼嘯而去。」情狀類是。固無怪詭病之集矣。

——民國廿九年

庚戌炸彈案

史料爲治史者所注重，近代史料，爲時未遑，關係尤切，更應特加之意，從事蒐集保存，以供鏡覽，而資史家之要刪。乃往往徒知古昔史料之可貴，於近者則忽之，或知其足重矣，而以爲得之可不甚費力，未若古昔史料之難於發見，因之不肯亟亟訪求，孜孜輯錄，不知斯固有稍縱即逝者，久且放失淹沒，不易復覩。蓋史料雖是而沈冥不彰者甚夥，可喟也。梁任公（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分論一（人的專史）第二章（人的專史的對相）有云：「研究近代的歷史人物，我們很感苦痛，本來應該多知道一點，而資料反而異常缺乏。」此種感覺，當不備梁氏一人爲然，其通要在從事蒐輯之不早耳。

清宣統二年庚戌春間北京有銀錠橋之案，鬧動一時，即革命黨人汪精衛（兆銘）謀炸監獄攝政王載灃而被破獲事也。此樁公案爲近代史上極可注目者，雙方之舉措均可書。當時汪氏如何決心犯險，及與同志如何經營布置，破獲後被逮之情形，供詞之內容，並清廷方面之從寬定案暨待遇各節，實爲重要之史蹟，而歷年未久，此項事實，一般人漸多不甚了了。甚至語及銀錠橋一地，亦復懵然罔覺其政治史蹟

上之重要性。從知史料散佚，若存若亡，倘再不亟事蒐輯，後此更難著手矣。近張次溪君（江裁）以所纂「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暨「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別錄」見示，爲之一快。

張君承其尊人篁溪翁（伯樵）之學，致力史乘，對於北京掌故，尤極究心。篁溪爲汪氏同學友，當宣統三年辛亥九月汪氏出獄，篁溪遊諸獄門。其跋汪氏供詞，言其情事頗悉。汪氏序「蒙難實錄」亦有云：「余於辛亥九月十六日出刑部獄。其時黨禁雖弛，而同人方各有所事，秘其行蹤，不能集獄門外相候。獨張君伯樵來遊，遂同至泰安棧。君爲留日法政同學，歸國後供職法曹，平日與黨人無往來，至是毅然不以指目爲嫌，盡其周旋之雅，故人風義，有足多者。」可以概見。次溪纂述，其淵源亦可知也。

「蒙難實錄」首述汪氏參加革命運動以至決心入都謀暗殺之經過，蓋當時孫黃與胡漢民皆力阻之，而汪志堅決，迄不之聽。其爭辯之語，如對胡漢民謂「若謂今非可死之時，弟非可遽死之人，則未知何時始爲可死之時，而吾黨孰爲可死之人。凡爲黨死，死得其正」云云。過往之情，有如是者。至到京後之計畫暨實行，如所述云：「宣統元年冬，先生與黃復生喻雲紀諸君，聯翩入都，組織秘密機關於琉璃廠火神廟夾道，即今之太平橋也。爾時爲避人耳目，即在此地開設守眞照相館，復在東北園賃屋數楹，以爲會所。未幾諸同志繼來。二年元旦，守眞照相館開幕。——往來多斷髮青年，頗爲當地警士注目。

……先生初擬炸慶親王，因北京街道寬闊，慶王侍從如雲，戒備甚嚴，著手不易。時值載洵載濤考查歐洲海軍將歸，（按是年載洵以籌辦海軍大臣赴歐洲各國考查海軍，冬間回京，載濤則掌軍諮暨禁衛軍，未嘗與海軍事，雖亦曾出洋，却非考查海軍也。）乃攜鐵雷盛炸藥至車站，候之竟日，及下車時，見無數戴紅頂花翎之人同行，先生以辨別不真，未敢冒昧。是日雪盛，苦可知已。……先生與諸同志初探悉載濤每日上朝必經鼓樓大街，橫前故有短牆，伺其通過，若以鐵罐由此擲下，則王以次悉可炸斃，詎計甫定，而載濤因鼓樓大街修築馬路，變厥行程，事遂不果。繼雖訪得路線，必取道烟袋斜街，願因租房未得，計復作罷。最後始探定十刹海旁之銀錠橋為適當地。其地三面環水，僅一面有居民數家，殊甚幽僻，又密邇攝政王府，為王出入必經之處。橋之北有陰溝一，遂擬將鐵罐埋置橋下。人則藏於陰溝，伺載濤過橋，即以電氣發火。電流一通，則炸藥轟然爆發矣。時衆以東北園距十刹海太遠，更即十刹海附近向清虛觀道士分賃一廡，以為臨時據地，而埋藥之計則賴此而決矣。埋藥由復生雲紀任之，引放電機則先生自任之。二月二十一日夜午，復生雲紀同往橋下掘孔，因大聲四起未能竣事。次夜復往，始將鐵罐埋置孔中。及敷設電線，則以鐵線過短，不敷所用。第三日添購電線，至晚間十二時後續行敷設，忽見橋上有人窺伺。復生大驚，乃使雲紀急赴清虛觀，止先生勿來。已則匿大樹後，察其究竟。初起一人持

小燈籠下橋，且照且尋，移時始去。復生俟其去後，乃疾馳至橋下，將電線收回。因鐵線太重，非一人力所克攜，擬備將螺旋蓋取去，以避搜檢，惟以螺旋太深，倉卒不能拔出，祇得將電線結爲一束，隨以砂土覆之。仍伏樹後窺伺。旋見有三人，一警察，一憲兵，一常民，持燈籠二，下橋尋覓，良久始去。事後乃知橋上之人係一趕大車者，因其妻三日不歸，出而偵訪，見橋下有人，初疑爲姦夫，後乃發見掘地埋物諸事，駭而奔報警察，而黨人行炸戰之計竟由是敗露。此一說也。又有謂先生借雲紀來橋下埋彈，旋雲紀出都後，則先生一人獨往。二月二十三夜，先生懷彈至銀錠橋。預備置彈橋下，並在橋西掘土預埋導線，適其線過短，修理需時，翌日拂曉，尙未訖工，乃將炸彈諸物，暗貯橋下，用草及土掩蔽，以待次日續修。不意居民劉某至橋旁洩溺，途被發洩。「銀錠橋之政治史蹟，閱此即可略見梗概，固非徒嘗以「銀錠觀山」一圖八景，及如宋牧仲（舉）所詠「鼓樓西接後湖灣，銀錠橋橫夕照間」，足爲雅流懷舊之資而已也。此案發覺時之情況，書中引正宗愛國報所紀，亦可參閱。據云：「左翼委員尉振林君，兼遊緝督帶，到差以來，於地面頗見留心，相機抽查，從無定刻。上月二十三日晚，據政王府附近，居民劉姓在門外便溺，忽見橋旁一人，形跡可疑，以爲必盜賊也。取燈往照之頃，適有官兵誤爲振林查夜，急來伺候，橋旁之人則乘間遁去。劉姓眼同兵丁搜尋溝內，見一鐵絲鑽入溝蓋，（此溝蓋上係民

房。一溝蓋下則置一匣，匣內爲藥葫蘆諸器，赫之南端，則埋地內，諦視甚明，即報知振林，轉稟朗貝勒，警區亦飛稟民政部，再經兵丁刨挖橋下，始得銅罐炸藥，隨移往西安門外遊緝隊公所大樓，經朗貝勒傳劉姓回話。據劉自稱爲回民，名培貞，並陳述詳情。貝勒極喜，隨即賞銀給差。……更特諭振林，獎以辦事留心。「時毓朗官步軍統領也。振林爲民政部左侍郎兼左翼總兵烏珍（後官步軍統領）之弟。民初任步軍統領衙門要職者有申振林其人，蓋即振林冠姓。

銀錠橋事既敗露，軍警展轉偵索之結果，汪遂被逮，同黨被逮者並有黃復生羅世勛二人。人皆謂其必死，而卒從寬辦理，汪黃均交法部永遠監禁，羅則監禁十年，蓋僅由民政部會審後，即經慶王奕劻（軍機大臣領袖）肅王善耆（民政部尙書）貝勒毓朗（步軍統領）等商由攝政王載灃決定，未交法庭裁判也。其時善耆主張尤力。法部待遇，亦較尋常犯人爲優。書中所述，暨錄載汪氏供詞，均足資考鏡。

「蒙難別錄」作「蒙難實錄」之補充，所收資料，亦多可觀，尤詳於汪在獄中情事。汪氏親爲訂正數則，可免傳誤，並於昔在民報所作「革命之決心」一文之寬得輯入表謝意，謂「重瀝舊作，良不自覺其忤忤於中也」。又附錄「汪精衛先生自述」（五十一歲時作）等，亦有關係之史料。

機雲史（所）序「蒙難實錄」有云：「夫子房之刺不中，何以書，蓋天下震驚之矣。精衛之刺未就

，然而天下震驚之矣。使秦大索得子房，則車裂咸陽市耳。先生就逮，自黨人言之，不惜一身爲革命先聲殉，且出之文弱書生，其氣勇志堅，義不返顧，難能可貴已。自清室言之，則狙殺天子父，革朝命，法當死，故人莫不爲先生危，先生亦自分無生理。然而是獄也，竟得減罪監禁，復得優禮，終且特赦得保全，固由於肅親王以先生美秀而文，動憐才之念，力爲開脫，亦由清室用心仁厚，政尙寬大，較察法之淫威，未可同日語矣。」蓋兩賢之。

肅王善書於銀錠橋案，力主從寬，爲人稱道，楊氏序中既及之，且述其爲人暨昔年雅故云：「肅親王善書，字蘭堂，好文學，工書，愛才下士，每休沐必招余往，作文酒之會，間命絲竹，賓客滿坐，午夜始散，數載以爲常。其世子憲章，與余約爲昆弟。丁未余隨使英國，將行，王爲餞別，從容曰：聞孫逸仙居英屬，執政僉主刑戮弭革命，禁烟事將與英簽十年禁絕之約，逾期自認賠償，茲二事愚謬誤國，幸君善佐李欽使，留意補救，誠益國家，不負此行矣。遂別。及辛亥棄職歸，王已徙居大連，數年而薨。子孫衆多，流寓東京大連間，貧困不得歸。其府邸爲債家所據。東偏有園曰偶遯亭，有池臺之勝，余稅居之至今。昔爲王文酒之場，今乃爲余燕私之所者數載矣。孤松片石，撫摩俯仰其中，追念燈火樓臺，投轄歡飲，輒興華屋山邱之嘆。因述往事，遂感陳迹。緬想風微，能無腹痛？」感愴係之焉。此序作

於丙子（民國二十五年），聞去歲楊氏亦已物故矣。善香在清末親貴中，有開明之目，茲亦就所聞，附述其事。庚子之變以後，清廷講新政改革，善香以親貴而考求甚力，頗號新派。其接收京師警權，管理工巡局，用人以通時務者爲主。後來之官民政部尙書，亦循此旨，在中國初期警史上，大有關係。（充崇文門監督，亦於積弊有所剔除。）留學生回國者日多，凡知名之士，必多方禮羅，肅府賓客稱盛。銀錠橋事發，清室僅以監禁定案，善香之力居多，爲世所稱，亦以夙多接近新人物之故。聞當案解法部之前，善香秘延汪等至邸會晤，待以賓禮，從容談話，以政見相討論，僅有顧彥一人陪坐。顧亦以留學生見器於善香者，時蓋爲外城巡警總廳六品警官云。（銀錠橋案之從輕發落，風聲所樹，各省大吏對於黨人亦多不肯過於爲難，民國創建之機運蓋益趨成熟矣。）各省請願速開國會之代表，王公大臣罕與往還，善香獨招請於邸，傾談竟日，於憲政之實施，甚致惓惓之意，故代表咸許爲親貴中之有心人。武昌事起，清廷議起用袁世凱，善香不謂然。（聞袁氏戊申之罷斥，善香與其謀。）迨袁氏應召入京組閣，知大事已去，避地大連，後竟客死。其遺摺云：「奏爲責恨哀鳴叩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幸託宗枝，長落門庭。拜爵之始，適值奉禍，廢宇盡燬。荷蒙先朝哀憐，臬司崇文權務。臣梳剔積弊，課入驟增。猥因見知，管理步軍統領，充御前大臣，補民政部尙書，調理藩部尙書，辛亥兵變，各處響應，卒以召用

非人，潛移國祚，疾首痛心，莫此爲甚。臣力爭不聽，挽救無術，更不能與盜廷泄沓，共戴三光，遁之
旅順，偷延視息，潛抱艱貞之志，恨無開濟之才，每伺再造之機，終亡一成之寄。竊望風稜，隱憂十稔
。憔悴就死，臣罪當誅。伏願我皇上蕃德養晦，祈天永命，重光邗治，比隆康武，微臣雖在泉壤，靈柩
含欣。……臣久誤覲賀，罪過實深，敢請納還爵士，即日停製，少贖臣愆，以畢臣志。伏枕嗚咽，不知
所云。」詞甚激楚，足見其意志之一斑。此摺爲其友夷良代草，見野棠軒文集卷三。（夷良字召南，業
有文名，稱八旗才子，清季歷官奉天東邊道湖北荆宜施道江蘇淮揚海道，與善耆稔交。庚子後之職王府
，在北新橋船板胡同，本其廬也。入民國後曾任職清史館。摺中敘仕歷，有理藩部尙書一項，按宣統三
年辛亥，慶內閣成，尙書均改稱大臣，善耆爲民政大臣，旋調理藩大臣，皆國務大臣也。時已不稱尙書
矣。）清季親貴多嗜戲劇，一腔一調，極深研幾，頗成一時風氣。王公府第，大抵皆有票房，爾府其尤
著者也。善耆自幼即好此，其隨從女監率能登臺奏技。府中每月必演戲數次，每演，善耆必自飾主要脚
色，祁寒盛暑不以爲勞。除普通皮簧戲外，並自編成本新戲，有鄭成功一劇，尤喜演之。自飾鄭，文武
唱做悉備，全本約演六小時。善耆精神抖擻，始終不懈，伶人多自稱不如。其弟善預（字仲廉，清季以
鎮國將軍任京旗副都統）亦同此嗜，兄弟或合演一劇，互相諧謔以爲樂。（民初府箱底會出演於東安

市場，所演本戲有請清兵等。北京盛行皮簧，肅府箱底則高腔也。）間作書畫，每自署偶遼亭主，亦落落有致。府中內書房，額其額曰「如堂舍」，屬汪榮寶（時官民政部參議，亦以留學生受賞拔者）書之。見者多不得其解。或叩之，善書曰：「君未讀孟子乎？『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聞者解頤，亦可瞻其抱負非凡也。又善書忠於德宗，嘗密圖自效，事詳王小航（照）「方家園雜詠紀事」。

次溪成茲兩種，在史料上可謂有重要之貢獻，而其意猶欲然不自足，對於此項史蹟，方更有所蒐輯，其致力之勤如此。似可與前二種彙為一書，再加精密之校理，則有裨於治史者尤不淺矣。

——民國卅一年

（附識）張君對於此項史蹟，續經考證，謂其地實為甘水橋小石橋，詳所撰「北京庚戌橋史考」。曰庚戌橋者，張君主張定新名以資紀念也。

岑春煊

西林岑春煊近卒於上海（壽七十有三），其人亦一代英物也。清光緒乙酉舉人，曾官工部，以父毓英卹典，賞五品京堂，洊至兼圻，於清季疆臣，嶄然露頭角，庸鐵之中，無愧錚佼佼。少年爲貴公子，尙有絀綉之風。湯用彬「新談往」云：「春煊少駢弛，自負門第才望，不可一世，黃金結客，車馬盈門，如宴也。以狎倭之暇識（何）威鳳，間接識（張）鳴岐。鳴岐後來事業，俱發軔於韓潭之間，而世人不知也。」又云：「光緒中葉，京師有三惡少之稱。三惡少者，岑春煊瑞澂勞子喬也。春煊夙根較深，反正亦早。」少年時代之岑西林蓋如此。

戊戌，光緒帝變法圖強，甄擢臣僚，春煊受知遇，以開缺太僕寺少卿驟用爲廣東布政使。（前引疾開缺，時到京請安尙未補缺也。）庚子之役，以甘肅布政使率師勤王，護駕西行，遂邀西后特賞，遷任封疆。相傳其時春煊初擬助帝收回政權，或以孝治及利害之說勸之，乃不敢發，而益自結於后，論者多病其不能見義勇爲，然封疆重臣，統兵大將，多戴后，帝則勢處孤危，舉事不慎，將有奇禍，春煊縱欲

建非常之業，其力亦苦不足耳。

光緒末葉，慶王奕劻長樞機，爲朝臣領袖，袁世凱督畿輔，爲疆吏領袖，並承后殊眷。二人深相結納，勢傾全國，而內則軍機大臣瞿鴻禨，外則兩廣總督岑春煊，獨深不直之，顯樹異幟，雖勢力不逮，然亦差相頡頏，爲所忌憚，以鴻禨春煊清勤負重望，廉眷亦隆也。丙午，春煊在粵督任，稱病請開缺，冀內用。調雲貴，不就，堅請入對。翌年（丁未），復使再督四川，仍不願往，遂北上。行抵漢口，電奏即日入京陛見，於三月抵京，未候朝命也。既召見，后慰勞甚至，勗其勿遽言退，並問所願。對曰：「如蒙准臣開缺養病，自屬天恩高厚，倘不獲俞允，則留京授以閒散之職，亦深感鴻慈。」后因指帝而謂之曰：「我常同皇帝說：『庚子年若無岑春煊，我母子焉有今日？』你的事都好說，我總不虧負你！」於是授爲郵傳部尚書。命下後，復召見，命即行到任。春煊曰：「臣未便到部視事。」問以故，曰：「以侍郎朱寶奎之惡劣，臣豈能與之共事乎？」因言寶奎劣迹，寶奎羞食綠慶袁以進者也。后曰：「爾言實可信，俟到部後查明奏參，當加罷斥。」春煊曰：「此等人臣不能一日與之共事，必先去之臣始可到任。」后曰：「吾非惜一朱寶奎，總須爾到部具摺奏參，乃有根據以下上諭耳。」白：「皇太后果以臣言爲不誣，則臣今日面參即可作爲根據也！」后諾之，而寶奎即日罷斥矣。上諭云：「據岑春煊面

奏：「郵傳部左侍郎朱寶奎，聲名狼藉，操守平常。」朱寶奎著革職。」侍郎於尙書爲同官，非屬吏，而以未到任之尙書一言而褫本部侍郎之職，著之諭旨，實故事所無，當時后於春煊眷遇之隆，足見一斑。后知春煊與奕劻水火，欲調解之，因問以到京後曾否往謁奕劻。對曰：「未嘗。」后曰：「爾等同受倚任，爲朝廷辦事，宜和衷共濟，何不往調一談？」曰：「彼處例索門包，臣無錢備此。縱有錢，亦不能作如此用也。」后亂以他語而罷。春煊屢爲后言奕劻貪劣諸狀，斬早斧逐，以澄清政地。后雖不能從，意蓋不能無動。奕劻自危，以瞿岑互爲聲援，亟與世凱謀去二人，於是四月春煊奉旨再督兩廣，（費行簡「慈禧傳信錄」云：「……春煊復荐桂撫林紹年清亮，后亦信之。世凱賭狀，知己亦將爲岑黨所指，適粵寇更作，乘入覲時爲后言：「周馥臣姻家，知其人雖忠誠，而年已及耄，粵寇再起，而其地革命黨尤煩，恐非覆才力所能制。臣過蒙慈眷，雖事非職掌，而不敢不聞。」后曰：「此爾愛國忱，吾方嘉之。如言知兵及威望，固莫加岑春煊，而慮其不願再任粵事，奈何？」世凱對：「君命猶天命，臣子寧敢自擇地？春煊渥蒙寵遇，尤不當如此。」后頷之，翌日命下。時春煊方將發疏論劾罪，而不虞己已外簡矣，知爲劾劾所排，陛辭日涕泣爲后言，朝列少正士，風氣日壞，國本可危，乞后省察。后曰：「爾言直，非他人所敢出，吾行召林紹年矣。」……紹年果奉召入值軍機。」可備參考。惟林紹年由桂撫內

召，入軍機，爲前一年事。是年六月即又出爲豫撫，費氏殆誤記其出軍機之時爲入軍機之時耳。又周馥自著年譜丁未敘及罷粵督事有云：「……傳聞某樞奏：『廣東匪多，屬其年衰，恐筋力不及，可以某某代之。』實濟某某出京也。其中情事複雜，不便敘述。」（五月鴻禧放歸田里，政潮告一段落矣。）

春煊辭不獲允，赴任過滬，託病不前。至七月，將赴粵矣，忽奉旨開缺，仍慶袁鞏中傷也。「慈蔭傳信錄」謂係江督端方所媒孽。其說云：「春煊方居滬上，聯絡報館，攻擊慶袁無虛日，方乃以密書達樞廷，稱春煊近方與梁啓超接晤，有所規畫，以二人合拍影相附之。后覽相片無謬，默對至時許，嘆曰：『春煊亦通黨負我，天下事真弗可逆料矣！雖然，彼負我，我不負彼！可准其退休。』於是傳旨准春煊開缺調養。而相片實方以二人片合攝之，以誣春煊，后不及知也。說者謂：『岑端亦結昆弟交，而方甘爲世凱報復，心誠險矣。』」可廣異聞，未知其審也。（羅岑之論云：『岑春煊前因患病奏請開缺，迭經賞假。現假期已滿，尙未奏報起程，自係該督病尙未痊。兩廣地方緊要，員缺未便久懸。岑春煊著開缺調理，以示體卹。』與戊申世凱率開缺養病之論，頗相映成趣，均「以示體卹」也。）

聲討洪憲之役，春煊就兩廣都司令職宣言有云：「春煊將言，先不能無大慚。使春煊而才者，袁世凱豈能篡滿清三百年之業？辛亥則既篡矣！又豈能叛民國四萬萬人之國？今茲則既叛矣！於彼著其爲篡

與叛之才，於此則著我無才以制此篡與叛者，乃使其竟篡且叛！」又云：「春煊不敢必此役之必勝，然而必有以答天下之督責不負兩廣之委託者，惟有兩言：「袁世凱死，我必死；袁世凱死，我則生耳！」」特有一種口氣，以光緒末葉同爲總督，袁岑兩官保本齊名也。宣言蓋都參謀梁啓超代草。（嗣讀溫欽甫先生函云：「當時蔡慶組織都司令部時，梁任公先生雖爲都參謀，然岑公當日就職文係出周孝懷先生手筆，而非梁先生手筆。梁周皆鄙人好友。周先生爲此文時，鄙人在座。」）

宋平子（恕）於光緒末葉談督撫優劣，謂：「陶子方，岑雲階，果敢有風骨，第一等也。徐菊人，楊蓮甫，雖無大作爲，而和平寬大，亦尙不失爲第二等。張香濤，袁慰廷，均負盛名，然張皇欺飾，宜考最下。」不惜深貶張袁，而推重春煊若是。

當春煊罷粵督後，僑寓滬上，頗以遊譎自遣，會后帝逝世，上海道蔡乃煌上書賈之。書云：「官保大帥鈞座：敬慕者，竊職道以塵冗糾紛，久疏趨謁。櫛維伊邇，軫結爲勞。伏承珍衛適宜，動輒多預，閱祺碩望，尤愜頌忱。昨遭兩宮大事，薄海震驚，方退密夫八音，動哀思於兆姓，環球各國，唁電紛傳，使館輸誠，半旗誌悼，亦足徵非常之變，無內無外，率土同悲。官保世受國恩，遭茲巨痛；攀龍鬚而莫及，悵鸞輅之已遐，自較尋常，尤深感愴。乃者中西士商，紛騰口實，鼓譟官保左右，不廢宴遊。夫

少陵落拓，憑杯酒以說生平，小杜疏狂，對樽痛而陳心事；才人寄興，無足深論。惟念我官保生而忠愛，素具血誠，身在江湖，心依魏闕，必效陶公之運甕，忍師謝傅之圍棋？况國恤方新，人言可畏。上海爲中外具瞻之地，官保爲蒼生屬望之人，伏望勳抑閒情，用資矜式。追溫公於東洛，資治成書；魏衛國於平泉，籌邊備略。謹獻芻論，聊備鑒裁。肅稟恭請鈞安，惟祈垂鑒。聯道蔡乃煌稟。」詞婉而意甚峻厲。春煊爲之愕眙不置。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傳柯逢時有云：「……遊匪事棘，移廣西巡撫。時岑春煊以桂人督兩粵，治寇西省，用吏皆專決、侵撫臣權。逢時不能堪，聞春煊演劇，即以時值用兵，宜禁戲劇，勸諸伶還。」二事可合看，蓋春煊少年餘習，猶未盡渝，致貽人口實耳。乃煌故黨於慶袁者，其簡授上海道，或謂實承指伺察春煊云。後春煊等在兩廣鑿討洪憲，乃煌竟死於粵。雖其時乃煌有取死之勢，不得謂由春煊修怨，然相值亦巧矣。

章士釗與春煊有舊，其「孤桐雜記」有云：「……西林言：粵人之賂，均明白致之，號曰「公禮」。與人計事，以不收公禮爲無誠意。彼開藩時，爲米案接商人稟詞，中夾票銀四十萬，駭而還之。樞詢知爲公禮，與最常行賄有別。商人以是大破，以藩臺無意助己也。而西林卒右商。與總督譚鍾麟互訐，清廷兩解之；彼得調往甘肅。米商遮之，不聽其行。自大堂以至東西轅門，皆爲米包填咽，舉足不得。」

西林朝服出迎，長跪與衆商對話，稱朝命不可违，重來有日，暫不必議。商盡泣，知不收公禮而肯爲民任事者尙有人也。未數年，西林果督粵。』此言其清。又云：『西林義爲愚言：川有大盜某，屢捕屢釋，浸斃於法，而釋每由良民切保，詞情懇摯，若不忍却。彼嘗川時，下車即密令捕盜。捕得而所謂良民之尾於後者且數里，隨奔督轅，切結環保，勢汹汹，不出盜且變。西林遣使慰衆少待，立升大堂，鞠未數語，斬盜堂下。既令懸首轅外，西林且出面衆，問民意安在。衆譁駭，驟無以對，忽涕泣不可仰，且跪且言：「吾儕之累於盜也至矣！歷憲畏事，無敢卒戮之者。捕時民不立爲之地，盜出且施酷罰。在勢小民不得不保，保猶不得不力。今官保毅然爲吾川除害，此青天也！民感且不暇，而又何慰焉？」且跪且言，涕泣不可仰。』此言其果。惟春煊後在兩廣總督任始以剿平廣西匪亂功加太子少保，嘗川時官保之稱總督。

庚子春煊隨護兩宮西行，其督辦前路糧臺，據吳永所云，蓋永所推讓也。「庚子西狩叢談」（永口述，劉焜筆錄）謂永在懷來縣任迎駕後，奉旨「辦理前路糧臺」，「予念身無一文之餉，手無一旅之兵，來日方長，何堪受此纏擾，私計岑春煊現攜有餉銀五萬，略可暫任支應，且彼帶有步騎兵隊，彈壓亦較得力。觀其人似任俠有義氣，不如以督辦讓之，而吾爲之會辦，相與協力從事，於公於私均裨益

然此情將以何法上達得邀命允？遂往見莊親王，告之以故，請其掣予面奏，顧曉語許久，彼竟茫然不省，曰：「我記不起這許多。這外官規矩乃如此麻煩。我帶爾同往，爾自陳奏可也。」即攜予同入，至東大寺行宮，由內監通報。須臾，李監自角門出，低聲問曰：「此時尙須請起耶？」莊邸曰：「他有事面奏。」曰：「然則我爲爾通報」須臾叫起，太后立於佛殿正廊，皇上立於偏左。莊邸即前奏曰：「吳永有事陳奏。」即回顧曰：「你說。」予奏曰：「蒙恩派臣爲行在前路糧台，本應竭犬馬之勞，惟臣官僅知縣，向各省藩司行文催餉，於體制諸多不便，即發放官軍糧餉，布發文告，亦多爲難之處。現有甘肅藩司岑春煊，率領馬步旂營隨駕北行。該藩司官職較崇，向各省行文催餉係屬平行。可否仰懇明降諭旨，派岑春煊督辦糧台，臣請改作會辦。所有行宮一切事務，臣即可專力伺候，不致有誤要差。」時太后方吸水烟，沈思良久曰：「爾這主意很好，明晨即下旨意。」……晨起召見軍機，即降旨：「派岑春煊督辦前路糧台，吳永啟元均着會辦前路糧台」。予方喜可以分卸重責，詎以此事大爲軍機所不愜。是日駐蹕宣化所屬之雞鳴驛。王中堂呼予往見，即語曰：「爾保岑三爲督辦，亦須向我等商量，乃逕自陳奏耶！此人苗性尙未退淨，如何能幹此正事？將來不知鬧出幾多笑話，爾自受累！爾引鬼入宅，以後任何糾結，萬勿向我央告，我決不問！」予聞語愕然。噫！少年齒莽，輕信寡慮，至以此開罪於軍機；不

意以後沿途趨葛及一生贈禮，乃均坐此一事。此亦命宮廢竭，數有前定，本無所用其追悔，然溯及自埠，由今回憶，可恨尤可笑也。……岑一見予即相詬怨曰：「謝爾厚意，乃以此破沙鍋向我頭上套，令我無辜受累！」其實彼固十分欣願，求之而不得者，祇以出於我所保奏，似乎貶損身分，且恐同之而恩，故佯爲不悅以示意，以後乃節節與我爲難，不德而怨報之，洵始料所不及也。……自共辦糧台後，接觸漸多，意見日甚。彼自以官高，與予比肩並事，似覺不屑，又以督辦名義出予上，遇事專斷，不復相關白。凡有陳奏，皆用單銜獨上。王中堂謂體制不合，應以會銜爲宜。彼執不可。王曰：「否則於積尾敏明臣會同某某云云，夾入名字。」彼亦不允。曰：「再不然，惟有於奏後列銜，如京官九卿奏事體例。」岑始終持不可。中堂一日會對予微笑曰：「我知道岑三必與爾搗亂，今果然矣！但爾自取之，於人無尤。我早已聲明，不能過問，恐以後笑話尙多也。」其間情事，蓋言之歷歷如繪，可供參考，廣異聞。永後屢爲春壇所詬，岬怨頗深，「素談」中於春壇每致悵悵，或不無過當處。春壇勇於任事，時望甚隆，而亦不免以學養未足氣質近粗見病。

——民國廿二年

（附誌）岑氏有「樂齋漫筆」，自敘生平頗詳，近見於中和月刊四卷五期，可與拙稿所述相印證。

林開臺

長樂林開臺（字貽書），清光緒甲午乙未連捷，以二甲前列選庶常，戊戌散館，授編修。是年政治上起大波瀾，所謂戊戌政變也。翌年己亥，孝欽立溥儀爲穆宗嗣，號大阿哥，命在弘德殿讀書，實爲廢立之準備。時有以林父天齡穆宗舊傅，擬令林直弘德殿者。林聞之，以此局叵測，不欲置身其間，因謁其師軍機大臣廖壽恒，斷寢其議。甫語以所聞消息，廖遽大呼曰：「佳話，佳話！」不得竟其詞而出，復往謁軍機大臣啓秀，亦其師也。既申其意，啓秀問以何故，對曰：「去年甫經留館授職，尙未放差，家計頗難周轉，如遽直內廷，實賠墊不起。廷議及此時，惟求師以資淺爲說即可。」啓秀以所言亦實情，諾之，惟謂：「汝既不願，宜有代者，試言何人可代汝，以備爲汝辭却時易於置詞。」曰：「翰林前輩中，如高熙廷（慶恩），高勉之（釗中）學望頗優，似均可勝任。」（二高均丙子進士。）啓秀領之。林得擺脫此席，高慶恩則由陝西陝安道內召，以候補四品京堂直弘德殿矣；蓋大學士徐桐（翰林院掌院學士照料弘德殿）重高，亦力荐之云。（高氏夙稱端謹，而被命不辭，論者頗以爲惜。）

庚子，林奉派甘肅副考官，以時局關係，鄉試展期，中途召回，借正考官沈銜謁兩宮於西安行在，獲簡河南學政。（沈簡陝西學政。）任滿回京，旋以道員用簡署江西提學使。出京之前，例須謁軍機大臣，接晤後始啓程，時慶王奕劻領袖樞垣，往謁三次未見。林語閩人：「各大臣均已謁晤，一見王爺，即可成行，究竟何時可以得見？」閩人乃微笑而告以尙有應納之門包，（據聞凡三種名目，共銀七十二兩。）林指壁間所貼奕劻嚴禁收受門包之手諭曰：「王爺有話，吾何敢然。」閩人曰：「王爺的話不能不怎麼說，林大人你這個錢也不能省！」正在此際，徐世昌（軍機大臣）來，林迎晤之，徐曰：「老世叔何尙未動身耶？」（徐丙戌會試房師支恒榮爲林父同治庚午典試江南所得士，故長稱林一輩。）林曰：「闕王爺已三次，猶未得見也。」徐因囑其稍候而入，旋即傳請林氏入見，林乃得出京，查藉徐面告其來謁，而越過司關一關。（赴任時，曾至日本考察教育一次。）之官後，值巡撫更動，藩司沈瑜慶護理撫篆，林兼署藩司數月，迄新撫蒞任。新撫馮汝駿與林本舊友，而林屢以公事相諍。（藩臬臬三司兼禁烟局總辦，馮據禁烟局提調候補知府某之手摺，以吸烟奏劾某令擬職，而三司未與聞。林乃與藩臬司上兩院，詢馮以某令被劾何所根據，馮曰：「某守有手摺稟揭，事非無端也。」林抗聲曰：「司書無詳文！」馮默然。此其一事也。公事而外，猶有一小事可記。馮林與在京師稔交，內眷亦互相往來。

馮妻到贛，嘗示意欲林妻往見敘舊，林不可，謂：「官有堂屬，內眷無所謂堂屬，馮夫人如願相晤，則『行客拜坐客』，宜先到學司署也！」）宣統間林不能安於位，有謂與馮之態度有關者，然馮氏聞命之後，固力表嗟惜，懣藉甚至，且堅留俟新任至省始交卸，其事殆難明也。

林在贛提學使任時，京中忽有人致書，索銀八千兩，謂當代圖補授此缺，且言此係優待，他人須兩萬也。林置之不理；旋接友人在張之洞（大學士管理學部事務）左右者來函，告以學部甄別各省提學使行審核成績，品第甲乙，其名在第七，考語頗佳，張已準備入奏。以所云，有真除之望矣。乃未及奏上而張氏病逝，未幾林即奉旨開去署缺，以道員發交兩江總督張人駿委用，蓋慶王奕劻欲位置湯壽潛，示延攬名流，會有謀孽林氏者；因以是缺卑湯（後未就）而罷林。聞攝政王載灃，對於林之開缺，未甚謂然，故雖罷而猶有此下文。

林與那桐（大學士軍機大臣）有世誼，（那桐叔銘安與林父天齡同治庚午同典江南鄉試。）夙相稔，交卸贛學篆到京時往謁。那桐謂：「君中暗箭矣！」林氏從容論及朝政，致慨於紀綱之不振，因謂：「某在任時，惟知直道而行，京朝勢要，不欲浼瀆，而居然有人致書索賄，以代謀真除爲言，此等事非某所屑聞，故置之不理，不久即有開缺之命，此何說耶！」那桐亦爲扼腕，而謂朝政實大可憂，且論親

費擅政之非，言次仲二指相示，謂洵濤兩貝勒也。林氏正色曰：「他人姑不論，中堂有匡濟之實，亦可隨波逐流乎！」那桐亟曰：「老三，不用說啦，我請你喝酒罷！」（林氏行三）

江督張人駿前官河南巡撫時，林爲學政，夙相引重，於其至，甚示優遇，初欲使充鹽務督銷之差（官場所號優差也），林以不慣此爲辭。會江南鹽巡道榮恒告病開缺，張電軍機處請援舊例由本省議員請補，覆電許之，遂擬以林補此缺，林係特旨發往，例可儘先補缺也。請補之疏將上，忽有上諭簡放徐乃誦，聞者頗以爲怪。時載澤長度支部，兼領鹽務，方事中央集權，謂鹽這補缺應由鹽政處主政，不能由疆吏奏補，因以徐氏請簡，事出兩歧，政府不遑顧及矣。實則江南鹽巡道之鹽，名存而已。張旋委林署徐州道。

徐州兵備道，雖僅領一郡，而地居要衝，爲「衝繁難」要缺，兼受江北提督節制。林到任後，值辛亥革命起於武昌，江北提督（駐清江浦）段祺瑞即赴彰德謁袁世凱，（道出徐州，林迎謁，贈以詩，有「舉棋早覺空餘子，借箸誰能副盛名」之句。）提督兼務由淮揚海兵備道庚良護理，未幾清江浦所駐新軍譁變，變兵竄徐州一帶。林氏懼其擾民，從權招撫，編成三營，申明約束，與所統駐徐防營一體待遇。一日忽有新編軍六人以搶劫被執，解送道署，林一見即曰：「此非吾收編之新軍也！吾新軍皆守法者

，烏有是？」乃下分斬之，而以他處逃兵徇於衆。時官紳莫喻其旨，謂：「道臺何以不察？」旋知新軍三營以六人被執，人人自危，已洵洵欲動，及聞林所示，乃帖然，始服其應變之智焉。其後地方紳民推爲民政長，未就，而革命軍已得南京，遂入都辭職。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猶強使任事，力辭乃止。

入民國後，却徵不出，而亦未嘗以遺老厚自表襮。晚年久居北京，與陳寶琛結鄰。民國二十六年春，南遊賞梅，得病而歸，五月間卒，壽七十有五。有自挽一聯云：「固知無物還天地；不敢將身玷祖宗」。坦蕩之懷可見。

楊鍾羲挽以聯云：「居舊京歷七十餘年，所見所聞所傳聞，揮塵都成夢華錄；並吾世多二三其德，同學同官同知足，輟絃老失素心人。」寄慨遙深，老年師弟，情懷若揭也。楊爲己丑翰林，甲午分校順天鄉試，林出其門，中第五名舉人，師弟感情至厚。辛亥革命，林在徐州道任，楊則江寧知府，均棄官高隱。同居北京，每逢年節，林必詣師門叩拜盡禮，不以年老而稍改，風義可風末俗。（林長於楊二齡。）陳三立聯云：「改世擲勳名，攬勝飛吟，滄海襟期完獨行；餘生接師友，佐談聯酌，綢繆淚哭戀同居。」深警酷鍊，此老固不肯一字落於平凡也。下聯有其師陳寶琛在，（寶琛爲三立壬午鄉試座師，先林兩年卒。）情致尤爲切摯。周善培聯云：「莫爲聽，歌亦絕，誰與賞，花正開，境如夢然，雖餘生，

祇餘勤；將大綱，時已非，方健游，倦而返，公知命者，無所闕，何所哀？」憂憂獨造，矯健不羣。王人文聯云：「知命其神，早識阨年真有數；處世賢突，常留餘地與人思。」陳夔龍聯云：「時局無可責，廿年早遂初衣，儘消受北海酒尊，東山棋墅；故人入我夢，一生當著幾緇，最難忘西湖夜月，南浦朝雲。」周學淵聯云：「談笑得春多，廿載附緣接杯酒；衣冠經劫在，一流遺韻冷湖山。」楊壽樞壽枌聯云：「用則行，舍則藏，畢生月抱風襟，真趣任鳶魚飛躍；沒吾事，存吾順，此去雲裘烟駕，難蹤追鸞鶴翔遊。」沈銜聯云：「清望在宜甯，教澤在中州，治功在江左右，雄聲華藉甚，實未盡君之才，祇老來意氣猶豪，多子多孫誇晚福；善奕若支公，健啖若廉頗，好游若宗少文，而囊橐蕭然，惟以吟詩爲樂，到此際死生無礙，看山看水了餘年。」張元濟聯云：「海東問俗，江表宣猷，回首幾滄桑，宦迹都隨春夢去；荷樹留詩，茅亭索茗，賞心共晨夕，足音還盼故人來。」與左列林灝深等挽詩，多寫其身世性行及餘事，可參閱：

（林灝深）修夜胡不暘，朝露倏已晞。年命嗒然謝，賢愚同所歸。願惟鸞鶴姿，願盼生光輝。又維真擊誼，歷久彌見思。景皇歲在未，王國貢羽儀。與君試明光，春殿同擠辭。三策對天人，平步鳳凰池。吾舅亦上第，君家舊門楣。吾弟頗競爽，驥靳還相隨。爾時盛意氣，走馬長安岐。君家好兄弟，列騎

佩金龜。堂上太夫人，愛日方透暹。子姓各振振，顧之顏色怡。前導崔邢與，聞居潘岳詞。命駕遊西山，戲綵爲娛嬉。韜光與祕瀛，周覽搜其奇。以茲通家誼，累舉上壽卮。年少好高論，屢領長者贖。事往四十年，光景如騰馳。白日謝昭質，非復春草暉。金昆與玉友，次第驚蘭萎。追懷舅與弟，淪讀天南陲。蓬轉各賣志，一官何數奇！曩者同遊侶，幽明異路悲。僅存兩人耳，述之輒涕洟。重以黍離感，玉步忽改移。子山江南賦，臣甫杜鵑詩。十年走南北，空存骨與皮。一見飯顆瘦，再見楊彪羸。今春君南來，憔悴面目驚。癢結在肺腑，疾已不可治。扶病旋北轅，執別在臨歧。握手拳拳意，晤言恐無期。強作達觀語，遲君梅花時。驪駒鑿在門，搖搖悽心脾。頗聞屬續辰，神明初不衰。自作生挽語，晚節幸無墮。達人外生死，此語良不欺。痛君殊自念，予立誰爲依？平生家國恨，寧徒哭其私？

（陳靈龍）平生一掬親朋淚，哭罷蒿庵又放庵。（僕一生交誼，以夢華與君爲最篤。）荔子鄉心隔閩北，梅花春信斷江南。生前名列神仙府，後後魂歸彌勒龕。（佛誕前一日恒化。）馮安九原如可作，殘棋應向橘中談。（往歲二老對奕，余每作旁觀。）接武蓬山世德求，澠荆憶共柳莊遊。功名我未闡麟閣，才望君推造鳳樓。滄海橫流空擊楫，黃河遠上快同舟。年交實好兼婚媾，彈指光陰五十秋。頻年北雁逐南鴻，載酒憑襟處處同（成句）。天目看雲鐘梵外，匡廬觀瀑雨聲中。請仙樓上撈明月，西子湖邊

唱曉風。愁對宋梅迎望久，超山烟樹太空濛。（超山探梅，旋返舊京，竟賦游仙。）幾時藟燭共論文，一霎人天抉竟分。願著麻鞋追杜老，慚無寶劍贈徐君。江東有客嗟遲暮，日下何人述舊聞？就菊重陽虛後約，蕤歌先唱鮑家墳。（臨別尙有九月南來登高賞菊之約，而今已矣。）

（陳衍）街西曾作對門居，（君幼自都歸里，在西門街，與余居對門。）彈指年光六十餘。看著荷衣能隱重，笑擲紅頰一軒渠。馬周命相經推算，（君自精相法，而甲午年使余推八字，余決其廿年佳運，後果然。）籍福稱呼自督書。（君使余書屏對，要余稱以老弟。）不道七年癡長者，詔令北望幾欷歔。自許平生食肉飛，吾衰猶共沈家脾。方憂面減團圓樣，（去夏見君面頗有陵谷變遷之異，既而復原。）尙喜詩無格格詞。（君詩數煨能工。）鄂渚師門讓座位，（君提轡學過鄂，楊雪橋太守觴君黃鶴樓，請余作陪，雪橋余局提調而君房師也，讓余首座。）申江甥館便追隨。（君至滬，住其女夫沈崑三處。）三庵宿草春明夢，（破庵忍庵鮮庵，君戚友，皆余至好。）一念前塵一涕洟。告君一事定欣然，名宦吳中續百年。（時吳中方議推廣舊祀五百名賢，延余提議，舉君尊人錫三年丈及王忍庵同年。）力疾銜文甫社老，（錫三年丈督學江蘇，扶病按臨松江，歿於考棚。）憂勞行水忍庵賢。滄浪亭上添圖象，拙政園中缺簡編。我是座間提議者，欲招魂魄此留連。

(夏仁虎)海內名公子，倏然一老身。韋賢漢經術，元亮晉遺民。晚福諸昆裕，行仙陸地春。論交在三世，叢墓獨相親。頻裁看花約，今年願復乖。雪寒燕市酒，風落沁山梅。自識龍蛇識，終看鵬鳥來。陳朱凋謝後，又作喪門哀。

林氏別號放庵，希陸游也。得一扇，爲改琦畫「一樹梅花一放翁」，畫中放翁，恰與林神情宛肖，亦一佳話。紀昀「灤陽消夏錄」卷二有云：「海陽李漱六，名承芳，余丁卯同年也。余應事掛漏明採菊圖，是藍田叔畫。董曲江云：『一何神似李漱六！』余審視信然。後漱六公車入都，乞此畫去，云生平所作小照都不及此。」兩事相類，可云無獨有偶，而林事尤爲巧合。陳寶琛題詩云：「放庵閒放師放翁，得畫神貌適與同。平生任天無宿物，不假戰勝顏常豐。年時比舍聚姻婭，我甫踰冠君方童；何期垂暮擊子姪，還與制宅居西東？願我負重溯渤海，君儘日飲看霜楓。杞憂屆問亦一晒，天縱不墜終夢夢。昨來瞻覲退就我，寒雪璀璨繼以風。團爐話舊問星相，壽夭一視無窮通。家山烽火勿復問，藏醴開壘聯一中。重遊鄧尉恐無分，且共酒面燈前紅。」此詩蓋民十五六年間旅津作。陳林僚等至交也。

余挽林聯云：「清望同昭，平生雅故陳聽水；高風宛在，曠世襟期陸放翁。」

——民國二十八年

吳佩孚與郭緒棟

吳子玉（佩孚）遽作古人，蓋棺論定，自是一非常人，其性行尤多可稱，宜各方咸表悲惋。余因之思及其在洛陽時之秘書長郭梁丞（緒棟）事，覺頗可述，爰就所聞，誌其概略。吳之初從軍也，嘗隸段日陞部下，未露頭角，時郭氏爲段幕僚，會以病久之，吳服侍極盡心，郭感其意，痊後與談，知爲秀才，言於段，拔充司書，旋稔其有大志，爲謀肄業武學，異日功名，實基於斯，故吳對郭深懷知遇之感，以師禮事之。郭識吳於微時，可謂巨眼也。吳氏既貴，郭恥有挾而求，未嘗通竿牘，有所干乞。吳在洛陽，值秘書長缺人，即敦邀郭氏赴洛，斷其相助。郭由濟南商埠局長兼市政公所總辦解職後，方在濟索居無俸，感於吳意之諄切，乃至洛而任秘書長。吳待之，致敬盡禮，不與他幕僚等視。吳惡鴉片，對幕僚申禁特嚴，而以郭多病難祛舊嗜，破格聽其自由吸食，將公牘隨時送閱，即在室內核定，不令到辦公廳辦公，俾可將養，且每親蒞烟榻，商榷機要。雖曲法以相寬假，不可爲訓，要見待遇之優厚。郭爲吳謀甚忠，持議侃侃，吳恒降意相從，而服其鑒對之當於事情焉。民國十三年，郭卒於洛幕，吳傷悼不

勝，輒以聯云：「國爾忘家，公爾忘私，遽拋老母孤兒，有我完全擔責任；義則爲師，情則爲友，此後軍謀邦政，無君誰與共艱難！」語極切摯，並厚卹其家，請於政府，贈以上將之階，其投分之深，可見一斑，而終始之際，尤見風誼之篤也。此聞諸柯燕齡君。柯君先德鳳孫先生，爲郭撰墓誌銘云：「君諱緒棟，字梁丞，山東膠縣人。少孤貧，然沈敏有大志，自力於學，不肯汨沒於帖括，嘗曰：『世變日亟，吾欲以文學自奮難矣。』是事張勳果公領軍，君聞張公善待士，乃至軍中求自効，爲中營文案，張公大器之。張公卒，君去爲天津巡警總局文案，陸軍第三四鎮書記官。民國肇建，擢濟南商埠局局長兼市政公所總辦。君綜覈精密，遇事持大體，聲名藉甚。兩湖巡閱使吳公，素知君，至是開府洛陽，請君爲秘書長，倚之如左右手。君感國士之知，遇事有可否，駁難往返，必得其當而後已。吳公之知人，君之酬知，當世以爲美談。民國十一年，簡授濟南道道尹，吳公留君幕府，不赴任。是時君佐吳公已六七年，因勞動患喘嗽，又以太夫人春秋高，乞假歸，爲太夫人八十壽，遂欲養親不出，而吳公調任直魯豫巡閱使，幕府事益劇，招君返洛陽，敦促再三，君不獲已而行。比至洛陽，病日增，癘留之際，神識湛然，處分公事如平日，惟以不能終事老母爲憾。嗚乎，其可悲也已！吳公上君勳績於政府，贈陸軍上將，異數也。君生於同治十年九月八日，卒於民國十三年四月七日，年五十有四。配黃夫人，無出，戈夫人

，生子二，愈焜，愈炳，孫一，盛堅。予與君葭莩之醴，君之葬也，愈焜兄弟來乞銘。銘曰：齊桓用管仲而成一匡九合之勛，曠世相遭，豈無其人？君之才以尊主而庇民，奄然沒世，不究所施，猶能垂不朽於貞珉。一不肖識與於微時情事者，或體其不欲以此相矜矜之意歟。

——民國廿八年

李汝謙

濟寧李汝謙，號一山，喜談諧，玩世不恭，而優於文學，甚有蕙思，與諧謔之性相濟，遂爲滑稽之雄。

其文學之優，可以觀張之洞詩爲代表作。詩云：「驚傳元老竟騎箕，海水吞壘日色微。鄰國且然聞太息，學人尤甚失歸依。攀髯自慰鼎湖痛，握髮難禁斧屐悲。總是兩宮垂眷切，召隨天上賈綸扉。」「天將時局故翻新，萬種艱危試一身。有福方能生亂世，無疵轉不算完人。直兼新舊將焉黨，最凜華夷却善鄰。甘苦要聽公自道，調停頭白范純仁（用公舊句）。」「餘事憐才意獨鍾，費辭總不盡形容。寶山直發千年藏，學海能朝萬派宗。蓮炬當時會荷寵，穀圭奕世好酬庸。不須守墓除多戶，定有門人爲種松。」「橫絕晴空有絳雲，今無論定後何聞？易名恪靖慚同調，合傳江陵詎足云？將相不關能殖產，孫曾難得盡從軍。榮哀終始誰工誄，那更如公議禮文？」「感恩知己今羞道，施者無方受者隆。魏野纔能傳寇準，李綱原不識陳東。黃花慘淡逢愁裏，丹旆依稀見夢中。到第九年公始慰，誓將私祭告元功。」沈

擊樹湛，實爲傑構，文學造詣，可見梗概，固非徒以談諧見長者。所引張氏舊句「調停頭白范純仁」，按原詩（題曰「新舊」）云：「璇宮憂國動雲巾，朝士翻爭舊與新。門戶都忘薪膽事，調停頭白范純仁。」（爲光緒季年在京所作，感慨頗深。其時朝局，可以略見。）

「自成一家」，語非不佳，而李姓用之，則遙遙華胄，有上攀闖王之嫌。其傳爲笑柄者，如吳妍人（沃堯）「妍塵筆記」有云：「書畫家例多作閒圖章，以爲起首押脚之用。其圖章之文，或取古詩，或取成語，無一定也。畫士李某，倩人作一閒章，文曰「自成一家」，見者譁然。細思之，實足發人狂嘍也。」此畫士李某以「自成一家」語作印章，致貽笑柄；其事爲無心之失。李汝謙亦有「自成一家」之小印，則係故意爲之，以寄其玩世之態，尤足令人發噱也。又有印章曰「誅潛德於既死，發奸雄之幽光」，用韓愈文「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語而反之，且改「奸諛」爲「奸雄」焉。（並好蒐集號爲奸臣者之書畫，聞所得頗不少，極加欣賞，每以誇耀於人。（所撰文稿，每畫用「中虛得暴下」之印章，亦借韓語爲談諧。）

李雖滑稽玩世，却又爲仕宦中人。民國元年曾任山東泰安府知府（時山東尙未裁知府），故又有一印章曰「太山太守」，用漢郡名也。

張宗昌督魯時，李爲黃縣知事，因事被名捕。共同鄉潘復方爲國務總理，乃稟官逃至北京以投之，以潘之援，得爲法制局參事，清末嘗留學東瀛習法政也。當其逃亡在途，冒姓爲潘，攜有預印之名片，姓名爲潘德，字爲馨庵，惟籍貫仍山東濟寧。沿途自稱爲潘復之兄，出名刺示人，言及潘復，即曰「舍弟」云云。人以其既係濟寧口音，名字又均與潘復排行，咸信其真是現任總揆之兄，故一路安然度過，且極受尊敬。其爲人機變亦可見。潘復字驥航，「德」與「復」同偏旁，尙無足奇，妙在有劉禹錫「陋室銘」之「惟吾德馨」成句（韻本左傳），「馨」「德」適相關合。

李之友人有萬其誼者，李爲聯以諱之曰：「一十百千，尊姓應登流水帳；鄉貢年成，大名常見報喪書！」萬意甚恚，而無如之何也。醒醉生（注康年）「莊諧選錄」卷三云：「蜀李芋仙，有才名，工詩詞，集成句對，不煩思索，說口而出。嘗客遊河南，周翼廷太守方居祥符，因述在都時集句贈諸伶，皆暗藏其名。翼庭曰：「若吾號不易對。」李曰：「何難？」即舉長恨歌一語曰：「在天願作比翼鳥。」良久不言。客亟詢之，李以手拍其股曰：「尙有一句：隔江猶唱後庭花。」翼庭不悅。後李行時，所贈甚薄。李告人曰：「爲一聯巧對，換我三百金也。」聯亦甚趣，可以並觀，所謂同工異曲耳。此李亦會官知縣而以玩世不恭著稱者。

——民國三十一年

梅巧玲

清季北京名伶梅巧玲，譽噪一時，領四喜班，衆情翕服，其爲人尤任俠尚義，軼事流傳，頗見諸家記載，如孫靜庵「棲霞閣叢書」卷七云：「梅巧玲，字麗芬，貌極豐贍，演青衫花旦，皆極盡能事，工漢隸，略能詩畫。咸豐末，有某太史者，故世家子，以揮霍傾其貲，極眷巧玲，嘗負巧玲債二千金，未能償，以病卒僧寺中。其同鄉某君者，爲折柬召諸鄉人，集殯所，謀集貲送其喪，諸鄉人各道貧苦，無肯先下筆者，日晡所集不及百金，某君舌幾敝矣。忽門者報巧玲至，諸人相顧愕眙曰：是殆爲索逋來歟？彼若見吾輩醜貨狀，或即向吾輩索取，可若何？言未竟，巧玲已素服入，哭盡哀，移時，始輟涕向諸人曰：太史生前嘗負我二千金，今既亡矣，母老子幼，吾尙忍言舊債耶？即出券懷中，向柩前一揖，就燭焚之，徐又出一紙授某君曰：聞太史喪歸尙無貲，謹贖金二百，爲執紼之助，恨所操業賤，未能從豐以報知己耳。語畢拭淚而去。諸人者乃相顧無人色。巧玲卒於光緒辛巳壬午間，生平以姓梅，故酷嗜梅，葬於京東某村，墓上樹梅三百株，其遺命也。巧玲少子肖芬，亦工畫蘭，今都下諸伶，色藝以梅蘭芳爲

冠，即肖芬子也。」蓋佳話流傳，有如此者。（梅謂所操業賤，在當時可如此說，今則伶不賤矣。）「棲霞閣野乘」於民國二年出版，其時梅氏孫蘭芳在伶界已大紅矣。又民國五年出版之一中華小說界」第三卷第六期，載「思荃館筆記」（撰者署跋公），亦有一則，與「野乘」所述相同，蓋出一源，惟肖芬作幼芬，若然，是與嘗與梅蘭芳齊名之朱幼芬同名矣。至墓上樹梅三百株之說，疑傳聞附會之詞，北京少梅樹，風土不甚相宜也，植三百株於墓，若能成長如南中，頗非易易耳。梅氏卒年，此云在光緒辛巳壬午間，未能確指，按梅實卒於壬午（光緒八年），今歲又爲壬午，相距恰爲甲子一周，亦伶界之一紀念也。

六十年前，當梅氏卒後，李蕙客（慈銘）於其出殯日有所紀，見其「荷學齋日記」丁集下，光緒八年壬午十一月初七日云：「孺初來，敦夫來，是日四喜樂部頭梅蕙仙出殯廣慧寺，聞送者甚盛，下午偕兩君出大街至其門首觀之，則已出矣，遂雇車歸。蕙仙名巧齡，揚州人，以藝名，喜親士大夫。余己未初入都時，曾一二遇之友人坐上，未嘗招以花葉。及今二十餘年，解后相見，必致殷勤。霞芬其弟子也，余始招霞芬，蕙仙戒之曰：此君理學名儒也，汝善事之。今年夏，余在天寧寺招玉僊，玉僊適與蕙仙等輩飲右安門外十里草橋，蕙仙謂之曰：李公道學先生，汝亦識之，爲幸多矣。此曹公議，遠勝公卿，

然余實有愧焉。向孝貞園郵，班中百餘人失業，皆待蕙仙舉火，前月十七驟病心痛死，其曹毀擗奔走，士夫皆歎惜之。蕙仙喜羅漢碑，工八分書，遠在其鄉人董尚書之上，卒時年四十一。」又云：「蕙仙後更名芳，字雪芬。」對梅氏，蓋甚稱其善，且頗寓知己之感（其辭若有歎焉，其實乃深喜之），一腔牢騷，亦借此略一發洩之。李氏擅文學，通掌故，浮沈郎署，沈冥廿載，久以知音者稀不獲大用自傷也。如所云，梅對李固甚推崇，而「理學名儒」「道學先生」之頭銜，加之李氏，未為甚合，或僅梅氏之世故詞令耶。要之，梅自為伶人中雅有書卷氣者，年甫逾四十遽卒，宜士夫同聲歎惜焉。梅蓋江蘇泰州（今泰縣）人，故揚州府屬也，董尚書謂董恂，甘泉（揚州府附郭邑，今併入江都縣）人，夙以工八分書著聞者。（久官戶部尚書，是年正月以京察罷官。）梅名巧玲，久稱於世，此曰巧齡，又曰更名芳，當非無根之談，齡玲音同，或本作巧齡歟。其字蕙仙（或作慧仙，以音同而通用也），亦人所習知，更字雪芬，則知之者較少矣。「棲霞閣野乘」謂字麗芬，未知是否即由雪芬傳誤，抑並有麗芬之字也。李氏未言焚券致賻之義舉，惟書其於國喪停止演戲時賑濟班衆事，亦略見其為人。

李氏門人樊雲門（增詳）「梅郎大母陳媼八旬壽序（并詩）」（民國八年舊曆三月初三日，屬芳在北京繼雲公所為其祖母祝八十壽）云：「……余丁卯計偕，卽之王父慧仙，有盛名於翰部，藝之精不必

質，其任俠好義，往往爲朋輩所稱述，僉謂得於內助爲多。蓋媼以笄年適梅，同壽江陵，氣含烟水，北地燕支慕慧仙者十人而九，而高柔正敬賢妻，未嘗涉平康一步。既長四喜部，同部百數十人，並受約束，若子弟長父兄然。以吾眼見，兩遇過密，它部伶人星散，唯四喜全部衣食於慧仙，百日之內，盡出所蓄以贖同人之窮乏，媼亦搜篋助之。及歌館重開，所部諸伶皆感其德施，畢力獻藝。先師李會稽歎曰：使今之將師馭兵如梅伶，則萬衆一心，髮捻不足平也。同治初，有選人與慧仙善，券貸二千金，未到官而殉於京邸。舉殯之日，親賓雲集，而慧仙亦至，衆疑其索逋來也。慧仙敬拜訖，出券就燭焚之，揮涕出門而去，歸語媼曰：囊貸、券，假汝條脫以足之，今并汝金亦贖矣。媼曰：君能行賈，吾獨不能捨此妾妻者耶？茲事五十年前都下盛傳，今知者鮮矣。——長言不足，繼以永歌。其詩曰：荆十三娘有後身，仙姝節俠舊普聞。一雙藕綠金條脫，都向馮驩券裏焚。（其一）——述梅氏義行，因及內助之賢焉。所謂兩遇過密，指滑穆宗（同治帝）及孝貞后（慈安太后）兩次大喪（同治十三年及光緒七年）劇場停演，時髮捻早平矣。（陳慎言「天和閣聯話」云：「名伶梅晚華之祖母陳，爲名伶陳金爵之女，梅巧玲之婦，以相夫焚券夙著義聲，生二子，兩田竹芬，皆有時譽，早逝，晚歲撫育孤孫，遂使負盛名，爲梨園之冠，於甲子五月十一日卒，年八十五歲，一時海內名流題輓，頗多佳構——王書衡聯云：相夫義

行高燒券，修禊嘉辰罷舉觴。樊山老人則填金樓曲一闋，推崇備至。」可參閱。）

又梁溪坐觀老人（張祖翼）「清代野記」卷上云：「咸豐季年，京伶胖巧玲者，江蘇泰州人，年十七八，姓梅，面如銀盆，肌膚細白，爲若鞦韆，不甚嫵媚，而落落大方，喜結交文人，好談史事，綱鑑會纂及易知錄等書不去手。桐城方朝覲，字子觀，己未會試入京，一見器之，自是無日不見，非巧玲則食不甘臥不安也。其年方之妻弟光照亦赴會試，同住前門內西城根試館，方則風雨無阻，日必往巧玲處，雖無大糜費，然條子酒飯之費亦不免，寒士所攜無多，試資盡賦梅花矣，不足則以長生庫爲後盾。始巧玲以爲貴公子，繼乃知爲寒酸，又知其衣服皆罄，遂力阻其遊，不聽，然思有以報之。會試入場後，巧玲驅車至試館覓方，方僕大罵曰：我主身家性命，送一半與□□了，爾來何爲？巧玲曰：爾無纖言費我，我來爲爾主計，聞爾主衣服皆入質庫，然否？僕悻悻曰：尙何言，都爲你！巧玲曰：質券何在？僕曰：爾貪心不足，尙思攫其富稟耶？巧玲曰：非也，趁爾主此時入場，爾將富稟檢齊，攜空箱隨我往可也。於是以四百餘金全贖之，送其僕返試館而別。次日方出闈，僕告之，感激至於涕零，及啓笥，則更大駭，除衣服外，更一函盛零星銀券二百兩，腰以一書云：留爲旅費，如報捷後，一切費用，當再爲設法，場事畢，務須用心寫殿試策，俟館選後再相見，此時若來，當以閉門羹相待，勿怪也。方閱竟，涕

不可仰，同試者皆咄咄稱怪事，即其僕亦貽聘不知所云，第云：真耶真耶，真有此好□□耶？方大怒曰：如此仗義，雖朋友猶難，爾尚呼爲□□耶？場事畢，方造訪，果不見，無如何，遂閉戶定課程，日作楷書數百字而已。榜發中式，日未暮，巧玲盛服至，跪拜稱賀，復致二百金，謂方曰：明日謁座師房師及一切賞號，已代爲預備矣。方不肯受，巧玲曰：爾不受，是侮我也，侮我當絕交。乃受之。方僕一見巧玲，大叩其頭，口稱梅老爺，小的該死，小的以先把爾當個壞□□，那曉得你比老爺們還大方。巧玲聞之，笑與怒莫知其可也。及館選，巧玲又以二百金爲賀。方曰：今真不能再領矣，且既入詞林，吾鄉有公費可用，不必再費爾資，始罷。孰知館選後未匝月即病故。巧玲聞之，白衣冠來弔，撫棺痛哭失聲，復致二百金爲賻，且爲之持服二十七日。人問之曰：爾之客亦多矣，何獨於方加厚？巧玲曰：我之客皆以優伶待我，雖與我厚，狎侮不免，惟方謂我不似優伶，且謂我如能讀書應試，當不在人下，相交半年，未嘗出一狎語，我平生第一知己也，不此之報而誰報哉？從此辟巧玲之名震京師，王公大人皆以得接一談爲幸。……方之僕名方小，族人之爲農者，鄉愚也，故出言無狀如是。」寫來與會淋漓，頗饒趣味，其情事有寫得似「品花寶鑑」之寫蘇蕙芳（影指李桂官）與田春航（影指畢秋帆）處，亦可作小說讀。（張氏並述及其子乳名大鎖者，爲京師胡琴第一，譚鑫培深倚之。大鎖即雨田，爲蘭芳之伯父，蘭

芳幼時曾受撫育。）

關於梅氏此項義舉，既多見稱述，事當有之，乃諸家所述不一致，樊孫之言相近似，亦頗有異同，張氏則另是一種說法，無所謂贅錄矣。（張記似另是一事。）大抵一事而經衆口輾轉傳說，每致互歧，他書似尙有記此者，未暇細檢，或歧中又有歧也。此事情節，並不複雜，而亦易歧若是。醒醉生（汪康年）「莊諧選錄」卷二云：「西人狀傳言之易錯云：使十餘人圍坐，甲與乙耳語一事，乙又耳語告丙，丙又告丁，如是轉輾，復至於甲，則其言必大謬誤。此語最爲切當。」雖說得不免太過，而傳衍小異或至大異，理固有然已。（方朝觀，咸豐己未，順天鄉試舉人，同治癸亥進士，未膺館選，張氏所記有誤。）

梅氏卒於光緒壬午十月十七日，予告刑部尙書桑春榮（字柏儕，道光壬辰翰林，本浙人，宛平籍，亦於此數日內卒於京邸（有詔賜卹，予謚文恪），壽八十有二，適倍於梅。桑梅二人，一貴官，一名伶，均屬京師有名人物，同時逝去，好事者爲合撰一聯，頗工巧，一時傳播都下。十餘年前，友人嘗爲余誦之，今竟不克舉其詞，垂老健忘，衰微可喟也。（嗣讀趙叔雍先生文，承見告聯爲「瘦嶺一枝先折；成都八百同凋」並云：「先公官粵東時，有銓粵之散館翰林李君，……每告先公曰：……在京清苦，

此行並資斧亦付闕如，友生籌措，殊不足數。不得已以告之梅巧玲，巧玲假吾三百金，始治行裝。今來此半載，尙未及還，彌爲悵欸，……。因此知巧玲豪俠，對於京朝士夫，每多傾助。」（桑氏爲道光二十一年壬午舉人，至光緒壬午，鄉舉再逢，鹿鳴重宴，其孫壽怡又以同治庚午優貢中此科舉人，甲子一闕，祖孫爲先後同年，談科名者樂道之，並附及焉。

——民國卅一年。

柳敬亭

於上海時事新報「青光」欄，見胡懷琛君「捧柳敬亭」一文，舉「桃花扇」及吳偉業周容張岱諸人之爲敬亭表彰，更引王士禛之說，而斷之曰：「平心而論，柳敬亭的說書的藝術，也有相當的可取之處，然當時的左派文人實未免捧之太過。王漁洋是文人習氣太重，不能了解民衆化的說書的藝術的好處，這也是事實。然他說當時的文人因左良玉討馬士英而看重左良玉，又因左良玉而看重柳敬亭，這話也在情理之中，我們不能否認。」所論頗允，而敬亭之爲一時名流所稱揚，蓋亦藉以寓對故明之思，士禛爲有濟顯宦，其心理有不同耳。

諸家之旨敬亭，除孔尚任「桃花扇」傳奇體裁有殊，合觀偉業等及黃宗羲所記，敬亭要當爲藝人之傑出者。偉業「柳敬亭傳」云：「——或問生何師。生曰：「吾無師也。吾之師乃雲間莫君後光。」莫君之言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釋之欲其安，進而止之欲其留，整而歸之欲其潔，非天下至精者，其孰

能與於斯矣？」柳生乃退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爲揣摩。期月而後詣莫君，莫君曰：「子之說未盡，聞子之說者，危坐變色，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曰：「子之說幾矣。聞子之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搖然而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見驚起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於是聽者儼然若有所見焉。其意也，愜然若有亡焉。莫君曰：「雖以行天下，莫能難也！」……與人談，初不甚諧謔，徐舉一往事相酬答，澹辭雅對，一座傾靡。諸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強也。……客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澤亡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善誕耳。孰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語，慨然。屬與吳人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酣，悲吟擊節，意悽愴傷懷，凡北人流離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寧南伯良玉軍譟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待發。守皖者杜將軍安域，於生爲故人。寧南嘗奏酒，思得一異客，杜旣已洩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中，念非生莫可解者，乃徵生，進之。左以爲此天下辯士，欲以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震懼失次。生拜訖，索酒，談啜諧笑，旁若無人者。左大驚，自以爲得生晚也。居數日，左沈吟不樂，熟視生曰：「生揣我何念？」生曰：「得毋以亡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將

軍不敢專也。生請衛命矣。一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多儒生，所爲文檄，不甚中窾會，生故不知書，口書便宜輒合。左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請贖封不能得其姓，泪承睫不止。生曰：「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即以爲知古今識大體矣。……其善用權譎爲人排患解紛率類此。……逮江上之變，生所攜及留軍中者，亡散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之。曰：「……且有吾技在，寧渠憂貧乎？」迺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爲人說故事南時事，則欷歔灑泣。旣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於書，故晚節尤進云。舊史氏曰：予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揚生季衡，故醫也，亦客於左，奏攝武昌守，拜爲真。左因強柳生以官，笑弗就也。……」言之頗詳。宗義「柳敬亭傳」云：「……雲間有儒生莫後光，見之曰：『此子機變，可使其技鳴。』於是謂之曰：『說書雖小技，然必辨性情，習方俗，如優孟搖頭而歌，而後可以得志。』敬亭退而凝神定氣，簡練揣摩，期月而詣莫生。生曰：『子之說能使人驩哈嗔噉矣。』又期月，生曰：『子之說能使人慷慨涕泣矣。』又期月，生喟然曰：『子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蓋進乎技矣。』由是之揚之杭之金陵，其名達於縉紳間。華堂旅會，閒亭獨坐，爭延致之，使奏其技，無不當於心稱善也。……寧南以爲相見之晚，使參機密，軍中亦不敢以說書目敬亭。寧南

不知書，所有文檄，幕下儒生，設意修詞，援古證今，極力爲之，寧南皆不悅，而敬亭耳剽口熟，從委巷活套中來者，無不與寧南意合。嘗奉命至金陵。是時朝中皆畏寧南，聞其使人來，莫不傾軫加禮。宰執以下，俱使之南面上坐，稱柳將軍，敬亭亦無所不安也。其市井小人昔與敬亭爾汝者，從道旁私語：「此故吾儕同說書者也，今富貴若此！」亡何，國變，寧南死，敬亭喪失其資略盡，貧困如故時，始復上街頭，理其故業。敬亭既在軍中久，其豪猾大俠，殺人亡命，流離遇合，破家失國之事，無不身親見之，且五方土音，鄉俗好尚，習見習聞，每發一聲，使人聞之，或如刀劍鐵騎，颯然浮空，或如風號雨泣，鳥悲獸駭，亡國之恨頓生，檀板之聲無色，有非莫生之言可盡者矣。馬帥鎮松時，敬亭亦出入其門下，然不過以倡優遇之。錢牧齋嘗謂人曰：「柳敬亭何所優長？」人曰：「說書。」牧齋曰：「非也。其長在尺牘耳！」蓋敬亭極喜寫書調文，別字滿紙，故牧齋以此諧之。嗟乎！寧南身爲大將，而以倡優爲腹心，其所授攝官，皆市井若己者，不亡何待乎！」自跋云：「偶見梅邨集中張南垣柳敬亭二傳，張言其藝而合於道，柳言其參寧南軍事比之魯仲連之排難解紛，此等處皆失輕重，亦如弇州誌刻工章文，與伯虎比擬不倫，皆是倒却文章架子。余因改二傳。其人本瑣瑣不足道，使後生知文章體式耳。」宗彞雖極輕其人，而亦未嘗不重其技。寫技之優，有勝於偉業處。

容「雜憶七傳」

釋至，皆喜。其技
忘身在今日，并忘
遠貫中實甫筆墨爲
亭於虞山，聽其說
連座，四壁陰風旋

余懷「板橋雜」

間。寧南敗亡，又
姑娘也。」則言其

錢謙益「爲柳

願頰，奮袂以登王
生死肉骨。今老且
履孟之後更無後孟

引爲己責，謀卜地以葬其子，并爲敬亭營兆域焉。延陵真博之義，伯鸞高俠之風，庶幾兼之。余謂樂氏生貨伯通之麻，死傍要離之墓，今謀其死而不謀其生可乎？平陵七尺，玉川數間，故當並營，不應偏舉。敬亭曰：「此非三山隻手所能辦也。士大夫之賢者，吾侍焉游焉；章甫跣屐之有聞者，吾交焉友焉；聞巷之輕俠，裘馬之少年，輕死重義，骨騰肉飛者，吾兄事焉，吾弟畜焉。生數椽而死一坏，終不令敬亭烏鵲無依而烏鳶得食也。某不願開口向人，惟明公以一言先之。」余笑曰：「太史公記孟嘗君客鷄鳴狗盜，信陵君從屠狗賣漿博徒游。生之所稱引者，冶游則六博蹴鞠之流，豪放則椎埋臂鷹之侶，富厚則廛駟洗削之類。其人多重然諾好施與，豈懸解圍茸兩手據一錢惟恐失者？要離專諸，春秋時吳門市兒也，豈可與衰衣博帶大冠如箕者比長而較短哉？子姑以吾舌號於吳市，吳市之人有能投袂奮臂感慨而相命者，吾知其人可以愧天下士大夫者也。子當次第記之，他日吾將按籍而稽焉。」亦述其暮年情事，而寫其交游以寓感慨。

狀其技之工最爲有聲有色者，當推佞「陶庵夢憶」。其說云：「南京柳麻子，黧黑，滿面肥瘡，一善說書。一日說書一回，定價一兩。十日前先送書帕下定，常不得空。——余聽其說景陽岡武松打虎白文，與本傳大異。其描寫刻畫，微入毫髮，然又找裁乾淨，並不嘮叨。說至筋節處，叱咤叫喊，洶洶

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內無人，盪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震發作聲。閉中着色，細微至此。主人必屏息靜坐傾耳聽之，彼方掉舌。稍見人咕囁耳語，聽者欠伸有倦色，輒不言，故不得強。每至丙夜，拭桌翳燈，索麪靜遞，默默言之，其疾徐輕重，吞吐抑揚，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說書之耳而使之諦聽，不怕其齟舌死也！——』

至士譚『分甘餘話』，則云：『左良玉自武昌稱兵東下，破九江安慶諸屬邑，殺掠甚於流賊。東林諸公，快其以討馬阮爲名，而并譏其爲賊。左幕下有柳敬亭蘇崑生者，一善說評話，一善度曲。良玉死，二人流寓江南。一二名卿遺老左袒良玉者，賦詩張之，且爲作傳。余會議柳於金陵，試其技與市井之輩無異，而所至逢迎恐後，預爲設几焚香，滄蚡片，置盞一杯。比至，徑踞右席說評話，才一段而止，人亦不復強之也。愛及屋上之烏，憎及備胥。噫，亦愚矣！』或亦不免因不滿良玉而貶及敬亭乎。

——民國廿二年

萬壽祺

中和月刊登載萬年少書畫，其人明末遺老而以風操文采著者也。顧寧人詩有贈萬舉人壽祺云：「白龍化爲魚。一入豫且網，傳賒不敢殺，縱之遂長往。萬子當代才，深情特高爽，時危見繁雜，忠義性無枉。翻然一辭去，割髮變容像，卜築清江西，賦詩有遐想。楚州南北中，日夜馳輪鞅，何人爾北方，處士才無庫。回首見彭城，古是霸王壤，更有雲氣無，山川但塊莽，一來登金陵，九州大如掌，還車息淮東，浩歌閉青幌。尙念吳市卒，空中弔翹翹，南方不可託，吾亦久飄蕩。崎嶇千里間，曠然得心賞，會待淮水平，清秋發吳榜。」其身世賢才調襟期，可於此略覩，並見同時名輩之推許焉。

茲考諸傳等略敘其事迹。萬氏名壽祺，字介若，一字若（一字字），一字內景，一字年少。原籍南昌，自其曾祖家於徐州。父崇德，字惺新，萬曆甲辰進士，由浙江臨海縣知縣入爲雲南道監察御史，歷巡北城按河東鹽法提督遼餉，轉福建道監察御史，以魏忠賢用事託疾去，出爲山東按察司副使。年少生於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天啓元年辛酉入泮。三年癸亥，山東盜起，避難淮安。崇禎元年戊辰，以選貢入

京試於廷，遂入國子監。三年庚午，南京鄉試，中第五十九名舉人。五年壬申，游沙室。六年癸酉，在京師，始刻詩集。七年甲戌，返里，就宅東舊屋葺治爲五室，疊石於庭，名之曰青泥院，爲文記之，以讀書養志於其中。八年乙亥，遭母項孺人喪。是年集十年所積之文爲二兩齋文選，並爲之序。九年丙子，與同志開文社於南京，數爲大會，與會者沈眉生曾辟疆劉伯宗陳則梁張公亮呂霖生劉魚仲張苞山顧子方侯雍唐方密之孫克成沈崑銅麻孟璣梅惠連劉湘客周勅卣李舒章顧偉南徐閣公宋子建陳百史陸子元等。復與同郡李孝乾王先仲雷汝遜曹濟如馬空同舉一士，及門人王子克，爲文社，月三聚，以九爲的，四時仲九日文七篇，餘日文三篇。又令門人杜仁夫杜子愚王子穆舉山令黃子道萬子臣爲小聚，隨文多少。年少作文的，以立德立言相教勉。十年丁丑，卜居吳門。十一年戊寅，卜築淮陰之西澗。十二年己卯，至南京。十三年庚辰，流賊陷徐州。十四年辛巳，寓吳中。十五年壬午，返里門。嘗鑄散佚，新舊本皆亡失。十六年癸未，寓居京口。集庚辛以來避亂奔走四方與同志唱和之作，得樂府五七言古詩五七言律詩七言絕句凡六十九首，爲內景堂詩，序而刊之。未幾復移寓雲間。十七年甲申，移家吳郡。三月京師陷，賦甲申詩二章以志哀。五月南都建，賦五月詩以志喜。（是歲卽爲清順治元年。）清順治二年乙酉（明南都弘光元年），五月南都破，江以南郡縣皆不守。年少起義兵，其友沈君晦錢開少斌務公起兵練湖

沈，雲升陳臥子黃如千起兵於泖，吳日生起兵笠澤，皆與之會師。八月兵潰，沈黃等死之，年少被執不屈，督師重其人，得不死，勸之仕，堅辭，乃縱之。兵燹之後，數世之蓄都盡，瀕死者十餘次，伶仃北還，八口待食，乃賣書畫以療飢。三年丙戌，祝髮爲僧，名曰慧壽，自號明志道人，又稱壽道人。五年戊子，游廣陵。仲冬徙宅於浦西，去淮陰城三十五里，西近洪澤，南曰徐湖，北則河淮合流，東入於海，四區皆阻，築其原爲隰西草堂，賦詩以志之。六年己丑，暫返里門。旋由隰西出遊，歷邳沛滕蕭等處，拜義士之墓，作烈女之碑，恤忠臣之孤。此行得詩五十九首，名之曰己丑詩，爲之序。是年買園於草堂之陽，取靖節詩語，名之曰南村，引泉樹蔬之處曰平疇，疇北折有廊曰韻步，上有館曰遠游，其側有樹曰春陰，作南村記。八年辛卯，游姑孰。九年壬辰，游吳郡。返隰西後未幾卒。年五十。（喬子卓有哭萬年少詩云：「史筆千秋在，傷心萬事非。途窮天地窄，世亂死生微。卅旄翻前驛，元鳥送落暉。蕭條徐泗遠，白馬故人稀。」）子睿（字渠客，能讀父書，爲名諸生。作字亦肖父，年少詩有父子堅孤節之句，蓋能承父志者）堂姪穆（字遐客）扶櫬返葬於徐州之鳳凰山。其事迹之可考者粗具於斯。所著有文稿數十篇，隰西草堂詩五卷，印譜一卷，遯渚詞一卷，墨論一卷，印說數十則，隰西藝方一卷，算天文法占周易各一卷，餘稿散佚。

年少與同時流，多相接納，右惟絳丙子南京文社事，以略見一時人文之盛，餘不備記。明亡以後，託迹浮屠，而飲酒食肉如故，其服則幅巾衲衣（或云僧衣僧帽），嘗被市人謗爲異服，蓋祝髮示逃禪於新朝，固與真爲僧徒者有間。友朋款接，文字酬答，所不廢也。上文所引顧寧人詩，爲辛卯過淮上至草堂賦贈，翌年年少即逝世矣。年少遭國變，所爲詩多寓悲感。如偶成云：「白楊黃柳滿天涯，大陸晴風展玉沙。北闕關心馳萬里，南冠遺淚濕千家。銅辭舊闕花仍發，金盃諸陵日易斜。聞到雲中新牧馬，龍驤百隊向京華。」隰西草堂云：「豈曰無家賦考槃，幽居坦坦采芳蘭。雲山不盡關河急，哀樂無端風雨酸。五夜麗譙歸北地，十年滄海憶長安。人間咫尺夔州道，虎豹當關行路難。」浦上老漁秋水明，小窗翦燭酌同傾。不知今世爲秦漢，莫向當途辨濁清。雙草長林從此遠，白衣蒼狗太無情。高原回首聞南雁，帶到衡陽第幾聲。」可見一斑。羅叔言爲撰年譜，序謂「先生一明季孝廉耳，非有一尺土之寄，而懷抱忠憤，起兵直澤，天命已移，身遭囚係，顛沛離遷，垂死而志不衰，千載以後，尙論之士，有餘慕焉。即其餘熱流傳，亦足千古。每披覽手蹟，芳馨孤迥，如見其人，輒自恨生晚，不及執鞭。」足彰其人也。（當明季海內亂光隱伏未形，江南又佳麗地，年少與諸名士文譚縱橫，酒旗歌扇間，跌宕自喜，見孫補田所爲傳。其庚午舉於鄉也，名噪一時，好狹斜游，又甚工寫麗人，坐上妓以此索之，輒爲

吮毫，諸妓之有聲者，皆輕就之，風流豪邁，傾動一時，同輩謝弗及，滄桑後乃盡遺所買諸歌妓，見周樂園印人傳。明季士大夫多縱情聲色，亦一時風氣。）

年少學富才瞻，文采斐蔚，詩文書畫，旁及諸藝，皆爲人所稱道。孫繡田明孝廉萬先生傳云：「凡經史諸子百家之書無不讀，禮樂兵農天文地理之奧無不究，且旁涉虛憶星卜書畫之理，雞牌雀籙繆篆之文，下筆成章，往往驚其坐人。……平生無藝不精，古文清迥拔俗，詩擅大歷十子之長，書由王內史入，後參用顏平原法，兩胎息終在晉人。畫法倪高士，兼工白描，佛像仕女，矜貴不妄作，片楮寸縑，獲者實逾拱璧。」羅叔言萬年少先生年譜云：「先生於詩文書畫外，凡琴棋劍器醫藥刻印鑒賞，下及刺繡女紅之事，無不通曉。所爲印說，謂印法根於書法，書法亡而印法亦亡，痛詆世俗所謂章法刀法，及文字杜撰補綴增減之弊，一洗前人之陋。周樂園謂其類視文何，非虛譽也。」又云：「范石夫朋舊尺牘識語：萬年少兄，詩文字畫，著筆便雋，其易經制舉藝，尤精於譚理，不落蹊徑。是先生又工於經藝，而尤精於易義也。」閻用卿題萬年少書冊云：「萬年少書法從天分中得來，往往於道秀處作新姿，體氣高妍，款行勻潔，譬美人初起，著輕素單襦，縠紋疏映，肌澤晶然，余嘗推爲本朝第一。吳門顧云美集其往來小帖數十幅爲一冊，皆行書也。嗟乎！萬子捐館十年矣。……嗟乎！六書較講，八法失傳，讀猶

史之殘碑，猜疑石鼓，發蘭亭之真本，惋惜懷陵。古琴音稀，高山絃碎。斂脚鈎銀，鳳閣之青氈已散，刀鏗切玉，鶴鏡之綠字難蒐。對此遺箋，潸然出涕。嗟乎！萬子江北人也，銅章畫粉，多藝多材，補虎雕龍，不衫不履，可謂樞才人之致接名士之長者。」觀以上所述，年少之工書畫通諸藝，實有非常人所能企及者。其人其藝，均極可稱。書畫流傳，洵如孫氏所謂「片楮寸楮，獲者實逾拱璧」焉。

張勺園君甲戌（民國二十三年）春得萬年少松石幅子於銅山余氏，有詩云：「昔從無已齋中見，四十年念未忘。」（在老友陳璞完齋中見此，云假之余靈生明經者。璞完與董柚岑校刊隰西草堂集，去秋因病南歸。）內景老仙遺蹟少，來禽新館有緣藏。故人臥疾今經歲，挂壁精圖猶幾張。買畫傾囊更嫁女，營營兩事一春忙。」畫幅中秋裝成再題云：「集序刊成書本來，故人驚說已寒灰。（柚岑屬予爲隰西集，刊就而璞完不得見矣。）展觀蜀素圖三尺，猛憶君平繪八開。（羅叔言語予，內景贈徐君平書畫冊在開封，因屬崔海帆內姪物色得之，往歲竟以易米棄去。）合者竟誰得主，貴猶未死不須哀。伴予燕北來禽館，暫別城南戲馬臺。（余氏所居在戲馬臺前。）」「崔泉山足接檢莊，我是鄰村田舍郎。（內景崔泉山莊，去做居約五里。）詩品人稱如靖節，筆精今更見河陽。躬耕郭北猶遺族，（內景詩云：子孫不受北朝官。終清之世，其裔無仕宦者。所居在城北之萬家寨。）避地隰西何處堂？（隰西草堂在清

江淮城之間，曾借張繼西訪遺址不得。）珍重一縑三百載，守貧政與古賢方？（章一山同年贈詩，以馮孝廉爲比，非所敢當也。）「中和月刊」二卷七期所登即此幀，並行書墨蹟一幅，亦由張君假以製版。

——民國卅年

邵子湘等書札

偶得一鈔本，不知出誰氏手，係選鈔名家書牘。內有二十餘通，鈔者弁言云：「家藏尺牘手卷，自邵青門以下，凡十人二十七簡，皆與商邱宋牧仲者，備錄於此，以便覽觀。」宋牧仲（學）於康熙間舉風雅，宏獎士類。（夙友王阮亭，當時名亦相亞，並以香宿居高位，士林奉爲辭宗。）此二十餘通，爲清初勝流筆札，足供瀏覽，因遂錄於左，用廣其傳。標題及次比，悉仍之。鄙見所及，則綴識篇末。

△武進邵子湘（長蘅）六首 受業門人邵衡謹稟老夫子老大人函文：即日曠腸苦旱，殘暑猶蒸，伏惟老夫子老大人鈞履興居萬福。辱示新詩，敬識數語歸案。蘇轍發諸子詩，一並閱竟納上。大抵大江以北，官李標勝，吳會之間，徐顯擅場，餘子亦各一時之傑，自足行遠。老夫子會城旋旆，亟宜成此磨翠，豈第蘇門增重，於本朝詩運，所關尤非小小。門衡欣然作壁上觀，亦大愉快也。未審老夫子以爲然乎否。天水駸蘇注一條，便爾乞查示。世上不少蚍蜉，方成大樹，羣兒嘵嘵，知不滿大方一捧腹也。所懇

想蒙記憶，伏冀老夫子賜之終始栽培，感且次骨，懇禱懇禱。因因暑偶患末疾，故遣力過過。至今委頓中，強自捉筆，幸賜宥涵。臨稟可勝瞻跽悚惶之至。七月朔日，門衛再百拜具稟。

受業門人長蘅謹稟老夫子老大人函丈：昨奉到誨帖，夜漏下人定矣，亟起篝燈啓械，恭誌老夫子老大人點勘十四子詩意，且於門衛拙評曲加獎藉，維顛至三，以欣以愧。諸子故是駸材，而伯樂一顧，長價十倍，翔麟秦晁，方之殆庶，洵本朝藝林盛事，非歷歷鄉邦之光也。何快如之！古香集暫留，擬於人日崑力報命。門衛老警不慎，偶患河魚，即反體中小極，後絃之膝，尙望展期，然名山大業，不敢過遲，大約在孟陬月內也。晨起率復，觸管手顛，欹斜不能成字，幸惟老夫子格外宥原。臨稟可任屏營。嘉平小除夕，門衛再百拜稟。

憲治沐恩受業門人邵衡謹稟老夫子老大人函丈：衡杪冬孤謁蕪城，獲親色笑，溫文優體，銘刻五中。忽忽率別台顏，放擢寒江，轉增螢戀耳。獻歲發春，恭誌老夫子鈞趾駢蕃，端揆伊邇。開筵以來，日引領靡旃南遷，而望又不至。二十二日小力郡歸，始傳聞憲驛尙駐淮上。心旌搖曳，跂望爲勞。恭遇老夫子岳誕昌期，未能躬祝，虔修寸稟，遣叩崇階。微物二種，真是野人芹獻。敝邦貧薄，舍此更無土物可將意也。仰冀老夫子恕其輜輶，賜之晒存，幸甚感甚。台養渡江何時，乞明以示我，容星趨謁候鈞

，大慰調佩也。賸體托庇，幸未即踐妖夢，春間可望復元，然亦大得服養之力矣。並此鳴謝。願亦方白菊堂詩，聞竟上奏先呈。椒峯史論序，望教甚切，後月可得脫藥不？遞中有使，渴踐朝音。臨稟可勝嚮馳結戀之至。門衡再百拜具稟。

門衡敬稟老夫子老大人函丈：前月衡肅寸稟，附使者虔候興居，計已塵台覽。江介緒風，秋涼較蚤，恭審老夫子以君民倚毗之躬，當矚倪畏壘之祝，自爾三辰集祉，想惟鈞候動定清佳。蘇詩校讐畢役，門衡寂無一事，爰之啗疾作假頻頻，頃商之八世兄，以八月三日暫歸草堂。專擅之響，仰祈台宥。屈指老夫子武闈竣事，塵席還吳之時，門衡兒女俗累，亦可塗了，大約中冬上浣，準得趨侍絳帳，晨夕誨言也。白茅堂集攜歸草堂卒業。未既願言，統希崇照。臨稟可勝嚮馳結戀之至。八月朔後一日，門衡再百拜具稟。

已繕稟矣，忽奉到九老圖大作，朗詠再過，不覺驚喜叫絕，必傳高倡也，率爾點筆，聊識嚮往。附稟商者，七人五百七十歲，此香山句也，益以方外二人，須得二百四十六歲，方合大作八百十六之數，恐難得此高年，得確查注明出處尤妙。稟請台裁。衡再拜稟。

門衡敬稟老夫子大人函丈：昨晤八世兄，略得倡捐梗概，便極相欽歎，以謂能爲今人所不肯爲。即

日奉腹大疏，仰闕老夫子軫卹之殷鑒，璧畫之精詳，不覺俛首下拜。可見宇宙雖大，實心任事者原少，一有其人，則天下無不可濟之事，無不可集之功。此是聖賢真實學問，渾實經濟，當代所絕無而僅觀者。今幸得於老夫子見之，私心踴躍，誠喜誠忭。恭審憲轅所駐，羣力畢趨，加之老夫子至誠感人，人樂爲用，轉瞬駘相銜，庾積充溢，但令分張得員，俾顆粒皆充飢腹，淮陽百萬戶，且晚出沮洳而熙春臺，歐生惟有合十膜拜，頌大菩薩功德無量而已。辱委校錄詩，將續交三本詳加訂讐俯補訖呈上。其不必從者，仍留原候覽。門衡得失寸心，自問頗無遺憾，似不須更寄耳目，徒亂人懷。大抵庸碌者既無足取，而矜奇者又未免多事。如封翁徐賓尙未是好奇，已有改刊撰陶之請。將來一二振奇之士，勇於自信，好譏彈前人，保無請改刊施註者乎？多岐之亡，三年之築，未必非良規也。徐翁語詳別報，竝塵清覽。門衡愚直，久在老夫子台鑒中，故敢率臆罄吐狂談，干冒清嚴，仰祈老夫子格外宥原，幸甚幸甚。山老一札附呈。門衡於閏月十二喘疾復發，今幸小愈，夙蒙垂注諄切，並此奉聞。臨稟可勝馳戀之至。門衡再拜稟。

△寧都魏和公（禮）一首 旌節駐白下，途歷三載矣。西江之人，頌戴益騰，殊倍萬於臨澧之日，此乃足以徵實德實思也。禮羸疾糾纏，學植荒落，兩目眇昏，幾如雀替，一宵輾轉，有似鳩鳴。往者覆

買茲土，賤子雖不敢廁跡椽杓之間，而尺一時被圭臬之舍，今超遙三千里外，江流浩蕩，聲問修遠，自致無由，筋驚肉緩，仰懷俯念，蓋不勝其纏結耳。茲五月十八日承張鎮憲遲至示札，捧誦數四，欣感交深，且爲先叔兄曲賜表彰，俾蓬累之子，頓上碧霄，草茅之骨，一經清滌，奚啻皇甫之序，幸登昭明之樓，子弟激戴，淪肌浹髓，莫有窮紀。向緣先父臨終戒諸子不得以行狀請誌傳，故兩先兄之沒，皆未敢行。茲謹次先叔兄行略，以應明命。太史公即貨殖日者亦成絕世文章，先兄得附以不朽矣。恭率兄子世侃頓顙遙謝。即當匍匐幣幣之下，因世侃歲試在秋冬間，詰歲定圖走叩台階也。劑劑若成，得蚤賜一本下示，以爲世世之寶。附上細芥貳瓶，先兄左傳半部，統祈台鑒。閏五月初四日，禮九頓首。

△華陰王山史（弘撰）一首 老年臺先生以文章伯爲社稷臣，海內學者有泰山北斗之仰。弘撰本生考與先相國老年伯同登天啓乙丑榜進士，則雖不才之人，與先生忝爲世誼。亡弟弘輝，昔在楚中，曾率數左右，歸以語弘撰，又讀壯悔堂集，見所稱誦，益切嚮往。垂思一待函丈，就正所學，而政澤僣蕤，未遑所願。鉛槧之暇，每以爲恨。比於竹西晤涇陽劉子，述接對之頃蒙詢及，知賤子姓名爲配室所不遺，不揣愚陋，輒敢以妄所梓稿具呈尊覽。又兩年來作周易筮述凡八卷，同里員氏慨付剞劂。茲謹以小序與目例並呈，祈爲政之餘賜一序弁首，雖非太冲三都，實欲藉士安以傳，倘與其進，不勝幸甚。山川無

改，日月時遷，不審竟能一識荊州否也。弟弘撰再頓首。

△石門吳孟舉（之振）八首 東塗西抹，春蚓秋蛇，作正書竟不成點畫。今奉尊論，不敢藏拙，望弗以草率不恭爲咎也。藉此博得老先生手書，裝潢交游冊中，寸幅同於拱璧矣。二章二扇，月初報命。使還率復未既。之振再頓首。

雙丸擊駛，不可把握，忽忽已逼歲除。語溪去金闕一衣帶水，經年止得一椀漿飯，友朋良晤之艱如此，可嘆也。遠辱注存，并惠珍果，舉家飽德矣。謝謝。買得白紙扇柄，塗抹請二正。厚章亦製就，并前二扇完上。一芹非云報瑞，引意而已。惟笑存之。春王攝賀新社，以悉種種也。草復未既。之振再頓首。

昨擾庖廚，并聆教益，醉酒飽德，感難言喻。適舍下寄到便面二冊，計四十幅，足供老先生賞鑒者，採取不悛也。內董容臺贈別景雍二幅，較平日筆墨更精妙，文衡山寫樹點平臯絕句一幅，亦咄咄逼子昂，十州人騎恐係摹本，幸一一教示之。外蜀道難圖卷，祝京兆書藥，附覽。俗事尙未了，放船之日當走謝種種也。妙墨不減方程，錦囊八九，足辦一生矣。并此附謝不既。晚名另肅。外朱漸畫本頗精細，宜和御書及郝御史跋皆僞造無疑。朱漸係北宋畫苑侍史耶？圖繪實僅有其人否？

奉別抵舍，郵莊養桂正開，而兒女輩疾病相纏，日親藥裹。中秋日得句云：時傍藥爐煨半夏，久拋酒盞負中秋。意緒可知矣。桂花開時，老先生曾杖策一游山中否？承委題西陂魚麥圖，謹錄彙呈政，乞老先生斧削論定，淨寫上卷。老先生文章勳業，流傳後世，拙句恐反爲此卷之玷也。第二句東匯隋渠，東字亦慮未當，并祈示知。至行數太多，春蚓秋蛇，便苦欹側，懇望中友一畫烏絲，須辨字之多少，略寬一二行爲妙。平陽天岳和尚爲心壁上人本師，今持鉢吳趨，寓閩關外積善菴。方外詩文，近當推爲第一。渠欲奉謁裝載，擬晤時定有箭鋒函蓋之合也。松圓詩老扇圖冊一，項孔彰山水冊一，附供清玩。孔彰用筆細入，爲董華亭賞拔，畫苑中僮人數可耳。餘緩候，未既。晚名另肅。

村莊養桂，尙有餘芬，把卷支門，忽聞剝啄。捧接芳函，兼讀新句，頓挫沉鬱，味之不盡，如游名勝之區，山川雲物之狀，玄覽鴻廓，緝軼句下。久不見石谷筆墨，老年定益高妙，惜未及展開此卷，爲恨事也。屬和章，當澡雪氛垢，攜拾枯澀，以應古命。構就先錄一通呈教，明春攜謁裝載時寫上卷子可也。使去匆匆，未竟繆穢。晚名另肅。

天氣時和，梅花盡放，侍高齋茶香酒冽，舟行傲兀之餘，味之不盡也。卓氏唐詩類苑，又購得一冊，奉供清覽。想刷印無幾，故流傳不多耳。至張氏玄超，原在教訂之列，後添補十之二三，竟刪去明卿

，同郭象之註莊，可嘆也。漢上題襟集，若新二府處借來，千萬轉假一抄。蚩餅一盒附貢，統乞照存。餘再候，未既。晚名另肅。

老先生光膺異數，峻長六卿，出胸中之冰鑑，權衡百司，從此內外得人，海宇蒙福，晚亦得與駢轡，菰蘆中人不禁欣幸而色喜也。憶旄鉞鎮東吳時，晚緣文字得托末契於節下，獨蒙物外之賞，兵衛畫戟之森嚴，時容跡弛狂生掉臂出入其間，此段佳話，今不可再得矣。客冬看除目，即擬憑江過維揚，一覽芝宇，用慰離思，傳聞京口作堰，天堑難渡，致旌節啓行，不獲一至河干拜送，深用悵然。日來履茲春和，遙想老先生台候萬順。過家上冢事畢，計應已踐宅換之席。慮形庭之渴飢，得香壽之在服，誠千載一時也。綸扉鈴閣，計日望之。小兒寶林候補入都，特遣肅讓階下，諸凡惟垂慈提挈。小兒素叨庇蔭，以通家子姪相畜，諒無煩晚之諄瀆也。敬奉芹私，補申賀悃。文休承山水一幅，汪海雲花鳥一幅，附供清玩，統希鑒存。良晤未期，唯冀爲國爲蒼生珍愛。臨楮瞻戀，無任依依。晚名另肅。

客冬接台教後，又及一年矣。前小兒在都時，種種拜德，感何可言。茲復荷注存，兼示筠廊二筆及郊館詩，開函志喜，古云千里神交，今則真如面語矣。履長眉節，轉盼春回，伏惟台候萬安爲慰。札中悵悵欲賦遂初，足徵老先生曠懷遠致，然黃髮元臣，休容大度，明農擇旅，尚須俟之他年也。晚健戶都

居，白日課兒輩讀書外，都無一事，但時時翹首京洛企想濟光耳。郊居詩謔次韻奉政。藉使祇候台腹。家總四觔，毫筆二帖，惟照存之。浙省諸當事，懇祈老先生便中以賤名見屬，道義關切，諒必能鑒此鄙衷也。臨池瞻溯，不盡欲言。晚名另肅。

△寧都會君友（先慎）三首 癸酉之秋，七月望日丁巳，寧都治民曾先慎謹再拜上書大中丞大君子宋公閣下：慎聞古之君子，實至而名歸，雖欲逃之，有所不得也。爰及中古，實至而名歸者有之，實未至而名歸與實既至而名不歸者亦有之。後世之名，求則得之，不求則弗得也。其間非無實至名歸之君子，而容悅飾行闡然媚世之徒，類多鷄鳴而起，孳孳以修名為先務之急。夫志不能兩有所務，是故外有餘者中恒不足，實之遂者其收名也小，故夫稱名之小大不足為君子重輕，而自重之君子或不願知於人。然不願知於人，亦賢者過之之事，非中正之行。若慎者所謂志於學而未能者也。惟其志於學，則必竭致其力以求之，求之而未能，故其精神才力恒不能以他及。非能無求於名，徒以其才之不足，是以退然伏處，不敢出而與四方盛名之下相為馳驅。大人先生或有式廬而下問者，非其情之所專，惟相與一盡往來之禮。過此以往，即一嘗之間，不敢徹於其隸人之聽。雖其疑於容悅佞世者之所為，亦其力有所不及。惟昔年閣下出權諸國，不以慎之困窮無當當世，禮遇之際，恭下之誠，倍出尋常。竊以為閣下知人之鑒

，本於審知，由其於聖人之道自得之深，故卓然獨能知人所不能知，與世俗徒采譽附和要譽以爲豪舉者迥異。知己之感，比於覆載，到今未能一日忘。嘗爲文二篇，獻之左右，蓋不敢以後世之君子望閣下，而以古大君子忘勢好善仁義道德以爲己任者深望之於閣下也。其後閣下乘慈通永，伏蒙貶損手教，遠念不遺。念雖草野，禮無不答，於是齊宿修函，因前贛都督姚公之子昌平參將諱尙倫者上之左右。前年閣下秉節建牙，開府豫章，郡縣父老，與西江庶士，同沐天地生成之德，雖有庶極，所以不敢同於當世之士一進拜手階下，又不敢同於當世之士拜進一函於隸人之側，誠以知遇之感，處於罔極，苛禮不足報盛德，空言不能輸欲報之實，念惟有守身執禮，篤志肆力於道德學問之途，以求無負於閣下禮下之意知人之明，如此而已。不圖閣下於榮膺之日，遽然頒錫編紵，重以鴻文家刻之賜，拜賜之日，感忤憤集，雖天地不責其謝生，即草木敢忘於雨露，日月不窮，勤企之心，報德之誠，正未有量也。慎之爲文，所欲博其傳以就正天下有道者，其說在慎文劉百荷壽序言之甚詳。家貧不能盡刻，謹獻近友生所爲慎代刻文六篇詩六十八章，通前所舊刻爲一冊，上之左右。文雖不工，然亦可即此以觀其志之所在，學力之所及，而教誨之。羅山民來謁，齊沐拜書，謹屬呈進。盛德之感，勤企之心，思報之誠，非言所及，伏維原察。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慎再拜。

趨候數次，皆不得值，悵然而返。昨冊頭率贈詩，不韻不工，惟先生幸有以教我。尊事料理完否，歲前果必返豫章否？十七日弟即攜豚兒入三嶽山完娶，此時山妻未來，百事須弟親爲之經理，先生若歲前啓行，即不及趨候江干送先生矣，奈何。入會城當謁宋君，得便煩爲弟一致企勤之意。所不造謠者，正欲以古人之道望大君子，然知己之感，固未能一息忘也。先生二十餘年方得一歸父母之邦，何妨遲遲其行？若能少留過歲，正月弟亦載媳入郡，吾兩人方舟而行，不亦可乎？惟先生其裁之。前札求山水真蹟，會已慨然面許，即此數日間得便貽贈，更感高義，使豚兒完娶宴賓時得懸之草堂，真如對名賢，若遲遲則必須或留或寄，便恐有浮沈矣。昔倪高士作畫，惟以贈賢者貴士，若勢利之夫，雖持千金求之累年，終不可得，人至於今稱之。以先生高發，詎出倪雲林下，正不欲弟陋巷中獨無先生得意真蹟耳。惟先生留意。廿二或尙在縣，有閒希爲遣二三知友入嶽山來。此間多怪石危峯，懸崖絕壁，巍然遠望，長川如帶，雲樹縹緲，種種奇觀，曠足澗人胸中塊磊，與知己相把臂作二三日飲，亦韻事也。跋子望之。飯牛先生有道。教小弟會先慎拜。

過真州晤宋貞翁先生，幸爲我叱名道意。遠念不遺，慎何足以當之。感佩之誠，非言所及，此時多事，卒卒未遑裁答，返郡日當寄啟宗鼎巨翁處，必得郵致也。再啓。

△敬懸汪子鼎（洪度）一首 恭惟老夫子閣下備精書獄，孕秀睢陽，峇嶠賢相之門，文正有忠直之子，赫奕真儒之里，子瞻以明允爲師，仗鉞洪都，聿著蕩平之績，建牙吳郡，彌恢底定之猷，甫下車而迅掃鯨鯢，戶無警柝，一蒞境而奠安衽席，人飲醇醪，惟南疆屢著神明，故北關幾墜脊顧，凡夫望歸身深，忠結主知，無非以聖人之清，任天下之重，固已旂常著績，詎能筆舌揚徽，惟是秀韻餐霞，清標映玉，生能賦雪，早傳絕調於梁園，氣已凌雲，更探奇書於禹穴，一麾楚澤，因吞雲夢胸中，率使處州，盡攬蕙蘭腕底，化波瀾爲筋骨，蘊馥郁成烟雲，竊窺漢魏以還，以迄元明而止，代多山斗，世有鳳麟，要之亮節高風，首推彭澤，清詞麗藻，獨讓蘇州，久稱亘古孤行，何幸得公鼎足，潯陽廬阜，重開采花籬下之謠，林屋洞庭，載和讌客雨中之韻，並杜蘇之雅健，兼韓陸之沉雄，斷集大成，豈阿私好，乃單門寒畯，悉荷甄陶，終披素流，皆蒙培植，所以楷模在望，成思戀元禮之舟，奇宇盈牀，羣願入子雲之室也。洪度蒞蘆下士，榜櫟庸材，藝林恥事蟲雕，學海終同蠹測，十上不遇，風侵蘇氏之妻，一飽無時，塵滿范生之甑，小園一畝，破屋三間，窗迎松葉夕陽，樓號杏花春雨，擬襲瑩而繼晷，甘學蠶以窮年，然而背負青雲，時仰垂天之翼，口吟白雪，仍耽刻羽之音，生逢名世代興，更以作人已任，聞風能立，觀海思歸，況復魯柝聞邾，吳雲入越，身依棠蔭，從四民廣蔽芾之歌，居近杏壇，借多士沐膏莪

之化，敢藉司成介紹，一通下走惱忱，或者明鏡高懸，妍媸普照，洪鐘待叩，大小咸鳴，惡從退食之餘，慨錫驚人之句，瑤天笙鶴，豈同山水之昔，碧海雲霞，永煥林泉之色。洪度自得大集，日誦鴻篇，見有西陂之吟，知多鄧中之和，因之技癢，輒妄效顰，自愧滂髮將凋，江花就落，譬草蟲之吟雨壁，真布鼓之過雷門，伏冀老夫子大賜鉗鎚，不遺荊菲，排沙簡石，點鐵爲金，得一字之指南，即終身之面北，草思雨化，惟憑一瓣香通，葵向日傾，佇冀三台燦照。竊瞻風采，冒瀆霜威。臨稟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上虞尹山書（銀）一首 間闕三載，寤寐懷思，北陰燕雲，迢迢香岳。晚歸抱肺病，却堵杜門，且家居鄉僻，鮮羽絕少，坐此遂成疏節，歉仄良深。唯遙聞聖眷益隆，明良一德，即日黃扉懸纈，霖雨蒼生，三不朽盛事，山澤之夫，引領屬望，恐西陂魚麥，再遲十年耳。龍父母抵任，忽接瑤華，不啻天墮雲錦，鹽披未竟，感極涕零，何老先生忘雲泥之分而篤故舊之情若此其至耶。讀便面新什，純乎唐晉。少陵云，晚節漸於詩律細，洵親歷境界語也。并筠廊二筆，敬列案頭，日誦一過，如奉光範於几杖之側，快何如之。晚承龍父母推愛垂青，一晤遂成文字知己，非荷九鼎，曷克有此，然不敢以片紙隻字懸瀆也。茲有徐孝廉超，其尊人爲晚受業師，乘渠需次入都，敬泐寸楮，上候元公鈞履萬福。粗葷病餘肺腑愧不成字，李卷亦非佳品，聊將野人微意，幸勿訝其鄙褻。晚與徐孝廉情誼世誼，萬祈老先生於自公

之暇，進而教之，仰荷榮光無既矣。餘懷觀縷，隱憂莫罄，臨池可勝依馳之至。二先生八先生十先生，暨諸位令孫世兄，吳荆山先生，因便羽促迫，不遑遍札申候，惟深倦念。晚名另肅。

△南昌羅山人（牧）一首 山人羅牧再拜頓首敬叩大師相閣下萬安：竊牧窮整朽株，厚蒙育植，數十年間，飫膏澤至深遠矣。每辱鼎芬，存注殷切。願茲遲暮，安得更仰親道履，一吐感衷，惟早晚默祝，長法聖天子，庶萬年有道之章已爾。近來衰拙益甚，多病不靈，偶事筆耕，多因饑迫。今春避靜湖濱，水明花麗，作小幅山水，頗能稱意。念閣下高倚層霄，無由馳獻，茲有至感鄧君駝遠入都之便，附呈尺幅，特請鈞誨。鄧君爲建武舊家，文章世德，久重鄉評，獨恨身被恩光，未遂瞻仰，常願至此，如有所失，敢冀公餘賜以一見，進而教之。門牆自是高校，知閣下必不以蕪菲見遺。山野微言，妄希崇照。臨稟可勝悚注。牧再拜。六月十五日稟。

△盤山拙庵禪師（替朴）三首 山深陽綏，邇平原春色倍旬日。朴每坐山匡，看紅杏百千樹，疏密橫斜，疊嶂欲旋，竟不知人間世爲何如耳。即日履茲清和，台候萬福。竊想人世百年，如石火電光，瞥然便過，回思從前，總屬夢境。伏願先生清政之暇，詩賦之餘，宴坐華屋，屏其所有，看是什麼，更是什麼。辱愛之深，敢言及此。他人見之，將謂者老禿頭腐麵筋未除也。呵呵。盤蔬持納，聊以鑒意。

會晤有期，惟冀若時珍育，弗備。納名另具。外山刻呈覽。

還山心重，游興索然，恐脩途炎蒸舟行濡滯也。擬于詰朝就滄浪亭與先生話別，後會難期，言之惋歎。惟冀及時願養，以慰衆望。昨承竹垞作八分書卷子，併集唐句見貽，敢請先生跋一言，攜之北上，留鎮山門。倘不恪即示下也。竚俟回音。牧翁老先生教下。方外弟智朴頓首。

承賜御書手卷，拜首展開，希有難逢，率之北上，永鎮山門，何幸如之。屢蒙嘉惠種種，銘刻銘刻。霖雨沮泥，不能行動，十六日準擬發舟。玄德漸遠，道契情親，無時放下。每想先生官至如此，壽至如此，德業才華，亦復如此，可謂足矣，然於本命元辰，必期討個落處，從上諸大老於莫年間究心此事者居多，如蘇黃楊李皆可作榜樣也。古所謂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真切之旨，絕無裝飾，先生是必見信也。後會有期，珍重珍重。外有念頭十六顆，留以作別，幸存之是望。智朴再頓首。

案原鈔會君友第二札，詞氣殊不類致牧仲者。細按之，蓋致羅飯牛（牧）書耳。羅氏亦寧都人，僑寓南昌，故書中有「二十餘年方得一歸父母之邦」之語。其人工畫山水，筆意空靈，在黃董之間，江淮間祖之者謂之江西派。會氏殷殷求作山水，於情事正合。牧仲於繪事雖自負精鑒，（筠廊偶筆卷上云：「合肥許太史（孫荃）家藏畫鶉一軸，陳章侯題曰：此北宋人筆也，不知出誰氏之手。余

覽之，定爲崔白畫。坐間有竊笑者，以余姑妄言之耳。少頃，持畫向日中曝，於背面一角映出圖章，文曰子西，子西即白號，衆始歎服。後此事傳至黃州，司理王侯齋（絲）猶未深信。一日譙客，聽事懸一畫，余從門外與上辨爲林良畫，迨下輿視之，果然，即侯齋亦爲心折。「其自道如此。」却非畫家也。書中稱曰飯牛先生，自係羅氏無疑。山人達官，境狀有異，書中之語，固亦合于羅而不合于宋耳。藏者或未審飯牛爲羅字，（題羅致宋札，不著其字，惟就自稱山人而山人之。）因之誤收誤題。若牧仲，則余不憶有謂其別字飯牛者也。至書中所謂「入會城當謁宋君」云云，此宋君當即指牧仲，語可與會氏第一札合看。意者致羅一札，羅嘗轉示牧仲，即存牧仲所，後與諸札一併流出，遂被誤認亦致宋者歟。（會氏第三札似亦未必爲致宋者。）又邵子湘六札，除第二札外，餘長蘅均作衡，未詳所以，或以衡可通蘅（杜蘅亦作杜衡），因遂通用，而逕書邵衡，若單名者，當更有說，六札語氣，即固屬一律也。子湘與牧仲之關係，諸家記載，大抵言略分而爲平交，（如李大青（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名臣中傳宋，謂：「吳中邵長蘅與公爲布衣交，客公所最久，以文史相切劘。」文苑中傳邵，謂「客宋牧仲中丞所最久，談道論文，敦布衣昆弟之好。」又如清史列傳邵傳（文苑）謂：「蘇撫宋萃，禮致幕中，講藝論文，敦布衣之好。長蘅亦觥觥持古義，無所貶損

。時論賢之。」而觀此數札，則作師在稱謂，似子湘實嘗執贊宋門矣。（或以牧仲年暨較高之故。）當更考之。又羅山人一札，稱以師相，宋未入閣，不應有相稱，或以其官吏部尙書，由冢宰之稱而待以宰輔之體耶。師則似以其加太子少師之故。（考宋氏康熙四十七年於吏部尙書任以衰老乞罷獲允，五十三年春入京祝嘏，詔加太子少師，九月卒於里，羅札殆致於是年宋在京時乎。）管見略如右，姑附綴之，以質當世，尙望通人匡其未逮也。

——民國卅一年

李審言文札

一 遺札

興化李審言（詳），文壇老宿，去歲逝世（壽七十有三）。張次溪君藏其前歲所與報書數通，談論文事，評騭諸家，均直抒所見，足供研討李氏學術者之考鏡。第一函有云：「晉卿王先生，以儒者之學，能爲經術文字，絕非桐城薪火所繫。走久知有晉卿，在叔節之外，重其善讀書，兼工於修詞。餘子翻翻相競，與走平日所持議論不合，雖重其名，不敢與之通聲氣也。今賢父子既禮晉老，復師南海，爲再傳弟子，南海昔與接談數次，盡傳魏魏之派，而猖狂妄行，變而加厲。魏魏之學，受之劉禮部逢祿，走觀禮部之集，不如是也。因此虛與委蛇，戛然中止。范伯子亦故人也，其文思極深湛，而規模少狹，不免爲濂亭攀父所困，大都有義法二字函於胸中，固結不解，似尙不如叔節出之從容且具兀傲之氣。往時坊肆有近代十家文鈔之選，走常以爲不倫，聽其自爲風氣而已。走文從前東全庶常入手，而行爲杭大宗

道古之餘緒，實皆出錢受之黃梨洲。詞繁義縟，而汰去其排偶及明季八股俗調。考據詞章，又未嘗不寓其內。常與石遺言，共爲子部雜家之學，亦即爲子部雜家之文。以故好逞己說，間有謗及桐城處，爲衆所不喜。」

第二函有云：「貴師王晉卿先生，北方老宿，經訓小學，史家別裁，曾經研究，故其爲文咸有根柢。見姚叔節之文，推重晉卿，又於他處見晉卿文，不覺歎服。足下所刻百篇，尙未見也。既許贈我，尤爲欽企。北江先生，向所未習，既爲吳冀州子，宜有勝者。亦曾見其文數首，似批點家能手。弟素不好批點之學，歸方之評，心常厭之，而所重者在考據一途。既論文章，宜究典實。如赤壁賦徘徊斗牛之間，業已不確，詭明月之詩，爲孟德詩之月明星稀，歌窈窕之章，此出何詩，客有吹洞簫者，客爲何人，皆不審究。而自謂古文家，謬種流傳，一枝一葉，點綴排比，起伏鉤勒，指爲神秘，不肯輕語他人，必待執贖門下，始露微旨，弟實羞之，故平生兀傲自意，於宗派者不輕許可也。」又云：「弟爲文蚤從永嘉甫派入手，桐城派不喜用事，不喜色澤語，不喜用偶字，弟皆犯之，且好考據之學，寧有冗長不檢處而不可不通。足下前書，甚重兩海之學，今觀尊甫所記，又及卓如。康樂皆定庵派，又習佛家語。弟向未研究佛乘之學。令祖道德中人，自有可傳，而援儒入釋，尊甫又超過尋常什百中，委撰爲文，無從附

會，敢謝不敏，竊無柳子厚才識也。且弟賣文爲活，每首皆三百元，題詩皆五十元至百元，今年略可得七八百元，海上逐臭夫，具有其人。門生輩集貨欲刻弟之詩文筆記。」又云：「江蘇學問，由阮文達翹學海堂，嬗於廣東，本屬一家。今之廣東梅縣古公愚先生直乃吾江蘇的派，所印詩文雜箸，無一非通儒語。」

第三函有云：「今承寄晉卿先生文集，附江寧管君所爲生傳，乃知足下疏宕粵俠奇男子。昔許梅縣古先生公愚爲海南明月珠，又援杜陵語謂爲服領南之梅縣精。新得足下，喜有夜光，可配明月，（夜光明月一也，見李善文選注。）而梅縣精外復有東莞精矣。劉彥和言：瓊璧產於崇岡。足下有篔簹先生爲父，而以儒學與佛學相參，南朝經師多修白業，足下父子，皆足自彘，不覺歎服，作長安之西笑也。傳中諸友，太伴侍其父官蘇，渠鏘於耳，曾以沙盤畫字，對語竟日。通伯爲文字交。晉卿先生，素致敬慕，前書已稍言之。傳言宿儒師事，兼及下走，惶駭無似。詳爲子部雜家之學，詩文亦如之。嘗笑今之爲文者多不讀書，且揭某派爲幟，徒侶附和，妄自尊大，觀所爲文，特一變相之八股耳，叩其中枵然也。晉卿先生，妙涉韓境，意其從攀父濂亭上溯湘鄉，與通伯叔節不同，信爲讀書探道之君子。叔節與祥同爲嘉興沈子培方伯所聘，從事安慶存古學堂，歷一學期，各罷去。伯子讀書少，文爲義法所限，不及叔

節有雅人深致。細讀管君之狀，足下篤於師友，表章學術，意氣感激，言行奇賅，無一不具，仿佛追摹成容若釁定庵一輩人，不意世間有此，老夫因之傾倒，欲納足下於不朽，而有所白於後。詳年過七十，小小著述，亦自可觀。昔時在位通人，處逸大儒，無不知有詳之姓氏。而寫定鄙集，殺青未竟，唯待刊刻。京師剞劂之工，爲董授經所訓練，南方絕無此手，亦有佳者，則江寧姜文卿，可附昔之劉穆二姓，而在近校讎亦便，雖欲慕晉卿先生，託於足下，有所不能。別有微縣先輩，由明以來未經復刻者，一爲宗子相集，一爲陸西星南華副墨，二書俱著錄四庫。子相集爲當時福建刻本，最劣，傳世亦稀。陸書數十年前里人摹刻，爲省費起見，將標點凡例，一例削去，又取宋人議論，如盜跖讓王漁父說劍四篇，綴不附入，驢非驢，馬非馬，此爲南華副墨選，不得謂之全書。副墨舊爲寒家先世萬曆時刻本，備有存者，若不重刻，世遂不見原本。今之點賈，取新本裝飾，陋儒復弄而張之，以爲在是，皆不知本末者。詳之文集約十二卷駢文在內，愧生叢錄八卷，藥裏慵談八卷，世說箋兩卷，李杜集姑溪集校記各一卷，選舉拾遺二卷，庾子山哀江南賦集注一卷，汪容甫文箋一卷，杜詩證選韓詩證選各一卷，雜著四卷，合之宗陸兩書，約二千五百元，刷印具備。見有貴省主席陳真如君助貲五百，足下再能假二千元，則諸書可畢，而詳之願畢矣。古云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昔晉祚嘉賓好聞人栖遲，爲造精舍，比之官府。此出

入意表行事，眼前躡革履，駕高車，戴晶鏡，吸巴菰，問太史公爲何科，詰鄴都無王粲之黃吻年少，若道以此事，適資其罵死。揣君必大異於人，微管君言，吾猶將以飛鉗肆閹之術撼之，今幸直其時，故以說進。足下觀音之言，其如阿難涕淚悲泣而受荊邪？抑謂暫立無義以救飢，遂負如來邪？」

第四函有云：「前書以足下粵俠明月東莞精僞者，乃欲撼之借刊私著及擲先聲箸述，不意足下有所推託，處以世俗游移之說。僕蚤知有此一舉，而深悔輕相天下士也。趙堯生先生，定交四五年，所貽詩札至數十通。渠損一目，諸郎不能承其文學，意常鬱鬱。今年有詩寄訊，數月未得一復，意有不諱事，入之夢寐。若果有變則蜀雄（二字出韓詩）喪矣。石遺往來書札最夥，渠福建通志粗就，僕以三十元購讀，摘其佳處，且多商榷，自謂爲王勝之，石遺亦謂舍我無第二人。即以論詩一道，石遺亦云唯有堯生與僕也。文章爲天下之公器，師弟居在三之一。足下無效流俗故習，輕相結納，由燕都津門流寓諸賢，推及吳會淮南一七十老公，俾受之有愧也。今爲足下計，如能爲僕刻書，以畢素願，察其誠信無欺，足爲奔襲先後之選，然後再修弟子之分，暖暖姝姝，奉命唯謹，僕始可以詩文真訣授之。如泛泛以聲氣自通，廣援當代知名，排名驥尾，僕誠不願與駑子並。請語管君，毋遽揭僕姓氏於通伯諸人中，而足下所可傳者自在也。」又云：「鶴亭子部雜家之學，與石遺等，信繆執風沈乙庵後一人，獨與僕暱，形諸贊歎

不以布衣白望見蔑，則睹先朝文學老輩，掖之使上，此十餘年來極可感事。」

李氏學術交遊，略見於此，其不滿桐城派處，可與所作「論桐城派」一文參看。張君重其宿學，雖刻書之請，以力有未逮，未能遽應，而意極惓惓，於其卒，深致惋惜。——民國廿一年

二 遺文

孫思昉君由安慶來書，謂：「費潤生『當代名人小傳』語多違實，竊思有所彈正。如謂李審言（詳）以樊詩得名，實屬子虛。李有『書樊雲門方伯事』，足資辨證。以有關掌故，儻亦先生所樂聞歟。」

承示李文，甚有致，因逐錄於次：

樊雲門方伯官寧藩，甫視事，繆藝風先生勸余謁之，曰：「子老且病，須賴人吹噓，盍以駢文稿示我，當爲先容。」後月餘，余往謁之。問鄉試幾次，對九次。曰：「沈屈矣。」又問受知係何學使，余曰：「入學爲瑞安黃侍郎，補廩爲長沙王祭酒。」曰：「俱是名師。」又云，「前見大作，駢文甚古；譚世兄尙在我署內。」蓋見余駢文前有譚復堂先生序也。又曰：「江北有顧清谷先生善駢文，見過否？」余曰：「方官翻世丈見過。」又曰：「顧耳山先生是兄弟，善於鹿芝軒中丞者。」余

起謝云：『願爲姻親。渠奉母諱留陝，不得歸，當時祇知陝西主考秦州同鄉黃君葆年所荐，不知爲方伯也。』又曰：『此時不尙風雅，但知阿比西地字母耳。』余因進曰：『江寧藩司自許仙屏先生升任去，尙未有講求文字者，方伯可以提倡提倡。』樊唯唯。余出告友人王君宗炎。曰：『子儻爾太抗，當稱大人。』余笑曰：『渠大人，我小人耶？』後友告：『樊方伯好收門生，不見某君齒遜樊二年，新經拜門，委辦南洋官報局，歲可得數千元。』余曰：『繆藝風先生可謂知己，余尙未執贊門下，何況樊山？』某君既辦官報，果獲數千，存儲寶善源，折閱泰半。余告友人：『若如君言，得錢亦不可保，門生名湔洗不去矣。』余見樊後，樊有詩寄藝風，末句『可有康成風帽無，盡用世說輕詆庸』著賦頰恰，逐康成車後』，戲藝風即以戲余；遂薄之不往，而索回文稿甚亟。樊棄之，不可得。藝風一再函問，不復。藝風復余書云：『前日方伯談次，尋大作未獲，雜入文書中矣。』昨又函催，亦未復也。』余復作書求之，亦未答。因知樊忌前寄勝，善效王恭帖箋故事，且復仿吾家昌谷中表投溷之舉，益太息，謂有夙憾。改革後，樊遁上海，余復館滬。徐積餘觀察謁樊出，問何往，云將候李審言，樊似有眷眷意。徐勸余往見，余不可。藝風又告：『雲門知君在此，曰李是行家，侮之者再，君可趨樊一談。』余又不可。後沈乙庵語余：『雲門約我及散原打詩鐘，君可同

往。』余以事辭。樊名滿天下，後生小子唯樊爲趨嚮，友人官京師，鈔示樊山近詩，有「新知喜得潘蘭史，舊學當推李審言」語，以是爲重。數年後，上海有「當代名人小傳」出，其文人一門，有李審言潘飛聲同傳，云往樊某有詩，潘蘭史李審言上各空方口四字，即京師友人鈔示二語也。下云「二人因得名」。余之得名非由樊始，海內先達，可以共證，然亦見世上擁樊者多，若以余一窮秀才，樊由庶常吉士官至藩司，一言之譽，足爲定計，豈知余素不囁於樊耶？樊今年八十有五，余今年七十有二，各有以自立，亦各不相妨。恐讀當代名人小傳者不知余與樊山本末，故備書之，亦以見江寧藩司，自許仙屏先生去後，馴至亡國，無一人可繼也。庚午四月。

沃丘仲子（費行簡）所撰「當代名人小傳」等書，不乏中肯之記載，文筆尤犀利可觀，而亦時有失實之處。至李氏所敘文稿入不復出一節，讀之益令人念及增祥持去其師李慈銘日記最後數年者，使永不得見，爲可憾也。（增祥卒後，知交爲理後事時，徧覓卒不可得，殆毀之矣。）

續承孫君鈔示所存李氏最後遺文「刪禮卿觀察金粟齋遺集書後」一篇，足資閱覽，更錄如左：

禮卿觀察既沒之後，余友合肥殷君孟樵搜其遺著，奇零瑣屑，不足成集。其學博而識精，識論奇偉。在同治光緒初元，名都會勝流所集，君多預其列，成一談士之魁，而名特闕。詩文爲其緒餘

。余銷君家五年，自言有筆記數十冊，可名三十年野獲編，余請觀之，則言語多時忌，不敢遽出。君沒已二十年，又值易世，無所爲諱。君之夫人李氏，頗知重君手澤。今君從子壽樞字若木者，列其詩文，大都不外殷君集錄之本，而未向其叔母求君筆記刻之，是失其所重輕也。集中文王受命改元考爲與梁星海辨難之作，亦本經生舊說而立一爲幹，餘皆政治家言。君好談詩，自爲詩乃不越昌谷義山家數，且不多作。但有一事可紀。昔在光緒甲辰，張文襄奉朝命與江督魏午莊會勘濬泚工程，留江寧月餘，徧游名勝園林，得詩數十首，門生故吏爭寫其稿。張子虞太守錄副，遣一幹送君處屬和。君請館師山陽段笏林及余和之。段謙不敢任，余爲和其金陵雜詩十六首。君自儀棧回揚州，揖余曰：『承和張宮保詩，音調遺亮，部居秩然，足爲鄙人生色。』會補淮陽海兵備道，與江北提督劉永慶不合，欲投効歸。繆夔風先生聞之，遺余書云：『可憐跋扈桓宣武，強迫興公賦遂初，禮卿詩也，恐竟成讖。』此余代和文襄絕句中語。余意指袁世凱癸卯設計編文襄不令回鄂督任事。此詩余集載之，國粹學報文藝雜誌並載之。余詩與君詩體絕不相似；盤拳勁折，挈與輕倩婉麗者比，一望而知爲異。今乃定爲君作，誤甚；且係十六首，而刪去五首，不知何意。余之末一首云：『詩吟佳麗謝玄暉，臨水登山更送歸。收拾六朝金粉氣，更公清興在南畿。』此結束語，所以尊文襄，

今乃無此，有識者固知其未竟也。余爲禮翁代作，亦可附渠集中，唯讀若木君跋語有云：『叔父所撰文字詩詞，隨手散遺，此編所錄，寥寥無幾，而搜輯則極慎，然非親筆不敢錄，親筆而非確知其爲自作仍不敢錄，有得諸戚友者，非確知其非代作亦不敢錄。』今當質於若木，余此和詩果得之禮翁親筆邪？抑親筆確知爲禮翁自作邪？抑得諸親友確知其非代作邪？又余所撰禮翁別傳及禮翁行狀，致於纏藝風，乞送之史館者，乃不足登邪？抑或爲審定編次之程先甲挾愛憎之見有所去取邪？夫審定當審定其誤，如集中詩：『羅刹狡謀猶未已，繩冲遺事極難忘。』羅刹抑耶羅刹，冲繩應作繩冲邪？余不敢遽信也。抑聞之，古人編定師友文集，不欲錄其譽己之作，恐涉標榜。今程君編次之本，載有禮翁致渠書，稱其駢文，有：『雖令屈原宋玉司馬相如楊子雲鄒枚伯嗜諸子執筆爲之，亦不過如此，真可上抗周秦，奚止漢魏？更何有於六朝諸作本朝八家邪？』又云：『自合肥與鄙人書一首，昔嘗歎爲建安神境。』又云：『自來駢文家罕臻極則，實竟登峯造峻，連奪前人之席。』云云。余友禮翁五年，輿論並世詩文，未嘗有此屹然裂斷不顧嘲弄之語。若果有此，恐爲禮翁一時風幼（唐人謂鄭畋語），或值病癢，失其常度，而余終不信者，往與禮翁評論同輩詩文，皆適如其分而止，或有過量之處，余必規之，如論敘理初吳肇甫皆是。今乃拘一門生如俗所謂灌米湯者，使檢

爲許子將月旦之定評；又或謝太傅作狡獪語，爲人遽傳，而禮翁因之不免有失聽妄歎之玷，此余爲故府主爭此得失，不禁憤懣而長歎也。此等和詩，因若木君確字一說，乃謀收回，而禮翁於程滄美之言，又當執簡而爭。禮翁有知，宜陵雲一笑，以余言爲老賓客所當干涉。讀此集竟，爲悲詫者久之。（辛未年稿）

〔附李氏致孫君書〕昨承復書知隨使節反揚在前菊坪寄際尊著逍遙遊禪虛實並踐此支道林饋味所未及者通敏之材以餘事治他膏無不造入深際真可嘆服第一聞舍光之言重以菊坪所荐亟思入郡趨晤台教奈疾痛縈繞先後踵起扶杖繫散艱於登陟綠楊城郭付公賞之近文一首略同白話眼前豈有屈宋鄰枚楊馬其人耶儉人假師說自鳴枕膝之僞不可不爲亡友辨也作答附此亦欲公諸海內碩流助我張目耳

李氏卒於民國二十年（辛未）五月，斯蓋其絕筆也。所述觀光典自言擬名「三十年野獲編」之筆記數十冊，李氏亦未得覩，果有之，自較其詩文爲重要，其從子壽福未刊，或仍以有所顧忌耳。此書倘得與世人相見，當爲討究晚清史實掌故之大好參考資料耳。

——民國廿四年